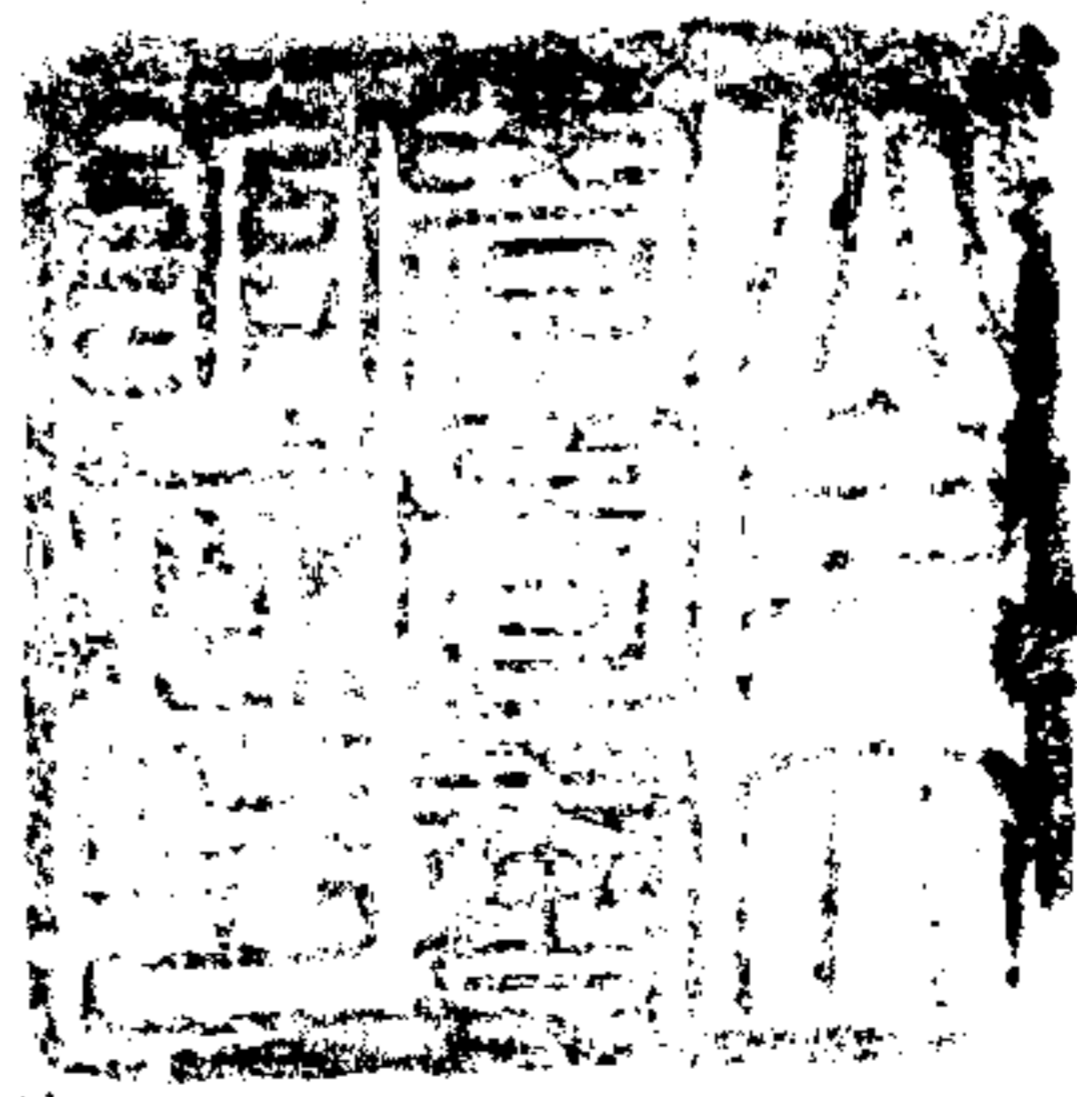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五・史部・雜史類

平播全書十五卷（卷十一至卷十五）

〔明〕李化龍撰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八卷

〔明〕周念祖輯

一八七

2736/05

牌票

明長垣李化龍

修綦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滅賊甚易但恐諸將不肯齊心  
夾攻未免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今本部院擬不日親臨營  
中督陣刻期進剿所有駐劄衙門合行修理為此牌仰巡  
上東道官吏即行綦江縣掌印官將本部院駐劄衙門作  
速量加修理齊備牆垣須要高厚週圍蓋以荆茨至於入  
播一帶路道亦要上緊修砌平坦以便經行合用錢糧一

平播全書卷十一

而動支興工一面具由詳報毋得違誤未便

黔路乏糧行餉道

為軍務事照得南丹獨山平州豐甯等官兵奉調前來征  
剿賊節據塘報頗有戰功各兵近自三月十三日起因  
無裹糧延至二十七日豐甯官兵盡皆歸去平州三去其  
一南丹去其半為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乃該路監司承  
委官員獨不思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使之枵腹對壘  
以致各兵半月無糧相率而去萬一各兵盡散逆賊乘虛  
突出其債事豈淺淺耶在各委官固不足惜而該道責任  
頗重不知何以解也殊可駭異擬合行查為此牌仰該道

官吏即查該路官兵既無糧餉承委官員因何不行轉輸  
該道因何不行催督各兵既多星散緣何不行阻留任其  
自去逆賊未滅該路倚何夾攻作何收拾一面逐一查明  
據實回報一面速將在營官兵多方撫恤給與糧餉如或  
仍前視為末務不肯經心督催接濟以致復有脫巾之虞  
者責有攸歸未便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為旌獎衝鋒官兵以鼓忠勇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據烏  
江沙溪二哨把事王嘉猷陳恩報稱目兵直抵賊巢大水  
田屯剽連日攻圍長箐等囤至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

平播全書卷十一

子因見本府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大兵前來迎敵該  
水西鎮雄合兵大戰敗走死者不可勝數又據塘報酋具  
下程銀兩田氏以臺蓋段匹驟頭差人送澄不受呈解貴  
州撫院查驗各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深  
入巢穴屢立戰功雖無首級之來獻實多矢石之交加至  
於斬使激戰足見超距之勇而饋儀不受尤徵清節之風  
此土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為此牌仰監軍道  
官吏即便會同畢節道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內將一  
百二十兩分為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  
安疆臣土官隴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目



把陳恩王嘉猷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異忠勇衝鋒官兵之意仍行令益番忠勇以殲元兇大膺懋賞其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為軍務事據承順宣慰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匍匐不前比至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運米曠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閑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憲檄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卽其疊疊之條陳可知起起之敵愾乃因糧餉不繼遂致連連言及至此殊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回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懋膺爵賞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舉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為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盡乃賊見事急姑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愚其下而用之此時卽當斬使焚書示以

必勦則眾苗膽寒瓦解獨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犒賞而約期者有屢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欺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為深恨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黨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憑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綦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愚我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倍加

平播全書卷十一

四

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為納賄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催各路齊心搆巢

為軍務事照得川省大兵既已深入賊巢連營拒賊必須同心協力彼此應援方克有濟誠恐各將自分爾我坐視觀望有誤軍機異日卽按法定罪何裨於事合行申明為此牌仰該鎮自今以後各營既已合哨必須彼此應援如我去攻賊則或倚其前或角其後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各照信地齊進不可參差如賊來攻我則正哨對敵鄰哨接應近者要其歸遠者擣其回務使聲勢相倚不可坐視以



後有功則大家論功有罪則大家論罪若本營雖稍有失而應援得力使別營成功者本營仍以功論若本營雖無失而應援不力使別營有失者本營仍以罪論法在必行必無假借自示之後若仍心懷嫉忌情分爾我已無功則惟恐人之有功已有罪則惟求人之同罪如此存心犬豕不如公論昭彰從重究罪決不輕縱

###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為軍務事照得南川一路官兵已經屯劄高坪應運糧餉自南川由官壩入婁山道路近便餉道無阻業已牌行該道查議改運去後續據營中各官鄉導人役各稱南川過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真州入桑木關抵高坪路幾千里高坪過婁山僅五十里婁山至南川僅三百里省路大半甚屬相應各報與本部採訪相同所據未發之餉亟應改運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管餉管運等官將南川糧餉除已發者行令護餉官運送至營交割其未發糧餉改由官壩婁山入高坪至營一面先差人由婁山查看先達該營知會一面將防護官兵及押運委官原在真州望草等處者必俟盡回方撤護兵轉向婁山毋得倉皇遺漏致前去運夫或有疏虞亦勿得稽遲後運致不接濟其真州一帶地方行令鄭駱二上官嚴加防護用保無虞俱毋違錯未便

###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為賊勢猖獗懇乞添兵合哨等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播賊十餘萬空巢而出來拒楚師俱屯聚三渡關上其關外七牌青蛇長坎瑪瑙土門等處煙火二十里不絕賊徒亦不下七八萬楚兵一路僅三萬眾寡之勢大相懸絕不便徑趨此路原擬黔楚合剿請催李總兵統兵與陳總兵合哨共堵七牌各圍等因到部院為照川省四路官兵逼海龍圍下若龍爪養馬各圍俱已打破劄兵左右晝夜環攻立等黔楚官兵共擒逆賊乃二省主將誤聽三寨鼠賊虛聲尙在關外趨趨不進切查關內之賊不滿五萬屢被官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六

兵入關殺戮將盡關外豈有十萬之理殊為無據但諸圍不下有礙長驅必二將合剿方為勝算合就督催為此牌仰該鎮即便帶領部下兵馬刻日渡江與陳總兵合營相機密謀戰守攻克各圍直入播州會同川中各路將兵共擒逆賊早奏膚功毋得自分彼此有違軍紀致貽後悔不便

###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官劉綎屢經指摘朝野側目本部院排羣議而留之致令該科叅駁謂與朝廷背馳而爭本部院之知遇本官可謂古今無二矣本官上感朝廷使過之



仁下念本部院非常之遇謂宜大奮勇武首殲元兇爲自己解不避之名爲地方造無窮之福本部院方有詞於朝廷有顏於川省乃本官自入播以來略無建豎四月初一之戰令偏裨孤軍遠劄爲賊所襲一營皆沒本部院尙以偶有遺慮未卽詰責乃數日以來按兵不舉坐觀成敗且受賊使連日不絕未卜何意初四日以後賊日日與永合兵戰旣未見該營應援十二日賊單衝南川營亦未見本官合哨豈以已有敗著幸人之同之耶抑以本自畏賊一蹶而不復振耶卽今天熱雨多久在賊巢萬一奸細得行別營受累卽本部院引罪所不待言本官六扛之聲著在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七

邸報尙能保其身家否耶本部院與本官不但共事亦且同禍何惜盡言以貽後悔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卽便誓心報國奮勇殺賊身爲盟主與二路剋期齊進務須一鼓成功以謝人言以膺爵賞卽本部院亦與有榮施焉如再遷延觀望或別有機關令逆賊苟延同事受禍本部院先以軍法從事而後上聞決不甘心爲所愚弄也須至牌者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爲飛報軍情事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十一日捉獲石砮司馬干馴幼僕張文道供稱干馴同播賊在固聞大兵去固不遠文道遂於初十日逃出稱應龍計窮

欲統兵徑殺出白泥地方逃入湖廣金峒九股苗聚兵等情據此看得川中各路官兵已圍海龍固乃逆賊計無所之欲奔九股聚兵之說較與本部院屢行隄防之約大略相符雖我官兵星羅碁布諒不致漏網然隄防之策豈容少解爲此牌仰該鎮督率部下官兵一面克固入關共圖殄賊一面申飭各該關堡把守官兵晝宵加謹隄防仍申諭投降九股等夷苗如遇逆賊逃遁務要登時縛獻以憑照例授官加賞不許容隱如或疏虞致賊漏網責有所歸

行各路會合舉事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八

合路割水牛塘南川路割蒙子橋道理相距不過十四五里勢成犄角卽湖貴稍後亦足以角力矣但困獸思鬪死灰復燃必拌死一戰而後甘心入固此勢之所必至者萬一將領各自爲心秦越相視兵士不肯齊力彼此參差卽非勝算所賴三路會合並舉方得萬全合再申嚴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該鎮督率漢土官兵時時會合同心舉事圍固擣巢共擒大憝早奏捷音以慰本部院拭目仁望至意如或各懷猜忌參差誤事或彼出兵而此不應或此被攻而彼不援或遠放銃砲以了事或故張賊勢而後期有一於斯定以軍法從事須至牌者



發陞官空劄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已入賊巢擒斬逆賊應在日下但凡人之情無感不興烈士之心有激愈奮節經發過懸賞銀兩雖多恐功名之士不重財利必須懸示官爵方可責其用命為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將發去空劄二十張轉發永合綦南二路監紀官各十張責令在營會同總兵官如遇大敵當前願衝擊以挫狂鋒又如間道可乘願出奇以破賊圍諸凡至險至難之事可期一舉成功者即與本人定約先照功蹟大小於空劄內填定姓名職銜責之用命如遇成功當即給授仍候事完之日題請實授應加陞者

平播全書卷十一

九

照格加陞毋得過於吝惜致誤事機亦勿得徇情濫給致壞名器每給過一張即將姓名功蹟緣由開報用不盡者事完類繳

計發去空劄 指揮三張 千戶三張 百戶四張 守

東道二十張

行道鎮協力進剿

為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入關已經半月之上未見報有攻取消息誠恐老師費財坐失機會漸入溽暑取事更難且賊頗知兵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作用或夜襲或詐降或劫糧或反問一為所中大事去矣彼時即將各將盡置於

法亦何濟於事合行申諭為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今自渝抵播方數百里本部院亦難遙定期會聽憑各總兵與各監紀官就近約期進攻或倚前角後或設伏張疑或以正合而以奇勝之或以少嘗而以眾覆之務要信誓必明期會不爽合數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合數萬人之力為一人之力必期雪恥除兇一勞永逸懋功懋賞自有令甲若遷延不決觀望不前已有失而幸人之敗已有功而忌人之同以仗鉞登壇之任為行險徼幸之圖致誤大事明有國法陰有神譴上方之劍且將試矣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平播全書卷十一

十

為緊急軍務事據巡下南道揭報水陸運過米數到部院查得該道督發自三月三十日起四月十五日止共運過餉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吳總兵統領入營官兵計三萬以上日支米一升共該三百石半月該四千五百餘石今該道止發一千七百七十石不敷六日之食尙有九日何以為炊如此發運眾兵安得不餒險國何由而破四路兵馬糧餉三路皆有益餘唯合江一路時時告匱再四行催未見力行合再嚴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各該委官催僱人夫船隻水陸多方起運每日發行糧米務足三萬官兵一日之食稍有不足必致枵腹况兵臨賊



圍日夜接戰如此不得宿飽何以責其用命倘各委官仍前怠忽誤事聽該道指名揭報以憑重處施行毋得再違未便

行守東道監軍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已逼圍下釜底之魚滅在旦夕矣但哨雖合尙有被前此不前期雖約亦多甲進乙不進似此參差之形明有爾我之勢卽今若不及時斷定萬一日延一日溽暑多雨取事更難而老師費財事久生變坐失機會真莫知所終者查得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張按察使久歷邊疆素諳戎務且播地實其專責相應行委

平播全書卷十一

十一

綜理爲此牌仰該道卽便不妨原務兼程馳赴營中會同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劉總兵吳總兵馬總兵曹副將等及各監紀等官共集公所務要上下協謀文武同心仍憑神明敵血盟誓畫定方略糾合三軍刻定日期一齊並舉互相夾攻遠近接應直搗巢穴擒斬渠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或仍前參差不進逗遛不前或坐觀成敗致誤軍機誤國殃民者卽據實揭報前來本部院先以尙方行事然後奏聞的不爽信且各官旣違盟誓必殃及子孫神靈不祐豈云草草該道須要大展謀猷任怨任勞矢心報國忠憤忘家慎勿疑

忌遠嫌有孤委託未便

行守東道督餉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環攻賊巢日需糧餉最爲喫緊今照在外則有敘瀘道總理轉運已有次序而營中尙乏一道綜理其事以致分委官員無所稟受羸絀不均殊欠調停合行專督共濟時艱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親詣營中專一總理四路糧餉仍會同川東張參政徐僉事川南史副使劉參議如某營轉運不前上緊設法輓運某路人夫不齊火速差人催償務俾師得宿飽又如彼有餘此或不足則通融借支持至另補無致貽三軍枵腹之虞該

平播全書卷十一

十一

道毋忌勞怨有負委託未便

分布四面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大兵已入播州圍海龍圍逆賊授首應在目下但恐三省文武心志不齊號令不一或有相爭相妒坐失事機甚至相害相戕甘爲敗類反使逆賊乘隙逃走或衝突爲梗皆不可知彼時卽將漢土文武各官盡戮以法亦曷益已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照後開分定方位屯劄營寨約期來攻出奇應變任其所爲不從中制惟是不許爽期會不許亂方所近鄰者必須應援同哨者無分彼此事平之日除得賊者照格優異外餘哨卽不得並



以功論一體陞賞若或別生機械損人利己或包藏禍心  
通賊取事或故縱賊逃亡他所或教誘賊攻害別哨事發  
不論漢土官兵俱以軍法從事王法無私尙方可畏各宜  
慎之

計開

四川綦江路南川路攻圍前門之西北

湖貴偏橋路平越路攻圍前門之東北

四川合江路永甯路攻圍後門之西南

貴州烏江路沙溪路攻圍後門之東南

以上圍前圍後如路窄者任其共出精兵合哨齊進如路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寬者任其各出大兵分道遞進但不許觀望逗遛及通賊  
泄機致有他虞違者定以尙方從事凡會期監軍道與總  
兵官俱畫押爲憑不得參差以四川鎮道爲首不得攙越  
致難遵守若別有緊要機宜大家商同卽徑行之不必拘  
於成案亦不必往返請命但不許夾雜私意致誤大事則  
自有軍法在

行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據同知史朝貞揭稱劉總兵自負謂擒賊事只  
須三日可了然必欲軍門一目擊之而後甘心焉據總兵  
劉綎亦稱賊已危困功在垂成伏望節鉞速賜降臨早建

蕩平之勳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征播之費日可萬金一

向老師費財令人心灰目斷今旣賊已危困蕩平之期只

在三日該鎮卽宜一鼓平賊報捷轅門以收完局何故遷

延不決必欲候本部院目擊而後爲快本部院就近調度

自可急足相聞卽今章疏之奏報文移之催儻非營中可

辦馬上可了勢不能卽至至亦不在三日之內何故舍其

至易至簡而坐延時日乎恐傍起生疑謂該鎮力能平賊

不肯早決通播留播之議紛紜而起非算也萬一停囚長

智別有他虞三日之期何以爲騶馬之追乎合行責成爲

此牌仰本官文到卽便作速決策及早滅賊今文到可三

平播全書卷十一

四

日報來可三日平賊可三日總計十日之內專候捷音如  
再支吾遷延軍令具在

再催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六帥欽承明旨提八路之雄兵攻一  
圍之小醜半月以來連催數次旣不併力齊上而又無偏  
師直衝日延一日無動無靜總之借口滾木礮石之加略  
無批吭搆虛之策似此畏首畏尾之爲豈是多算多勝之  
道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若再姑息事無抵止相應立限期  
速成功爲此牌仰六監軍道官吏自今爲始督勵該路兵  
將日日設法攻打或運土石相度壘壘或伐竹木找搭雲



梯或合兵齊進或木路自取務要破固獻俘掃蕩巢穴如過初十日尙無成功不能入圍擒賊者該道即將該鎮領兵中軍官綁縛解來轅門以憑處斬總兵官聽參蓋明旨森嚴非本部院所樂爲也該道監督兵務責任匪輕慎勿徇情庇護緘默不言未便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爲軍務事照得軍中斬級當日戰罷一查可知原無難事近日各路報功惟南川路每次首級皆當日報明其餘三路全屬含糊有先報捷功數日後方報首級數者有竟不報數直至紀功道文到方有數者有稱斬獲不計者如嚴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門之戰數日方報白石口之戰亦數日方報且前後兩報數目不同今十八之戰止南川路報功三百蔡合二路竟無功級之數殊不可曉若非無功妄報必係搜索充數如此用兵法紀何在合行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各營以後功級當日即報數目不許混稱斬級不計亦不許延至十日半月方行補報及數目參差違者俱不准算仍將各該將領兵官治以冒濫之罪

行各道查敘功次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四合賊已上圍環而攻之蕩平不日真足以雪眾憤而伸國威所據各路從征漢土官兵節次

攻克過關隘擒斬過功級招降過人口雖經屢據塘報但查中間所報率多互異多寡不等有礙查敘係干題奏難以草草合就先行清查以免臨期遲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紀功道備查該路漢土官兵要見與師以來何官何兵克過某關某寨若干擒斬拒敵惡苗爲首若干爲從若干俘獲男婦若干招降逆黨若干全活被虜人口若干與夫把截隘路護運糧餉防守城池但有功次可錄者俱要備細查據的確挨順月日先主將監軍督餉紀功各道次監紀管餉并監收監支督夫督運領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與隨營陰醫雜流等項照依舊規一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六

例鋪敘總造一冊仍另造簡明小冊一併聽齋再照文武各官武職有殫心奉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饋運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敘應論必須每一路撥爲一冊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蕩平之日即行呈馳齋報以憑覆覈具題用昭勸懲既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秉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實職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真正職銜以便查敘毋得依違混開致滋駁查往返耽延未便

柄牌催兵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楊應龍前爲出柙之虎尙肆跳梁今乃釜中之魚何難烹煉八路官兵旣已連營合壘須要協力同心盡雪三薄萬姓之冤大伸戮將屠城之憤法在速圖時不可緩合就督勵爲此牌仰某路官兵卽便遵照會同七路兵將務要獎帥貔貅併力擣巢破圍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祛秦越毋分爾我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違三日不行捷報者卽擊中軍官與巾幗之辱又至矣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眾加寡以順討逆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七

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推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難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恃酋固狡而窮蹙可圖不就及時剪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擊主將中軍官并遺巾幗之辱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卽便移會七路官兵刻定日時或合兵並進或分投攻打破圍獻俘立收全捷將領陞賞軍士犒勞必破格厚酬決不空言相誘如或再違日時彼此不動法令之行自不能已

查奢兵私相兌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甯宣撫司土官奢世續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止縱今日兵與運夫私相兌支及搬運子女牛馬爲事若營中兵士旣不給糧將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似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以致上下交怨威令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圍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似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虛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宣撫司官不給糧不督陣擁兵虛冒私兌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六

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累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盡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卽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尙但今合兵圍圍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論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卽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羅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貴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鬪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人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



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即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護庇之私者亦必斬使焚書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為所賣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籌慮不止為地方亦為該司也不然倘有弓蛇杯影之疑又有投杼按劍之事即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曉曉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陳璘李應祥旬日以來連將青蛇碼碯黃

灘渡長坎等固上中渡等關以次攻克擒斬甚夥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尚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

平播全書卷十一

十九

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為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變咎將誰歸為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抒忠堅心竭力務搆猴猴之穴盡誅豺豕之羣亟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捱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拏領兵中軍官按以尙方從事該鎮衆究不貸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國後

為軍務事據營中塘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國前水西兵馬獨在國後等因到本部院為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

過八路中之一耳國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目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為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為此牌仰守東道即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國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劄營攻時向前能攻時退劄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令降民復業

為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二十

司夷民連年以來既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進退維谷聚散靡甯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國滅在旦夕播地既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以招降為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即今遣同歸農若非委用得人安靜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藉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其何以堪合行併禁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督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劄處所將該道



所轄松坎眞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圍  
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逆賊原招眞苗不  
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里分  
夷民諭令各同原土安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  
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  
前通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  
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敘錄各將安插  
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冊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  
院收查俱毋違錯未便

行道鎮攻圍勿詐降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  
日丑時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首遣鄉導劉庸刻  
話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僉謀乃  
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綎馬孔英并各將領監  
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率其子遠隔圍  
下在三十六步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各  
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酋屢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  
茲伊母子若果真心畏誅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  
前方可准信今乃聽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恭迎天臺  
一語非賺人入彀繼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

又不整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蔡知府稟帖  
內云眞則受之以圖後舉是何主意豈尙欲緩兵養寇耶  
事在眉睫豈宜屢次失策合行切責爲此牌仰該道今後  
再不必聽其空言詐降以緩時日惟獎率三軍照依分定  
前後門路一意進攻仍晝夜隄備以戒不虞左右設伏以  
防衝突漸入炎暑兵貴神速此本部院日夜拳拳歧望者  
若將領監紀等官不行上緊攻賊假借受降故延日時卽  
以通播重論慎勿再延

再催攻圍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上國兵不滿萬人人知之征播兵無  
論三省卽四川三總兵所領已是實在精兵十四萬以十  
人擒一人亦可立盡乃自賊上國以來止是四月二十五  
日一攻軍令不嚴反致損失因而軍士心灰將領膽寒更  
不復言攻圍事賊知其情使人約降明欲緩兵取事本部  
院先已有斬使焚書之文不知何故不遵反墮其計更立  
寬限以懈軍心在營文武如林無識者旣欲專功自利有  
識者亦皆袖手傍觀又縱容賊使往來盡得營中虛實迨  
迨遷延日復一日累累行文差人守催武職之賊寇者旣  
傲睨自尊文職之僥諂者又辯給自信不知各文武與賊  
何親與朝廷何讎而甘心墮九仞之功貽三省之患獨不



慮有尙方之劍耶除近日縱賊失機著有顯迹者查明摘  
系究治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文到即便會同  
各路敵血同盟文職運謀武職效力各出精銳更番攻取  
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債事逸賊或別  
有失誤軍機除所由自當重論卽別哨亦不得言功且當  
連坐各宜深思毋致後悔

營中禁約

總兵軍門今將營中禁約事宜開列於後

一千把總軍士有私領婦女出營寄住別處者以臨陣在  
逃處斬將官連坐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一軍兵有告假出關買牛殺賣希圖厚利致虛營伍者以  
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一小委文官及千把總有索運夫銀錢方收米者分毫以  
上皆斬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一軍兵有私收運夫銀錢折米者斬運夫同罪總運官不  
能覺察連坐

一攻圍之時軍士但取牛馬婦女財物者卽斬以徇將領  
縱容者連坐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藩文武合勦一賊動三億

萬之雄師費幾百萬之餽餉兵糧可謂雲集文武可謂風  
動正宜盡累朝之逋寇建千載之奇勳則功在旂常名垂  
竹帛矣胡爲入關已及四旬攻圍將及一月不次催督竟  
不能下豈果圍之難破賊之難制蓋由官兵視爲泛常人  
心懈怠不肯用命故耳卽今若不申嚴尙方以示懲二戒  
百恐催案如山徒勞無益而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萬一別  
生他變將何結局爲此牌仰本官卽便馳去營中會同監  
軍各道并總鎮及領兵將領等官每日責令督陣官監押  
官兵照依坐定門路分投攻打前後夾攻必期刻日破圍  
擒斬元兇務要同心僂力不許妨害嫉妒成功之日一體

平播全書卷十一

優敘如有畏怯不前觀望不進不肯用命者不拘中軍領  
兵將領等官許本官指名揭報以憑拏解轅門照例梟示  
決不輕饒仍一日一報以驗勤惰本官務要秉公執法以  
副委用如或徇情故縱一體連坐不貸

查水西通賊

爲軍務事據營中申報稱安兵自到後山日與逆賊通書  
來往萬一前以死報後以生遁官兵不能禁之我兵衝入  
圍中罪人不得何以完報伏乞嚴行水西勿爲藏奸賊可  
蕩平等情到部院照得水西官兵素稱與賊有唇齒之交  
令人不能無疑乃近日卻饒儀擒賊使更又大戰敗之向



來心迹一旦了然且本部院竊計逆賊造反法在盡誅該  
司與之來往甚屬無謂故愈不信胡爲今日兵臨圍下復  
有此說擬合行查爲此牌仰監軍道卽查水西宣慰司官  
兵旣已精白一心芳聲初著因何復又受賄通賊屯兵圍  
下往來不絕意欲何爲逐一查明追究下落若安疆臣原  
無此事或係日兵違法交通亦要查究示懲一面據巢獻  
俘一面具山申報如或仍前逗遛交通及破圍之後不行  
擒獻賊有逃遁者責有所歸該司卽百口恐亦難辯者  
查賊詐死趨兵持巢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五月初六日圍上有人來報  
首於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令之送屍赴驗又云合圍俱  
要具祭方行送出等情轉報到部爲照逆賊楊應龍詐  
多端變幻莫測蓋因四月末旬以來疊見斬其來使不淮  
詐降攻打愈急自知難支故作此狀將誰欺耶且首旣死  
田氏母子與一團賊黨自宜隨卽將屍送驗自縛下圍請  
死緣何藉口牽延以緩我師非假屍搪抵詐死誘敵之計  
乎大兵三十萬日費不止萬金自宜一鼓蕩平豈可招降  
卽今若延日不亟擣巢穴追捕元兇擒其妻子殲其黨類  
盡拔禍木恐逆賊詐死埋名潛林伏箐將征旗未返變亂  
隨生罔眾欺君之罪誰則任之况逆賊造反罪應誅絕原

無妻子投降保全爵土之說今兵臨圍下逗遛不進御與  
說降許之爵土明係受賄縱賊除參論外合就督責爲此  
牌仰該道鎮卽便移文總兵吳廣及各營監紀并各鎮將領  
文武等官毋分賊屍真偽獎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捕逆首  
仍將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并脅從黨惡賊犯拒  
敵者殺死生擒者縛出盡解軍前聽候俘獻務要一掃盡  
絕寸草不留設或逆賊果死辨驗不僞事屬吳廣首報卽  
取本官甘結各紙一報本部院一收在道鎮監紀各衙門  
備查以後賊或復出或變亂生責在本官一面承認再勿  
逗遛不前致墮賊計其水西土司不許縱賊奔逸已責成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該道約束如有違犯罪歸該道各將領毋得借口遷延致  
誤軍機未便

催解各路中軍官

爲軍務事近該本部院於本月初二日牌行各道鎮督兵  
攻打破圍獻俘如過初十日不能入圍擒賊者將各鎮領  
兵中軍官綁解轅門處斬總兵官聽參去後今又逾期四  
日仍未克圍擒首乃各帥擁兵尸位一籌莫展日推一日  
結局何時所據各中軍官法難寬宥合行催解爲此牌仰  
該道官吏卽將主將中軍官文到卽便綁解轅門梟斬其  
總兵官俱令戴罪殺賊聽參毋得延縱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擄果

爲軍務事頃據總兵吳廣報稱逆賊楊應龍於本月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等情到部隨看得田氏所云明係假詐軍延以緩我師牌行監軍總鎮將領等官督率三軍上緊攻圍擒酋獻俘去後案查先該本部院密切有行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查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眾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固上驗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等因通行鎮道遵照外爲照前項四款頗爲詳切乃酋因見官兵攻圍緊急自知滅在旦夕果作此態令人駭異但未審道鎮會否相信合再申明詰問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分守川東及川東川南監軍二道并四路監紀等官逐一詰查卽如所謂逆酋真

死要見身屍係何辯驗或據何爲憑設係詐死要見此賊見潛何處或所逸何方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與裔從黨惡賊犯會否盡數擒斬鄉紳獻出賊固有無攻克官兵會否屯守家資器物會否封記係何官兵守護以上事事必須逐件完明方爲全功少有一事不明不結或係債帥在內通賊受財容令詐死埋名縱酋脫逸或主持招降全爵欺誑抗拒延緩我師致懈軍心別有他虞者一面督率三軍破圍擄果一掃盡剿一面就將通賊奸人毋分文武據實參呈應拏問者登時拏問應參題者卽行參題以爲罔眾欺君之戒決不輕饒此本部院與道鎮身任其責不得不深思長慮該道務要盡忠報國根究下落毋得徇情庇護未便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革吳廣職銜

爲軍務事照得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原以本部院中軍官拔置大帥統領官兵征勦播酋受恩不爲不深承委不爲不重本官宜思主辱臣死之義堅滅此朝食之心身先士卒首縛元兇蕩平播土奠安西南方爲盡職方爲稱任乃自開刀以來招降頗多入關以後戰功亦著本部院未嘗不移文嘉獎望成功何期小器易盈微軀自愛自四月初八日經戰之後頓起偷生之心全無滅賊之志逆賊



知其心灰意懶因遂假意行成本官貪其香餌墮其深墜遣使往來按兵不動致賊今日詐降明日詐死懈我軍心增賊實備日復一日老師費財先是本部院聞其已中賊計移檄中禁斬使焚書之文昭然具在本官視如故紙略不遵行又知其專功自利大失人和特遣分守張按察使赴營會同鎮道將領監紀等官歃血盟誓同心滅賊本官高臥營中三請方至至則首稱楊應龍要限十日又稱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做指揮官此皆萬耳萬日共見共聞營中塘報人人聞報者不知本官於賊何親於國何讎而做晚跋扈甘心縱賊查得本部院所奉敕書云欽此今本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官所犯照屢旨宜從重處分先斬後奏照敕命宜先取死罪招由戴罪殺賊今三省四總兵領兵二十餘萬即去此一人亦不爲少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來征戰亦有微勞姑且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爲此除行總兵吳廣遵照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文本官以後宜盡改舊過力圖新功與各營總兵將領官合哨應援專力攻圍與各路該道監軍井監紀官同心戮力一意滅賊若十日之內克圍擒賊蕩平播土准復其官仍以功敘若仍前執拗剛愎遲遲退縮或怨望生事更起別端尙方具在王法無私須宜深思毋致後悔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造反與師弔伐即今逼圍上國功在垂成但兵多道遠運糧恐不給應否將糧運至中途營兵來接或將多兵量分一半卽爲運糧之兵以代運夫之力或將尤兵漸次徑行撤散以省糧運三者孰爲可行合再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密會總兵官酌議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呈詳者呈詳其賊已平仍須重兵彈壓各總兵標下及應留之兵仍須每路萬餘以備搜山及計議善後事宜明白方行班師再爲遣發不可一時散盡俱毋違錯未便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再申飭殺賊

爲勦播等事案照近准兵部咨開楊首謀叛詭詐多端其蓄養肖似其貌者不下數人倘勢迫力窮輒施狂惑之計少不加察首惡漏網而大兵撤回狡猾復出則地方之物力徒虛而天朝之威力難振是在道將親統大兵直逼賊穴首惡嚴加覈閱不可輕忽苟且賊之心腹爪牙不可輕縱致遺後患又賞格內開一應龍頭目人等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卽以謀反盡誅各等因俱經申諭去後爲照進兵以來已逾三月在逆賊勢窮詐死已不出本兵所料在賊黨



負固不悛又久違賞格明條目前之計惟有一意遵旨盡  
勦此外再勿復有招降等說致懈軍心合再申飭為此牌  
仰該道鎮即便親統大兵直逼賊穴毋論晝夜分投攻打必  
圍破而後已必賊獲而後休又須嚴加覈閱不許輕忽苟  
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掃蕩  
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為患自今申戒之後兵不進  
賊不滅及更復有他議者不拘文武以通賊論一面拏究  
一面叅題決不輕貸

再催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吳廣剛復畏縮縱賊遺患不稱任使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本應從重以軍法處分念用人之際姑革職充為事官責  
令立功贖罪去後及照各路領兵官向來進兵各有路道  
今日攻圍各有信地功罪自有賞罰彼此原不節制奈何  
數日以來以一人之喪心為諸將之借口大家懈情全不  
進取至於監軍道原為監理軍務贊襄督撫本部院託重  
非輕奈何傍觀坐視既無督併之文亦無叅呈之檄未效  
鷹鷂之逐奚取監督之司各贊理監紀官逐隊隨行緘口  
結舌坐視舟中之敵雅同局外之觀雖有如無溺職已甚  
通應叅究姑再督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嚴督  
各路兵將查照分定信地剋期夾攻務得渠魁並殲餘黨

立奏蕩平方稱倚注其將領贊理等官有懷奸飾詐避事  
縱賊等弊不時揭報以憑重處如再疑畏寬假以致債事  
罪有所歸必不相貸

攻圍條件

為軍務事照得三省五總兵二三十裨將領兵二三十萬  
圍一孤圍圍上僅數千殘苗無計勦除坐延時日利令智  
昏者則信其詐降詐死為真且駕言就中取事畏賊如虎  
者亦但以雨多糧少為詞更不慮愈久愈難今賊養數千  
苗蠻尚知黍養之恩為之效死朝廷以高爵厚祿養文武  
官員累世榮顯一旦用兵惟袖手傍觀只營利避害更無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一點實心為國可見朝廷養士尚不如應龍養苗真可媿  
恨今巾幗之辱亦不能加於無志之人尙方之劍亦不能  
遍於貪生之眾特此申諭尙冀猛省所有條件開示於後  
各宜遵行須至牌者  
一賊黨詐降正賊不許降况賊自入關以來屢以詐降害  
我官軍今後但有與楊應龍田氏楊朝棟約降者即係逆  
黨眾共勦之  
一霧雨不可攻即治攻具天晴無雨及雨小無霧即合攻  
失期者以黨逆論  
一川兵水西兵圍圍已久信地已定偏橋龍泉平越兵方



至當與各監軍會同議定信地不得用強混攙致有爭競  
一各路監軍久不到營不知所司何事姑行帶管平越路  
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該省監軍楊按察使代監之偏  
橋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四川監軍張參政代監之  
監軍不得推託總兵不得違拗如本路監軍已至卽仍其  
舊

一合江路先因該路兵多派之後右前左二處今湖貴兵  
已至合江宜止一處不得仍占兩處

一凡分布約會務出公心會議事體以少就多有眾議的  
見可行而一二人執拗不從卽係賊黨大家火速開報卽

以軍法從事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一凡約會剋期大家詢謀僉同其移文移單則以分守川  
東道張按察使爲首庶免推託

一兵多糧遠恐後難繼各營兵有陣亡者卽開除有病弱  
者卽汰去大率一路於原領兵數去三分之一亦不爲少  
多亦無用且難餉也

一各監軍卽各差人嚴催運餉不得專靠督餉官恐遠不  
及事

一今日之事西南半壁天下所係成事者卽係忠義爲國  
壞事者卽係奸邪誤國成事者豈必手刃逆酋但盡力攻

擊期會不爽卽是壞事者豈必助賊爲逆但專功妒功自  
私自利者皆是一向營中情態本部院分毫皆知異日當  
據實陳敘必不使巧僞者居先拙實者居後慎之慎之  
以上條件紛紜只爲大家不肯攻圍遂費許多區處又恐  
事久變生諸路前功盡棄後禍更不可知若齊心齊力攻  
圍圍破功成豈不快哉惟願不付之空言云爾

行湖貴鎮道申飭秘示條款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興師伐播賊計多端未  
破之前恐中逆酋奸謀奸計既破之後恐我官兵爭功爭  
財於是約爲四款密示云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

平播全書卷十一

擒爲上斬首次之云云仍以罪論等因通行訖近有四川  
總兵吳廣不遵密約受其假詐延緩我師已經查駁叅究  
令其戴罪殺賊去後爲照前開四款頗亦詳切第未審各  
路文武等官會否相信萬一如吳廣者誤事不小與其事  
發而罪之孰若禁之使勿犯也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  
官吏卽便移行總鎮監紀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再勿  
聽其假詐惟一意進兵被圍搆巢不拘逆賊與田氏母子  
楊氏宗枝裔從黨惡一槩盡誅寸草不留仍以生擒爲上  
斬首次之以便嚴最至於賊獲之後道鎮與監紀官公同  
至圍驗視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件登記封識撥人



看守仍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并批賞有功官兵以表功勞如有不遵紀律恃強攘奪爭功爭財者將領以下小兵以上聽道鎮登時綁赴令旗前梟首示眾決不輕饒若將領等官縱兵恣掠致有意外之虞者盡削前功仍以罪論不貸

禁取破圍財物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已將破圍逆賊目下成擒所據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物前已牌行分守監軍各道公同監紀等官驗封看守聽候應解內府者解進應犒賞者聽本部院批賞去後但恐官兵破圍之時各總兵官不肯鈐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東部兵致有爭功爭財互相戕殺致啟釁端合再嚴禁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卽便會同該道鎮并監紀等官如破圍之時嚴加鈐束兵士首先必得罪人次則封識府庫既不許恃強爭功又不許乘機爭財務要肅靜林立各守隊伍如有誼譁嚷亂爭功爭財者不分官兵聽鎮道登時綁赴令旗前斬首示眾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行約束縱容軍兵別起釁端者定將鄉賊大功盡削仍行重加參處不貸

查革蔡知府監紀

爲軍務事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田氏投表後初六日又據楊朝棟詐申楊應龍初五日亥時身死比職與吳總兵欲因謀行間朝棟母子初八日扶柩出關候驗因與復入職請諸道鎮天晴驗之就中取事則朝棟母子及諸黨惡必投首過半隨卽急攻應龍可得乃諸文武人各一心必不待驗止欲明攻明攻非不正堂堂然不免費力居多或賊首事急一時逸出及自投巖火且彼近獲有綦南兵衣甲倘混我兵而逸孰能識之此職等不必然之慮似未可盡以爲非今欲再問然不可復得矣案照近據本官稟稱田氏乞哀卽其來果真所重亦不在此婦但欲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借其黨就中取事可以少省工夫業限三日內回報可否容圖之若首計衝突逸遁勢必不能惟水西意不可測但得與官兵合攻後路無少參商則成功在旦夕矣逆酋表文漫無確語不敢呈上二十五日因首乞降職與吳總兵業斬差來楊承用拒絕矣今田氏果來姑容觀變而動等因又據總兵吳廣運報田氏母子出降及稱逆賊於初五日夜服毒而死等情節經逆知詭詐駁行急攻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若果懼誅真死田氏母子自是連夜送屍軍前舉國下關投奔以求緩死猶畏其遲乃報死既不送驗據國又不納降其詐死抗拒昭然顯著乃知府蔡宗憲



總兵吳廣不知有何高見必欲驗屍招降果何為也即如所謂朝棟詐申欲因謀行間待其扶櫬出關欲就中取事明係支吾逃遁之詞既係詐申賊又何肯母子扶櫬出關若母子扶櫬出關則賊已盡得何又云授首過半賊母子及黨惡既已授首又何用急攻且連日天多淫雨幸一晴霽正可急攻乃必待天晴驗屍不知雨中獨不可驗屍乎賊恐攻之故每遇天晴便設一計今又自定天晴驗屍是又代賊設計也又云恐賊投之巖火今所恨賊不投巖火若投巖火有何不可又云衣甲相混逸出即驗屍何保其不逸出句句矛盾無一中機之語蓋緣該營文武官以專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功之心中反間之計日為賊用而不自知以致坐延半月略無功效師老財費職此之由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卻東支西吾茫無定向又云今欲問之不可得是知其計無復之而歸過於人此等存心尤為可恨今討賊日費萬金後此事且不可知豈為營官說謊貪功之地本應察究姑從曲處為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即將知府蔡宗憲原管監紀事務即日革去責令統率馬湖官兵八千攻圍殺賊立功贖罪如或不效定行併論從重叅處決不輕貸其監理事務該道代之紀功事務轉行同知趙世德兼管毋得違誤未便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獎總兵劉綎

為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塘報總兵劉綎親自攻圍手放火大銃四架致火薰其面起一泡為照本官素稱忠勇矢志滅賊今手自發砲致傷其面殊足嘉獎又足憐念為此牌仰守東道即便將懸賞銀用書封十兩簽書藥餌之資四字親自送至本官營中以見本部院相勞之意仍令本官以後益復親履行陣嚴督攻擊破賊之日定以元功論敘

催總兵陳璘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廣東芳聲未艾海外威名甚殷茲者欽承明命征勦播酋首克三圍猶如拉朽再破三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渡勢若燎毛逆賊因之喪膽一路遂爾蕩平本部院竊計該鎮一至合兵夾攻圍不足平矣胡為旬日以來亦以招降為事不展一籌頓兵不動令人駭然不意該鎮素稱老練智過孫吳熟諳韜鈴何所不解乃今一旦聽信債帥所愚略無滅賊之心自干不忠之誚此本部院所不取者合行督勵為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便會同各路監軍總鎮及將領等官挑選精兵照依分定信地刻期並舉前後衝擊左右夾攻務要破圍獻俘以靖逆醜如或仍前聽信吳廣所愚再行招降延緩我師致誤軍機者不但盡棄前功本部院定行從重叅究決不輕貸



再行分地攻圍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會同各鎮及監軍道議定各分信地夾攻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看係會同分布必是妥當已經牌行各鎮道遵照去後隨據分守監軍三道呈報眾謀僉同一揭內所分布比前塘報稍有異同本部院亦以爲兵形無定軍機何常既經眾謀僉同定是大家遵守亦不必更行申明反亂視聽乃近日查得總兵吳廣先日所投塘報原不會約會各鎮道止是自己欲前後俱占以圖專功及湖廣總兵陳璘到又不由大家分布徑引之與已同劄以致信地不均綦南二路至有可用之兵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三

無可攻之地吳廣卻又爲賊所愚與監紀蔡宗憲日日約降更不約攻陳璘又爲吳廣所愚亦不議攻止通賊延日不知朝廷遣將發兵欲以何爲除另行參究外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鎮道文到即行令各營以後止照三道後次與各鎮會議定眾謀僉同單開信地攻打不必拘定本部院前行如近日湖貴兵各到該道即會三省監軍道與各鎮總兵官大家再一議定信地插立牌檄令各畫地而守如賊從何處越逸即各認其罪其進攻之時應某枝爲正某枝爲奇某爲當鋒某爲應援止照原議將湖貴兵一同派入俱聽商同分布或別有攻取之術牌內開載不盡者在

從大家公議公行並不中制若既定之後參差不遵或當議之時執拗不定即係賊黨眾共擯之一面報來以憑參拏以後一切軍機俱要公同商定其商議事體以四川分守川東道爲主以各監軍俱有分定營伍恐爲人借口有偏私之嫌該道爲本部院所專委無分定營伍故也倘該道以一人獨主爲嫌仍以四川貴州二左監軍道協同主持一入關獨早一官秩獨崇各有所取也其各路監軍不妨各監本路至於各鎮總兵止宜照大家議定遵行不得借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爲專已自私之地蓋他時征討以一總兵爲主自應權歸一人今五總兵勢均力

平播全書卷十一

四

敵莫能相下若各是其見各私其功成何事體本部院方居四路之中便於僭催糧運既不能卽入山今託重於鎮道又專委於守道所望亟出公心共成王事若復以粗心浮氣恣憑胸臆或以私己專功撓亂事權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此豈朝廷養士之報本部院託重之心乎國法無私青史可畏一盡心永享忠臣孝子之名一失足永墮賊子亂臣之黨同舟之言不憚其苦幸共亮之須至牌者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勦播以二十萬兵馬圍一孤圍曠日持久竟不能下訪求其故蓋緣初圍固時爲賊所愚信其



詐降詐死全不攻擊致賊得以招降欺其下人防守益固後知其詐又一味攻擊凡有投降者出亦不准信卽殺以冒功以故國上之人自分必死大家抗拒以致兩敗俱傷智勇俱困雖久之賊當消磨盡絕然我之勞費亦已甚矣不知朝廷征播原爲討賊逆賊之罪止於一家况首惡不宥裔從原免明旨昭然賞格具在卽今投降之人如王繼先袁年羅國明羅國顯安鑾陳仕賢田良玉閻宗傳楊光耀等或給之冠帶或給以優養本部院毫不爽信營中何故貪功妄殺致干天和且將官原以滅賊爲功不以首級多寡爲上下况殺降如楊惟中已經拏問又何必邀截降

平播全書卷十一

聖

人目報首級爲也合行曉諭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卽便通行各營每軍前樹立招降大白旗一面責令鄉導降夷人等遍加傳諭多方招撫除逆首并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一家必勦無赦外其餘左右一切軍師提調巡警目把苗夷親族人等俱許納降但係棄其衣甲器械隻身下國投降者不分男女審果不僞卽准免死給票執照發出安插不許驚阻及擅行妄殺違者抵死不饒其有能將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田氏或擒或斬真正身首來獻者定照格陞賞決不吝惜本部院以信制馭諸夷的不爽約慎勿疑畏各營仍一面攻圍一面招降不得以招降便廢攻圍亦不得

指攻國妄殺降人蓋卽兩軍對壘應敵者殺投戈者免自不相妨各營仍須文武同心公平進取勿得如前私招私攻中賊之計耽延時日自取罪累未便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據巡下南紀功道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報稱五月初十日辰時職隨道鎮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鐵柱飛虎二關城樓城牆焚拆殆盡賊兵屢合屢敗被銃打傷甚多止存飛龍朝天太平三關另行設法攻打又稱副總參遊曹希彬等官兵已奪後路對面小山趕至城門邊把住廣兵馬湖兵土城兵共斬級四十餘顆又

平播全書卷十一

聖

據該道報據都司吳從周報稱初十日奉令夾攻自旦至晚窮日血戰攻破頭關又進二關燒進城樓二座推倒城牆四十餘丈但日暮兵疲三關更險只得收兵其後路齊攻亦已奪山進逼關城之下各有斬級聽候類解各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初十日之戰塘報經本部院參互審質卽據營中往來差人及大小官役人等口報知是日總兵馬孔英率李經任承爵哈光顯萬民英等督陝毛酉石平茶劉勝等兵與推官高折枝在關前總兵劉綬率周以德李爲瑚徐珊易朝臣莫如爵等官兵與同知史朝貞在前左總兵吳廣在左山與川東分守監軍及知府蔡宗憲在



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略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砲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此是日分布之大略也前後左右一時攻打四面受敵賊不能支如前關則石砧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卽拆牆燒樓一時俱潰此南蔡二路血戰之勞若吳從周兵眾方進見被賊下便卽開走以致左右不能獨立三進三退怒斬執旗督陣者何謂也乃蔡宗憲與吳從周自不思忖混稱克破二關燒樓拆

平播全書卷十一

聖

牆誇誕裝飾何其大謬不然圍後官兵奪取圓山直抵後門把守移劄圓山安立排柵功亦奇矣但非一路之力乃獨稱廣兵馬湖之兵有功又稱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果能分身應之抑止在圍前協同贊襄乎至若吳從周前門既無攻打之功後路與伊何預亦復混報此又厚顏無恥之甚者大抵該路文武別無創立謀猷惟以筆舌爲事觀其目前賊圍未破之前屢屢攘功若此俟其既破之後爭功爭財必爲各路倡率合行查究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便會同監軍二道秉公嚴查初十日之戰要見鐵柱左水二關與燒樓拆牆及圍後奪取三山的係

何路何哨官兵攻克何路何哨官兵未攻或雖攻打退怯無功蔡宗憲會否前後左右俱到監督吳從周後路與伊無干因何亦行混報中間是何情弊又查各路止報克鐵柱關合江一路並報克飛虎關卽今飛虎關有無見在會否爲何人克破逐一查明回報以憑施行此後各路官兵或係同攻或係自攻俱聽該道與監軍二道據實開報毋得仍前虛捏混報查出取究未便

聞訃申飭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稔逆賊之將亡憤諸將之不振方在秣馬脂車入營督戰忽於二十二日接得家報有先侍

平播全書卷十一

聖

郎府君之變蓋緣討賊無功債事殃民以致家門之禍延蔓至此呼天搶地已死復生自念身爲人子辭親從仕醫藥不親含殮不與有子若此不如無生卽欲刎頸穴胸從先人於地下已而念夫不可死者有二親未葬不可以死賊未滅不可以死然欲葬親必先滅賊不然用兵經歲老師費財貽禍西南海內必尤其失策皇上必罰其不效自分身無處所况能歸而葬親乎除卽日上疏請官交代仍照往例丁憂候代官照常行事外擬合催督爲此牌仰該鎮官吏文到卽便獎率三軍克日攻圍一鼓擒賊早奏蕩平庶本部院得借口復命式過其歸是該道不但有功於



國家有功於西南其為錫福於本部院更無涯也本部院仰世世銜之甯止一敘勞酬功之典如其遷延如故結絕無期甚至通賊縱賊為所不可為以犯明法而干大戮本部院仰在候旨必且便宜行法墨纒登堂手尚方而親誅之決不令其僨事誤國且誤本部院使忠與孝兩無當也須至牌者

### 申飭輪攻日期

為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稟稱云云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云云又經申明去後行據川貴督兵監軍七道呈稱三省大兵齊集圍下今困賊月餘未覩寸功日復一日彼

平播全書卷十一

巽

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各領部下漢土官兵奮勇攻打務要同心併力庶可奏功除行各總兵官遵照外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計開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共五日永合偏橋二哨三日水西二日俱攻圍後綦南貴州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圍後成功各路幸甚萬一勢難卒克綦南平越二哨繼攻圍後三日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共三日綦南平越二哨攻圍後永合偏橋二哨攻圍前以牽其勢等因批行訖今據前因為照吳廣前報會同分布本院以

本官係鎮守總兵必然秉公服眾詎意粗心大膽私已專功今前後分攻已近一月攻圍既不能下講降賊又不降所謂不效之師正宜改絃易轍以遠嫌疑則六道之議以五路攻五日三路攻三日更番迭遣無非均勞逸品殿最期成功之速滅賊之早誠大公之論平心之處有何不可合行督責為此牌仰該道即便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照依分定日期督率兵將前後輪攻不問五日三日效則通以功論不效併以罪罰設或不遵眾議即不效其罪猶輕違眾議又不效即本部院亦未如之何也已敕書森嚴尙方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戚具遵行緣由報查

平播全書卷十一

巽

### 破賊厭鎮法

為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鐵扇之礙不得中此厭鎮法也合行破解為此票仰分守川東道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即斬黑狗頭以血酒之法立破

###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為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李春先原招兵四百九十二名發守前門以糧食匱乏全營逃散及稱半月以來竟無升合到營等情為照李春先被該鎮一百六十棍打死其兵無主自應逃散至於營中之米有餘不足原以相補該



營米向來有餘之時任從兵士開市貨賣略無撙節以致近日淫雨衝橋糧阻兵飢輒以逆賊衝出爲詞且自圍圍以來一月之上何不攻取逐日講降直至師老財匱中賊之計又欲以兵餒爲詞縱賊衝出如此兵將爲賊而設耶爲地方而設耶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即便一面移文督餉道催運入營一面督兵上緊攻圍其營中瘡病衰弱不堪之兵一一點驗汰出勿令坐食虛耗糧米其各將領向來折乾耗糧之弊責令盡行改圖如有虛軍實糧空耗國儲及坐食講降不行攻取甚至假以無食嗾之鼓謀縱之逃散希圖罷兵留賊以遂其納賄賣國之奸者不論

平播全書卷十一

七

是何文武必誅不貸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連日接得營中塘報任意鋪張無一實事無一實話如此扶同欺隱不知賊何日得平事何日得結如川南監軍道報稱五月十四日攻圍馬湖營報效生員張正印斬級一顆夫馬湖兵八千蔡知府督領半年以來費糧幾萬何無一人向前獨一報效生員斬級此生員奉何明文報效何處人氏何將官統領又據該道報稱初十日之戰所開頭領名字不下百餘又稱賊擁萬兵來敵夫賊圍上殘苗無多人人見之况是日前後夾攻永合一路何遂有

萬餘迎敵我兵頭目百餘所領兵當不下數萬何安兵先退官兵亦退彼退而我不退有何不可又報十七日分七路行兵夫圍後止一路如何分七路若路已填平何不七路並進直破其城又據總兵陳璘報稱十三日夾擊海龍圍守備楊惟中奮勇向前斬級六顆夫陳總兵所領一路兵三萬將數員皆何在而獨一貪生怕死之楊惟中龍泉抱頭鼠竄攜妻以逃坑死萬人幸得脫死又日日殺降要功長坎圍下一日殺降人三百心尙不足今又來圍上冒功又稱斬級六顆不知是降人首級是病死入首級不然是日廣兵與賊對坐並未交戰何處得級該鎮止欲爲之

平播全書卷十一

哭

安功脫罪獨不應爲三省三十萬官軍所笑耶卽今師老財匱運餉之苦家戶騷然大將日日擁兵坐食未見寸功但催戰便稱無糧卻又日日說謊妄報文官抄謄故紙更不經目不過爲之傳報而已不知自古以來有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讀之髮立毗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卽將上項情節一一質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如係買功安級卽依律招解楊惟中已行拏問陳總兵不許占愆不發致以敗軍之將買級冒功沮我士氣以後大家要出良心存公道幹實事說



實話無令朝廷養士不如逆賊養苗又近日聞營中於各處找零人首級及病死糧夫軍兵之首亦爲所竊又有養降人以待殺者一遇攻圍便以報功觀永合路一向只約降相屍別營兵著一鉛彈打賊尙羣然圍罵乃日日有報首級定是此類曹希彬等又每報陣亡輕重傷至數百人此皆邊上熟套老奸巨猾所爲不知此遂可以微幸脫罪乎一併先申明之俟再犯孥問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爲軍務事據貴州畢節兵巡道稟稱受賄之說流布道路職不敢明指其有亦安敢遽保其無惟逆賊則原未逸也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兕

連日倚攻彼兵死關我兵傷損甚多非逆賊孰驅之藉令急而賄以逸誰敢任者克圍有日賊能盡免俘降之口乎諸目狡而多智斷不爲此禁讎爭禁搶擄自今日第一喫緊務顧犬羊之性非盡可口舌化誨能必見利不動乎今惟令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圍後讓兵劄營攻打總之攻固功也守亦功也不惟釋多口之疑抑可杜競爭之漸安氏自爲計與職等爲安氏計似無出此者等因到部院除禁讎爭搶擄業已申飭外爲照賊自上圍官兵四圍本釜中之魚安能他遁乃今環攻月餘竟不能下果賊難破實由我之人心向背不一不肯同心併力耳今勿論通賊受

賄有無情弊所當迴避卽屢攻不效亦當改絃易轍以責別將聽立新功安得曠日株守虛應老費據議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漢兵劄攻深得伐謀妙算相應依擬合就通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移會川湖貴州監軍等道行令水西兵馬暫退一舍嚴防奔逸聽前路三鎮官兵劄營攻打成功之日不問攻守一體論功併敘決不分別惟犄角相應共奏凱旋是所敢望者俱毋違誤未便

用計破圍

爲軍務事據降民田良玉稟稱圍前左邊水巷右邊婆婆巷又寶峰山左側各有小路一條共三處可以攀上前日

平播全書卷十一

辛

王等由此脫逃等情據此諮詢萬曆元年圍九絲城不下時有議者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破遂緩中攻自九月初一日起令奢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怠中守次日重陽知蠻此夜飲酒必然睡熟三更時分令降夷么兒引平茶衝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次石砧兵次吳鯨兵相繼而上斬其把隘數人舉礮一聲諸營吶喊並進城中亂竄登時蕩平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驗也今前後攻打不爲不急旣左水巷右婆婆巷與寶峰山左側各有小徑大都此圍似與九絲彷彿頃良玉等旣能依附而下則



我兵亦可以攀緣而上既九絲曾用夜半偷上成功則今日獨不可倣此計而襲取乎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總鎮并監紀將領等官逐一密切計議以上三路既可下必能上如是可取則遴選能爬山越嶺飛簷走壁勇士數百束裝伺候前後連攻數日待其賊勢疲憊三路防守稍懈著令各兵三路攀緣而上團聚剗定拌死敵住舉礮爲號則賊膽盡寒前後解體諸路並進奮勇接應此固可破大功可奏矣如是畏怯不前不思計破日惟放銃吶喊老師費財將何抵止奈何奈何  
行造益元散發營井中途安置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爲軍務事照得卽今盛暑之際營中軍兵攻圍途間運夫往來每以中暑生疾殊可憫惻合製益元散發藥徧發爲此票仰重慶府官吏即便動支官銀差人分投收買甘草三五百斤滑石二三千斤多撥醫生速合爲末製成益元散每營各發五六百斤以濟三軍解渴又自安穩驛起至圍下止或二三十里高阜處所堪以停歇飲水之處立一草舍安置瓦礮木桶畜水每處責令一人管藥料理以便運夫食欲解暑祛疾具支過銀數發過藥斤報查毋違

稽查餉米

爲軍務事照得四路兵馬逃亡既多汰去亦眾則兵減夫

不減宜乎運糧有餘師獲宿飽胡乃愈稱不足喋喋馳報其故何哉若非領兵等官差人中途邀截折銷必係軍兵雜役私相兌賣而奸頑運夫借此息肩上下蒙蔽加之收餉委官日久因循不加整刷止憑吏書通同作弊私收兌帖報數了事竟置不問以致糧米到營者少大都坐此卽今若不立法稽考則餽餉有限需用無窮脫有不支將何接濟分守川東道原係總理糧運仍應專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照原行轉行管餉運餉官今後起解餉米運到營中卽具數報道該道驗過給與一票執照方許支餉官照票收納如無該道印票不准作數庶私折私兌之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弊或可少祛至於各路漢土軍兵中有病弱不堪及冗員冗食法應陸續淘汰者卽會同監軍道計議撤去以免糜費與夫逃亡事故各名下月糧卽日住支如有不行開除捏稱並無逃亡及仍前折銷兌支等弊圖昌糧餉者毋分官兵人等指名拏究應臬示者登時臬示應細打者卽行細打慎勿輕貸先將汰過名數揭報

選鋒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圍困日久屢攻不下非人不眾蓋因兵無選鋒耳茲欲選鋒必汰病弱省此之糧增彼之犒庶克有濟合就查議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東南二監



軍道將綦南永合四路漢土軍兵逐一挑選膽勇過人技藝精熟情願先登破固衝鋒殺賊一可當十者每路數百名每人懸賞銀十兩脫有損傷外加十兩優恤毫不可少次者留營防守其餘病弱不堪者卽行汰去以免糜費齊心破敵在此一舉文到火速奉行再不得疑畏觀望老師債事未便具挑選過衝鋒汰撤過弱兵各名數飛報查考

### 申飭監紀職掌

爲軍務事照得監軍者監督將官運籌決勝有進無退之謂紀功者稽覈將官報驗功級有無應紀應削之謂至於監紀委官一則賞畫監軍一則勸勳紀功承委分任摘弊

### 平播全書卷十一

畫

發奸此監軍與委官之職掌也今乃有大不然者如監紀官此日將官本未與賊交鋒人所共知者不但不能催督臨陣且事後聽其所愚依違成風扶同報戰將誰欺乎又如一日雖與交戰原無功次亦人所共見者不但不能駁問功從何來復與鋪張捏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冒糧奸弊蝟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爲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痛恨合再申嚴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攻打賊

圍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畏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沈埋有過則報有過毋容妄冒如或仍前以無作有未攻作戰黨護爭功捏文混報欺天罔人與夫軍兵逃亡冒支糧餉一切奸弊再行蒙蔽坐視觀望不一實報者定行從重叅究不貸

### 行周國柱領兵守播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雖云甫平地方已見大定近議於各總鎮標下共留兵三萬似覺過多無所事事相應專委偏將一員統領防守以省冗食及照管松潘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謀勇兼資堪以彈壓合行委用爲此除行二監軍

### 平播全書卷十一

畫

四兵道四總鎮每路止留本處兵三千共一萬二千餘兵盡數撤回外牌仰本官卽便統領前兵一萬二千專一在播分布防守駕馭夷漢用資保障此後建置衙門修築城垣等項事宜悉聽會同各道與委官計議而行毋得違錯未便

###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爲集議善後事宜等事照得播賊已平法應改革已將建置事宜節行該道并三省監軍兵備總鎮及監紀等官會議去後連催未報蓋緣功成之後監軍有督兵之行兵備有地方之責總鎮等官各圖自便孰肯任勞以致互相推



談日延一日矧國破賊滅拓土千里用夏變夷貽範萬世若非慎始安望保終及照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本以八面之才可當三藩之寄况近日督兵八路流土懾服上下歸依前項建置事宜自非該道綜理恐致築舍道傍相應專委用臻實效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後開條款逐一查議應經理者上緊多方經理應修舉者及時設法修舉俱作速條開通詳以憑一面具題一面施行該道仍與原在營贊理監紀各官不時往來綦播之間親歷處治勿憚一勞以垂永利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毋得違錯

計開

平播全書卷十一

美

一留兵一萬二千要見有無足數足則內將一半留守白田壩以備工作一半分撥海龍金子等國或婁山巖門桑木等關每處三五百名相度衝僻緩急扼塞要害用資保障設有不足卽於萬縣羅網壩或於戎琪建武所招募補足務要不出萬餘之上查明回報

一綦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運貯關內見存餉米各有若干共計若干扣算堪足萬餘之兵幾月之食何官收貯見在何處各縣衛及瀘州重慶見貯米若干應足各兵幾月之食如關內米食盡作何轉運其關內米仍速委官清查勿致遺失查明回報

一自綦入播除東溪安穩二驛夫馬供億屬綦答應勿論外自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五驛原係土驛今播州各處既改爲流則此五驛亦當改流其各驛應用夫馬供億或將此中一帶田地丈量計算約種若干定爲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藉名取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掣肘難行則作何徵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平播全書卷十一

美

一播地既平一切田土俱應盡行沒官召人耕種稍待二年後照例起科辦納糧差近聞有等無知愚民流移積棍覬覦膏腴假稱原業徑行霸占夫朝廷動了多少兵馬費了多少錢糧方有此土豈容混賴享成法當禁戢稔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秦民原係造孽起事之人今播賊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卽准其復業或原有貨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誅君弔民之意若原無產業及雖有產業而不經告官輒自霸占者事發以亂民處斬

一咨之輿論酌之地利咸謂白田壩應設一府附郭一衛一縣松坎地方三元壩應設一縣湄潭應設一縣黃平眞州應改爲州以上設府衛設縣改州之制應屬地方里至



俱宜分明其各司長官原係印信相傳未曾附逆或首先投順者應量授何項土職以存其宗祀至於白口壩建衙門修城垣應用木石與一切建造事宜及丈量田土清理疆界應用文職凡在事府佐等官悉聽委用把守隘口應用武職隨便任使不必拘泥致滋牽延一面及時經理一面條議通詳一應未盡事宜內未經開載者俱聽開陳於後及不時呈詳以便舉行毋致廢時失事

### 鑄銅鼎銘文發各土司

為軍務事照得西南各省土司自國初開設以來恪守臣節並無異志偶值逆賊楊應龍恣行反叛致速天誅敗家

### 平播全書卷十一

季

亡身可為永鑒今偃兵之日宜通行諸土司永為鑒戒自保爵土莫安西南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轉行該府將軍前給軍銅錫盡數收來改鑄鼎器分為三等將軍前調用過川湖貴州雲南廣西宣慰宣撫長官各以上中下製造給之其上銘文俱照後式鑄完之日呈請頒發先以每等一件呈驗須至牌者

### 計開銘文

惟星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共封惟敬天念祖庶以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為不信視楊應龍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吉日欽差總督

川湖貴軍門右都御史李造

### 立銅標

為軍務事票仰兵巡上川東道即便轉行重慶府動支官銀收買銅斤責令匠作如法鑄造高一丈三尺者銅柱一根將後開銘文鑄入於上豎於海龍國之類入石三尺上露一丈用鎮疆土以垂永久具動支過銀數鑄立過緣由報查

### 計開銘文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訐天王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羣醜遂滿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

### 平播全書卷十一

季

始入皇封載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為軍務事照得播州招撫投降民夷雖經監紀等官安插然遭楊酋之亂室廬既空衣食無措若不少加賑恤其何以遂安養生存之計查得涪州合江二處撤兵之後積贖餉米計數頗多相應酌量動支以示賑恤為此除會按院及將烏江沙溪二路行貴州偏橋路行湖廣各撫院每路動米一萬石賑濟外牌仰本官即將播州近日大征招撫投降民夷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為率每戶給與三斗以示賑恤凡與涪州相近者造冊逐戶經送涪州管



餉官近綦江江津合江者連人徑送合江管餉官各於積貯各州縣解州餉米內照數動支給領事完將支用餉米數目及賑恤過民夷姓名造冊通行呈詳以憑會題施行

查處獻俘銀兩

為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續據各道鎮塘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方報有奪獲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器續又報有銀兩前來本院部初亦疑之近訪得所報銀兩原

平播全書卷十一

五

非固上賊賊盡是各總兵扣除懸賞功賞銀兩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為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勉強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懸賞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為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除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項應與播犯一同解進外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總兵劉綎吳廣所報各兵奪獲銀兩是否賊之真贓如是賊贓為何先報掠盡後報此數如係虛報之數不必追求如係懸賞功賞等銀則原數不必開除仍應照舊還官作正支銷毋得違錯仍具

由通行呈報查考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兩

為軍務事近據總兵吳廣開報破圍所獲器械及稱內有銀盆二箇銀盃十箇共重一百兩等因到院部第未審此物是否果在圍上搜得或係該鎮因見行查旋行造作者今進獻者止於器械各件獨將此物攙入其中似屬欠雅擬合行查為此票仰巡上東道即查該鎮所報前項盆盃一百兩是否在圍所獲如係該鎮造作仍給還該鎮收領取領報查毋違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平播全書卷十一

六

為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奉本院部憲牌遵將賊婦田氏何氏並諸葛鼓四面刀弩一百八十一件鉛關防一顆於八月初七日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赴投又准左右監軍手本亦同前事連日會同拘集各營領兵把總哨官再三查審責令同營嚴加查搜得各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圍破之日賊



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盃等件迺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賊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固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候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為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并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為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為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為

平播全書卷十一

空

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并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盃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為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sup>監軍</sup>總兵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為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陳璘呈差指揮趙繼勳等領解官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

十三兩四錢三分到院部案照先據該鎮呈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鉛造關防一顆斬馬刀四十二把倭刀一百零六把大弩三十三架及稱官兵在巢奪獲銀器另行解報等因前來隨將賊婦羈候銅鼓賊仗發仰四川按察司挑選堪用者俱報起解及看得播地蕩平大功已定據報續獲銀器似係因見行查扣除懸賞功賞銀兩勉強造作以圖進獻之意隨於九月二十六日牌行該鎮并左右監軍二道備查該鎮所報銀鍋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會議妥當與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

平播全書卷十一

空

院徑自施行去後續據按察司呈報揀得該鎮前解器械止有銅鼓四面大弩二架堪以進獻隨差守備萬民英并該鎮<sup>監軍</sup>官徐學會同賊婦二口管解前去沿途追趕交與遊擊江萬仞領解赴京去訖及將其餘不堪賊仗發仰成都府收貯外今據前因看得前項銀鍋等器已行免解無容收貯合行發回為此除將今解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照舊給與差官趙繼勳等領回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收照依原行牌內事理施行具收領過緣由報查

平播全書卷十一終



平播全書卷十二

明長垣李化龍

書札

內閣趙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酋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剿之旨自知難逃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酋必不敢遠離巢穴卽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為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期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綎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儻其已過都門

平播全書卷十二

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催督之其餘事體俟咨詢已定必須審彼已情爲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啟無任瞻仰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酋惡難赦矣然以爲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具文強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需以歲月自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酋已先反矣竭地全無兵新置二千餘烏合之眾難保必勝守且可虞何况戰乎土司兵急難調至卽調至僅可過其內衝不能保其不殺掠邊氓也

此酋人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懸賞爲購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計處逆酋之大略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鎮借募向西來時曾以相託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雖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隘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俱賜准行爲望

平播全書卷十二

田東翁大司馬

首見近日貴州覆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拼死做了遂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龍又有勇無謀不能駕馭今首大兵已至綦江若綦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土兵皆非其敵首常言若陝兵來我還讓



千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蓋達虜搶掠不過數日卽出此酋若得城郭爲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急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齋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屬無用若發來甚爲有益乞台臺覆疏說明卽移文浙江山東撫院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酋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救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進剿渠以爲事緩尙未必拌死做也若渠拌死做目下真是可虞伏惟台臺留神爲望劉綎略無消息深爲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爲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擾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卽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馭輕詎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將者土

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束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酋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卽募烏合之眾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眾寡強弱兩不相當僅而自全無問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顧難起倉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請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酋激於督兵進剿之旨我輩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爲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

平播全書卷十二

四

且往遺之禽自空其國今卒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輒爲其爲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爲上村落次之此中已沿邊皆苗不知黔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稿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淺淺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置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趙二相公

酋自知罪在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境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房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爲之喪氣而彼且狃狃未已聲言欲



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運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無慮顧兵皆出於土司未可全倚而召募烏合之眾守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慮乞台臺論大司馬急督發焉雖秦中邊虜難輕議調然虜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首據蜀禍將何極且彼中四鎮但量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為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臺鑒裁臨啟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睿

每接來書令人悶默仗節伏義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願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真是難保須時時體察而又行以鎮靜為宜大要只是無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即土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者凡事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患其不為左右手也

二 此洩以緩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期旨亦未必拏定必期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期而闕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首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首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啟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首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六

復狂逞亦未可必蓋首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那崑老來時何曾無期旨何曾畢竟期得成我等仗爾彼豈不知耶大抵首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首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為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

重慶府 此洩以緩賊者

首之要撫其真心耶抑探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舍撫無可為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綦江一事方報警而即言撫言者將議其後矣首若狂逞止此不復



再犯撫之亦自無難但恐其流毒不已令人欲撫不得則不免兩下皆成騎虎矣今且須嚴爲之備徐觀其後固不可用壯而妄動亦不可恃撫而忘備此從來兵家長算也草草不一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啟知必勞神慮惟是逆酋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需兵將真如救焚且秋防已畢燒荒後卽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吝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至易擾川人畏之聞風逃避乞臺下選一風力文武官齋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七

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湊手昨援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臺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窘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臨發可勝懇禱

內閣

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零苗竊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偏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羣苗盡爲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偏橋駐劄而童元鎮防守平越興隆貴陽一帶乃無慮也伏惟台臺垂鑒昨見戶兵二部各發餉

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爲實數尙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似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似是存留必尙拖欠卽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賊不敢調兵只爲無餉若再遲時月何以支持今湖廣既設總兵四川亦不敢望湖廣之助已咨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用然必無實數亦成畫餅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八

如前所請借兩廣福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協助尙爲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首旣以申呈來亦卽隨宜以文告答之無妨推誠開諭也但遲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旣堅彼氣自奪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擄巢之說尙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爲



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首造舡此信頗真須隄防之大礮火箭皆可燒舡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費處置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爲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人失所若使其少有闕曠便搖眾心爲害更甚於無兵矣慎之慎之

又

得報門下蒙譴良爲慙然顧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爲慰不當以爲戚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卽防守亦自常事且亡羊補牢亦已

平播全書卷十二

九

後矣不必慮其以爲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卽彼來攻四千人亦足以守况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卽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嚴旨逆酋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圖甚爲明悉向來諸人獻圖無及此者倘謂岳武穆出之袖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綦江而三矣安疆臣豈可強使奢世續亦難獨任稍俟湖貴兵集奉教當有日耳向以門下與總鎮不合故令守道調停其間乃今復相矛盾何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望寬大以容之僕竊謂二

君同鄉同年同僚同事此宜指日相明出心相示以共濟此艱難而水火冰炭若南北司然古謂胡越同舟左右相扶者乃謬語耶僕不揣望以後共廉蔭之車造房杜之業區區此紙以當解紛第恐人微言輕不足以同尊聽耳

蔡副使守愚

縣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尙不隔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層紙百張爲一件方隔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尙未完者可令照此爲之尙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窄乃可原廠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平播全書卷十二

十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瀆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啻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雲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卽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旣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方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繳一至四川重慶繳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剿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爲宜沐鎮守聲言入川而移鎮霑益則



賊卽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動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轉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滇兵更爲萬全此中坐糧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荆人之戚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鑒原尙容嗣布

莫副使

酋之退或別有籌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慮也安氏擣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匱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擣巢耶欲遂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

平播全書卷十二

十一

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晴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卵計無所之於是乎馳驟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半欲遣發半欲召募同仇之誼雪嶺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骨爲感乎賊破碁江之後虜掠數日未卽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卽向渝城然其兇鋒虐焰不可嚮通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借兵之疏想已得請卽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虜已犯過自

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觀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碁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眾用眾卽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

平播全書卷十二

十二

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眾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况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眾則分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碁江遠永甯近而



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為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為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若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漫然遙制久之羣苗為播所誘見搶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其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即撫鎮並設於沅州亦不為過况總兵乎湖廣有專閫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入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招無弗中者乃為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土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蚤撲滅則寓內降心稍滋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己者乎夫建官蒞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為多不當則一不為少

警愚之議惟台臺裁察幸甚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羣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查之即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南直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單寅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為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等處木折餉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

平播全書卷十二

四

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南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為守地方專為進剿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李應祥仍令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靠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用者即乞借之可留用者即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木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偏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為可倚即乞定為督餉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即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表表即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



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便調度  
施州衛土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土  
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會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  
相近知之更真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爲無餉餉則惟望  
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况能爲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  
緊萬惟留意不盡

### 劉總兵擬

意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尙在荊州耶夔門上水所  
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  
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驛丞逃躲至今且楚蜀一帶

###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卽狂狡堅城可據戰守  
在我何慮焉入蜀境卽急以文來庶便奏報賊近修怨於  
永甯爲其所破狂鋒漸摧矣當此時而猶樹敵所謂天奪  
其魄者何足畏也草草

###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爲天下有避兵將官耶  
異矣異矣吳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試守之此處別  
無將官有卽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  
也逆首進表人只可止同若已押來又肘鎖之則斷無同  
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

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須萬分謹備之耳

###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同朝憤惋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  
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遷延不進  
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爲不平萬一懸購令出逆賊就縛  
亦何顏入夔門乎雖有鑑基不如待時識時務者在俊傑  
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前來計  
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俟面盡

###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按君送稿來有一物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

###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六

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窮此朝食其議甚正第用  
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  
發卽到則善矣今兵將兩無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  
日張皇爲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卽行間  
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  
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  
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 曾景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  
四出不啻下申胥之泣嚼雲雲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卽



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直薄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感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真可摧堅一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佞舊治民此之為助豈直一臂力乎感戴感戴謹已厚為供具待之差官回草草附謝

詹參政啟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靳我輩得以借手矣惟是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覺費力顧百凡錢糧皆得徑動則亦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七

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為進剿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許處本折一餉皆令充溢則食足兵精坐獲全勝而鄧侯之功首屬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衛地方分割以便臨時分布勿謂各衛去播遠以為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蚤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為說此不滿逆酋一笑若如此不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

萬總兵整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略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瀘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尙隔江昨發敘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鎮雄之兵久已調遣但一處有到即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鎮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為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即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六

可戰僕即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鎮道督萬兵亦自有餘何用僕也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再御龍有文欲盡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絮甲不知有此物否即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土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續到之兵守南川而以平茶邑梅之兵佐之今既欲以西陽在府之兵發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備禦第一要緊在重慶



萬不可忽囑囑又報賊有盤口大筏纜恐欲為渡江之用  
聞松潘番賊渡河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礮守  
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慎之慎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  
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無之則何以向敵  
令人驚駭二十日之糧轉眼卽盡可為寒心若以此嘗試  
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  
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  
爲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運糧餉而以萬兵據城亦自無慮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士兵卽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  
使不然一失其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  
一面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

趙

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  
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究固其宜  
也然又株連蔓引筆楚囚禁當悍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  
察繳繞之事蓋文臣亦與有咎焉第所行者法難以過責  
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革任同衛亦

足以盡其罪矣道府尙許其多賊旣出隄口自難盡信龍  
方欲駕馭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構許無憑之語形之白  
簡惟台臺垂察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眼前諸司無人堪  
此惟台臺擇人而使之臨啟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事候代無遂  
閉門致搖人心可也巡下南暮年值此殊爲可惜令人悵  
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  
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軍之事甚是不但此  
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回令若行之率易倘有不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  
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縣甲已分造火器解  
重慶已多想未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藥好要善放之人  
不然無益幸亟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  
無消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  
無言戰兵旣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議之  
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

趙

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川人畏播首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索無不如意奏民



起釁釀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非法體及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壓境不便易官故議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鑒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陞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狼狽然亦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有其裔從明白處分威惠並行可也軍興之際凡事宜從寬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盡人之情不可斂眾之怨一不加意舟中敵國甚可慮也第一尤在糧餉今土漢兵應得糧餉不知已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給否幸留意焉

又

永甯衛掌印官一日而三告急查原文係七月十六日發者蓋卽宣撫司文內所稱楊應龍差人守其隘口永甯之人遂驚疑而告急耳若謂總鎮計遣文傑或未必其爲謀之蚤而遠若是且恐未可便嗾動永甯衛官也俟行查之據奸細所言楊酋似原未入圍蓋我於重慶增兵彼自不肯斂兵入圍此理勢之必然也造舡之說久已奉告今知劉總兵將到渠無回國之理或揚兵而出皆不可知若謂總鎮召其來令人鼓譟不知彼時總鎮何以自免妻子在

松九族在籍獨不慮從逆之誅耶今去之亦無妨但城中無一將官彼雖庸人其名位尙重彼處止一梅鼎臣又不知在城中否吳文傑來又不知勝似萬總兵否若以爲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同松候代亦無不可草草

萬總兵

三揚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爲意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之則生事在所取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自支放盡賊來反無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循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摘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摘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梅烏蒙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卽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泰處擊問不重處不足以警眾也卽以此意示之要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鄙意前



事既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應敵舟中  
日不暇給恐不可聞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  
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移守重慶已經奏報  
且與劉帥爲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  
稟帖來不日且到矣未有總兵敢加害道府者昨陝兵若  
毫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卽今亦且皇皇待罪並無  
他詞門下可甯心需之且與好相處無多慮也高推官並  
諭之強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  
須臾耶同舟之情語遂過苦惟亮之

萬總兵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川南兵  
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濶合納谿俱近永甯俱宜厚  
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濶合等處相機進  
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流亦以防重慶也惟將軍  
熟思其便行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赤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住重慶相  
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守副將之  
設必不容己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魯光祖取其家  
丁戴延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擇用之播賊近雖撤

綦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肆我邊播州縣  
無所不應防無所不慮寡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  
纔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秦浙之兵  
則卽此亦足以守矣更益之以川兵土司兵卽剿亦舉而  
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處急  
宜蚤圖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滇餉尙欠二十萬若秦中免  
解滇中補還目下尙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臺留神  
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黔民則且夕斃矣需時耳此  
時此地權稅開礦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急行停止非獨  
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少司空趙甯字公

人來承教娓娓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  
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  
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  
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給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  
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  
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  
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  
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  
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



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面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卽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卽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觀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卽了若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馭大眾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顛輿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虜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至而接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敘府發兵援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來

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帥未曾經戰卽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裨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慮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卽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卽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微倖一切爲少年推鋒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言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不至則兵不能久土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又

我兵尙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神將決無據苗兒岡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續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尙慮涪州之單弱卽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不必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梅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土官須獎藉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吳文傑帶敘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卽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



尙未可戰再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倚不可強逼之戰慎之慎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向云置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退不宜動兵以挑之也若賊欲發兵據城卽綦江亦不可令再入况南川乎彼雖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卽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解况鎮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酉

平播全書卷十二

毛

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回守江津綦江俟異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趙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卽播首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卽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甯似無不可以天之靈台臺之庇萬一微幸逆賊就擒夜即千里不啻鄧林驅遺民而斬伐之杞梓樞柁將蔽江下也卽十殿又何難

焉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支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真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人來面問之賊欲甘心永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勃勃欲以自見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便中示之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黨尙眾未敢懸也兵將齊防守定一懸示而逆黨瓦解矣

平播全書卷十二

天

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卽旨未到亦徑懸之一免在野未知竟死誰手然恐必不能出於諸格之外也湖廣既有總兵監軍必不可已自別省來不能卽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臺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曹遂矜而自功不可嚮邇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縯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寬之以觀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常勝之家未聞



臧宮馬武以此向人也沈尙文不處則候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鎮似是畏賊但事在目前更之反遲故且抑而使之亦竟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臺垂察幸甚

來副使

酋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鎮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

平播全書卷十二

无

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冉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東眾乃可冉大周行獎須該道有文可也酋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啟其疑前功盡廢矣行且再有文去諭之此不一

劉參議一相

永甯一向警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甯不守則五千人之心盡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卽以二千付之合江之眾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敏政領去今既永甯兵分則此兵不

可再分並敏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虜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說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甯謹備之草草

又

永甯兵所藏非奸細前有文申辯頗明今二家見相讎殺尙恨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懵不曉事一至於此真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爲永甯所敗今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甯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則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谿土兵一千可以發之近又發敘兵二千守納谿矣又調敘兵三千先欲守永甯後以永甯無警改守江津今永甯復急只得兩顧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甯其兵爲程試所領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卽與敘瀘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甯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剗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祖之母袁氏卽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先爲姑舅之親去年二酋所以不破五畝堡蓋



王繼祖之情分耳今宜以繼祖仍守此地卽令招二酋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陞用之二酋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同當發去草草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拳拳地方事深感招兵憲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購逆酋一檄文理亦不惡傳之賊巢逆酋爲之落膽具文乞哀可爲一笑酋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卽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自危此蓋舊巡道無大度而好深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來副使

逆酋又差人來具文蓋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  
有意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腳手遂爲賊看破大抵此時  
賊知無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  
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卽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  
一文覓一人達之綦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  
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省下審問矣若賊無變動狂逞  
之形前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實用皆要著何門下練於兵事若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卽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賊寇有兵則又厭兵卽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零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良是聚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綦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兵第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己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卽十易之不爲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違覆而得中若棄敝屣而獲珠玉刻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謂事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違覆則求之不得者勿以爲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輩學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尙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酋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錢糧無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怨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揀退如尙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陝西調兵方有虜報李次翁回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無所出只得議募其實募兵甚費甚遲咨文已悉且今之酋所招苗兵頗悍而整召募烏合亦難取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次之雖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強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浙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甯夏二鎮已允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鎮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啟口若台臺肯賜主持實爲無量之賜不然惟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止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

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要之彼遠征異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固無兵餉亦不多而黔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且請留秦餉取滇餉其實秦餉尙是實數滇餉尤在渺茫且即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黔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視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匱其費更多且有他虞不佞熟思其便乃以奉聞伏惟裁決更乞秘密勿洩爲望

莫副使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永甯爲川貴要路永甯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甯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卽發二三千往無妨但重慶之兵似亦不多空國而援亦有可慮此在該道斟酌之但城內留四五千餘人餘卽可往也幸以此字與總鎮商之若不能往永甯瀘州合江納谿之防亦宜增添防上流乃極要之著若賊已破永甯此著尤不可緩統惟相議行之事機間不容髮斷而敢行慮善以動此兩者不可一缺也草草

萬總兵

聞賊造船此有兩三次信到乃的信也此其意欲何爲欲



夜渡以襲城乎欲逆流而上分劫各州縣乎宜嚴偵而預防之緊要處用大礮打碎其舡則無能為矣賊遲疑不發此有二說一則因有招撫牌還望寬釋一則亦以緩我而彼突然水陸並進以取重慶或流劫內地也既已通使不妨開誠諭之令就牢籠因之而修實備此皆兵家要機細作偵探尤為要緊惟將軍圖之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首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救遲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段言首雖奉有勦旨然部覆尙欲行勘此其人尙在死生之

平播全書卷十二

蓋

間今何為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明速報蓋假示撫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首雖知非真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滿調到首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今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攻不足守有餘矣使首當時長驅直搗全蜀可虞今則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脆弱土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首再以全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戰守有賴故川人

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請否惟台臺垂神是禱首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勦一番撫一番皆為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唇鋒總是反書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之靈滅此大憝而後朝食真為潛消無窮之禍而宗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尙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會巡撫省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絲應龍之夜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奏效總之蜀六萬

平播全書卷十二

美

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勦也錢糧約用百萬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尙有積餘一處借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鼓譟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動



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厚卽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激之總之逆首造反無人治之眾遂尤而效之耳分布事仍須門下至渝與鎮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覺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期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煩與鎮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尙多事尙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卽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聞酉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該道自可禁之查舊無土兵經過犒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况土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慶去不願遂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呈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嚴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

調如不堪用卽明諭解散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首卽借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爲賊用者瀘合一帶秋糧卽可令收木色以爲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卽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來副使

烏羅請調未諭真偽且答之曰卽當達之軍門爾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旣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敵宜以計擒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甯兵已到六千見守瀘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構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錢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造一揭來則已費過數萬尙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舊將難倚新將未至苗劄兵境上首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母鳳氏非田氏逆首之妻則



田氏也初意此費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即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向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尚未報來必須該省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即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露機挑釁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渝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賊情稽查錢糧即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為言彼中人多有為賊耳目者嗣有機宜時時見教酉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綎將至而突出以示強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

平播全書卷十二

无

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偃旗息鼓包羞忍恥之日無亟亟也此字秘之秘之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酋無狀尤而效之其桀驁反覆無足異者今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酋廢驛供之額漸不可長此酋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惕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幸留意焉永甯與賊為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綑縶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赤水烏撒皆賊後門不可無防也恩惠布復不一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摘重慶兵三五千援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即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勵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即以功論幸嚴諭之袁年王繼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楊小林少司馬

平播全書卷十二

四

西蜀不天逆賊為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蒙慨然允許感已刺心嗣見樞府不允以為別自有意未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為題請假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即當古人中亦不多見况今世乎不佞龍誠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即乞發行馬帥統北兵劉帥統南兵兩路並進更與湖貴二帥夾攻賊真釜魚机肉耳微天之幸倘得殲此逆種再造西川門下功當為第一岷江如帶峨峰如礪榮名休問甯有極哉使旋先此復謝自棧道而南敬舉牛醞酒以待義旅百惟蚤發為望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為守禦此則重慶真急矣乃龍一入省卽令萬整馳入其中且令先擊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沈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尙不敢直攻重慶况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

平播全書卷十二

望

矣賊犯永甯而不利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尙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卽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卽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鄰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尙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卽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

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礮甲絮被弓箭槍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製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工急急爲之尙恐年內不齊有誤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

平播全書卷十二

望

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爲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尙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爲其所可爲不復置辨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啟無任瞻望之至

張監軍棟

來揭所言種種當機僕懲於前人輕敵之害故凡事詳審而後行之然詳審之過未免有傷於猶豫者亦自知之得



教更覺爽然甘言疾也至言藥也方以爲幸何謂不忌乎  
奏民之言不可全信彼半爲將官遊說者且前人以誤信  
喪師今安可又墮其計况賊方以奏民叛主爲詞而我率  
奏民以攻之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死亦不服也火器之類  
向來此中文武無一知者卽付之將官亦無益今幸北將  
多來可委製造魚鹽薑蒜目下齊卽發矣賊欲犯南川兵  
已劄東壩過瀘合少住卽可東趨重慶與劉帥共議戰守  
且須相機未可輕敵也草草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賊劄兵南川想欲入犯須相機禦之彼來攻則極力戰守

平播全書卷十二

聖

彼若只防守亦不可輕犯之恐爲所誘也今將軍初至須  
萬分審慎第一保地方無虞方可圖賊若少挫則氣難振  
不可不加意草草

劉參議

聖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中人不知兵只聽奏民  
及投募者之言謂賊易與遂頻年以此敗事眞爲可嘆然  
賊又未必眞有二三十萬戰兵也蓋賊大眾自不下二三  
十萬此是通男婦並虜掠之眾言者未爲實數而精兵則  
又自有數今言彼人人皆以一當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極  
富強之國亦不過戰兵十萬精兵二三萬而已賊勢大約

如此今我須以十萬精兵視之四川並湖貴分六路並進  
一路止二萬不啻倍之我能六路齊心賊恐不能六路齊  
心應之我卽一二路有利鈍不損大勢賊若一二路不利  
則事去矣此猶是兩敵相當道其常耳至於上伐下大加  
小順討逆臨時懸購一張彼眾日減我眾日增豈遂相持  
到了乎川南兵五六萬亦無不可再多則無用處近見募  
兵數亦多但不知皆可用否器械精利否舉事之期不遠  
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  
費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  
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曹希彬陞眞否見

平播全書卷十二

聖

報富有文去此不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卽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爲其生  
平好以虛兵昌厚餉不得則賊之鼓譟以揆官府若用之  
後必有悔不佞以爲在遠左時曾見其人恂謹恭順略無  
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  
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甚以爲不宜卽以書達之令  
無照朝鮮事例爭餉以惑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甯之不  
知其敢稟之否乃按院已叅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  
以爲口實乎既稱宰牛飲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



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爲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側目奈何其不自謹敕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卽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槩多招無賴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爲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人所爲古來真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福必且有禍門下旣與爲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爲輟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據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鼓譟劫略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冊內馬兵三千步

平播全書卷十二

墨

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鎗耙狼筈長槍之類皆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後皆細與斟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旣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則因敗爲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擣卽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剿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

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便來使况彼原係土司平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

平播全書卷十二

吳

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譴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彼不知耶卽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回巢尙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自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屍棺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



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眾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闕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

平播全書卷十二

吳

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實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拏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闕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

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啟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復狂逞亦未必然蓋酋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仗爾彼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而請教此不一一此書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爲伊謂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

平播全書卷十二

吳

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勦然兵餉已集自可無慮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雖無恙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垂涎重慶卽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甯耳以永甯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慮今者目



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伎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  
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碎其不即入重慶尤是緩賊  
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  
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  
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  
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  
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  
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為傍  
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垂照臨啟無任瞻  
仰之至

平播全書卷十二

吳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  
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為購即左右鄰比當有爭先取  
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畏之如虎則視之如無  
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剗刈蘊崇之豈可以旦  
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緩其出利用靜繼以大兵懾其心利  
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憤戰者此必不可易  
者也弟不即入重慶蓋假撫緩之俟兵積耳乃都門不知  
便爾嘵嘵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旋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即於土兵及見兵  
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一自募乃為可  
用乎信陵君並將六國獨何人哉斯其故不可知矣昨已  
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異日何以相見也代生  
員書並論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欺其下人  
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為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礮為  
守且莫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冊俱備只以偏  
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劫掠耳須數日後  
可懸今當先發幾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

平播全書卷十二

辛

如虎又往往為賊用他日進兵南北二種將官尙費調停  
須而議也諸可為間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掣肘  
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興等為間而論文已若此若不知  
不誤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  
言之也南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  
退者可亟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  
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語並呈覽未  
見何語豈遺之耶

楊濟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雲而至以天之靈臺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



遠矣惟是廣西狼兵一萬貴州恃以爲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蓋持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渝之蹂躪一日未已臺下爲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督發仍令遣至黔中官帑無一錢戍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害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鎮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

平播全書卷十二

至

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爲害也曹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揚言事謬自貴重以爲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故不敢輕進僕惡其誇詐無禮已叅令待罪管事今卽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爲所誤可爲一笑且聞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卽以此語之庶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真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

卽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賊有何兵妄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笑乎知其方寸亂矣因獸猶鬪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土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佞目下卽東諸俟面盡

支簡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俞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尙未見俞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

平播全書卷十二

至

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強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爲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卽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卽至重慶乞兄早駕陳璘卽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卽叅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旣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



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爲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卽奈之乞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雖至而無餉兵餉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謾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藩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卽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竊爲兄慮之恃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爲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覺驚駭此輩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甚可慮也且只爲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採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因算常願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慶敘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

至重瀘二處宜嚴催之不盡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旣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通省固是有把拏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鐘而致一石且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多則民不堪欲募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竊思之播事一日不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遣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運餉亦未爲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欲聯什伍爲守夫守危事也而尙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樂從可知鄙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爲運最邊播者令出夫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史副使

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四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卽派數責成之此造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亟留意古人云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寬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囑懇囑

轉餉一事僕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醉憂心如擣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聚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爲



不可行明矣今減為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尚  
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  
則費亦不貲昔人云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  
所以寬之者否鄙意若敘道一帶供川南重慶一府加以  
成都之東夔州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  
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綦江募兵應者數  
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  
南投兵者趾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  
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即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  
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即寬得遠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處數家亦是小民無量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既熱心  
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既生心亦多憂此不可同日語  
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  
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乘行州縣且為十萬之派  
而待另文到即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為萬全蓋  
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  
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責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畢矣異日  
有患即叅擊百有司不足以解吾輩之罪也此非細事故  
爾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線織者佳但急不能得  
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

篋兜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為慰若將軍用心  
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為佳若只  
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  
行如袁年王繼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  
耳若人知之傳與應龍而害其家則餘人以為外不足恃  
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扶歡壩之苗且不必令出所慮  
甚是彼小人但欲招出一人即以為功不顧其後此等即  
與監軍道盡言無妨也

平播全書卷十二

五

易按察使登瀛

賊人不動胡又狂逞貴州久不設備只恃安氏而安氏原  
未與賊絕宜其爾也今惟有驅安氏直搗其巢則各路之  
圍立解若安氏不肯亦令揚兵為進搗之狀而後可從其  
密圖之計也不然目下攻城破邑吾輩當其罪他日兵齊  
戰勝安氏收其功則彼且用我而何忠順之有此不可不  
亟與青翁言之也草草不盡

楊監軍寅秋

賊久不出乃突而犯貴州蓋因前日殺其招苗因有此舉  
一示武以鎮人心一通路以度惡苗甚可恨也貴州一向



不甚設防恃安氏顧安氏原未與之絕賊何所忌而不狂逞若安氏肯與之絕仗義執言奉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國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驅安氏之兵直搗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苗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陞賞之厚實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尙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爲鵲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青翁亟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爲無不如意耳賊目把有尙義黃繼之二人者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劄

平播全書卷十二

妻

付幸諭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宣慰能甘心與之借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繼臣更不能爲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爲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當無慮賊也大舉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頗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敵內人不附故虛喝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興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強挾撫其計益拙

其勢益窮矣今川中秦兵已入境浙兵尙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迤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援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既難遠顧湖廣又緩視之龍不得已多方爲之募調計正月中或僅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催糧每告匱骨乾舌敝督策難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亟備庶春間師期尙無誤也川中自餉已難貴州又來告借義在同舟卽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攢終成

平播全書卷十二

妻

兩做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綎近似知罪俟龍駐渝從容觀之以定任使此時吳廣未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尙文自銅仁安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高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卽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興隆之間駐銅仁何爲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堪勢須更換此須各裨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明蓋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槩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盡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



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瀆然總兵尙多未至自  
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甯遲無速甯後無先甯以濡須  
待無窮之機會不以造次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  
功求速逞者望無主其說外刻完賞格二本呈覽內龍所  
題格內人名間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  
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徐僉事

分布事俟面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間世一出自  
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爲淪中兵日招  
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諉曰無此事二道時

平播全書卷十二

委

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來副使

五司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爲鄉導若用以摧堅則  
誤事矣運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露機括也草草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間雖難然此等小醜卽顛倒之亦何害不足  
多慮也進兵路分尙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止宜防守  
合江仍通綦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甯綦江  
眞州眞州則由南川進者惟將少可慮若南北相兼亦尙  
可支持統俟面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閱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爲山甯復是過盡虜不但在吾目  
中且在掌中矣今泄泄從事者旣痛癢不關卽沾沾自喜  
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輩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  
乎煩照此一樣畫二十張各省撫鎮道將要緊者各給一  
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盡給行  
間卽賊見之當咋舌死矣懇懇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諸事在蜀者似  
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淪墨敝至今竟不得其要領黔

平播全書卷十二

卒

省貧弱難過責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費時日楚省則但  
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已具疏言之何濟  
於事來教所謂雖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卽十得五  
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無兵卽雜然徵調止二萬人  
多無實數不足用也今惟恃廣西狼兵又不卽到雲南兵  
亦以夷警未卽來蒙楊之兵太少惟安氏兵可用耳已與  
陳恩言令歸而起六萬兵半守省城半守沙溪他日卽以  
兩路進彼已應允且言目下尙支吾之但有師期卽一味  
勇進不知可信否惟熟察之此卽吾兄所監之軍不可不  
留意也漢兵操練終不濟事不如用見成土兵若水西六



萬廣西一萬雲南八千益以黔兵無慮十萬長驅直搗何慮賊乎黃岑寨膽苗既殘地方阻官道則惟有剿耳即欲撫亦先剿而後撫便宜決策是也乃一不以相聞何耶賊必欲犯黃平宜急備之無忽

史副使

瀘州吏書為奸幾誤軍興法應斬但此時運夫未議定差官一掣則各處震動派夫州縣恐干後至之誅一日盡集夫於重瀘未便也故仍行該道拏處之凡用嚴刑必須立法既妥而後可一切從事耳合江進兵仍會婁山關者此路攻守須臨時乃定以經播州外司之地須其人降順無

平播全書卷十二

空

他而後可議進兵也今但議夫瀘州若臨時進兵只撥瀘州夫往足矣

又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茂諸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而已惟是糧餉可以責之餉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為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幾於千里即該道督水運尙可遙制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為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敘瀘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餉道但催

一省水運俱至重瀘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永甯以至播州皆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餉道有米無夫責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戾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為幸遠者以免役為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妥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聞川南夫至納谿而無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遲諸侯面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動曾克庵公查以前武功成俱有此異

平播全書卷十二

空

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皇山崩應在平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矣已有檄借貴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興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輩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揭內起用二將即以二牌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銅仁一帶兵甚多川人多於此處招苗童元鎮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無已不知城



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卽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卽提之矣鄙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與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佞且發鎮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當從婺川發龍泉但遠水近火尙不相及聞支簡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自爲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息九股路絕賊卽可圖矣弟思之勦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蠢動故也第弟亦臆說若丈見之真則撫勦惟所爲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問廟堂從不從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

平播全書卷十二

奎

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舉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尙遲惟廣西可亟催之五萬餉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遣使催促兵將顧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移安疆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興隆且以千金爲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將施南衛土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援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

數行楚中備之據王兵備言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苗不退者劍當及之想當致死向敵苗或可散而後可圖大舉也曹仁佐持諭帖去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爲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前次犒安兵百金布政司湊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單瓢陋巷之家而欲爲斬將擣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行司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黔此部者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之彼必不敢不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俱不至奈何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

平播全書卷十二

奎

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尙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遲土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疆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指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至渝城終於調度爲便顧川中狗鼠癘疥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雲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路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而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爲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賞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剿則賊亦且以事緩欺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尙得以候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東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賞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冊紙諭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鼓舞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啻吳楚之劇孟得之真隱然一敵國云

平播全書卷十二

奎

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尋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在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蒺藜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興者亟亟爲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張參政文耀

得教知已榮滋爲慰戎馬在郊卽宜視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減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卽爲進兵誤矣汰其冗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爲不是也帥自能辦賊

乃往日條陳原爲賣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箇忠誠外此皆落坑陷墮耳雖然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日惟招誘一節爲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爲內應方妙耳如袁年王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僕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宣諭彼中無不瓦解者然後大兵齊進首未有不授首者也進

平播全書卷十二

奎

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令日夜圖之不日面盡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救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卽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爲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劉參議

川南兵冗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類彼偶一爲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童總兵



逆賊狂逞貴竹阡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量  
裁處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  
咎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偏橋興隆與楚中犄角逐  
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即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  
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  
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  
當至至即鼓舞用之大征在即宜先退偏橋興隆之賊乃  
可從事且以此觀將軍矣

魏參議養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蚤夜圖之曷可遲也賊雖外示

平播全書卷十二

李

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賞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  
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偏橋之兵未集恐其事急衝出  
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連  
綿河不可渡矣永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  
急差人催之又撤浦麻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  
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偏橋乃可不誤陳璘勇將將此  
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勅敵自無慮也此舉所係甚大且  
兵觀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為禱

郭青螺中丞

昨得借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即令原來承差

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猶不通仍須五萬再以

一信來即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  
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童元鎮已參之又以一人守催  
動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  
挺亦三承差跟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  
用恥矣昔會確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若不親到地方但差  
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撫鎮也  
門下何所吝於童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  
如不得已即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偏橋賊決不敢與  
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尙不可保何如如九

平播全書卷十二

李

股苗既破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  
一枝之為害者其餘不可槩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  
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即厚兵以防之而斷賊招  
苗之路尤為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既已無所忌憚則  
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  
陳恩言之渠同日即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  
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偏橋諸處難望楚中乞門下  
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尙於東坡劄大營也然



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蓋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至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進兵平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平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尙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爲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童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

平播全書卷十二

完

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並續到者爲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婺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丈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問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關尙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幫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繼已留吳廣已到川

中似可無虞惟慮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真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裔從投降者纍纍於途惟俟湖貴兵集卽刻期入矣湖省已爲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湖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幸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土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爲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爲之師期必不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甚爲不便

平播全書卷十二

完

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便待也由偏橋至湄潭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爲陰溝暗簽以陷人宜慎防之近賊狂逞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卽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恢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甯入然不能卽至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卽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



耳不得已令綦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砮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尙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卽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卽圖存不死卽求生敗卽圖勝罪卽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卽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併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卽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珙何如乞彼中卽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田東翁大司馬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牾部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入播之三千克圍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會確庵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拏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

九千兩其二萬兩餘眾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爵多虛後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此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款惟聞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爲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直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冊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敢言也龍亦再三開論之渠唯唯聽命因犒賞其官兵令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三

無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廉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綎且懼禍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卽鄙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俟議定當再以聞昨得敝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囑龍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願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肖竊以自銘願臺下無過慮也臨啟惟有皇悚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自龍入渝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明張賞格密行間諜以故逆黨洵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腹李旭者首欲外奔賊覺而盡誅其家又以綦江之事起自婁國悔恨而撻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慮賊惟有圖賊耳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興隆偏橋之間焚東坡斷官道招苗自固興黃清偏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為備而該省直以錢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

平播全書卷十二

書

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即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茲所閱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綦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庶賊牽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慮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更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福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即自蜀餉黔文到即發往返在一月之外况他省乎若

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臺吳廣以二十八日入渝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處行催計貴州之苗退滇廣之兵合即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臺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甯宇公

三通木仰仗台庇幸得罷採此周臺下流惠柔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甚感哉感哉冬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為逆賊所據念之令人髮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

平播全書卷十二

書

之民接踵而至無慮賊矣惟湖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勦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佞標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擾閭閻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銀以給之亦自無多運米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為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興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望臺下不時教之願望願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冬月天乾極可舉事無



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計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鋒而用之且賞格頒後賊黨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兩落水發無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即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况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賜劍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爲行間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青史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平播全書卷十二

美

楊監軍

每得書爲之快然用兵事真米實麵一些空隙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爲可恨若早如吾兄事料理年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瘴生蛇虫皆能爲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蓋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無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招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

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責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牢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蹈播州之覆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斬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童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即陳良珙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爲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遠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青翁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脫巾而呼則難收拾矣尙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鎮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平播全書卷十二

美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勃然飛動乃可使矣矣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第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誓師後即迫鎮道行眞州事猶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馳騫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舉數輩共殲此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卽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暮至沅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議招廣兵亦何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廣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即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况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敵此將軍唾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龍葵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題請兩鎮並得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七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養虎遺患千里畏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爲寒心今不佞誓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誓師發二大將於境

上乞門下亦卽獎率三軍約誓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蚤計萬懇萬懇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甯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土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妄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卽到水西便如永甯刻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說自有賞格這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七

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同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莫擊與土司人看故諭

塘報書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各出以擾之石砬兵已報斬獲酉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尙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鋒少延時日永順滇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慮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憂君父也臨啟無任皇悚之至



支簡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逃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調施州士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調平茶士兵五千往爲之守發川思南皆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發思之勢壯而吾輩之責塞乃可議進取也若石阡逼近偏橋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餉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卽摘萬人以援思石尙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題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

平播全書卷十二

七九

允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肯盡心其所請錢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監軍而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餉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蜀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卽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頃以施州士兵八千援之尙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救發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糴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

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卽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懸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爲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偽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遣馬兵去一路來疲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斃於道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八〇

者因催施州士兵八千來令駐龍發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發川思南有失賊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尙未甚狂逞尙可以保發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稿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爲望酉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牽其擾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



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爲備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曹希彬來二氏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懇懇思仁道此時他之楊惟中不守信地皆理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叅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面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辯自明誰能施其誇口乎若目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既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爲輕重也惟是審時相機早建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全

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爲國亦以自爲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寨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烏有令人悵悵乃知攬先一著之說的爲不誣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爲面談良以爲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憶漫然書之以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題過爲楚鎮守

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爲二合而爲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遙度也今播賊不比倭虜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造逆卽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况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舌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肯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信地應死姑饒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關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全

便是長技矣

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爲賺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

思石偏橋婺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雲敖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腳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爲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慎防



將軍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即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况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 沈按察使

顏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壩易取今已破矣劉經鋪排正如顏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冉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八千人舉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

###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全

只有二三千可見顏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無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為之守思南婺川本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糧略有端緒而陳璘尙以無備為言求緩師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師期正如來教也大約蜀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眾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

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遂可為據也若兵事不解則

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而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蠲免各項錢糧尤為駭人聽觀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錢糧乃無端而議蠲免不水不旱不荒不罷兵不善後胡遂及此炊未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為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嗷嗷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催夫為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俾夜作晝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斐然異議方與

###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全

大事已畢乃為敏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目前也各夫給米原為入山以後蓋無處買米耳若在重瀘涪合則去家既近米尙可買彼甯願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為之未可應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關微公幾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憤憤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至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



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趙二相公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雜然而見天災人禍可為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權稅採礦雜還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揭竿斬木而起者慮不獨在播也夫德隆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如窟鼠穴猶恐不及奈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亟同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平播全書卷十二

全

平播全書卷十二終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明長垣李化龍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為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即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為喜去為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為懼去為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為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為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銘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為辭即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須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士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即令我兵分劄龍泉婺川而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一



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事毫不可推委童元鎮在貴  
州省城遠不可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珙來川中領兵爲王  
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剿  
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  
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  
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

### 平播全書卷十三

### 二

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  
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拏問民志當  
贈廕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啟欲將  
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  
蓋偏橋思石龍葵之兵總之會於湄潭而入關也兵既多  
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  
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  
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  
降之不能降則剿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  
州衛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

期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  
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士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  
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  
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  
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  
捷音耳

###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  
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爲明鑑  
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聞來揭

### 平播全書卷十三

### 三

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  
遷就庶無至債事乃所望也

###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  
在得來揭似必欲即真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  
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  
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  
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印則今之廢閑  
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  
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瞭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為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為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擊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即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歲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

平播全書卷十三

四

之乃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為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豈多礙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為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即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為之大礙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

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童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轂僕為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為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西軍閥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為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為妥將領可用者少

平播全書卷十三

五

正為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即為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為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尙少並為經理之草草

論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湄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剿合行曉諭為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敵行私不受本管節



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卽邀功得避事卽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况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劔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和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土官土兵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六

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髮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卽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卽冒餉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

死可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白胎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卽可收若不眞卽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豈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七

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况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卽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搏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



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日且欲直到海龍國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屬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助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為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 趙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八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婆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即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擣策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婆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拏問即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這一死矣賊既歸巢令各邊處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

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啟皇棟

劉總兵

報首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即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為之防耳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為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平播全書卷十三 九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為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即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即有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即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籠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即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



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日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顧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平播全書卷十三

十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攖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珙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湄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掎角今

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湄白泥一面合平越湄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割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剿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即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即免殺或

平播全書卷十三

十一

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應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圍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圍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劄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即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攖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剝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



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為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亦足以自守矣今惟

平播全書卷十三

士

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即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即不復亦無妨於進剿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虞餉無誤兵行為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為之憮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尚有一月永保之兵即加調

者不能即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尚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為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興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為一即此自足平踏播州况此外尚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為之快然舊器即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相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

平播全書卷十三

士

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圍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為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同字想俱入覽此不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真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





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  
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  
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  
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當謹其後耳軍中相鬪常事何  
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  
但餽餉不乏卽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  
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  
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略無一言何也運道

平播全書卷十三

古

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既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  
相聞廬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  
既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  
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卽可受之聞羅剛欲出  
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差人俱拏去是否並  
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  
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尙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  
不可干也奢世績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  
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卽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  
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

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悖大寬平靜以  
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  
勇足錄而褊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既督一  
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  
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偏蹂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  
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卽見教掣回毋令生事事生也  
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  
營而換以次者守五畝其陝兵卽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

平播全書卷十三

古

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  
兵來卽令領之策應秦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  
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尙未知永甯如  
何敘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聞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敦吉爲賊所欺幾致大劫可爲痛  
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卽招之人亦不應况勦  
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填山料彼眾不能四五千  
而袁蓋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眾彼此夾擊卽可掃  
清矣幸留意焉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做上習以為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叅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誓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即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為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六

後奈何前承教即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為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拏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即當之只有死耳今即緩其死亦不為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既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為要多方招降但

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為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為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為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承保兵俱調為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承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為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為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七

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騁騷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為買本色而近尚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叅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慮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為黔亦為楚也倘兄不以為罪則幸甚今師期興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首則幸甚若不即結更望修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即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福萬世之



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真心投降納妻子為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真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真妻子或即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即當殺之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即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鎮恐致誤事幸留意

平播全書卷十三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罷兵之理兵不罷則糧不得不處即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佞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漕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為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圖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為囑

內閣沈相公

六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即不才豈不知威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論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為劉綎童元鎮大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為水西敢不祇領但擬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為可用即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啟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

平播全書卷十三

九

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懼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即真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尚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為利不以為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



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共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卽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虞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卽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旣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卽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

敢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尙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願烏合之眾尙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差人而泣數行下此曷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羅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者來必不肯認此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餉弟直答以已發蜀餉足爲二省解紛矣陳良珙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器火藥斧鉞之類皆從蜀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般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旣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骸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戰可爲一笑今日聞賊拏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真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報之想其有夙約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缺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隴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鄧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婺川親往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坐營私卽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猷爲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糴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卽具文來叅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此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眞州金子壩之兵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土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卽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鳥銃百子銃者卽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

江津知縣陳大經

枿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卽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眞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剗點脚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卽隨劉總兵

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訓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言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遁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况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尙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眾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縣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主持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卽日得報枿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綦江路接打羅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誣也宜百分謹慎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眞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銳厲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纔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甯可謀為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徇小水田為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

平播全書卷十三

雷

以向之必須厚為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即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甯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為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既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

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不恥不畏不斬真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真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真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珙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慎無為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參議

平播全書卷十三

雷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既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哲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國上安得有真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真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母人皆知之即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即不出亦必不為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為哉步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入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



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尙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  
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  
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衛該道餘募  
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  
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尙冀  
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  
黜之以警眾王塾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  
克順卽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  
奈何奈何

又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  
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  
否該道又不在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  
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  
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  
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  
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  
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卽以合江  
將領將之令彼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  
路通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

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  
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  
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真母柱之賊不知已掃清  
否尙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在爬頭等九壩莊等  
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樵梓驛者則貓兒岡點脚壩必須  
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  
羊水爬頭等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割點脚  
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  
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  
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平播全書卷十三

毛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  
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摧鋒之士能  
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  
士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  
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  
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宋承恩原為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真所謂以  
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  
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  
水西發兵否彼問遣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  
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涓潭為正以李應祥一  
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  
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  
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毓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  
到否師期久過急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  
州去之甚近兄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  
計已無不至此後御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  
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  
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  
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御計應給之數大約  
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  
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  
又可至幾日止日日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

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  
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為畫一之法行之一  
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  
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  
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尙未報到二郎壩何况幹壩何况  
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  
是諸公落落永甯設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  
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為急以見教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卽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  
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卽撲滅之如燎  
毛耳共搗巢穴削株掘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尙方之劍調  
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卽不佞無以自解况諸  
公平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  
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稟稟乎

論水西漢把陳恩

論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為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



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承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凌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睿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卽宜防之若元睿者變詐閃爍卽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

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狠兵不知可否承順兵雖強尙恨其少若水西搆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尙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綎將綦江路叛日漸已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掃清真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支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荆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遡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卽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爲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



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既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耶壩分爲二路表裏夾攻巖門關下之更易卽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聞王繼先畢竟不殺爲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尙不足自衛也如彼隨營意懶卽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發者卽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尙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嗷嗷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卽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卽押之重慶庶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同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劄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卽留一二營劄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首笑士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卽可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貴州張監軍

承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入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



觀之耳卽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卽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卽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埽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埽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鬪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 劉總兵

初聞柝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宜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爲牛酒之需幸擇

###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

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卽日漢風東南三軍淋漓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同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罷兵息民卽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卽有誤言誤聽亦不足較計

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

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卽有增減任之將官惟

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

永甯至二郎壩又至巖門又至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

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

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

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

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

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

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卽巡警盤詰亦不足况防守耶土同

###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

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卽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卽一面查

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固楊應龍從來

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

知之而據國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卽今吳總兵

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卽使付

之分兒彼正攻圍交兵還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

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



父子故為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期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即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即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即可無虞即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劉總兵

柘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蔡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零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既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為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既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尙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為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眾為政四

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塾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為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為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掃白泥將軍尙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巖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會否歸降吾日夜望之服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嚇我糧夫



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埽白泥有報矣

###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即賊不足平

###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同卽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害進兵路道冊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 劉總兵

卽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

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眾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於侯後報

###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具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尙未也卽具文來叅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叅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遂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

###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埽盡便可劄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



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為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  
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  
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為之出餉弟只恐土  
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  
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  
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  
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  
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  
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蚤發為感

洪副使

平播全書卷十三

早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鵲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尚存狐兔  
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福觀望  
之禍開譬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為讀書能  
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  
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為有無彼即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  
撰者也安氏自不為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  
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  
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

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綦江之虛可放  
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  
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劄羅古地與官兵  
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  
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  
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勅敵也劉總兵  
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  
兵取江津問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

平播全書卷十三

早

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既在婁  
山則宜合力攻退方可分為奇正長驅直擣此機萬不可  
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  
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即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  
芳威如未到即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  
村俱降嚴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  
不可不為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  
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



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者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逡巡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卽刑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平播全書卷十三

望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剿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土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驚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剗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綎接戰兵敗痛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

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鼇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

平播全書卷十三

望

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卽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尙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柎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蔡江路不可不厚



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也彼需浙兵爲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卽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旛卓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爲之惻然動念焉願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爲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爲鬚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

平播全書卷十三

壩

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腳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接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

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日行計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擄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土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狼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

平播全書卷十三

壩

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卽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鸞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尙未肯卽出總之縱不卽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尙長吁云



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即留之此處事甯放歸矣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為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眾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即龍分布之意亦以為然乃既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虜况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成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為賊用命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即投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

平播全書卷十三

望

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為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綦江者為劉綬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綬為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尙有傳其殺賊子一名以棟者恐未真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蕩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搗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即與

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綬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驥健未嘗領於官也柘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赴鬪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眾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尙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即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

平播全書卷十三

望

以耳水西跋扈真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唇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為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鵲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但責肩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尙可圖之曹



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劄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甯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圍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卽劄巖門關矣南川向聞劄清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劄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

平播全書卷十三

吳

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細打袁登是實蓋聽委民之譏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尙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尙欲於關內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尙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同衛爲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軍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

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茶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釐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平播全書卷十三

吳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搗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尙未報抵關則此一校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劄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卽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眾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遙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酉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事則是以酉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尙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也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

平播全書卷十三

五

不宜爾也劉綎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卽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甯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卽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焯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鸞尙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

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卽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洵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卽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纔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剗巖門吳帥志欲凌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尋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焯若是真降卽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

平播全書卷十三

五

應劄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埽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尙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爲



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偽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已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已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偽自見矣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一賊若上國即分地屯劄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埽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埽七牌入關擣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為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

之

貴州撫道

自進剿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為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剿四牌以為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剿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即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為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即事成亦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尙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啟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巖門甚為得策今聞又以



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  
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  
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  
人之充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尙方  
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  
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  
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  
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

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  
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  
此意不然則以間道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  
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  
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  
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  
木之眾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箠撻  
之此宜削株掘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蔓難圖也此中兵

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  
子尙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  
爲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  
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卽所自爲兩廣計  
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  
之銜恩戴德甯直不佞卽三省吏民家戶祝之矣黔人  
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  
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卽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

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  
虎子尙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  
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  
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  
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  
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



已十三日矣。擬誓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尚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檳梓。何況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尙方之劍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論。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真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炤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逾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矢心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卽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衛。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細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甯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尙氣。昨聞袁整來降。細之一繩。彼頭目也。既來降。何必細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



爲要緊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懦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爵矣恩惠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日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爲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爲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爲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甯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爲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

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擊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壩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中樞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尙能以奇兵擄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卽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磊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奪關



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叅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拏治之卽行文矣晉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遲奈何

平播全書卷十三

卒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尙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尙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况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卽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

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同衛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况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尙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劍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

平播全書卷十三

卒

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真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稍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造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卽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應



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償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譬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享之何況艤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同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土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土兵謝道卽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

平播全書卷十三

空

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遺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旣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同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卽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問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

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治糧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尙爲可慮蓋糧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卽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償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

平播全書卷十三

空

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巖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眞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已下人



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尙遠卽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綦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爲慮無不亟亟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爲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壩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

平播全書卷十三

奇

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穆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卽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尙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天之靈旦夕滅賊爲諸公列敘勳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

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夾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翦滅此寇尙可與板角之師爲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穆炤猗猶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

平播全書卷十三

奎

慎用之但此帥太慈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甯之耳質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梟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惑哉已再與商之矣瀘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眞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恩恩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擊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後入



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俱看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脾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卽當盡法處之追卽罷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

平播全書卷十三

矣

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卽抵婁山蓋移招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慎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土漢兵只得隨之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辱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

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艇戰後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衛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

平播全書卷十三

矣

臨敵易將真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真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敵不勝皇悚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卽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土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進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卽當親自責成裨將鼓舞土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



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賣土司所愚而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真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衙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平播全書卷十三

完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會爲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恕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卽人君不可而况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土司愚將軍賣將軍耳

今各路已進逗遛之罪將軍自當之卽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土兵俾之搆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卽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割温水是三月以前報卽楊朝棟之兵自温水出點脚壩戰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尙不敢出合江况今日乎鎮雄兵既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平播全書卷十三

完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眾心故慎之又慎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剪草除根無留禍種來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即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眾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掣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為痛恨已行拏解並行李帥渡江合

平播全書卷十三

平

營矣惟是陳帥兵既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尙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尙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尙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為備可也困獸猶鬪况酋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眾只用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己若只以姑

平播全書卷十三

平

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為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為主無為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搏四牌是為黔中掃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真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為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尚謂國有人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枵腹應敵即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之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即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即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為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為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日

改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真米實麵一毫空隙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推一兩月即可了此若稍有同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他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屋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劄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錦之兵為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尚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尚能養成

平播全書卷十三

三

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先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為所給是否果爾則安氏真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擣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且佯為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為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為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為必勝之計此亦未為



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成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葢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尙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劄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給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推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賊賊誰非

平播全書卷十三

蓋

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今入關在卽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埽清羣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慎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童將軍商行之賊所苦

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技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聞有眞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同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勅敵

平播全書卷十三

蓋

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慎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尙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肥水之戰次序一呼尙能倒戈况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一關上仍宜劄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一真人宜駕馭之勿失其心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

即水西兵亦宜防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圍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圍可擒之矣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平播全書卷十三

美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圍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慎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况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即當上圍矣張漢清鹿罕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為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為備莫但靠鎮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吼灘一路以遙為聲勢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劄大營屯

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慎防之即穆炤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輩方可信耳

楊監軍

烏江之事可為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寒土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為計且以消其邪心即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平播全書卷十三

老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筮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即如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為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為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鄙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為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為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衛世有此



理乎爲陳帥言不佞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卽以  
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綦江路來二日  
卽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卽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  
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卽渾身是  
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  
扶持若與之爲讎是讎國也人臣而讎國可乎龍泉路雖  
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衛八千  
兵向日黔楚皆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

平播全書卷十三

夫

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卽滿以後仍須楚  
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卽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  
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  
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旣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  
鄧侯之功也路旣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  
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衰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日卽今年監

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卽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  
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卽  
此人復遣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  
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  
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  
彼窺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首且  
上國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爲要貴竹人議隴澄謂  
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  
若然則鎮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  
如此則西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士兵矣要之事自有機

平播全書卷十三

夫

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  
反感者也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敢不援猶有  
狐兔之心今卽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駕馭  
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  
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  
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堅其說  
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囑以必且爲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爲  
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憚天成須



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賊關外之令不甚行卽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鬪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集無戰則不可曉耳詳其意蓋以勦給我以助給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爲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全

惟力圖之草草

朱芳麓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問得教甚感感背水爲陣兵旣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土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餓已破矣卽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卽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咎土酋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

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木蠹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卽囑各將謹備之以鄙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爲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強弱爲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臺下以爲何如

郭青螺中丞 朱芳麓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卽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卽有善爲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遠巡不進云奉臺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全

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半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一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聞壩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寬之於法乃可用眾臺下以爲何如水西兵原調三萬近有壩土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爲兩路餉皆不足



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為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學多方募調工食即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是如此方為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慎一日自可全勝圖之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目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患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全

雖揚帆把舵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即多費無妨若糧乏而兵同即積金如山何益乎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葦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次骨矣昔有築蜀城者眾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為之若合江分去米無多

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即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為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為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為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敘功乎但干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全

言萬語止於免忝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忝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即本路扣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微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



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敢不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卽隴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三終

平播全書卷十三

全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札

明長垣李化龍

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為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尙多想巖門尙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為巖門路小等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况六萬之眾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眾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一

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劄互為犄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為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為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為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卽令與川



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真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埡柴山壩乃自關上關大道今賊俱在關下我便當倚關為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刻日夾攻賊必上關矣若白田壩今

平播全書卷十四

已為空地到彼何為且已為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陞賞乎今大兵前劄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埡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劄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即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為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

便執之以欺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好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論文以解其黨為宜慎之

吳總兵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攜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箐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即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為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即死的亦未為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

平播全書卷十四

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陞級劄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慎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尚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即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



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卽有少者或顧補或拘喚尙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早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尙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貳股實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爲限蓋令之消磨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卽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卽交米給與回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早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干緒萬端須理會

平播全書卷十四

四

有頭緒尙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尙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雄兵聞騷擾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同卽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被雖報賊數萬問來人

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銳破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劫敵哉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割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幾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

平播全書卷十四

五

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迷爾崩潰可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亟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土司觀望之心自息卽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馭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讎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國已克七牌盡掃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



之食卽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酋上國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卽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

又

運夫如不足卽當增募事已至此卽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逃罪然何益乎願以不佞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

平播全書卷十四

六

盡究而往者未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勤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卽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償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卽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熊參議宇奇

兵入關矣賊上國矣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而過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穢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國圍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衛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七

兵已入巢賊已上國計當不日投首今將攻圍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圍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柞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大將軍滅虜破裝至近國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聞圍上有一水關賊先開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衝之不可不防

一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造次取信須審問明白



嚴兵闔下令賊黨俱下驗視真的方以為據其妻子親族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拏獲即宜處決以免為害即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關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應為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攘除不准算功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國上公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資登記明白造冊呈報仍即封鎖撥

平播全書卷十四

八

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真州即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今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人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掃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既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

然快然聞兵已劄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慎彼即上圍猶恐其下衝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櫛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為急此時想與綦南二路犄角相應矣師克在和望三大將如樂之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償以後或可不誤綦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借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

平播全書卷十四

九

觀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為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為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事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應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即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即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



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領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卽推算其糧一石蓋卽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寘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雖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掃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闢入所未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怵

平播全書卷十四

十一

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師初入未卽合哨賊輪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圍夾攻賊卽不授首亦必上國不下矣上國則終歸於盡但蚤暮之間耳惟是九仞爲山功在一篲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爲我用也尙俟嗣報統希裁答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

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尙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爲賊戮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憐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卽令民間私幫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遁逃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國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

平播全書卷十四

十二

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願以鄙意度之此三國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挫銳而取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爲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備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爲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達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願兵難遙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爲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爲招然此三國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即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即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即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慎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聞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為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賊襄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為是將軍害陳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

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為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為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為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人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劄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茲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為人所賣也穆炤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為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為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為獮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亨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為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卻之同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



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伴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卽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損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

平播全書卷十四

十四

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卽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矣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全支三斗若

合江路漢兵多卽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不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零賊斷糧庶爲有用急行之王塾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卽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事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賓與晏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渝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他想類此可一查之聞晏

平播全書卷十四

十五

慶潤旋招補卽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卽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眾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尙攻長坎等國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



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出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即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國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困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易也既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

平播全書卷十四

去

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圖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甯羈之無使人關添賊勢亦未為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目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國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土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為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為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

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露宿何所不可不必為之經理為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棊合二路劄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棊江路而糧即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

平播全書卷十四

去

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為諸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為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為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堙之敗頗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尚不能滅賊若一有人言豈但為沈尙文已



乎彼所畏死耳願死於敵卽死猶香死於法卽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况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酋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炤黃三輩皆爲之蠱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廳可密與言之

###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圍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尙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能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尙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投降書而兵卽隨其後受降宜慎若言首降並其妻子

### 平播全書卷十四

六

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酋非圍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爲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童元鎮昨弟尙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吾

兩人之稿而隴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帑藏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烏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奸功若說破則不敢矣聞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固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掃四牌七牌彼旣建約今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跋扈不下劉純何以處之敬請教

###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七

###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尙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擯則湖貴卽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已而反矜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卽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



第近日似以深入為悔反謂我愚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為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敵血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警之令以公事為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叅之矣糧運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茶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炒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叅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檄以巾幗為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為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為二帥尚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為悔乎聞入關後裨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叅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啻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謬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滅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為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

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圍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謀圖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尚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為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以尙方行戮而後得罪豈肯為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為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為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口與腹亦肯算為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餉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冊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為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璘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國不下反礙入關劉帥縱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為賊所襲子營衝裨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為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叅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卽至已行令茶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擊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叅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冊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

###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楸之敗不無幸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營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爲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誚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幸留意焉

###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土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馘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卽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旣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掇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裏氈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况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

###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甯爲將官任罪必不黨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圍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卻日日撓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圍如籠爪苦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



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譏訕安得令人樂為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論之今令守道去監之敵血為盟但其到尙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國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圍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為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冗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卽死亦甘心况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卽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兔決西江以活輟耐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僧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碁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同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

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鎮雄兵已發回陽為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自樂歸又不為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晏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鸞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真羅剛已為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圍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為但求早下七牌既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圍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平播全書卷十四

五

謂首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圍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涓涓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通誅今各國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餽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承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減其兵兵須將官自為盈縮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國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倚前角



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國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為絕交此其所以為水西也若興兵之初卽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土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圍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尙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為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 平播全書卷十四

美

###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為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干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為狡乎既三日可克卽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相和師克在

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國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責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既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為便卽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 平播全書卷十四

毛

###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卽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甯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應日與箴之可也師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卽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



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梯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為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為該道到彼可  
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歃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  
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為八處屯劄定為前後夾  
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  
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為請本部入營親觀取賊之說者  
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

平播全書卷十四

无

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尚能識時勢也  
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  
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為然此乃間氣所  
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况今日乎烏  
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尚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  
耳劉綎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綎恥其先  
潰亦以安氏為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  
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

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  
賊已為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固上耳安氏初以無  
糧退見川兵勝復同攻國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  
貴州近為安氏敘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  
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  
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國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  
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  
三日不完期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

平播全書卷十四

无

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  
法止將賊賊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為上斬首次之若賊自  
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杳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  
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  
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  
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眾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  
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國上檢視賊之



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 郭青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圍下乃猶徇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國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國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眾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徇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

###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為我盡力以後敘功望無過於為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 梅同知

前該廳議只算數責成州縣官而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責州縣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繁須胼手胝足為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即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

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永甯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圍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圍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為得也望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為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為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即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為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宜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即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



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為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為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日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為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日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為得之今賊已上國國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馴惟有劍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國既破此時尚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國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國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國乎施州衛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劫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既入關則

偏橋龍泉合而為一兵可四五萬承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國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國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國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國下諸道鎮同日而語也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勦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俱重傷但土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為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眾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國任官兵殺爾矣眾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國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國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國下周圍之子國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國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國然



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為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世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為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簸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固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為我害即佳况且為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國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為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衛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妥當以七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為便也

一五司為禍之首已為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除剿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聞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與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剿殺外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為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同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蓋安鸞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為庶民又非初議或援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衛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為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國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尙未知諸人意向若何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擒斬應龍者即承其爵土之說原為未動兵時彼能自己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與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國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濫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



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縉石中丞

陳帥攻三國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清計必入關攻海龍國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篑矣關外尚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即當呈之院道移之土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為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為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

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譬曉之自到之日即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密言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為法禁乃可不即違行一檄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平播全書卷十四

三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國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國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既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眾即海亦可填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剛之乎即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既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



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罪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

### 平播全書卷十四

天

之境外即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巖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敘矣乃今久在國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許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敘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即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尚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敘不敘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即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圍旣以書約二鎮旋自背之

具來稟帖可證也旣背之又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鎮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勳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鎮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質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 平播全書卷十四

天

### 劉總兵

旣各鎮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卽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



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戰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敘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賜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卽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負人不必苦苦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

平播全書卷十四

罕

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諭宣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隴澄近日報到母氏固之戰尙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回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回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謗又起

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回原無失利之事爾兵亦不會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蔑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陳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尙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毓臺中丞

平播全書卷十四

罕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回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砧似已無足慮矣尙有慮其逸出者有台駕與鎮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况勢不能逸乎援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卽此中穴兵亦已漸撤若窟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鎮守旣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甯爲一鼓



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蔡南兵會攻賊圍未至此何說也既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既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尙未發兵至十八日早蔡江發兵永合聞礮響方發兵纔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國在營親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歸至養馬城遇蔡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蔡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蔡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

平播全書卷十四

聖

十七十八皆在圍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六十八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擢髮不足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責成尙可鞅鞅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倣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擔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卽本部不得善去何况鎮道又何况以下者今該路惟

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二義蓋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冗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給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

平播全書卷十四

聖

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閱曾確庵公平蠻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書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尊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藥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懦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零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尙有降理乎永甯駕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



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畢竟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綦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囚長智事人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為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為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為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慎之慎之

平播全書卷十四

罽

三省鎮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為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

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仍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癯老幼孀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

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敘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即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即將川兵分為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為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即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即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即令進攻之兵帶同時棄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又一法為小木牌書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國路令執出即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即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真偽也

平播全書卷十四

罽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為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

一後路既可填即宜填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填各路兵即助而填之亦即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既不能填而攻之又不能與眾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愚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為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即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况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  
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面行一面報付  
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  
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尙無他  
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卽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爲易  
吳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  
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駕馭之如以黃濟漕得其利而又  
免其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尙

平播全書卷十四

吳

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  
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逡巡關外一步不  
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尙不如應龍養苗尙  
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劔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讓信地事者此軍機事  
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  
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開荆  
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入莫若與之同攻  
該鎮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

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  
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望和若自己欲專功欲  
勝人而望人以和誰爲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  
官大於該鎮爲鄉望若要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  
居其上以爲敘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  
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  
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  
之去人誰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  
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  
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

平播全書卷十四

吳

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  
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  
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國無能  
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  
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國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倏去  
倏來之人而營中人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綦江就近  
調度耳乃人人以爲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  
此當由綦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卽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



他乎邇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說爭功張監軍一言面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既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即別路為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猶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顧為便耳

江續石中丞

賊且滅矣尊駕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望吾兄就近嚴催之

平播全書卷十四

吳

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尚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况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爵土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即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圍乎妻子即得保全乎爵土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變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

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掃削株掘根永遏亂略方為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尚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為主且受其累夫與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為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請降名耶

平播全書卷十四

吳

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鎮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真猱羅無幾又為隴澄偷去昨李萬賓之兵至永甯猶欲於餉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為圖至永甯誑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鎮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



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徇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願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即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匪一亡國之酋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即愚如應龍亦不爲此况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計安氏兄弟但可得首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潛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獵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令時

平播全書卷十四

辛

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誘又紛然而起即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國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鎮道到彼封府庫禁搶虜第一先禁獵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願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即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同土

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鈴束今彭元錦已同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國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

平播全書卷十四

壬

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圍無不破國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拙速之局豈能變爲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警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玘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蓋此兵



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被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屬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叅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為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即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便頭頭是道耳謝

平播全書卷十四

五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為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為搭橋之用甚便兗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即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即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即借營中土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

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為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即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騎捷正可用以攻國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謀事至此真可恨矣所留兵即隸南川哨給餉用之國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蓋問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軍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為宣慰彼甯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

平播全書卷十四

五

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為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纔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雨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叅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叅之今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擄靠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敘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尚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疆臣劉挺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氏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彼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及况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蔡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真是可了而老諄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十日了之已出意外况三日乎永甯原自為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圖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尙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亟語之無令以身試劍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鎮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為此公同分派信地但被打一塘報耳故即行遵照其後二道眾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為

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眾人之分布據彼剛

愼只是專已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為也今二賊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察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為崇亦地方劫運可明目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搶糧可徑處之聞各路糧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即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國不下初僕以為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即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



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為賊所愚業已債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即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為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平播全書卷十四

美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為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利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即生猶死所不即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

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為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顛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為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拔廂既安木城拔廂即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甯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專功妨妨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為之用蔡守儉人也

平播全書卷十四

美

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慎之慎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國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綎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為我用劉綎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為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為賊用遂至延遲罪真不容於死廣從來剛復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即食其肉龍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



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廣後人心當爲振厲卽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卽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卽告亦必不淮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卽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卽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卽行道聞之亦當心死况以身當之乎伏惟台鑒

平播全書卷十四

美

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况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泰黃七等卽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卽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眾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

功愈爲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爲正以約爲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卽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卽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爲之但火起卽以爲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盈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惑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卽取金堂令赴營爲之矣事已至

平播全書卷十四

美

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卽交代尙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圍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圍下一籌莫展要之圍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卽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卽可爲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



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鎮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尙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疑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卽好爲遣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真是無可奈何願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尙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

平播全書卷十四

李

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賣之米少則大將攘臂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卽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爲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師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卽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既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固我勢方張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旣固我力已疲卽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子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誦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伸私說其心尙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誣也今惟一而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圍自無不下攻

平播全書卷十四

李

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攻城營冊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固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披花紅銀牌迎之固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願可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尙得襄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畫餅



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掬  
土掩化者卽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  
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爲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啻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  
養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  
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敘錄  
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掄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蓋一場辛  
苦尙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  
不干已彼不以敘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

平播全書卷十四

空

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  
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  
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  
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茲埃  
茲埃

陳總兵

公移用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  
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戴以後可無用此矣所言監  
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  
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

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  
有乘本部院侯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尙能  
爲諸將敘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小營也必且護其  
短而暴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  
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  
敘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  
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尙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  
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卽唾面亦  
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  
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

平播全書卷十四

空

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無功而人無  
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眾一散  
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  
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  
圍中間月日可盡日無糧否卽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  
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  
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  
本部院計卽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  
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尙恨聞之不早  
運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更番者數矣  
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  
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見播州垂亡喪氣而  
歸非晏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尙當捶死可密圖  
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卽發鎮  
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  
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

平播全書卷十四

奎

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爲通賄二字夫爲通賄而  
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  
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  
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卽蔡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  
軍稟帖曾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爲此何足辯五十  
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  
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蓋聞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  
民司仁愛等往來圍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  
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  
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

前失機誤事及捏報飾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  
待蔡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日田氏果來觀釁而  
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  
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會稟  
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  
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置之不言而但以受降  
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  
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禁之者誰  
也既請各路來又喚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  
甯直各路卽本部院與兵部賞格及歷來明旨何嘗無受

平播全書卷十四

奎

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  
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永合路獨從後攻  
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橫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  
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  
草爲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詆高推官已非雅  
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魎魍魎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  
之威虺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  
體統乎吳帥動欲殺人該府動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  
哉惜乎其不加之播首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  
才然三尺之法典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



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喝神罵鬼則溺職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是則可如以爲非是則請更伸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趙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尙不至此時然使劉綎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卽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顛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

平播全書卷十四

空

狼之慮自圍圍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日姑以避嫌明心實怵於兵威虞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圍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尙有後憂今聚之圍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圍問以語言但係苗音者卽殺之遂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尙費搜尋尙延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爲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尙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圍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尙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

統俟嗣報惟是龍日來國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啟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爲奸細所惑如落陷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爲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

平播全書卷十四

空

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敘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敘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資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事所不慊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屬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哉聞



此子勇而好鬪豈今方為亂兵所殺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為竟失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擒獲者即應解來矣賊之家資盡入貪弁亂軍之手可為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賊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即以爲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情地敘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圖下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即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同同則難結也留兵不

平播全書卷十四

突

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即撤去無濡滯一日即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奏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掘其墳藉其山真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子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為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另以聞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敘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即與之

偕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顧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尚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誤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尙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綦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綦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

平播全書卷十四

突

故麾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綦南也攻雖分日然劉挺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即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為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為有罪乎國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為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國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為之遊說謂國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



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呈則今日尙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誡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爲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爲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爲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爲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敘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

平播全書卷十四

平

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懿美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好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圍滅賊昨恩恩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資履行上國卽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尙有遺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

事尙須兩月既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回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涇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真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

平播全書卷十四

平

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變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尙須二三年費尙須幾十萬人尙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真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涇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真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真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



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為州者以草塘甕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為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為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為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訃之前一日已秣馬

平播全書卷十四

圭

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為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綎三登牆而三墜尙不敢退懼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固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為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鼈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富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真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愈病愈病愈哀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

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為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今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真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虜掠何川中土兵數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土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為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鄧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為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

平播全書卷十四

圭

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土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婺川尙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 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

理齋 王晴江 汪登原 劉用齋 劉右川 曾

景默 六中丞

頃以逆首為孽震動西南倫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霆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追



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  
言陳謝瘴鄉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  
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孝獲罪於天延  
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苦口占言無倫次統乞台  
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圍之  
後劉縉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謊不以爲憑欲待三省  
鎮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  
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眞恐太遲且參驗各報大同小異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  
之詞仍少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  
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  
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  
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觀矣至疏方  
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  
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  
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縉擺步撥多  
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圍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  
早湖廣則到圍不久路生而兼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

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蜀道將忌功則無此事無論  
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卽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  
至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圍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  
散只得齋同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  
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  
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  
皆自以爲功卽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縉繼之况其他  
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夫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  
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  
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

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縉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  
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  
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  
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  
宜詆之也陳璘恨之人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  
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  
違節制欲槩泰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入總  
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  
爲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敘功一節自有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



一己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為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齎本折以供之者甯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鎮之功為一己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督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淆亂是非則必叅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賊潰乎又謂查

平播全書卷十四

表

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卽自願為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固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尙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鎮塘報總類為一報送之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冊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

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覈之弟前實以搶財事欲叅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為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真可恨也

史副使

破圍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真正卽徑

平播全書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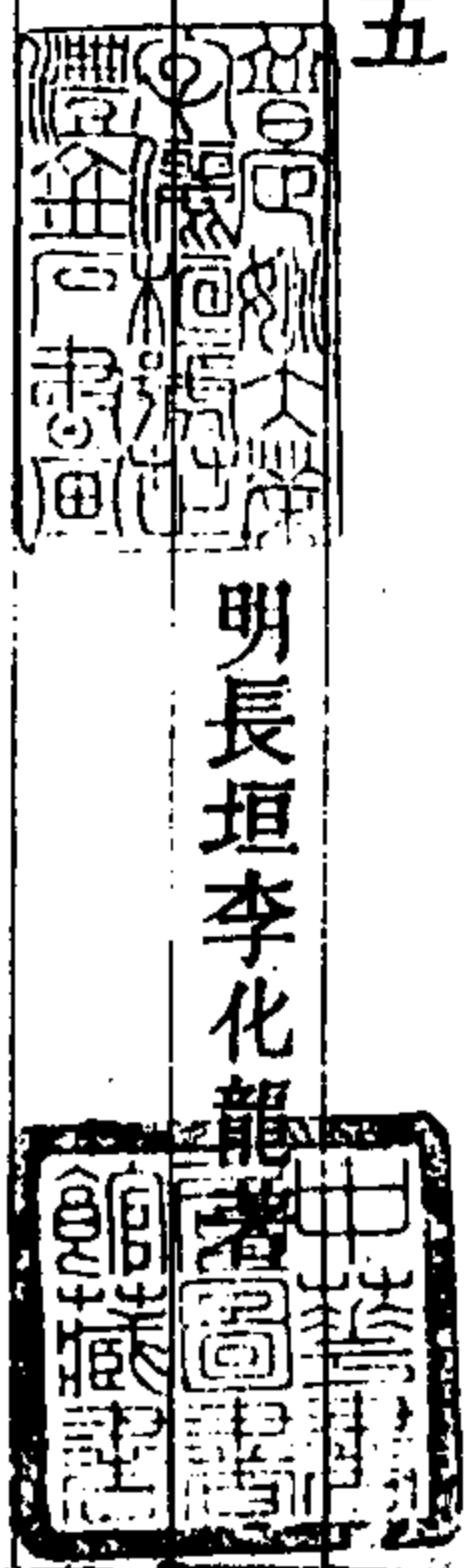
表

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

平播全書卷十四終



平播全書卷十五



批詳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劄安穩詳

批土酋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土兵徑自調遣應動錢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酋手書其情詭詐由

平播全書卷十五

詳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敘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繳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割穀攻打合江縣照驗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繳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獲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微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眾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為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箭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刻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鼓舞兵將相機戰

平播全書卷十五

守事完分別功罪以憑賞罰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永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西陽冉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冉御龍向來感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剿播酋今正其為國宣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聞別加爵賞水西兵亦督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遣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卽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卽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某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酋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預備豈能一呼卽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遠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爲主今賊尙未至宜差人密偵向往往事事先知早爲之計一應情形不時飛報毋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酋取要饑民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眾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

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酋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嘉寵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具文爲詞差人往返窺探虛實更爲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卽有齋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爲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四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卽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宋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爲勝算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速發兵將刻期來救援由詳

批某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暫退併工加修務爲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著實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敘馬瀘道呈報岡門堡被焚合江難



劄眾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堡畢竟何人所焚仰道查報逆首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爲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爲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請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犯人周華等招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戮殺人如麻乃叛華卽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爲哉今卽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今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驗發重慶

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未見呈詳何也卽賊在近地亦宜一面行事一面詳報况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播首修建倉樓由詳

批逆首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肆我可知仰分布兵馬嚴爲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雲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爲處還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雲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黔省工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六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爲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爲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爲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豁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茶江被楊酋破城擄上營蒙差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首保職歸城卑職含忿莫伸與酋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由詳

批胡順堯敗軍之將也不戰死而生降逃法爲幸乃又求討俸糧又求來標下至云得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



龍之頭不知當日秦江二驍將三千戰士彼何束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細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等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患病致仕詳批近以渝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共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信地在肩明

例為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舊視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為大將誰為偏裨某兵倚前某兵角後仰議妥通詳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總兵劉廷呈舉薦副將吳廣遊擊楊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七

廉等皆職習知其人謀勇作用足當一臂者乞取前來分布由詳

批吳廣已為本部中軍不日提廣兵到此其楊廉等一面咨部及移文各院守取訖仰該鎮仍星夜前來即今調到兵已近四萬攻雖不足守已有餘須分布嚴督防守無患而後可圖進取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劉總兵呈請於東征得勝兵內選募精壯五千備呈本部彼見播事稍甯蒙劄內開候請軍門議處自入關以來並無糧餉乞速賜委官該州給散俾得兼備隨身衣械以慰枵腹之望由詳

批東征兵素飽厚餉且行糧至九月乃終今纔八月安得費盡大敵壓境明旨屢催急於星火而該鎮欲暫止荊州練兵此恐不可聞於鄰國亦不可聞於都下也已行布政司解銀六千兩前去仰作速提兵前來勿令傍觀者再起別議此繳

一件軍務事石砭宜撫司申稱奉調土兵三千赴重慶城西劄營乞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搆巢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富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

平播全書卷十五

八

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砭宜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并請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煩稟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捐貲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薦於朝另有恩異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黃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警想尙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禦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眾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卽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辯並無助兵楊酋爲虐由詳

批安國亨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怒積怨至死不忘若楊酋得志安氏豈有安枕之日哉助兵之說的知駕禍本部院原不深信據申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冲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爲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

平播全書卷十五

九

益遵照近旨竭忠盡節懋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曹希彬呈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土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由詳

批曹希彬以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佯爲不知捏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爾曹何爲畏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慮賊官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畏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叅提拏究

一件利夷殺命事思甯府申報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

批賊勢如此卽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尙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呈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土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議免調取烏撒府土兵由詳

批兵隨印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批王夢吉守瀘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同信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并發火器由詳

批永甯係該參駐劄信地况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無虞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成藥若止焰硝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



詳

批向日賊突破綦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眾已積可終棄乎若空城可為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律矣仰照另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面詳報賊方傾巢犯貴州同日必再犯川東其鄰邊掘塹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運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宜蚤經理然此其工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一

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顯行者顯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首

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儒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為土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為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首攻打永甯宣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奢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入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鄰播一帶地方并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為國宣力殊可嘉尚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二

一切機宜照諭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要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為賊用耳據議極得肯綮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敘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陞被楊應龍凌遲而死若袁年受應龍招安將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即夷人必不爾也聞年為



王繼祖之親仰卽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  
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衛亦非得已納谿一千並合江一千  
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漢兵二三千則近發敘瀘道兵防  
永甯者摘一半附之可也賊志在報復行吳文傑督奢世  
續併力堵截務保萬全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  
詳

批該省近已覆設總兵又經會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三

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土司雖有狐兔  
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  
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  
通詳楚既用兵餉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  
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辰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  
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賊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爲不急矣湖貴二總兵  
官不爲不高聲勢不爲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  
逗遛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

乎劉自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至沅州而止又何取於  
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  
路不通賜劍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異惟諸將決  
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首操練兵馬長官  
袁年投降似非真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僞但  
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  
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督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餉米由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四

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尙未發文尙未行此月終安能遂運一  
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且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  
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  
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隆墊江巴大等縣錢糧改  
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  
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爲不便仰行  
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扣抵此



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等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  
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圖進剿尤見滅賊之志甚  
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  
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面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  
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  
為征虜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即川兵也今川南招  
募已多惟所調用且前征倭僅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  
得來查明另報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覈放  
錢糧監軍道挂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跋  
扈不法有司稽違誤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叅呈處治通行  
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未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  
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  
糧枉費而鼓譟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  
今盡調之川中令彼何以為計仰監軍巡東二道會同該

鎮議妥另詳鎮溪所謂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  
無堪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  
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驍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  
官量撥精兵為之犄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即行令前去  
督防繳

一件逆酋停旨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  
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為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倘所謂楚之  
平播全書卷十五

六

二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為鄉導可也用以行勦則疏矣  
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為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等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  
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刻期調選以足

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即三萬無益也仰  
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剿不足則建武募兵及  
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即行揀選如數而止湖貴  
方被兵不必遣行招募虛彼實此本部院日夜憂之矣牛  
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土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土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整兵聽調隨時自有優養  
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不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  
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勁  
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履行屯守至今尙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  
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卽  
可赴彼視事糧運卽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動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七

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  
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詳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  
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掌印官提調於省城二  
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  
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直目前優敘如避難債事責各  
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首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

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  
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  
報以憑獎戒外鐵盔甲尙未議及仰行嘉定趙州同一面  
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寇在門庭南兵卽發亦以後時况方在道傍之議必無  
望矣本部院後行訓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千五司報  
餘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  
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富偏橋一路進剿事在燒眉不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七

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宜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  
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箇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  
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  
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  
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同知不爲不尊知  
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



一無要緊文移輒爾曉曉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養贍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薦安插失所致有他虞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九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為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婺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逆賊狂逞該府危於累卵本部院發銀調兵為之防守原行錢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究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

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為遲今並井亦不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劄委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爵呈稱營兵由上水壤船泅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蠻煙先葬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姜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錢中選呈報餘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十

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佑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特加敘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會文學先給發去劄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首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降邀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為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為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為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



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恡不發罪之仍移  
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南川招降事聽高推官  
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  
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  
牌帖招諭惟整兵進剿由詳

批文職主招安武職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  
官一槩招降無論白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令不嚴則  
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恨易生更有他  
虞尤為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整兵聽征不得妄行招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餉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釐奸為最要但須於數日之  
前蚤為分散以便分鑿無令各兵以守候為苦反稱不便  
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瀾申犯人盧旺折夫  
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  
足耳若如此輩所為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枵腹矣事關軍  
機法難輕縱仰重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責之坐守一  
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呈請咨行兩廣軍門召募廣  
兵二三萬以楚兵兼之庶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  
歲於今春水漸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帶  
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涸轍之鮒也兵觀拙速未  
聞巧遲歧路回車千里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  
文行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  
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  
救之乃至議及氈簾裙褥之類可謂揖讓而救火雅拜而  
解圍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尚以儀文  
不備責人者又何怪乎該縣之倉皇失措也據議已妥俱  
准照行傳銀數照發應賞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  
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劉總兵續召募漢兵八百有  
零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土酋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止少一二百名尙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米無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無火藥散硝礮營中隨帶木臼自春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將連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戴罪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拏問旣稱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餉接濟由詳

批已知該地方錢糧難處盡發萬餘兵本折之餉矣所動勞道府者惟有買米運米二事當日夜悉心料理勿再曰無處買無人運事事盡委之他人也繳

一件阻撓軍務事富順縣申稱民奸棍熊問盧多祿等包夫阻撓軍務駕捏匿名紙帖遍市貼誣由詳

批銅梁民倡義急公富順民興謠撓法二邑風俗人心卽此可槩見矣此必一二棍徒所爲無足爲意該縣但爲所可爲不必爲之灰沮亦不必多方伺察致及善良人各有心久當自定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上荆南道呈長陽等三戶土兵難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以調用由詳

批今大兵已集無藉土戶况土官旣很不可使則有功無功俱爲不便拒虎進狼非計之得也姑已之繳

一件帑藏罄竭等事貴州布政司呈詳議處軍兵由詳批當用兵之時而議汰兵似駭聽聞不知汰冗兵正以養精兵其事蓋相成也仰二監軍道會議妥確通詳

一件清查差官真偽等事分巡湖北道呈犯人何世卿等招詳

批查招稱賴坤五鹽給有印信掩封註定常武地方發賣則船至常德可以止矣石仲先水程未顯地方招稱議往

一萬四千三百五 丹黃參日軍全書第 2 頁



辰州浦口則亦宜至辰州而止於偏橋地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世卿爲之具稟討照過關乃稱總督標下把總奉劉提督差委押鹽至偏鎮土司犒賞苗兵偏橋鎮遠別無土司止有播州耳非欲入播而何蓋世卿係偏橋人密邇播州知彼中鹽禁價高故欲攬鹽給照由偏鎮徑入播州圖利鹽商亦餌其利而從之或別有播人交通亦不可知所重通播盜印其小小者也該道所駁頗見端緒問官以事大未肯深求然使其計得行播人頓添十倍兵力害甯有極哉仰盡法推究確招詳報鹽每包若干斤共估價若干該道親驗以便充餉此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一件地方事貴州右監軍道呈請申飭軍令以後不許逗遛以責後效或行思石道行府勘查龍泉失事的實另議由詳

批逆賊狂逞龍葵思石危如累卵各將領應援而不應援應固守而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旌建節之夫不如一土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羞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贖罪仍會行思石道勘明從重招參通詳繳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呈運餉夫役進兵監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據議運餉進兵事宜種種詳妥可謂當機俱准照行此時呈詳稍遲料彼中已一面料理想不誤事如有未備不妨一面進兵一面急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懇彰天鑑等事貴州宣慰司申宣慰宋承恩願建功殺賊若日罪過不明乞移文本省查勘有無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婿土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旣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卽日不瀟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順討逆卽今賊中頭目源源出降俱淮安插立功况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暗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多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餉米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令此時卽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餉道會同巡上東速行處妥繳



一件土兵相鬪事巡下南道呈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  
由詳

批土兵遠調原為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動至操戈相戕  
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嚴本應重  
坐念進剿在即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  
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一體治罪該道通行  
諭知繳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龍等驛申請協  
濟由詳

批驛遞此時雖稱多事然與兵勦逆百年來不時見也土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司擁有爵土久享承平不於此時出力報效更待何時即  
宜加增夫馬在土司自為衰益不宜求之有司也仰諭行  
該司遵依應付無誤軍機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都清兵巡道呈宣化司土舍何  
鯨把總劉應辰子劉登閣召撫滾水等一十五寨苗夷  
請頒賞花紅由詳

批各苗助逆虐民罪不容誅既已向化姑准免死仍呈該  
省撫院動支官銀製造花紅銀牌買辦牛酒大行犒賞用  
獎忠順招撫有功員役事完通敘其革夷冷西索股黃岑  
秦騰等罪逆深重怙終不悛難以姑縱行令總兵官相機

雕勦以除民害此繳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斬偏裨偏裨得斬干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  
懸賞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  
為功不以損軍為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  
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  
取事當錄其功逗遛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  
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繳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  
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償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  
若斯令人驚駭經營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  
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召募催督有  
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  
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  
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  
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雖無幾實解婺川之危  
由詳

批楊惟中覆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敢入龍泉



又以零級輒稱解葵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出九股苗頭曹錢慮父子等相應從優賚賞或給冠帶由詳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駕禍諸夷曹錢慮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截江勦賊忠順可嘉准給劄冠帶約東羣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謬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敘此繳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瀾呈犯人汪意等包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貼運夫由詳

批轉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攬致誤軍興罪不容追俱應提問姑責後效文內銅梁等州縣正官先住俸職罪責令親自督夫運米候事完類叅汪意等有罪人犯嚴拏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稱各官兵到葵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詳

批履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買備木部院所以爲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尙可以爲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勦之

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追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積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蠲免錢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共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勦敵對星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西北尙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戮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發過各州縣夫價銀兩由詳

批原行該司解銀赴該府聽支募夫非欲其徑行支放也該府何所據而定爲每夫一名該銀三兩二錢三分有零又何所據而徑分發各縣若各縣照數給夫不知此銀作何下落後來將何接濟署印官醉生夢死任憑吏書顛倒爲公爲私皆不可知仰巡上東道嚴提究解原銀速行各州縣毋得浪支致後不繼仍議妥確之法速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檄諭支發東路官兵餉



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吏書之罪不容於死向來各官為所侮弄幾於不成衙門可恨可嘆前銀會否支發仰府速查報

一件防虜事松潘道呈議暫免召募陝兵由詳

批地各有兵兵各有用何必借才異地陝兵既無可募即募本地之驍健者充之是在將領訓練耳俱如議行繳

一件軍務事參將麻鎮呈請行查議修船渡送運夫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批船非一時可修若待船成而後運糧遲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面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巡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為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申詳此繳

一件極惡叛苗截路殺死官兵等事湖廣辰常兵備道

呈報五開衛地方皮林寨惡苗為害戕殺官兵數多由詳

批即今勦播其餘小苗警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霄何人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

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開將代之仍亟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望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為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為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即給劄授官令永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為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淘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

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或安之別

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攜家以出必無他虞若安插失所反有他虞仰會同監軍敘瀘二道議妥一面量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夷苗由



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即准免死立功况各寨苗夷乎各苗既願歸化即當赦其往罪咸與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敘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催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催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餽糧師不宿飽况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數萬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玘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劄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即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關則在板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玘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累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虞衡司等項銀兩并嚴催解司湊餉通候播事甯日處補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為黔蜀也二省助黔奉有聖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一萬塞責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清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餉黔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四

一件軍務事管茶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選由詳

批該縣掌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瘡痍未起何堪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匹當再發五十匹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固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井天邦固三百落等固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固斬首二百餘



級振積弱之勢寒羣苗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忠勇直搗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甯道呈請憲檄責令安疆臣戴罪與疾督兵進剿無逗遛示怯由詳

批天下興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遛不進豈其目把之昏於利乎抑亦安疆臣拙於計也與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為傍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發懸賞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懸賞即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誤事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為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真州居中調度任承爵在清溪王之翰在圍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秉鉞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逆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阻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斬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泗城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土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滇兵此輩得無汗顏仰查明類報

一件嚴究凌虐罪囚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斃獄囚蒸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斃之何為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為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實收繳張興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稿賞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為有功也尋常無事何以賞為即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財匱脫巾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委官協運糧餉由詳

批麻鎮庸懦退怯有誤餉運已行拏解准行楊敏政程試共理護餉之事畫地責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敘准削由詳

批零級不算謂未見對敵執報斬級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事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眾證明白即無功級先登者



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迷查明詳報

一件軍需正急等事布政司呈乞題將搜括無礙銀兩特賜停免由詳

批大兵進剿日費數千方且取之內帑助之各省本處庫藏又安得有無礙錢糧此時而議搜括是欲以蜀與賊耳仰候會題行繳

一件飛報血戰大捷等事委官鄧知縣申報播賊統兵馬三萬餘二路包圍關隘施兵奮勇迎敵獲功大勝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批施兵以少擊眾擒斬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催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土兵易驕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違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為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冊齎報外竟未見冊也不知該吏問罪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幾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巡下南道呈報都司吳從周等報老弱陣亡兵數似應紀錄獎賞由詳

批各官清查冗冒節省數多如議先行紀錄獎賞事完仍優敘川南二路合為一路兵不必多乃各營文武官扶同欺冒略無清查可為痛恨仰仍通行查報

一件乞天察辯鳴冤事巡下南道呈原任守備張本立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功贖罪由詳

批督餉亦可論功不在買級安功也若論材器使則藍芳咸宜入營張本宜督餉若合江之餉不誤功愈斬級即當優敘仰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永甯宣撫司申稱奉調征播幸欲速成完功以同天意安敢望圖瓜分叛土而浸忠順之家倘獲微功乞恩優賜級銜名色萬世仰賴至於本撫疆界各有圖冊可考由詳

批該司不願瓜分叛土止求加賜級銜勇而知義良足嘉賞至於土司疆界自有版籍冊志可考稽何必先為喋喋



也仰巡下南道查明類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瀘州改徵餉米由詳

批欠糧者貧民應夫者亦貧民糧雖以二萬四千徵銀而仍以一萬徵米恐米之所得無多而夫之不集如故也姑准照原額盡徵折色仍少緩以待夫同之日併徵之此時惟專令運糧上人之寬恩若此若再有逃亡是該州真頑民不可以化誨懷服者當純任法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瀘州申請將改徵餉米照舊原價徵銀在官發富民兩平買運由詳

批瀘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

平播全書卷十五

三

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為一處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為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鼐呈詳委官專管瀘州并究做押夫省察由詳

批瀘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敘州府劉知府前來瀘州督理收放邵知州責令親自入山押夫况寶賢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

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變為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事機本部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查究未解餉米州縣由詳批倉穀碾米有何難事輒爾延慢及至行催又捏報起解甚屬可恨仰行漢州九州縣官俱住俸戴罪管事如過三月不完官罷斥吏綱打革役如罪在解役並以軍法重處通行催併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招降過播民王正倫等共八百二十六名口俱經給賞安插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單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敘聞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攻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圍擒斬甚多另報由詳

批土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捷音事石社司申報十七日督同各官兵攻



破金子圍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詳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爲坦途豈遂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機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首惡逐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覃寅化不得妄意出兵由詳

批覃寅化助播之事不可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諭知之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東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擊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國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寡擊眾屢報斬獲功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差人守催前來合哨擣巢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批麻鎮畏怯逗遛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驅入關因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

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諭前罪此繳

一件請拔給安家行糧犒賞事葵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拔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重事也掌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詭騙錢物尙可諉曰不知冊內公然造爲護守城池各官無一經目者尙有天日乎此等贖官滿堂都應黜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革但知縣六月到任主簿三月到任念其初至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疆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國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眾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給糧餉今川兵已入圍國仰益鼓舞兵眾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繳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首楊應龍妻田氏餽送隴澄禮物折程銀兩由詳

批壯哉隴澄杜私交絕利媒申討賊之義寒逆賊之膽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及各土司皆立心秉節若此曷至逆賊得遂其賄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繳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隴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偽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鉄之疑今一戰而心迹自矣是役也褫逆賊兇渠之魄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鏘鏘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渥典賊最兇狡即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疆臣弟兄嚴督目把無爲所惑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繳

一件申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石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龍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珙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黨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業以行拏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

嚴行禁戒有犯者將領叅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即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國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即焚香告天無益也繳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徵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之夫通四路計之一百二十州縣尙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既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幫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一件軍務事宜慰安疆臣申稱自誓師以來節次攻打關國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母氏國再執尙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諭令嚴督力戰以膺懋賞繳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疆臣兵實糧應否給與由詳批貴州征討率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爾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即本部院二次發犒已二千之上花幣逾等皆各土司所無也安氏母子既



已得金卽應發來餉士早奏膚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償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畫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論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疆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尙義等由詳

批尙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疆臣圖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尙義黃繼

平播全書卷十五

星

之再查一二坐寨緊要者固監留以獻俘餘盡梟示可也

繳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買解過餉米積出羨餘米三

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先正餉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道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餉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獎仍候事完通敘繳

一件輪穀助餉事太平縣申教官張以聞關稱係永甯衛人原籍積有穀一百石願充軍餉由詳

批卜式尙知輪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

義助餉者張以聞以一儒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餉道行令運至合江縣支仍候事完議敘繳

一件黔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餉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餉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卽督發進剿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眞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國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國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

平播全書卷十五

吳

同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得矣亟圖之繳

一件天墨叛奴欺愚擅權屠戮十族百姓逐父殺母等事石柱宜撫司前掌印女土官覃氏申稱氏男馬千乘

誣氏通播虛情由詳

批覃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今不知陰圖賊首因罪爲功乃曉曉申辯讒害忠順之馬千乘不知天生此婦人何爲乃令其以賊爲親以子爲讎此來投文想亦爲賊探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



或於黔中取給由詳

批此兵原應楚省支餉向以議論不定川省代為餉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懇恩備達請官署理事巡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據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依擬用此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署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似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平買事曷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而但助米是本部院強之助也義亦未安仰司姑備五千石米價送之庶於事體為妥此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柱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城海巖等關劄營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偽如鬼如蜮身自為賊何以伐人尙方之劍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賊之墳墓有無發掘一併查報

一件夷兵因忿相殺事南路監紀知府蔡宗憲申報鎮雄兵與馬湖兵相殺由詳

批各兵調來為剿賊而設未見尺寸之功輒日日鬪殺不已古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視之甯無汗顏既已解釋姑不深究再有犯者定以軍法重處領兵官一體連坐繳

平播全書卷十五

吳

一件請給部劄以勵血戰等事吳總兵呈請發部劄數張以便填給奮勇官兵由詳

批大將領兵數萬不敢向敵日惟高坐約降以致部兵與賊對坐終日不發一矢今乃為之請劄加銜將誰欺欺天乎仰監軍道查報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稱圍前左槽一帶雖分為職信地見該二路吳陳二鎮官兵屯劄所餘無幾但左槽既為首可奔逸之處而內水巷尤為喫緊要地恐賊從此脫逸各將誰歸必須該道定立界限庶免推諉由詳  
批劉總兵雖經罷任奉旨勦播既有分定信地吳總兵何



故又行越占該路專以講降誤事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豈欲忠於賊耶仰分守道會同各監軍道查明分定信地以便責成繳

一件軍務事三省七監軍道呈各將官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攻打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由詳

批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永合路占圍後一月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專以通賊縱賊為事殊可痛恨今議易地迭攻甚為得法以後各遵依挨日攻取周而復始再有執拗不

平播全書卷十五

癸

從及怠緩坐視者即係賊黨定拏來以尙方從事通行知會繳

一件合圍共逼賊圍事吳總兵呈請行令諸將齊心協力合圍攻圍由詳

批該鎮為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屢盟屢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無可遮飾卻變為就中取事三銃為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告各鎮道一而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稟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舞文諉罪料該鎮不能辯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

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即以遊黨論尙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凌虐運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營兵日減運夫日增乃糧餉只是不足固知有為之漏卮者在也袁成祖以一把總日折銷於外即傾西蜀之民以供合江一路之餉亦何益哉既有私票可據何所逃死仰吳總兵會同監軍道查係何營把總審實斬首梟示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請借支川餉數百接濟嚴催楚餉補還由詳

平播全書卷十五

辛

批楚餉不繼施兵盡散矣今容桑二司亦欲散去而督餉部餉等官袖手傍觀略不經心若曰借川糧則川兵二十萬之餉豈神運鬼輸乎仰督餉道作速催解接濟仍將誤事各官查報以憑拏究繳

一件臥病不能供職事監紀史同知呈稱患病無醫可問乞允出外就醫等因由詳

批本官氣體素健何遂稱疾想因該營將領逗遛誤事縱賊遺患催之不動恐致發究累及之故大賊未滅難容自便仰監軍道行令照舊供職仍嚴催劉總兵上緊攻圍平賊無得坐索高價致取罪累不便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都司吳從周呈本官領下募兵內有陣亡逃故近四百名請截日開除又陳希儒土兵三千零請盡汰由詳

批永合路各兵逃亡甚多支糧如故今糧夫萬苦千辛死者相枕各將官但委官於關外折乾在營者仍脫巾而呼監紀官付之不聞所司何事吳從周可謂少知法紀然所報亦未盡仰監軍道速行清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兵劉承宗等銷米誤餉由詳

批營中萬眾待哺差役從外折乾致李春先一軍以無糧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逃散大誤軍機何論首從劉承宗陳貴俱斬首傳示三省營中為例小王兒既事不由已姑網打一百計贓科罪吳從周差人壞事漫無稽查姑革去冠帶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祚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畢節二道呈查論過水西鎮雄司府土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功但求免罪請示或離國遠劄把截或徑掣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謀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議既欲撤

退避嫌疑見恭順聞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擅據播土播民為己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為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之疑無但執狡兔走狗之說也仰諭知之繳

一件遭際惡僚孽由自作等事播州應襲同知土舍羅天寵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劄付給寵悉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為逆首殲盡安得有子且彼醜禍構身失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守宗祧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寵何人冒開許多地土欲掩而有之狂妄之罪幾不下楊首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閱血戰微功等事石柱宜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贖還羅網壩姜池土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土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土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意地土馬千乘不諳事體可恨可恨仰高推官戒諭之繳

一件擒解苗賊事宜慰安疆臣申報本司以避嫌退兵



乞將前後功次敘錄以光天朝恩法以服西南人心其  
卑司兵尙屯大水田等處勦捕餘黨招插漏民聽候詳  
示由詳

批該司兵圍圍四十日屢攻不勝議論蜂起方令退劄後  
被官兵一日而破圍今乃以爲讓人成功不勝怨望何也  
該司以前戰功應候查明議敘今撤兵之令久下猶復劄  
兵大水田安插漏民奉何明文豈欲據地以要君耶楊氏  
之禍萌於無上保全爵土忠順爲先仰遵令撤回聽敘無  
致多事繳

一件酉陽官兵在營懷懼等事永順宣慰司申請嚴禁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酉陽官兵不得在營起釁仍令敵血爲盟由詳

批酉陽人昔年爲該司兵所魚肉今既相見其反骨相既  
有之未聞有圍搶之事也賊兵已撤亦無處更敵血爲盟  
但該司以後當盡釋舊怨克敦新好睦鄰和民以保榮名  
無再生釁釁禍此繳

一件監理事竣夙疾舉發等事貴州左監軍道楊按察  
使呈患病乞休由詳

批該道自受事以來多方拮据備極勞瘁本院部深所憐  
念今當奏凱論功之時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得言歸且  
善後之事尙費經營亦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面調理一

面查敘功次及議善後事宜勿得杜門廢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浙兵功賞由詳

批苗功比先年增一倍給賞此係兵部題過賞格自應增  
行若老幼及失水未到及近日克圍奔潰未對敵而殺之  
者或削除或半給自當酌行又不可拘倍給之例也繳

一件施兵無糧散同等事分守思仁道呈報查過督餉  
部餉官並未違誤糧餉由詳

批施兵實以無糧潰散此眾所共見共知今管餉官所開  
數足者蓋儘起解之數算也雖解出而未到營彼能飛而  
食之乎以楚兵守黔地食川糧而猶然不能運至比至兵

平播全書卷十五

聖

飢而散則曰彼原欲歸以此借口可乎今功已完亦難深  
求但舉大事不宜若此黔楚多事用兵未已仍通行各官  
謹之於後可也繳

一件懇恩垂憐前烈等事重慶府申眞州長官司請設

學校由詳

批此文出土子之手眞人膽錄滿眼差字既不願改流而  
獨願建學無非便於他日昌籍亦士子之意也眞人附播  
破寨今即投降豈得晏然如故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披露愚衷乞查賞格等事永甯宣撫司申請照賞  
格加參將或比照烏蒙東川烏撒鎮雄等府給以軍民



府官職等因由詳

批永甯兵糜費錢糧甚多一向逗遛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續輒欲占據安村羅村桃洪灘及仁懷赤水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叅劾毋遲

一件懇定疆圍等事巡下南道呈解王繼先等由詳

批告設縣治是也而仍欲催糧馬應征調得無尙有擅地自治之意乎得隴望蜀小人常態仰會同在渝各道議妥速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查李總兵官兵破圍軍

平播全書卷十五

畫

前將領並未搶掠圍中財物由詳

批此事置之不問則非法追之不已則非情止憑逆賊口報坐追將領則不可以爲訓惟是本院部預行嚴禁三令五申各將公然弁髦視之令人憤憤文內既稱該道親在營中耳目共覩仰從公實開報以憑追究繳

一件懇恩差官以安地方事永甯宣撫司申請將淘洪

安羅三村投降人民責令本撫承管提調糧馬悉從輸

納設士設流出自上裁由詳

批淘洪安羅三村原係播地自應改流前該道建議欠妥

本院部批駁詳語甚明該司何故又行瀆擾至有提調糧

馬之說殊無忌憚劉國用傅廷鑾等見利忘義必欲陷奢世續爲楊應龍而後已獨不慮已爲何漢良楊珠楊明之續耶仰巡下南道嚴行戒諭仍查明速報

一件遵諭披瀝血誠乞賜照察以明心迹以安分誼事

宣慰安疆臣申稱卽日論功行賞普天同慶乞念狗馬首事之難斬關摧鋒奪路之苦不惜甄敘片語之褒得霑寵命由詳

批安疆臣母子兄弟戮力勤王本院部深所鑒知卽向以一二疑似之迹遂來道路悠悠之議乃今賊已滅矣播已平矣該司心迹明於皎日向來流言適足爲洗雪之地耳

平播全書卷十五

美

據申更見恭順之誠不日本院部敘功上聞自當膺受上賞惟甯心以聽之不必紛紛置辯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扣留永合路各兵功賞解

京由詳

批扣銀解京本院部並無此行吳總兵何故公然倡議想其侵剋太多恐激變軍士故爲此以預爲掩罪之地耶該道輒爲呈請誤矣誤矣今曾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夙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患病不能供職

今見奉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

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眾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遷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甯宣撫司地方以河為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劄憑陵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即為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赤地方原屬蘭州有何憑據以河為界之議恐亦難憑永甯惡目自播州垂亡之時即撥置女官混申邊界為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矣該道以為倖復原業不知果的為彼原業否緝麻山李博垣皆發兵斬級取之彼皆以為已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甯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擾大費總為土司管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題因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令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尚不為一處追銀追米雞犬不甯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俾早

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呈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殆非私逃懇乞明示班回由詳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即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既已滅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祭文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越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

平播全書卷十五

五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奉命入蜀道經故漢丞相大將軍忠武侯諸葛公墓下乃陳牲擊鼓為文以祭其詞曰嗚呼惟公受性忠貞賦才殊絕功蓋三分名留萬劫昔漢中衰炎精霧塞九域橫分三綱湮滅公於其間裂毗植髮輔漢興劉盡忠竭節北據操魁東伏權賊身柱乾坤手扶日月太華千尋洪河百折大義精忠於今為烈化龍晚代末學無能為役抱病歸田甘老巖穴偶值多艱承乏授鉞誓銷氛祲以奠疆場瀘水巴山皆公舊國願垂陰祐永綏蒼赤尚饗

祭房張二將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耀暨重慶府衛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贈都督同知房將軍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訟言誅之者何也儒者以私焚者

平播全書卷十五

堯

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訟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掉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亞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奪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憤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

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為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卷川巴李特孟昶前事不遠即不然而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僭擬成風網常埽地不及十年人其戎乎瓦解陸沈豈足為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譽縱使百千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聞

平播全書卷十五

卒

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為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荼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尙饗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愾柔毛清醑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曰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



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關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首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閭之無路談叛逆嚼齧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箠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眾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

平播全書卷十五

空

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做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臍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債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而監國之兵又况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殫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藺相如其人

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眾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嗚嗚呼哀哉尙饗

平播全書卷十五終

平播全書卷十五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目錄

卷之一

史記事 大亂將作疏

附劉承禧與高攀龍顧憲成并韓爌書

徐紹吉 京察伊邇疏

王紹徽 京察屆期疏

吏部本 京察屆期疏

曹千汴 京察屆期疏

湯兆京 內計時日已迫疏

湯兆京 敬陳京察事宜疏

吳默寄湯兆京書

吏部等衙門 京察屆期疏

金明時 察典關係匪輕疏

徐縉芳 貪臣巧避察典疏

王圖 病亟思歸疏

金明時 險臣穢惡昭彰疏

劉國縉 人言波及疏

徐縉芳 揭貪臣設謀布毒

王圖 直臣私書聞見疏

徐縉芳 揭大奸煽禍陷人

許弘綱 京察大典疏

金明時 撫臣飾辯可原疏

黃克績 揭近閱邸報

孫丕揚 催請考察日期疏

鄭繼芳 邪謀愈出愈奇疏

史記事 邪黨蓄謀已久疏

李炳恭 按臣誤信挑構疏

金明時 貪臣貪肆誦邪疏

史記事 微臣病不可支疏

彭惟成 察期未定疏

梅之煥 計期原有定例疏

歸子顧 計期屢易疏

卷之二

許弘綱 告天文

孫丕揚 倡言要挾疏

湯兆京 揭為詐接邸報

孫丕揚 免過堂告示

金明時 微臣靜候察典疏

湯兆京 奉旨佐察疏

金明時 被添靜聽疏



孫丕揚	喧嘩道臣疏
秦聚奎	捨死報國疏
附岳元聲	補救乙未外察疏
湯兆京	邪臣阻撓京察疏
曹于汴	考察國典攸關疏
孫丕揚	據單秉公考察疏
附伍袁萃	彈園雜志
許弘綱	贊計無能疏
許弘綱	匪人承乏疏
孫丕揚	察疏久留疏
喬允升	邪臣敢亂察典疏
王圖	伏枕求歸疏
喬應甲	微臣思親病劇疏
孫丕揚	考察會疏
南吏部	遵例嚴核考察疏
喬應甲	今歲大計疏
許弘綱	懇乞 聖明速完計典疏
刑部等衙門	喧嘩道臣疏
許弘綱	察疏久留臣罪日重疏
孫丕揚	直指缺官大害疏

沈正宗	揭見家宰
秦聚奎	請恩預置疏
梅之煥	銓務廢弛疏
孫丕揚	捕悉諸臣疏
許弘綱	明大體以副公評疏
湯兆京	察疏尚稽中外候 旨疏
曹于汴	乞發察疏以彰 國法疏
許弘綱	佐憲昏庸疏
丁元薦	憲臣持議當堅疏
朱一桂	特反大亂將作之疏
喬應甲	揭職外轉
附喬應甲	難發墓序
馬孟禎	時事日非疏
胡應台	愚臣杜爾俟命疏
鄭繼芳	直發刑謀所成疏
韓敬	微臣荷 上特恩疏
汪正善	揭職去年發願成三書
李邦彥	揭職言經數次明
周永春	察疏候檢以又疏

卷之三



孫丕揚	老臣請職日又疏
許弘綱	煩言侵誣疏
曹永汴	煩言侵誣疏
湯北京	計典久稽刑謀轉熾疏
朱一桂	揭職昨一疏侵及同官同年
徐良彥	揭邪謀構陷疊出
馬孟禎	臣疏指事有據疏
周起元	揭檢公假捏公單
湯北京	國是關係甚重疏
徐兆魁	部臣借事發端疏
湯北京	煩言更端疏
胡忻	微臣無端被指疏
蕭雲舉	風影悞聞疏
吳炯	揭據實辨誣
張養正	世局愈變疏
徐兆魁	揭支吾飾辯
姚宗文	敬陳時弊以祈 聖鑒疏
湯北京	揭昨見徐海石一揭
徐兆魁	揭預見湯質齋一揭
徐兆魁	辨信物新疏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目錄

喬允升	國是混淆愈甚疏
徐稽芳	懇發私書來歷疏
湯北京	咨訪原有成規疏
沈正宗	感時激衷疏
沈孚先	微臣已遂去志疏
洪文衡	剖良心存公論疏
姚宗文	臺臣疏辨支吾疏
徐兆魁	游詞眩惑疏
王圖	揭再陳私書聞見
湯北京	煩言愈無根底疏
蕭雲舉	風波突起疏
王圖	微臣疊荷恩留疏
高節	羣邪煽禍匪輕疏
王萬祚	黜幽大典宜結疏
曾陳易	邪關一言可破疏
孫丕揚	科部救人疏
孫丕揚	南疏三至疏
彭惟成	純臣義不諱過疏
湯北京	察典也結器競未杜疏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目錄



張惟任 揭清修執友

王圖 人言叢至疏

喬允升 察典紛囂未已疏

劉元霖 奉南京都察院書

丁元薦 國是愈紛邪謀轉熾疏

附王堯封學惠齋稿

葉向高 揭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

喬應甲 微臣親老病真疏

史記事 人言日異世道可憂疏

張鳳彩 南北公論大明疏

卷之四 目錄

七

彭惟成 看詳章奏疏

徐紹吉 言路漸輕疏

彭惟成 再叅無耻曹郎疏

朱一桂 邪臣阿附甚明疏

歸子顧 流言貽禍已極疏

史記事 邪人得勢益張疏

丁元薦 泉口求勝不已疏

梅之煥 時事敝壞已極疏

丁元薦 乞恩致仕以全初志疏

馬從龍 檢臣罪狀已明疏

鄭祖法 天倫關係匪細疏

卷之五

葉向高 患病乞罷事疏

鄭繼芳 假書雖敗而害已行疏

鄭繼芳 揭假書情形難掩

史記事 異說煩興疏

曹于汴 紛紜未定疏

徐良彥 揭近見馬掌科一疏

湯兆京 察事尚煩指摘疏

胡忻 邪臣執迷譎張疏

卷之五 目錄

八

李邦華 揭長安公論甚明

徐縉芳 檢臣借事設罪疏

王圖 孤臣招禍有因疏

孫丕揚 羣言滿口察案謀翻疏

孫丕揚 假書無根疏

翁正春 代題丁元薦患病不能供職疏

史記事 揭諧言宜察

沈正宗 敬循職掌疏

張鳳彩 揭職昨見虞部沈君儒

馬從龍 謹述朋盛甲錢糧疏



王紹徽	孤臣憂危病苦疏
馬從龍	司臣巧詆求勝疏
岳和聲	聞言已合知休疏
附吏部催任劄付	
沈正宗	科臣查例失實疏
沈正宗	揭科臣借事聚訟
朱一桂	司臣傾險異常疏
沈正宗	貪險科臣庇罪欺君疏
朱獻淮	司臣計專穢廢疏
沈正宗	揭拆長安街科道統
天啓記事八月錄	
沈正宗	告示 叅處阻撓事
鄭繼芳	部臣搜及舊差疏
徐紹吉	時政業勝多端疏
吉人	大好次第拔去疏
李邦華	和臣辯窮情見疏
王圖	孤臣病困已極疏
喬應甲	親老病具難赴任疏
徐兆魁	平空駕捏疏
周達	言路不宜旁置疏
徐繕芳	揭日接郎報見南京周御史

賀烺	國是愈清疏
沈正宗	濫估居間之罪久定疏
徐兆魁	部臣借事設穿疏
徐兆魁	揭事不相涉
賀烺	揭昨接抵報
賀烺	揭見聞真確
卷之六	
史繼偕	濫職久懷歸休疏
周達	旁置愈肆疏
鄭繼芳	謾諂恃黨與之多疏
天啓記事八月錄	
喬應甲	臣病轉劇疏
賀烺	人品難誣疏
馬孟禎	林屈久厲之人疏
喬應甲	九懇天恩疏
沈正宗	揭見鄭御史疏辨
王紹徽	積病纏綿疏
王紹徽	去國孤臣疏
李朴	朝野人望幾空疏
熊廷弼	按臣疑誣異常疏
熊廷弼	揭項被察兵科



錢春 險肆寺臣管私鬻法疏

徐兆魁 臺臣傾陷有因疏

錢春 邪臣聞言理屈疏

徐兆魁 發奸觸恨疏

潘汝楨 察事期迫疏

徐兆魁 病軀難效疏

周起元 僕臣利口飾辨疏

錢春 邪臣積惡已明疏

李邦華 邪正文清疏

徐兆魁 揭疏辨原非得已

天察言事目錄

廿

徐兆魁 揭墨誣詞遁

徐兆魁 揭游言易熾

錢春 揭寺臣心神恍惚

劉策 寺臣逞兇肆辨疏

魏雲中 寺臣黨邪害正疏

李徵儀 敬陳銓政緊要五事疏

張延登 感時觸事疏

毛一鷺 揆地宜實疏

趙興邦 直陳大臣小臣是非之概疏

翁憲祥 訪典已竣疏



姚宗文 敬陳三大臣去位之概疏

商周祚 紛爭無已言路日輕疏

周永春 臺臣支辭強辯疏

張延登 謹因年例之爭疏

方詩教 直發黨人之禍疏

孫居相 無耻科臣造言反噬疏

吳亮嗣 臺臣驚悍妄言疏

張延登 內降之旨宜停疏

葉向高 科部爭論內旨疏

田一甲 議論已明煩囂宜息疏

原卷前事二十八目錄

十三

手平

姚宗文 明勘私書以清議論疏

劉宗周 修正學以淑人心疏

官應震 聖治方隆羣賢轉熾疏

陳一元 用人之人關世道否泰疏

周達 人臣無可去之義疏

王萬祚 時事不堪再壞疏

李朴 奸邪科道結黨要錢疏

劉廷元 公道不明妖言肆起疏

田一甲 部臣附邪覲正疏

劉宗周 揭妄言被糾

卷之八

駱慶曾 國是紛囂已息疏

潘汝楨 邊餉之乏已議疏

張銓 奸人肆言亂政疏

韓浚 邪僻司臣逞應政聽疏

葉向高 憲臣輕譟象疑疏

過廷訓 國是日非剖分宜早疏

姚宗文 直陳空國之禍疏

毛一鷲 糾邪情窮撤賴疏

過廷訓 臣疏有據臣心甚平疏

原卷前事二十八目錄

一四

手平

彭宗孟 宦禍日烈黨彙日深疏

王宗賢 愚臣萬懇退閑疏

劉廷元 察典成案已定疏

孫光祿 選郎關係非輕疏

唐世濟 直陳天下危亂之形疏

姚宗文 直剖紛紜之論疏

葉茂才 揭辯奸蒙疑

劉光復 科臣心術奸險疏

金汝諧 修人事以彌天變疏

牟志夔 瀝陳愚悃疏



葉茂才 因疾乞休聞言增惕疏

官應震 父子至情無解疏

過廷訓 朝議漸清旁繫不止疏

胡來朝 身病雖歸 君恩未報疏

姚宗文 言路空乏已甚疏

目錄

萬曆辛亥癸亥紀事始末卷之二

汝南亂念祖彙次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為大亂將作直發群奸逆謀以杜禍亂事臣聞古語云國家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此兩言千古不易所以舜有天下先舉二十二小惟恐賢者之不多旋誅四克惟恐小人之不遠賢者既舉克人無罪猶不敢謂天下已治已安骨相與咨詢傲戒亦二十二人又獨舉五人而重任之故孔子曰魯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卷之二

世宗

皇上試思今日大臣賢者有幾總不過五六人而當事者惟葉孫三臣二臣之言亦不聞朝奏而免報至被權奸一槩不理是舜用二十二人不見皇上以五人為足也舜信五人而猶丁寧肅遠皇上即二臣不聽也舜竄四凶不與同中國皇上置冠于側任其遠邇謀亂而猶真不察也皇上得無謂君子雖少而小人之去者法伏者伏亦何能為害不知群奸包藏禍心勾連黨與徵侍一劍以遂傾危其心未嘗一日已也近聞元惡大猾實造陰謀即合勢賣然槍之奸卒之一時亦不能



如其狡險陰毒之甚者臣始得之傳言不勝感異  
既見書牘餘情形今閱臣已論家宰亦稍稍見疑  
矣寇在門廷戈矛滿地 崇社安危只在旦夕

皇上猶高拱不顧乎夫從古君子小人迭為其勝有  
一番小人敗亂即有一番君子整治而亂日常多  
治日常少則小人之工于勝君子也今二十年來  
兼正嫉邪之賢

皇上既棄不用漸已沉沒而二十年來節次被逐之  
神奸結聚如蚊窺伺日深其機關可以通神其術  
力可以鑽天其術智可以伴龍一世當此假慶空  
虛之時二三君子如晨星碩果不絕尚堪慰懸  
積讒邪交構哉夫小人實煩有徒所推戴元兇不  
過一二臣姑舉其渠魁最著為

皇上陳之夫  
皇上取曆二十年時當事者非申時行乎密揭賣交  
幾危 崇社賴

皇上神明摘發其奸抱頭鼠竄當時黨與如雲斯解  
此一小小人之亂也至王錫爵劾賢病國又甚于時  
行並封一疏得罪

祖宗公議不容容若而退當時黨與更實入其出此

又一小小人之亂也又未幾而有沈思孝者出魏黨  
張位謀逐太宰廣交言路卓疏授人令御史趙文  
炳先叅選邸蔣時馨以發端此後臺省互爭玉石  
俱焚深恨小人誤 國誤已出疏檢舉謂時馨原

是清品并條思孝江東之岳元聲目之為三奸又  
言臣疏實思孝所手授一時臺省叅思孝者不下  
十餘人思孝遂掩面而去當時黨與多被言者攻  
破此又一小小人之亂也嗣是而沈一貫當事其機

謀奸詭又并申王朱李而一之謀殺 廷宗巧借  
妖書欲傾沈經郭正域若非  
皇上明察千古不白之獄其黨與又合先后一軌此  
又一小小人之亂也中有周孔教者御史溫純惡其  
黨邪害正欲處之孔教託人百叩矢誓謝絕純悞  
信而恕之真改前愆孔教反以為恨傾陷益巧擅  
附益工純竟為孔教所賣而逐矣凡一貫私人皆

孔教密友此又一小小人之亂也至趙世卿圖伏拜  
棄生平以附一貫朱虞生楚獄逐汪若霖其罪猶  
不止空餉媚 內而已者而黨與論訛者亦眾此  
又一小小人之亂也李廷機借群奸之保舉惡象正  
之糾彈欺君誤國罪亦不止通窺起釁而已者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一

一 九五



而黨與又并申王沈朱四人而續為一脉比又一  
小人之亂也適乃顧天峻素行狡奸希圖大物南  
科臣段然發之殆盡臣舊聞天峻畱心經濟議論  
慷慨心竊慕之故段然疏至臣猶以為苛而駁其  
一二既而南中來者歷數天峻居家之醜鄉邦羞  
耻都中與天峻久處心知又一寫其反覆閃爍  
情狀臣方愧見之不早幾為若悞而又服然之能  
知人也且南北相激是非幾淆幸今議論漸息賢  
奸較著惟候

皇上舉枚十補大察起廢秩允考選請事次第舉行

京報

四

卷之三

庶幾太平之望不意天峻遍走大倉四明吳門之  
家伏地痛哭謂二十年來相臣盡被彈射嚇以子  
孫之憂受以鬼賊之計錫爵等亦相欺欺者相身  
家一聽指揮思孝見丕揚起冢宰呂坤推總憲方  
爾熱中聞天峻謀躍然欲飛駕扁舟三往鄭振先  
家與天峻密謀糾合大倉吳門四明共出金錢鉅  
萬以合蘇州巨猾翁啟陽并天峻受父楊州富商  
周松舉會銀五十萬於臨清自蘇州至京師共開  
設當舖七十餘處一會合奸謀傳播消息暗釀  
重寶賭結要地謀促大倉出門尉天峻入閣其事

先逐向高繼逐丕揚并館中壬辰以前官產得手  
之人引思孝為太宰權孔教為中台而孔教久結  
近侍熟諳機關向為時行錫爵輩所用因奉

旨日久不使遲留天峻教以鄉紳保留之策賄賣諸  
壽賢逼請按臣保疏一上希冀從中准留三窟既  
成諸奸得勢兇謀四合大亂將作昨有一金吾述  
嘉禾素昵於思孝會飲之時思孝乘醉告以秘謀  
金吾良心不灰反加厭薄將思孝與天峻先後密  
謀發露於昆陵諸君子并發露于南京科道會此  
書傳播都人見之無不寒心不意青天白日

京報

五

卷之三

之下乃有魑魅之輩公然橫行也或有疑者謂天  
峻負此重託安敢復來是不其然夫晉江不去太  
倉不辭其意為何向高義不受辱丕揚難進易退  
若兩賢去一時望者群奸必將咬人中以他事一  
網打盡到此時節則  
內言可微外言可隔出者出來者來同者用異者伐  
心腹爪牙當權用事有何思孝不冢宰孔教不臺  
省天峻不大拜乎柰何見之不蚤也嗟嗟此數奸  
者當其一發作難賢良已不堪摧折  
國本已不堪動搖今且合謀併力欲舉清寧之宇宙



而翻之欲舉磐石之

社稷而撼之此番小人之亂較前此小人之亂兇醜

異常其禍寧止清流白馬之慘已哉夫忠臣義士

何難一死見節惟是

祖宗相傳二百四十餘年之大業玩弄于群奸股掌

之上臣不勝痛哭流涕誓不與奸頑戴天履地也

伏乞

皇上蚤自為計大奮軋綱法有虞四兇之誅將廷機

錫爵世卿思孝天堦孔教等

勅下九卿科道從公勘驗治其交通誤國之罪更儆

刑察記事八卷一

六一 卷之五元

有虞二十二人之選枚卜大察起廢考選刻期舉

行庶幾亂萌可杜治安可期而風動之化大舜不

得專美于前矣夫奸黨眾盛臣豈不知觸之即碎

第言則禍止于臣不言則禍及于國與其禍

國母寧禍臣此臣嘔心泣血而不能已于言也懇

惟

聖明鑒察

已酉十一月十八日

附劉金吾承禧與高景逸書

前過嘉禾會沈司馬繼山先生篤先世通家之好

推諸賢氣脉之同歡然道舊肝膽盡披深慶國

有典刑老成具在也但其微意惓惓不能忘情于

西北而究其作用似欲仗顧開雍為前茅耳心切

驚懼恐司馬墮顧君術中而不知也大丈夫乃心

王室無論貨財妻子即一切人我恩怨是非皆當

一齊放下司馬與西北小嫌不孝備知所謂上殿

相爭如虎下殿不夫和氣何足介意而反欲與小

人作綠標戈同室哉此必顧君自知事體決裂計

無復之歎灰無再然之期窮獸萌反鬪之志思司

馬公負天下重望而適與西北形迹未融故多方

離間百計斂弄司馬心切為國則為不必然之

刑察記事八卷一

二 卷之五元

慮以惕其衷司馬心切好賢則倡一網打盡之說

以亂其聽爭先攘臂明欲奮擊于北以取媚于南

秘計奇謀實欲挑釁于彼以釀禍于此攻之而勝

則長驅席捲而我為假道之虞攻之不勝則憑軾

傍觀而彼收漁人之利嗟乎亦巧且毒矣大抵此

君智術甚狡而今以困衡拂逆揣摩愈精往者為

四明謀主則匿身不露而使他人出頭今日為四

明翻案反東身詐降而欲以我攻我假虎之威既

重誣乎江夏鵝蚌之計乃再試于嘉禾堂堂司馬

何墮顧君術中而不知耶昨先生言司馬公必



不中計不勝慶幸但鄙人過慮寧密毋疎望先生偕涇陽先生及劉本如文密切提醒照破奸謀更致鄭太初儀部勿納其邪以永令譽寧使無此事而不孝有失言之愆不欲其有此事而國家受無窮之害也近日太宰旁招俊乂獨有所遺似亦成心不化示人不廣亦望諸老開誠默導使之盡撤藩籬共偕大道超然玄覽只爲天下辨邪正更勿于衆正之中再分枝葉同心合德戮力王家則天下有太平之象小人絕窺伺之萌而宗社享靈長之慶矣

劉金吾承禧復顧涇陽書

承禧楚之鄙人也少承父祖之訓長藉師友之規蔡藿承懷芝蘭願託以是當代名賢猥辱交游方期淬礪毋負知己昨從邸報見先生與揆宰書微及不佞隨拜手教述不佞去歲盛稱沈司馬之賢疑不佞前者寓書高景老之僞欲借此以白不佞之誣而今不佞更端言之也感刻感刻夫司馬之賢不但往歲稱之卽在今日而仰止之心不替也所寄景逸先生書係不佞親筆手書無一字之僞也不佞之誣在增飾不佞之書以傳于京者而



及其子者不具論卽沈司馬贈不佞詩有清狂悲  
父黨慷慨見門風之句蓋不佞以父執事司馬而  
司馬亦以猶子視不佞所從來矣何却可備而欲  
誣陷之乎乃不佞寓書於高先生亦自有微見俯  
仰於君臣師友之間而不容已者沈司馬壁立萬  
仞孫太宰百折不迴皆真君子也 國之宗臣也  
沈爲先父患難至交孫爲先父鄉試座主皆真通  
家也父之執友也顧崑山欲結司馬以求通於諸  
賢又欲借攻西北以取媚於司馬此真消息也人  
所共知也卽司馬公親謂不佞願開雍三次通書  
於我我未答之是司馬雖不納崑山之奸而崑山  
固有求通之實矣又云人言近日所用某某必成  
官闈莫測之變云云是司馬雖不備西北之郤而他  
人實有挑激之言矣夫程頤蘇軾豈不皆賢但蜀  
洛一分而熙豐舊奸起乘其隙遂使黨籍禍興而  
宣仁幾致不免不佞傷於往事過抱隱憂恐南北  
分而崑黨起乘其隙也玄黃之血嘗將無已故託  
司馬之敬信而嚴事者密地提醒使之勿納邪謀  
共儲大道則 國家之柱石益堅而  
宗社之靈長有慶耳伏見先生致太宰書亦云剖破

藩籬共成一家鄙人之致望於沈亦猶先生之致  
望於孫固將舉東南西北之郤而盡融之乃敢自  
備其却耶彼僞書者腹中自有麟甲遂致失吾本  
旨耳卽如胡隆宇不佞雖不相知然九年司理有  
大功于地方郭宗伯昆仲嘖嘖稱之不佞固郭之  
末友也何故鑿空巧詆張寰應則風馬牛不相及  
矣人各有懷而借不佞以行其意我自有書而人  
改竄以亂其真僞無識爲人舞弄則有之若謂  
不佞舞弄則不敢也妄意微言解紛而不圖有蘇  
張之事唯知捐糜報 國而不慮動仇忌之兵媒  
葉中傷爲人誣陷則有之若謂不佞有所誣陷則  
又不敢也夫不佞之敢不敢亦何所據據在原書  
此外添捏改竄之書則添捏者改竄者自當之不  
佞所不及知也不佞初幸樗朽之質爲東林諸先  
生收而深懼舞弄誣陷之名爲東林諸先生玷故  
不覺喋喋如此唯先生精察而少爲之白  
以上二書乃金吾自刻以辨後一書者其後一  
書則  
葉葦山先生轉寄  
郭明龍先生著具如左



昨促席傾談拜領玄旨饑渴之念不覺頓舒方今  
南北紛爭默籌潛移全在臺下嘉禾事體與門下  
宣言尚未詳盡舟次蕪關有終不能釋然而去者  
謹以始末再陳之往過嘉禾會沈繼山先生座間  
抵掌時事卒然問曰子楚人也去江夏甚近知郭  
宗伯與顧開雅論德交情若何禧應曰此事知之  
最真兩君冰炭不相入也方四明講妖書傾陷宗  
伯時姚給事文蔚實在其事顧與姚同館莫逆也  
秘書奇謀顧實戎首宗伯罷歸傾國相送而顧獨  
不出京中縉紳所共見也卽此事而冰炭可知矣

沈公默然既而扼腕歎曰天下事且將壞矣况過  
江夏當爲言之秦人掌銓首先推轂寧陵耀州若  
曹向用將構江克之禍舊時

宮僚皆齏粉矣禧竊訝其言之驟也姑應之曰如此  
計將安出沈曰顧諭德有心人也彼能排擊關中  
關中云而

國本安

宮僚固矣禧佯應曰此舉固奇弟顧君方負天下重  
詎安能驅使言沈曰不難邑舊令尹太初鄭  
君時望所歸而諭德所親也以胡隆字張寔應

幹旋于內若等力能辨此矣嗟乎承禧於是始得  
而窮其源蓋顧天堦窮兇極險逆理亂倫江南四  
郡素有曹操楊廣之稱一旦决裂不忍其身與四  
明俱敗而雄心終未戢也當欲命其餘燼再張虐  
焰橫視宇內四明所深忌而切齒者惟關中與江  
夏耳四海所傾心而深服者亦惟關中與江夏耳  
故陰比鄭振先以肆行其奸而陽借郭宗伯以號  
令于衆以爲事成而秦楚兩敗遂可復燃四明之  
冷灰卽不然而秦楚相持亦可坐收漁人之利至  
之虎交傷而亦莊子之計成矣鄙人過計寧密勿  
疎望台丈借遼陽景逸先生密切提醒照破群奸  
更致鄭太初勿納其邪以永終譽于太宰前開誠  
默導使之盡撤藩籬共偕大道只爲天下辨邪正  
更勿于衆正之中再分枝葉同心合德戮力王家  
則天下有太平之象小人絕窺伺之萌而  
宗社享靈長之福矣



戶科給事中徐紹吉爲京察伊邇分理需人懇乞  
聖明蚤 諭責成以重 大典并陳愚見以脩採納  
事職惟 國家京察之典六年一舉所以甄別官  
邪風勵在位法至嚴重矣第非稽詢之預則賢否  
未易周知必職掌之專斯嫌怨無容規避故大臣  
職要小人職詳舊章具存幸由惟謹奈何今日分  
理之人尙泄泄也近見吏部催督考功司郎中張  
養才勒限趨任隨奉

俞旨無容再瀆惟是六科十三道均有咨訪之責而  
吏科河南道實學會議之銜使漫然無所主持是

衆爲政也必待竭蹶于臨事恐聽易熒也豈臺長  
偶病催既未陳而六科比肩誰爲憑憑查之往例  
時日已迫不應坐視而緩圖也不知今番察典較  
諸往昔尤于 朝端治亂大有關係更宜不厭詳  
慎者職竊有欵欵之愚敢臚列爲

皇上言之一曰採公論職聞公論即  
主權也必 朝廷之舉錯與天下人心之是非合之  
始成其公嘗觀曆年考察惟癸巳乙巳當事者秉  
直持正不避權貴最稱公道後雖有曲庇私人阻  
撓鼓衆狂逞其間者然竟無如公論何也於時主

察之功司與持論之臺省迄今起用方隆卿席虛  
左而曲庇贊鼓者安在哉此亦察典得失之林矣  
兩年來言路宏開糾彈幾遍好食之輩自壞生平  
卽羣議之紛業有定評可謂邪正是非瞭于觀火  
者矣願狐兔之多窟以致訛言之煩與流傳熱市  
捭撤聽視職以爲四海人心盡萃于 臺敷各衙  
門清議湛然若山泉但願

皇上初任事諸臣虛心博采無黨無偏以借諸大道  
之公耳二曰操平心昔人謂治道去其太甚而綜  
核之過和氣必傷矧于人才進退而奈何以小節

過求之故一事註誤不害其地長一言少乖豈病  
其樹立適因人情變幻局而屢更是以趨時者多  
信理者少或有涉世方新而意氣激發者矣或有  
生牙侃侃而職偶偏幻者矣又或有爪李微嫌遂  
蒙不韙已經懲勅尚懼吹毛者矣諸如此類未易  
枚舉所遺特衡者以平恕之道行之總計六年官  
評始定之時黜陟固毋令稔惡漏網亦毋致微青  
株連倘于中不辨真偽不分重輕一遭挫折便作  
焦桐頽 國家培養士氣之心長後來脂韋異悞  
之習其爲蕩平 盛治之累多矣蓋愛惜人才亦



莫非所以為 社稷計也三日禁中傷夫衆口爍  
 金三人成虎妻菲貝錦之嘆所從來矣每值計吏  
 之年私揭暗投中傷不少京察外察時會有藉無  
 名揭帖于科道私寓職得即焚之心識其人後果  
 降處嗟嗟唯其說之行故頹風不可熄耳且曩者  
 揭害之端多市井小人或山人墨客為人報怨今  
 則縉紳中稔為之矣故有同官同事自揣不免則  
 無端詆謗以重人罪而潛為脫身之計抑有勢位  
 相逼才智相猜含沙假手而陰肆傾陷之謀羅織  
 者利于兩敗要挾者幸于兩全此等巧險令咨訪  
 天察言事 卷一 徐紹三 言八十八正

拾為奇貨而不覺混淆成否變亂黑白良非細故  
 宜 勅行厥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蚤夜密  
 拏治以重罪凡見有粘帖即許塗燬庶奸回屏迹  
 而衡鑑愈真矣四曰破額例職觀考察各衙門俱  
 額有成數見任者若干員離任者若干員持籌按  
 牘沿為成例此雖斟酌于人情多寡之當然必非  
 祖宗之舊也職以為去奸欲盡而善類宜全如某衙  
 門不肖果多何妨于倍處如某衙門人皆稱職奚  
 必于取盈况乎以事權筦籥之署與清閑株守之  
 曹程量功過其炎涼厚薄亦大有分矣乃數盡在

彼即瑕疵垢穢畧而不問數缺在此雖言語文字  
 並坐誓尤主者或乘震疊之微權止欲示人以不  
 測之威福而豈其若是一成之不變哉此亦當通  
 融議處以破拘攣之見者也夫由職前二說誠有  
 切于救時之亟務由職後二說不過申明往日之  
 常談娓娓豎儒自漸誦陋竊妄擬于一芹一曝以  
 仰禱  
 皇上勵世之人典耳伏乞 先諭該部院責成分理  
 諸臣應任事者任事應趨程者趨程悉心體 國  
 協贊休明更將職所條議 垂神省覽如果朴忠  
 天察言事 卷一 徐紹三 言八十八正

可採 勅下兩京一體施行庶舉錯當而人心服  
 和氣流而泰道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庚戌九月二十七日



戶科右給事中王紹徽為京察屆期敬陳末議以佐大典事臣惟國之興立以賢不肖各得其理故人君簡賢絀不肖善善固長而斥惡尤加謹焉凡以端本澄源而布大公于天下也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京官考察每五年一舉其歛揚淘汰關係匪細已經在事諸臣條分縷析言之不啻詳矣然尚有隱而未發者臣謹揆之時勢詳度其得失之機撮其四要四不要仰塵

睿覽惟

聖明少垂鑒焉請言四要一要定壓卷之人夫制科

取士先定壓卷必壓卷得人而後眾無異議臣惟

舉錯一理也舉有壓卷錯亦有壓卷彼其人身黨

羣小招幟邪佞媚寵乞墀滋蔓益難圖矣故共工

非虞舜不流正邪非孔子不誅不然舍豺狼而問狐狸是曩者張綱之所竊笑也故壓卷宜定也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二要焚君間之牘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所從來矣故古人于賢者所居恒造廬而請誠以收名定價匪賢罔所取衷第賢者以誠信待人每易為其所欺况其傳授增加文書糾紛者娓娓不可勝記也即如往者考選

定一函至而更者紛起至今噴有煩言不無為盛世之累夫賦秩混玉昔人所嚴顧乃欲盡庇其黨哉故等牘宜焚也所以成諸賢之美也三要破調停之說夫邇來門戶分別對壘相攻大非盛世光景當事者有意調停不為無見聞徐積芳等謂自古調停為害某老師不出則已出則當痛處一番以快公論言雖過激再思之是或一道益邪正不同方邪之所欲正之所憎邪者利之正者病之宋家之議論多成功少病正坐此故調停宜破也所以息驚競之風也四要辨蜚流之語昔唐虞之世

詢事考言而羣訟說不使殄行故能上下輯睦

而朝無二政何至今蜚語之多也無根無蒂鑿空

煽構故出于市井其常也出于朝紳則異矣出于大臣則又異矣始而造言流布熒惑人心今且造成書札投入當路共定傾危之計巧為一網之謀則何堅不摧柯行不投此許由所以有匿冠之垢伊尹不能免負鼎之辱故蜚流宜辨也所以恤忠良之苦也請言四不要一不要訪單匿名夫律禁匿名見者即便燒毀被言者不坐所以防奸回也今計典訪單別將搜羅界之科道吏部備矣而復



匿名混投何爲者夫科道露章而論列人吏部揚眉而黜陟人皆任怨之官顧作此避怨之事臣竊惑之請自後交單非明註姓名者不收過堂之日某人有單卽出其單公議之得實則公棄之不則反坐則挾私報忿陰螫傾陷者茂由進也故匿名不可不禁也恐其來讒邪之口也二不要曖昧坐處夫律稱凡假曖昧不明姦賊事情汚人名節者有坐所以保善類也況計典摧翮風穴終身名節所關尤非眇小其必賊私狼狽士論不齒者而後可其必險狠深刻草菅民命者而後可其必占風

京察記事八卷一

二

奏事反覆回適者而後可其必倚傍起家陰謀敗露者而後可凡此皆彰明較著人所共知共見所謂處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是也不然誅名而不察實徇一曲而開衆竇致令耿介獨立之士坐貽謗缺則國是其何賴焉故曖昧不可不禁也恐其借中傷之路也三不要膠執成心夫曰成心則執而不化我先自蔽也其何能鑑物其必以天下人之心完天下人之事如某人貪則還之以貪南北不必問也某人酷則還之以酷攻救不必問也餘以類推則我無私而人自服若云某雖貪酷清流所

收某雖未必貪酷清流不與一有此念便屬成心卽作意圖之恐是非不無顛倒故成心不可不化也恐其中羣枉之魔也四不要毛舉細過蓋自士鮮完行過亦人所時有而有意搜索卽中材胡能自免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柰何于人而以一節格之吹毛求疵則刻核之意勝采名不采實則心跡之辨爽得無有以一事之註誤而遂掩其生平者乎得無有懲創之方新而復追咎其既往者乎得無有爲師友受累而難以自白者乎得無有爲君父起謗而無以自分者乎總之

京察記事八卷一

三

皆仁人之所隱而君子所必原也故細過不可不畧也恐其失憐才之意也合而論之行四要而姦邪寒心除四不要而良善安枕卽卑之無甚高論則版築于決隄撲滅于燎原庶幾其有濟焉故敢不厭詳慎冒昧上陳伏祈

萬曆十月

命之至



吏部為京察屆期酌議停推科臣以襄鉅典事考  
功司案呈照得內計六年一舉情在本部與都察  
院堂上官而咨訪會議則吏科都給事中河南掌  
道御史與本司共之者也頃見吏科左給事中呂  
邦耀河南掌道御史湯兆京具疏推吏科都給事  
中曹于汴急出視事仍欲本部暫停太常之推以  
埃事竣誠恐于汴釋擔之念常存則肩事之心不  
確可為計慮詳審矣伏祈照議停推等因案呈到  
部看得都給事中曹于汴雖經臣部擢陞太常寺  
少卿然新命未下舊官未脫自當循職修業不  
京察記事 入卷一 曹于汴 二十二 二文 杜

宜杜門遷延分義所在夫復何辭但恐察期伊邇  
若復依舊推 題倘萬一旦夕得  
旨致臨期易將非宜合無照依臺臣所議暫停推陞  
以待察典告完方敢補贖再 請庶使于汴一意  
任事不得藉言五日京兆以辭勞怨之責也  
庚戌十一月初四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為京察屆期敬陳未議仰  
佐 重典事來歲之春又當考察京官一應條例  
節經建白不啻詳矣但或日久法弛時異習變有  
不得不申飭者臣等謬與其事何敢不竭其愚夫  
賢否各在當人黜留關于 國憲其賢者天之所  
欲用  
皇上之所當用非諸臣能以意舍也有如違天而欺  
君其誰敢乎臣等區區竊以公虛平核四字條布為  
說仰候  
聖裁何謂公

天威咫尺神明森布雖有親昵不得以私庇雖有仇  
讐不得以私陷况乎有所依附護之以為援有所  
軋忌除之以自快又或因故及故因厚及厚而多  
方掩覆之因故厚之懟而懟之或暗行囁嚅或顯  
肆把持或私揭中傷或避怨容隱章章 大典豈  
藉以行臆之具首當嚴飭者也何謂虛明鏡止水  
可燭鬚眉纖塵掩之而昏人心亦然善心勝者有  
餘愛矣惡心勝者有餘憎矣不以一人之見以眾  
見則成見可舍也不以一人之論以眾論則成論  
可捐也不以一人之心以眾心則成心可化也不



特虛其意見而且虛其耳目誰執偏念以枉縱詖  
 辭之簧鼓哉其必度事外者之心彼無所柴柵也  
 度天下後世之心彼無所煽挫也夫然後激慝不  
 爽而處之靡不當已何謂平人之善惡原有分數  
 考之者斟酌權衡如分數而止重之一分輕之一  
 分皆于輿論不平如曰今年處某人黨是具崎嶇  
 之見也互鄉有可進之童子何況士紳而囿于地  
 崇伯極而禹用何況朋友限額湊數且以分平之  
 體拘于類乎岐路吟路或一切剷削但論各人之  
 身或瑕瑜懸殊或瑕瑜相半或瑕浮于瑜或瑜浮  
 于瑕多寡寬嚴一以無心行之庫和憐才並行不  
 悖斯蕩蕩平平之道矣何謂核世風不古人言煩  
 興善譽者粉飾之下皆兩施善毀者指畫之間或  
 嫫母一人倡衆人和納交足以延譽任事或至招  
 尤厚貌揜其奸貪質情暴其小疵可盡憑乎竊意  
 開道訪單須明白顯著有可指據者曖昧影嚮隱  
 情瑣事游揚之詞挑激之語談之壺壺按之茫茫  
 寧可置之卽或才位不合所當易置器量已盡所  
 當歇止昔是今非所當議斥滋蔓難圖所當預剪  
 小懲大戒所當示懲亦不妨直述緣由不必粧點

京察記事 卷一 曹汴三 二二五

扶同徒起嘵嘵以上皆非新奇之論不過整飭蕤  
 之淺見冀 大典之稍禪耳夫留一人得一人之  
 用且足以爲勸則其留非濫不則奚取于容奸而  
 傳長厚之聲斥一人受一人之殃且足以爲戒則  
 其斥非枉不則奚取于妨賢而致元氣之斷是在  
 各衙門堂上官之開註者科道之咨訪者吏部都  
 察院之考核者其惟慎參互審訂共期精詳焉伏  
 乞  
 皇上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于汴才識庸謏向曾與  
 聞外計原不敢仍與內計瀝情求去未蒙省發進  
 懼擔負之不量退恐推諉之爲尤時日之迫冒昧  
 供事實悚慄靡措然臣疏就在  
 御前倘旦暮之間  
 聖意轉圜乞臣辭退其於自審私衷殊爲深幸伏懇  
 聖明鑒察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庚戌十一月初六日

京察記事 卷一 曹汴三 二二五



掌河南道御史湯北京為 內計時日已迫科臣  
職掌難辭事臣惟六年京察

朝廷鉅典吏科都給事中與吏部考功司郎中及臣  
衙門河南道則共司諮訪以佐太宰總憲之成者  
垣有專司事有專主所從來矣今都給事中曹于  
汴乃以推陞請假尚在遷延夫人臣所守者職掌  
所奉者

君命今陞轉給假既未得

旨而于汴又未聞以病告則 內計司存非汴而誰  
向來遷轉易于

京察記 卷一

十六

俞允故內外計不及並管今有何例可援考之往例  
惟有御史曹楷政當推陞之時外計屆期吏部  
題留竣事後迺推耳勞怨之事夫豈樂任無奈職司  
何矣故在吏部則宜暫停推陞以俟竣事在于汴  
則宜速出料理以示急公者也職掌相關一誤並  
誤臣安能已于言耶

庚戌十月廿九日

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湯北京等一本敬陳京  
察事宜以襄大典事臣等查得御規內計屆期臺  
省例有陳言今之所少者非議論也顧官方與世  
變遷祕衡隨時輕重臣等不欲以議論滋議論而  
不免慨于中也謹稽故實參以時宜條為四款以  
聞伏乞

勅下部院議覆施行臣等無任悚惶顛俟之至

一專責成在京各衙門俱有堂官為之統率耳目  
覩記最為親切即有去任而事體在衙門難逃  
後來之鑒臨故從前條議首重常評中間亦有

京察記 卷一

二二

同堂共事者而堂篆例應司考務宜各秉虛公  
共求澄汰藉令堂屬情深同袍誼切通國之口  
其能掩乎還以評人轉評主者識力謂何矣但  
應議員數往時亦有參差若必以上次為例則  
人數因時消長議論隨時煩簡恐多漏網亦患  
取盈自在部院臨時斟酌以求無遺奸者也伏  
乞

聖裁

一廣咨詢察典一事官盡百司時經六載原非一  
耳一目能周凡在班行之內共以監察為名



在同心以清仕版勿避怨勿避勞勿抄人之見  
單勿護已之朋好在差者不得以道遠欺聞為  
口實略播糠粃待

命者已經有外計與聞之往例難容推避至于私揭  
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各宜斷所從來庶幾  
讒說不行然咨詢既廢口語必繁銓憲總成尚  
多裁覈各官自宜靜聽公評倘有窺探營求即  
此便成顯過何辭議處所當與事後阻撓之例  
並申者也伏乞

聖裁

涼察記事卷一

二十八

一破藩籬年來議論既欲收入于一事之中復欲  
盡入于一地之外遂令狗聲者轉相依附懷奸  
者巧肆中傷甚非 國家之福也夫王道蕩平  
無偏無黨君子樂朋是比渙羣豈于比肩事主  
之中復為臣分類聚之別今日所評者四海九  
州之人所言者公廷

主上之事出于天下之公心方成天下之大務就人  
論人毋見影而生疑就事論事毋株連而蔓引  
庶本來之面目不混旁觀之肝膽可孚而愛惜  
人才之意亦寓于其中矣伏乞

聖裁

一重實修世之月旦動輒稱品不知品固可為耳  
而不必內行純備心術公平乃為真品而久之  
無改于其品若逢人慷慨以為氣節望門奔走  
以借游揚徵色豆籩遺慚衾影聲實相乖名利  
兼得臣等常以為偽君子曾不殊其小人此之  
不可不辨也至于朝有朝論鄉有鄉評尤須參  
訂方無遁形蓋一時之風議猶易平生之檢點  
實難當其籠罩以籍人之口不若敦恬以服人  
之心尤當今仕路之膏肓而持衡者宜以核實  
去留之針砭也伏乞

聖裁

涼察記事卷一

三

下

十一月十七日



寄湯質齋掌道書

因之吳默

非冬尊疏來時輩下戈矛漸已休息未幾開一最難結之局虛舟者了了而事內者勞如則為

本朝二百年未有之行徑中流砥柱不可無人且數月後復當大計又邪正消長之關正望年丈入朝肩荷此擔奈何一意考槃堅決乃爾明春之事與往年不同如乙巳諸奸蟠據雖難下手然邪正頭腦甚清若肯擔當一刀兩段更無推敲明春以幾番將結未結之案當各路似是似非之人頭緒既多躲閃最易黑白先混糞非何難故乙巳之難難於膽明年之難難於識膽則拚得休了便是識非鑑空無物不能識得透時即素盜時名者極有作手者並從處分了無顧避亦是膽也年丈表表臺中若錯却此一場大事亦殊可惜幸熟籌之

京察記事卷一

一

京察記事卷一

一

吏部等衙門為京察屆期敬陳末議仰佐 重典事據吏科都給事中曹子汴等揭前事又據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揭稱故陳京察事宜以裏大典事各具揭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看得人之所欲莫若顯庸人之所惡莫若幽黜而況世風之日益偷也避惡趨欲靡所不至百生機智百生簧鼓乃當輕事者以三二月之精神耳目定千臣百人之忠佞邪正而欲去晉晉當重不美令人咸信服嗚曰不難矧等以一人評千百人而千百人選以評臣等臣等以往

日之行事議千百人而千百人即以今日之計事議臣等藉令稍有不公以負 任使無言上有國法下有清議將無術以違罪戾而臣等受皇上重委斯夕矢心以報 朝廷者謂何敢隕越于下辱職守以辱 聖明乎然公始予虛卒予平而戒于核也夫既不敢不公矣未有敢作奸作惡任其情以為愛憎而不虛者未有敢偏輕偏重因人地以為低昂而不平者亦未有敢信形信影據外貌以定底裏而不核者若夫風聞易誤目擊難真故賢者當責成于堂



官之公私明暗因可概見是非易眩惟協乃公故  
諮訪宜專責于同事諸臣而諸臣之推避雷同所  
當預禁以天下無我之心成天下因人之務剖削  
畛域共偕蕩平則藩籬所宜破也論品必求其真  
觀人必以其行跡是心非終難服人此實修所當  
重也乃世與時變衡宜隨時多寡軒輊一切本諸  
開報合諸諮訪固不敢苛求以戕和亦不敢姑息  
以養奸至可後事披拾之條律有明禁而先事窺  
矚妄計營求者非其穢行已彰必其反躬有疚立  
心致行即此可卜是又察典之首宜議處者也凡

京察記事卷一

三

此數者科道諸臣條之甚悉總之期以至公之心  
奉至公之法挽士習以正人心而俾機智無所用  
簧鼓無所施其于平日黜幽之典大有裨益相應  
復請伏候

聖明採擇 敕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庚戌十一月廿七日

陝西道監察御史金明時為察典關係匪輕邪臣  
撓亂有據謹列其害兄縱子納賄養交諸醜狀懇  
乞

聖明速賜寔斷以清仕路以快公憤事竊惟

國家令甲外計三年內計五年用以搜剔奸邪勸懲  
仕類典至鉅也部院主持於上吏科河南道考功  
司協贊於下即有元兇不得以私意撓亂法甚嚴  
也近自

俞旨壅格南北內外九列辰星屈指關中十為盈數  
然皆清介正直足以表率百僚為

京察記事卷一

十三

朝廷砥柱如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老臣鞠躬盡瘁倉場總督孫璋肩繁理劇畢智

竭忠保定巡撫王國辨別貪邪嚴肅屬吏人誰敢  
以私意求多之乃有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

王圖者其漁人之得利為營窟之深謀結交非類  
賊天親血氣心知人人痛憤職有慨於衷久矣

近因考功司郎中張養才捧檄入都雅有持平之  
譽人望攸歸恐王圖亦難行其偏囑職可緘口無

言今養才以愛去半月來聞圖與其私人鼓扇賄  
張夜行微服不時造為飛語將令平日保貪挾邪



諸醜類倚泰山而蝕白日都下喧傳甚可危懼職竊爲

計典慮敢滴瀝肝血首犯鋼鋒拚官拚死一一爲

皇上陳之憶職初冒臺員卽聞民謠云王圖王圖不

忖量時到自自上何須晝夜忙兒做響馬樣一箇

寶坻縣供不上職駭而不信豈其身列崇班驍躡

公輔而甘陷其子爲不肖以自敗軀乎及職奉

命按關採訪官評及科道單開有謂王圖之子淑抃

任寶坻縣時聽信鄉官芮宜芮質田教以重刑威

逼上戶八九百兩中戶四五百兩下戶幾十兩者

有謂索高福臨銀一萬七千兩貂裘二件貂帳一

副貂皮百張各色珠寶首飾金獅子琥珀玉石盤

盞百餘件見今將福臨隱藏不行解部者有謂徵

收錢糧每兩加火耗銀三錢及發解戶每五十兩

止解四十四兩累解戶坑家賠補者有謂逼索無

措縊死人民韓明吉張二等二十餘人者有謂需

索不遂打死韓明彥陳明道畢守住郭世先劉大

敘等十餘人者有謂罰監生芮紹堯芮述堯芮陳

堯等數次共銀三千七百餘兩者有謂魘入

京城嫖宿院妓被人挾詐千金者此淑抃之不自或

王圖被其家蔽猶可說也至淑抃爲王圖上壽索

監生田茂穎等大珍珠四十兩葉子金四十兩李

樹芳金冠四頂珠箍四條趙國光金首飾一副珍

珠一百顆劉震霄葉子金二十五兩大珍珠二十

兩索千總鄭登雲葉子金三十兩大珍珠二十兩

玉首飾一副索序班張時雨葉子金二十兩大珍

珠三十兩張鵬翼葉子金二十兩大珍珠二十兩

索苑鄉宦金壺一把金臺盞四副皆臚列王圖壽

筵之前爲舞斑戲綵之具者王圖不究所從來怡

然受之此可謂不知乎高淮之侄高福臨有妾銀

瓶絕稱嬌艷淑抃用心腹快手米以同翟學詩等

強奪爲妾喜其攜帶珠寶數多優其各位與其妻

衛王圖明知其所從來聽其繞拜膝前此可謂

平諧如此類更僕難數更可恨者伊兄王國

繼芥乘正嫉邪冷局 留都洞悉淮撫奸貪

諸狀嘗目之曰賊名之曰假人淮撫斷之書

向心參論國以洩私憤圖無論公心公道卽以

其兄故宜何如抱恨不平者乃淮撫以攀扯挾圖

圖以保護餌淮撫徧解釋於當道曲挽回其親兄

國見書怒罵召謂其家人曰你自做閣老我自做



巡撫兩不相涉各行其志已矣勿復言圖見伊兄  
勢不可回挺身與之為難賊由筆搆單自手書大  
僚拾遺駸駸八九戕一巡撫謀一端揆保媚相壓  
之淮南拔去同胞之手足真畜類中梟獍衣冠中  
蔡攸醜矣惡矣芟除已盡蚌鵲既成因而徧尋羽  
翼廣樹私交但聞有趨炎附勢背公死黨者多方  
收之幕中飾其醜穢列之臺省為渠同鄉後進解  
經雅薛貞等冷眼覷破恐如丁謂之貽羞桑梓各  
上書開諭勸其淡於進取審於締交而王圖恬不  
知省反勾引百端接儒入墨科臣姚宗文一疏良

元稹記事卷一

二十六

三十七

有深意職就幕中諸客摘其形踪太著通國共棄  
者得二人焉一為見任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為  
工部改選候

命徐縉芳是已記事原以八百金憑史萬章過付陳  
治則倖列西臺後記事參論治則史萬章面責其  
背本記事答萬章曰當日八百金你何曾肯減分  
釐始進不端已足醜矣既而專意保媚大貪大橫  
當先為王元翰李三才出力則原疏具在發書為  
王淑朴曲庇則原札具在由二由三南宗順之掌  
家也以五千金入則攘臂居間牛玄精等保梁永

之大盜也以三萬金來投則居停延盜乾沒王元  
翰之贓二十擡徐四有胡爺公道之語烹分成司  
禮打點之金六千兩長安有分肉甚均之謠他如  
簧鼓新進把持考選魏醫官方日新朱長班腹心  
過付賊私不計其萬千揚致忠史文溪田元德閣  
璫結義斯文不顧其掃地初與顧李鄭等合為一  
人繼與徐縉芳等交成八拜奸雄無比整竹難書  
此一臣者收之幕下為何乎徐縉芳敗俗汚倫同  
鄉欲啖其肉喪心塗面狗彘不食其餘藉沈季文  
陳治則為奧援人恨兩次漏網侵丁啓濬丁日遵

元稹記事卷一

十一

三十七

之血產謠云徐火連天羅列淮賊百萬為求見保  
定之贊儀而功名到手即百萬賊化為百萬銓勳  
矣摺拾淮罪千條為求媚山東之奇債而一列西  
臺即千條罪化為千條相業矣林宰有銓司之望  
則同鄉同籍可以計除趙用光有持正之言則座  
主門生不難刀俎自喬御史將淮上東林保定書  
一一點出而保定復書到長安明其反覆縉芳置  
身無地日夜拜跪一科臣云前此為人所誤今後  
再不敢相負求其掩飾縉芳七尺非縉芳有等語  
三尺兒童傳為笑柄又其考選後懸差數月而辭



差之日多開夫匠五百名張郎中查係冒破夾打  
朱委官則又侵官之傑也此亦收之幕下何爲乎  
長安奕棋千蹊百怪職

陞辭巡青止五六日耳歸而聞其同鄉布金竊去諮  
訪之各單又聞奸黨朋謀捏造按臣之家報一箭  
三鵰人人股栗總由太宰八月間發訪貪廉四款  
令縉芳五六輩頓奪其魄而父生其奸以故做出  
彌天之事裝成徧地之殃庶訪未確未敢指名叅  
究然而頭顱罔惜會當滿盤托出耳職記去歲外  
計諮訪時王淑抃橫肆郊圻祗以王圖巍居當路

京察記事

卷一

三六

三六

勢可熏天人各懷忌器之嫌獨微職少少踪跡之  
淑抃始懼而告病改教終以不與察處中外共  
嗟漏網今見此遮天蔽日寔煩有徒若職亦懷軀  
保妻子不再爲點破任其意之所爲謀之所逞必  
且陰霾可以晝蔽魍魅可以宵行死灰可以復然  
正類可以網盡天下事尚忍言哉幸有清公執極  
之太宰主持辯別萬萬不令小人得志然職亦惟  
願職言之不中耳職以踽影孤踪觸此盤踞大蠹  
職身命俱已度外置之榮辱進退又不足言矣至  
於王圖身居 禁苑

殊眷不思公忠體 國惟知植黨招權立身行已大  
約可知職未敢盡言以傷雅道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

勅下部院議勘盡破諸奸不惟愚職得少抒樸忠其  
於 計典不無少補矣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初七日



原任工部管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  
芳為貪臣巧避察典挑激要挾懇乞

聖鑒以破邪謀事臣行取考選候

命經年時嘗大計杜門緘口可幸無罪忽有臺臣  
全明時參論掌院事吏部侍郎王圖因而及臣臣  
與王圖史記事無私交也臣可無辨至橫嶼以敗  
俗喪心等語臣同鄉自有公評臣可不辨如所云  
借沈季文陳治則為與援臣為令季文已敗矣陳  
治則臣羞與之晤面者也丁啓濟丁日遵臣兒女  
姻林宰以清品而蒙議臣所病汪懷德之失言者

京察記事六卷一

四十一

也趙用光房座主臣所終身師事之者也臣未嘗  
開列淮賊一字于保定保定見在可問也臣未嘗  
摺據淮罪一字于山東山東見在可問也臣未嘗  
有一語救淮百萬銖數千條相業明時從何得乎  
臣素有翫儻之病科臣一段拜跪等語科臣屬何  
許人乎若臣待罪工曹帶管四差七閱月矣毫無  
可指摘臣者而第以多關夫匠五百名為言計值  
不過二十餘金即明時之貪肯為之乎餘有不可  
解者臣無從置喙然明時遍身風病氣息奄奄此  
疏豈其能辨其意亦豈在臣明時蓋自知貪婪無

狀穢跡久彰察典屆期自分不免於是翻覆播弄  
為致死求生之計耳今其疏見在狐媚乞哀者不  
具論臣就疏中語稍一點出之其賢王國而詆王  
圖也是使其兄弟自相疑也其賢孫璋而詆王圖  
也是使其同鄉之大臣自相構也其賢張養才之  
不受屬指解經雅薛貞之覷破也是使其同鄉之  
大臣小臣自相為難也毀言固明張陷阱譽言亦  
陰蓄戈矛勢必使舉國紛如聚訟賢否混淆貪廉  
倒置明時于是逃于荆棘之中以求旦夕之命乃  
復波及于臣臣亦何罪惟是發憤于王三善一書

京察記事六卷一

四十二

計今六

顧憲成別白適觸其所忌而又借臣為媚三善之  
資以營一窟耳夫察典至鉅會通國之公論而受  
成于主計邪正清濁自有定衡豈假狂遂可倖免  
如明時者貪污苟賤人人知之矣張國柱萬金之  
賄力薦總兵樞屬之口可塞乎兩關將領金甲金  
劍之索入都輜重四十餘楨衆目之視可掩乎結  
兵馬為兄弟衣服靴履皆令置辦倚兵牌為手足  
訪事過付公然橫行都城之喧傳可杜乎主于虛  
溝橋等處用委官書手錢馬二人為腹心恣所搜  
取每十日進錢十萬畧無顧忌副將參游執贖而



入私宅首飾金銀不計其數長班高聲分付公子  
另要一分妻弟妾弟另要一分其子鏡初鏡玄與  
沈二等出外挾騙無所不至鄰居觀聽嘈嘈詫異  
此尚可謂有人理乎嗟嗟石羔山之開鑿怨咨載  
道潘相之庭跪齒頰羞人他如敲朴良民以媚權  
璫編派富戶以潤囊橐藉輿接于姚文蔚獻重賂  
于司禮監成故以賁緣西臺種種醜狀未易悉數  
乃亦復哆口縱談計典橫扯人以自脫哉臣記  
已之春錢夢臯自知公論不容叅林秉漢其相俾  
免明時今復踵其故智乃首板未嘗受事之人以  
宗察記事八卷一  
四十一

庚戌十二月初九日

籍新咨之口噫計亦太拙矣六載黜陟功令森嚴  
聖明在上衆正在列訪貪訪廉自有紀法此非諸臣  
靜聽處分時耶臣本不欲有言而明時迫臣不得  
無言然臣未敢盡言也伏乞 敕下部院申飭  
祖制無令挑激要挾之徒巧肆規避庶 國典以存  
公論以定臣無任惶悚懇切之至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王圖為病亟思歸人言狎至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自入春以來觸冒風  
邪呻吟床褥益嘗六疏陳情求歸田里仰荷

天眷未卽允從頃於本月初七日御史金明時有疏  
論臣明時與臣何嘗而極口詆詈若有夙世之冤

不可解者此其禍有根而其發有自其來最速而  
其機最深臣自去歲二月間已知之醞釀至於今

日而明時始有言臣之微福亦過望矣臣兄保定  
巡撫與臣骨肉手足恩愛篤摯自少至今未有幾

微違忤今無端被之以惡語至云賊由筆構單自  
手書縱使飛燕惡來狼心蛇腹亦不至此明時何

忍乃以滅絕天理之言為芟除驅逐之計亦無人  
心矣臣子淑朴未任寶坻時聞人已設鼎俎以待

甫任年餘以病引去今必欲以逐臣之故橫加以  
貪橫莫解之罪又何毒也臣家本孤寒區區素節

人所共信金珠何物乃羅列滿前為祝壽之具疏  
跡類病狂非復人理矣史記事與臣梓里舊交然

以方在言路相見甚稀徐縉芳行取至京循例投  
帖並未接談臣何從而收之為慕容一臣何見為



冷署閑官作一幕客非其情矣臣知禍機久伏必當飈發初秋原欲拜疏即行旋復中止今惟有一去以謝讐臣者伏望

天恩將臣亟賜罷斥其所列罪狀并未行勘以明微節倘謂臣罪有重於罷斥臣亦惟屏伏草野以俟聖斷至於今日叢禍之根發難之自機關線索長安士紳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天地鬼神亦知之三尺童子亦能言之臣不敢臆陳以責

天聽統惟  
聖明照察臣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十九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為檢臣穢惡昭彰噴血訟辨謹再列實狀伐奸謀以求

雷斷事臣一介寒微蒙

恩拔擢員列西臺日夜思維懼難報稱苟可披肝膽以少濟時艱頂踵所不愛也無柰鬱積之久建議孔多門戶橫分黑白太亂身家可重

君國可輕瀝血而言而癡痕已索于洗垢見隼而射而毛羽不落于高墉默默三思悠悠兩載臣蓋自痛還自慚矣即吏部右侍郎王圖者害兄縱子納賄養交都人士無不痛心疾首臣每與心知偶語

及之輒縮頸掩舌耀州機鋒正焰切弗言之徒陷

不測之淵耳臣私自盟心對天日楊繼盛劉臺等夫非人乎廉訪既真伺間欲動而偷單假書之事發則微臣前茅效死之日矣臣于是誓死捐軀祭袖裏之錦囊裂腹內之白麻都人士無不舉手鼓勸謂年來昏黑始見青天其害兄一事踪跡逼真藏身無地恨不能剗刃于臣腹至其子王淑朴之貪縱淫惡臣親臨其上耳聞目擊毫無虧枉特為史記事等動輒以阻塞樞路籍人之口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人恨淑朴之縱橫因恨王圖之流毒人



人共憤已非一日此皆王圖自作之孽臣一片直腸絕無倚傍不識所謂有根有自最深最遠者何指也

至尊之前大敗之後尚敢矢口掩飾如此則平日之容縱可知又其說事過錢長安有口少俟史記事辨疏到日然後將記事未盡條款一并盡言不諱乃徐縉芳失節之婦不燃之灰鄉黨朝紳鄙爲棄物本不足汚人齒頰臣特點綴數端以發明王圖之誤收自誤耳奈何反噬人說鬼說夢哉臣起視蘆溝橋時革去書役十餘名補過上首銀五百兩

京察記事卷一

二

又積餘銀二百五十兩備賑頗能振刷之聲接管御史能言之職可無辨職巡視東城除青差出巡外僅二十餘日自信無可指摘而職亦不及辨石羔潘官臣費盡苦心彼中舊時院道同官及縉紳見今在京師者不乏無不以此舉見稱考選一節則吏部文選司劉一焜侍郎楊時喬俱以江西之譽望甄別江西之官評果由成敬姚文蔚等進步臣且以其身爲射的矣臣亦不必辨至張國柱久任中協頗有廉勇之譽督撫道共推轂之臣因爲第一其推陞總兵時耳有片言居間樞臣樞屬

誰能掩口如以首薦故捏受多賊將巡方之使必盡廢舉劾而後無議矣關差舊有盈甲一副自徐兆魁裁革後其例已絕臣畢巡還京鋪陳冊籍僅數招經過驛遞衙門猶可復核如謂輜重四十餘損臣卽不肖不知巡方按臣一面考察可一面需索招徠所屬耳目乎副將參游不知誰指堂堂憲臣于武弁體統更自森嚴執贖入宅何異白晝攫金臣頗自愛何得哆口污蟻臣長子讀書閉戶頗知向上此輩無可踪跡搜及同年錄見臣妻沈氏遂捏造沈二而不知臣妻家已絕無子遺矣見

京察記事卷一

二

臣二子曰鏡初鏡玄遂捏言出外挾騙而不知坎子鏡玄已蚤登鬼錄矣種種不根臣不得不剖明心跡若謂臣巧避察典則知之罪之有公道在果其過蹟真確未聞一疏可逃若僅僅如縉芳等筆端做造風影都無則臣心地清涼及得因而自信况諮訪未必會單尚早部院且無定裁縉芳何謂臣不免此非其奔走權門撓亂察典之供狀耶縉芳跪拜科王紹徽臣疏中尚不直指其名紹徽面語臣曰縉芳反覆乞憐我是證佐當時何不列名疏中俾得再生折辨紹徽見在可問也東林淮南



真定保薦諸書已發明于御史喬應甲之疏而當先尺一為東林攘首功則叛真定叛山東矣真定有書與喬御史恨其欺誑背本之狀甚悉喬御史嫉惡剛腸縉芳將何處容躲閃也其他醜態種種有據而概曰此不必辨談者掩口大笑是其心膽顛而畢獻臣廉訪不虛可察見矣王圖身為表率甘受若輩驅使假捏按臣鄭繼芳與科臣王紹微臺臣劉國縉書內云福清當逐富平耀州繼之秦脉漸斷吾輩可以得志等語王圖手錄其書面徵太宰陰中三臣所恃太宰至虛至明無固無我斷

真定記事卷一

哭

不因若輩惑志顧其設心甚險貽禍甚奢按臣身羈越土敷奏尚稽科臣臺臣災已剝膚何切無申辨之章令長安市上懷疑不決臣不知其解也裝成莫須有之風波入人不可解之罪案其他東挑西激出主入奴箇中機括禿筆難盡撓亂察典又何辭焉然縉芳輩不特熒惑一王圖也聞其巧投當道之幕微服區巾步行屏從非黃昏不進門非四鼓不別去踪跡詭秘意欲何為此輩腹能螫手力可移山當道諸臣洞燭其奸而竊虞其毒陽收陰棄故為是羈縻之術是未可知萬一被其聽熒

信其私智醜正嫉邪多貽事後之口實如天下國家大事何哉并望

皇上敕諭大小當事諸臣蕩蕩平平無趨詭道臣愚幸甚計典幸甚臣幼遭貧窘舌耕苦志及視篆泰和權採紛紜調停盡瘁每入夏來便有脾胃之病旋發旋愈有何風病吏部主黜陟臣衙門主糾彈體統原無偏重何故媚王三善至縉芳居鄉居官貪淫諸不法狀臣若再為臚列恐縉芳輩死有餘愧伏乞

皇上速將臣原疏并縉芳等辨疏 敕下部院分別

真定記事卷一

哭

議處庶公道昭明邪謀少熄臣即屏逐林泉有餘榮矣臣不勝悚慄仰望激切待命之至

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貴州道監察御史劉國縉為人言波及謹陳大畧以折姦謀併乞罷臣以安愚分事臣與同臺臣鄭繼芳及科臣王紹徽雖係同年同咨臭味相投然卒未嘗有一次杯酒相邀以結私款惟是相會接譚間則未嘗不以肝胆相傾許以忠義相激發每謂丈夫處世食人之食則愛人之愛信心而行此頸可斷若區區傍人門戶隨人口吻斯全軀保妻子者之圖母廼人臣之戮辱而有志者之所羞稱乎因共矢此盟勿相負也比鄭繼芳奉命按浙而臣與王紹徽共事春明彼其承役齎奏之

便即不無一二書信相通然皆可以懸之國門與眾至朝端人品之忠佞邪正尤臣等之素所留心為終身從違之準者如輔臣葉向高之公忠憂定巡撫王國

獨何見而名教所罪臣二日長安道王紹徽大約謂秦脉然後吾輩可以得語臣聞之不勝驚駭

因拜客遍問之則遍能言之皆云五鬼作崇伎倆以成而尚不知耶臣問五鬼為誰此書何在則皆云徐縉芳等夜聚曉散合謀于王圖之家有日矣長安呼為五鬼造成假書圖手錄一通送之家宰灾剝膚矣而尚不知耶臣聞之且信且疑以為言雖有據終屬風聞臣等可誣公論難掩因置之有愛臣者曰而不言則其書真矣臣笑應之曰諺不云乎事果有說將大事果無說將罷且縉芳等誠何足惜計典在邇恐牽動家宰則事去矣客唯唯而退復有老成人教臣曰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憾果何人耶臣益心服謝之無何御史金明時叅王圖之疏出有假捏按臣家報一箭三鵰之語臣駭曰流言遂可聞于君父耶然以發難于浙有犯時忌臣心殊不暢越二日見王圖徐縉芳辨疏皆不照此款且家宰向王紹徽云書誠有之然尚多不止此紹徽因索觀之不與且曰見之則其說長矣蓋恐臣等之有言也然臣實不欲有言以傷雅道無奈徐縉芳之辨疏放肆無禮以致金明時復有言且咎臣等之不言如臣終不言而長安市上懷疑不決誠有如明時



之所云矣夫鄭繼芳寄此書與臣等此何等機密  
事臣等當何等謹秘收藏而縉芳等何自而得之  
豈真有五鬼神通入人室攫人厨櫃之物而令人  
不見耶亦可異矣昔者宋仁宗謂輔臣曰朕觀王  
欽若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陳彭  
年等五人同惡賊害忠良時人稱為五鬼姦邪儉  
偽誠如聖諭臣不意縉芳等遂能媲美古人宜其  
敢于哆口無忌也宋臣范仲淹富弼日夜謀致太  
平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姦邪夏竦思  
所以傾之則陰使女奴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卷一

周為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因併傾富  
范飛語上聞三賢惶懼皆不能安其位古姦邪之  
賊害忠良類如此亦復何怪惟是石介之所以取  
罪于竦者則以慶曆之詩有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為之招臣等之所以取罪于圖者則反之不得其  
故也故冢宰以心腹待圖而圖如此以愚冢宰則  
圖負冢宰矣圖以心腹待縉芳等而縉芳等如此  
以愚圖則縉芳等負圖矣或曰圖與縉芳等實共  
謀之何謂縉芳等愚圖也臣曰微縉芳等圖未必  
至此臣固終惜圖也冢宰古之遺直也書出誰手

應不肯昧心

皇上試召冢宰孫丕揚 面問此書之來歷併索此  
書下之九卿科道會勘真偽果係鄭繼芳所作臣  
與紹徽會寓目而為縉芳等所竊得也即當寸斬  
臣以為為人臣結黨傾人懷私不忠者之戒如書係  
徐縉芳等鑿空自構陷害臣等

朝廷自有公議亦非臣愚所敢知也一念朴忠止知  
有

朝廷不知有權貴言不隨時行無反顧遂成水火之  
情形自致高厚之跼踏內而近侍流蜚語于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卷一

至尊外而大臣捏假書于當事所謂羗夷接軫風鶴  
皆兵臣今日不去無死所矣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衷原非矯飾罷臣之職放歸田  
里庶可以謝圖及徐縉芳等臣苟不即填溝壑即

躬耕南畝頌

聖德有餘榮矣

庚戌十二月十四日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  
芳揭爲貪臣設謀布毒乞發私書來歷以破羅織  
事職近因臺臣金明時之波及不得已而應之明  
時復有一疏必欲求勝支離蔓延信口亂唾或扯  
人應已或以已傍人激之以剝膚要之以申辨業  
已心顛手亂欲蓋彌張職無容再發其穢以傷雅  
道據其所切齒于職者不過爲職出書救顧憲成  
一事而突生捏造按臣家報一節虛懸籠罩令人  
茫然不知所從來職不得不據疏折之夫顧憲成  
清修直節海內望爲山斗未聞真定山東與之爲  
京察記事八卷一  
三十九

忠良爲謀密造蜚語查出奇事如往者朱光祿入  
京沒頭帖子榜滿朝房和類機關良可概見今柰  
何又作此鬼魅一着爲一網打盡之阱也職頸血  
可澆而明時若以曖昧疊相加則當與明時共盡  
皇天后土明時手足雖已拘攣聽人提弄中夜自  
思未必無纖毫夜氣果能誣人爲捏造否他日水  
落石出明時何面目見職也抑聞長安嘖嘖有謂  
明時稱書爲假而權州一着已甘心于秦若以疏  
爲書後應也此明時之未及檢點未可知又有謂  
明時輩密謀爲此書撓亂察典踪跡敗露計無復  
京察記事八卷一  
三十九

之先自發覺反真爲僞以爲逆守似此則又鬼魅  
之傑而天理之所必誅者也明時卽無賴未必至  
是然聞之人言如此姑存之以爲他日公案職候  
命之人不宜再疏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王圖為直陳私書聞見以祈

聖鑒以消羣疑事臣待罪詞林原不敢與聞吏議惟  
是五年大計臣叨掌印務衙門諸臣例應吏部都  
察院會臣考察因此時有諮訪偶於十一月間傳  
聞有浙江巡按御史鄭繼芳貽京中同官一書內  
有欲去福清先去太宰欲除太宰先除倉場及耀  
州兄弟又有斬斷秦脉以秦攻秦等語臣一聞之  
患在剝膚頗切驚懼細加訪問未睹實跡臣已置  
之不信矣是何人謀欲逐臣乃捏言是臣手抄轉

京察記事不卷一

正六

三十八

送太宰誑誘聳動叢禍於臣若是書果有實跡臣  
即當上叩

天閣寧止抄送太宰然臣原未目睹從何抄錄既云  
係臣手抄出自何人眼見又云轉送太宰其字跡  
必在發付公庭一辨可知奈何以捕風捉影之詞  
強入人於天羅地網之內乎大計在邇臣衙門之  
事臣為政聞有大姦大惡思脫計典故設此機筭  
計欲逐臣臣今去矣印已封發孔目廳待臣辭

闕之日繳送 內閣臣不復預聞察事矣竊恐蜚語  
日盛羣疑未消輒敢直陳其故如此伏惟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經  
芳揭爲大奸煽禍陷人自全從直剖白以存天理  
人心事近因金明時以私書波及職已疏揭畧明  
心迹然皆未聞敢直指爲職也及劉國縉疏出則  
直云職等合謀于王圖之家職謹一一折之夫國  
縉既云職等合謀是係何人限見也合謀必有所  
語是誰何語也捏造必有筆跡筆跡何在更是何  
人之筆也若無實見實聞而第云得其書于太宰  
此更易明有送書之人則必有授書于送者之人  
有手錄之人則必有傳原稿之人試以面質之太  
宰核送書之人究其何從得來則送書者豈能爲  
捏造者諱也送書者據所有而送之其罪小捏造  
者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其罪大彼送者豈甘以身  
爲職等當鋒鏑也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國縉等何  
至喪心而白加誣執乎若以職平生好爲激昂而  
懸虛疑之則莫有之案何以服人若以職等近當  
填註訪單必有異同議論則不繳單之說爲日已  
久國縉等苟無愧于心又何必多疑此適足以明  
其逃影之愚也且信口誣讟捏稱五鬼卽國縉已  
爲造妖言之首矣四惡之說長安喧傳明指國縉

京察記事八卷一

五八

等而職初不以汚筆端士君子光明正大自宜如  
此方曰職之辯疏放肆無禮國縉固衣冠一御史  
而職亦侯命之部臣有何放肆豈當此橫誣而  
令職獨不言也至于職起禍之根源職非不能言  
但時當察典且侯公論之定矣爲此具揭須至揭  
者

辛亥十二月十八日

京察記事八卷一

五九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京察大典佐理不  
堪懇乞

聖明速簡總憲諸臣以定眾志事竊惟人臣之服官  
譬若擔夫之負荷外相其時內量其力力可為備  
不為是負國也力不能為而強為是誤國也至于  
誤國而負國之罪益不勝誅矣京官六年考察吏  
部主之吏科河南道佐之而臣院以與聞未議介  
于其間自臣叨冒京銜典凡四舉臣院當事諸臣  
可縷指數矣丁亥則辛自脩癸巳則李世達己亥  
乙巳則溫純皆左都也未聞副都御史而敢專之

京察記事一

卷一

七

五

也又堂上三臣皆具官未聞一副都御史而敢兼  
之也今臣何人今日何日哉自

聖意淵微可否置之度外而群言淆亂是非無所折  
衷本公論也美惡何妨竝觀而終于分門相角則  
雖公亦私矣本正也勝負何須着念而雜以陰施  
隄設則雖正亦險矣不知鏡裏妍媸本來自任優  
場打諢過耳如風若徒以一事之異同定六年之  
賢否恐當事諸臣不若是之小也蓋自到任匝月  
而長安之靜者復動噤者復譁則臣之不稱彈壓  
大畧可觀已况屆期受事秉正則嫌于偏執持平

則類于調停安能揭日月于通衢而化參商為同  
氣臣竊自考察惕然有餘懼焉伏乞

勅下吏部將原推左都御史呂坤即賜  
簡用免其具辭兼程赴任仍將原推左僉都御史高  
舉願憲成查照甲辰外察事例一併  
點用庶正人當軸眾望攸歸庶霧立消堯天再觀而  
得以卸肩藏拙不致誤

國負

恩臣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庚戌十二月廿五日

京察記事一

卷一

七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爲撫臣飾辨可原邪臣惡狀  
難掩謹述長安公論仰祈

聖明鑒察事臣于本月初七日具疏糾察翰林掌院  
事吏部右侍郎王圖內開害兄繼子納賄養交諸  
狀舉朝士紳孰不壯臣之敢于犯奸核于觸諱卽  
王圖疏中亦云醞釀至今似知不容于公論久矣  
頃接保定巡撫王國一本爲兄弟關係倫常臺臣  
無端造捏懇祈

聖明鑒察以維世教以正人心事大約謂國兄弟情  
好素密臣橫加惡習也者臣虛心自揣果圖無害  
兄真情則繼子養交已足入罪何必更躡不根以  
潤

大聽乃圖立心大險管進大驟意見既有異同兄弟  
遂分吳越大僚拾遺駸駸八九長安有耳共聞國  
何可置爲風聞無據也卽國疏中亦云言及時事  
書札往來家庭骨肉何至參商等語則國且自疑  
其非臣之捏造可知臣拜疏后有謂國必疏辨救  
圖益弟雖不弟兄不可以不友而且以緩急覘國  
之用意保定達 京師承舍往來五日爲期五日  
不至而人始疑十日不至而人益駭逾半月而疏

至人咸謂國爲圖所迫非國之本意也棠棣之詩  
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臣望此疏久矣而竊惟  
其不蚤國得臣疏點破雖不便于圖寔便于國國  
陽駁臣亦安知不陰德臣乎徐縉芳寡廉鮮耻逢  
人獻媚傍門傍戶到處借援如見王國卽力抵國  
所痛絕者以迎合其意而得其薦舉又假道東林  
以反國之所甚惡陰陽首鼠面是心非既愚人權  
要之津又累人知入之鑑國疏云舟次臨清縉芳  
來見談及是非邪正了了胸中臣心亦賢之乃考  
選之

命未下縉芳忽爾建言臣以書往訊謂且當自重以  
報

聖明復罪縉芳翻案等語夫謂其明于是非邪正而  
賢之是卽縉芳之執贄以求容于國也而又云建  
言失于自重業已自明其反覆何獨謂臣不然至  
于以臺攻臺非臣作俑臣亦欲確守舊規以存雅  
道無奈臺臣交結王圖引進縉芳輩弄出翻天覆  
地之狡謀造成出神入鬼之邪算六年大計任情  
撓阻臣乃拚官拚死出一疏以挽回時局羽翼計  
典原非立意傾危豈得繫云禁臣若假書一事圖



果五鬼同謀如御史劉國縉所云恐將來秉鈞當  
軸之大臣不應有此舉動國豈能為圖諱而圖之  
得罪名教貽羞青史即臣疏亦贅詞矣若臣忝竊  
耳目職在觸邪國感激時事發憤于臣臣只平心  
原之公論折之臣自此惟有靜聽處分屏跡林莽  
以避奸黨雄鋒于願畢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庚戌十二月廿五日

八卷記事 八六一

六口

三三

山東巡撫黃克纘揭為近聞邸報見金道長疏  
考選候

命御史徐縉芳內有云摭據准撫千條以為獻媚山  
東之奇貨及功名到手則千條罪案變為千條相  
業等語所謂山東益指本職也職與徐同里閭且  
有姻好徐又已故給事舍姪黃道瞻受業門人職  
以通家子弟待之書札往來嘗勗以受職之日當  
盡言而不可輕言至於以淮罪千條取媚於職則  
寔無此事職撫山東淮上則總督山東漕運事體  
相關本無嫌隙惟陳增故事淮徐道副使卜汝梁

八卷記事 八六一

六口

三三

將山東解去礦稅銀八百五十兩委官李麟銀四  
百兩隱匿入已而以百兩賞其快手管大本歇家  
吳光宗以滅其口及職移文查此銀下落乃僅吐  
出四百五十兩作賊銀解進餘銀竟不肯吐職心  
不平又因汝梁開手本與暨祿令其委官來山東  
鄉城館陶濰縣等處二十六所立廠抽稅職以稅  
經題明包納不許委官而汝梁敢抗違  
明旨乃具揭部科數其奉迎中官而汝梁自知公論  
不容具呈乞休內有黃撫臺非太監委官等語淮  
上為之具疏以



聞職不得已疏發汝梁隱匿山東之銀及嫁禍山東  
事凡有兩疏一揭不敢傍及他事蓋職與淮上形  
迹相左以此今復五六年矣夫職叅汝梁而淮上  
救之迹類晉楚爭鄭然本為地方公事理直則已  
縱有人以淮罪千條媚職亦不任受德近因東  
林救淮上而徐夔東林迹涉代楚救江東然東林  
為職同年一時稱費縱有人極力為之左袒職亦  
不任受怨故為此語者或因卜汝梁舊事而生出  
一番議論也然言官得泛論國是鎮撫則各守封  
疆若職身在外而樂聞人過是干與

京察記事卷一

六下

朝政職之所大恐也况實無此事豈可無一言以自  
明其餘疏中別事則職不敢與知矣須至揭者

辛亥正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等為催

請考察日期以便轉行南京事考功司案呈照得萬  
曆三十九年例備考察兩京官員一應考察事宜  
節年奉有

明旨照例遵行外所有日期相應預定等因到臣該  
臣等查得考察日期舊規定于二月初二日會同  
都察院并該衙門堂上官嚴行考察自今正月過  
半時日已迫勢難再遲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 部仍行南京吏部一體遵行

京察記事卷一

六上

辛亥正月十七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為邪謀愈出愈奇人心大壞關係匪輕懇祈

聖明速賜處分以銷傾危以懲黨惡事先是臣之論王元翰也一時救者傾動南北而南之兩衙門諸臣爭出其奇私相救援後且出有公疏故人徒知南之救者甚于北而不知就中挑激播弄者實由北之二三儉臣提其線索故當日初開其辨實則有史記事繼發其疑端則有胡忻又繼則有史學遷一疏似欲速臣之禍機者孰意其學遷原疏及被胡忻史記事謀改發抄則深欲中臣一則假此

史記事

卷一

三六

以號召南北之響應及被臣叅破而學遷始有一辨揭發抄內曰不知何人將原疏前後改竄等語又得以據其言直求欺罔之人于是忻等見邪謀既露不得已上疏認罪內曰是臣為朋友之義改竄數句等語夫學遷固朋友也將其偏護未甚之言竟改之與元翰記事設謀之旨同一聲口是為學遷乎害學遷乎其實不過借學遷以為元翰耳獨不思侍通國之公論固黨與之私交忘君父之大倫濟朋友之顯惡諸疏具在御前尚未批發而紊亂

朝政按法應斬其罪依然在也其後是非既明無復敢有為姦貪庇者忽王基洪由南來一疏突起其端復欲借李三才事以為元翰解免地乃敢以二三人之私疏假為同衙門之公本又公然敢欺我皇上隨被同臺之臣劉國縉耿鳴雷等一十四人具疏不認然後懼

皇上斧鉞之誅竟辭南都之學差託而逃焉夫基洪等身任耳目反欲蔽我

皇上之耳目職司紀綱乃且甘心壞我

祖宗之紀綱諸疏具在

史記事

卷一

御前尚未批發而說謊支吾按法應斬其罪依然在也今一年有餘公論久已大明乃陰謀者終不肯自己聞有移書于花阻撓計典以庇之者而今且

京師喧傳謂有捏造臣之家報暗投銓臣謂臣欲叅輔臣太宰及倉場侍郎諸大臣以絕西北之胥夫臣生長

京師風寡交遊甘退守恬受

命以來矢一心以報

主見有姦貪煽亂積為一擊直以死生爭之不知有



所謂東西南北之黨乃諸姦每欲假此庇元翰以言臣臣之伶仃家有七歲稚子耳臣有家報商議臣將誰與議乎況今二三大臣秉公持正勞瘁百端天下所共爲倚庇也卽我

皇上未嘗不憐之重之無可論而欲犯天下之公以自底匪類萬無此理又況曰家報若果有之自是秘密何得入讐人之手是前之屢欲欺皇上者其計既不得行今之巧於登當路者其意固易售乎堂堂

聖明之朝濟濟冠裳之衆而乃有此造言生事欺

君罔上之流卽向來妖書之竊發亦此無忌憚之輩

而其焉者若不亟爲嚴究以杜其漸將來魑魅魍魎且不知所底止傳之史冊謂我

皇上爲何如王所係良不小也然前之喧傳者原謂今考選候

命江西道御史徐縉芳與考選候

命四川道御史李炳恭襲衣小帽連三四夜入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之幕共爲謀陷三臣之長班皂隸守門人役無不見且駭之以致長安煩言嘖嘖及假書一出的係王圖之筆跡所以開

然相傳載之小報臣正具疏欲辨尚不敢直指其人今見御史金明時之疏乃知其所傳爲不虛也

夫王圖與徐縉芳其夙行之穢在人公道之口臣不暇論辨李炳恭舊爲歸安縣知縣臣所屬也臣初入地方時隣大計尚未悉其爲人積久則皆謂其閃爍貪橫真有如豺狼之不可近者母論苞苴所入之無筭皆部民貲郎李信齊等之過付而究在庫無碍之官銀與濫派幫貼之冗費無不搜括一空巨萬贓私半充囊橐半以賄納東林不肖之人是以虛譽日騰橫肆無忌試卽前德清周知縣以童生一事受其妻非遽遭重竄而致童生十數人禁錮終身誰敢有犯其鋒者臣特不忍苛求於既去之後耳今見臣久駐湖州懼其敗露而多方謀臣臣雖不知其所喧傳者衆且遠矣然害臣其小者也獨惜王圖大臣也不養重而養交惟收私人于幕下不樹人而樹黨欲美當事於掌中謀出於羣姦書成於一手而彼縉芳炳恭者徹服夜行衣冠掃地甘爲廁隸之行視彼雞鳴狗盜之徒抑又下矣豈不羞朝廷而辱此奉選哉均爲



社稷之憂也總之元翰以假意氣文其實姦貪以顯擊排濟其真汗穢以大機局愚其衆知交惟利祿名位之共圖故肝腸謀慮之多合而圖與胡忻等久與之同臭味故突出一奇以爲報復而不知事屬太奇適犯鬼神所惡令走卒下吏亦得抱不平喧嚷之矣豈

盛世所宜有哉懇祈

聖明

勅下部院將喧傳所執之書取臣之手筆比對如出臣手先將微臣罷斥以爲謀害忠正大臣者之戒

天啓記事八卷一

二十七

如係王圖筆跡將同謀二三邪臣酌情罪之輕重而置之法庶真偽辨而人心知微所禱於世道人心不淺矣然臣又切仰窺我

皇上前者一切不理之

旨非真厭薄棄置以自廢其治也當衆言淆亂之日正欲使諸臣紛然雜進各自呈其面目寬以收其忠邪徐以定其真偽而後以嚴行其賞罰是不測之威終莫令人易測而非果置之任其忿讐無已時也今朋奸益變爲神奸陰惡益肆爲顯惡事事俱在

御前正宜一發而各按其罪則天下萬世將無不頌聖天子之神明

大聖人之作用一時若行

日月於中天而陰邪立消陽氣鬯洽

聖德光昭九有而人人游

堯天舜日之中矣

宗社幸甚臣無任云云

天啓記事八卷一

二十七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邪黨蓄謀已久小人懼察突發懇乞

聖明先罷臣官以謝警口即

物行勘以明 國是事臣最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而 命之按楚自去歲六月二

十三日辭 陛出都至七月終抵臣家九月間有

客自北來者徑為臣問京中消息客歛欷言人情

愈險愈奇道有二說一說欲剷斷秦脉先叅掌院

王圖以杜大拜并叅臣以杜敢言又一說群小畏

內計不免欲為先發制人之術要叅一二正人以

京察記事卷一

七十四

自救臣歎曰斷脉之謀其畜已久而先發之說則

新聞也臣與客又歎秦脉之生絕自有數何算王

乃爾忠義之激發自有人何慮臣乃爾內計有公

議有公法又何張皇乃爾小人心腹真堪一笑至

十月臣又按楚受事十二月十九日臣巡楚將南

行與撫臣張問達亦畧言京中情形至二十六日

臣至岳陽次日晚接邸報見金明時果叅王圖并

誣臣數事而客之告臣與臣之告撫臣者其言驗

矣夫明時貪污其賊私狼藉郡中士縉率鄙之甚

叅臣也正見臣不與明時伍也亦何必辨第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而知其邪臣耶言梗槩望

皇上垂察焉夫臣之居官晉之士紳知之臣之居家

臣之鄉紳知之臣安所得八百金哉即明時與臣

同咨同官臣且羞與之談况臣所欲誅之陳治則

哉明時亦知人之悉其汙故先以汙扯人不知清

濁自異流也至於史萬章由二由三牛雲精等臣

初不知其為誰而成司禮之打點與閣璫之結義

臣初不知其所指無風無影說鬼說夢何明時心

灰至此至王元翰二十損之說尤無天理之甚何

也元翰被叅後鄭繼芳等使人晝夜圍其宅故繼

京察記事卷一

三十一

芳疏曰我知元翰無神翰鬼運之術矣劉國縉疏

曰近聞元翰挖坑埋賊希堵口求勝矣及元翰罄

身出門陸夢祖又疏曰元翰被叅后朝欲使一人

焉持數千金走南京置產不能暮欲使一人焉持

數千金走揚州置產又不能原疏具在是皆元翰

不能携資出門之明證也而二十損何以至臣寓

損至二十抬夫用四十名此豈袖中物乎元翰寓

在石駙馬西頭臣在箔子中街是時劉國縉正巡

西城而房壯麗王孟震與元翰同街相去不遠而

與臣對門者工曹張嘉言工坦李瑾與比隣者兵



垣胡應台萬目萬耳二十損將誰欺乎况四月初  
二日臣同諸臣辭 朝謁 陵而繼芳在焉初六  
日臣同諸臣回 陵見 朝繼芳亦在焉歸來始  
知元翰為史學遷叅及憾此心無以自白於知已  
故罄身出門耳學遷初二日疏至元翰初四出城  
臣在昌平又有百里之隔明時亦何忍出此言耶  
又云臣與顧李鄭合臣豈諱之姜士昌為職督學  
座師以入

賀叅奸相被降臣出城候之偶值顧天峻李騰芳在  
坐臣見二臣議論慷慨心竊慕之鄭振先占今第

一權奸疏大快公憤臣心尤慕之故南都叅顧李

臣疏駁之無何而天峻回南大發難端臣又疏叅

之總之或與或叅皆為 國非敢如明時等背公

死黨甘壞 國家而不顧也明時將以此罪臣乎  
至為王淑并出扎原以破明時之奸非敢為淑并  
求庇也當王淑并初選縣時明時輩即造言曰王

作令正人聞之歎曰名次該翰林為何使其選縣  
氏之本分何加焉後淑并方即令子選縣王出城  
林密囑其子曰只問兒要十又群然曰王翰萬正  
父子密語外人何得聞焉至人聞之又歎曰三十

七年十月內臣同官蘇惟霖語臣曰我五月間條  
陳疏有 畿輔之地有司貪肆一語原為定典發  
後聞定典不至於此方以為過今有人欲借此局  
害寶坻即借子以害其父倘其說遂行又恐借害  
寶坻父子以害我我二人可移書關差以破之故  
臣曾寄札於明時尤記有造言者何巧且險也之  
句夫所謂造言與巧且險者正指明時耳而以此  
為臣罪乎至徐縉芳閩人也與臣何與嘗咨訪時  
正人多稱其有識有才有力量臣加三圈夫一時臺  
省約三四十人各有訪單臣不過三四十人中之

一人耳而亦以此罪臣乎然臣又知此疏非明時

一人意也臣自被 命以來發奸指佞曾無餘力

如叅李廷機沈一貫等與蕭大亨趙世卿等與申  
用懋陳治則喻安性姚士慎熊鳴夏等奸黨已切  
齒於臣而其最深最不可解者又無如破新舊科  
道互相攻訐之疏又無如破叅貂璫卸權之疏又  
無如擬治則大款六條小款三十條力請兩觀之  
誅之疏蓋群奸合門密計方幸有一奇以脫罪而  
臣力破之方借治則為中堅而臣又力驅之此其  
恨臣最深然尤不敢發至鄭繼芳叅王元翰就事



論事何不可者乃以平日之抗章皆爲今日之罪  
案故臣聊爲持平之論而胡忻言之史學遷言之  
各疏語意甚平未嘗直斥繼芳也乃繼芳力攻臣  
等若不共戴天之仇是又臣招怨之一也顧天堦  
奔哭于太倉吳門四明諸家約結周孔教沈思孝  
勾連遠邇密布要地而二十年來邪黨頓然腥聚  
希圖大舉未幾而孔教果見保揆輔果見參議攻  
太宰者勢且訐然臣激于公義而發之此又臣招  
怨之最深者也無何邵輔忠參淮撫李三才次日  
有人謂臣曰輔忠已草三疏一疏參淮撫有救者

京察記事卷一

二十七

出第二疏再有救者出第三疏其意益探臣也臣  
詳勘輔忠疏名爲參三才而實質不止於三才如  
吏部無真官評天下無真道學在 朝之士紳在  
野之名流一網收之真亂天下者也故不敢私避  
其鋒以明誤 國家亦聊一駁正之其言甚平也  
而無奈參淮上者必欲甘心於臣是又臣招怨之  
最深者也又無何而劉時俊咬錢策參金士衡段  
然於南而臣糾之又無何而王三善輩以尺牘參  
顧憲成於北而臣又糾之此又臣招怨之最深者  
也然尤不敢發也茲者內計期迫小人自知難

而挑激者又乘間主使於是五股之人合而爲一  
而數年謀斷秦脉之秘始借明時以攘臂也聞主  
盟者詞林有人鄉曲有人素號君子而誤聽小人  
與素號小人而陽附君子者比比多人其蹊徑殊  
其歸着一總付之公議不忍盡指明以傷雅道即  
明時臣亦不惟以邪正分途已久不足恠也此邪  
謀不知王國曾聞之否國友愛素篤其何以爲情  
哉嗟嗟自古小人未嘗不嫉忌賢能者而公道自  
在如宋元祐時謝景溫參蘇軾以商賈矣范致虛  
參程頤以邪說矣而當時貪廉邪正之分何嘗不

京察記事卷一

二十九

明此尤往代也七八年前錢夢皋參溫純矣康丕  
揚參沈鯉郭正域矣而今日邪正孤黨之分何嘗  
不明群奸不過謂章奏不下  
聖斷久稽卽黑白變亂其誰別之是非顛倒其誰持  
之不知秦檜倖保首領而不能逃萬世之誅岳侯  
雖遭奸毒而永享萬世之祀是邪正之報有不在  
一人而在天下不在一時而在後世者明時等勿  
謂天地鬼神之終可欺也臣今日不謂秦脉借而  
竊爲  
國脉惜不爲臣一官惜而深爲言官惜不爲群奸之



言正惜而重為

上之孤立惜也若臣當抗章擊奸之日已切長林茂草之思矣不然豈不知有今日哉伏祈

皇上先將臣罷斥之以遂彼報復之願仍將救王元翰李三才疏并臣與金明時居官各狀

勅令部院從公會勘如果臣為奸為黨為貪當誅臣以謝群小如果明時為奸為黨為貪當誅明時以儆官邪一

旨傳布萬口歡騰庶幾 國是明而人心正廓清可立睹乎臣曷任激切企仰之至

京察紀事 卷一

八下 卷一

辛亥正月十九日

原任浙江湖州府歸安縣知縣今擬授四川道試御史李炳恭為按臣誤信挑構無端波及謹據疏剖析以明心迹事臣自己酉冬以歸安令入

覲按臣鄭繼芳舉臣卓異臣心德之考選事竣往返書札繆承獎借毫無嫌礙唯臣賦質骯髒或櫻時忌昨秘書攻發聞有欲甘心臣而借以相誣者臣擬具揭隨念事屬烏有不辯終明不意竟有以蜚

語譖之按臣在按臣急于自白遂誤聽人言而及臣矣臣謂私書一節上有天日下有人心幽有鬼神明有清議臣果與謀甘當寸斬若據論貪橫等

京察紀事 卷一

辛亥 卷一

事以按臣加罪于舊屬何患無辭但臣斤斤奉法自矢冰兢過付何事歸安何邑而容此五載不肖之長吏耶無得有無具懸尺籍徵派幫貼自有印單周知縣掛議權出按臣誰為冀非三童生薄愆法在學臣何曾禁錮賄賂東林尤為近來排擊善類套語按臣亦為是言耶臣一人之身耳前見舉而後見刺愛則為之鑽毛出羽怒則為之洗垢索瘕毀譽之密移而愛憎之至變也總之按臣有私書之疑而後有恭臣之疏長安有郵筒之報而後生按臣之疑夫按臣精神夢寐皆為王元翰一事



牽懷縈慮臣于按臣有德于元翰絕無交至于王圖並未識一面臣徑徑之守且不聽于晉謁又何至變冠裳而入幕躬敗檢之行及怨德之常謀捏私書以相傾陷此事至愚者不為至愚者不信而按臣顧落人挑激播美術中耶憶去歲南中叅疏有貪潘縣令藉建言以自文之語原有定指而一二儉人妄為傳報致按臣纒纒辨語任事可鑒豈容再悞臣固不恨叅臣之疏而惜按臣之為人所誑臣亦不恨謗臣之人而歎長安之境為幻場也夫獎廉懲墨義莫正焉若果無夾襖私意儘可靜

天察記詳

八十一

八二

聽公評迺元翰之去國事逾數年猶爾揣摩羅織株連候

命之臣暗弓影而成祟聽風鶴而皆兵効書記于置郵卸知証于班隸大開穿陷廣肆鉗網益言未脫于口而旁觀者已悉其閃爍之情態窺恠毒之用心矣按臣雖遠終當得實竊恐今日造無根之言以欺按臣者他日睨見冰消必且以挑激播美之故而自悔耳總于臣何與哉臣係繼芳舊屬誼不宜辯但因私書而駕禍于臣又不容不辯伏乞勅下部院將私書根原查究真確庶說口無可乘之

隙善類免株連之禍矣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

辛亥正月二十日

天察記詳

八三

八四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為檢臣貪肆請刑自供自證  
謹據疏折倒以祈

電察事臣歲前疏叅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  
圖因及御史史記事徐縉芳等隨該縉芳疏辨捉  
影捕風說鬼說夢長安公論棄以腐鼠置之及記  
事辯臣疏猥云賊私狼藉並無實款實狀臣之心  
迹畧足自明似可相安無言至其自任為敢言為  
君子謂非小人則邪正倒置黑白混淆臣義氣所  
激有不容嘿嘿已者竊謂天下無兩可之君子無  
獨立之小人定見定力百折不撓終始一節者真

六察記事卷一

八十九

君子也人趨人諾占風使帆倏忽背叛者真小人  
也記事陰陽變幻既彌縫正人又巧結當路予奪  
自謂由我向背果有奇驗長安士紳爭欲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種種情狀臣不敢盡言以傷雅道第  
據記事辨疏中所招認者一二平心折之當顧李  
聲勢熾灼時半席之交金蘭比契一經敗衄而大  
亂將作之疏出矣一人之身始相慕之深後相擠  
之甚勢在如蟻附羶勢去如鷗逐雀君子耶小人  
耶鄭振先方今第一權姦疏果大快公憤至其一  
歲三遷鑽謀獨舉吏部牽動南北擁戴顧李此其

人世所共擯者也始欲借鄭以交結顧李則慕之  
既欲脫卸顧李之黨則叅之君子耶小人耶王淑  
抔貪酷淫縱

國朝二百年來未有其比記事反貽書遊揚討免察  
與甚則遷怒於出單者陽示德於子陰結歡其父  
君子耶小人耶天下無兩是之事故調停之說最  
亂 國是而惑人心方今王元翰李三才之是非  
昭垂日月如記事持平之論已立於不是不非之  
間況名為持平實為王李左袒王李何如人則記  
事何如人君子耶小人耶王元翰賊私狼藉計無

六察記事卷一

八十五

可出 國門乘臣等奉差謁 陵之日密寄頓於  
史記事二三死黨及徐四索取則托名被盜托名  
使費分文不吐始焉受其寄頓本為死友密交既  
而見財背義何異探囊發篋君子耶小人耶徐縉  
芳貪譎陰邪仕紳目為異類單皆又壞擬定閑曹  
記事獨違眾三圈門生侍御臣等三四十人多見  
在京城問記事一人而外三圈縉芳者有幾把持  
考選濫庇匪人君子耶小人耶稅棍牛玄精陳文  
孝等謀保梁永再往織造神人痛憤記事反居停  
各棍力為請托滿朝薦貽書秦宦其事彰聞為彼



鄉縉紳所不齒乃槃委曰不知為誰將誰欺乎為  
稅棍作通藪為闍瑯作走卒君子耶小人耶大臣  
收賢士而進之君君舉賢士而用之天下四海為  
家百流共濟不聞其脉在一方也又不聞此方之  
人單為此方之脉而置君國大事於一膜之外  
也秦脉兩字何其忍於忘君豈

皇上拔起秦中一二大老專為秦人接脉而太宰孫  
丕揚等奮起田間以圖報效止自顧同鄉之脉乎  
記事厚顏諂附為取媚固寵之地殊不知迷鬼之  
鬼甫出春明而太宰已急急廉訪王元翰李三才

之黨矣且浙脉蘇脉諸君子之所以攻四明吳門  
者而記事反以之厚自誇詡抑何其甘蹈覆轍乎  
敢言人士之美節亦諫官之職分人有以此名相  
加者惴惴懼不敢當未聞有驕蹇自任於

君父之前者也況其披拾唾餘專為牢籠顧李繼娟  
王元翰淮撫實則擁戴王圖臣故仰慕前修靜觀  
鷹犬如楊繼盛世宗敢言之士而鄒懋卿則嚴  
嵩敢言之士也劉臺鄒元標

皇上敢言之士而曾士楚于應昌則張居正敢言之  
士也王圖記事得無類之亦足羞矣計典發單

在十月收單在十二月記事遠在數千里外臣又  
未嘗保食保橫奔走權門簧鼓新進何以知臣懼  
察溫都御史逐幕客非死黨者也沈鯉郭正域見  
傾于妖書非捏造假書者也天顏咫尺瞻對不  
遠不知客是何人敢以唐突君父而自家兩笑  
正人亦兩笑何正人與記事當此天妖物怪之秋  
絕不見愛形於色而動輒向至尊前開笑口而  
又何其以一笑了天下之事也王圖曰秦脉記事  
亦曰秦脉王圖曰以秦攻秦記事亦曰鄉曲有人  
王圖曰臣衙門有大姦大惡記事亦曰詞林有人

王圖曰未任實抵時聞人設俎以待記事亦曰父  
子密語是其喘息呼吸儼若家人父子貫串相通  
亦足以見其胆鷄心驚茫無置對不得不向王圖  
喉下取氣息耳故記事者臣叅其保元翰則自供  
矣臣叅其媚淮撫則自供矣臣叅其救王淑朴則  
自供矣臣叅其戴顧李肯顧李則自供矣臣叅其  
擁戴王圖則自供矣臣叅其庇徐縉芳等則自供  
矣長安喧傳會曰記事此疏非辯疏乃供狀也公  
道自在人心臣本不必再為番駁但其反覆放肆  
之狀無人敢告於



陛下臣故掇取 斧鉞之餘生揚眉論列只就疏論  
疏毫不及其訪單條款以自附於臺不攻臺之誼  
者如此至假書一事果其得自耳聞當直云出於  
何人之口果其得自目擊當直云出於何人之手  
如曰原無此書則王圖直陳私書見聞一疏業已  
入告 君父何復含糊怨望不吐不吞將為造書  
者曲庇乎將以假作真朋謀合算一唱眾和難言  
下手之人故噤不出口乎此皆養交流禍臣願王  
圖亟亟剖分毋至以一節喪盡生平則臣言猶庶  
幾為他山之石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辛亥正月廿二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微臣病不可支義不當爾懇  
乞

聖明垂鑒蚤放以全餘生以成微志事歲除前臣被  
金明時捏誣不情數事臣已具疏辨矣靜聽處分  
矣無何見明時辨徐縉芳疏又云待臣辨疏至將  
未發條款盡數發出臣笑曰前日之言已屬無風  
無影今日又將撲風于無風之外捉影于無影之  
外乎臣不知何仇于明時而不勝不休至此大都  
一言可蔽曰為沈一貫李廷機等顧天竣沈思孝  
等陳治則申用懋等報復耳臣前歲有大亂將作

疏臣相知者力止臣云自救王元翰後鄭繼芳等  
方側目未已今再有此疏天竣思孝等必百計圖  
復其禍立至臣應之曰言則禍身不言則禍國與  
其禍國毋寧禍身臣疏中亦言之臣昔有好相蓄  
意叵測一疏亦曾言死于忠死亦生也生于佞生  
亦死也臣矢心如此故兩年來以弱軀犯虎口而  
不暇顧孤挺當千鋒而不敢避又何怪有明時之  
今日哉總之是非在天下臣不願與明時較惟一  
去可以謝明時聾耳而臣之當去者有四一曰病  
不任事臣二十四年入京是冬即有妻妾之變次



年又有子女之變容邱慘傷兩手脉伏自分必死  
 矣過歲幸有起色而目病又輒經年昨九月終  
 赴楚臣長女復亡一號仆地嘔血數升五年積憤  
 又盡發于一時臣病實不能往祇畏限期已近審  
 决已逼而請告無時不得不強病出門親友送臣  
 者臣暈不能揖弱不能語只能一拱手為別耳後  
 途次調攝月餘漸覺痊癒及入省積案堆山日行  
 旁午而舊病發今頭眩背痛且腫氣壅百務一  
 切停閣而誤事之罪其將安辭臣不可不去也二  
 日誠不動友臣在都中常與三五厚友朋曰我輩  
 要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方可匹師濟千萬一故相  
 知中有意見偶誤聽聞偶錯或被入巧用或借眾  
 報怨者即苦口救正原欲效他石以相成不虞角  
 操戈以相報也此果熒惑之入深乎抑亦騎虎之  
 難下乎友不我信伊誰之咎臣不可不去也三日  
 構秦未已當萬曆十五六年時有一奸人  
 皇上即明斥之迨二十二年後有一直臣奸相必  
 巧擠之明斥之而天下喜巧擠之而天下不怨喜  
 者為  
 朝廷有公法不怨者為

皇上無成心也故邪正角立黑白甚明至于今正人  
 摘邪曰清議明邪人攻正亦曰清議明正人惡邪  
 曰吾不怨若輩之害國家也而力驅之邪人亦惡  
 正曰吾不怨若輩之害國家也而力攻之有如狐  
 妖為祟一女而數夫不知誰為真夫一夫而數婦  
 不知誰為真婦世道若斯憂時者惟有流涕已耳  
 可恨權奸當  
 皇上聽言之日欺君以罔上而黨同伐異能令腐大  
 陰佐之當  
 皇上不聽言之日又合縱以連橫而遠交近攻能令  
 鷹犬明操之竊恐為秦佐構禍無下期臣不可不  
 去也四曰勢酸宜避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數雖  
 不勝亦各安于其類也今則名為君子而陰用小  
 人以行其私致小人千派歸一亦幸借君子以行  
 其私至于今無警不報無怨不復無君子不被謗  
 無小人不吐氣而欲攻真小人則假君子出而援  
 之欲攻假君子則真小人出而援之聲勢相保長  
 襲為奸長安市上任其翳蔽而莫可誰  
 路行人歛迹臣不可不去也雖然  
 君子之心平小人之險君子



間小人輒欲擠異已于淵底君子之立言逼真小人之造言鑿空虛心一照有如日中魍魎魍魎又安所逃哉此臣不願與明時等較也臣又見明時與劉國縉疏有太宰處私書一節臣遠不敢遙度第想八月間光祿朱吾弼入京匿名帖布浦長安由此推之何人不可誣何言不可捏何事不可生也私書匿名或出一派乎匿名帖不敢認私書又誰敢認無惟其張皇若是耳明時不認私書是矣然兩疏字字與私書相應竊恐自為私書之証也臣以為今日之私書就如前日之匿名帖不久終當發露耳嗟嗟國之治亂有數人之行止有命明時其如數何其如命何自今以後臣尤望明時輩捐其成心還之大道擊奸之人不必盡警用世之士不必盡忌不必以己為正還須自人定之不必以人為邪亦還須自人定之是非聽廟堂之評用舍由

朝廷公斷庶幾哉攻訐聚訟之風可以少息而敗壞于前者尚可收拾于後乎吁臣言止是矣伏祈聖明憐臣之病體臣之情蚤放歸農則優游泉石頤養天年皆

皇上兩優載之恩也賢年搏擊不效而開怨起舉抑又遠矣臣曷勝激切悲鳴之至

辛亥二月初二日

奏稿卷八十一

二四〇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爲察期未定人心滋疑懇祈  
聖明蚤斷以重大典事竊惟京察六年一舉所區別  
邪正澄清世道一大關鍵也陰陽消長之機實決  
于此故澄清必肖羣品天下于此見日月之明舉  
行不爽常期天下于此見四時之信今考察日期  
吏部查照節年舊規具題請  
旨不啻再三迄今仲春越朔矣乃尚杳然未蒙  
批發遷延濡滯中外懷疑將緩視此事則黜幽大典  
夙塵

宸衷卽萬幾殷繁何至屢格況尋常啓事往往得

旨豈反以此爲緩也將重視此事耶則去留當否係

于鑑衡之公私不在時日之延促主察臣工矢天  
日而行之薰蕕蒼素原自昭晰斬釘截鐵勢無兩  
可卽累月之咨詢亦足以辦此矣如其不然展期  
愈緩掣肘愈多一日之優游不斷則一日之纏蔓  
難除

陛下不念乙巳之往轍乎彼時甄別已定黑白已分  
止因觀望于留中遂致紛紜于事後雖公論夕而  
自定直道鬱而復申然國家元氣因之傷殘不小  
況今之時何如乎門戶愈多歧路更難忠賢孤危

原缺



吏科給事中梅之煥為計期原有定例

明旨又已報知理合裁行以竣大典事竊照京官六

載大計節年定於正月二十八日舉行業成定例

無復愆期獨於今歲正月二十八日改至二月初

二初二改至初五初五改至初十初十改至十六

十六已經數易至今仍復不下過此又不知在何

日矣事出非常各生臆度臣固知其決不出

皇上意何也

皇上英明主也加以閱歷之多豈不知斥幽重典事

之決不可已者有何猜疑有何吝情而亦復遲推

若此即云慎重其事但當慎于咨訪慎于推諫慎

于處置使善類不至株連奸宄無從漏網止矣寧

有弛法紀閣舊章蕪穢仕路以為慎者諺云席久

話多夜長夢多况此事何事此時何時而可令遷

延日久枝節橫生乎即今旬日之內有捏增新單

亂投匿揭者若再稽遲更復何所不至其究使國

家黜陟之權不在

皇上不在部院不在臺省不在功司不在通國輿論

而在市井無賴吠聲射影之口混亂決裂不可收

拾豈英明如

皇上而甘以否泰大關為戲者哉且故知其不出

皇上意也或者謂題知而行恐涉專擅臣竊以為不

然夫所謂專擅者必其原無此例偶因議起如汲

黯持節陳湯矯詔之類是也然當時人主尚不督

過反賜褒嘉大計之有常期原屬定例如鄉試定

於八月初九會試定於二月初九何常臨事請期

以滋瀆進賢退不肖事體正同安在大計之不可

照大比例從事乎况昨吏部催請又奉

聖旨知道了是

皇上已明明報可矣就裏通融正是善承

聖意如必拘泥常套仍候報期萬一不幸一月不報

亦將一月不舉乎一年不報亦將一年不舉乎竊

恐候期之節小誤事之罪大且以

祖宗數百年之成憲而不克奉行自今日始又豈所

以明共順也伏乞

皇上念大典之決不可稽遲賜 俞允以便奉行倘

謂業已

知道不必再瀆該部合無題知竣事是即以義裁命

之忠以權合經之法也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

辛亥二月十二日



工科給事中歸子願為計期屢易殊非政體懇乞  
聖明俯鑒部題以速竣大典事臣竊惟

祖宗令甲考察京官六年一舉其所關於治亂消長  
之機比外計尤為喫緊部題日期從來不爽未有  
淹時越月數四更易尚未奉 俞旨者

聖意得無緩視此事乎則大僚及四品以上京堂各  
處巡撫自陳諸疏輒蒙 批發是

皇上蓋稔知節年舊例不可稽矣昨吏部又催請日  
期奉

聖旨知道了是

皇上已明知即日舉行不可已矣羣情方且囁囁欣

慰奈何復杳然未定耶若以為慎重此事不過慎  
重于諮訪慎重于處置使忠賢不傷于投杼姦宄

無幸于漏網如是而已安有稽緩稽閣致 國家

之鉅典傍徨通國之疑竇寢啟而以為慎重也者  
况主計諸臣既別薰蕕主持堅定而又經之以累

月之諮訪不為不久已審矣又奚事遷延日月為

也且此時計典所關係又非往歲比也爰自累年  
章奏寢閣以來羣情壅塞日甚一日壅塞愈甚則

議論紛紜議論紛紜則歧路愈多歧路愈多則猜

疑愈熾常恐日後不知將何紀極只今所以明

國是平人情使君子有所倚而得以自固小人有

所懲而不致敗羣揭日月于中天鎮枕想之世路

獨賴此舉烏得屑越戲豫視之耶故此一舉一日  
不定則人情一日不安坐令枝節橫生流言彌廣

彼思所以傾危善類者儘其神巧何所不至不啻  
如偷單匿揭之類已大率近來時政總之操持之

極還為廢弛

皇上每以操持為廢弛而不覺今且濫觴不可勝言

此何事也而亦以此道用臣之所大懼也茲者部  
催何止數次科臣彭惟成梅之煥又交章懇

請未蒙一報臣切以為逾期已遠即日速舉尚虞  
稽遲若復不定更待何日伏乞

皇上俯念 國家否泰之機勿靳俄頃 明給急

俞部請以便刻期竣事且 聖明業已知道恐難  
多瀆即如科臣梅之煥所請該部通融題 知亦

所以善體

聖意允釐鉅典之極思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二月十四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二

汝南周念祖彙次

告天文

都察院許弘綱草土罪臣已無復出山之望荷蒙  
聖恩特拔躡躋今官告于親墓而來摺為二親報  
國今將奉

旨往吏部贊理考察齋宿公署若敢以一毫私意誣  
人以一毫私意黨護人即係不忠不孝  
天地神明共殛之

辛亥三月初一日

京察記事卷之二

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倡言要挾逃考察事臣奉

旨三月初二日京察欽此臣于二月二十七日即宿

部料理察事人傳御史金明時欲上要挾疏令部

院不敢考察得以自脫臣猶不信至三十日方與

副都御史許弘綱會議察事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面以帖受臣曰此科道兩臣傳與堂上者也帖曰

御史金明時貪儉有病私通賄賂長安公論實所

不容若臨時俱上要挾疏則臺省無紀綱而後來

考察益難矣問之為見管考察科臣曹于汴道臣

湯北京所授臣非不欲怨惡省事寬明時而了事

但以八十歲老年自念 國典難枉

主恩難負故欲任怨任勞致人不悅臣如此耳臣若

不預告待彼要挾疏上或捏臣不公誣臣不法臣

何以自明除金明時恭聽

聖裁臣不敢于初二日同眾奏察屬帖並呈

御覽伏乞

勅不都察院照依原帖公同六科十三道處分庶大

典不亂而要挾得免矣奉

聖旨考察大典如何敢肆要挾自干法紀金明時既

有公論卿便會同都察院從公說處不必推辭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揭帖昨晚接邸報見太宰疏  
叅金道長內有科道送單事此一單實出于臣手  
公司曾真予在朝房交與考功王省愚轉送者真  
予無此單也職亦係考察人數靜聽處分尚未敢  
具疏須至揭帖者奉

聖旨

京察記事

卷二

三

吏部告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 示陝西道御史金明時  
不得赴部過堂考察聽候  
聖旨處分告示

辛亥三月初二日

京察記事

卷二

四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為微臣靜候

察典冢卿無影生疑伏乞

聖明首賜罷斥并乞會勘以明心跡事職東越孤踪  
守官守法一心報

主罔顧升沉蒙

聖明欽定察期職恭候部院處分安所逃避忽于本

月初一日接得邸報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

揚一本為倡言要挾嚇逃考察事內據管理考察

科臣曹于汴道臣湯兆京傳帖云金明時貪儉有

病私通賄賂長安公論實所不容若臨時俱上要

京察記事八卷二

五

挾疏則臺省無紀綱而後來考察益難等語太宰

遂不暇具疏糾參隨接部咨不容職赴部考察職

一見之不勝驚訝謂職為有病則見奉關差兼攝

巡青東城二印毫無廢弛謂職為通賄賂則史記

事徐縉芳辨疏見在有無虛捏人人能言之太宰

閱歷老成豈其輕為舉動惟是諸欲甘心于職者

造出要挾兩字以挑激曹于汴湯兆京而曹湯二

臣轉以聳動太宰坐令職無地耳如以為挾必具

疏未察之先或遍籍當事之口方有要挾情形如

職一語不發一字不吐而懸坐之以要挾則何人

不可被腹誹之誅耶總職去年十二月一疏自  
敵國釀此羌夷接軫之禍職 日不去一日兵戈  
不息懇乞

皇上速賜罷斥以謝諸臣并乞

勅下部院會勘有無要挾以明心跡以肅大典職即

跽伏林莽有餘適矣奉

聖旨金明時是否貪儉并要挾事情着都察院會

同該科查明議處來說

辛亥三月初二日

京察記事八卷二

六



掌河南道事御史湯兆京為奉

旨佐察循職畧報敬陳送單始末以所

聖鑒事臣辱 詔命掌管河南道道務與聞察典一

切咨訪收單會單俱臣職掌裁定處分則部院事

也臣于去年九月到京十月即行發單咨訪于時

已聞御史金明時之口語籍籍矣及至收單會單

則明時之事款獨多當十二月時苦察期迫戒嚴

已久明時忽有考察關係大典一疏上言德政參

于彈刺既申媚竈之情更結連雞之勢拚官拚友

意態張皇明時之心路人所共知也若使糾叅疏

考卷五十八卷二

一 卷五十三

出于平時則是言官職掌誰得議之斯時斯疏難

曰不要向來議論具在處列臨期忽有異聞臣是

以有送單之事蓋臣自十月後未得一謁冢鄉考

察有日約同科臣曹于汴同事喬允升往候仍備

單以便請裁因冢鄉見辭遂以數單與考功司即

中王宗賢轉達并以送臣堂上官臣所謂要挾疏

即指前疏也蓋為

朝廷之紀綱慮後來之人心慮豈止一人一事哉若

言無病則有彼之手足步履在若言不通賄則有

臣等原收之單在臣性素執職掌所關誠無反顧

原非有仇于明時也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議覆以肅察典臣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三月初四日

考卷五十八卷二

八

上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為被參靜聽復聞人言謹據  
事直剖以祈

聖斷事臣惟六年黜幽國之大典自當靜聽處分况

太宰參臣既并臣辨疏俱在 御前不日微

旨嚴譴罷歸田畝以遠喧氛於焉畢此身世矣續於

初二日接印報有道臣湯兆京一揭寥寥數言謂

要挾一單出自兆京之手曹于汴無與夫掌科掌

道並主計典臣果有要挾踪跡所言公公言之科

道公傳太宰自是職掌何故意態張皇先為曹于

汴洗脫不崇朝也况太宰曰帖明其為書牘也兆

京曰單又似乎為訪單也遞訪單於太宰者甚多

甚久豈臣單獨不經太宰心目而何煩兆京之倉

惶轉遞耶如此舉動支吾詭秘不可令臣庶見也

復於初四日具疏為奉

旨佐察循職圖報被陳送單始末以祈

聖鑒事却指臣去年十二月一疏為要挾又與太宰

待彼上要挾疏語自相矛盾如此則二月二十七

日傳言與太宰之人其誰耶其有據耶太宰以二

月二十七日之後上疏為要挾則疏在二月前者

非要挾可知疏內所論列之人即勢焰灼天並非

主計人數不知於何處要挾臣得兆京疏揭而心

跡稍明臣罪稍解矣至於臣疏乃發露邪萌也

而說而飾之曰上言德政乃觸奸也而說而飾之

曰媚竈乃破羣也而說而飾之曰連雞彼其以觸

奸為媚竈臣不知甘心於觸奸者其所媚何竈耶

以破群為連雞臣不知其甘心於破羣者其所連

何雞耶臣自拜疏以來四面受敵其造為莫須有

之事勢所必有大約如徐縉芳等所臚列以死為

生以絕為存今盡據為實錄而其有言千百倍臣

累繫長安口實者何散於飄風耶語曰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斤之所壓無不糜滅者臣以孤

子一絲垂絕於雷霆萬斤之下

祖宗二百四十餘年培養之士氣阻索盡矣臣復何

言除臣席藁待罪外為此冒昧陳言伏望

聖明留神電斷蚤賜黜譴臣不勝待 命之至

辛亥三月初六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喧嘩臣敢犯

明例伏乞重處以懲茲謀事查得國典章六年

一次京察敢有造言生事據拾妄奏違者不分有

無冠帶俱發口外為民二百年來誰敢輕犯不謂

今次考察乃有御史金明時犯也初部院會議也

在二月三十日金明時揚言要挾臣已不敢自考

請

旨下都察院考矣此未考察時事也其意欲嚇部院

使不敢處耳此三月初二日奉

命考察滿朝帖然臣謂此考可以不負

京察記卷二

皇上之付托矣至初六日明時復有疏反噬管察科

道湯兆京等渠兒

明旨未下及是時又嚇都察院不敢處耳似此茲計

豈是端人及查訪單有言其受總兵則幾千計者

有言其受參游謝以幾百計者有言其老年色荒

者有言其寵京中妾揚州妾毋縊歿者有言其枯

石駙馬街二妾跳在張監生家張使送還賞銀二

錢班皂知者有言其與舊相主謀做事領袖羣奸

者似此舉動豈非違例今若少事姑息將來誰敢

考察是

皇上除惡逐奸之典自明時而壞矣本當引例重處

姑念事出初犯狂妄無知伏乞

聖明仍照考察例

批示處分以後犯者部院即行公參依律曲處庶幾

奸計不遂察典有光矣

辛亥三月初八日

京察記卷二

十一



或云姦人四布流言多方鼓煽弘綱過為寬解刻  
意調停豈調停不得遂思弛担以謝諸臣抑其苦  
心歟弘綱智人也其說宜不輕發臣以為此  
國是攸係人心世道視以轉移不得不為

陛下一別白之臣請先破邪謀然後可以定公評散  
黨勢言黨必推本沈一貫論者曰一貫去久可以  
無苛求矣臣曰一貫未嘗去也彼自知罪狀必不  
容于天下惟恐沈鯉郭正域

召用引繩批根之士承其後則一貫首領不保子孫  
是憂故直以衣鉢授顧天竣紅廟歎血之盟首發

兵察記事 八卷二

十四

之者弘綱也天竣敗轉屬湯賓尹而賓尹之謀又  
下矣陰結王之楨李成梁為內援陽挾劉國縉王  
紹徽喬應甲張加言為外援招誘朋徒日夕蠅營  
羽翼已成乃求一深中假愿者為盟王自謂三窟  
固矣獨計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臣也諸  
姦思為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顧憲成之書以發  
難借孫丕揚以為名一二年間飛矢集于東林駭  
機編于原野士大夫咸囂囂有不欲自安其位之  
意而又惴惴有不能各安其位之音小人附君  
子即批亢擣虛于君子以小人攻假道抽

刑部山西清吏司今差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為  
捨死報 國事職惟古人一飯必報蓋其厚也職  
自辛卯年補廩以來無一日不食 皇土之天祿  
至於今而男不啼饑女不號寒父母妻皆榮膺寵  
誥此其天高地厚豈直一飯之德邇雖備員刑曹然  
所職不過收支紙價而已不過分理一二詞訟而  
已此何足以明報其惟 輦轂之下有大臣結黨  
欺 君假公害正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  
皇上偶爾不覺而職區區之狂直始願矢一言以騰  
我

兵察記事 八卷二

十四

宸衷而九死有所不辭矣先是去年十二月內臺臣  
金明時有疏論翰林臣王圖就中點綴多人臚列  
多事其虛實職不盡知乃王圖縱子殃民一節則  
長安至愚至賤能言之為圖者若良心不泯宜閉  
閣引咎之不暇矣彼且無端飲恨無一日而忘明  
時也其依附圖以冀後來富貴者亦無一日不為  
圖為報復計也突於考察之先一日有吏部尚書  
孫丕揚參論明時要挾嚇逃曰將來或有撓察之  
疏職引頸而望明時早晚疏到庶見太宰之言無  
虛乎而沓乎無聞也次日又見湯兆京一揭曰



出伊手俟察典竣然後敢具疏明言挾嚇之故職  
又引頸而望北京早晚疏上不知發覺明時激潑  
之狀當何如者而卒之指明時十二月之醜為挾  
嚇也嗚呼長安萬耳萬目此可謂之挾嚇乎非挾  
嚇乎總之論今天下之大勢惟有秦人而已矣而  
更無

皇上也論今天下之人情惟有趨附秦人而已矣而  
不知有

皇上也

祖宗二百年來考察之大典本憑以黜幽也而秦人

可終記事二入卷二

五

借之以發舒私忿

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大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  
倚之以壓伏人言以故羣小布置于左右蜚語熒  
惑乎髦夫即邇來察典既竣人言嘖嘖咸謂順秦  
者雖不肖而安如山阜忤秦者雖賢良而批以引  
繩或以關提 欽犯得罪于寶坻舊令也而處或  
以數論淮撫李三才也而處或以秦人耻入秦之  
黨其目為躍冶敗羣也而處或以出疏佐金明時  
也而處或以詞林倡公議謂于秦之將入相者不  
利也而處或先年懷憾于其兄今釋憾于其弟也

而處或節省有功于水衡祇以巨璫中傷之也而  
處雖處者不盡無罪乎然究論處之之故則通國  
有口皆謂在此而不在此矣嗚呼殷鑒不遠近在  
四明乙巳之察部院不合于政府沈一貫從中阻  
格矣而今之為浙黨者何如今茲之察銓曹不協  
于輿情秦人撫掌稱快矣而獨不為深長慮耶所  
以然者

皇上以為不揚老成舊德也故推誠信之而不疑而  
不知今之不揚非復昔之不揚矣聽德失聰故眾  
正無由以借箸精神漸潰故羣邪乘間以錄金且

可終記事二入卷二

五

也事不耐煩情惟直遂風聞兩日議察之時有功  
司爭之而不得佐院爭之而不得各部寺堂官爭  
之而不得然亦賴有爭之者千百中尚存十一不  
然正人一網而盡矣嗚呼吏部統百官均四海者  
也今大僚惟有秦人充斥耳不知所云統者何居  
考察惟有非秦者去耳不知所云均者又何居日  
者接湯北京之帖輒慷慨上疏不暇致詳惟欲置  
金明時於死是已乃私書之有無胡不見不揚一  
言相證耶吁察典既定誰敢復言獨惜金明時無  
憑無據而明坐以挾嚇之議未挾未嚇而強陷以



遣戍之條此其中一則見王圖之褊腹睡毗必嘗  
 一則見秦黨之合謀螫毒甚毒不然明時貪則貪  
 之耳險則險之耳有病則有病之耳胡舍此不言  
 而猥云挾嚇比挾嚇無影復欲中以考察曰姑念  
 初犯無知豈明時固鄉閭細民耶不幾於  
 上前玩弄乎職之不平者一凡疏論重大事情即取  
 旨甚難迺參論金明時及明時之自疏一切朝上而  
 夕下此其線索不啻深入驪龍之項矣職之不平  
 者二上嘗犯諱明時允矣不恭然

聖度天空海濶諒必以不偏諱見宥者獨計分宜摘

不察已事八卷二

陷忠良之故智胡再見於今日也此端庸可開乎  
 職之不平者三李三才恁參不動徒今正月內移  
 舟出境職竊料此一去也必有論三才之人飽毒  
 手於大察中者矣而今果奪其言路且准去之  
 命欲留則留合下便下此是何等神通也職之不平  
 者四金明時果有挾嚇實跡按罪何辭若止如不  
 揚所云揚言則虛矣虛則說謊欺 君湯兆京似  
 不能解今胡獨嚴於要挾而寬於反坐可謂有公  
 道乎職之不平者五大臣以廉耻風天下者也金  
 明時既聽處矣而被論者猶堅據不動更復有

都宗伯之推不太藐天下無人耶職之不平者六  
 惟不平故鳴然職尚能堅忍而出位是懼不意劫  
 于秦威林于丕揚之虛望竟無人敢吐一言者使  
 夫發姦扶正之金明時獨處雷霆之下又使我  
 皇上一披陳也職此疏一出逆知王圖等不死職不  
 已豈但逐之口外然職今年算命該死職私心亦  
 欲無端尋死何也不死不足以回天不死不足以  
 報 國職死而

皇上必感悟

不察已事八卷二

皇上悟而秦之蘊本必先拔苞葉必漸除秦人之黨  
 渙而海內之正士揚眉羣邪斂跡矣願彼昏黑之  
 世界翻作澄鮮平蕩之光景職死豈不休哉至如  
 王圖者極貪極狡極陰極檢明知其欲去不成去  
 也假意上辭歸之疏暗裡使殺人之刀因金明時  
 鋤破其入相之路恨入骨髓至于今而明目張膽  
 扶同裝陷蓋沈一貫雖陽施陰設似猶有憚天下  
 公議之意圖則并此心而喪滅之矣今日且如此  
 他日安望其斷斷休休為子孫黎民造福哉此亟  
 當與孫丕揚同聽其去永不必起用者也不然將



來盤據之禍職不忍言矣職于金明時全不識面  
頃不肖倖逃察典職于秦人亦毫無他嫌祇以正  
人幽顯之關實

宗社安危所係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能不為今  
日寒心哉伏願

皇上亟下考察之疏以定衆志嚴究披嚇之謊以杜  
姦欺仍大奮

雷霆遂散陰邪之羣以培衆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秦聚奎違禁逞私撓亂察典姑着冠帶開往再

六察記事入卷二

犯的依律重處吏部知道

十月二十三日

附補救乙未外察疏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臣岳元聲奏為貪臣貽大  
患舉 朝不敢言懇乞

聖明秉乾斷肅朝綱以定國是以計安 社稷事臣  
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君危言  
極意則羣克側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  
敢欺天而負君也臣至愚極陋無所比數目筮仕  
至今十有餘年竊嘗閱歷吏治清濁之幾人心邪  
正之辨國家理亂安危之大故其中反覆變態不  
可枚舉總之貪臣得勢能使小人注目傾耳者當

京察記事入卷二

二十

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權之所去雖親必

輕權在政府趨媚政府之小人為之爪牙羽翼以

行其謀昔日蔡系周陳與郊之徒是也權在銓部

趨媚銓部之小人為之爪牙羽翼以行其謀今日

某某之徒是也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洞照大小諸臣情狀若徹肺腑故臣

願披腹心而效愚忠

皇上如深思愚臣之言而採其說今日國是定於次

掌

皇上如不深思愚臣之言而採其說今日國是危於



壘卯臣自今年正月奉差還京驛傳往來 朝覲  
 諸臣譚及原任文選司郎中蔣時馨考察噴有煩  
 言臣知時馨為奸以誤冢宰孫丕揚及臣履任每  
 聞時馨貪聲載道幾滿人耳臣又知時馨為貪以  
 誤丕揚臣愚戇之懷即擬具疏彈劾時馨為  
 皇上斥一奸貪之吏臣即填滿壑夫復何恨未幾而  
 接見邸報御史趙文炳疏論其事時馨不勝憤憤  
 遂欲假借士夫之公言以為駕馭文炳之術奏  
 請多官會議都御史衷貞吉既不可其議而御史  
 唐一鵬等疏奏會議非體乞 賜停免庶幾存體

京察記卷二

二十一

統而肅 朝綱乃時馨計無所出撒潑搯誣蔓延  
 其說波及於沈思孝江東之等伏蒙

皇上洞見罷時馨為民中外人心靡不舉手加額誦  
 皇上英明睿斷即堯舜何以遠過於刑部侍郎呂  
 坤遂其言以餽文炳始創造為人害我之說以寬  
 時馨以波及於某等而臺省諸臣之心疑御史某  
 給事中某等始倡言以排文炳布揚人害我之說  
 以寬時馨以攻思孝東之等而臺省諸臣之心愈  
 疑至是而清濁邪正之分貪廉忠佞之別遂紛然  
 淆亂而不可窮詰矣夫某等何不引宋事一反觀

之也宋仁宗詔曰自今宰相不得自擬臺官又曰  
 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矣此萬世名  
 言治天下之龜鑑也今進退臺省之權不在宰相  
 而在銓部臣聞今年行取時馨極意揣摩一遇剛  
 明公正之門先行排指置之董局而多取疲懦軟  
 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可保其決不至有妨  
 於時馨者然後舉而加之言路是銓臣不以公論  
 擬臺省而以私意自擬臺省也銓臣自擬臺省則  
 銓臣過失誰復有敢言者耶又宋小人梁成大以  
 知縣秩滿待選臨安史彌遠行結納擢為御史成

京察記卷二

二十五

大因與莫澤李知共為彌遠鷹犬排斥善類史稱  
 三兇此一代亂機而樹小人赤幟也御史某即今  
 歲由知縣待選時馨所援引結納而擢為御史者  
 給事中某即今歲由推官待選時馨所援引結納  
 而擢為給事中者輒敢受臣公家拜恩私室排擠  
 文炳則某反指文炳為鷹犬曲庇時馨則某反  
 稱時馨為君子塗面文奸甘心逐臭遂致效梁成  
 大三兇之故智乎夫不知時馨而故庇之罪在不  
 明猶可言也明知時馨而故庇之罪在不忠漸不  
 可長也臣敢再列時馨罪狀以服某等之心可乎



臣識昔年各省巡撫貪風橫熾自

皇上拏一貪巡撫秦燿而天下之爲巡撫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舉發秦燿之真贓則原係衡州府同知沈鈇也鈇爲人多以小廉曲謹見嫌若其惡衣粗食真不愧修潔之吏乃時馨捏事誣陷竟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爲秦燿報讐也臣又記昔年各省巡按貪風橫熾自

皇上拏一貪御史祝大舟而天下之爲巡按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勘實大舟之贓案則原任刑部主事馬猶龍也猶龍爲人雖以淺中狹量取忌

京察記事卷之二

二十七

而其才名操行衆稱廉幹之吏乃時馨捏事誣陷竟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爲祝大舟報讐也臣嘗恭讀大明會典一款朝覲考退官員果有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查訪具奏定奪今沈鈇馬猶龍二人執法被誣正合此例乃大臣不言言官不言是終無爲執法之臣吐氣而竟二人不白之冤者也此時馨之得罪於朝廷而中外人心所憤恨而不平者也然而時馨市恩讐爵更有不止此者原任御史賈如式故相張居正黨惡之尤者如式巡按江西趨媚陳爝朱運

二子俱以白丁中式後經言官論劾二子俱奉旨革退爲民而如式亦劣轉回籍此萬目共見士所最不齒者乃竟以行太僕寺卿起用矣是借起廢爲小人向用之資時馨非有暮夜之金日中之市何以病狂喪心一至是也卽今曹上吉方用賓等賊私發覺確有證據乃托之走空光棍以厚自掩覆何時馨既斥之後而走空之徒遂不一二聞耶諸奸貪罪狀不能悉數總之時馨用計以愚不揚丕揚設誠以待時馨不虞竟爲時馨所誤耳有如丕揚而靜聽朝廷處分時馨以權歸

京察記事卷之二

二十八

三十一

皇上以公論聽人心大臣之義自處不當如是不揚顧乃惑於時馨之說遂出頭以攻思孝思孝遂反唇以攻丕揚自是而後呂坤攻江東之江東之亦攻呂坤某某等攻文炳文炳亦攻某某以言官攻言官而言官之體傷以大臣攻大臣而大臣之體傷言官大臣更相攻激而朝廷之體傷丕揚辭則留思孝辭則留呂坤江東之辭亦留留之不勝留也而不免因留以爲辭也辭之不勝辭也而不免因辭以爲攻也相攻相激愈辭愈責顧身家而辱



君命知爭許而昧臣守也貪臣之願指奉若著龜

明君之令謨渺若弁髦壞法亂紀自今日始此軋坤

何等氣象耶假令諸臣而不忠不義原無一毫愛

君憂國之心也猶可訑訑自是假令諸臣而原有愛

君憂國之心也故知其杜門謝事有不能一朝居乎

其位者而

皇上何以留焉

皇上使臣以禮則有之而

皇上自為 社稷計則失矣臣敢為 社稷計而因

為諸臣計則諸臣今日之義萬萬無一可留者江

東之福心直膽原非容世之人世亦豈能容之臣

為東之計宜去也呂坤曾有道學之望而陷兩舌

之譏臣為呂坤計宜去也沈思孝凜凜以節氣自

負乃志大才疎氣有餘而識不足難進易退誼斷

有不可留者臣為思孝計宜去也孫不揚高自標

持以澄清天下為已任自謂抽籤一事可以報效

朝廷乃大籤小籤之異制浮票暗記之異用樊孔百

出動輒以至公愚

皇上臣謂不揚而誠秉至公何不以其缺籤筒今聽

選者自掣之一一待命於天而毋令退者有後言

也臣固知不揚伎倆止此矣即今時馨一斥而不

揚不勝其溺愛庇護之私驅臺省諸臣蜂起而從

之即雅負時望如副都御史某者一入 國門便

立呼文炳辱之抑之使不得伸其說阻之使不得

行其志師師百官豈遂不能容一文炳乃此之註

藉告病以去也消言官忠諫之氣長羣枉狐媚之

風紀綱倒置忠邪混淆有識之士並為寒心此可

為 社稷之臣也乎哉臣為 社稷計則不揚宜

去也諸臣不去而議論不息壞 國是亦所以照

晚節也諸臣一去而議論遂息全臣節正所以定

國是也顧臣之為此說也大臣持祿而不敢言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即二三執政亦恐恐焉畏左袒

之議其後而

皇上復以寬和容與牽制不斷之意行乎其間以勉

留諸臣致令 廟堂聚訟之風臣工告訐之門日

浸月長為世大患所謂諸臣富貴能自取之留禍

患以遺

君父是可痛恨耳臣之所食不安餐臥不貼肅明目

張膽以報

陛下者也伏乞



皇上深計 社稷總覽朝綱自後孫丕揚沈思孝等  
疏乞告歸准令回籍以全臣節以定 國是以肅  
清 朝綱仍

勅下都察院併六科十三道諸臣以後言官論事但  
有庇護奸貪者即以不職叅論庶大臣法而小臣  
廉體統正而 朝廷尊 廟堂崇推讓之風 國  
家臻和平之理

陛下之福 宗廟 社稷之福也不此之圖而付天  
下紀綱於奸剛使氣之臣他日 國是愈播禍延  
宗社

陛下卽九死時馨不足以謝 宗廟在天之靈也臣  
寧爲得禍無敢欺  
君冒死以陳臣無任悚息激切之至

河南道掌道事湯北京爲邪臣阻撓京察乞  
賜乾斷以重 大典以肅 國紀事臣惟五年  
大計有斥無陟有怨無德自非

若父責成誰肯自招嫌怨故在部院則臨時取  
旨任河南道則先期題定以防推諉蓋事關通國人  
各有心口實難調惟有邪正之大關不爽庶幾  
朝廷之委任不虛人孰甘放廢人孰無交遊縣令狂  
恣誰任將來故萬曆二十二年有考察後內外官  
員有代辯者照御史傳需重處之例 國典具在  
不意今日乃有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者明知察

疏已任  
御前不候處分代人訐辯且獨於金明時則反覆論  
救不遺餘力聚奎會爲縣令外計被劾調簡既痛

心察典復見中諭訛遂欲倒翻清議另立乾坤算  
命該死豈成士人之語既肯謂明時忠賢臣復何  
說明時人品不必問之朝紳卽與隸市人口語具  
在久病故不顧體面不顧體面故思逃 察典于  
二月疏門明有考察字樣在內不但使太宰有同  
鄉顧忌之嫌抑使與議者有反處言官之慮其要  
挾之情共知共見二月二十五日會單與科臣考



功已共註處二十八日次會復商訂不移隨經告  
 臣之堂官矣因念冢宰主計何得始終不一見故  
 于二十九日三官同往而不意冢宰見辭考功出  
 會忽謂明時議欲寬處臣恐無以服閭巷心故出  
 此單轉呈冢宰臣所備單原止貪檢有病私通賄  
 賂入字因變更出于臨時明知被挾故當在  
 朝房借筆考功復增數語蓋有畏扯者臣無畏也臣  
 若照顧一途自當調停兩解一任轉移緘口而退  
 今日豈嫌恨然

明命在上法在臣臣愚臣不能也至于明時  
 不察已故

後來樣觸犯非人意思所能逆料聚奎臭味同  
 明此傳之天下謂何如人計亦左矣抑臣因是  
 有慨焉乙巳之察沈一貫主張于上姚文蔚錢夢  
 臯章鵬張于下李思誠亦思逃察具疏欲上尚復  
 中止至于今日則事前有疏事後有疏矣明懸榜  
 樣以示後來當事者惟有習為繞指一味調停而  
 已在若輩不過洩一時之忿士君子宜何如為世  
 道慮也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庶朝綱肅而國是有賴矣臣  
 無任悚息候命之至 辛亥三月十五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奏為考察  
 國典攸關支辭撓亂非法懇乞

聖斷處分以重大計以息紛囂事竊照  
 皇朝典制三年一次外察六年一次京察以太官和  
 警有位也然而人情難齊誰不欲保其官亦誰不  
 欲全其所好一旦將奪其所欲而斥之有不怫然  
 忿譁然辨乎則朝廷成訟府矣是以有自辨之  
 禁有代辨之禁載在條例至肅也頃者京察雖舉  
 猶未奉

旨有刑部主事秦聚奎乘隙代辨累累多辭難逃  
 頁終記詳卷二

聖鑒先是察期將屆職以求去未遂之人謹循職掌  
 與河南道湯兆京等分發訪單遍行咨問久而收  
 單又久而與考功司會單而聽部院之長主裁考  
 察斯時也四人拱對八目闕單誰敢修怨亦誰敢  
 避怨誰敢私庇亦誰敢私陷而況敢阿黨害正乎  
 倘一人欲有所阿欲有所害豈同事者盡不肯肯  
 從之耶夫譽人一言喜之動色而況欲全其已破  
 以博人悅甚易者聚奎為其易耳毀人一言恨之  
 切骨而況將置之劣處以免人怨甚難者職等為  
 其難耳而人固難知也事外者或僅得其樂而事



內者必者其詳事外者或止徇其迹而事內者必  
究其隱括据未幾皆議已至恐他日為科道者不  
敢復管考察矣其如國事何計今歲所察二百三  
十餘人其中間足機謀者不知其幾強有力者不  
知其幾合眾謀萃眾力而潤亂是非將南北東西  
之易面況當察疏未下之時拾遺未上之日其猜  
疑挑激以觀儻事者又不知其幾何怪聚奎之有  
此本乎嗟乎風習既久則負愆非託寬容為本則  
嚴處生憐然愛才容眾職等獨無此念哉願其單  
款開陳眾口難塞是以再四商評且留且去且重

且輕寸心欲嘔幾番間筆無奈大典森嚴不可歌  
耳在職等因公任怨在諸臣亦宜因公引咎在傍  
觀者不書因公而付之靜乎何迺為人出脫而漫  
舉人以黨附職等非附人者考察在事尚未與眾  
宰一面何有于詞林諸人今將謂其所出脫者亦  
其所附可乎竊謂察疏不下致釀彙端撓亂大典  
實違 明禁伏惟

明裁斷不然二百三十餘人者誰無親誰無友誰  
古誰無口紛紛何時已耶伊亦謂諸臣不能盡  
死未常不自明也倘謂職等為妨賢為害正

則前疏猶在

御前請將姓名揭之通衢聽萬人之論若有懷私枉  
陷職叨冒科臣班在道臣之前願先反坐職以謝  
諸臣終身竄逐不敢怨尤勿但坐湯兆京也

辛亥三月十五日

卷二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據單乘公考察神  
姦挾私反噬懇乞

聖明覽單嚴究以破姦謀事臣謹奉

命於三月初二日考察京官受茲 重託焚香誓天  
期於至公至當以答

聖明臨時令考功司先會科道於 朝房又一日臣

自會都察院於後廳又一日會九卿於後堂各衙  
門分註屬官之賢否臣部院總合衆論以折衷幸  
而苟完察事臣等慶幸謂可不負

皇上付託矣不謂十二日忽有刑部主事秦聚奎附

京察記事卷二

十一

受姦黨唆使突救被處者七人初臣受事時即對

衆言今次考察人情險詐不必管他門戶分合只  
照六年官評定其去留今查聚奎申救七人臣素

愚昧一向未悉羣姦結黨之狀今亦不曉其暗指  
者為何人姑照訪單尋繹頗得其主名皆惡跡滔

天姦謀蓋世其中輕重亦有不同所以考察之時

臣偕同事諸臣照單程量分別輕重有竟黜者有  
留根者有外陞者皆盟天誓日毫無枉濫乃羣姦

目恃黨與繁多勢力強盛公然違悖

明例攪亂

大典籍手素稱穢臭曾經考察劣處之秦聚奎倡言  
申救臣等不足惜其如

祖宗二百四十年來 大典之决裂何哉臣謹將聚  
奎所救七人原收訪單隨本進呈

御覽恭候

聖明裁決至於金明時賊穢狼藉萬口共罵已經  
皇上下部院叅處不敢復贅其七人訪單分為七封

俱係原單不敢別勝以 獻真誠伏惟  
皇上念 大典之本重思

祖制之甚嚴將秦聚奎所奏並臣七封單

京察記事卷二

十四

速發都院會同該科議覆又乞

皇上將臣先行罷斥以快羣姦之意臣無任戰慄待  
罪之至奉

聖旨考察大典自辨代辨明禁甚嚴秦聚奎如何違  
私瀆奏希岳阻撓本當照例重處姑從輕革職

任湯賓尹等着各照考察及例推疏處分其單開

事跡姑免深究金明時着候覆疏另處卿秉公持  
正朕所鑒知遵遵屢旨即出供職不必固辭

辛亥三月十五日

附伍容菴彈劾雜志



乙未富平主外計蔣考功辯以私憾去丁叅政訛  
沈繼山爭之富平不悅會蔣調文選被論富平怒  
嗾言官劾繼山又添造叅政訪單上之叅政逮問  
謫戍今憤秦主政言將七人摘叅已奉  
旨照考察例推處分矣而復以各官訪單進呈請乞  
嚴究微

聖主寬仁置之不問則此七人者皆叅政之續爾噫  
若富平公可謂年彌高而性彌狠者歟

京察記事

卷二

原缺



命一下外郎推李修吾內郎推王衷白業有成議  
矣自邵疏上而淮黨爭不靖矣自金瓠上而秦  
黨爭不靖矣李王兩人深相固結而淮黨即秦  
黨似分而實合雖太宰中立無黨然而老矣故羣  
小藉其權以快其志邵之遠推錢之劣轉劉之考  
察喬應之外補皆兩黨意也昔人云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信哉斯言

或問何以見兩黨之合曰某某等皆有才智有氣  
力蓋朝於淮而夕於秦者也初授意段汪以攻徐  
近授意湯喬以黜劉義齋等顯者實跡縉紳中

京師已見 卷之二 三

無不知者且此不逞者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不快  
意不止異日恐太決裂禍且移之宗社矣更可恨  
者借東林以箝衆口衆口不可箝而東林已受毀  
矣東林中有賢有不肖故無以盡服輿論若一槩  
毀之亦非也

皇上因處劉義齋故計疏久留後見銓閣臺省催請  
欲全大臣之體故不得已而下及太宰因人言再  
三以義齋等七人訪單進 上意不從蓋  
聖衷自定也不然七人皆被逮謫戍如丁叅知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贊計無能煩言駁  
起懇乞

聖明早 賜睿斷以完 大典以正人心事臣服官  
四閱月惟考察一事為兢兢本月初二日已竣事  
具疏 聞矣竊謂冢宰孫丕揚以耆碩重臣毅然  
綜攬共事諸臣皆一時選擇而使協力同心臣可  
幸藉手無罪不意忽有刑部主事秦聚奎之疏也  
疏雖未明罪臣然而部院一體得則俱得失則俱  
失臣能晏然而已乎夫京察之視外 察難矣今  
次則尤難之難者也一則門戶既分戈矛易起少

京師已見 卷之二 三

少沾着便疑一則經旬候  
旨夜長夢長名利場誰肯甘心撒手說冤說苦聚蟻  
成雷故曰難之難也臣俯而 告基仰而告  
天入而屢疏告于

皇上無非欲秉公持正使小羣渙為大羣有事化為  
無事以無負大馬初心而口語尚煩 紀綱不肅  
是臣之明負

皇上也至于爭之一言更不容無說夫考察公 典  
也以公心敷公論彼已何分今次會同原無同異  
惟是太宰之見至于去邪勿疑而臣與各部堂上



官兼有愛惜人才之意未免稍一費商確云爾此固向來會議之常何至如道路流傳之說哉若使人任怨而臣任德以自干鄉黨自好之人臣非直不敢被此名且有所不屑矣嘗試論之人情之苦被察單爲此官然近稽往牒不有永不敘用而旋踵公卿乎亦顧其人何如耳

祖宗立法得失利病俱許諸人直言冤抑者得自擊登聞鼓申訴而獨于考察不容豈真謂奕世之後

主察者人人皆聖賢被察者人人皆共工驩兜哉誠念此誠爲怨府不得不假之事權而深防其潰

皇朝通志卷八十八

三六

裂焉耳故寧使人臣輕視此官而不可使人主不重此

典何也輕之而官固自在重之而典始可行道實並行而不悖也今察墨未乾彈文已

至舉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事自臣佐計始之臣誠

無所逃罪使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日後誰復爲

皇上任茲役者端胡可開漸胡可長耶夫明目張膽

論列是非者言官之事也據經持體引咎責躬者

大臣之事也臣事中之身不敢不一體分謗事後

之慮不敢不杜漸防微故直陳之如此伏乞

皇上將考察原疏即

賜批發其聚奎論疏與諸臣辨疏一併

聖裁賜決施行毋令日久夜曼愈屢 聖慮國事幸

甚臣等幸甚

辛亥三月十六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奏為匪人承乏臺事日非懇乞

聖明亟簡重臣以肅憲紀事臣最庸劣罪案如山皇上第憐烏鳥之私情滿滌遺愆責以後效臣戴茲高厚摺竭捐糜願臣心終無窮臣力終不及也數月以來出入公堂如期升晝不過檢點文移標判月日而已爾至于大關鍵大綱維如所謂表正彈壓振肅激揚毫無有也且上無僚長之稟承下無同官之商確形影自隨千瘡百孔以故物望漸乖人情厭薄即

祖宗黜幽大典小臣得出片紙撓之而河南道以

欽命管理之臣任怨任侮莫可奈何二百年紀綱一朝屑越矣向使臺有重臣如汲黯之為御史大夫而淮南侵謀包拯之為御史中丞而百僚稱服則正笏垂紳儀刑自遠寧至震 鐵羽若斯之亟哉臣數日之內真皇汗而無以為顏且感慨而漸以成病稱茲 負萬萬不能矣除泰聚奎事情昨已具疏金明時過犯候同部科叅看外伏乞

皇上亟將原推左都御史呂坤左僉都御史高舉願憲成即

賜簡用以濟時艱俾臣得逐隊隨行稍減罪拙即嬰疾病亦可退息山林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辛亥三月十七日

京察誌事八卷二

四二



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察疏久留懇乞

速發以無傷黜惡 大典事臣惟今年京察自三月

初二日舉事至四月初三日尚未奉有 允綸即

臣奏 覽訪單未見 發處臣竊仰窺豈秦聚奎

之煩言或有惑于

聖心乎臣亦甚疑請數其可疑之狀方部院考察時

也應處者即日具名以聞人名固在

御前也聚奎何從知有七臣之處考察諸臣既有訪

單單固在各臣家也聚奎何以知臣之罪此其醜

正黨邪不知作何穿窬不畏泄漏故甘為大言以

欺人耳此豈光明正大之君子哉比訪聚奎之官

箴在績溪則績溪貪酷御史李雲鶴御史孫居相

几經擬劾賴寧國府同年張推官救解調吳江則

吳江剝削齊追五六年錢糧嘗監幾十百囚民冤

無告指沈主事所上原書可證尤假錢神方叩部

轉其人之貪汙可知矣既得漏網更敢反噬而梗

廟廊之大事乎此舉動辱天曹而傷 國典若不

賜處而

祖宗之大政被邪人之抑掄壞矣將來誰敢肩考察

哉伏願

皇上早下察疏無遲

祖制其聚奎

勅下都察院應該如何處分則 明例昭然莫敢犯

其于 察典有光而衰臣亦賴以全晚節矣臣無

任惶悚待

命

辛亥三月十六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二



江西道御史喬允升為邪臣敢亂察典姦黨益肆  
兇謀直陳始末仰達

聖聽以昭公論以肅官常事臣奉都察院札委協理  
河南道管京察事凡諮訪收單會單臣亦得與聞  
矢公矢慎辨別忠良廓清邪罔博詢廣採摺摺累  
月庶幾克襄大典以仰禪

陛下平明之治不意察典甫竣邪議猝興臣始嘆所  
詢所採之不誣而奸黨蓄謀不至大亂天下不止  
也蓋往日之京察易今日之京察難臣敢不據實  
為

皇  
上  
陳  
之  
往  
日  
權  
奸  
當  
國  
廣  
布  
私  
人  
是  
非  
皆  
其  
主  
張

黨與有所憑藉去一奸如拔泰山斷一佞如鞭馬  
腹即有當事之人奉公秉直稍處一二必欲能件  
一任權奸為所欲為君子不過持清議而已然而  
皆彼罪案也故曰易乃今日則何如也自沈一貫  
專權亂政以來伐異黨同妨賢病國克險之輩引  
為腹心無耻之徒爭作鷹犬清正之大臣不盡驅  
不止敢言之臺諫不立斥不休通同作弊盡朝  
常賄賂公行壞盡邊事至于妖書事作借為一網  
打盡之謀忠臣義士人人自危向非



異議鼓嗜進希大拜者攘臂其間一貫散亡余黨  
 一呼百集引誘後進眩惑時流後來之人未暗始  
 末不察情偽或過聽而誤信之而不知其皆一貫  
 之餘黨也至于今而蜂屯蟻聚率然之勢成幾于  
 不可拔矣在事諸臣冒然投之宜其狂鋒之遂逞  
 也向日之清議君子持之今日之清議一貫之餘  
 黨借之故曰難也至于王之顧奧援通神一力保  
 護鐵壘銅城通淵逃藪彼神奸鬼巧乘機構難滑  
 亂黑白之小人全恃此耳湯賓尹輩傳家正派號  
 召一旅無識見之徒走捷徑之輩敗鼓殘旗亡命  
 之黨翕然擁戴以至公然犯順與正人為難以  
 宗社為敵也又有人焉處陰陽之間窺漁人之利不  
 難極力周旋植黨行私以觀視他日握大權陞大  
 拜是以羣議于  
 明旨未奉之時以為後日翻案張本使國家治而後  
 亂姦邪去而復來  
 皇上試觀如此邪謀如此舉動乘間竊發何所不至  
 其漸可長與否社稷蒼生能堪此輩禍亂與否  
 伏乞  
 勅下部院重加究治庶使 朝廷有紀綱天下有公

議後來考察有一定之銜不至于反唇互噬流毒  
 無窮已也臣不得不據所聞直陳始末于  
 皇上之前使權姦餘黨不得借口公道以煽惑人心  
 不得托命元克以其危  
 宗社而羣小擁戴之大僚不得居間播弄妄覬權位  
 以中善類而戕 國脉天下幸甚愚臣幸甚  
 辛亥三月十七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為伏枕求歸人言又至乞

恩憐放以避禍機事臣呻吟床褥七既求歸屢荷眷留未蒙

憐放忽于本月十三日聞刑部主事秦聚奎有疏大  
約乘察疏未下代人逞辨力詆當事併及于臣其  
中惡言諛語臣不必與較但念考察一事部院主  
之吏科河南道考功司佐之一時在事諸臣皆表  
表名賢指天從事十日十手指視昭然臣何從而  
暗鼓殺人之刀耶臣自歲暮抱病杜門不能延接

一客親戚故舊一槩謝絕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元老臣生平事之如嚴師當臣未病時以銓曹  
冰鏡之地數月不敢一見即以公事往會亦檢束  
身口不敢妄開一語豈以端方大老之前敢以浮  
游之言進乎自臣抱病足跡頓絕何脛何翼而能  
裝陷他人又皆素不相涉者皇天后土在上乃以  
加臣其術更巧于前究矣究矣然聚奎之意不獨  
在臣也一則曰惟有秦人而已矣一則曰今大僚  
惟有秦人克斥是聚奎之最嫉最忌者獨在臣鄉  
與去歲金明時疏中屈指關中十為盈數之語互

相印証非盡逐臣鄉之人盡掃臣鄉之跡其意未  
肯休也嗟夫臣鄉何罪偶有一二替紳皆係孤寒  
平進有何板附但不幸偶會一時頓刺人目故毒  
鏃鉅刃羣然奮臂以相向耳究矣究矣臣積病已  
深歸心日切惟覲

聖慈蚤發臣疏亟

允臣歸不第全臣名節亦可以脫臣陷穽覆載生成  
感戴何極臣無任激切頓禱之至

辛亥二月十七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查  
應甲為微臣思親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以供子職以便調理事臣家食者六  
年奉

旨回道僅九閱月觸權招忌自分大計不免詎意事  
出望外不在幽黜之列仍升臣陝西寧夏糧儲副  
使候

旨旬餘不蒙

發票夫臣存實心幹實事說實語者也久知言路不  
宜先曾乞

恩外轉况寧夏邊方要地多有實事可行且兵備紀  
綱憲臣豈敢少為厭薄但擬陞于題

請之後足懈素心而外轉于考察之時則為劣處人  
願自豎何如耳即一時遭際亦豈能盡蓋生平惟

是臣父母在堂年踰古稀臣兄弟四人中間二人  
蚤逝遺有兒媳累臣父母撫育尋復有總功之服

臣父貽臣書云庭前諸孫此失瞻彼失依無一周  
全者觸目傷心情緒可知臣讀之不覺五內如割

恨不縮地以歸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  
夫將之為言養也臣入京將及一年而家有不得

將之父母于職請衡計此時臣父母倚門倚闥  
撫來孫而淚下想遊子而望懸臣俯仰繫念南北  
隔天安得不嗚咽而與思陟岵岵而懷內願也伏

願

皇上怜臣父母年老臣身多病求去情真別無假托  
更乞

勅下部院俾臣沿途候

旨不然或以原官或以新銜早為題覆准臣致仕從  
此養老恤幼以便調理則長林豐草之中皆頌祝  
壽之日矣

辛亥三月十九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考察會疏久留乞  
賜罷斥以免候大典事臣惟堯舜之治天下也四兇  
必去以率惡五臣必用以彰善何哉蓋以邪正進  
退治亂攸關其所係于宗社者不小也

祖宗朝來任部院以進天下之賢會部院以察天下  
之惡故得久安長治頃者京察自初三月既入計  
二十日不報矣羣言搖亂人情洶洶秦聚奎之反  
噬金明時之要挾可証矣九列乏人君子氣微羣  
姦黨盛小人勢勝此國家安危之機也臣是以  
忍老忍病而不去莫了此察典以報國也仰見

皇上之進賢既不肯輕點大臣于除惡也又不忍急  
處邪黨其流之弊必至于大賢不進大惡不盡其  
何以聯屬衆正以成太平乎本之臣丕揚忠之悟  
至明欵知人以致舉動不孚于羣心會疏不當于  
聖意耳

祖宗大典豈可以臣一舉動之不當而遂遲之乞  
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不善調停考察之戒即當發  
明繪以彰考察 天威將 雷霆一發羣邪落膽矣  
不干祖制有光哉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辛亥五月廿四日

南京吏部一本為遵例嚴核考察以屬庶官事考  
功司案呈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本部  
送准吏部咨等因到部職謹會同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丁賓與同各該堂上官即將各該衙門  
堂上五品并所屬五品以下見任陞遷公差丁憂  
養病給由聽調等項自萬曆三十三年正月以後  
未經考察官員從公甄別取等竊惟六年計吏簡  
其才而澄汰不才毋使浸淫敗類耳顧人才之中  
闇茸之害猶小瓊詭之害實壞詭之人每每不安  
常而求異動務上人心疾勝已暫相倡和究必參

商必使浮議叢生常業耗廢舉步蹊谷滿眼刺楸  
則有才而不善用之故也臣等此番遵行功令主  
于懲墨去貪一洗濁淖而其間及才名者亦二  
三焉此二三人者作吏胥有卓績任職不憚危言  
憂時憫事頗懷救焚拯溺之圖社漸防微亦著曲  
突徙薪之效臣等寧不聞之然其瑜不掩瑕終不  
克始一則嚼舌鋒而黨護幾混雌黃一則施尾蓋  
于寅僚時逞機械又有深謀秘算陰設陽施貸口  
擠排希心擁戴之其人趨操雖別回道則同即強  
幹粉修而律以國體士風為足贖乎用是斯乎



中正之規報其姑息之愛並施矯柔畧示懲創非  
不惜才所以匡其才而全他日之耀用也再照累  
年舊額署有定員而今偶數值其屍故法經其察  
此則不以例拘亦不可爲後例者躊躇再四善心  
莫吐柔腸屢廻總之矢公矢慎交盟天日均從衆  
議察諸國人之不可決于善者之所惡庶幾移易  
風尚陶冶真才用適蕩平正直之路以爲 國家  
而已他何計焉臣等不勝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朔一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二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升陝西寧夏副 喬應甲揭  
今歲大計以四明山陰爲題大綱不錯節目何妨  
若臣之外轉出自素心況寧夏要地何嘗負人乃  
佐察諸君嘖嘖有言咸以太宰計較不肖爲口實  
安知前此不有中職階職因不見面而激怒于太  
宰者乎別者無論謹以考功之乖張向縉紳一言  
王省愚未宿部之先每向人言太宰耳背諱不得  
話又說年老使性伴人行不得事有口有証難以  
株舉只說初二日考察二十八日考功考滿謝  
恩時差長班請同見

朝兵部辭獻我到本部常坐處作無病呻吟狀謂太  
宰必欲處喬某王弘亭劉義齋三人劉義齋是湯  
禎齋主意我不敢爭還有兩三日工夫儘我力量  
替喬替王爭爭之而得則罷爭之不得我必不打  
印子印子何物不及知此一副利嘴明知薛與王  
厚而王爲職所薦士均之得罪權力者既假手于  
太宰又歸怨太宰卽此一節費友賣堂官吏部何  
地出此人物而稱考功司察典乎數日內二同年  
二同鄉傳曹真予王省愚說話太宰計較爲職上  
既有關中兩孫字樣又言認孫爲孫大可驚人夫



科一道下願俱言職拜太宰門上人不得傳用舉  
辱打等語此又是昔年造謗軍師賑濟之說不久  
稍書南京嘗有疏至可恨可恨誠查職一月何曾  
出門乎發抄解之

辛亥四月初一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懇乞

聖明速完 計典以 朝斷事臣受

命佐計雖云竣事不取不虔始懼人情之過激也故

務消釋之以和平繼慚物望之未孚也又思彈壓

之以總憲朝夕祗畏如履薄冰乃察疏之達

御前計今已匝月矣尚未可知下與不下不下則留

用諸臣素服角帶無罪而同于待罪何以作其任

事之心不下則被察諸臣廷次杜門欲行而未即

成行何以釋其羈縻之苦竊以為

祖制所必無而太平所不必有也或者更慮羣聚生

譁愈多枝節則臣謂未必然夫官曰儻來仕路宦

海升沉起復何代無之顧人自 何如耳不怨不

尤乃見君子患得患失是為 有志者宜何如

擇焉故未察之先臣之定人也以生平既察之後

臣之定人也以器識知臣罪臣臣何所較量哉獨

念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帝王之明訓也執狐疑之

心來護邪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古今之

邪戒也以

皇上之

聖明何難片刻了此乃日復一日旬復一旬



國體傷矣

王威褻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抑

聖心之致疑或觸于煩言之驟起然煩言之易起或亦由

聖心之易疑乎不然

皇上御極以來京察凡七舉矣昔何默默今何紛紛

臣等自宜責躬

皇上可不思其故耶臣一念愚忠原無偏著第欲于

時清 主

聖之朝了事者省事共臻蕩平故敢隨閣部大臣之

後具疏催請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將考察原疏即

賜批發施行所省者實多所全者實大臣不勝激切

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初四日

刑部等衙門為喧嘩道臣敢犯 明例伏乞 重

處以懲姦謀事貴州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題前事奉

聖旨金明時着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其干犯事情還

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該本司

問得一名金明時年四十四歲浙江德清縣人由

進士初授江西太和縣知縣蒙行取陝西道御史

狀招 國家典制凡在京大小官員五年一次考

察俱由吏部王裁遵行已久萬曆三十九年正當

考察之期明時係聽考道臣三月初二日奉

京察已事 卷二

本

口考察該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開單以明時要挾

轉送吏部該部遂疏論明時不許赴部考察題奉

欽依着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明時具疏自辯不合

不行檢點致語句字樣犯

御名一字致蒙

御覽查出遵奉

部題奉

欽依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抄叅到部送司將明時行

提到官再三研審前情明白看得金明時名掛彈



章心急衷暴意氣不覺其倉卒下筆有失乎忌諱  
既煩

明旨當按 王章及查

大明律法云凡上書奏事誤犯

御名者杖八十二字止一字者不坐罪金明時所犯

乃一字也據律應從未減但屢奉

欽依而疎略之罪亦不可得而辭也今蒙取問罪犯

議得金明時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杖八十有大誥減等杖七十係官運囚糧

贖罪完日遵奉

大明律法云

六十二

明旨冠帶閑任照出金明時該運囚糧七石每石折

銀七錢共銀四兩九錢赴陝西司上納作正支銷

取實收附卷餘無照卷查先該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孫丕揚題為倡言要挾自干法紀金明時既有

公論卿便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不必推辭欽此

金明時又疏為被參靜聽復聞人言謹畧為剖折

以祈

聖斷事奉

聖旨金明時已被參論只合靜聽處分何履行瀆

奏本內干犯字樣好生縱肆着該部一併參究

欽此又該吏部尚書孫丕揚題為喧嘩道臣敢犯  
明例伏乞 重處以懲姦謀事奉

聖旨金明時着照不謹例冠帶閑任其干犯事情還

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問擬前

罪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

弘綱會看得金明時意王辯白詞欠周詳既因迫

以成疎乃誤緣而觸忌雖律寬編諱可懲有勿論

之條而犯在

至尊終難免失錯之罪及查往例原出罰俸今已職

職名擬杖懲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候 俞允

六三三

命下本部將金明時追贖發落回籍冠帶閑任庶法

紀昭而臣工肅矣奉

聖旨金明時既經革職依擬追贖發落以後章疏還

都着加意敬慎不得有違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察疏久留臣罪日  
重懇乞

聖明蚤賜罷斥以明法守事臣惟斥幽之典肇自虞  
周

太祖高皇帝因之者為 令甲外察三年京察六年

無不朝上而夕報者二百四十年來諸臣斥者及

降者降外者外罔不凜凜于三尺而攝伏于 雷

霆夫是之謂法紀重法紀所以尊 朝廷尊 朝

廷則部院所以明職掌也前者考察日期未蒙

欽定部臣暨臣不難以去就爭之凡以職掌所關

不容自臣等廢耳今阻勉竣事具疏 上聞已經

三四十日

皇上亦既省覽而發票矣一時大小臣工疏望 明

綸不啻饑渴而竟未蒙 賜發也頃臣具疏催

請尚謂

皇上每事慎重不敢遽為迫切以瀆

宸嚴乃今又數日矣敢終泄泄而已耶外庭口語皆

意秦聚奎一疏或屢

聖慮所以遲疑果爾則

祖宗萬世之 大典可以片紙阻撓而自辨代辨之

明制可以一朝削矣紀綱法度之謂何況臣慮  
召出山方籍茲一役以效狗馬而首不蒙  
聖鑒則衙門缺乏廢弛之狀種種所當修舉者更何  
以責效將來伏乞

皇上將臣 亟賜罷斥以謝被察諸臣以祈

速發察疏及太宰論劾疏以存

祖宗二百年舊章毋令撓法者踵至任怨者灰心臣

不勝激切

辛亥四月初九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直轄缺官大等

乞 聖明蚤下補官明命事臣惟

皇上中天下而立華夏蠻夷無不尊親者恃內有分職外有分土之命官以責成之耳故官不可缺缺則乏人以任事命不可緩緩則曠日以無官此太平天下之原也仰見

皇上推官之允其難其慎點一大臣如不得已豈非聖明詳審之意與臣以為可慮事體正在于此如今之陞官除宗濬陞宜大總督 命不候代去矣乃

延綏劉敏寬之新撫猶然不 點千里邊圉誰為保障李三才以淮撫奉 旨回籍矣乃新推之陳

薦猶然不 點四百萬石誰為轉運王象乾推戶部尚書矣郭正域推禮部尚書矣孫瑋推工部尚

書矣呂坤推都察院左都御史矣而 旨皆不下然則為

下然則為

皇上主持部院者誰也劉應麒推兵部左侍郎矣王國推兵部右侍郎矣張問達推刑部右侍郎矣高舉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矣而 旨皆不下然則為

皇上佐理部院者誰也科臣曹于汴推京卿矣道臣徐兆魁推京卿矣 旨皆不下將令守舊官乎從

陞官乎豈得不兩面推委新選李成名等皆擬給事矣楊鶴等皆擬御史矣 旨皆不下將令從科

道乎仍舊官乎豈得不兩難悞事中間又有煩聖意者呂坤一推催至二十疏高舉一推催至十餘疏考選一疏催至十餘疏

皇上豈不厭多言乎而何如一允了也前察日期請旨十疏不報今北京察疏經月不發南京察疏多日不報叅秦聚奎疏亦許久不下

皇上豈不籌畫之乎而何如一發完也皇上聰明天縱科道耳目糾察誰敢毫私安遊聖鑒今通國各青衣黑帶候 旨月餘矣秦聚奎之黨乘 旨未下具揭揚言異燃死灰豈渺山關係

此考察 明旨不可不蚤下也臣受 國厚恩業八十歲令四

疏告老矣真見太平一線之路全在疏章不停不忍不自獻赤衷故敢效此狂瞽伏乞

皇上大普日月之明發壅滯之疏照臣民胥悅宇內

太平矣如



原缺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揭近見冢宰疏論秦靈  
虛父母令吳江時事謂沈主事上書可證但稱沈  
主事不及職名可以默矣職數日內側聞外議愈  
謂指職每有問及槩不置喙職謂可以終默矣不  
意風聞之下流傳易訛既不知職所上何書亦不  
知職書上于何人併不知職于何年何月何日有  
上書之事轉相揣摩咤為疑事或謂近日秦靈虛  
出疏后職上書冢宰或謂往年秦靈虛被察前職  
上書當道無端弓影幾惑鄂書大節所關非細惑  
不解一有所為職雖不肖智不出此職止記憶丙  
午年為舉人時有一書不過直達秦父母者乃邑  
人所知追想此外並無他書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



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揭為請息煩囂以保首領事職向者服觀時事而見夫考察之不公也挾

皇上者已明明肆無忌憚矣職故于三月十二日具  
有捨死報國一疏蓋憤悶不平不得已而有言  
猶恨言之未盡什一也 今典不云乎凡考察有

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職雖非科道官亦非  
被叅人豈忍明知而不明告我

后也自拜疏以來職一切緘口而以是非付之公論  
以處分候之

聖明理法自應耳 部院之曉曉為以腐鼠相嚇也

彼其催察諸疏自是職掌即強坐職以撓亂代辨  
亦猶似應兵惟是語多安排心存庇護更若輕聽

溢傳之言而牽合轉換不常使人見輒掩口者豈  
欲求伸為罪職地也夫罪則何懼果罪又何言焉

况職誠有罪不過如部院所云撓亂而已代辨而  
已且直言之諸人原與傳霑之代兄辨者不倫也

職何罪而何懼若夫嫉賢病國則傳云屏諸四夷  
矣若夫說謊欺

言轉換支吾顯供案傳播者則

聖諭當斬首示眾矣法稱天下之平決未有行于小  
臣而獨格于大臣與要臣者職願以孤立受屈故  
夫今日之事職願以老成間重一言為部院效忠  
告非為區區部院惜為國體惜也非為職慮為  
當斬者慮也若夫考察之多故且不盡言以傷雅  
道矣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十一日

秦聚奎



吏科給事中梅之煥為銓務廢弛仕途淹鬱懇乞  
聖明亟下察疏以便責成修舉事項因察疏  
留中該部院屢次催

請猶只以計典一事言也詎知一事稽遲遂至無端  
廢閣即如教職掣籤例于三月二十五日今已愆  
期半月餘矣候者以日為年選者尚未卜日竊念  
諸生遠客孤寒就中不獨途窮亦且多悲日暮以  
蕭條風燭之身委頓珠桂之地進退維谷粘壁待  
枯無論樸棧作人

聖朝所重即此坐困之狀亦足干天地之和此其應  
急舉行者一又如內而中行外而推知等官資俸  
過期者率多淹滯而不遷其輪該京秩進士次序  
已久者又多守候而不補則苦于無缺故也合候  
大計缺出將資俸深者分註各部仍不妨他日考  
選前薪不積則後缺亦多既使久任者不衰于二  
鼓之餘又使久候者蚤効其一割之用此其應急  
舉行者二至若考選候

命已踰年雖諸臣無計日之心而軟禁豈  
清朝之法其擬授南京科道在此空廢尤更無謂合  
無照兩部例准令

命外仍望即

賜檢發庶言路獲連茹之慶而旅臣亦得免羈縶之  
苦矣此其應急舉行者三臣且不及槩舉枚卜起  
廢補大僚以及 題差推升銓補等日逐諸要務  
即此目前數項可容一日廢閣乎年來上下否隔  
彼此乖離實政不修空言是競狠云時局莫思在  
公以致無事不廢弛無官不壅滯無處不缺陷無  
人不抑鬱止望洗刷之餘定有一番補劑除舊之  
後行看百務維新何意計典稽遲又復廢閣至此  
則天下事更無可為時耶臣目擊時艱又不獨為  
典章法紀惜也伏乞

皇上即將察疏檢發蚤結此局仍責成主爵諸臣不  
得推諉誤事尤不得敷衍塞責一切廢墜務專着  
實修舉不獨計典有光而銓務亦大裨益矣臣無  
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十一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等為摘叅諸臣已奉

俞旨懇乞 檢發全疏以竣 計典事先該臣部會

同都察院舉行考察分別處分間有處分未盡者

量從例轉內如湯賓尹張加言徐大化原擬不謹

劉國縉擬浮躁王紹徽擬陞山東右叅議喬應甲

擬陞陝西副使岳和聲陞廣西慶遠知府俱于三

月初三日具疏岳和聲奉

聖旨是餘俱候

旨間不意有刑部主事秦聚奎擬拾代辯撓亂 察

典該臣具疏粘連訪單封進

御覽荷蒙

聖明洞察于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卿清正無私朕所素鑒秦聚奎妄行訐奏着革

職開任其代辯各官湯賓尹等俱照考察及推陞

處分察疏朕即檢發卿還安心即出供職欽此除

前摘叅諸臣遵奉

明旨照依考察及推陞原疏處分無容再議先此題

知外所有全疏及南北拾遺諸疏懇乞 速賜檢發

結此完局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庶凡大小臣工咸知策勵而

原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明大體以副公評  
事臣本為駘不堪引重感激

恩遇勉効驅馳伏念長安門戶既分黨禍將作竊欲  
置身于大通之衢明目張膽竭力擔當庶幾挽回  
天地

祖宗共鑒之無奈臣之所處既千難萬難而臣之昏  
迷又多朝錯暮錯前後章疏蓋或以為縱或以為  
偏矣夫毀譽得失何足動心竊恐天下以臣為戒  
而時事愈不可為也敢申一言以印證于天下萬  
世臣聞 國家有公典有公評相依而立者也法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二

比于情則 國是明而 國體自肅情勝于法則  
國體褻而 國是亦清故惟善用法者能開布  
以通天下之情善用情者能需忍以伸天下之法  
夫是以平平蕩蕩而

宗社安之當考察會議時臣所以苦心苦口為外論  
異同諸人也者何黨何私正慮有今日耳乃不平  
之鳴直欲于且脫間遽翻前案盍思二百年來何  
嘗以一察錮人

聖世而累朝各公鉅卿炳炳烺烺聲施竹帛者亦何  
嘗不從困苦屈抑中增出一番德業也臣執法言

法欲不防撓辨而杜濫觴不可得矣况舉大典于

目前定公評于日後臣之諸疏救此兩言竊自信

自持而必不可奪也臣不敢自甘菲薄亦不敢以

簿待人惟日夜皇皇勉其所以報 國而已耳若

徒畏影匿形置身于無是非之地一任孤舟飄

泊戎馬縱橫而曰吾為萬石之恂恂孔光之默默

以自保祿位臣誠不能恐此官亦無此識掌也伏

乞

皇上垂神省鑒速發察疏以免支離臣不勝願望之

至

辛亥四月十四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二



河南道掌道事湯兆京為察疏尚稽中外候  
旨懇乞

聖明檢發以重

祖制事臣惟 國家令甲六年內計百司其幽黜所  
遺則付之言官糾劾臧否正一時評量在千載鉅  
典曠行絕非尋常可比在

祖宗朝皆朝上夕報未有濡遲頃刻即

皇上御宇六舉此典于茲亦未有遲至兩月者今歲  
之事臣愚得與聞末議明知其難敢不其慎業經  
部院王裁具疏

京察記事卷二

上請其處分未盡者公疏糾拾各在

御前矣

皇上神明天縱洞見萬里矧在廷諸臣豈能仰逃

睿照頃奉

德音已俞檢發願埃數日又復杳然竊意

皇上亦視此典為重故發之不輕惟發之太重則此  
典轉輕舉

朝素服跼踖屏竣未免就延公務外之撫臣被論閉  
門謝事何以彈壓地方愆舊章而啓叢脞莫此為  
甚伏乞

皇上檢發考察全疏并將職等拾遺諸疏  
乾斷施行庶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臣無任恭願所懇  
之至

辛亥四月十七日

京察記事卷二

八十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等為乞發祭疏以彰國  
典事切思修政安邦賴此吏治而礪世磨純將在  
鼓舞于是有京察之典據其前六年之評議以為  
後六年之風勸雖察處者以二百餘人計而激勵  
者不啻千萬人計也故須朝上而夕下乃見雷動  
而風行禮制之設良有深意今歲祭典之遲已一  
月既開議論之門察疏之下又久稽復釀燬燹之  
路若欲盡人而喜悅不如勿察若欲氣象之清寧  
惟有蚤定自風會之流下不以可進可退聽于  
朝自綱紀之弛

天察記疏卷二

十一 十一 三

上亦不以當用當舍操于斷人各有心心各有岐若  
蜚蓬焉將以典章約束之豈其轉憑泛泛也目今  
中外多故隱惡種種談者咋舌竊覲綜核更始齊  
力急公願以遲留未決反致諸政寢停羣情惶惑  
哉憂國之士方勤深念

皇上神明宜何如計慮也伏乞

聖斷亟將該部察疏發下其臣等糾拾大僚廢官一

疏併

賜批發俾各歸結庶大典肅而多士奮邦家亦有裨  
藉矣  
辛亥四月十九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佐憲昏庸聞言自  
訟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臣以察疏未下乞罷候  
旨不敢一出戶庭昨因 怡神殿火災勉隨諸大  
臣之後奔問恭慰退而杜門如故也忽聞禮部王  
事丁元薦一本為憲臣持議當堅好黨邪謀宜破  
等事臣讀其揭且愧且悚其亮臣之生平原臣之  
心迹桑梓厚誼自是藹然至因臣之寬解調停疑  
有所避則又道義之規臣何敢不齊心而受耶願  
臣上下古今以為國家之禍未始不成於黨黨禍

天察記疏卷二

八二

十一 十一 三

之作未始不成於操之者太急而疾之者太嚴史  
冊所傳班班可考已今天聽日高事權旁落公平  
之一着當事者安得不然臣於太宰特達之知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所以報知己向固面言之  
矣蓋臣始入而相勉為韓琦之爭朝政事後而相  
約為裴度之安淮蔡言言可復也當會議時諄諄  
商確矢公矢慎無猜無疑惟時臺省二臣且互出  
單救解臣敢一人圖任德哉比察案既成誰能翻  
覆而羣賢固共慮之即曲勉以進修而潛消其憤  
戾似亦救時微權元薦所云意在調停過於寬解



臣誠有之初非避也即欲避而前疏已上避何益哉臣之立論向依於寬一執法稍峻而秦聚奎之反噬遂毒臣與太宰亦第聽之蓋寬彼全此道固相同無所激也譬之醫然方癘疫未除自宜蕩滌一決之後亟須平劑調之非護病也護受病之人也臣懼激而禍移於國耳於諸臣何私焉至於公平之說原非偏着之談蓋當黨競之始則拂鬱者嗒然徐而浪靜風恬或素或花色色呈露乃所以為公耳臣入仕三十餘年矣向來行徑秦越東林孰同孰異孰親孰疎元薦業已稔知不必論也臣

惟信此心之無他幸同事之熟察故為調劑以期蕩平時為之耳然此豈憲臣所宜有哉元薦以臣為輕發臣懼然悟矣獨念臣如此議論如此規為豈更當留之以俟 國伏乞

皇上天奮輒綱即賜罷斥以定人心以明 國是臣不勝待罪之至

辛亥三月廿三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荐為憲臣持議當堅守

聖明洞燭亂本力奮 乾剛以正人心以息紛囂事

臣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至今日官邪極矣謹

詠之口惜于酷吏多岐之徑焚如亂絲

天子孤立于上正人竄伏在野識者咸懷杞憂莫知

所措臣三月入 都見察疏甫上眾喙嗷嗷竊心

訝之不敢妄為左右袒已于局外虛中靜觀稍窺

端倪無何主事秦聚奎疏至矣大指為被察七人

發憤爾而申之曰數臣不能無罪也一言蔽之矣

而又坐主察者以各有所為夫籍口自解人人各

自為也必部院不處一人而後可鑿人人之心而

杜其口則察典廢此非公評可知也已而臺省疏

辯矣副都御史許弘綱與太宰孫丕揚各疏辯矣

俞旨未下弘綱再上催疏矣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寬

處分局且結矣弘綱近復有疏以目前 大典異

日公評立論長安籍籍生疑臣取弘綱諸疏細閱

之一則曰今次會同原無同異止稍一費商確一

則曰同心協力其心事似無可疑者况弘綱夙負

時望丕揚拔之謫籍委以重任必無不可盡之言



戈于君子妖書而後此一風波誰爲作備其朋  
謀天下所知也鴟張狐狡目無

朝廷國縉一御史爾何以斃周遊擊杖下不睹

高帝令甲乎田元德殺人漏網原告反成奇冤也國

縉唾罵徐大化是矣二十萬金之賄分輒含糊成

案大化不吐實于廷尉之駁乎債帥可以義父稱

豸繡可以權門鷹犬市妻兄之過付同官之要脅

中外耳目可蔽乎國縉之浮躁弘綱所開縱乎枉

乎制科之典程敏政不以唐寅代也湯賓尹能借

一巍科韓敬以盡掩他醜乎吳道南之號薄王圖

之後序可滅乎放榜後千萬人口語徧滿長安流

布海內可抹殺乎壬午而後凡以科場吏議者皆

終身廢錮非近案乎紹微利周孔教六出金之愧

主考之舟可夜泊乎先達溫純可借爲贊乎書齋

寶玩不咋舌乎同鄉之窺視乎直指進退出入可

自由乎

至尊之前可恣睢嫚罵乎呪詛有律說謊有禁應甲

敢橫行無忌乎口藉節案指視乎諸人罪狀與所

市兒皆能口之臣不必盡言總斷之曰姦黨故今

口大計不爲五年了局而爲四明結朱成之案

爲太倉而後斬二十餘年衣鉢而斷其將絕未絕  
之脉其功甚大其心獨苦臣故曰先破姦謀然後

可以定公評公評在目前不在異日也先破姦謀

然後可以散黨勢姦謀破黨勢立散無二法也弘

綱昔長吏垣繼尹京兆皆不附權相風節耿耿其

進退前却不待再計而直爲此過慮者何有所避

爾臣以爲弘綱不必避也說者曰沈思孝勁節清

標久不推用東林諸臣凡入訪單天下皆以爲疑

而崑宣之黨獨攘臂稱快快其計之行也當大計

時王三善染指楚獄焉而免陳儒案于盜莊焉而

免劉道隆逐趙南星焉而免何以謝段然劉時俊

也至如喬應甲者張皇縮胸于一貫宜以罷軟論

狂吠詛詈于同袍宜以浮躁論污蟻清流之歐陽

東鳳裝匿名帖以傾伉直之朱吾弼良心喪盡無

復人理乃僅推年例何以謝王元翰乎天下又以

爲疑而聚奎所不平不在此臣嘗爲之說曰今日

不揚所察之人卽去歲巧箴是非以誤不揚之人

今日暗攻不揚之人卽去歲借不揚以快私意之

人情狀不待辯而明故臣直以爲弘綱不必避也

雖然外論沟沟未已始于觀望者之相持其所



相持又崑宣之黨巧為構而天下不知也弘綱抑未之察乎請言其狀昔天竣胆落請劍之段劉其徒乞援于沈思孝而不應張疑兵于劉承禧以間東林而不應已又激秦人怒思孝令其急而不暇察勢必合黨崑宣而思孝終不應謀敗又諱崑宣駕言思孝臣以為攻思孝者即崑宣請以一言決之為思孝上書者一顧憲成耳百計攻憲成者浙人為首臣故曰巧于攻思孝者崑宣之黨也天竣之委命一貫朝與錢夢皇康丕揚托肺腑夕忽與郭正域通殷勤正域而非正人也則可正域而

誠正人也何至舍九死不一之于玉立信一詐降

之天竣哉救天竣者乞哀楚人以誑正域又安接正域以疑秦人秦楚二必兩敗而向所為盟王者徐收漁人之利而四明之禍可坐消是舉秦楚吳越咸在崑宣術中臣故曰先破邪謀則黨勢立散臣十五年罪廢孤踪無黨者也無黨故可以直言無諱雖然臣少壯登

朝白首執戟寧不知三緘可以浮沉居恒念天下大患如天變民窮邊防缺弊內外積儲

皇太子之講學晉之早魁可為寒心蒿目者其勢几

棘舍此不言而自驅納之機阱中哉邪正勢不並立雖黃久已道亂假令顧天竣湯賓尹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于玉立高板龍劉元珍等為君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朱吾弼歐陽東鳳王基洪陳加訓逢中立劉永澄吳正志朱燾等為君子即令應甲以外轉怨望咆哮數千萬言其意不在李三才在東林諸臣東林諸臣必不屑與較曲直而四維委棄士氣日消臣所為寒心蒿目者縱令龍比矢謨賈陸借者不能為

宗社計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近日 怡神殿災

九廟且再三示警矣 陛下幸即檢發察疏特勅閣銓明示內外臣工以君子小人定分必不淆于諭訛之口詿誤者一切許其自新開以蕩平正直之路

詔下三日而海內不改觀元氣不轉動者未之有也臣昔為中書舍人嘗上封事萬言期以十年不效甘受出位之誅勿羨偶中陛下召臣田間不次超擢臣區區之懷矢以此



恩萬一計今所言不能十年待矣

陛下亟下臣疏于閣部請以三年為期臣言幸而不效臣永錮丘壑沒齒不恨不幸臣言而中即蓋粉此輩國事必有不及追之悔豈臣子所忍冀哉豈臣子所忍其哉臣言及此滄泗交頤肝膽迸裂臣無任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二日

天象記事八卷二

卷二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為特反大亂將作之疏懇乞

勅付廷論以破時局以存公道事臣記三十七年十

一月內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本為大亂將作直

發羣姦逆謀以杜亂萌事首尾千百餘言其歷數

故相摧折正人亂轍相踵之故已經人屢道原非

劍論獨其中插入沈思孝欲逐孫丕揚謀奪太宰

乘醉洩謀於金吾等語臣初不識其所謂意其非

風聞之誤必杞慮之過也亦作泛語視之乃今感

慨近事由前證後始知記事已埋根于前歲而發

禍于今日記事身為大亂而顧以大亂證人哉臣

天象記事八卷二

卷二

請言其顛末先是南科臣段然等之叅論顧天竣

李騰芳也謂其希圖大拜盡芟除以前碍手之人

一時詞林被彈者幾二十餘人以為姦雄手辣若

此多以為顧李罪案不知顧李雖有是心然其資

尚淺豈能一朝遽躡其所擁戴者實王圖也王圖

以王元翰為主以顧李為用潛通一線之謀陰收

四面之力旦夕欲躋大位而登之迨其功成糾合

計就連衡機局已半定又慮顧李之逼已令元翰

致書南都使叅顧李此張耳所以殺陳餘也不意

顧李去而王元翰之叅亦至矣元翰被叅王圖之



羽翼頓剪其黨與肯須更忘報復哉于時有鄭繼芳等之叅則有史記事等之救叅者不具論論其救者則有乞師于黃吉士李光輝之門求上公疏不允因懷恨而思中之者則有救而又叅叅而又救反覆不定至有前後五截人之謂者則有擅開奏揭增改數段上欺

君而下賣友者試以此論叅者救者之孰公孰私不待辯而自明矣畢竟元翰之貪聲莫掩通國之輿論難逃諸救者息旗偃鼓以示休兵不復用臣亦意其或屈于公論故爾孰知其伏機甚深蓄謀

甚遠如鷲鳥之攫物先戢翼不動伺其便而後逞十一擊吁亦巧矣哉彼其欲翻前按不得不借力于太宰而又知太宰之負氣易動則惟可以恩怨激也于是大亂將作一疏無故而入沈思孝為話柄以思孝向不愜于太宰者也嘗之以其所忌而大宰深信之然後得以牢籠太宰而為其所欲為

一試之以胡加棟而加棟例推矣請問加棟之推何以閉門草疏而四司通不與聞是誰授之乎則以報王元翰厥庫之讐也再試之以胡應台而應台例推矣請問應台之推何以緩不及八月而即

于七月舉行是誰促之乎則以報王淑朴訪單之讐也屢試不差調美已熟思一年例足盡驅異已之人惟有京察庶幾可張彌天之網於是着着安排處處布置自號提督部院部署隨手察其可寄腹心者使踞要津擇其可作爪牙者使偵四路不然何站定長安湖廣之差恁催不下一疏喬御史點破座中對客遂有去了也罷之長呼乎何以屯差三年破例改為一年又扼人之吭而奪其缺名曰督學實為管領東南議論而出乎何以外轉序定卒賴首垣力排擠同官攬撥常少而又能取

旨如寄乎何以凌越數資之臺臣躡掌河南道并協理之任一手握定必當意而後使乎何以已管外察之吏科停推不動托註藉之名引身暫避至臨時攘臂而起乎何以循資輪轉之考功突被叅逐改推錢策惡其違已而思引其同已乎太宰老諄非地位之近難以密語間恃一王圖于太宰之側而線索外操

中旨局稱非奧援之藉難以應手得恃一趙剛于司禮之側而機關內應此雖節節彌縫亦節節破綻長安萬耳萬目誰不識之識則識矣而孰知其于



頭萬緒不過一脈總爲京察一着不知費多少計  
算耳其打算京察總爲王圖枚卜一着不知費多  
少經營耳王圖不害人誰忍扼其揆路彼大位未  
登睚眦先快卽如徐大化以追鞠高淮家屬發王  
淑抃納賄之單遂釘恨入骨今必甘心之而後已  
然則誰敢有再攬其鋒者故以貪酷如淑抃臨察  
反得規避改教

題而卽下下而卽覆吏科不叅駁考功不處分是何  
氣力壓之能然又如畿輔之貪肆縣令煌煌直  
指之語凜如斧鉞卒能令之改口不認非不認不

京察記事卷八

九三

三五

敢認也是又何聲勢劫之而能然卽此一事其他  
可知若使王圖相若輩之惡又不任嚴嵩趙文華  
等下矣臣今雖不盡言他人必有言之矣臣但論  
其玩弄太宰于掌股有順而用之如假沈思孝以  
激太宰凡所欲擠必指爲思孝之黨而使鋤其所  
忌是也有以逆而用之如借李三才以壓太宰故  
爲反間數以處叅三才之人而使釋其所疑是也  
有以正而用之如假托名流端士之書相諷而或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是也有以諷而用之如賄買  
門客家僕之力爲助而或爲冷語讚語偷單插單

是也蓋昔金吾捏稱之書原屬烏有而今王圖偽  
造之書果成三至矣總不離斷秦脉一語以動太  
宰而激其怒其機竅同也嗚呼太宰本不失爲鑑  
空衡平之心無奈若輩盡施其糊心髓目之術彼  
但以太宰三朝老臣可以壓服羣僚遂借以酬其  
胷臆而不顧其誤太宰也太宰亦但見前後左右  
噂沓如出一口遂據以信爲心腹而不知其爲若  
輩所誤也故有公論以爲不應察而卒見察者某  
出某意某因其故操戈下石之謀各自有敵手臣  
今未敢直數其事有公論以爲應察而竟逃察者

京察記事卷八

九四

三五

某仗某力某緣某得倚墻附壁之輩各自有靠山  
臣未敢明指其人但以前彰著人所共疑且駭者  
畧一點破金明時之叅王圖原爲假書之故假書  
不問而反坐要挾之誅秦聚奎之論察事亦有直  
言之律直言未行而先得阻撓之罪明時之疏不  
下而叅明時者何以隨

奏隨發聚奎之疏不下而叅聚奎者何以欲處便處  
一明時也削籍已耳備詳何嫌何以遂下

聖怒一聚奎也職職已耳摘叅何例何以頻激  
宸嚴何以聚奎去而察疏復不下何以察疏不下而



摘叅反先見下個中消息不知從何旋轉着着應  
 手始信若輩神之力大也此時若輩必自誇計得  
 曰聚奎去而仗義之兵可弭摘叅行而執言之師  
 無據機鋒日逞勢焰日張鷹犬之輩爭先效力臣  
 見前既有邪臣敢亂察典一疏牽附枝葉以暗撼  
 蕭雲舉者矣今又有憲臣持議宜堅一疏簸弄戈  
 矛以明攻許弘綱者矣試取二疏與史記事大亂  
 將作之疏並觀之前唱後和若合符節臣故日記  
 事身為大亂者正以有今日耳嗟嗟臣等方苦察  
 疏之不下緘口吞聲且任三黜之解若輩反乘察  
 疏之不下左攻右擊思為一網之收臣等愛惜人  
 才尚欲爭執于所察之中若輩掃除異己反又被  
 及于所察之外臣等方為正氣扶微憐彼三四被  
 抑之小臣若輩反為權門張焰摧此一二持平之  
 大老若丁元荐者豈其良心盡喪不然不應至此  
 此疏一出豈能增重 察典徒自貽依附之謂可  
 羞也亦可恨也臣向見史記事辯疏謂王紹徽以  
 秦攻秦紹徽非攻秦者也特不依乎秦焰耳夫當  
 秦人炙手可熱之時彼能挺然自異猶不失為砥  
 柱之賢今元荐以浙攻浙者也其攻浙也乃其所

以附秦也夫當秦勢烈焰正張之時甘作乞兒向  
 火操戈于父母之邦此與紹徽對論正土苴珠玉  
 之不若奈何敢輕論紹徽哉細玩元荐疏意首引  
 沈一貫為發端終借建言諸臣為結局直以好題  
 目壓人耳臣以為言 察典則 察典已耳一貫  
 之灰久冷何必再用藉口而鄒趙朱逸宋陳諸君  
 子俱以近事風馬牛不相及帶附何為惟是東林  
 一派向來人言嘖嘖頗多不滿或謂其把持有司  
 或謂其逢執  
 朝政臣雖未敢信以為然但試問元荐若果一字不  
 通于京路片言不關于郡邑吾儕小人果何辭于  
 謗毀乃舊歲顧憲成貽銓閣二書強為李三才洗  
 清致滄 國是今歲吳正志一書請處者七人止  
 漏一徐兆魁此為東林求勝于朝臣乎為朝臣求  
 多于東林乎彼自愧劉季陵之高風強與人事而  
 人安得不責備之臣以為此足定東林與叅東林  
 者之斷案矣近日公本之牘無不以起廢為第一  
 義乃在昔建言之時或杖或謫侃侃負直聲不少  
 曾見蒙推者幾人獨今日一東林明日又一東林  
 長安有無林不開榜之謔即此可知近日幾局矣



又何怪丁元荐不感推轂之力爭出死力報效且  
為異日驟遷地哉臣本不欲多言偶因丁元荐有  
激誠恐王圖急大拜之望若輩貪佐命之功愈作  
愈乖不致亂 國亂天下不已故以一言救正之  
臣無所忌諱即犯秦人之鋒不恤獨就中語涉一  
二年友深愧薄德緣臣于諸友踪跡稀疎先不能  
關其忠告既為負友今又共蒙蔽以上欺

皇上更恐負君左儒有言曰君道而友逆則順君以  
誅友孟軻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臣竊附此  
二義故不憚披瀝以聞臣不敢自以言為是懇乞

勅下九列大臣虚心評論臣言不當即膏斧以  
臣臣亦甘之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

新陞陝西寧夏副使喬應甲揭職外轉候領  
約待繳以謝讎口不謂今早覽報見丁元薦一疏援  
引四明波及無辜節以職之孤立而誣為湯賓尹  
外援以職之快口直腸而誣為說謊凡此皆說鬼  
說夢何足與辨獨有一事傷心言之不免動氣丁  
元薦以職裝匿名帖傾朱吾弼與歐陽東鳳約參  
四明朝及于職先有彼此稟啓近有二揭即二揭  
之後寫一疏直參吾弼吾弼與鄭尚書朱給事數  
次乞免始罷原稿尚在何屈不伸而用匿名何讎  
不解而侵匿名何事不正大光明何疏不明目張

膽而匿名之帖豈人類所為元薦何物敢以此加  
人哉且職之論四明無問參鍾兆斗亦無問面折  
張似良輩曾記一疏云錢夢皋之得舉公論者謂  
其以妖書誣侍郎郭正域波及次輔沈經說者謂  
阿附首輔沈一貫殺人婿人又急欲殺之以滅其  
口此滿  
朝公恨也丁元薦成未之見乎元薦試查昔年當先  
參四明者自職之外有幾乎且無論匿名傾人即  
有匿名一念必且天地誅必且鬼神殛必且速成  
速朽而墮地獄丁元薦無端狂吠良心喪盡無復



人理又何校焉嗚呼丁元薦而不知田元德也則  
已元薦而知田元德也則今歲京察稱滿綱者多  
矣請從蓋粉此輩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廿三日

京察記事六卷二

七九

難焚草序

余甲辰春奉

命按淮揚越明年乙巳冬及瓜將代會遷左邊辭告  
急稅使徇任當事者諺謂選擇而使註差具題奉  
俞旨維時感重病又為官守不得其職三上疏

予告歸歸而卜築荒園閉門謝事者六年每念及淮  
撫一貪率屬賄賂成風三尺童子靡不耳而目之  
而南北縉紳知者半不知者半明知而惕于威中  
其賄者從無敢出一語此弗論淮撫一尚書兩總  
督大有負于 朝廷即官至叅知平章于世風何

京察記事六卷二

一

七九

補于心身何安余以此歸里以此頷 天以此卜  
國是和正以此驗彼蒼報應而時月既久公道益  
非自分園居為終計焉而 朝事關心時形慨嘆  
不謂今春忽接院檄取余入京州司詢以行期邑  
侯促之就道父老復責以大義而相知親友每從  
旁以親年健為勸余獨何心忍負明時于是束裝  
單騎北征途次借邸報見叅淮撫者十一二而復  
有保者十七八公論奪于強口正人亦為昧心不  
覺憤懣于中至平定公署駐兩日屢草欲上復由  
河南路回綠山州無寫本書役乃止亡何入 都



門值歲荒激于意氣上一疏爲 楚宗辨明究竟  
畧帶淮撫授兵媚人數語欲其早悟而去原非有  
意求多詎知左袒淮撫者無端佐闕各成勁敵而  
當局反袖手高坐自處于原被曲直間觀成敗即  
雅號老世儀刑者亦多爲私書恩怨所誤而惑盈  
廷之論出兩可之詞清議麗襍日甚一日余故不  
憚再三而誅其心誅其意若過爲激烈而傷和平  
者嗟哉嗟哉言豈臣子所得已哉既已身爲言官  
言固其職耳設事當言不言或得已而多言固非  
惟于必不可已中期于是非邪正之大明而  
是官箴之攸賴則數百言可數千言可甚至數萬  
言不休亦未爲不可何也人臣志在清君側之惡  
當惟力是視違知其他不以據真見聞凡前疏所  
未悉者列爲十款并將淮撫兩月受賄門卑附成  
冊名曰難焚草夫焚草亦何難之有不焚草而又  
何以不入告也乎定署中有作不曰尚方欲借雙  
親老乎賊私萬千雷霆叵測以故諸事在六年不  
保之前屬稿于昨午人都之後早夜躊躇肺肝爲  
動延至于今難于罷手而更難于下手正直忠厚  
各有攸當知我罪我總付公評昔馬周焚諫草謂

京師已注 卷二

一

不欲暴主過以取名田錫亦然至韓魏公則存稿  
七十餘章焚而未果司馬溫公三上書不納乃以  
稿付范鎮蓋幸而言聽諫行則稿可焚或多中格  
而議論又不可不存則焚之非便古人所處時地  
不同意見乃異焚不焚之間均自有說而未可執  
一論也憂世君子其或以是諒余哉  
萬曆三十九年孟夏之吉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  
喬應甲沐手焚香告于 關聖之前  
辛亥四月十八日

京師已注 卷二

一

一



廣西道御史馬孟禎為時事日非天戒可畏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以防大亂事本月十九日

怡神殿火變出非常滿 朝驚懼大小臣工單本公

疏日以修省

上請請及

儲講為天下本也請及故卜為政本也請及補大僚

發察疏下考察起廢棄釋逮繫罷權稅為時政切

務也此數事者修之則吉違之則凶得之則治失

之則亂件件關係緊要疏上數日矣尚不聞

皇上一字報可得無謂今天下既治且安雖天變不

京察記事 卷二

十三

言

足畏人言不足恤而曾未一熟察今之 朝政今

之士風今之民情乎何言乎 朝政國所與立在

乎法紀而法行自 朝廷始也 皇上靜攝二十

餘年以來 郊廟廢 朝講廢

石對面奏一切廢矣百政萬幾僅有章奏一線而一

疏之入止憑近侍以傳達萬里 君門煬竈可慮

徹 御覽乎未徹 御覽乎一 旨之出或憑近

侍之口傳

天顏喜怒外庭莫知其傳信乎抑傳疑乎日復一日

豈惟樂屬堯闕抑且日見旁落即如五年軍政六

年京察此何等重典而一巨惡王之頑竟得從中

而內格則何不可格一破甑之秦燼奎竟欲片言

而撓成則何不可撓更有甚者人言嘖嘖謂其身

為大僚貪一被察官數千金內本章已進猶然欲

為留換則又何不可留何不可換又何怪乎近日

之合謀捐金行賄交通中外者之肆然無忌也國

家之三尺安在哉二百年來有此 朝政否何言

乎士風書聖讒說詩戒訛言謂其為世道人心害

非渺小也臣子生逢盛世共為 帝臣果爾夙夜

在公何妨議論不一就使功名在念顯悔亦有命

京察記事 卷二

十四

言

存胡為乎分門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

口官不論忠佞賢姦而就地稱豚豚于何別交不

論有無甘淡而隨人目黨黨于何分流言飛語播

入

宮庭綽號謠歌裝成階阱無影無端諭諭訛訛左挑

右激豈惟仕者不得安于 朝抑且處者不得安

于野揆厥所由不肖精神造言生事巧作無風之

波者固繁有徒而無賴神奸託名清客奔走要路

鼓舌搖唇變亂黑白以傷絕善類者亦自不少青

天白日魘魅公行此輩不除朝明



清朝將成幻世二百年來有此士風否何言乎民清  
民爲邦本撫後虐仇向背傾刻視苦樂何如耳年  
來畿內山東山西河南等處連歲荒旱民間賣女  
鬻兒食妻食子流離轉徙之狀真堪痛哭撫之摩  
之生之息之培養數年猶恐元氣難復豈更荒旱  
哉而今又見告矣春夏無雨二麥焦枯蝗蝻復作  
災後加災絕無生路嗟彼子遺急而走險前此蒸  
家樓之哨聚與國場之殺官近日兩省猖賊之橫  
肆亂端見矣勿謂何傷饑寒迫身一呼嚮應小亦  
合而爲大盜賊恐 國家之憂不獨在北虜東商

京察記事

卷二

而先在蕭牆腹心內也尤可慮者

京師首善萬邦所瞻仰

先朝徙富民以實之而今多厲政以剝之頻年報輔  
僉商業以十戶九乏乃近復遭老諄貪暴之後信  
瓜牙縱容狼虎飛而食人廣開投獻之門大起告  
訐之路千金萬金頃刻立索都城內外一家一路  
之哭可勝苦哉二百年來有此民困否夫變不虛  
生乖氣致異今之火變咎實在此職愚感事撫事  
據實上陳伏乞

皇上仰体天心俯察時事亟從諸臣修省之請大奮

乾剛即再舉行胡應言  
儲講教上等事毅然與天下更始使紀法肅而  
朝廷尊讒佞消而士風正民生安而邦本固如是而  
天變不回世道不忝者職未之信也不然日息日  
荒愈玩愈廢天下事職有不忍言者矣職無任悚  
息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六日



兵科右給事中胡應台為懇臣杜門候

命忽聞流語偶及謹抒本情以謝紛囂事臣一介草  
茅遭逢明盛筮仕中舍歷俸九年猥叨隆恩授以  
言責拜

命之日竊自盟心誓竭丹誠以圖稱塞而性質稚魯  
學問迂疎本以孤寒之踪適當論訛之會既不能  
顛倒是非以媚時情又不忍毛舉鷲擊以搏風力  
空懷孤憤其効昌言滿職愧心自分應斥而更部  
猶示器使推臣江西參議是為過望臣惟介藩重  
寄未易負荷獨念臣丁之義東西南北惟命是從

且臣既不獲效於言猶願一試於事勉力輸畫以  
報

皇恩於萬一而併以少釋其前愧臣區區本情也以  
此外推之後不復就列杜門候

旨八月於茲正欲候察典既竣適以乞休微悚仰于  
聖聽近閱邸報見同官朱一桂疏內偶及臣外推一  
節為報王淑朴訪單之仇臣讀之慨然一桂風聞  
言事臣不敢與知獨念朝端紛紜極矣一官升沉  
為小而宗社之隱憂可虞一已恩怨易銷而精神  
之黨禍難解與言及此他不遑恤又何暇計及於

當外與不當外及所以升所以不升之故哉淑朴  
訪單原出臣手自是職掌當然而舐犢情深抑何  
惟於王圖之相怨且孫不揚昔為言官觸權者也  
白首秉銓迺代人修隙曾謂有識者為之乎臣之  
罪狀多矣淑朴訪單非臣罪也臣本欲緘嘿靜聽  
但長安近日風習有一題目便成一番坑坎有一  
影嚮便起一番揣摩時情側目楚人甚矣臣楚之  
經經者也不得不具陳本情仰祈  
聖明鑒察無使他日就中造事者為蓐無已時也臣  
不勝悚息之至

辛亥四月廿八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為直發邪謀所由成以存國是以消

宗社隱禍事臣生長輦轂下本寒士也不謂遽有今日有今日則感恩圖報當死又言官也不謂遽遭今日遭今日則竭忠盡職當死安敢坐視事變避一時之威劫隱忍負國嘿嘿而慮于此但察典之

命未下又恐人以代辨阻撓籍臣然

命雖未即下而計事不可謂不竣臣之言可一日已乎臣見今歲京察之典其于權相之渠魁姦黨之

元惡併物議風騰而久應黜逐者俱一旦去之不

可謂不公然公道所共為不平者雖止三四人而

或出于私讐或出于私讐皆大有關於邪正治

亂之數而既脫其網又得毒行其私固有一人共憤者總之太宰孫丕揚一念之少疎致之耳臣請得詳言之先是王元翰以貪被論攻之者十一枚之者十九是前日相持之是非所關于今日之黜陟原不小而彼同謀力救之人何嘗一日忘其解脫誣陷計也當臣出都門之日禮當面辭太宰亦曾回臣曰如此巨貪非有大疏直劾誰敢論他吾

鄉一二少年尚欲庇護只此一十七項貪亦不少何得多說且謬蒙許可臣不敢當也而長安中聞者皆曰公論大定世道之幸也然所謂少年原指胡忻史記事言也此前年六月間事也所以去歲八月間太宰密發訪單四款內一款訪王元翰之黨乃忻與記事等凡在四款之內者無不胆落計無所之共欲甘心太宰不宰聞之收回原單以安羣小以消反噬之禍此時齊捧諸臣在京所以天下共知共聞也夫言官以言為質其于太宰以誠心直道行之是報我

皇上者最忠鉏彼邪類者最力思與天下共棄之者最公相持之者極正而發之不免少輕所以釀成今日之禍而未已也以故元翰之黨大操勢權且有以一身而處處着脚如史記事輩者益為合謀併力安排布置要地盡是私人蜚語妖言多單竟出同手乘考選植私交則有五鬼如徐縉芳等皆得入幕一年以來曉夜聚謀何所不至以去年十一月間王圖等親造臣之家報以中臣與科臣王紹微臺臣劉國縉等其辯疏鑿鑿可據雖似流弊盜鈴而彌天之網已就畢竟二臣不免彼彼



忽發人人自危故科道傳有公單內云五鬼傾險  
陰賊造捏妖書名教罪人也自當候

旨顯黜投之四裔以禦魘魅不與聞察典此君不以  
為臣人不以為友之時凡遇交單幸併絕之啓知  
計開五鬼姓名徐縉芳李炳恭徐良彥李邦華周  
啓元末曰臺省公具臣見有此單知長安公論未  
泯而就意其諸姦見向來陰謀畢露又適值有金  
明時論王圖等之疏彼見勢難收拾不得不益鼓  
羣力痛下毒手然又恐計行之後大犯天下之公  
於是變譖潤為虜翹動以秦脉為言挑激太宰而

太宰惕于前四款之輕發不覺其言易入而小人  
竟得因而乘之借公典以行報復無不欲一網盡  
矣特以元翰必不可留是以臣不得與紹徽等同  
去耳所以考察之日不論生平之廉貪惟曰今日  
之邪類且恐指邪無據又曰姦人之餘黨巧以浮  
躁脫元翰之貪因以去邪脫元翰之黨獨不思去  
年所密訪者謂何今一年之內果諸黨盡散而突  
然又別生一無名之黨耶機局之變幻莫測無論  
事外事內與計佐計之人靡不秉公爭辯試觀都  
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之疏曰至於爭之一言更

不容無說夫考察公典也以公心敷公論彼已何  
分今次會同原無同異惟是大宰之見主於去邪  
勿疑而臣與各部堂上官兼有愛惜人才之意未  
免稍稍費商確云爾此其詞最婉而其心亦最苦  
矣夫心公自無彼已論公何致異同憐才原不妨  
於去邪何各官皆不協於太宰此其中真大有未  
確不得不商之即商之卒不能回太宰之先入而  
終有未確者業已爭於堂上安能禁天下之不爭  
不然兩京一體也何人之服南察者皆曰至公  
至明極嚴極當而於北顧未之與耶何也人情於  
必不可留者留之或不至於甚駭而惟於必不可  
去者去之則駭之者衆矣於可以去可以留者黜  
之或不見可惜而惟於無可以去者黜之則惜之  
者深矣佐計者非為被察諸臣惜不過為此三四  
無罪之臣惜併為世道惜也公憤者亦非為被察  
諸臣爭不過為此三四無罪之臣爭併為世道爭  
也然此何與也姦人竟得行其私乎豈知壞異已  
之功名小壞老臣之德業大壞老臣之德業小壞  
祖宗之典章大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業已不  
足以服人民且有口況讀聖賢書食



大君祿抱捐軀之微赤懷

社稷之隱憂者哉此曷以故惟是

皇上一切置之不理姦人得以竊大權不自惟知附私黨在

朝廷不能進人退人在若輩反得以予人奪人即大臣且聽其去留何賢姦不為之倒置試即太宰前所欲去之姦竟何曾去得一人而所被處者反是元翰等所欲中之人是太宰本無私而圖等且以其私成太宰之私太宰原不黨而圖等且以其黨成太宰之黨此中之隱禍寧不為世道寒心哉但

丁亥四月廿八日

卷二

三

業已察矣是非公私已是昭然不可掩矣在旁觀者惟有緘嘿以存國體而當局者又何可一以威劫以盡傷人心況理自有真是人各有良心挾威終不可劫忠良而朋姦祗足以欺

聖明天下有清議百世有公評顧不可畏乎惟是假書必不可不問其從來要挾必不可不究其實跡而一切私單又必不可不訊其來歷則借公行私以陰壞大典顯樹私交者終不可不為國家一明正其罪也凡此皆權姦所最忌者臣言之死不言亦死與其不言而死徒抱憤於心孰若言之

而死少有裨於國之為愈也此臣一念之血誠直欲報我

皇上於萬一而畢此一生之愚者也仰祈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八日



翰林院修撰韓敬為徵臣荷

上特恩敬陳始進願未弁告人臣大誼以祈

聖鑒事臣一介書生幸遭明盛庚戌廷試蒙

皇上特擢臣為第一人除授今職讀書課業甫及經

年正期策勵前途仰荅

高厚今春聞臣母念兒成疾臣亦思親抱病業具皇

掌院懇為代題候

旨回籍於本月二十二日有禮部主事丁元薦疏論

時事內及已奉處分之湯賓尹因臣為賓尹會試

同考所得士而一語及臣夫師弟人所共有也當

其執經則有訓迪之師當其通籍則有登薦之師

及比肩事

主則惟知有

朝廷耳故以師弟之情而私創門戶者此近日岐路

之所以多也以師弟之故而橫恣鈎連者此近日

煩言之所以亂也賓尹去矣恐元薦亦未知其為

何許人臣知其朝則為

皇上載筆之臣今既廢退則亦自安為山中之人而

已矣公許自在復何言哉况元薦所以及臣者語

甚不倫臣亦總可相忘但始進係臣之立身

君恩乃臣之殊遇敢不一陳於

皇上之前以明白於海內平去歲禮闈之役以分校

而取臣者湯賓尹也以互閱而公薦臣者徐燾曹

于汴諸臣也以總裁而定臣為元卷者吏部侍郎

蕭雲舉王圖也至於

廷對閣臣葉向高票擬第二而 拔更第一以

皇上之特簡也是賓尹無私於臣諸臣無私於臣而

皇上又何私於臣乎昨總裁師王圖面語臣云自有

良心自有公論豈能一毫累及總之臣不待辯而

自明矣臣靜守官職章句是耽向來不作戶外之

緣今尤不曉局中之態元薦與臣同里其父與臣

父鄉會同籍且托契忘年謬稱同調臣布衣時未

敢連姻先達而元薦為之締盟於于玉立臣登第

後未能要譽名流而元薦為之索序於顧憲成慙

勸物色夫豈不知臣者而忽然漫引及臣則臣再

三思其故而不能解也若只以師弟論則元薦之

於顧憲成師弟也當甫出山之日而即能俯饋樹

東林之援臣之於湯賓尹亦師弟也乃甫登籍之

時而即以羅織貽去國之累臣雖聞言而無愧亦

當因言而增愧矣所以復元薦者止此矣願臣考



心寬古今亦有芻蕘之獻以爲人臣大直既已委身  
立朝當竭力以奉國不當買智以謀身當矢忠以  
報

君不當養交以營進當責實以任事不當擬虛以論  
人當平心以布公不當偏黨以釀禍在昔東漢之  
季李膺范滂之流或持正於 朝廷或修德於鄉  
里其一標榜附和宦官遂因而中之而漢亦受其  
敝然猶不失爲立氣節也唐之中葉牛李不能相  
下維州一事議論分曹一以爲息邊事一以爲拓  
故地黨與既衆構都不已卒無功於國家而唐遂

不振然亦不失爲談事功也宋之熙寧程顥蘇軾  
爭道理於口舌之間而洛蜀之名遂立或見爲太  
拘或見爲太放其徒亦逐影而吠耳至於兩不能  
容遂爲靖康變夷之漸然亦不失爲論學術也此  
諸人者其生平名實皆欲爲天下國家扶大綱任  
大事原不苟且圖一身之爵祿故未聞膺滂與曹  
節王甫競爵德裕與僧儒攘位程顥與蘇軾爭官  
乃識見稍偏意氣畧勝遂覺於爲道爲天下之本  
心有不能獨知無憾者此漢唐宋不受諸人之益  
反受其害也况乎今日其風斯下所經營只在進

退所計較只在異同所受銜秩連只在一事所展  
轉角勝只論一局言不及義浮談無根 國是祇  
佐其談鋒文體先壞於章奏爲氣節乎望門投止  
者何多也爲事功乎疆場之事何不問也爲學術  
乎淡泊寧靜之說未有講也計周於營窟則視

君父如路人心趨於捷徑則委官曹如傳舍智者喪  
其所守愚者墮人術中模稜者兩可而不能決剛  
愎者執拗而不知悔以至 朝廷之上此正人彼  
亦正人此清議彼亦清議相聞總如醉夢相見祇  
慮風波更無一官盡職一人任事勢必且反覆潰  
決而我

皇上獨受其憂天下事豈止如漢唐宋之世哉臣史  
館循默有懷不敢自吐今既感觸人言輒復陳其  
大畧如此臣身既屬之 朝廷必不敢倚他人氣  
節事功學術之假途變塞趨時以負知遇第臣父  
母年俱望八侍奉惟臣一子  
皇上既拔臣之身以造就於他年必能全臣之孝以  
娛養於今日伏望

賜回籍養病依親臣當益勵所學不懈家居何地非  
浩蕩之恩隨時有勗勉之業倘後期仍得以書生



樸質來赴

闕庭臣敢肯頂踵不仰報

皇上特恩之萬一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二十八日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王三善揭職去年駁願憲成

三書原惡其出位言事違制 朝政為公非為私

也此時馬孟禎攻職不遺餘力其疏中言職原為

知已投桃之報實欲甘心太宰即孟禎亦屢屢明

向人言及職與詰問乃不敢承認而借口胡加棟

藏躲支吾識者羞之近日孟禎疏大僚受職留換

被察之人為周掌科所駁又復支吾而旁侵及不

知孟禎雖未嘗一日忘職職胸中實不知有孟禎

也職自去歲與人爭論以來無日不求去此官已

置度外豈肯與人為黨又豈肯入人幕為人網羅

作說客孟禎試少加廉問職與少宰雖分為堂屬

實無事相于自初任至今日一年有半止初時在

私宅一面近日因少宰請告又同衆一面此外不

惟不面並未進少宰私宅即此二面亦俱在大廳

不知其幕復居何所想孟禎每入人門好入人幕

故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乎造謠造單所造何謠所

造何單有無真假日久自明太宰考功尚在未去

何不一問以實職罪也嗟乎職蒞官止有兩任爾

在楚則極薦楚獄而能專制一方在 朝則羅網

朝野而能招搖天下計孟禎坐職罪雖甚大而所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甲為微臣思親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以供子職以便調理事臣家食者六年奉

旨回道僅九閱月觸權招忌自分大計不免詎意事出望外不在幽黜之列仍升臣陝西寧夏糧儲副使候

旨旬餘不蒙

發票夫臣存實心幹實事說實語者也久知言路不宜先曾乞

京察記事

卷二

車

恩外轉况寧夏邊方要地多有實事可行且兵備紀綱憲臣豈敢少為厭薄但擬陞于題

請之後足慰素心而外轉于考察之時則為劣處人

顧自豎何如耳即一時遭際亦豈能盡蓋生平惟

是臣父母在堂年踰古稀臣兄弟四人中間一人

希逝遺有兒媳累臣父母撫育尋復有總功之服

臣父貽臣書云庭前諸孫此失瞻彼失依無一周

全者觸目傷心情緒可知臣讀之不覺五內如割

恨不縮地以歸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

夫將之為言養也臣入京將及一年而察有不得

擬授御史李邦華揭為私言誣讞久明人言忽爾

波及謹述當日實證始末以明公論事職按印報

見浙江巡按鄭繼芳疏論察典內有去歲十二月

科道傳公單一節為禁職輩不得與聞察事等語

徐察典一事自有王者職輩原不與聞即河南道

發有訪單職先已空繳不必置辨獨是此單之所

自來繼芳知之乎單出一人之私而虛捏為臺省

之公繼芳知之乎自私書發難而五鬼暗刺職輩

雖可自信無辨而劉國縉勢成騎虎矣五鬼惡名

國縉捏誣恐公論以造妖言議其後而不得不以

聞察預鉗職等傳單不經恐生糾駁于是借臺省

公具以塗人耳目然而國縉不敢認也一窮于副

院之詰而稱並未他付再窮于職之詰而稱絕無

相干當歲首初二日職質之文山先生之祠合郡

咸在眾目共見職曰人心難昧鬼神難欺私書無

據而忍相誣者神鑒之國縉大失色曰我無此說

久知老先生與王衷白一刺未交何着私書幸毋

見罪至于降席就職甘詞遜謝屈婚之狀未可殫

述則彭給諫龍郭二侍御皆的証夫國縉不敢認

單而假手於繼芳漫入私書事此果國縉愚繼芳



抑繼芳自愚而欲因以愚人失私情。明之後人  
已知職之受詔人益忿國縉之無忌繼芳雖曰爪  
兔悲切信手謄抄皇恤其他獨不思職未嘗拜官  
之日安見短長欲援其腹黨不難以滿口黑血當  
頭噴下汚人平生恐人心不死公道尚在繼芳蓋  
未知所容身之地也職自春正與國縉而實心跡  
既曰卽杜門謝客絕口不欲暴其短以傷梓里之  
雅不意繼芳誣職腫至則有當日始末情形其在  
特畧述其槩以聽公論良非得已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三十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禮科給事中周永春為察疏候檢日久議論支蔓  
愈多懇乞

聖明速為裁斷以息紛囂事臣竊惟京察天下之大  
典也至察天下之大權也操天下之大權行天下  
之大典其法至干森嚴而其道至干鎮靜當事者  
復留兩難當懷如不得已之心旁觀者譖毀俱非  
宜聽一成不易之典故前秦聚奎之疏臣以為非  
也謂察疏未下而輒為指摘恐

皇上疑考察不公而察典或由以中格也今丁元荐  
之疏臣又以為非也謂處秦聚奎之後而稱誦功

德恐

皇上疑主察者唱之以餌而若人且以觀目前之美  
遷也故秦聚奎之阻撓猶淺而丁元荐之阻撓更  
深何以明之元荐疏中臚列諸臣事跡皆訪單中  
事此皆太宰孫丕揚封送

御前者太宰不云乎考察既竣訪單固在各臣家也  
聚奎何以知七臣之事其言甚辯元荐身非科道  
與聚奎同獨何以知七臣之事乎此等舉動安能  
令  
皇上不疑故聚奎處而察疏猶然不下使檢發



言不信于天下者皆元祚之罪也其慮處豈在聚  
 奎下者乃御史馬孟禎因火災上疏中有身為大  
 僚貪一被察官數千金即本章已進猶然為留換  
 等語臣初不知所指大僚為誰細詢之乃知三月  
 初一日太宰激于要挾之說具疏叅金明時佐院  
 許弘綱慮恐事體紛紜不便結局止太宰疏勿上  
 太宰許之然疏已入矣弘綱往謁閣臣將前疏趕  
 閣臣又使人向太宰問進止太宰意由變趣之  
 上閣臣仍將前疏送進此前事顛末也今云受被  
 察者數千金被察者必明時受多金必孟禎堂官

京察記事卷二 八六二

也噫亦甚矣抑臣嘗平心而論近時之謀為宰相  
 者一時有一時之局一事有一事之案姦相沈一  
 貫罷去至今言者罵不絕口稍有一隙之明者斷  
 不肯入其阱中而今之黨邪庇貪者動輒以四明  
 為題強牽合東西南北之人併作一路即如元祚  
 所云一貫授衣鉢于顧天竣是矣然天竣欲躡躡  
 揆路殺浙詞林殆盡豈一貫授衣鉢于天竣其設  
 心乃欲盡除同鄉之詞林而後快乎紅廟歃血之  
 說何必襲段然謔語臣以為顧李自一案也顧李  
 行徑被人覷破而太倉秘揭又復得之王勉之手

李三才遂居為奇貨授意段然輩而顧李太倉叅  
 矣此兩事者當首錄段然之功然陰構事機之會  
 而巧收漁人之利者三才段然請枚卜一疏考核  
 祖制最詳無一語非為三才地三才既敗猶出死力  
 營救南北闕然幾于聚訟此三才一案也今詞林  
 近揆路者落落如晨星一旦宣麻為王圖者詎能  
 赴東海而逃之時來則為之耳無奈其雄據之心  
 太痴而趨炎之徒爭藉以赴功名之會人名曰西  
 北正人招誘朋徒其門如市圖見羽翼已成而口  
 夜恐人之伺其後也無端有弓影之懼逢人起竊

京察記事卷二 八六二

鐵之疑湯賓尹者詞林素有管議者也而今之處  
 非其罪矣金明時之疏謂其有逃察之意則可謂  
 其得之王紹徽轉得之湯賓尹恐不足以服湯賓  
 尹之心也召陵之盟齊實楚以包茅不入則服其  
 罪矣責之以昭王南征而不復則不服也故欲處  
 賓尹何患無詞但不當如圖所云大姦大惡主使  
 金明時上疏而處之耳況波及無干之紹徽哉太  
 宰虛公無我而圖借之以去其所忌圖知自為而  
 不假為太宰計矣若乃右侍郎蕭雲舉者與圖同  
 年同官初無嫌隙而圖之黨必欲逐之不曰



陽之間以希大拜則曰以深中近愿者為盟主噫天下大器也舉大器者非一人之力必盡鋤礙已者而獨舉之力亦疲矣尺布斗粟之謔可為千古痛恨此又圖今日案也臣孤立之類直人也素耻依傍門戶亦不敢輕為博擊日假書之起也臣同官以為言臣曰勿聽也流言止于智者嘗以鎮定之心當之不料金明時奮其螳臂而書中牽連者一舉而盡殲之也及京察已行人言嘖嘖臣同官欲上疏臣止之謂察疏未下恐坐以阻撓之罪也及泰聚奎既處臣同官欲上疏臣又止之謂

明旨許即檢發恐正當檢發之時也何意靜候 檢發之時突有丁元荐之疏又有馬孟禎之疏乎臣若不一言糾正人但知泰聚奎之阻撓而不知元荐之深于阻撓且又安知

皇上不真謂大僚受金海內不直謂此番果有大僚受金之事傳之史冊虧累

聖治不小是以不避忌諱而直陳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即將察疏檢發丁元荐應與泰聚奎一體治以阻撓之罪其大僚受金一節所指何人即應

聞

勅下九卿科道令勘虛的庶人心允服而大典益光  
天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三十日

下察疏五二八六一

丁元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三

汝南周念祖

吏部尚書孫丕揚為老臣靜聽日久察疏檢發無

期懲之

聖明重大典昭大信以慰人心屬望事先是臣疏催

京察奉

聖旨卿清正無私朕所素鑒秦聚奎妄行訐奏着革

職開任其代辨各官湯賓尹等俱照考察及推陞

疏處分察疏朕即檢發卿還安心即出供職欽此

欽遵臣感激涕零即力疾出完選事不敢再四瀆

請稿意

聖明英斷迅若雷霆信如四時伏首靜聽

將自得之今靜聽有日矣猶未可檢發耶以

祖宗二百餘年相沿之典使後人謂自

皇上今日而廢闕誰為冢宰則臣丕揚也臣亦何足

惜其謂

祖宗澄汰百僚之意何臣身將去臣心未了伏惟

聖上念前旨不宜爽信憫老臣不欲虛拘將臣部

三月初二日察疏并各自陳拾遺諸疏即

賜檢發以憫通國之望社稷幸甚老臣幸甚臣不勝

翹望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為頹露日甚心迹尚

明乞嚴覆核以維風化事臣抱病乞休奄奄待

命但呼隨行童僕日夜提藥囊而南耳忽見科臣周

永春致御史馬孟禎一疏內云有大僚貪被察數

千金而為之留換察疏者意疑指臣與金明時臣

不覺且駭且笑夫金至數千不易辨矣而太宰之

參明時事固起倉卒也時臣方在後堂治文書偵

卒有馳報者臣亟往吏部勸止一段情景永春描

畫最真何由汗曉夫當時特不聽臣耳聽臣旋止

何至使與情洵洵謂御史論一翰林學士削藉輸

贖而後快以集矢王國哉御史建白向不說堂止

於事後送揭臣勸讀揭而置之連日病中未暇問

也西臺何地乃以賄聞若果指臣臣甘大戮矣御

史封事

上前不明白聲說故為影語埋伏疑根此近來章奏

中所當首禁者非永春一言臣幾不自而去矣

皇上乘臣未去可不立詰而延鞠之乎抑臣之被疑

不止此也丁元薦之疏不曰劉國縉之浮躁係臣

所開乎孰知京察舊規大小九卿各開所屬賢否

於部院而院部所屬例不互開第互議耳國縉之



制伏陳永壽臣里居時心竊壯之故雖訪單所開  
 備諸醜惡臣猶願太宰之熟察也比太宰出一摺  
 於袖中已註不謹矣臣等四人商確移時始改浮  
 躁諸臣見在可問也都御史於臺臣回道尚當考  
 察職掌所在明註何嫌今或以為止或以為開臣  
 豈陰開而陽救之耶太宰將以臣為何如人元薦  
 關弓於臣臣力不能與爭願大臣聞言自當引咎  
 况此時賢才廢網朝臣晨星浙產之由謫藉賜環  
 獨元薦及臣而兩耳何苦勵兵相攻塞四海諸賢  
 起廢之路唯唯謝教以俟公評乃連日為臣而發

不察記事卷八卷三

憤者轉甚臣竊有餘媿矣近又有疑臣之抑秦聚  
 奎嫌於附和者大與公論之說向固言之矣臣猶  
 記先臣鄭曉以南京吏部尚書管察事後復檢舉  
 其不當者五人王恕之為太宰也察疏上而  
 孝廟不允者數人恕力爭之不可徐徐再延訪則又  
 自言曰  
 主上之英斷是也不揚三朝雅望臣每見必相訪以  
 古人肯以不肖之心相附和但察事未完煩言迭  
 至則其漸不可長也且部院同功一體事前則當  
 以道義相成事後則難以形迹相左臣言臣之

紀耳未嘗輕詆其人亦未嘗輕據其事也分謗分  
 怨臣心獨苦敢頓忘告天之語耶總之世風不古  
 臣望實輕信心信口多尤多悔臣之負國甚矣  
 况兼罷病何以服官伏乞  
 皇上亟允臣歸保全始終仍  
 勅御史馬孟禎從實回話以定臣罪以釋羣疑臣不  
 勝激切待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不察記事卷八卷三

四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為煩言侵誣就事分割仰

聖斷事項接引報兵科給事中朱一桂因祭典具疏  
查覈多辭其出豁者顧天垓等立論甚新其詆訕  
者顧憲成等株連甚廣各有公評難逃

天鑒惟是侵及臣愚關係衙門規例及內外二計有  
不容不一剖析一謂胡忻藉首垣力撓奪常出臣  
衙門升轉舊規每年一內一外皆據見任者計俸  
序遷倘有事故離任則除之不與焉先是蕭近高  
之下胡忻之上為孫善繼因被言徑去削籍彼時

京察記事卷三

三

臣奉差在里及臣于三十七年之夏復任刑科是  
秋方轉吏科清及衙門俸序則蕭近高之下為胡  
忻胡忻之下為孟成已于是胡求外孟亦求外然  
臣所知者俸次而已吏部據俸推升以蕭之升外  
既久迺以挨次之胡推內何籍臣力如一桂之言  
必蕭外胡外兩外而後可乎抑蕭外胡外孟外三  
外而後可乎事故離任者亦序俸而後可乎不但  
從前未有亦恐此後難行也一謂王淑朴改教避  
察吏科不叅駁記前是外計之時王淑朴原有物  
議臣與考功司朱世守議將察處及淑朴先期改

教因其議以甲科筮仕未及二載况按關等差俱  
無劣考縱欲察處不過如是遂已之耳若王圖能  
歷今不駁何如不改教之為得乎臣等議處淑朴  
之言聞朱世守曾告于尚書孫丕揚侍郎蕭雲舉  
俱可問也一謂臣已嘗外察又管京察去年正月  
臣外察事竣忽推常少未蒙

命旨四月間臣告假送母還鄉屢次補贖疏凡十餘  
上明言既與外計不敢仍與內計而該部亦屢次  
推陞不但月催之或旬催之若告假得

旨則臣去矣若催陞得

京察記事卷三

六

旨則臣衙門出矣及十一月間察期逼近猶未奉  
旨而該部及河南道迺有停推之疏臣始不得已而  
視事明知時態之崎嶇懼涉推諉之罪過耳迺謂  
之攘臂乎儻臣而端人也則必揣力審已不敢妄  
營管察倘臣而小人也亦必趨利避怨豈肯薄常  
少不為而甘以身為怨府哉至考察一事臣等採  
通國之輿論臺省之訪單憑部院之主持王圖自  
是王圖臣等自是臣等各有生平何必文致假令  
被察諸臣獨王圖出單而臺省無單今日之處謂  
之阿圖固可然而出單者未必阿圖也臣等知有



卑而已安問其他且何附與否亦自有真是有倚  
傍而岐路終分憐諸臣即憐諸臣耳憎臣等即臣  
等耳何必借佐命大拜之題以聳

天聽而遲察典哉人無交情國典為重大體當全豈  
得一一如意也竊謂今番察事一言可決但將被  
察諸臣之卑發之九卿立于

午門之前查問來歷從公評論如果為謬處則管察  
者斯為溺職而不必坐以黨附亦甘斧鉞而有餘  
果如事因有據何必舍昭昭之顯迹為冥冥之裝

陷哉嗟乎察事之舉議論殷繁咨訪商評已謝  
人之憾彼劄目者誰無推求之思况復借題填此  
毒手乎伏乞

皇上聽從一桂之言  
勅下九列將臣此疏并行發議按不公不法之實而  
加重處焉 國是幸甚臣不勝惶懼待

辛亥五月初一日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為計典久稽和謀轉熾直  
剖析以祈

聖斷事臣接邸報見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破局一疏  
疏中所載河南道關係尤重一欵甚明御門之

題臣掌道管察在于去年五月于時臣在數千里外  
不知也當時署銓及河南道見在京一桂試一問  
之是非凌越立見矣其察之中所欲爭執者不具

姓名察之外所苦致擊者更懼波及其心一似重  
有憂者非止為被察諸人也而其套辭以籠罩佐  
察諸臣曰佐命王圖此即金明時十二月疏中本

謀而一桂照應之耳夫六年考察萬耳萬目所積  
今番考察尤萬鋒萬鎗所伺倘單開有據咨訪相  
同即部院不敢枉縱人况臣等平臣等生平即善

擁戴亦決不敢冒怨府借鉅典仰戴一無生平有  
口舌之王圖此事理甚明者况臣等所據科道之  
訪單耳欲望臣等以佐命先坐科道以合謀今部

院科道佐察諸臣共戴一圖亦大難事夫九列之  
內何時何地何人無恩怨若遇考察必欲一一照

顧以避嫌為秉公則必弱吐剛而後可恐 國  
家為上善鈞之法不如是也人自有素履人自有



真心天下是非政未可定耳嗟乎靜止不譁唯風  
易煽湯賓尹何物迺國俗時局不常議論迥易  
憶臣初入都時論訛之輩欣慕執鞭惟恐不出大  
賢門下者非太宰耶今何不譽之甚耶至于顧李  
兩人罪案久定亦借察事微文爲解則更奇矣總  
之察疏未下人思翻局蜚語構闕卽察外者疑懲  
前慮後之謀耳彼韓敬者居鄉都作何行徑微在  
皇上恩榮回巖父之顏足矣何至嗔口挑激幾幸黨  
錮以快偏心

皇上何負于敬而喜談漢唐宋末季之禍錢神固可

入排

朝廷尚有紀綱慎無然也伏乞

皇上勅下九鄉會議指名出單公平勘實是非既辨  
亦望

皇上明賜裁斷臣等不敢避斧鉞之誅而使

朝有空言聚訟之臣僚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揭職昨一疏侵及同官同年  
誠愧薄德不可稱于長厚然疏成三日遲疑未卽  
上意亦欲刪去數段乃此中脉絡貫串原是如此  
若斷續不接恐觀者無由知此一段情竅故不辭  
破顏爲之今曹湯二兄辨疏俱自述其所以管察  
之故夫職豈不知二兄賢者當時皆選擇而使但  
以賢而見舉須以賢而服衆乃可何以在昔察典  
者未必皆賢及處分一下而人心帖然今次典察  
者表表稱賢及處分一出而人乃大開職不敢多  
引卽如李三才所欲處之人今處矣王圖所欲處

之人今處矣雖欲辭阿名誰其信之至開口動稱

有單今次咨訪與昔年大異未察之先蹊徑百出

長安喧傳謂捏造假單者甚多梅掌科前疏亦既

言及之職以爲不特梅掌科言也卽湯之條陳疏

有云在差者不得以道遠渺聞爲口寔略播糟粕

待

命者已有與聞外察之往例難容推避此二語明開

告訐已知其所有授意造單之人矣然他人之單

不可知見任臺省必無有良心盡灰開具王喬兩

人之單者有之必三才之黨與王圖與黨爲之耳



可槩証臺省哉又試問曹湯二兄如史記事者  
卑乎無卑乎記事之卑多于王與喬乎少于王與  
喬乎先時畏安公議有謂當以金明時陪史記事  
並處而人猶不許何至王與喬且處而記事及晏  
然無恙也此而欲避阿名又誰其信之又如王淑  
并改教一節請問淑林之貪酷天下有兩乎若云  
五年甲科筮仕未久然五年察內以甲科作縣未  
久而卒不蒙免者豈少哉又云按關等差俱無劣  
考又淑林之外有撫按皆註為賢而竟以訪處者  
豈少哉又云縱欲察處不過如是若察處不及于

戶部書

二

三

改教也如既調既降既轉王官而猶不免察者又  
豈少哉何以獨寬于淑林也又何以昔之外察如  
此其寬即今之京察如此其嚴也夫淑林公論不  
容授意改教而借逃考察即如李三才公論不容  
授意出境而借免拾遺其機變同耳此等破綻已  
早被舉

朝傍規久矣亦不待職言也職今不敢泛及他語但  
就事論事再一剖析期與縉紳共評之耳使天下  
共知一段公案如此勿謂職危此二賢也須至揭  
者  
辛亥五月初一日

擬授御史徐良彥為和謀排陷登出離據實剖  
悉以副公論事自去歲金明時以私書泛指五六  
人既劉國縉假程公單顯指職名尋亦悔罪而單  
不付故職不辨昨見鄭繼芳一疏復以單相管其  
禍始于國縉職與國縉何仇怨而欲甘心于職  
惟是國縉為邪黨之主而大為羅網同已者悅與  
也者嫉職之立身自有本末縉能招職使來乎故  
欲剪其所忌無罪可藉而借于私書孑然孤踪而  
推入于羅州職于權無奈交也未同之言君子恥  
之乃欲作客語耶且偽書細人事耳何其以小人

戶部書

二

三

職相度至其開單當時職等知之即白于副院副  
院以事付之烏有不必置語有購據理宜泰無則  
亦可省事既副院面詰之而國縉悔罪計遂不行  
故長安中罕見其單者夫私單而稱為臺省公具  
為匿各匿各之律何居而繼芳復以入封事祇添  
一重公案再為公為私豈不知之將此單必國縉  
所授則欺罔之罪又有若焉繼芳不過以今縉縉  
而私言既明勢必相及故復致效出力而獨坐五  
人一以為事後之議一以復解免之根思得患失  
而遂無所不至耳更恐五鬼等語不過極其言



大言欺人夫事不論理而徒欲以齒舌間求勝職亦付之妾人禽獸耳已若夫察典則自有王者在不必以此強爲誣執職孱弱之人又何必借此大題目也職本不屑與辨第今之黨禍豈論曲直有無則又不得不詳白之耳頃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二日

京察記事 卷三

一三 徐福

直隸巡按馬孟禎爲臣疏指事有據科臣詢訪失真謹直陳始末仰祈

聖鑒以定 國是以重計典事臣

陛辭見在點查冊卷前往河南等處巡歷矣忽接邸報見禮科右給事中周永春爲察疏候檢日久等事內一款指臣近疏所云大僚受賄留換印章一節謂指佐院許弘綱臣不勝駭異此吏部右侍郎蕭雲舉事奈何妄加之弘綱哉先是察疏既上之後長安士紳相向輒曰今年有一鄧士昌被察少宰貪其數千金留任察本欲取回更換言之考功

京察記事 卷三

十四

考功不從復求太宰檢舉太宰不從此人所共知共聞者臣因察既未下議論紛紛有慨于中爲今日詞林掛議太多故姑微發之以折邪謀不謂反巧而移之許弘綱也爲此說者一舉三得挑激弘綱與臣並脫卸雲舉而永春未之知乎永春欲臣指各臣何難于直指請試言雲舉生平併其近狀雲舉大臣也縱妾兄劉一芝家人龐大說事過錢關防不審不既多口乎寵愛小優江泮小唱謝恩等長夜酣飲出入無忌不滋笑柄乎得同年周應鰲千金許爲保護受火房吏戴世封八百改選昌



平不多穢迹乎大選為人討籤揀選代人送書前  
選司面阻諷以法行自近表帥不端非屬官所鄙  
乎外道舊輔內結金吾引類呼朋鷹犬填門非路  
人所知乎有謂其訪單未發之前主使入幕私人  
王三善等造謠造單無分 朝野無分邪正盡入  
網羅者有謂其考期將近之日力庇所私跪求太  
宰于火房司官見而赤顏辨吏聞而掩口者有謂  
其知太宰去志將決署印在手大拜且近豫以美  
官許人招誘私昵相繼論訛必欲翻倒清議而後  
已者有謂其送媛偷寒畫舉計事通告慕賓左挑

馬紀事卷之三

二五

右激走一國如狂怨推于人德歸于己者永春不  
見秦聚奎之疏乎內稱計事相爭言及佐院言及  
功司言及各部寺堂官而獨不及少宰一字豈其  
不聞雲舉為人遊說多耶則巧為之諱而欲盜西  
彌張耳依門傍戶人人所恥雲舉與王圖官相同  
資相同也明攻王圖者既復一疏不聞一人起而  
救圖也而禦目之曰附秦曰擁戴矣乃微指雲舉  
者言之自喬允升則力排允升言之自丁元薦則  
力排元薦言之自臣則巧卸韞臣不知說者何以  
自解于附與擁戴學也臣與永春謹屬同咨絕無

嫌隙寓舍咫尺既不知臣所指何不一語問臣而  
過信人言以邪穢銓臣之事長加之清正夙著之  
佐院真可駭矣謹直陳始末仰祈 聖裁伏乞  
皇上速下察疏以息紛紜之議其肅雲舉在官受賄  
行私事情並乞  
勅下九卿科道查勘以為人臣不廉不法之戒庶吏  
治肅而人心安詭言息而計典重矣臣不勝悚息  
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二日

馬紀事卷之三

一六



擬授湖廣道御史周起元揭爲儉人假捏公單奸黨合謀羅織辜職賦性素直多招尤怨向曾力辭考選求請禮官部司不允勉就選列需次以來杜門日多同鄉舊賓而外罕相晉接往來事悉付虛舟近局亦少揚權謂可幸無罪忽遭劉國縉指造私書假捏公單極口醜詆復密報之同黨鄭繼芳抄入疏中職不知此風波從何而生其恨職從何而起也夫大計訪冊職原不繳國縉何必着忙而創不收單之說傳帖示人傳帖宜著姓字國縉又何必匿名而捏爲臺省之公此其踪跡與妖書無異

京察記事卷三 十七

至是耶國縉繼芳合謀流毒意不過欲去其所拂阿其所親廣肆偵探懸空揣摩忻然幸有私書題目以安排階阱使後來諸人震栗不敢交口論列因以爲驅鋤異已地矣然職素未嘗標赤幟輕嘗議人者又何芟除之亟也就令職有異議亦非國縉繼芳輩之所能箝也人各懷意見各具剛腸黨錮株捕二百餘人猶有皇甫規之流挺身而自坐者國縉輩豈能以一二人之武健險軀把持異日事耶夫愛憎人時有也好醜之名由口造也此風不懲則凡意所憎伎之人輒信口捏謠耳耳相屬

京察記事卷三 十八

其心術與鬼賊無異造百服刑縉宜首坐平生奸僞於茲畢露矣職入都首尾二三年于王圖不惟不識其作何面目且絕無及門之刺諸紳及同咨戚能亮之私書一事無而造之爲神奸巨蠹有而傳之爲偷寒送煖均市井之行君子不爲也國縉宜質之大宰核其從來乃上致辯詞下開針網標以綽號詆以惡名傳單時既隱己名上疏時又不直指職名飾詞于堂官之詞遂與于同鄉之來已掩罪于長安乃復傳報于浙省是國縉論又誤繼芳也繼芳亦只胸心何舉動一公單

聲聲轉和又何獨一國縉輩能之然而士君子必不爲者以其傷名裂檢未能點人而先自污耳聞太宰將出都矣然必私書照而後可以去國何得漫置之不照以滋議論之門遂羅織之計乎在繼芳國縉之心固喜此局之不結而永籍爲口實也公論漸明可以不辯然事關名節義難緘默惟在事者虛公省鑒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二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兆京為 國是關係甚重  
大臣不宜忘

君懇乞

聖明分別去留以破邪謀事臣惟大臣去就開四海  
事之安危而後論雜探正一身之利害故人臣有  
潔身之義而尤有從令之恭

祖宗朝大臣未有徑情直行者頃日

明旨尤為炳灼不意吏部尚書孫丕揚臣衙門堂上  
官許弘綱忽有叩首束裝之舉夫今春計事不過  
尋常止緣年來長安局面已成明張陷阱科臣亦

知有逃察之心

令甲則苦無避嫌之款實犯耽耽多方鼓煽以致結  
局無期訟端遽起二臣力謝回

天計出拂衣良非得已願今 朝寧九列幾人若相  
携持而去 國幾空矣 國無其人何慮度有階  
之為禍恣未有涯以之全身則竝肩重擔何嘗私  
知以之悟

主則轉恐激憤亦豈思謀太宰受 國恩深副院蒙  
主眷特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報答未稱翻開案牘  
義固不出心亦何安從今謀者踏地椰榆况是後

也六段原無異向苦心總求濟事值此艱虞政備  
併力挂冠神武僅是身圖二臣何遠及此議論為  
之激耳議論之來以王圖為兵端然朱一桂疏中  
不慮震撼吏部侍郎蕭雲舉乎兩人地位相近並  
堪大拜適當考察之際構成水火之形生平無交  
知者尚名擁戴則語言為出脫者亦可交加今日  
煩言此兩人為之四耳去其四則議息議則二臣  
安矣伏乞

皇上亟允蕭雲舉王圖請告

速諭孫丕揚許弘綱安心供職庶 國體不傷 朝

事尚有賴焉至于小臣毀譽真同鴻毛不足論矣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二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爲部臣借事發端  
意專黨護懇乞

聖明洞燭茲萌以正人心以清世界事臣觀今日天  
下大勢盡趨于東林矣東林之人其名可數三四  
年來乃頻見之奏章不稱臣而稱賢蓋不獨無識  
無骨輩趨之如鶩卽號爲君子亦多畏其黨懼其  
螫每順口稱道無能發一言規正之于是東林之  
勢益張而結淮陽秦并結諸得力權要互相引重  
略無忌憚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  
使充斥長安馳騫各省欲令

下參記其八六三

十一

朝廷黜陟予奪之權盡歸其操縱如去歲所致閣部  
書與計前貽各當事者書卽更僕未易數也今年  
計典之誤實由于此禮部主事丁元荐頃來憲臣持  
議當堅一疏乃大快心于被處之諸臣蓋旣幸東  
林智計之已行而又假此一疏明示其氣鬼之大  
欲後來無一人敢攪其鋒者臣請備言東林禍天  
下之故而後悉元荐黨附之當治可乎臣向叅論  
淮撫李三才與東林何與乃御史吳亮徑將憲成  
謬妄二書發抄脇臣臣僅于辯疏中據理稍折猶  
不忍盡暴其短不謂其徒于玉立吳正志等乃百

計甘心于臣批動南北喜事之徒令其以得罪  
林一着攻臣使去幸公論已明未有應者玉立  
又于自勸書授意一至厚者出疏攻臣又免其轉  
託相知及新選科道官攻臣其人亦休于公議不  
果而其書已流布縉紳間矣玉立等念猶未息復  
計致南雄府保昌縣知縣馮士豪往署臣亮堯縣  
印士豪者無錫人憲成同里到邑僅旬日輒差里  
長陳庭蘭押孤老賴于人人至家徵糧臣一戶百  
餘丁歲辦條銀不過一百五十兩零八月前已完  
至一百五十兩而猶不免押孤老坐催此果何法

下參記其八六三

廿一

臣家無奈將三十九年錢糧于九月併預完之又  
設一櫃于縣門令密告勢豪陰事復明諭意于六  
房門皂令踪跡臣家然終無以應後不知憑何據  
捏開臣一單在科道會單後從別路至矣士豪與  
臣從無德怨設非受指于玉立等何忍爲此此猶  
害及臣一人未足深訝乃其假講學以傳食郡邑  
號召南北樹黨攬權則盡天下有識者咸非之危  
官彼中不欲出其門者咸苦之蓋無錫縣有東林  
書院宋儒楊時號龜山祠也憲成自謫官歸會林  
居諸臣講學于此未幾其徒日衆遂因而挾制有



司憲陵鄉曲稍拂其意即禍患隨之于是二三千  
里內凡官譽未起者官謗稍騰者地方不相宜而  
指摘已疏及者與夫貪贓壞官歸者咸思寬身東  
林以藉其游揚資其容蓋為後日地而東林之門  
遂如市矣黃正賓者原以貴郎員遷謫名駕驚于  
內因結淮撫所至郡縣無人不以上客賓之而正  
賓一喜一怒咸足繫諸有司禍福東林又可知已  
滄市有小河貨舟往來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  
費而權關者不敢問每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  
即不來亦須送銀二三百兩助修書院乃已凡東

下卷言三十八卷三

北三

三十八

林講學所至王從每百餘人該縣必先飾厨傳戒  
執事伺于境迎于郊館穀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  
下不能辦會講中必禱以時事講畢立刊為講章  
傳布遠近講章內各邑之行事有與之左者必速  
改圖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撫與別院嘗聲至矣凡  
所經過苦其來而喜其去者人人皆然矣今已及  
浙中諸郡矣海內惟徽人最雄于貲黃正賓係徽  
人諸財豪見其氣勢如此咸俛首聽命不難靡多  
金以應正賓不時之需淮撫東林不獨小可經營  
悉藉正賓力即圖大拜正賓亦每引為己任云東

林之行徑如此果純然君子否楊龜山倡道  
稱程門高第及晚年一出失足蔡京君子譏焉  
成之結淮撫不過以淮撫為蔡京耳周弘讓曾荐  
處士方員于徐孝穆徐答曰未聞巢父荐許由東  
園荐角里弘讓未幾為侯景中書識者當其荐方  
員時已知其必仕侯景夫以處士荐處士且不可  
況枉是非之實以保貪又以山林而逢制 國是  
乎王安石辭侍從家居朝野傾動及叅大政便棄  
衆任已引拔匪人呂誨爭之不得乃抗章悉條其  
過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父居

下卷言三十八卷三

北四

三十八

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後果然憲成學術駁襍頗似安  
石而行遠不逮即今家食而之淮之潮席不暇煖  
與其徒書札所及大能使南北交攻邪正角勝在  
今天下已無一日寧矣其來靡極識者方共以為  
憂而黨附者不曰清流則曰清議之臣豈謂天下  
耳目盡可塗哉丁元荐借左副都御史許弘綱近  
疏以發難謂其不當避正謂東林三才所欲處者  
不當救耳而詆毀羅織諸臣無復人理言何容易  
至此夫從來 計典安得人人而銖錙之尺寸之  
故于時情共快中每有為時所惜者其惜者即有



微瑕不須掩其快者卽有片長無足原元荐亦當  
為察中人當日不知曾為人快抑為人惜設有  
者而復有出一疏以攻謂宜重處元荐以其人為  
君子乎抑小人乎夫工獻媚以應當事者之一快  
而不難極文致以啓下石者之效尤元荐其自謂  
何也秦聚奎之疏特為金明時要挾非真而發其  
暗引六人者因時情所借竝言之耳六人中應有  
亦為人快者所惜者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平日  
素負譽諤聲當臺省乏人之秋而一旦竝去固可  
念耳然國縉止以浮躁議紹徽應甲實雖處而名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三

三六

猶升何官非人臣何地不可效荷從動恣中益堅  
砥礪之節固

明主所樂加其來卽諸臣又誰能阻其進而元荐乃  
槩目之為姦黨欲壅粉之是

朝廷處置中猶寓憐才之意而顧不足以滿元荐殺  
言官之望也亦足駭矣元荐疏中所述破邪謀一  
段在沈一貫顧天竣湯賓尹三人一貫之為權相  
顧天竣之圖拜相二三年章奏中亦已說勝夫人  
而知之獨崑宣黨三字自元荐始發夫人未盡知  
也此姑勿問第云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

臣諸姦思為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顧憲成之書  
以發難嗟夫元荐何臆說至此夫言官就事論事  
皆至卽發有何成心自吳亮發顧憲成書憲成始  
于物議夫既甘為射的何怪弓矢之叢元荐不追  
咎憲成貽書之輕與吳亮發抄之謬而乃深尤于  
言官評彈之及且并誣為崑宣黨抑何據也夫以  
一賓尹之力不足當東林什一賓尹于東林原無  
揆路之礙其隱處東林安從而窺卽東林所以力  
折之者其跡安見元荐乃以伺隙借書發難槩誣  
諸臣以姦黨豈夢中語耶王三善陳儒只一疏及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三

三六

憲成耳俱不免黨誣而賊污之猶恨 計典之不  
處憲成豈真孔夫子乎一言之犯便當以得罪名  
教律乎昔唐介自貶所召還宋仁宗曰知卿被謫  
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可謂不易所守方之憲成  
又得無愧乎元荐為憲成門生精神意氣何一息  
不用干東林疏中真意全在結末假令之一段蓋  
見從前疏及東林者今已盡處且去不于此時為  
東林洩一憤無以樹趨附者之的而絕將來彈射  
者之端其欲許弘綱不必避者正此意也凡讀元  
荐疏無不盡見其肺肝然元荐亦猶乎人耳身自



黨附而反以黨誣人言盡姦欺而敢以欺濟惡戈  
矛任其口角機穽寄乎頡端彼身所欲賣者為誰  
而心所欲傾者為誰明所擊者在此即陰所扶者  
必在彼孰是孰非孰邪孰正舉

朝持正之臣不少宜能辦之臣恐元荐疏所混排者  
未必非今日獨行之君子而意所甘附者未必非  
後日論定之小人即見排者何足辱而見附者何  
足榮元荐心術人品因此疏亦敗壞盡矣至東林  
之敗壞天下其禍更顯蓋自假講學以結黨行私  
而道德性命與功名利達共混為一途而天下之

東林記卷之三

七

道學壞自濡足淮揚而受餽說事無虛歲月且每  
利其千金之一擲若固有之而天下之氣節壞自  
廣納有司之贊幣而庇短護貪令其肆然民上而  
膏脂日竭而天下之吏治與其人品並壞自游揚  
之書四出而欲科科欲道道銓司京卿無不取之  
如携而不復問其品何如而天下之官評壞自指  
摘之怨生而移書捏單假 討典盡剪其所忌令  
同時持正之士幾一網盡焉而天下之元氣壞凡  
此皆天下所共聞共見曾何足重龜山有雲猶當  
驅之門墻之外奈何同服孔孟之教于如日中天

之會相繼然以東林一脈稱之豈不異哉夫蘭之  
為物至馨也其漸之滌君子不佩有穢于此厚而  
勝之過者忘焉脫或啓之誰不掩鼻而唾之以東  
林之比淮撫賄賂公行濁則俱濁固穢臣也非清  
臣也元荐此疏將以為揚其清乎祇彰其穢耳目  
今東林淮撫同所側目之人尚存寧幾而 討典  
之滋議則始于假書之播弄私書之把持成于金  
明時發假書之一疏激于湯北京要挾之八字太  
宰不言假書之有無其意甚婉北京欲為人杜發  
假書之隙而以要挾駕詞其計巧而實拙假書終

東林記卷之三

十八

未發出難以徑坐王圖至以斷秦脈三字誤太宰  
處諸臣則王圖南師仲胡忻均不得辭其責者也  
乘計察而私書發惑者東林為崇至差家人總齋  
書者吳正志也代為送者胡忻也私書私單總非  
政體屬垣有耳方寸難欺當事者不此是察而預  
絕其源乃徒咎于秦聚奎之阻撓復慮臺省之有  
言不已左平史記事訪單至二十餘屹然不動何  
以服天下北京得管京察實史記事力彼時臣掌  
河南道毫不與聞故記事之不處豈惟太宰之私  
亦北京所以報其知遇也北京一出兩受計



于東林旋修謁于淮撫回護之情識者已識駁喬  
應甲之口語見之其作用何嘗一日爲

朝廷顧公與哉臣子徇私交忍負

君父觸目皆是世變真莫知所終矣太宰孫丕揚素  
節素心實足諒于天下乃同鄉諸臣無能以道義  
相成反藉東林書以挫其末路時論惜之然太宰  
本來面目自若也臣聞見知太宰恨不能爲國士  
之報聊以數語竊附韋弦昔武衛公曰國人母以  
我老而交傲我太宰而誠賢也庸勿念乎臣非不  
知時局已成牢不可破又非不知東林黨與衆能

京察記事

卷三

十九

禍福人顧區區憂國之衷亟欲正人心以息邪

說伏乞

陛下早下計疏以結此局毋令太宰終不安更乞

陛下將臣疏與元荐疏并下

勅閣部大臣從公議覆使邪正之分早明而僞言僞  
行之徒不至竊國柄以害忠良而誤蒼生臣即  
去一官以謝元荐有餘願矣于玉立假手害臣私  
書已在臣手臣不欲遽塵

竟姑待公論大明日發抄與天下共非之

河南道寧道事御史湯北京爲煩言更端流禍  
毒懇乞

聖明鑒察以伐邪謀事臣惟今歲京察吏部尚書孫  
丕揚主之于上秦人也臣以河南道得與聞末議  
于下吳人也故邇日煩言具攻王圖以齟齬太宰  
而併以籠罩臣等王圖出國門矣徐兆魁忽移師  
東林以齟齬臣而併籠罩管察諸臣夫秦人東林  
風馬牛不相及兆魁太宰知己豈不知之胡以混  
爲一塗怨之一字兆魁不能忘情於東林耳夫人  
臣事

京察記事

卷三

十

朝廷德怨豈所宜言彼史記事者當臣去國尚未  
入都豈有生平爲臣用力非記事所能用也臣何  
德於記事以察事爲報臣非私記事者以臣由記  
事而管察以記事由臣以免察士大夫間必有知  
其不然者卽兆魁之心亦不謂然也臣豈能禦人  
以口給乎人各有鄉人各有交所信者心所守者  
法耳既謂太宰私其鄉又謂當事諸臣不以私書  
處吳正志爲徇私交則今歲在事無一人公者安  
得生人於空籍借材於異域乃免口舌哉縣令徵  
之怨尚可借察以修則管察者安所逃罪假書



之事彼等發之若曰曖昧之事不可以加人也私書之事北魁創之似乎曖昧之事可以加人矣二者宜何所折衷且職能受計於東林不能盡得之部院欲處則處欲免則免譚何容易職真媿死矣始則七人既而三四始猶管辨今惟歎息圖翻波及快心局外嗟乎諸臣之廢棄久矣二十年封事以賜環為首規今其人乃至是兆魁有怨於東林不為海內諸賢地乎且諸臣既已廢矣法于何加吁可畏矣職愚奉職無狀至激人言察疏已下臣事畢矣乞

外記卷八之三

十一

上亟斥愚臣以謝人言者餘非所急也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太常寺少卿胡忻為微臣無端被指披瀝控冤仰乞

聖鑒事職曩者備員省中值御史鄭繼芳叅論給事中王元翰時當眾正合力攻邪繼芳突出疏攻元翰疑為邪人反戈職故出一疏正之乃繼芳恨職不已遂欲以元翰之黨察處職職之當處與否自有公論職不必辯職在科閱七年所資俸序在第三循例內轉有何撓越乃朱一桂謂職外轉序定撓奪常少職之當外與否自有省規職亦無容辨惟是近日京察之事職自諮報本衙門職官外當

外記卷八之三

十一

事者固無一人更端問職職亦無一言恩諸當事乃徐北魁謂職以斷秦脉悞太宰處諸臣又謂職為吳正志代送私書焚惑眾聽夫職雖太宰同鄉然自去秋以來絕未私見一面即名帖亦未數投門簿可查門上人役可問也何從關說以悞之寬矣吳正志雖職同年然自謫降出京而後絕無一字相聞家人總齋私書有何踪跡職代為送是何班皂無風無影懸空坐之又寬矣京察大典太宰孫丕揚老成清正詎一二鄉曲後進是徇天日在上公道難欺諸臣何謬戾乖刺之甚也秦為盈數



時情耽耽引繩披根計在一網打盡卽閉局之南  
師仲亦不免焉假書之有無職不敢知而絕秦脉  
一語何機局符合若此耶大抵諸臣撓亂察典以  
扼太宰孫丕揚必盡甘心秦人而後已伏乞  
聖明電察以戢邪謀毋令滋蔓流毒無窮職不任激  
切籲禱之至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京察記事卷之三

廿三

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爲風影誤聞無端污曠敬陳  
梗槩以明心迹以全晚節事近接邸報見御史馬  
孟禎有大僚受賄留換本章一節臣讀之不勝錯  
愕夫所言者係臣名節安得無言臣佐銓政兩年  
餘矣黜陟選除之事尚書孫丕揚主之臣纖毫無  
私丕揚尚在可問而知也惟是計典一事

皇上命臣協贊臣愧無能佐一籌循省含慙負罪滋  
甚顧臣詞林官也凡內閣掌院係衙門事體相屬  
者臣得與聞乃鄧士昌者內閣中書官也按六年  
察典凡部院等衙門俱憑堂上官開單送本部臨

京察記事卷之三

廿四

時斟酌去留惟翰林史官等及內閣兩房中書官  
等載在詞林典故俱閣臣會同翰林院商議的確  
送本部照原議行之向來無改今士昌原不在內  
有掌院印可憑丕揚與副院許弘綱臣與考功郎  
王宗賢共眼同打印而以老疾註者中書王益也  
比功郎領計簿回司于寫本時又非王益乃鄧士  
昌名而不揚與臣不聞也佐院亦不聞也夫此何  
事堂官不聞乎卽聞不容問乎卽問有可私乎疏  
成之時天尚未曉臣問疏已上否再三緩頰欲功  
郎中止乎蓋因臣報六年滿例當出部不復口詢



而以尺一代之然一問之後絕不掛唇吻矣夫士  
昌卑官也數千金重利也以卑官傾重利有何希  
冀而為之臣自入官以來斤斤繩墨一種寒酸氣  
味無異諸生此其有與無何俟臣辯至謂求太宰  
檢舉夫為此說者誤傳也臣報滿日例當見內閣  
私宅會太宰在坐閣臣與臣談及士昌原不開送  
而今以代王益何也太宰驚答曰果爾法不當檢  
舉乎倉卒未竟所語而別臣所言者為內閣存舊  
例于士昌何私且此後何嘗更向太宰復啓齒乎  
宜又無俟臣辨若乃劉一芝者窶人子也儲無隔

京察記事一八卷之三

廿五

宿衣敝履穿今尚寄住人屋龐大者傭工役也應  
門掃除猶苦癡拙何計關通江泮謝恩香不知其  
名銓地清肅臣于晏會又絕少且一切門禁關鎖  
何從出入周應鰲家居有年矣其官評在伊本部  
臣向何人保護果曾與太宰言及乎功司言及乎  
此皆可問後堂官戴世封者廣西籍也誤選廣西  
忌城吏目例當迴避選司改選昌平此亦當堂掣  
簽選耳世封何人敢以重賄妄通堂上且亦安用  
賄為至于大選為人討簽揀選代人封送前後諸  
事各有心人各有喙今所討何簽所送何書選

司何人總之茫無影響而又云外通舊輔舊輔者  
臣所最簡遠而絕無聞問者也內結金吾金吾者  
臣所不往還而未識顏面者也臣通藉二十六年  
交遊極寡自謂臣門差可羅雀彼鷹犬何人也而  
乃填門乎王三善雖司官自升散公見外不輕一  
會即會未及時事彼三善者雅自負能受人指使  
乎力庇所私跪求太宰夫太宰與臣蘭味難忘遂  
心見采折腰而求所求何事曲法而庇所庇何人  
脂韋若此太宰能不薄臣臣于去年乞假省母疏  
管屢上視銓曹如懼府所云希即大拜而以美官

京察記事一八卷之三

廿六

許人之說殊為無當夫官 朝廷之官也臣敢以  
許人抑許何人惟是臣秉心弗長涉世殊淺臣之  
愿祇欲掩迂藏拙寧為散木不為青黃而一片熱  
心欲人和衷不欲人獻諂若送煖偷寒乃婢子態  
也臣所不屑至謂翻倒清議清議則在人心不可  
倒也左右挑激挑激亦在人且難可掩也臣見比  
年以來疑城險路充斥長安居恒仰屋而歎至食  
不下咽夫人謂通國若狂繼狂者而自狂耳于人  
賈怨于已布德臣固薄而不為即祭典一事不過  
求平求安間嘗效一得于太宰而臣亦佐計中人



非木偶也至云奏聚奎者臣未識其面聚奎曾識  
臣否果投一刺一談乎彼自不及臣直聽之耳豈  
向渠求解免乎若夫王圖者臣之至交也同官同  
教習同典試又同講讀其厚至于忘形忘骸神味  
相投不啻骨肉年來商量國是不妨彼此相規自  
度三十年之交無纖毫忤而臣齒稍長臣俸稍先  
臣何必忌圖也亦料圖不忍忌臣天日在上其何  
敢欺妄之世態波雲自翻自覆金石可銷交道難  
泯臣甚無樂乎有此矣雖然顯晦升沉數也稱譏  
贊毀亦數也士人以信理信心任道任運者爲是

京察記事卷三

廿七

且夫身惟七尺也有涯百年之內能消受幾何而  
必欲以柴不然之軀而芻狗于世不大可嗤哉臣  
初意不欲置辨第係臣生平似難堅忍然臣亦從  
此塞兌掩口矣卽暗雨陰風千百撼臣臣亦付之  
無何有之鄉矣緣臣憂母有至情憂身有大病歷  
月以來連疏請急千真萬實與時事絕不相蒙卽  
在波濤震撼中覺寸心無愧今日之事臣一責而  
止耳伏望

皇上垂察勅下部院九卿科道從公勘問倘事果核  
實臣甘不法之誅如言出無根未有佐驗臣亦榜

櫟材也何補

聖朝懇乞

陛下哀憐早得放歸田里而以菽水承歡臣願畢矣  
臣銜 恩不淺矣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京察記事卷三

廿八



光祿寺寺丞吳炯為據實辨証以扶理學事臣待罪本寺靜聽京察昨初四日得奉

聖旨臣幸無罪可安心供職忽接邸報見御史徐兆魁論丁元薦波及顧憲成假講學以牟利挾制仕途臣甚駭之夫丁元薦之疏是非有公論臣不暇言顧憲成被誣久當論定臣不暇惜所惜者恐牽天下而禍理學孔孟之道遂絕響于天下而士風民俗大壞相率為貪昧苟且之計風俗一壞關係國家不小臣為理學惜不得不為顧憲成惜不得不為顧憲成辨夫顧憲成之人品信于天下久矣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顧憲成之學術正俗維風江南賴以多君子其有裨于國家弘矣疏中指摘數事若信有之臣當唾其面奚容置喙臣江南人也耳目甚真不借聽于採訪不受誑于憎口請一直陳之一曰游墅有小河貨船往來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夫游墅小河即在大關之傍闊止五尺有橋高三尺名為便民橋貨舟不能過惟小空船可過以省伺候開關畧刻從來無稅此其訛傳者一也一日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來亦猶送銀二三百兩助修書院夫東林之會期日有是皆里居縉紳

與青衿子弟不招自來者未嘗招人亦絕無送銀之關使況書院小屋數椽修復已久本無厚費何暇助工此其訛傳者二也一日講學所至主從每百餘人該縣館穀下程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辦夫縉紳赴會固非一人然俱二三僕駕小船並無侈張舟從者有則共鄙之不受縣官下程不領縣官一茶主會者捐貲自辦日中腥素四碗至晚腥素六碗俱四人共一桌費亦不多縣官若罔聞知此其訛傳者三也一日會中襟以時事各邑之行事有與之左者必速改圖其令得安夫會中之

京師記事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規每日輪客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所疑講畢童子誦詩一章遂散舉坐無譁並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關各邑之行事此其訛傳者四也至其牽引馮士豪黃正賓者臣不知何人夫馮士豪受朝命為縣令各行其志豈有受指同鄉而得罪縣中大縉紳者彼捨官以狗同鄉雖至愚者不為黃正賓據稱徽州人與顧憲成素無瓜葛憲成布衣蔬食儘足自給奚藉于正賓況諸生賢見之儀毫無收入決無染指正賓之事此其訛傳者五也夫御史



風聞言事且遠在數千里外傳言豈能無訛訛傳豈能不忿使臣而非吳人亦當投杼三告怒髮衝冠矣弟親見其行事有大不然者使臣知而不言令憲成受誣無以自解天下銜口結舌不談孔子之學則 國家之元氣豈不大壞此臣所以不忍默然也夫憲成不峻門牆來者不拒如正賓等玉石混雜理或有之不為無罪其救准撫書誠為出位之言臣等皆咎之憲成亦自悔有駟不及舌之恨所以被 朝議幾番而寂無一言重自創懲無復書于都下臣今日之言非為憲成辨為道學辨

卷三

三

也夫宋時以真德秀為真小人以魏了翁為偽君子今德秀了翁之人品自在憲成受誣何足惜但國家設學校開 制科以孔子孟學招天下之賢才而使天下以孔孟之學為諱深為 國家惜耳夫國家設師徒明理學于 里居縉紳復書院明理學于下豈非世道之一助將為愛禮存羊乎恐天下見噎而廢食道術不明狙詐日起誠如

聖諭云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大可慨也臣中會試以來三十餘年策名仕籍二十餘年而官止六品素無藉領憲成革之遊揚者且質性愚魯向不敢

越言事亦不敢以訛傳妄臆冒竇

宸聽祇為聞見最真敢明目張膽陳于

君父之前少效報 國之微忠臣卑官無援乃不自

量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知必獲罪顧念臣受

國厚恩三十餘年今以一言罷官少有救于理學

少有裨于 國家之元氣耕東臯之田輸黍稷之

稅臣甘心矣伏乞

陛下發徐兆魁疏與臣疏

勅下撫臣按臣查勘如果顧憲成之罪是實臣言虛

謬甘與憲成同坐如徐兆魁疏中事跡皆屬訛傳

卷三

三

言不為扶同妄辨乞

陛下明旨為顧憲成昭雪使天下不以理學為諱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六日



南京貴州道御史張養正為世局愈變 國紀將傾謹直陳當今喫緊六事懇乞

聖明早賜裁斷以固金甌事臣濫竽留臺尤魯山積向以計事席藁義安緘默且欲謬附調停令奸黨悔過潛踪狂瀾徐俟鎮定尤可相忘乎無言靡爭之天下不意羣兇煽禍歲無寧日節節生奸處處設奔有不至于敗國亡家不止者臣觸目慘心縷析為

皇上言之蓋自奸輔沈一貫罪惡滔天累經言路指斥積霾沈晦一旦暫開日夜為子孫隱憂身家奇

下野記卷之八

四三

禍慮者惟恐妖書楚事毒發圖樹後援傾貲內結拚命不休臣于去年七月間已聞其輦金十餘萬寄頓王之頑家運籌打點又使其黨借齋捧之役關通李廷機守死勿去以待接應之人遠近喧傳的的可據羽翼既成機網四張故顧天堦姚文蔚之死友岳和聲為之貫串線索岳和聲之臭味至戚沈孚先為之窺探籌畫借西北之人以行東南之計則王紹徽劉國縉陰為與主嗾同鄉之兵以出背水之陣則金明時顯作先鋒改頭換面乍陰乍陽百計剪除謀審定局銅城鐵壘幾成牢不可

破之勢幸而天祐

皇家無奸不敗手脚既露伎倆終窮今劉國縉岳和聲王紹徽俱已計處沈孚先尤公然無恙也臣恐附體游魂終能作祟榻邊齋睡尚伏隱戈乾坤大地中豈有背公死黨通同誤 國如斯人者尚可一日居于進退人才之地乎留不結之罪案以優容回通便留不了之議論以旁茲多口此時事之喫緊者一也自金明時首發大難甘心黨邪一時臺省習為銜枚東南之間公論大開一二正人君子即貽書于臣痛發根因懇懇勤勤方且懼羣奸

下野記卷之八

四四

成率然之勢為冢宰抱孤注之憂後見大計處分吞舟入網各不勝彈冠之慶以為 國家自此可長無事矣豈意又有刑部主事秦聚奎者富貴念熱擁戴心忙不顧清評罔畏天理甘為浙人之鷹犬更佐死力于明時乘察典未下之時撲營當前高視闊步三寸如刀一網打盡中間顛倒是非變易黑白代人反噬自有肺腸臣不屑與之競唇弄舌獨其沈一貫雖陽設陰施尤有憚天下賊之意一言良心盡喪彼雖欲為一貫審案而先已自立一奸邪之案矣仲尼曰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



憚也一貫既憚天下則君子矣一貫而君子則前此臺省昌言滿朝側目皆為排擠君子之人而聚奎今日乃更為之訴冤乎秦人充斥之說彼固自神其除掃之妙計然所謂充斥者必如張居正在相時兵書則方逢時刑書則劉一儒工書則曾省吾吏侍則王篆禮侍則陳思育院副院僉則胡櫛王宗載外之開府則王凝劉堯誨陳藻饒仁侃呂藎輩要路憑陵爪牙四布而後可謂之充斥天下人亦信其為充斥今聚奎何不屈指秦中充斥者何人充斥者何官廬列鋪張明示海內只以此水

京察記事

卷之三

四

上打棒之語激忌嫉者之忿恨哉至于算命該死之言絕類市井撒潑脫令算命而不該死將終其身無復有盡忠報國之時矣此等議論古今章奏罕見聚奎直以道之

君父之前更屬無行誼之尤又且以依附秦人冀後來富貴等語鈴制廣眾令舉朝莫敢申明直道任其摧殘排陷之法以漸而至源源而來據臣訪聞尚不止于擠孫丕揚一人者愈諧愈工不勝不已國事至此稅駕何時若不急為處分將來且有不可言者此時事之喫緊者二也六載幽斥

祖宗大典不知歷幾多衙門費幾番採訪經幾番斟酌天地在上公論在旁

令甲森嚴誰敢干之乃羣奸糾黨公然把持始猶為已而鳴張後且代人而狠噬矣始猶假手于言官後且託刃于郎署矣始猶未定之時為阻撓後且已定之時肆淆亂矣一二么麼其胡能為蓋緣淮貪雖敗怨毒未消身伏城闈日夜暗算王之禎以通天徹地之奸亘古窮今之惡惟恐一離要津便墮無間地獄誓沉九族以衛四明主盟迺通多營窟穴擁金布局窺探大內撞死跋扈顯與海內

京察記事

卷之三

四

樹敵且其蓄謀逞臆別圖徑竇深為國本隱憂終成輦轂大害夫兩京大小臣工日夕待命有同雲霓竟以一緹帥把握其間屢請而命不下已自有因既定而

命不下果屬何故視朝廷綸綍有同傀儡本兵莫敢問也滿朝莫敢問也天下清議莫敢問也臣不知此一命也將終不下乎抑待諸奸局勢已定而後下乎抑下之時尚有如乙巳年之欽留其人者乎抑待兩京諸臣合詞上請于之禎迫之而後下乎臣為之禎九族計安危惟有拔劍自



勿以遺言付天下曰之頑罪犯滔天悔過無及今  
以一死謝公憤庶幾憐我族類耳為之頑一身計  
死生惟有望

闕叩頭以哀詞懇

皇上曰之頑大負

聖恩難當眾怒今且戴黃冠而偷生學辟穀以棄世  
矣除此兩端更無善策若徒以一時權力氣傲借  
朝廷之公典快黨類之私謀真然已燼之灰更振  
彌天之網則

祖宗朝豈無有緹帥藐視縉紳竊柄干政如之頑其

天朝儘不少鬚眉男子恐此等壞法亂紀之事未必

人人盡墮其術人人盡罹其羅也喚醒兒愚亟早

回頭此時事之喫緊者三也湯賓尹以冠世科名

清高品秩修行飾檢循序漸進何難晉陟臺階乃

娶妾則逼死貞女矣典試則橫行場屋矣種種物

議士紳弗齒甚至與吏部侍郎蕭雲舉朋黨比周

聯絡固結接元奸之遺孤招崑浙之亡命引誘後

進煽惑時流而雲舉者變化閃爍莫可方物陽託

飲醇之名陰圖登進之實私布探路之人坐收漁

夫之利共倚王之頑為冰山小臣蹇裳濡足甘涉  
洪流波蕩之津大臣蓋面藏頭亦効昏夜乞哀之  
狀士大夫風尚如此真成千古笑柄尚何以成清  
平之世界乎賓尹出國門之特餞者如雲獨留連  
于金吾之席久待者莫不且恨且鄙此等行徑哄  
傳南北今日之事更復誰怨即雲舉四布書札救  
援羣小祇以自殞生平而賓尹私人猶嘵嘵為之  
稱冤也尚何益于得喪之數哉笑中帶劒腹裏操  
戈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總  
之宰相兩字作成奸人伎求之私造成世間黨錮  
之象且不知協恭和衷為何事禮義廉耻為何物  
矣尚望其同心體 國為

朝廷效犬馬哉若非  
聖天子之聰明神斷亟為勘破廓眾正之門杜羣枉  
之路植黨行私長此安窮此時事之喫緊者四也  
堯之時元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之時臯陶稷契二  
十二人為一朋周之時太公望散宜生三十人為  
一朋偉伐鴻名天壤無敵聲施至今何也股肱耳  
目勢本相須甘苦鹹酸期于共濟惟正人君子之  
清神心術一氣貫輸于太和細縕之內無偏枯之

人者而今安在哉堂堂  
天朝儘不少鬚眉男子恐此等壞法亂紀之事未必  
人人盡墮其術人人盡罹其羅也喚醒兒愚亟早  
回頭此時事之喫緊者三也湯賓尹以冠世科名  
清高品秩修行飾檢循序漸進何難晉陟臺階乃  
娶妾則逼死貞女矣典試則橫行場屋矣種種物  
議士紳弗齒甚至與吏部侍郎蕭雲舉朋黨比周  
聯絡固結接元奸之遺孤招崑浙之亡命引誘後  
進煽惑時流而雲舉者變化閃爍莫可方物陽託  
飲醇之名陰圖登進之實私布探路之人坐收漁



病無缺陷之虞故元陽聿壯陰垢自消耳今國  
家內外交困百務張皇天災人怨接踵而至此何  
時光景乎寮案希若晨星郎署門可羅雀朝堂之  
上僅有一無權之政府八旬之冢宰勉強支吾度  
日如歲孤舟野泛更遭風雨一時林下諸臣沈鯉  
郭正域呂坤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朱國禎方從  
哲劉日寧王德新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勁節  
真心可質天地維風勵世爭光日月皆海內繫心  
之人翹首跂足望其旦夕起用者或累推而不點  
或累催而未下或部推而復輟或下部而未覆小

京察記事

卷三

五九

者幽滯大者沉淪壯者抑鬱無聊以迄于老老者  
淹淹待斃而至于盡夫惟君子之脉時續時斷故  
小人之脉允續而不斷惟君子之運時盛時衰故  
小人之運常盛而不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陛下奈何靳一舉筆之勞不使庶官庶事赫然一改  
觀哉況乎小人械阱百出間諜多方必有乘是挑  
激以造成清流白馬之禍者害且移之 國家此  
時事之喫緊者五也吏部尚書孫丕揚

舊八十高年澹然無物海內誰不諒之第近

日事勢不同宵小窺伺古板文章亦當畧爲變化  
凡所以潛消默奪如佛家降魔者應自鄭重從容  
具一種苦心密意是固聲名兩全之道也金明時  
既已鬻身奸黨公道自是難容大計屏斥何顧何  
忌又何必以要挾一事遂驚

御聽卽有要挾徐圖未晚又何必頃刻陳情自墮禍  
急虛衷觀理平心揆物此等舉動見事風生不免  
過于徑直在少年猶可在老成則不可在發奸摘  
伏之言官則可在休休有容之銓宰則不可臣嘗  
接邸報見有恭明時諸疏卽爲有識者云冢宰此

京察記事

卷三

五一

處大欠和平恐姦邪將來藉口進步未幾而秦主  
事之疏至矣不幸臣言而中矣夫不茹不吐古大  
臣之風而疾人已甚亦聖賢所不滿況乎賊兵整  
就假道無名開門而揖之入丕揚豈得無過乎丕  
揚試清夜捫心亦未必不以臣言爲非忠告者見  
怪不怪客氣自融于慷慨激烈之中時寓調停委  
曲之意剛柔兼濟卷舒合宜又何必急急求歸以  
孤天欲平治天下之意哉此時事之喫緊者六也  
夫世局起于人心人心平世局未有不定者 國  
紀關乎是非是非明 國紀未有敢淆者況從古



以才無不破之邪謀無不伸之正氣羣小俱有身  
家俱有性命

聖怒不測青史直書何不趁早收心免使臭遺千古  
臣裂背指髮瀝血告天臚列數款諺輸寸忱卸擔  
及期入山念切非此不足以報 國家累世之恩  
至于陷阱戈矛臣亦甘之也懇乞

聖明亟檢南北大計章疏速下并將蕭雲舉沈孚先  
秦聚奎王之禎亟行殄除以杜禍本將沈鯉郭正  
域呂坤頌憲成趙南星鄒元標宋國禎方從哲劉  
曰寧王德新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諸臣亟行

簡用以葆元氣仍諭尚書孫丕揚和平

角太露無致羣小投書抵隙則忠仗 野共  
慶萬年之金既可永永無虞矣

辛子 七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揭為支吾飾辯未  
足服人謹再據理發明以付公論事職頃有疏直  
發東林舉動之乖并及計事滋議之故自信一字  
不欺是非易見乃湯道長辯疏歸職于怨之一字  
夫修怨誠非長者顧孔夫子不曰以直報怨乎倘  
直道之能存何怨尤不可以執職生平又耻為修  
怨人也即焉父母所以加于職者不為不甚職但  
惜其以甲科官輕為人用耳其守之不染職實重  
之也丈夫處世何纖芥不可捐職肯屑屑效罵兒  
口語相復耶若果東林則又何怨于玉立疑職頗

甚害職之計頗深顧尚未能有加于職可置不怨

涇陽公以前書招議論謂論者盡修怨乎于書有  
曰顧先生之書與淮上書跋俱誤蓋翁在中州不  
與聞故致有此失然則顧書在于亦已知其為誤

可盡尤論者乎春間湯道長對馬掌科曰東林有  
一書欲處職與喬邵錢三人職曰錢為南京官此

中書猶列其名彼中其必及吾輩矣付之一笑此  
喬傲我得之馬掌科而以告職者即一可例其餘

謂私書不多可乎私書之語謂職創之又可乎吳  
正志當處與否不在送私書在渠單中之事蹟湯



道長曾對喬傲我謂所用人命亦實其單疑出同鄉則正志當處湯初意亦不諱今顧捏謂職指當事者不以私書處吳正志爲徇私交豈職疏中意耶曖昧之語無故而妄以加人其人必不祥機械之事借障而陰以中人其人必不正職誠愚戇斷不忍以曖昧妄加顧要挾之中于金鯁桓湯道長其自謂此舉何也當日假書孫太宰曾與蕭少宰看蕭後筆書得非詐乎四字于東後太宰亦曾對四司言之語洩于外金遂聞而具疏所云字跡類誰不知語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矣蕭少宰必繼

天紀卷八之三

注二

三六六

去矣爲假書者其禍亦甚烈矣而播弄之人猶以假書來歷未明之故獲逃吏議豈不倖哉去年五月初一日趙經廳往見署院孫老先生爲題喬傲我京營差事歸遇史記事于途述其意記事遂立逼經廳先要題湯掌河南道而喬遂緣此趙經廳親以語傲我者傲我見在可問也謂湯不藉史力可乎喬傲我之起亦出史意初本欲以喬付河南道後爲爭論淮撫不合遂不與復不與錢金二道長及事日逼乃歸之喬道長鶴舉此其故惟湯道長知之往例御史領大差不復兼察事近內外察

皆喬道長兼之且已辭朝往永平旋出見朝稱回以協此察似亦非體職歷臺俸已十年亦曾協管京察以舊相沿職掌河南道惟專咨訪採公評定去留酌輕重則部院堂上老先生任也故自咨訪既畢河南道隨具一書冊面送院堂送冊後即河南道之責已塞絕不謁見冢宰并不送功司一單即臺中應處員數悉取裁于院堂計前惟面相商確必不輕開一字以全同臺之體今歲湯道長皆不然只爲必欲處一金鯁桓遂至手忙脚亂豈可謂此皆舉朝所共聞見可謂職亦曖昧加

天紀卷八之三

注四

三七

人否至海內林居諸賢其行徑與東林自別有足跡不及公門不涉他境不以講學託名不以國事輕置口吻甘貧養重若將終身者又有專以講學爲事而風教自任持立不移即東林之招不應者此其人品吾輩方視之如泰山喬岳星慶雲恨不一日早出使國家盡收多賢之效誰忍輕詆一言湯道長不此是辯而樂借東林謂不欲爲海內諸賢地何其好也職本不欲煩言前疏一非得已如以爲流禍以爲邪謀恐未必然謹畧陳一以質公論須至揭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敬陳時弊以祈  
聖鑒事臣惟 國家所憂者莫如黨禍頃奉  
明旨申飭諸臣戒以立黨殉私紛紜攻訐貽禍 國  
家仰見

皇上之為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臣觀今日之人情  
竊以為差異于黨也而其害則更甚蓋稽行事于  
前代其以議論分曹門戶角立者大率一二聰明  
才智之士為之主盟而意見畸入爭附時趨者為  
左右袒以羽翼之時勝時負代禪為政其爭之也  
誠不遺餘力而比其論一不伸則如隕葉驚花相

京察記其六卷三

三三

三五

率飄零以去少有陰陽變幻其間者是黨之中尚  
有一不去不來之意氣故按而數之人品易定是  
非易明而今日不然也今日之人情趨慕而巧于  
揣摩驚走而工于遷就時局中或倚其方張之勢  
或算其將起之機緣此傳會以希景光號召朋徒  
明攻暗刺楊原仲之對丞相而滄泪交頤張元盡  
之思得臺諫而願為呵罵夫豈真性哉似乎為彼  
所用實則借彼為用得一進身之門且藏一抽身  
之門方佐鬧場又安冷著倘事勢一敗便別尋蹊  
徑再作經營若趨炎者本不為火赴汲者原非為

泉烟息流枯掉臂他往耳即如近日士論所鄙為  
反覆無常者後日關弓之敵正當年入幕之賓而  
匿其情形并淆議論反以黨名誣信理信心蹇謬  
論列之士所謂小人居其利君子受其名而幾以  
一字空人之 國矣敢因

天語申飭明揭其弊若此臣更有所慮者慮今日之  
訓天下以黨也慮後世之疑諸臣以黨也 國家  
計典之設所以澄汰官僚實用以風厲有位必阿  
附者斥砥柱者進而後人知向往今歲 計典人  
所嘖嘖不平者其人多耿介剛方為時情所忌者  
耳如臣同官外轉之王紹徽守絕纖塵性真百鍊  
士論夙所共推而第以特立不阿違忤鄉曲遂百  
計排之必不使安于

京察記其六卷三

五六

朝廷之上語令甲方惡黨同而考實政先除耿直將  
人人以紹徽為戒雖有剛腸化為繞指矣臣所慮  
訓天下以黨者此也臣于邸報見御史湯兆京辯  
朱一桂疏謂察事處分悉據科道訪單蓋踵銓宰  
孫不揚進單之意而欲科道諸臣共分其過夫科  
道咨訪既確而後聽部院分別議處此察典常法  
也迺昨歲初分訪時臣與兆京偶遇面語臣曰訪



單爲大僚拾遺作大文章地耳若庶僚則何須用單此訪單既收後紛然有分添入新單說京又語人曰我所收單甚富原不止臺省諸單且我卽處人人可結以單從何來乎兆京身爲言官且薄視言官之訪單爲故紙而早執成心再熒別竇已情見乎詞今窮兇顯迹訪單共載者安然無恙而私單匿投方正見在諸臣相顧駭愕若科道公單不得到部院之前也兆京見公論不容遂欲以諸臣謝天下乎切恐此言不白後日之追論察事者謂一時科道掩塞聰明顛倒黑白罪害人媚人以壞

六察記卷二十八

三十一

國家大典臣所慮疑諸臣以黨者此也臣恨近來世態有行事決裂身犯公論者必指公論爲黨襲用翻案翻局等套語以自解脫使比周反覆之儉人得蔽弄機巧塗飾面目以傾危正人以欺天下萬世也故直陳其愚惟

聖明採納不勝待

命之至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揭昨見徐海石一揭總是批激二喬錢金諸兄及同臺被察者與職爲難及各爲仇耳職既與聞斯事敢曰他人共之請得而任怨無容言矣但中有吳徹如一段情理大謬不容無言憶去冬十二月約期收單同臺九人俱至大堂河南道交送獨喬兄海石不至後二日過訪喬索之喬兄云我原說封冊不與茲事海石昨同我送至許老先生處矣此一冊則海石托我轉送兄者卽欲携歸喬兄面取番閱至吳徹如單則皆居鄉事立朝止汪黃一款卽陳治則所叅處過事

六察記卷二十八

三十二

也喬兄云吳老師故人徹如只是嘴不好耳居鄉事這邊人那得知或是同鄉所送職應之曰問海石便得知單中名號不差只是情節假捏因指富民吳雙橋一款云吳雙橋真有這人乃是徹如家祖遺僕已死矣非富民也餘多類此今海石乃故反其語借刀殺人此等機關近來長安以爲妙用然人品心術則冀海內識者以情理定之也須至揭者

辛亥年五月初八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謹揭項見湯質齋  
 一揭謂職前揭為挑激二喬錢金諸公及同臺被  
 察者與渠為難及各為仇此殊失職揭中意時局  
 畫蛇添足每翻人語意播弄機關大率類此舉  
 朝自有真是非議論儘可不較第述送單來歷更  
 為失真職因年終造辦差上 奏冊稍忙故訪單  
 不及如期送喬做我先與質齋意不合每云一字  
 不應職曰同有咨訪之責何可不應及職將所積  
 單彙成二冊做我過敝寓既徧閱許久乃附名同  
 送許老先生其送河南道一冊則做我取職一名  
 中與做我一帖差人送者非職託做我面送也各  
 單日前亦有做我與職者職常謂訪單既出公見  
 公聞即不宜效匿各事體其自具冊自署銜名固  
 職向來認真之素耳所述具徹如單中人命事係  
 職未具冊前得之做我閑中所語送冊後則絕無  
 一言及徹如之單豈止職一人有耶至云得之觀  
 政又杳無影響矣夫每一單而必推求出自何人  
 之手則誰敢具以授者質齋遇別單不深求而獨  
 為徹如求多于職似太用意深矣借刀殺人此何  
 語也有意及此即皇天后土當亟鑒而極之大抵

質齋亦畏徹如故一字之嫌必避又謂欲以此挑  
 激徹如而圖做我其設心固如此耳夫質齋舍要  
 挾不辨而屑作支蔓語相構此與市兒村婦口亦  
 何異索之無味總屬道詞職尚當與窮辦乎請付  
 公論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九日



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為辯言易飾理學  
兼直懇乞

明早察似是之非以維孔孟正脉事臣頃疏論東  
林託名講學請臣舉動之乖貽書之謬明以山林  
遂制 國是迹甚顯而事甚真臣豈如言理學者  
哉乃光祿寺寺丞吳炯代為疏辯知其好而不知  
其惡固無足訝願是非終難枉也真偽終難混也  
方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士大夫童而習之壯而  
行之未有能外其學以立德立功立言完名表業  
者何嘗一日不明不行豈待一東林而後能行其

京察記詳八卷三

六一

傳繼其統哉使東林自為東林或亦擇人而收道  
必以正夫誰不服乃其作用畢竟共圖終南之捷  
耳其徒又多躁動所執贊而費其栽培者無一恬  
淡安靜之人即講者何學耶濂洛關閩源流固在  
即我朝理學諸名臣無一人不得之靜養中臣未  
見日馳騫于聲利之場紛紜于結納之徑而得為  
真理學者炯之代為五辯臣不必再辯但臣前疏  
所列非影響之言也士民皆有口而紳皆有耳目  
也使吳炯所辦容有一半近實即忠臣尤不失為  
賢若臣所疏原無一事不真即東林終不足為重

請求自反末路尚長于玉立向教久攻臣之書有  
曰顧先生提獎丁此呂等其用心甚深遠又曰顧  
某未嘗為沮溺之流雖不做官而其報

主一念不問隱顯又曰顧先生之書與淮上書跋俱  
誤蓋弟在中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今作此文字  
先要埋怨倒吳嚴所不合發抄而後堂堂正正據  
理扶義天謂提獎丁此呂等為用心深遠殊不可  
曉但丁此呂沈思孝沈銑三人皆犯天下大議論  
者提獎何意使天下相率而為三人所為果何賴  
耶憲成既非沮溺即宜做官與其隱身而不忘報

京察記詳八卷三

六一

國執若乘時而盡究厥施若以貽書而寓報 國  
之忠則前書謬矣即于玉立且云誤矣其救准撫  
雖吳炯不能不以為咎矣以此名為理學母亦與  
周程張朱之家法異歟東林所尊信者楊時讀書  
之法曰以身體之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冥靜一  
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數之表以此律東林  
能否而魏華父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四君子為  
請欲尊其統而接其傳而楊時不與焉黃勉齋稱  
真德秀則曰西山在朝廷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  
論藉以開明萬類為之踴躍如此真何等人物方



之東林或尤有未至乎夫濁者清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富貴利達道德性命之反也士君子誠有志理學須從清淨中洞徹道德性命之原久而不變使為孔孟真正脉反是縱能欺世盜名亦何益耶程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其述明道之言曰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雖高明才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職觀今日天下溺于汙濁者多矣醉生夢死者亦眾矣竊實慮其為聖門之蔽

卷之三

三

塞而吳炯反以為學孔孟者之諱豈通論哉公論自明固難以口舌勝也伏乞

陛下將臣前後二疏與吳炯疏并下

勅閣部科道諸臣從公議覆但得真偽攸分人心不終陷溺即孔孟正學與世道均有攸賴矣若炯欲行撫按查勘世豈有勘理學耶

辛亥年五月初九日

巡按直隸御史喬允升為 國是混淆愈甚直述 臣疏未盡之意以乞

聖鑒事臣協理京察俟

青月餘不下因

陛辭完永平府巡事忽接邸報兵科給事中朱一桂一本特反大亂將作之疏內牽扯多人而波及于臣云并協理之任一字握定夫臣才能謏劣又見近來人心險巇巧為羅織本非公也反扯人以私黨本洩忿也不難含沙以噴人遂致有今日原不欲聞察事業已于去年十一月內

卷之三

三

陛辭出巡不意臣副堂許弘綱到任之後即札委臣協理察典堂委義無可遜路人所知也果何手可以握臣似可無辨唯是邪臣敢亂察典一疏臣感時觸事不得不一言焉敢盡言而無諱可乎蓋侍郎王圖與蕭雲舉名位相逼希心大拜頗生嫌疑第王圖躁而疎雲舉陰而險即御史移書一事不知出自何人何手者理可正也王圖輕信而以其事聞之冢宰不揚過疑而以其事示之雲舉為雲舉者正宜佐察唯謹解疑破障可也乃洩其事于金明時劉國縉則二臣臨察紛紜矣雲舉批之也



雲舉嘗語人曰我二十餘年受王圖之氣今始得  
泯矣此兩人相構之真態也臣等以私書之事踪  
跡未明而兩臣相構恐其黨藉口是以俱姑置之  
不意考察之時雲舉爲其黨湯賓尹劉國縉金明  
時等營救不能屈節冢宰以周旋者長安中所共  
聞見又爲渠同被察一中書求救聞疏在  
御前尚未拆封雖令功司設計取出賴功司以事干  
重大拒之而止其無

君無天無忌憚一至此其餘通賄營私撓亂選法歷  
歷有單臣不忍盡言之以傷雅道夫雲舉之黨救

京察記卷八卷三

六三 萬曆 三十三

既不能得之于冢宰遂令秦聚奎挺身代辦蓋聚  
奎以恤刑廣西之故一向杯酒綢繆見其昏邪易  
動遂以富貴功名誘之謂冢宰年高久欲乞身察  
後已收拾火房而出冢宰去則雲舉署印一行枚  
卜則雲舉又相矣冢宰卽未得徑去而此疏一出  
亦難復畱近則有署銓之權遠則有拜相之蔭首  
功之人何求不得此聚奎上疏之本謀也不然何  
雲舉繼冢宰請告而其辭倉皇有棄官如樊維之  
語聚奎言功司佐院各部寺堂官爭之不得而獨  
于竭力乞靈之雲舉反諱之何耶臣嘗察者也見

察與未下異議橫生安得不一言點破以聽其改

過悔悟公忠體 國庶幾古大臣光明俊偉事業

尚未深言而已罹毒鋒矣則官察者必無一人敢

任而後可被察之人有單可據有跡昭彰任其雌

黃顛倒默默一無所言而後可則何以成紀綱也

臣與一桂同年同取同守候同憂制來補官相知

甚殷尚不見信臣直腸孤立素耻入黨猶目之曰

黨臣媿死矣夫臣之身名何足惜獨惜 國家之

大典自今日决裂世道之人心自今日消亂訛公

說私說黨訛非倘

京察記卷八卷三

六三 萬曆 三十三

聖明自有洞鑒海內萬世自有定衡不勞逞紛羅織

爲也更乞

聖斷早下察疏以完此大典庶浮言無所借口人心

大定公論漸明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九日



擬授御史徐縉芳等揭為懇發私書來歷以杜讒口事職等拙守寡交刻自砥礪第以縉芳救顧涇陽一書遂來讒口并廢株連而候

命之人無可瑕摘突出私書大生羅織于時考察伊邇職等不欲多言混淆亦謂太宰終當發露不意察疏遲留而讒言復借以摧陷今察事已竣私書未了之案不可不明果如徐御史揭云是蕭少宰已見其書矣果如喬御史疏云是王掌院傳之冢宰矣職總不知第其私書之根由可不詰乎書而真也何自得來書而偽也誰人捏造及今掌院未

天啓記事卷之三

卷七

離 國門可核可証此其中惟太宰洞晰之職等有無干涉一言可以立破不然坐令黑白淆亂而授奸人以口實是禍職等也雖天日可盟公論自在要非所論于今之世矣職等五人之中有一焉即甘受斧鉞之誅倘一無所涉而讒言高張恐亦非

國家之福敢祈一疏為之昭雪使天下共見共聞之世道幸甚職等幸甚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十日

河南道掌道御史湯北京為咨訪原有成規節辨愈明朋比謹陳事理以祈

聖鑒事職以典察煩言之與先料應有轉尋題目姚宗文復有私單之疏矣削抹根株亦一奇也職來自家居聞見周爰咨誣實所夙夜發訪固遵成法職昔在差亦曾與此發訪候

命所咨亦係故事見在臺省亦曾與此職自思其居豈料人欲箝其多口宗文述職面語委有之蓋為論咨訪事而發當時尚病職求言太廣今更謂薄視言官訪單非情也職憶去冬臺省即在京者亦

天啓記事卷之三

卷八

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那得云少宗文即欲同已者皆無單異已者皆有單乎陳言 明廷尚有彼此江陵之勢尤不能使臺省同辭宗文欲令凡在言路不得為異掩塞聰明顛倒黑白恐無此法也與緊在太宰所進之單彼單難謂職等所送彼此俱有何得言私所欲底則謂單為私所欲去則謂單為公亦太以臆斷矣會單之時斟酌叅伍儘多商議外人安知勢有眾寡強弱理不為移前認之矣伏乞

下部院查議職等應訪科道應否各自開單庶公



私定而是非亦定矣職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爲感時激衷懇祈  
聖鑒及早保護善人一脉事臣每觀往史歎恨邪曲  
害公自古而然然入朝見妬野則已焉孔子罪臧  
文仲蔽賢不過曰不與柳下惠同立朝耳倘士師  
之位既奪卽擯斥之謀亦已故父母之邦猶存直  
道之士三黜之窮亦有三仕之通奈何今之譖人  
太巧擠人無已時乎屈指正人如湯兆京曹于汴  
丁元薦吳正志等諸臣排之不遺餘力猶曰或當  
事任或離巖穴芝蘭有當戶之鋤玄黃有戰龍之  
勢操戈下石急擊勿失也至于顧憲成于玉立二

臣或一鳴之立斥未還或九死之大冤未雪白首  
絕青雲之夢長夜無將旦之期天下無不聞風誦  
義隕涕傷心縱不相推于朝寧宜可相忘于江  
湖今旬日之內衆鑄交加臣心竊歎不能已已昔  
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  
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之熹乃落職  
罷祠今何不幸而繼祖之後復生繼祖三傑之後  
更出三傑況昔之繼祖猶扼立朝之理學今之三  
傑至錮在野之遺賢乎除御史徐兆魁巧誣顧憲  
成口語非惟無涉甚則相反已經寺丞臣吳炯據



實款析了翁非偽君子德秀非真小人兩言而決臣不敢復讀

宸聽臣所咨嗟慷慨憤悶不平者唯是 國釀空虛之禍人喜禁錮之謀天下方痛恨眾君子之難進非魁及惟恐有一君子之武進而預斷其來入山如此出山宜何如天下方恨眾君子之易退非魁反惟恐有一君子之不求退而且窮其路垂翅如此奮翅宜何如為小人者人人可以高爵厚祿但不宜及于君子為君子者人人盡當聲銷影滅斷不許留在人間廿年廢棄猶來捷徑之機六關摧

殘未息關弓之志非魁意欲何為二臣當得何罪

語曰善人者國之紀也

皇上試觀今日善人何如哉如晨星碩果矣如霜木湍舟矣如秋蓬矣如萍梗矣謫籍二百餘人其茹而連拔者何人其蹶而再起者何日灌之既之不見其長斬之刈之日益以甚疎且一目巨魚猶有縱壑之時因江為苦幾無忘魚之恨矣解其一面鴻鵠猶有奮飛之日彌天布網遂無失鳥之嗟矣瓜戾摧 是子既取而毀巢推非魁之心將使

翻乎廟廊無棟梁山藪亦無林木

乎冠不可彈石亦不可激乎朝不可與共治國亦不可與並立乎楚懷王使屈原來令尹之材三年未有舉者原曰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辨官利口者人畏之今王之庭其為棘喙刀鬣多矣彼猶王之庭也不廷之人猶將不免于刺喙刀鬣焉冥冥弋猶慕飛飛何所止為若人者不亦窮乎嗟嗟亦太盡矣太盡不祥諸臣何不平心而稱物虛衷以觀理也明知逆察有意故脫處非其辜猶曰阿私所好耳但窺訪單有名即推出自別路猶曰利害迫身耳若乃求

有非無不恕躬厚人薄失倫加膝墜淵由愛憎羽毛瘡痛隨喜怒計典升任尚與奪其言路之悲忤權削藉反得溺于利達之謗不呼自至且非諫官名節所關起而未出反詆謫臣穢德之著終朝謝事甚至說冤道苦舉國如狂一味講學反罵醉生夢死終身不解掛議薄懲動必解今日為某事因處某人彈墨未乾而訟言先閑無端大難豈不曉彼時為某人欲殺某人力阻僅免而毛疵務吹在已則暗劾密刀歌謠捏造可寬匿名之律在人則明目張膽言語細微必科授意之條同一居鄉也



徵翰到門肆彈冰蘖隕身之令茲誦在戶便掣府  
縣當事之肘乎同一私書也出乎同已則疑夏竦  
女奴之習誣及異已輒信魯連聊城之矢乎當年  
直聲久著何藉口其徒標榜之高天下公論難淆  
何委罪近日山林之訕元惡巨憝任酣睡卧闥曾  
未聞白簡之加東園角里雖逶迤深谷猶不許紫  
芝是療

聖度轉圜方將回雷霆爲雨露不忍高賢終扼于下  
僚讒口銷骨直欲伐薪槓以斧斤務令名臣永棄  
于盛世如此設心何不易地而處如此立論何不

易口而宜昔杜衍家居一日憂見于色門人問故  
衍曰適觀朝報行某事所以憂又一日喜見于色  
門人未及問衍曰某人進用社稷之福衍荷國恩  
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忠臣  
用心如此今隱身不忘報國却以爲罪案矣皇  
甫德參上書忤旨唐太宗以爲訕謗魏徵曰自古  
上書率多激切卽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忠臣告君  
如此上書天子不嫌訕謗今一閣部書便遙制  
國是彈射不休矣嗚呼范滂李膺可對獄吏司馬  
諸賢可榜朝堂自古正不勝邪勢不敵衆往往皆

是今何足怪獨念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昔人猶謂  
十世宜宥今日忍使一網無遺漢唐宋末季之禍  
諸臣奈何喜談樂道真幸其必至且惟恐其不速  
乎卽諸臣言之激

皇上聽之今日邀之以爲首功不過牢修皇甫異日  
傳之以爲首難則爲侯覽曹郎諸臣將何居焉臣  
謂國家保護善人當如保元氣真精內固勿令  
邪氣外侵上也邪氣侵膚急投湯藥勿使攻心次  
也況今方寸真元僅僅不絕如綫能更堪百邪逝  
攻迭進哉殺機太狠生意已微維持調護倍宜愛

惜伏願

皇上 察治亂之機 審賢奸之路扶一陽之來復  
抑羣陰以退聽弓旌悉賁于丘園青蠅毋玷乎白  
壁立召憲成等赴闕趨 朝少收忠蓋之效  
速論地魁等剖疑釋猜稍養平和之福則讒說庶不  
震師善人或有唯類賢關通泰卽  
國運靈長而學術世風俱有大賴矣臣不勝激切延  
頸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二日



外郎循例具訪單呈堂今在堂官孫丕揚處中間  
曾有一句在及善類否自後調補選司不與察事  
適會成鎮日在火房靜養今當事諸臣猶在臣  
曾有一言營救某人中傷某人否設使當時稍有  
踪跡疑似堂官何私於臣不以考功法中之直至  
今日煩旁人挑激也臣處堂屬之間有家門之嫌  
隙亦有謂臣履危疑之地宜早自引避者臣以爲  
奉公守法可幸無罪流行坎止委運而已榻邊躬  
睡是何揣摩豈謂太宰有憾於臣耶此其中臣也  
甚巧而其窺太宰也亦甚淺矣年來讒諂面諛之

外郎三六

七六

人乘人鬪捷史記事大亂將作之疏以林下爲贊  
者也今養正世局愈變之疏以司官爲贊者也逢  
迎本是一意鍛鍊若出一手時勢宜然無足怪者  
且養正亦何知世局之愈變耶臣但見養正之乍  
賢乍佞忽保忽參屢變而未有定若臣之塞自有  
不變者存何能推臣於局之中也彼其意不過代  
人驅除臣耳臣豈待驅除而去哉臣數月以給假  
遷葬至情求堂官代題者數四至本月初二日得  
請初七具題今但祈得  
而去耳誠不忍見 朝廷之上讒人與佞人交通



南北構成此論訛世界也。養正之疏適與去會臣  
於養正何尤焉。所以因言置辨者亦以明臣之居  
官無黨而已伏候。

聖明裁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伍容菴曰沈銓部恬雅士也當浙中三和秉鈞時  
淹留開局甘心焉豈其今日顧欲然已死之灰哉  
淮黨有降處者有劣轉者聞出文沈兩銓曹意文  
各立籍

辛亥五月十三日

京察記事卷三

三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為  
心存公論以維世道事職齋居館中細閱邸報見  
御史徐兆魁力詆顧憲成業經寺臣吳炯一一辨  
析其誣職可無言第職伏而思之今天下動稱乏  
才凡言官之所條陳銓部之所推舉無不以人才  
為先起廢為急蓋諸臣之廢棄也遠者二十餘年  
于茲矣或以建言或以守職或以註誤立朝俱  
自卓然降謫實出無辜縱有小過猶當取其大節  
憐其久淹而一振拔之待其復職之後居官何如  
再課以司功之法耳未聞其人尚滯丘壑不在考  
察拾遺之科而以言語文字之微遽錮人于  
聖世也職筮仕之初與顧憲成同朝見其諤諤持  
正毫不阿徇兩人銓部而兩見黜俱以獨特風節  
觸勢忤權至于削藉心竊重之及其居鄉倡明理  
學一以程朱為宗所著有劄記及商語最能醒悟  
人迄今晉陵多君子皆其造就之力此尤諫藉中  
之表表者何負于國家而嫉之若讐耶嗟乎兩  
京九列寥寥數人空虛光景可為寒心先達既彫  
零後來又難接續所堪選擇填補者惟有起廢一  
路今憲成甫起田間未沾寸祿即遭羅網使

京察記事卷三

七八



皇上愈疑林下人終于禁錮貽戕賢者流毒 國家尚忍言哉 兇魁何不致思而輕發此難此其所關于世道豈小小哉方今士大夫不安其位各懷去志職久欲默默而去第受

皇上作養之恩目覩議論紛紜黑白混淆不得不據本心以別白之即曰職為憲成之黨重加斥逐職且甘心矣宋儒程顥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職愚不識忌諱直陳鄙見如此伏惟聖明勅 尚院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庶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辛文 三十三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臺臣疏辯支吾止工挑澄敢再為糾正以祈

聖斷事職向因 計典叢議而湯北京以據科道公單為解故引北京口語一相質證不欲科道諸臣虛受此黨之名也北京既辯疏承認則職言非誣矣北京又自謂廣咨博訪而委之同臺差上并新咨候

命諸臣夫差上之有單與否雖不可知然即今有單未必盡偏曲之論也若新咨諸臣北京既發訪冊後聞其持論侃直者多既聽其相率繳冊矣可槩

誣之乎總之意所欲去者一字構成即為實錄意所欲庇者千條實證目為浮言事固有臆斷之者援人無益也職得與臺省諸臣互相咨訪固不能使臺省同辭然敢以二人為證如職前疏所稱之王紹徽及御史徐兆魁所言之吳正志一正一邪一處一不處者也乞

皇上集九卿科道于廷從公議之如紹徽名下而開單者半正志名下而不開單者半則職甘受罔言之罪倘不然者恐斟酌參伍無枉無縱未敢為今日道也職詳北京此疏其辯職疏者詞窮而淺其



所云吃緊在太宰進單一語挑激銓宰者意險而  
深嗾乎挑激之術誠工其所以誤銓宰者多矣今  
日復嗾之而欲銓宰與職爲難乎職請得以今日  
人情所歸咎者與北京再爲質證昨訪單未發時  
銓宰先發一訪單咨詢王元翰之黨與淮撫東林  
諸宰是非了然明白人不能眩也遲兩月而北京  
僚有欲處劉國縉之說夫國縉力攻元翰力攻淮  
撫者也竟以南中餽賂一語不能相忘而首露機  
鋒倡此議論遂令銓宰聽熒于始此先事爲挑激  
者也收單後聞當事者恐議論相纏無已意主調  
停調停非美事然亦當事之若心也北京又用東  
林一書欲處喬應甲諸人者宛轉之銓宰聞銓宰  
卽有不爲名流所與之嘆而于心遂偏此借人爲  
挑激者也將過堂數日前聞部院彼此商量銓宰  
意復稍解北京用要挾一帖激怒銓宰以贊其決  
蓋欲銓宰隱中之而不虞其明疏之有此非常舉  
動也于是執此成心牢不可破而成偏重不可返  
之勢此用急著爲挑激者也夫言官與聞察  
祖宗之意正欲其秉慮咨詢從公匡正如有不當者  
且不難白簡從事而反以前後挑激始終相誤宜

今日人言藉藉以北京爲議端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北京于此三者何以自解于天下而已若職以  
孤立無偶之蹤生于黨名易加之地升沉之數非  
所庸心而耿直之衷不能自己至于支蔓詆毀非  
性所安復乎氣論之以破其挑激之意夫使職而  
明于衆寡強弱之算也則職之不當有言也久矣  
乞  
皇上將職前後兩疏與北京一疏  
勅下九卿科道公議是非以上請 宸斷職無任屏  
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五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監察御史徐兆魁爲游詞眩惑邪正溷淆懇乞

聖明洞燭蒙蔽阿比之情以維世道事職觀從古以來未有義利不明之理學而甘利若飴說事情保貪橫傳食受餽無厭則自近日東林託名講學之諸臣始凡縉紳士庶無不知之而不敢發職慮其壞人心世道不淺頃因駁丁元薦一疏發之職何嘗一字失真又何嘗一念欲搯海內諸臣之進卽先祿寺寺丞吳炯有扶理學一疏職亦只據情理而析得失自別公道在人心亦甚明乃工部主事

沈正宗又有感時激衷一疏不勝憤懣之詞大張羅織之工其所指爲正非職所知所悅爲邪與職不類顧職所以疏東林者見聞實事也而正宗所以護東林者假借虛詞也千虛終不當一實稍有識者類能辨之況久稔東林之行徑者縉紳中十不止七八何足惑視聽韓侂胄今未必有其人沈繼祖劉三傑則有矣職止慮正宗不憚爲繼祖三傑後身乃反借口誣人乎宋大儒如朱熹後難乎其引魏了翁真德秀亦何可多得職辨吳炯疏中

宋人真偽反語以自附乎光祿少卿位秩不薄朝廷久已待憲成而憲成不屑就從前論憲成者皆在憲成辭光祿後果誰搯之乎憲成官吏部爲推陞彼處非一言立斥者于玉立當妖書日被劉文藻在沈令譽家搜得其與王士驥通吏部一書致處而歸亦安得謂九死不回比年來玉立推吏部推尚實不止數次其不得旨則時爲之也果誰能搯乎卽職驚下亦曾叨推太僕十餘次久未奉旨亦敢尤人搯乎夫敢于搯君子者其人必小人若以君子之名而冒小人之跡作用在躁動之境而行已在清濁之間則真偽應辨也別真偽以維世風固臺臣職也卽犯小人所甚怒不畏也安得妄肆譏諷之言以鉗天下論列之口且以成偏黨之局而遂欺世盜名之姦正宗謂憲成爲善人語亦近矣若以爲真理學則不獨職不謂爲然恐舉朝亦未之許也處士純盜虛名古人所歎道學行不顧言今人居多具布衣與弼原以理學應徵辟及歸而與弟訟田案滿公庭同時者羞焉王守仁何等功業良知之說至今猶有詆之者今日東林



似未必有二臣其人理學何容易乎近如羅汝芳  
李材徐用檢祝世祿皆講學者羅李二臣尤其高  
者乃楊時喬曾疏及羅以爲無裨世風李材則以  
冒功謫戍用檢則以守被論世祿則以貪而計處  
今東林中似亦未有羅李其人者何必僉爲推尊  
卽如有宋邢恕嘗師程頤後竟背之以去爲道學  
害鄧本龍張栻門人也而附韓侂胄陸棠楊時所  
擇塔也而諂范汝爲之死坐大逆誅高抑崇又時  
門人也秦檜舉內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  
氏之學此皆託講學以獵功名竟敗者東林中姦  
猾作爲亦多投入能保無其徒乎臣卽不忍以不  
肖槩人乃自來理學之難真如此至云隱身不忘  
報

國則別無所見其唯二書矣二書之謬卽于玉立且  
以爲誤吳炯且以爲惜獨正宗乃嫌論者指爲罪  
案何異去年吳亮段然汪懷德等共保淮撫不曰  
不貪則曰忠清博大才望今淮撫竟何如哉且范  
仲淹居憂上執政萬言書後來一生事業皆如其  
言程頤年十八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  
念黜世儒之論期非常之功試取二書與憲成書

較孰得孰失世豈有力保大姦大貪大惡如丁此  
呂沈思孝沈鈇李三才等而尚得爲報 國乎只  
云報私交可也夫臣之所以論東林者在維世道  
而正人心而吳炯代辦不過厨傳飲食之末節臣  
之所以辨劾疏者在別白廢棄諸臣不至爲獲秀  
所混而正宗乃云惟恐有一君子之或進議論不  
情至此亡論不足服臣卽海內廢棄諸臣其臭味  
素與東林異者何許斷不以其言爲德矣臣子徇  
私情遂敢欺 君父黨里閥遂敢枉是非其流之  
漸將使 朝廷威福之柄下移于東林處士橫議  
之推反尊于 國法其禍當不忍言然亦豈東林  
之福哉臣區區憂 國憂時日

陛下進君子而退小人更望閣部大臣維持衆君子  
毋比昵一小人而事多反覆每至漏網吞舟而梟  
張之徒必欲爲人盡驅君子而後已殊可爲痛東  
林中臣不忍槩指爲小人亦何能盡服爲君子其  
瑕固可指人言豈無因誠能因臣之言反而求之  
收攝寧靜之中以尋周程張朱之脉道路固不遠  
指摘何從生如吉安講學鄒元標等同志諸臣海  
內何人不服東林宜引以自鏡倘不其然而結納



之足如馳請託之門如市身心性情之不講而唯  
毗報復之必行臣恐愈差愈遠將不得為君子路  
上人如沈正宗等即假之百口難以代其彌縫而  
敗此一生終亦同于汨沒豈不惜哉臣疏已成復  
見太常寺少卿洪文衡一疏語意頗平且謂臣不  
憐憲成之久淹而欲其一出以觀其後此固臣望  
人勉于末路之意但憲成起官不出與別淹者固  
不同也伏乞

陛下早允憲成屢催之轉以散東林名色且免臣欲  
搯其進之誣臣誠厚幸臣尚叨一日言責勿欺之

義素所自盟無隱之誠期于報

國若稍顧禍福

必不敢犯東林天地鬼神諒能鑒之更乞

陛下將臣前後三疏與救理學諸疏并

勅下閣部科道從公議覆使天日不蔽於陰霾謔言

已屈于清議世道幸甚臣竊不勝惓惓

辛亥年五月十五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揭為再陳私書聞見以  
謗羣疑事項職冒 禁出城自甘

嚴譴一切是非毀譽俱付之不問矣忽閱邸報見海  
石道長有疏謂鄭道長私書少宰曾寓目矣又見  
喬鶴臯道長有疏謂私書一事職輕信而聞之太  
宰矣又見徐十洲道長等有揭復訛以聞字為傳  
字矣夫聞字猶涉風影傳字則近實事傳之一字  
職何能受總之皆係揣摩臆度之言非真見也方  
私書初起時長安喧播已兩月職訪之殊無指實  
時察事方殷職絕不敢聞之太宰可問也此警職

者借此欲陷職併陷徐十洲等遂致議論沸騰職

不得已移書太宰詢其得書根因太宰答云目今  
訪單紛紛不知幾千百張若欲知其授受諸葛亦  
難不肖何能記其一二又何能辨其真假又移書  
少宰詢其見書始末并詢筆跡果出何人少宰答  
書前寒暄語不述後云讀翰教驚汗浹背斯何人  
也乃為斯語哉弟與仁兄講性命之學方欲絞乾  
情浪掃盡凡塵何乃于世法中更生嫌隙從來無  
後言亦無違心片語即閨帷中可亮也私書之說  
宰絕不經談弟絕不入耳自與太宰相處二年



一札相示安得坐人以無影之事而使  
厚弟兄自生離間鬼神在上天日可欺乎二老  
同札如此詞白極其明晰今見藏職處人人可看  
二老俱可謂同則所謂少宰曾見私書識其筆跡  
諸人借此駕誣于職并牽纏徐十洲諸公其屬冤  
陷可知矣時有勸職將此二札發抄以自暴白者  
因職兄有不許傳播手札之戒深佩其言故二札  
亦曾間以示人並不敢發抄將謂事久論定議間  
自熄不意蔓延至今猶然猜度橫生也頃徐海石  
有私書難以徑坐王某等語喬鶴阜有私書不知  
出自何人何手等語可見公論亦知與職無干獨  
徐十洲等有掌院未離都門可核可証等語職實  
悚然不敢自諉于羈縻萍梗不為諸公明白分豁  
以留後來不了之局也少宰與職同年同官同教  
習同典試同為日講官三十年來肝膽相照情契  
非薄今日諸人必欲挑左右手使之相鬪令人傷  
心若使職果希心非望擠少宰而自為利必當生  
遭菹醢死受焚剖天地神明實鑒斯言職去矣從  
此噤口不復言是非毀譽事矣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十五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北京為煩言愈無根底懇  
乞

聖鑒以正人心事煩緣計事紛囂疊興亦多途矣今  
者科臣姚宗文再疏乃忽取計事全局盡歸于職  
之一身若今歲之事職為政者職實與聞茲與可  
曰非職惟是疏中事理有刺謬者請得而言之宗  
文謂職以科道訪單諉之同臺差上并新咨候  
命諸臣職疏語意原不爾爾職疏言去冬即見在臺  
省尚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臺省互會那得云少  
則單所從來尚未言及于在差也至于新咨則職

初入 都門實循例發訪單其相率而不交則劉  
國縉等禁之非職聽之職又安所從得單然必言  
及咨訪在差新咨者為宗文前疏述職語原係論  
咨發訪耳職疏具在可以覆按其每疏必言吳正  
志者正志係職同縣非正志不足以坐職也正志  
廢棄二十餘年邪入 都門即被陳治則叅處此  
中察冊所載禮部光祿下俱已註降調矣必欲削  
藉乃為快乎院部會議太宰曾言此人向謫宜君  
典史我知之難以議及部院同事諸臣亦豈有私  
乎查正志訪單職衙門先後所投各一中間事款



一字不差，不獨職一處藏斯單也。至于始終推測之說，尤爲不情。宗文疏謂太宰發單咨訪王元翰之黨，與淮撫卓林諸事，是非了然，人不能眩，而又謂劉國縉係攻元翰，淮撫之人則國縉者，太宰之所知也。職欲處之，則悞太宰意，何得言挑之喜乎？挑之怒乎？且國縉固保淮撫，撫遼者單中所載人命，賊私多有案卷印票，兵刑大理同臺口語可証。豈一依門傍戶可掩生平？至于東林貽書太宰，屢遭口語矣。乃于考察戒嚴之際，職復爲宛轉達書，以處攻淮之輩，此豈人情事理？若職實達書太宰

而今日不認太宰謂職何如人，宗文言職借人爲挑，激無是事也。若屆期欲寬金明，時則實以攻秦之故，當事不無顧慮。職以兩翻議定，一旦忽移明言執諍投單，考功豈望其爲職諱而云隱中哉？若夫喫緊進單之語，則因宗文謂職單爲私，故言七人之單，部院皆有非出職私耳，而亦謂挑激則更非職疏語意。且所謂挑激者，運機冥冥，混迹昭昭，令人莫可揣控。職性慙率，鮮識避忌，九死不回，致來多口善挑，激者不若是拙。挑激二字，日來祕訣，翻取見加職，不敢受稱，寃不及于他曹，負屈獨多。

于言路言路之額，號更在告盟之朋好，豈考察大典應獨避言官偏問交情乎？劉國縉金明時伏機于前，宗文肆毒于後，何苦爲人作用，查得已亥京察御史許聞造亦于察前疏，叅張養蒙李禎以爲逃察之計，節奉

聖旨許聞造牽連反覆排陷臣僚，今值京察之期，顯是保全祿位本當重治，念係言官姑且降一級調極邊方用，不許矇矓推陞。欽此。當時曾不避嫌，日後亦罕橫議。今事體相類，傍擊不休，世道人心又一變矣。蓋緣去歲局面國縉等已因王紹徽竊附

不察記五八卷三

左一

太宰門牆而太宰不盡知也。一旦處分作此怪事，遂以爲職實破其局耳。人各有咨訪，人各有聞見，職卽不敢推諉要之事勢，豈職一手一足所能握定？若必欲加考察不當之罰，則職實與事無所涉，罪伏乞

勅下廷議，叅詳職疏職事，是否如科臣所言，庶議論清而是非可定矣。

辛亥年五月十八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四

汝南周念祖

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為風波突起痛懼交深九懇

聖慈曲體苦情 特恩放歸事臣于本月初三日聞

言引罪泣血控陳仰荷日月大明下燭幽隱奉

聖旨蕭雲舉素有學行且職在佐察豈得輕于誣讎

這奏辨事情知道了着即出供職吏部知道臣捫

心自省感泣涕零雖焚香扶掖叩頭謝

恩訖已于初七日八疏陳情未蒙批示臣前疏謂杜

口塞兌不復曉曉近接邸報叠有煩言其中崖畧

不容無說在御史喬允升則謂原任刑部主事秦

聚奎之疏臣為之倡而若以富貴功名餌也誠如

是則必促膝深談陰盟密許然後可而臣于聚奎

何如也當其差西粵恤刑時臣已註籍不見客矣

未投一刺未識一面姓名不通何況杯酒然官朝

官也臣朝臣也可以餌言乎如以餌則身參察計

自隳紀綱誘人以慕羶操戈而反向如斯行徑即

犬豕不食其餘而猥加于斤斤守拙之夫誰能甘

此若金明時劄國縉兩臣者其考選

命下之日臣曾彼此交拜一二次今已數年矣此後

絕不往返一切書札宴會俱無人以爲泰和係臣

舊鄉而不知此戚里臣多疎闊蓋拙性固然今吉

安士夫見在可問也偽書不知出自誰手然眾所

共睹孰不知之何獨于臣疑其漏泄蓋以訛傳訛

日甚一日無端無影與臣何干至于臣與王圖極

厚極善相愛相交驩莫逆則有之矣如允升所

云受氣則未也圖與臣為兄弟行無使氣之理亦

無是事臣何從受之即此二端餘不足辨在御史

蕭養正則謂臣引誘後進煽惑時流所云舊輔豈

湘宣城與金吾輩皆絕無關涉之人而金吾武弁

不同途面貌聲音不審何狀大槩交遊之寡至

極矣今縉紳中識臣面者十不一二寡言笑簡

于牘不喜應酬若以為四布書札帶劍揮戈臣無

此精神亦未具此腸胃惟疎慵淺淡以是為病耳

舌之挾仙術者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乃哆口而

欲換人心術曼曼乎難哉嗟夫務實者先自治

者祇自誣頃來世務紛拏若駕海觀濤升木

木軒非崇徒步非賤臣顧驚下于公家無毫

今病母年七十餘日危一日未有痊期目

如人入水火焦頭陷頂拯援之不暇奚問



身名哉作者偶臥齋中第瞪目而視口噤不能  
語家人急灌蘇合半晌乃甦頃之少定又霍亂吐  
瀉達旦不承睫今形如鵠立髮班班變矣景況如  
斯

皇上以為可憐否臣侍

講席近三年歲時叨文綺白金之錫敬珍藏之若

陛下放臣歸將此而紉一裳治一湯一藥徼

至尊之靈爽出

尚方之惠賜何論丹台萬一猶能起疴還壯延年益

母是生死而肉骨之臣幸滋甚聖人達孝其錫類

詎有涯哉且詞林故多彥儘可以備講帷充任使

從來日講何但二人若臣者才不赴志病復嬰心

進退無所憑依去留何足輕重失今不歸誠恐曉

露易晞冬曦易下老親難待臣病難痊使人謂文

學講臣居恒言忠言孝乃乞一省親之恩于朝

廷而不可得至不勝其悽惋也似非盛世事伏惟

皇上思之間一行之臣百哀百叩伏望

特允特憐臣曷任迫切懸望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八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為  
微臣叠荷

恩畱感激思報無柰病勢日重力不從心辜負

洪慈九死莫贖仰祈

聖鑒早遂生還事臣于 國家不啻鴻毛何足為輕

重何足為有無乃臣冒 禁辭 朝自甘鼎鑊

皇上不以為罪反加慰畱旬日之間三奉

溫旨仰窺

聖意若不勝其遺簪敝履之惜者臣非木石寧不捧

華綸而增耀感 特恩而思報哉被

命以來廣延醫術備檢禁方冀沉疴之少蘇效驅馳

之微願豈料病根已久病勢已深體骨羸氣血

閉結榮衛俱損飲啖全虧晝夜如煎鍼砭莫效是

微臣縱有犬馬報效之願而衰病所纏雖欲強自

策勵而有所不能矣且臣辭 闕出城本以養病

也寺觀閒寂之所既不便於移家市塵喧鬧之區

復不便于調理惟有仰激

天語早放臣歸解鎖開籠庶幾少有生路耳

皇上念臣憐臣而不體臣放臣俾繫鳥涸鱗得以全

旦夕之微命也臣猥荷 恩畱豈敢違

恩畱豈敢違



肯固辭以甘。嚴龍第生死關心不得哀鳴于君父之前一字一淚一淚一血伏覲。皇上哀矜典故臣臨疏不任額天泣禱懇切待命之至。

辛亥五月廿九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四

南京兵科給事中高節爲羣邪煽禍匪輕國勢孤立可虞懇乞

聖明急賜處分以息煩囂以消隱憂事臣聞有道之世公卿大夫濟濟于朝同心併力以助勦王室故羣工諧于下而主勢日隆于上有和衷之美無凌軋之風不聞祗便身圖罔思大義相傾相戕無有寧宇如今日者寧不足爲國社寒心哉臣賦性迂直素寡交游僻居江南長安消息無繇得聞所據者邸報而已矣復閱今日邸報論察事者幾滿公車臣虛中而觀其間是是非非之分亦稍稍有槩于中矣謹平心而語

皇上試垂聽焉蓋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之心亦惟無所偏聽而成其無私之公自非然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況計典何事也而可以私意參乎吏部尚書孫丕揚受

皇上特達之知起自田間仕宦五十年被恩深厚況矢心服主乃其素志豈不欲以公心行直道報答殊遇光茲大典肯甘心倒置以滋人言哉惟是鄉曲情重逆詐智疎過信讒說殃及善類致二百年斥幽重典一旦輕如鴻毛此非丕揚之負



陛下乃王圖之誤不揚耳不揚以虛心聽王圖而圖遂乘其虛而入之其考察也祇憑單開不察脉路將金明時突爾持叅王紹徽劉國縉一槩混處鄭繼芳使非力救有人幾爲飛矢所中一箭三鵰良非虛語此等舉動殊駭見聞故飛報一傳長安景象不知何以但見南中大小臣工相顧錯愕咸曰太宰佐院老成練達吏掌科河南道素稱停妥胡乃爾爾恐旦夕間必有抱不平而挺身上疏者果未幾而秦聚奎捨死報國之疏出矣南中開然稱快以爲此一疏也足以破羣邪之膽而白當事

京察記事 卷四

者無意無必之心矣不意王圖一點毒心被人照破咆哮更甚復愆愆而加以阻撓之名以爲此可箱奎之口因而箱衆口矣不知聚奎之拼命陳言也責以出位言事中欠分曉則可謂之阻撓分明恐嚇恐不足以屈聚奎之強項也猶之金明時之叅論王圖也謂之懼其反噬其拚一敗則可謂之要挾終屬牽合恐不足以定明時罪案也此兩人已不可愚矣況可愚天下乎況可箱衆口乎大率今歲北察太宰不差而事差天下雖議其事亦未嘗不諒其心太宰之爲太宰猶然完具無傷也獨

恨王圖之操心抑何熱而毒手抑何狠耶揆諸原是詞林故吾若是脚根站正富貴自然逼人何用心忙手亂功名本從媵脩而得但肯養靜處恬羣情自爾共推奚必呼朋引類柰何見不出此傾心結納三五新進識見未定之人號召時流星來月去攘臂駢肩爭爲幕賓故長安有先入關者爲王之誣礙手者芟艾必盡忿爭者株連不已甚且暗唆黨與震撼同籍臣故曰其操心甚熱而毒手甚狠也大抵今之爭辯者不過曰王淑抃史記事不該留王紹徽劉國縉金明時不該處不知不處金

京察記事 卷四

明時何以保王淑抃不處王紹徽劉國縉何以脫史記事而洩耀州之憤此數人者勢不兩立者也丁元荐倚傍東林顛倒是非反不得與秦聚奎同處假書果係何人傳遍與王氏父子賊私之有無至今含糊並置不問此其故又不可解矣太宰因考察而怒諸臣固所以重計典名相左而實相成總之爲公非爲私也臣所言者皆諸臣之所已言況機局已定處分已明豈不知言之爲贅癘乎但會典有考察不公許科道官指實劾奏之例臣科臣也敢默默已乎且欲存南中一段議論以見公道



之在人心不容終泯耳乃臣所不滿于王圖者又不獨縱子害人希冀大物已也北直河道經歲未雨濟充臨德樹皮充饑人妖物怪無歲茂有且近日怡神殿又有回祿之變非

上下焦勞時乎圖又明知

聖躬新愈不耐煩勞借名乞休再三激聒意欲何為忍心害理莫此為甚有臣若此將焉用之臣謂王圖不可留也伏望

皇上下奮乾斷將王圖准其致仕王淑朴史記事丁元荐從重議處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孫丕揚許

弘綱促之視事蕭雲舉聽其回籍以俟公論之定

然後起用庶國體正而人心亦服眾志安而

國無孤立之患矣臣又有說焉三年前未聞有東林之號奈何當治平之世而突有處士橫議之名乎散小羣以成大羣豈非盛美休風耶司馬光歸洛絕口不論時事又何必自創立門戶以叢訾議至于許弘綱苦心調停情有可原曹于沐湯兆京任怨管祭夫豈得已臣因是而又有慨于士風之不古也下焉者志在功名富貴無論已太上亦不過潔身潔名已耳以身殉國之忠期與大小臣

工共勉之臣疏遠孤踪輕犯惡黨自知不免臣將甘之矣

辛亥六月初三日

弘綱促之視事蕭雲舉聽其回籍以俟公論之定



南京福建道御史王萬祚為黜幽大典宜結誤國禍本宜除敢發姦正訛仰祈

聖斷以一法紀以杜囂競事臣竊惟天下有一定之紀綱法度有不易之天理人心以天理人心為紀綱法度舉措當而上下安矣姦邪患失念重借

國家公典以快私圖又借憂亂美名以掩姦計老成被其顛惑政典被其淆亂此周詩所以有訛言之

憂宋儒所為著辯姦之論者也今者北察告竣邸報至南都輿論藉藉咸謂其大恢奇而少鎮靜置權衡而樹矛戟祇以疏未蒙 發不敢再奏無何

秦聚奎繼金明時處矣摘叅七臣之疏下矣羣姦

焯張鄙夫恨熱為王圖勸進以希首功者且再見告矣臣謹於下

君疑於上孫丕揚不能自安而徑求去矣臣又見李化龍蕭雲舉許弘綱俱杜門乞休羣臣離散皆以

一察典之故

皇上猶不動念乎兩京文武諸曹去留無別人心皇皇竊恐一局未了他變叢生

天子無戲言伏懇 慨然 檢發以實 詔旨老成未去者可留大僚見缺者速補則諭諭訛

訛之徒散而師師濟濟之象出矣然孫丕揚胡以欲去得非由王圖為之禍胎乎成事既往孔子亦徒為魯社與嗟彼行淫辭孟子不憚為懼亂肆辯

臣請得頌圖誤丕揚之罪而并訂此敗局之訛可乎圖將有人相之望丕揚托以心膂政事人物就而咨焉豈獨以梓里情親夫亦謂相天下者其心

必公其言必正與人必慎擇而其經世必且奉公循理耳不意圖乃闇而貪僻而儉者即如都下昭

彰王淑抃汚穢已極猶罵人謗毀竭寶坻民膏為借奉燕市酣如狂知而不問聚鄉曲脂韋滑稽伎

或佞倖者為謀王無賴新進相引為曹蟻集蛾燭

留騎入幕馳馳聲音顏色來讒諂面諛之人矣五載大察圖密王謀議御史金明時疏論圖父子及

其黨與明時嘗監臨淑抃者獨恨其不論於巡關之時而論於改教之後可遂謂明時不宜論乎君

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明時自為明時疏自為疏兩者原不相掩御史劾官言責也部院察吏

官守也兩者又原無牽制明時即甚不肖乎其所論劾者

陛下不公不法之官也不揚即其賢乎其所察者亦



陛下不公不法之官也藉令所論非王圖不揚不首錄其疏以備察典耶部院大臣處明時以考察或貪酷或不謹諸例而以明時論劾之人付諸公議不謀於室而謀於堂不斷於心而斷於法明時其何曉曉之有乃徑舉其所疏者置之高閣而獨推之察典之外坐以要挾之名單疏特請以激聖怒曰臣不敢處此人也嗟乎是何言欺我朝法

紀森嚴 震驚

天威咫尺何地可以要挾何事得以要挾查要挾二

天威咫尺

一二二

三四九

字實出徐縉芳抵辯疏中語意刺謬何遂信作定案即湯兆京代為註脚亦不過曰有處鄉曲之嫌言官之慮耳嗟乎內舉不避何鄉曲之足礙每察則省臣幾員臺臣幾員何言官之足慮必其自視為可要挾之人然後疑人為要挾之事不揚自恃生平侃侃豈肯降志臆度至此而王圖私人日夜構謀欲致明時於必死之地又見丕揚剛腸疾惡果敢使氣故就計簸弄令其激瀆宸嚴耳其何大事而心神倉惶手足忙亂若此

祖宗成法二百四十年於茲為名吏部名都御史者

非一誰敢比舊例誰敢擅開端藉令此疏終閣不下使朝有不考察之官中外有部院不敢考察御史之請其何以處之不知王圖私客何以知此疏之斷然必下而毅然為不揚畫其奇策也國家崇重言路正欲導人使言豈得故意裝誣坑陷挫折是殺諫臣者不在

天子不在宰相而在吏部矣臺諫風聞論事豈問何時冬月諮訪便為言者為避察倘有事關

社稷倉卒變亂大難將起御史欲待察典既畢然後具疏耶何冢宰無鄉曲何鄉曲無小人謂廢冢宰

天威咫尺

十四

懷嫌不信則將來冢宰察事竟為里閉庇小人之地耶御史官七品耳明時罪不謹耳四品以下獨遺一人煩

聖天子自起察吏責任謂何豈人臣職勞任怨之義倡立新法破亂舊章使後來有畏事言官必且借例為名朦朧隱蔽誰肯盡言又使將來權姦害人者或假此為嘗試之術有貪官內納奧援者反就此為躲閃之路黃髮大老悞為此舉動不無稍遜古名臣圖害之也要挾不妥收擬喧嘩嗟乎輦轂之下貪吏橫行羣小煽亂彈之不動安若泰山



而獨於明時欲要挾則要挾欲誼諱則誼諱臣子稍有良心何忍使廟堂號令為刻木牽網之形深宮秘禁為揆彙合券之地是圖之私人不獨玩弄冢宰且敢於玩弄朝廷罪可勝誅耶至於干犯科罪猶可駭異

太祖貽子孫以天下惟此大明律為國所與立此而不足信誰復可信偏諱不坐罪票旨者寧獨不知乎蓋臣於是而嘆張釋之之難遇也事下刑部刑部與天下共守者非律乎何難執奏而覲恐擬招讀其辭若以為迫於至尊不得不然者夫

六部記註卷八終四

事

人臣守法乃所以成人主之尊逢君罪大豈得恐為恭敬之實無論過則歸君於臣子之真心不安試觀

皇上三十年以來何曾罪一言官何曾任意輕重一事今昧心逆理之為實出王圖幕賓合算巧安更謂人不知而曰出自上意豈不重誣

皇上枉虧至德即秦聚奎之上疏也聞者方嘆其能冒萬壘秦關存一綫公論不知其何所德於被察者而為之反噬昔秦穆公悔過思有容而惡媚嫉圖方欲為西北正人豈不三思藉令為圖者能虛

心認過引咎責躬竭誠以勸丕揚優容聚奎庶幾人心忿忿之氣猶或少平乃更遠懷其瑕類苦索其痕癢加以阻撓朝上疏而夕讎官圖之毒亦甚矣聚奎勢力孰與秦人從何處阻撓夜氣清明豈煩忖度止緣王圖生來未有相度耳汲黯面折公孫弘而弘輒稱黯之忠唐介庭劾文彥博而彥博獨荐唐介之賢大臣之體固宜如此也豈有徒恣虺蝎之性益奮虎狼之威以食人為嬉不顧天下之公議哉

皇上察典彼既竊以報怨而擠及善類盡驅生平所忌之士

六部記註卷八終四

事

皇上詔令彼既借以示威首處仗義者冀盡箝天下不平之願

皇上起家宰於田間孰不謂五年之糾結亂繩待此察而解五年來之薰蕕玉石待此察而分何意倒翻世界轉成昏黑嗟乎豈丕揚之初心哉偏聽成姦獨任成亂自古為戒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即謬疑國人為疎鄉人為親亦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之聖訓在究心理學如不揚何以不能辯此其竟為圖誤而牽罔深人爭之不



能得者豈非以假書之故乎然假書非難辨者其  
言欲去福清是明激福清也欲去冢宰是明激冢  
宰也其言欲去倉場耀州是明激倉場耀州也而  
必各有所先以秦攻秦斬斷秦脉首尾相聯休戚  
同體若不得不纓冠亟救者此其義昭然可釋若  
以理斷之四海九州各出其赤心以事  
皇上誰獨忌秦天下不能禁秦秦亦不能禁天下彼  
其脉連於何處而誰能爲之斷 天子而下宰相  
冢宰至尊也進退由於

皇上方握黜陟人之權誰復踰出其上而斷之者不

係人言實乃鬼語耳爲圖者見謂匿名投諸水火

固足以示膚受譖潤不行之明不爲則有投此書  
者卽有造此書者跟尋追求姦僞立得何乃其計  
未成闕然大開其計已就寂然無聲書於何生而  
竟於何滅耶圖之自疏曰臣聞此書患在剝膚頗  
切驚懼夫圖之爵位自在也宣麻直須時耳擗之  
者誰而據爲驚懼耶一假書可驚懼王圖安望其  
他日負任天下之重耶冢宰雖無私秦人之心實  
以外轉王紹徽以浮躁輕處王元翰成就私秦人  
之局圖之黨方謂必如此然後強秦之形彰仰關

之路絕姦人高枕肆志而天下見附秦者留非秦  
者逐急功名之士爭連衡事秦 重熙累洽之朝  
頓成七雄紛爭之狀何怪乎丁元荐輩寧爲上書  
李斯不爲蹈海之魯連也假書之功顧不稱大哉  
然冢宰亦非信假書也信假道學也今世所稱道  
學者非東林耶李三才去東林若喪鳧鳧以擁戴  
三才者緊戴王圖以東林趨附挑激影响之言轉  
激冢宰而四明謀再相欲亂天下之說與欲去福  
清冢宰之說適相符契冢宰好賢方以東林之言  
爲著蔡素惡沈一貫之誤 國方以逐一貫餘黨

爲上策不知一貫待死之人耳業已爲天下共棄  
吏部可列名乎相臣可推轂乎彼能飛天而至耶  
縱至愚人亦知遠避胡忍造作妖書裝成大局以  
風馬牛不相及之人命曰沈黨推入秦坑便遭鬼  
杵斷獄者亦必先訊正犯後及餘人未識顏面無  
關夢寐而已一網打盡矣望門搜捕而猶未已大  
禍難解寧不至空人之國耶附和者心無真憂而  
效人愁嘆不知醜婦效顰乃以顰益醜耳主持者  
心無真見而浪言調停不知稚子舞影正爲影所  
舞耳事實有無核之便見莫須有何以服天下豈



不與假書總之為訛言耶臣初入仕時輒聞東林道學取重當世今據耳目見聞迥不相同何也人臣出處雖無二心朝野自有定分古者聚徒講學恐為人知今既處山林南征北轅東撞西激握考察之權而外自誇詡威制地方官此豈自好者所為耶去冬今春尺牘遍於金陵特部院矢公其說不行而不虞其道之大行於北也儀秦公孫衍邪耶正耶藉令果潛心於正學則何不出就一官盡一官之職亦足報效

朝廷不即枕石漱流歌詩詠諷著書立言亦足垂不

朽何所見而止於不進不退之間希以虛聲取大

位且甘為如鬼如蜮之狀敢以訛言亂大猷動輒

指人為鄉愿不知躬自為邪慝矣即如丕揚一中

其毒根本既差節目俱亂於祖制則乖於法律則悖於公道人心則不合真所謂

詖淫邪遁生心而害政事者昔黎丘有奇鬼焉善

為人子之狀黎丘老人惑於其似子者而反殺其

真子臣竊謂丕揚真大可哀也圖大可恨也伏望

陛下鑒圖之品行如是作用如是學不及安石子過

於王雱林甫杞檜合為一人假令其一日柄國肯

在嚴嵩張居正之後哉必且知有鄉曲不知有天

下姻婭既多隣里洽比務多藏侈車馬肥私囊矣

必且耄耄元老玩弄掌中協恭之臣操戈反逐而

哲人云凶矣必且戮諫士尸善人興漢獄鐫宋碑

而借外兵靖內難者至矣必且擅出新意謂

祖宗不足法不肖有司苟直盛行法令滋彰民窮盜

起而望夷之禍成矣如此臣者不斥何待

陛下不明正其罪而以胡忻等保貪陷良者

勅部院分別議處為孫丕揚雪冤

聖恩不既渥乎抑此一大快也 國是未明天下疑

懼貽害非小請乞以臣之疏

勅下南北九列虛心推勘要見義為臣子敢私意張

南箕之舌謀挾

天子以令小臣挾重典以要 嚴旨比之御史發姦

者孰是要挾當察典戒嚴之時故犯 明禁以廁

名京堂結奴僕為密友用賄偷單換單以呈身御

史乘暮夜入私門代人投案填案比之止犯偏諱

者孰是干犯潛一丘一壑之中飛殺人媚人之劍

能使孽耳填塞倦目迷冥如察典原議留彼坐名

以去 察典原議去彼坐名以留之比引諸人直



言之例捨死報國者就是阻撓公非公是自不容  
混孰邪孰正自不容逃母令姦回倖進母令正直  
含冤

勅自今以後六曹諸司行事止謹循

祖制不得率意單疏摘參考察論人止問其本等職  
業修舉何如莫採虛聲有黨無黨刑獄問斷止依  
大明律疑難即奏不許曲意阿承天下孰不服

神斷之布昭 皇威之整肅 肅皇帝大禮大獄此  
其可繼美乎方今旱魃火災爲祟天鳴地震日赤  
無光奇妖事現寥寥二三大臣極力撐持正以一

當百之時也更願諸臣各殫乃心維持將顛之憂  
聯爲一心共救欲覆之舟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  
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而

皇上其亦亟亟改圖後嗟何及哉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便爲舉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三日

南京山東道御史會陳易爲刑關一言可破謹直  
陳窾係以佐

聖斷以息羣驚事臣聞道路險隘之處有關焉厚築  
垣墻呼號黨類以慮患也權姦之結交以希寵而  
固位也亦猶是矣今之吏部侍郎王圖者非羣小  
一大關頭哉蓋體 國奉公之冢宰亦誤入其關  
而不自覺也何也臺臣金明時當京察戒嚴之日  
一本劾王圖諸穢狀一時佐計之臣言于冢宰謂  
明時有要挾逃計之情似矣而王圖之應劾與否  
則未有一人言之者夫使王圖而不當劾也明時

且負妄言之罪何必要挾使王圖而當劾也雖明  
時有所爲而爲善不猶愈于無所思而爲惡者乎  
然今觀王圖之懷儉心縱貪子庇匪人報私怨速  
大拜而忌同官也其非不當劾而劾也明甚明時  
論王圖捏造私書以激怒太宰太宰對同鄉科臣  
王紹徽言書誠有之而竟不言授書之人吁嗟被  
察諸臣之訪單太宰且封進

御前以示公而此書獨有難于一言以是知太宰老  
成鎮定所全者多亦以是知偽書出王圖之手也  
明甚故自論王圖而謂明時與察典宜處之人也



不可因處金明時而謂王圖非回邪應劭之人也  
尤不可今明時之不謹去且以偏 諱坐罪矣甚  
則秦聚奎之疏亦以代辯落職矣何明時劾王圖  
之疏竟爾不下而王圖復時微 溫旨慰留也是  
王圖之借輿援以弄威福也明甚語曰百足之蟲  
雖死不仆未聞蟲足亦不一傷者今王圖一夫當  
關入幕願指之輩皆得保其首領則王圖之欺蔽  
太宰力護其私人也明甚去相沈一貫大負

國恩楚事妖書之毒終有時而發一貫神鬼若喪寢  
食不忘誠然事勢至此計復何之書之史冊有遺

三十一 三二六

臭焉自非其父兄子弟方且聞名遠避之不暇誰  
肯冒不韙以吹死灰乃言者謾云餘黨線索暗刺  
明譏羅織必欲拉圖之同官以去莫須有二字何  
以服天下哉至于被察例推二三臣輿論至今未  
平然當日部院已費商確于先而無柰王圖之中  
毒深也亦總付之公論而已

皇上聰明神聖洞知太宰公忠直介 慨然下察疏  
以勉留太宰亦公爾忘私翻然入部而視事君臣  
相得別是一場都俞吁咈景象臣可安于無言第  
見長安紛紛聚訟不辯是非或持兩可調停之議

終非清明世界故據事直指而破邪關以一言如  
此伏乞

聖明採擇

勅下部院與眾裁決庶幾公憤少舒而 國是不至  
漸滅盡也

辛亥六月初三日

三二六

十三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科部救人自相矛盾乞

賜明察以定 大典事臣三月二日奉

命考察京僚先初一日會議去取即有傳到金明時要挾考察之帖當已奏矣是衆人之所公見者也越數日秦聚奎又有七臣之救臣已抄單上覽蒙

旨發落公論帖然不謂南科給事中高節又救三人復有疏也其三人者即前聚奎所救七人中之三人也中間意向又自寬臣而大有怨于王國若將

卷四

廿六

謂臣偏于鄉曲而信圖者夫臣掌察典遇惡以報國恩何人不訪何事不查而獨問圖哉見亦小矣此不悅圖與臣者坐此以害兩臣而欲自起干戈于蕭牆也果如節言圖何日而臣何事告臣臣聽言而處者又的名何人則科道諸部臣聽言處者又何人使也此其術亦甚巧矣臣既加意鄉曲給事中王紹徽臣又何以不救也即議論有不同者聚奎指為七人而高節却指三人既是虧枉救者同心何高節道此四人而不救乎豈聚奎高節都是君子而又擇而救之耶使臣亦如二臣之去

取則終年不成一考察矣紊亂 朝政莫甚于此不敢不為 朝廷正此紀綱以聽羣小之亂言即

論察政初舉方纔會議金明時即傳要挾之名是以臣畏要挾而不考乎聽要挾而怒惡乎諸臣共見即日疏聞高節謂突爾特叅誰欺節乎劉國縉之賍有言其萬者有言其千者其酷迹有言其打死武弁者有言其枷死四賣蟹者論其強奪之跡有言其奪死翰林數千業者有言其受罪總兵萬金謝者考以浮躁尚惜才力而高節尚為稱冤乎夫聚奎高節既自同心救人何聚奎救至七人而

卷四

廿六

高節救止三人耶豈所不救四人高節亦有不當于心與而況臣會滿朝之公論而折衷之宜乎不當于秦高二臣也向非日月照臨 毅然主持何以定通 國之公議乎總之臣老年混淆病狀昏暈故無以孚衆心而憤衆口如此伏乞 皇上速察政源 俯順衆志即日放臣令得首丘庶 銓政澄清衆正濟艱矣臣無任祈 天仰候之至

辛亥六月初五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南疏三至奪爵允宜萬懇

天恩即日放行事臣蒙

聖恩用臣于八十歲時此

祖宗朝未有之殊恩也臣血氣雖衰感 恩支持謂

有利于 社稷臣何愛于髮膚今年三月考察臣

衰老不當

聖托蓋嘗預詢博訪以盡此心矣不謂初會議也功

司郎中公傳要挾之帖既考完也刑部主事有七

人之救恭奉

明旨酌例處分臣尤以為少年露才大都可惜既有

南科高節有疏臣尚視為救人當日又見南道王

萬祚有疏曾陳易有疏多少事端而皆巧責之臣

此臣誠不孚人動多忤衆故陪京風聞多不相諒

如此是尚有面目一日立于統均之位哉查得擅

離職者沈應文等 明罰有差然皆未遭人言臣

構此多口抱愧而行罪更有大于三臣者伏乞

皇上奪爵令歸即指便出城勿為清議之玷以快造

言之心臣不勝仰感

天恩之至

辛亥六月初六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為純臣義不諱過公論抑而愈伸謹虛心評衡以定 國是事臣聞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元老一腔忠貞孔子所謂君子哉若人其誰敢

有後言乃今歲考察京察冢宰秉持公正其赤心

也幸由舊章其大體也然而考察先一日見出示

御史金明時不許過堂疑其將來要挾特請

皇上處分比至考察既竣杳無要挾跡第以先年

參翰長王圖之疏以實其事而王紹徽等七八或

外推或降黜矣已而秦聚奎有捨死報 國之疏

子規啼血東風不回明時三被 嚴旨七臣察外

摘參聚奎接踵罷斥人心痛憤公論沸騰謂聚奎

代辯何不代當權者之為利而顧代被察者之為

害聚奎反噬何不噬被察者之為易而顧噬當權

者之為難乃更目之曰阻撓不為遁詞之窮乎謂

明時要挾何既坐之于察後又漫坐之于察前謂

明時誼譁何既有言于察前又寂無言于察後乃

更目之曰觸犯不為法外之刑乎七臣察單職多

未見迨後傳聞頗亦可駭有云逾于大臣而功司



有云適于功司而臺省無有者此其出望  
之巧誰得而測之以冢宰赤心論生平忤權  
矣今何處忤權之人乎以吏部大體論百僚並  
宜矣今何乃劄另察之法乎昨歲遷斥固然將  
貴等堂堂正正壓服天下乃今質之察事如出兩  
手過耶非過耶是豈真冢宰之本意哉微獨聚奎  
等二臣也紹徽等七人也如呂邦耀金忠士文立  
縉三臣之外轉也披其枝者傷其心大臣用意忠  
厚不欲分過于人亦豈冢宰之本意哉王圖職初  
意其負西北之望不望其有今日冢宰誠未接王

卷四

一九

三八八

圖之言而王圖能巧中冢宰之聽以耳附耳因聲  
傳聲包藏邪謀口口公道遂使虛者忘其詐怛者  
忘其儉于是王圖乃得以報怨之心行于察典以  
劄子手加于賢良回視已巳之役當年權姦僅庇  
一小人者顯行于鷹隼高墉之日而今之害及衆  
君子者密行乎復戒于莽之內何謂君子如松柏  
之孤生勁特無所因倚是也何謂小人如蘿蒿之  
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是也冢宰當局時偶爲人誤  
宜未之察今既水落石出章章公論冢宰必恍然  
大悟矣職可以無言矣適見冢宰有科部救人自

相矛盾一疏以爲抄單奉

旨公論帖然而不知公論正轟未有人以實告冢宰  
者也以爲南科臣高節之疏大有怨乎王圖不悅  
圖與冢宰者坐此以害兩臣而不知兩臣臧否自  
有本末節居諫垣何怨于圖且冢宰何如人而節  
能害之以爲能害則冢宰固自不愜于察事矣又  
以爲聚奎疏內所救七臣而節獨救三臣爲矛盾  
也君子程量天下是非無兩立之理三人是則七  
人可推矣何必執泥言者之辭耶謹按大明會  
典凡考察有誣枉者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

卷四

一九

三八八

奏又一條果有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  
劄可否具奏定奪今歲察典除建言  
外先後臺省諸臣遵依 會典劾奏  
如朱一桂徐兆魁周永春鄭繼芳姚宗文等明目  
張胆不一而足則滿 朝之公論不平業已情見  
乎辭而冢宰止云不當于秦高二臣也將無有從  
旁壅塞而一味激其忿怒者即臣草疏畢又見冢  
宰南疏三至奪爵允宜之章則前曾陳易王萬祚  
二疏前爲目矣然先臣王真王翺馬文升俱以八  
十餘齡秉銓今冢宰名德相亞精神矍鑠正不在



一去以成其高而在改絃易轍以成其大若細察  
姦人驅除異己之心至今未歇顛倒豪傑之計至  
今為難而妙為幹旋天下誰不悅之冢宰知識信  
職國士相遇職何忍其晚節為人所誤故直臚列  
諸臣忠憤與冢宰洞破向來邪謀盡行前洗也唐  
太宗時御史大夫杜淹謂諸司文案恐有稽失令  
御史就諸司檢察上以問封德彝德彝曰所司若  
有愆違御史自應糾劾若偏歷諸司指摘過失大  
為煩碎太宗以問淹淹曰天下之務當務至公德  
彙之言真得大體職誠心服不敢飾非而宋儒張

九成曰杜淹此語實國家之福彼護短爭勝不問

道

道理當否此事所以不濟也試觀杜淹才品風猷  
萬萬不如冢宰然尚能反已受過畧無凝滯豈以  
冢宰廓然大公而改過不吝顧肯遜于杜淹耶職  
願冢宰盡捐成心折衷與論靜觀爾時門戶角立  
議論分馳孰非浮氣所使總于 國事何關如南  
道御史張養正昨歲八月內有諸臣干言不足淮  
撫一去有餘之疏乃今歲五月內又有世局愈變  
國紀將傾之疏前後反覆閃幻莫測見 淮則  
破淮見人向秦則向秦至以死灰不燃 山明聯

之萬不相涉之崑宣傳之長安大為笑柄聞在兩  
都無不掩口此等小人之言大臣可輕聽否即所  
稱道學言人人殊亦豈可不擇聽哉職之鄉道學  
之宗也職雖聞淺聞教于大君子舊矣請得以道  
學質之昔夫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肝召子欲往  
子路不悅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  
至論正名則直以孔子為迂師弟之間畧無依阿  
孔子不罪而稱之曰升堂又稱之曰自吾有由惡  
言不入于耳子路死為之覆醢孔子絕畛域泯同  
異化非譽歆然不自聖故成其為至公也然則道

學門中何嘗專事雷同規正道學何嘗得罪名教

乃

乃至以王三善陳儒又欲察外連坐吁亦酷矣恐  
亦非顧憲成之本意也先儒蔡清曰處今世亦自  
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 聖賢自擬昔宋人  
諛曰真德秀真小人魏了翁偽君子此史彌遠輩  
手撰流布以譏貶道學也然真德秀之非真小人  
固也乃今之真小人者見人目之為真小人則曰  
真德秀會被此名矣真德秀可援以自蓋乎魏了  
翁之非偽君子固也乃今之偽君子者見人目之  
為偽君子則曰魏了翁曾當此號矣魏了翁可借



以自文乎楊雄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羊而說見豺而戾忘其皮之虎也職故謂雖道學家言不可不擇聽也職觀今日域中大勢否泰安危全係于冢宰之一身化同為和息競為恬全係于冢宰之一轉職是以披瀝孤忠入告

聖慈仰祈 主持國是 特賜溫諭老臣如南北臺省諸疏不難翻然以山澤受之不復為莠言怪惑仍照 會典吏部查訪可否之例虛心改正具奏

上贊 平明之治下收賢良之心萬方拭目在此一舉冢宰始終為

社稷臣皎然與日月爭光矣

辛亥六月初八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北京為察典已結實疏未杜謹發隱謀以廣南中聞見兼懇

勅廷議以定 國是事臣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會陳易王萬祚各疏論察事而萬祚一疏則俱金明時事也中間或多寬臣等而專責備太宰孫丕揚然其所論事則臣與聞之事察事若不當則臣豈應獨迓其罪三臣局外之人也其論人或以大槩其論事或以風聞故妍媸易定雖黃易分而臣等局內之人也責任在身評議在後實有多方諮訪極力推敲而不敢漫隨人之口吻止避

已之嫌怨以一事繫人之生平以分門掩人之瑕類矣三臣豈得而盡知也若乃王圖之當去則臣等已言之不待三臣也王淑朴之不該留則非內計事也金明時不參于外計巡關察吏之時而參于內計戒嚴聽察之候明乎其有挾而迓科道諸臣不指實劾奏于去年外察之後而劾奏于今歲內察之時又為明時所牢籠矣雖然三臣之論自明也曰明時共摻一敗曰謂明時非察典宜處之人不可曰明時自為明時明時即甚不肯亦既臆列矣明知宜處又欲調停則必聽其要挾而後可



耳明知禍阱不聽其同門為之調停其間致生意外之事則臣之愚耳愈耳前疏謂有畏察有畏擯臣若照顧一邊自當調停兩解是也許聞造之後更有明時此徑已熟恨年來紀綱法度不如前耳狂瀾不遏臣懼後次京察尤而效之者又不止一輩也代辨之例載在

令甲若必謂秦聚奎不宜處則須

題改前例方可善哉乎老成人不可不惜二三大臣各殫乃心維顛救覆翻然入部堂另是一場景象之語也庸知就中脉絡政有不然者太宰孫丕揚

三十一

十三

不去則少宰蕭雲舉不得署篆雲舉不署篆則議論不得息雲舉之事且未暇具論即察疏已在

御前尚以未拆封再四迫考功抽換以營救一投稅監害閭里被訪之貲郎鄧士昌考功見有揭稱止可辨千金事而已等語茲事能為何事不能為況日久論明其他邪穢更多鑿鑿難謂莫須有沈一貫悞國待斃誠不能飛身而至李廷機不徑不實獨不可覲顏而出耶南中所據者邸報耳此等機括亦有以聞之者乎沈黨餘人一網打盡望門搜捕尚猶未已大禍難解天下疑懼萬祚之語一

何有戒心與流言挑激自宜為浙纓冠而起蓋臣去年入都門時即聞浙宦有今歲考察處蓋浙人之語矣臣是以有局人于一地收人于一議之條議也國典至重輿論難掩豈有不論人本等職業生平行實而徒採聲問黨之理乎可謂明時之議處為浙人之故乎譏人罔極交乳四國亦可以深長思矣臣疏成將上復見刑科給事中彭惟成一疏又將三人而推類以及七人謂此七人之單吏部臺省有無參差部科不論以臣衙門論之七人之單則或得于公送或得于另送或即此七人

三十一

廿六

之中面言某人應處某事是實七單見在各處其言猶在職耳可以質也王圖已經出都門被參自無復入之理即雲舉之告亦屢矣伏乞

皇上速允二臣之去仍

勅九卿科道將七人之單從公評議中間事跡有主名者一一勘實另

賜處分庶國事可定羣賢可息臣無任悚息俟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九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爲清修執友橫被  
浮言聊述素行以證誣巖事職於五月十一日接  
得邸報見禮部主事丁元荐疏中波及給事中今  
轉叅議王紹徽者有曰利周孔教六十金之餽王  
考之舟可夜泊乎其餽遺有無名稱其遇夜應否  
泊舟皆不可知而利所餽六十金則不可不辯職  
與紹徽三十年交矣同案同會而同筆硯知之頗  
真大都紹徽循介人也賦性耿直宅心慈諒論是  
非不肯詭隨尤嚴取與與衆寡合其素所期許也  
有國士之風自爲春元時讀書省南牛頭寺職與

六八

三

之借渠有親以事干其囑託言三十金焉謝紹徽  
佛然面赤拒之甚堅懿親不憚而去筮仕鄒平諸  
循績不及睹第聞其以錢糧羨餘作綿襖數百件  
以待民之凍者而給之卽胞弟室翁虛往虛歸快  
快怨望淡如也典試閩中比其反也身病僕歿而  
又值伯兄之變支離床褥間衣冠垢敝有相知憐  
之製衣一襲使者再往竟不受旣抵 都門政當  
大計之時職見其壁粘一帖不肖不敢循常交際  
諸公幸原故凡同年同鄉及游宦于秦者一切謝  
絕門可設羅長班缺望怒每形于色卽此數事可

槩生平少長窮達未嘗變塞其受六十金與否似  
可不辯而昭也至云借先達以爲贊窺寶玩而咋  
舌職不曉其從何來職惟知溫王兩世通家一齋  
與封君友善而又雅重渠昆玉道義相勗無論必  
不爾爲卽借交爲贊意欲何爲乎書齋職所到也  
廳後有中廳三間封君與會試乃兄侄居之中廳  
後爲住宅耳中廳所有書籍十餘箱也所寶玩珠  
墨琴棋時畫也此外則白觀音一尊香一爐數珠  
一串而已有何可駭見者而致令咋舌焉蓋紹徽  
飾行好修遂巡矩矱人方嘲其特迂特拘彼尤嫉  
夫不潔不靜而一旦以利金坐之不亦誣乎職又  
聞元荐亦賢者也必不無故而加人不美之名或  
者其風聽臆言于市而未暇察其素履耳職不得  
不爲執友一暴白之謹揭

辛亥六月初九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為人言叢至臣罪萬端乞

恩速斥以快讐口事臣屏居部外病苦求歸

聖恩如天未肯據放忽見南京科道高節王萬祚曾

陳易同日攻臣極意羅織天日在上良心在人總

聽公評不敢 實辨惟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歷事

三朝海內仰其公正豈其晰于是非邪正之較而借

聽于臣今乃以陷臣逐臣之故使老臣亦受其侮

辱此則傾危之甚令人魂驚而不能一息寧者也

諸臣百計逐臣一一謝教但以臣連章求去為臣

罪不知出何家法亦大奇矣總之臣病當去臣罪

當去揣分亦當去

皇上只一放臣則讐者之心快而臣求去之心亦快

皇上何不亟允臣歸而使讐臣者與臣兩得其便也

千哀萬懇惟求一去伏惟

聖明憐察臣疏無任祈禱迫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十日

西道御史喬允升為察典紛囂未已謹與諸臣平心而論以祈

聖鑒事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平氣以聽

之是以言官論事貴先大體君子責人當本人情

京察一事 明例森嚴未察禁攪亂方察禁遮飾

凡以重 國典而肅人心也縱有虧枉靜聽公論

祖宗二百餘年何嘗阻人後路亦何嘗乘

明旨未下遽起橫議有之自秦聚奎始使南臺自諸

臣設身處地言乎默乎默則失糾劾之職言則蹈

黨與之嫌二者宜何從焉況諸臣已謂其出位言

事中欠分曉矣則聚奎宜參也大凡黨與人擁戴

人者必其權勢嚇張手握禍福以故小人翕然逢

之王圖已被金明時參破即臣等亦謂其疎躁人

亦以孤雛腐鼠視之矣或者以其將來大拜之故

不知枚卜之舉經幾番採訪幾番推敲合滿 朝

之公論即有人雌黃尚難得此談何容易縱使得

相尚爾擊排豈異人任媚之何為況京察非媚人

之事臣等非媚人之人王圖自是王圖察典自是

察典查不相干乃以擁戴箝制人口非其情矣然

使蕭雲舉不臨事舉動周章縱有別贓犯科之事

使蕭雲舉不臨事舉動周章縱有別贓犯科之事



臣亦何嘗深求然不意乘王圖敗局之日正蕭雲舉揚揚得志之時呼朋引類送煖偷寒金明時劉國縉既倚雲舉為神叢迫之救援雲舉引金劉為牙爪屈膝臨事指天誓日備諸醜態太宰雖老成不言合司官與當該吏掩口共笑傳聞長安至命士昌被察令考功司至

御前取出更換此王宗賢所親對人言而辨本乃曰向來無士昌名及王考功辨揭云別事為堂官受過乃索本底簿俱註明士昌何敢陡然移替雲舉乃曰一時忘了此何等事而云忘乎即此二事其

欺

君說謊瞞心昧已已如此其餘強辨飾非俱不足憑夫雲舉既外迫于金劉二人之控挾又屢屈于太宰之堅持忿恨不平倡言于外遂與其黨恣憑出秦聚奎之事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使南中諸臣見此舉動亦必唾其面而誅其心夫已叅之王圖尚謂擁戴方張之雲舉乃羣然黨救即桃李不言恐亦有解笑時矣今之論者動輒曰沈一貫已如死灰豈能飛身而至不知王安石不既斥乎而章惇蔡京何以再釀靖康之禍王之頑虎顧鴟張于內

卷四

四二

而匿身荒廟與潛伏 國門者盤據連會于外蕭雲舉又接其未斷之脉不逼閣臣葉向高三請出廟乎倘臣言而驗又何以辭于餘黨之名乎今諸臣同心體 國者也不為 國家計深遠而止為一二人赴私交倘羣邪引進別立乾坤共危宗社其何以自解乎幸勿聽人挑也大抵沈黨豈盡皆浙人浙人豈無賢者正不該以一隅限人品以一事槩生平也百年身命有限天下萬世公論難泯邪正關頭要辨不當為一二人強坐主察之罪 國家紀綱當正不當以積微之元氣戕傷太盡願效

忠告與諸臣平心而論乞域外大觀勿與俗同也

四三

臣中土孤跡不知黨與在察言察不知掩激知我罪我惟其所命臣草疏畢又見科臣彭惟成有重考七人之言

祖宗憲章決裂殆盡後來考察誰任此典老成人亦復有此言誠可慨惜伏願

皇上亟放王圖蕭雲舉之去庶得為萬幸斷不然黨錮之禍即在目前臣不勝真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十日



署刑部事工部右侍郎劉元霖奉南京都察院書  
觀即報南臺王道長疏論察事內及金道長上疏  
犯

御名事下刑部不一執奏其持議甚正不佞敢不虛  
心受視第當日所以不執奏之故中間委曲或有  
未諒者此事兩奉

嚴旨下部院參究擬罪不佞初甚難之御史院僚屬  
敢專冒再會 協院訂議謂金道長慮如宛平父  
羈願認罪以行因念執奏關救號章及貽繫留不  
如曲從以成去志議遂屬有擬會酌具

題議罪不以偏諱坐而失錯坐因事縱權於律文非  
有添減厚疏見在可觀也事之顛末原只如此部  
院公議有何阿承雖然不佞則亦有不得辭其責  
者矣而失以 奏議罪言官端不可開以革職復  
加罪跡徒知道長之意當體未思原參之嫌當避  
所令者小而所失者大若阿承之一字萬不敢承  
初欲疏白已思事係屬

諱且語有不宜  
上聞者得無慎慮故敢于敬布之區區惟  
高明垂察  
辛亥六月初十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為 國是愈芬邪謀轉  
熾敬陳是非之實以祈

聖斷事臣前月見浮議紛迭共撓察典義激公憤直  
言亡諱而給事朱一桂周永春御史徐兆魁兢起  
攻臣臣一切不辨蓋巧附者必不觸臺省之怒來  
關弓之疑必不托將去之太宰彈射之詞臣臣疏  
與史記事蹊徑各別不待智者而知即妄加附秦  
之名臣不受也亡何南臺省高節王萬祚等與刑  
科給事中彭惟成疏踵至矣一則詆臣顛倒是非  
一則申秦聚奎之說為被察諸臣翻局而未並譏

刺講學以撼東林夫考察 朝廷大典也是非天  
下公論也所係不在臣一身在世道臣請有以折  
之而

陛下試垂聽焉一曰剖真心方秦聚奎為七人不平  
其氣甚銳嗣後救者煩興忽滅而四而三至姚宗  
文則王紹徽一人止矣此其黨自具公案也及紹  
徽所藉不過曰我不附秦爾方其蟻聚梟張之日  
四款得計之初座師家 又陰挑陽擊恣意橫行奸  
謀敗而秦人不收伏狡焉反噬試思王寶坻之不  
發于外計而發于內計者何也王圖可假以馮援



因父而庇其子王圖可借以他贖因子而孥其父  
肺肝種種託出節諸臣能代為解乎二曰核名實  
諸臣之啾啾以私單然百單不若侍郎吳道南之  
號簿徐鑾之底冊刑部大理銀庫之卷案通國  
之口碑可據也賔尹既以科場為壘斷又借職方  
為外府國籍逞其勢力更肆鯨吞四總兵之推十  
二將官之缺各得數萬金鑾去而飽橐可委曰不  
與事乎此猶曰會爾國籍杖殺大使嚴體緣倩家  
百金受鄭姓私囑殺人生母以滅口天理國法  
漸滅盡矣應甲與國籍同調亦頓足于田元德之  
獄其良心似應未死然叫噪無忌憚敢于汚蟻清  
流又何忍也罪狀暴著百喙難掩彼論訛者徒足  
張其醜于天下爾三曰重大體國家之有內外  
計猶科貢之有鄉會舉一成不變者也中間豈能  
盡憚人意論其大體而止此法也亦勢也庚戌會  
試後人言洵洵極矣諸臣共聞共見何不再請會  
試歟今有人焉根株科場情弊舉朝必以此為  
刻為生事何獨求多乎已定之大計與改正之語  
幾說夢矣況惟成知會典有即便論辦之例  
論旨未下聚奎未處之先亟宜力為別白何觀望至

今歟諸臣為同官同好聲勢相倚非勝心未化即  
門戶難割彼此嗜嗜庶幾一逞私情洵厚矣曾為  
國家一顧大體與藩臬非遷謫之官歷階而上前  
途未艾猶且疾首相譁彼起廢之臣身未離丘壑  
何獨苛求不遺餘力焉四曰平物情夫公論無日  
不在天下彼狂逞者始亦自以為公也勢去事定  
而後公論出乃知向者之非欲改圖無繇卒抱恨  
千古何者毀譽利害奪之也諸臣試于局外平心  
諦觀日均太宰爾何以忽公清忽老諄均私書爾  
何以一為有一為無自請太僕者見謂老成白首  
岩棲何以躁兢賍私狼藉言妬口銜躬屬俗何  
以傳餐甘心鷹犬者蹇諤自標清修夸節何以呼  
賊呼鬼靜夜虛中易地而思之未有不爽然若失  
者也五曰端學脉蓋北魁之貶楊時喬詆吳與弼  
朱一桂高節等之譏東林彼未知學無足怪者彭  
惟成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認湯劉王喬為君子  
則世間何者為小人沈一貫之駢儻楚宗也王三  
善附理官後借  
高帝子孫快權門私憤卷在法司一一可按使其止  
為利猶可言也不然真好黨矣惟成不為



九廟發憤敢為三善解嘲臣又奚暇與之品顧憲成哉大都銓司而不肖阿宰相此真氣節講學而不墮關然媚世之鄉愿此真學術憲成得罪坐此惟成狀貌恂恂長者臣亦心敬之不意其臧否頗謬曾亦就正于其鄉之賢者與抑別有衣鉢歟不然不明邪正而辨真偽世無此理臣所謂端學脉不為惟成惜為豫章諸臣惜也臣秉性簡伉孤立寡諧少年觸忤權貴四月閑曹旋罹計籍頃者服官二十餘日狂態勃發矢百折不回之氣當四面受敵之衝聞有尹門人有捏私單構臣于其黨者臣

即得罪歸我十五年適軸初願慊矣多口不足為臣動藉名偽學不足為臣辱區區寸心惟人懷交亂之憂 國深空虛之歎令天下士大夫而皆以建言講學輕去 國而不出山為悞大亂之道也陛下幸檢發諸臣之疏并臣二疏發下閣部會同九卿科道公勘持清議以肅官常按祖制以申大典臣即高蹈東海以謝諸臣死有餘芬矣又何必嗷嗷競曲直于眉睫哉

辛亥六月十一日

學惠齋稿

江左王堯封著

南計遠近稱允綠董考功於六載前業稔知也頃下儀部一疏仍拾其輩刺涎其露尾籠頭尤為識者深鄙疏本阿太宰 孫而太平未必欣似刺中丞許而中丞未必憾蓋與敝鄉劄子及某警首指賀為死友均與故淮撫互相對結者王弘庭與周懷馨中丞奚涉却輒誣以典試冒禁交通溫總憲久乘塵衰何仍為近年藉以充贊比觀朱省鄭臺兩疏决出肺腸朱疏歷述彼所推為君子諸人恐尚未為定案丁儀部與敝郡一二富室比周矢欲為

某某輩効力千言萬語總緣刺王考功而怯公議未逞恣計起沈司馬而憚太宰仍囁嚅某已謝職似可與時議相忌顧竊附孔孟春秋好辨後塵每願與同志仰贊其救東林提獎得失應聽海內公評矣



大學士葉向高揭帖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孫丕揚又文書房官連日傳示

聖諭謂俯從臣擬實有言官仰見

聖德之大 聖度之宏即付文書房口奏臣與丕揚

皆感戴

聖恩不獨言官矣惟是考察一事紛紜未了彼此爭

競多為蕭雲舉王圖二臣王圖既已出城志在決

去而蕭雲舉亦以母病思歸情緒迫切皆日遣人

懇臣轉 聞祈求早放臣于王圖已屢為之請而

聖意謂二臣皆係 講官屢 傳慰留臣敢不仰體

但度今日人情事勢二臣不去則議論必不得休

皇上終不得二臣之用徒為 朝端開此訟場殊不

便也知

聖意不欲因人言而去 講臣則臣觀二臣同官素

稱莫逆前後意見原無相左今之求去固自為母

病身病之至情非因人言而後發者

皇上亦可以曲體矣頃來人心多疑議論易起即如

臣 請同官臣廷機之出其本意不過以時事艱

難欲其分憂共患以救目前而已甚明甚確而談

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或以為有深意甚至以為

有人逼臣展轉揣摩言愈奇而愈失情實一至此

也臣今為二臣求去又不知作何擬議惟是二臣

之責望于臣者至難臣不得不為之言而察之事

理亦當 乞其去以成其美或且予假以歸俟論

定而後再因廢二臣之私情既遠而 朝端之煩

言亦可少省矣伏望

聖慈慈憐臣不勝悚息之至

辛亥年八月一日

臣等已詳入奏

臣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陝西寧夏糧儲副使喬應甲為微臣親老病真不能赴任四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入京將一年告病將一年告休告病至再至三各疏尚在

御前今吏部陞臣陝西寧夏糧儲副使既已諒臣之素心又未限臣之末路臣敢不勉于就道惟是臣親年老臣身多病稍涉煩勞即便耳鳴心悸足軟手麻而年未五十頭顱如許即辭 朝領

勅不能成禮皆眾目共見臣何能欺况寧夏邊方軍情所繫去家鄉既數千里而遙計親年並七十歲

而臣身多病既不能單騎而往迎養非時又何

忍絕裾而行坐是躊躇宦情益冷往常科道官外

轉每有領

勅領憑具疏以繳臣念寧夏道臣不宜久缺又念此身久病萬無赴任之理故不敢不循例領

勅亦不敢誤邊事而遲于銷繳伏願

皇上察臣積病之軀奔走難效憫臣戀親之念頃刻難違

特允休致以全子道并留臣餘生以延殘喘即自茲而後獲侍一日之親聞臣與臣父母並永徵

聖主高厚生成之賜而銜結之報其何敢忘臣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六月十二日

京察記事八卷四

三十一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人言曰異世道可憂仰乞  
聖明勅勘以定 國是以正人心事昔仲尼為天下  
同流合污者衆而慮失真也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他日告子貢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善與善契故好之日甚善與  
惡異故惡之亦甚此論好善惡惡者先當稽好惡  
之人而後可蓋千古不易之論也職巡歷荊州事  
畢正卧病偶于邸報中見科臣朱一桂有特反大  
亂將作一疏其中或指名或未指名大約舉  
皇上所簡信之大老與寰宇所共與之名流而一網

卷四

五三

收矣職復觀其意總為顧天竣沈一貫輩翻案耳  
夫好惡既殊品類各別職或可以無言第一桂主  
語全為反職三十七年十一月大亂將作一疏而  
中又有二三不情語職不得一言以相折實非  
願與一桂太分析也一桂云職前疏謂王元翰翻  
案夫元翰小臣耳鄭繼芳論其貪職論其功曾何  
足異惟繼芳纏職不了恨職不已職誠不解然皆  
已往事也此與大亂將作疏有何干涉而牽強附  
會若此一桂又云惟有京察可以張彌天之網于  
是着着安排處處布置自號提督部院察其可作

腹心者使踞要津擇其可作爪牙者使偵四路不  
然何站定長安湖廣之差使催不下喪心哉是言  
也夫曰自號對誰號之有誰聞之小人捏造之言  
輒爾對

君一桂能自安否誰踞要津誰偵四路得非謂曹給  
事不應吏科湯御史不應掌河南道乎夫二臣之  
應掌與不應掌也 廟堂之上自有定論至于曹  
事在省與職前後不相蒙湯御史在吳與職平  
生不相知奈何以 朝廷之公典舉而歸罪于職  
其所誣不獨在職矣至職寓京五年家難頻仍急

卷四

五十四

思得差旋里因久不奉  
旨于是議換差而無肯換圖 請假而不得假至去  
年六月十二日一時共下十一差而職始得離都  
門至云喬御史點破猶屬醉夢恐喬御史終不能  
昧此心也職猶記職在京時差久不下人云多是  
一貫私人不欲職往楚職不敢應後一貫私入聞  
之遂反言職不願往楚此言通國皆知何一桂之  
不情也一桂又云職大亂將作一疏無故入沈思  
孝以結太宰太宰與職同鄉何俟于結平日剛方  
其誰敢結而前疏豈無故入思孝哉思孝當年首



糾江陵批鱗廷杖職甚重之慕之惟是職入都門  
因候

旨無事錄萬曆以來章奏時一披閱中有思孝乙未  
年事約三四十疏故得知思孝之詳至三十七年  
七月內長安中傳言顧天峻陰謀于沈一貫等且  
連合周孔教沈思孝諸人將大發難端職猶未信  
也至八月終長安中又傳得劉承禧書乃托毘陵  
名賢勸嘉禾勿聽天峻之謀者職猶未信也至十  
一月南中果發難端而承禧之書已有左驗職是  
以有大亂將作之疏其歷數二十年來奸權之黨

下卷記事二十八卷

五十五

與者正謂一時之君子常不能勝一時之小人今  
合二十年之黨與以擠一時之君子勢何能勝此  
職以爲大亂也職疏後南科臣金士衡言之段然  
言之而天峻之陰謀始破則職言豈無故者哉昨  
見丁元薦疏云天峻求思孝而思孝不應激思孝  
而思孝亦不應果爾是天峻之謀已得其真而思  
孝之行未改其舊也職以風聞言事正願思孝無  
此共承 宗社之福豈願思孝有此執爲職言之  
証哉如以無作有以有作無以非爲是以是爲非  
乃近日小人之行徑職實不爲也一鞋又云前既



之附已者即曰聖賢異已者即曰仇讐至挑激播弄無所不至說謊欺瞞殊為可厭如職辨明明時疏見在

御前何曾有王紹徽一字而一桂云職叅王紹徽以秦攻秦即此一言可例其他矣職去歲在京有人云曹給事曾為友擠兄願共棄之職不從又有人云顧東林昨一書歸兄願共糾之職不從不從則仇又有指奸為賢而求職好者又有指賢為奸而求職叅者又有立會結黨而徼職必往者職皆不從不從則皆仇大都彼中之情形多如此安知有

京察記事本卷四

五七

朝廷之公議哉向非職自持之力其不為羣邪壞幾希此其恨職之獨深而射職之獨叢也職想一桂今日得無曰我眾彼寡則眾為公不知此正夫子所謂眾好眾惡之必察者也此之所惡彼之所好此之所好彼之所惡誰為善誰為不善誰當好誰當不好一桂其早辨之嗟嗟孝子慈孫雖百世不能為幽厲改一桂乃欲以實繁有徒為一貫天堦等翻案哉其如天下萬世之誅何總由年來章奏不下故渠輩紛囂無已時耳伏乞皇上將計察後諸臣各疏

勅下部院從公勘覆揭日月于中天震雷霆于旦夕將見國是自定人心自一培元氣而蕩妖氛豈容一日緩哉若職以愚戇得罪于人猶望皇上蚤賜罷斥職曷任悚仰之至

辛亥六月十四日

京察記事本卷四

五八



彙征之途日闢也廢棄自是廢棄考察自是考察  
強取而抑揚其間祇覺瞞心昧理牽合無味耳人  
非大聖孰能無過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美狄之  
滋毒不如藥石之生我也韓琦有宋名臣漢議不  
合為呂誨等力攻至繳誥待罪而魏公之品望無  
損上殿之爭其事公虛舟之見其心公也太宰大  
節素孚于天下一事何礙于生平諸臣效忠告以  
責大義原非傾危有何忤辱逆耳撻鱗

聖朝不諱而易至神寬驚悸坐言官以不赦之條挑  
弄至此亦太毒手矣職中土鄙人學識暗淺誠不

天察記卷八

六上

敢與清流較量第聞譚理翌經高潔恬淡是真學  
問不聞背公死黨趨炎走險者之以矯修標也聞  
發姦指佞慷慨孤忠是真氣節不聞操戈下石殺  
人媚人者之以勁節推也元稹自顧不知于數者  
何居而謬謂朱一桂高節等不知道學大言不慙  
豈遂久假不歸哉彼所借籍人口者不過曰挫抑  
道學或可招致同聲以為援而不知諸臣之所爭  
者為

朝廷辯是非也非為道學辯門戶也他者不具論五  
載黜幽之典 禁例森嚴而紛紛竿牘快其私圖

原缺



則臣請得以南疏為證張養正之疏曰東南之間  
公論大闕一二正人貽書于臣王萬祚之疏曰去  
冬今春尺牘遍于金陵夫所謂貽書者尺牘者  
皆私書也在南如此在北可知以林居之臣暗  
至尊之大權而人不敢以一語議其後則他日鋒刃  
在握將惟其所欲為此正元荐輩假借行私恐顧  
憲成未必盡知耳近光祿寺寺丞吳炯疏云憲成  
不竣門牆來者不拒如黃正賓等玉石混雜理或  
有之善哉乎斯言若元荐者在朝則害  
朝廷在野則誤東林其真履石之尤者也昔楚事之

天察記事八卷四

六三

起也錢夢皇力駁林秉漢塗面喪心被忠義可加  
之 旨今察事之紛紜也元荐一部臣瞪目大呼  
高標雄幟欲貪人則加之貪欲酷人則加之酷欲  
黨人則加之黨兩手握定是非之權一口抹殺南  
北之論 會典可以不用也臺省可以無設也  
朝端之上獨有若輩正人自後進退予奪一惟拱手  
而請教而大小臣工但當稱功頌德聽其願使而  
後快于心與宋侍御韓縝希呂夷簡意欲以范仲  
淹為朋黨勝之朝堂鄧綰迎合王安石條上時事  
稱言得伊周之佐好官在一時笑罵在千古覆轍

不遠回頭何及亦可以深長思矣呂大防以楊畏  
敢言密約助已竟超遷為禮部侍郎及畏首叛大  
防而引用章惇呂惠卿等共成紹聖之禍  
夫大防固慙直無黨者也得無悔為畏所賣與元  
荐兩疏為贊駁駁有欲炙之色此等行徑能欺三  
尺童子否君子小人日久論定埋輪請劍代豈乏  
人元荐恃一建言直將凌駕一世之上遠者無問  
鄭振先不首參朱廣李廷機乎彼時直聲震天下  
末路之差死戴一顧天堦大敗塗地而身名俱失  
不可為殷鑒哉

天察記事八卷四

六三

三十三

廟堂方厭言官之浮議乃獨容部臣之邪說職不知  
法紀謂何矣至其鄉評切齒種種多狀職尚未敢  
執風聞以傷雅道第虛心平氣與之論道理如此  
伏望

皇上即從元荐言將前後諸臣疏 檢發九卿科道  
嚴行勘議公私邪正一言可決無徒使姦人咆哮  
而 國家橫被黨錮之禍至蕭雲舉王圖者則並  
去又何言哉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爲看詳章奏直糾兇邪懇乞  
 聖明乾斷 亟賜逆斥事職觀自古君子在位其執  
 公論甚固而小人溷進其護私黨亦甚強然小人  
 自知天下之不容公論之不與故百計求勝力更  
 猛于君子如此不除將貽天下之大患也今觀禮  
 部王事丁元荐憲臣持議當堅一疏詞意隱伏事  
 端夾雜真是市井無賴之尤而朋黨害正之最甚  
 者職不得不據疏糾之先是翰長王圖被臺臣金  
 明時論劾疑其爲同差科臣王紹徽所知而紹徽  
 實出湯賓尹之門因并疑賓尹也故于京察內處

京察記事 卷八

五

此二人而劉國縉喬應甲皆以不附王圖處徐大  
 化以發王淑朴納賄處金明時秦聚奎又察外重  
 處株連波及如秋風之掃落葉

皇上培養幾許人材而權門一月卽數人也夫 本  
 朝擅權大姦無如嚴嵩然考其入爲禮部尚書在  
 嘉靖十五年丙申之冬至二十一年壬寅秋乃以  
 大學士入閣中間掌大宗伯前後六七年御史秦  
 僑謝瑜葉經喻時童漢臣伊敏生給事中胡汝霖  
 南給事中王燁先後彈劾不遺餘力然嵩未嘗假  
 京察報復一人也迨至王燁累劾始寓書南尚寶

有邪臣敢亂察典一疏今又有持議宜堅一疏與  
 職大亂將作之疏并觀之前唱後和若合符節故  
 知有今日耳夫職去歲出京時喬允升出巡職未  
 及面也至丁元薦職平生不及聞夢想不能到二  
 臣爲察典偶發一則身親其事一則目擊其變者  
 也與職疏實不啻風馬牛不相及者五六千里之  
 外何以曰唱日和哉職前歲一疏亦就一時之羣  
 謀而言耳惟羣謀不散故有今日此當符之天下  
 後世者又寧止二臣之相合已哉夫一桂之所力  
 援者金明時秦聚奎諸人其所力排者職與丁元

京察記事 卷八

五

薦諸人故職不必言誰邪誰正以增嫉忌惟是數  
 人者其素行之清也濁也其識見之昏也明也其  
 趨向之端也邪也其誰爲獨行也誰爲順使也誰  
 爲 朝廷也誰爲朋比也孰爲扶正也孰爲黨邪  
 也清夜一思可得其微天理一發可分其局又何  
 必苦苦與職等數人爲讐自墮于九淵而不知也  
 職去歲見門戶分立竊用爲懼是以有二說並存  
 之論不意職欲合而彼愈渙也古云臣下雷同非  
 社稷之福故論事論人可否何妨于並陳是非何  
 嫌于互見乃今一言不合則攻之一意不投則置



上三書以諷冢宰以救淮撫與王圖無與也當是時王圖之毒未發人皆以爲西北正人憲成並不曾一字及之何所干預而云芒于無隙借以發難總之江湖

廟廊各自有體陽羨函關各不同志而元荐強聯而一之其故何也豈不以爲東林名雖美而勢未顯必借天下之尊勢盛黨亦苦于勢之崇而名之未美也亦欲忻附東林以樹招徠引取之標而元荐既借東林橫行鄉里又藉東林起官禮曹其于東林蓋生死之恩無足怪矣自以爲東林橋柄在手

京察記事卷四

六六

天下勢如破竹士大夫無不拱手環向不意壞于一二敗羣遂入人糾繩中計畫無所復之故元荐出死力以敵天下公論而不顧其一敗塗地也以王圖之破綻既于揆路無可望矣元荐妄想猶冀冢宰之真誠尚未悉王圖之狼顧而冢宰之品望或可保王圖之瓦全乘人危急之時易爲德而身爲援溺之計功必倍是以走險出死力僥倖于萬一耳嗚呼元荐亦愚矣韓侂胄時薛叔儀辛棄疾陳謙皆從起廢顯用困于久斥附侂胄以爲營壘損晚節而窺榮進爲天下笑元荐昔年昧三生之

恩今日希枉尋之利尚何面目聲聲說道學乎維桑與梓必恭敬而副院許弘綱翰撰韓敬何以並肆譏詆沈思孝並無一人攻矣何以欲作合于冢宰而因察事應論乃插入于崑宣非正人誠正人抑揚不定之語乎心中忙亂眼底模糊若有物以憑焉滿口狂談渾不自覺其官非銓宰爵非臺司敢云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寬處分王三善陳儒皆不當免旁若無人狐假虎威試問元荐七臣仍原擬當作何擬聚奎尚云寬處當作何處三善陳儒既不當免當作何定奪試問元荐若七臣若聚

京察記事卷四

六七

奎若三善陳儒果得罪于

朝廷何事當果付于法曹何律

聖明在上文武官僚在下元荐何以置對也夫天柱賴以尊地維賴以立惟是朝有方正介特之臣亭亭負忠槩之望百年樹立甚難一朝傾之甚易有時而獲罪

君父猶可冀解網之期惟至于牴牾權姦遂永墮下石之計此非盡權姦之爲害而諸獻佞揚聲者煽禍天下不淺也職昔荐起廢諸賢顧憲成高攀龍朱鳳翔錢養廉孫如法盧洪春等徧海內六十餘



賢而獨不及元荐蓋知其素行不端穢德彰聞乃  
 今纔赴任二十餘日濁亂 國是博擊善良甘為  
 王氏之貢符子一時僉謂職有知人之明而職實  
 不意其兇邪一至此也蓋職嘗謂天下之姦人有  
 二吮靡舐痔者其心軟其氣柔其人狼視狐媚蠅  
 營狗苟是小人之有婦態者也殺妻烹子者其心  
 狠其氣悍其人蜂目豺聲鴟張虎噬是小人之有  
 賊心者也兩者均足壞天下而分塗異性尚不能  
 相兼今元荐脇肩于東林秦中強笑于沈思孝而  
 又明言齏粉此輩為東林秦中驅除異己始參座  
 師終排同鄉畧無憐容是吮靡舐痔與殺妻烹子  
 合而為一人也豈不殆哉參照禮部主事丁元荐  
 鑽穴機熟食人膽竊既嗚吠于權門猶假託平學  
 脉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以蘇張口而文姦言以逢  
 蒙殺后羿之殘操戈于王錫爵以陳相從許行之  
 術棄學于顧憲成心桀口堯面帶十重之鐵甲夜  
 行晝伏足躡萬丈之銀阮單打雙槌之段然偏行  
 幫附金屋銀瓶之淑朴硬為護持赴炎飛蛾不思  
 炎炎之易滅聚羶遊蟻寧 知媿媿之可羞伏乞  
 聖明特賜逆斥如嘉穀之去稂莠使偽學不雜于宮

牆若祥鸞之遠鷓鴣俾孔壬勿容于  
 廟廊則冠帶加社而  
 社稷蒙安職不勝憤激俟  
 命之至

辛亥六月十六日

天祭記事八卷中

亦九

四二



戶科給事中徐紹吉為言路漸輕世道可慮懇乞  
聖明宏翕受之懷作忠讜之氣以鎮愆邪以維泰運  
事邇者吏部尚書孫丕揚又因臺省論列疏辯乞  
休奉

聖旨察事已竣何得輕肆浮議念係言官姑不究卿  
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不必以此介意還即出任事  
以付眷倚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夫以 溫綸  
沛發薄責言官慰留者舊在冢宰之沐 恩圖報  
宜何如者越一日見輔臣葉向高揭帖乃知此中  
會動 宸嚴因票擬挽回始及寬政

聖德如天從善若穀大小臣工悚感無已臣待罪掖  
垣宜兢兢仰休曷當瀆聒然一念激衷敢再有所  
陳竊以今年祭典公論弗勝言官不避指摘所以  
申 國是也冢宰夙負時望 召起出間  
皇上眷留再四所以存 國體也就事論事 會典  
載有科道參糾之條瑕不掩瑜臺省率多老成可  
惜之語在言者始不為溺職即留者總出于  
隆恩兩端竝存不宜軒輊况年來言官論事積滿公  
車幸恢恢  
聖度一槩優涵蹇諤無却顧之私 朝端成不諱之

美雖以 官府睽隔已深而

宗社安瀾如故賴有此耳察典而後辨析犁然

聖心虛明自無遺照豈尚兩岐于是非之介未合采

乎南北之公反欲譴怒于言官耶冢宰亦昔日之

言官也曾以忤觸貴歷荷

聖朝培養至有今日察典之誤始于假書為祟終于

要挾激成以眾君子維之而不足以一二儉王亂

之而有餘冢宰剛腸偏聽舉 朝士大夫猶能亮

之然亦卒不為之諱過寓相成于相拂亦恃其一

片真誠定能內訟不遠之復旦夕改絃故眷留冢

宰可也黑白不分舉留詭隨之輩則不可愛惜老

成可也親愛而僻不存言官之議則不可蓋一則

以全大臣之晚節一則以昭公道之攸歸臣雖駑

鈍不敢以未遂事無一諫也夫以君臣之間森嚴

堂陛分義所激下必甘心于不測精誠未動上多

詰責于逆耳即誘之使言猶虞徘徊顧望而不肯

盡況可折之使就結約乎此番議論不有調劑其

間幾致

聖心無我之懷不垂明察有 使抗直之士未

伸葵向之忠將簞笠之 張之口從此人



多繞指相率獻諛奔走依阿奚所不至矣天下事可不為長慮耶故禮部主事丁元荐者大逞兇鋒橫恣偽辯初出憲臣持議當堅一疏敢于犯天下之公是而不顧于時諸臣平心駁之亦意其拊膺結舌少斂毒螫矣頃復一疏力詆臺省諸臣據拾誣枉必欲伸其妬口業經科臣張鳳彩糾叅臣又何必屑深折但以 國家建立言官封駁糾彈自其職掌縱有彼此持議異同似乎上殿之爭要以公忠事 主非為私圖即

祖宗令甲許諸色人等直言無隱豈為元荐輩標榜

天祭記事八卷四

三十一

三七七

私交逢迎與王曉曉洩忿于 朝端之上作訟師者設也元荐自號清流儕耦欲張師說却見長安士紳無不吐棄之者宵小之怙終不悛必欲顛倒是非乃爾語云唐鼠易賜可謂知悔謝豺覆面可謂知愧若元荐者似不知人間有愧悔事矣惟是周永春叅處之疏未 俞故咆哮反噬之態益驕窺闕今日方出後疏臣所謂言路之輕此其漸也然臣尤有望焉自乙未以來言路阻抑正士摧殘丁未而後此途漸開意每激發始驅滌貪佞扶植忠良即山林廢棄一旦有起色言路之于世道利

賴夫豈淺渺未及兩年屈指勁挺介特之臣今冉幾盡矣嗟乎 國家何不得畢收直言之益即臺省何不得畢展直言之願也今缺人廢事已至捉襟露肘之極而考選候

命諸臣擲易邁之韶光耗方新之銳氣株守杜門支日為歲計其鱗集 輦轂之下當必曉暢

朝政善敗之原洞矚人品淑慝之辨引領 宣綸以摠忠諫頃見

聖意所响或虞熱中安有揣摩循牆仰屋言路通塞之關邪正消長之會切繫于此矣伏望

天祭記事八卷四

三十一

皇上任人納言並行不悖將丁元荐亟為議處以示 挂亂 國是無忌憚者之戒更祈 速下考選宏收忠蓋共濟時難是在

皇上一舉筆間耳行見 聖德益光 聖度益廣止直日進儉邪日消世道由此 清明人心由此歸

一又安長治之業直億萬斯年矣臣感憤一時言路之輕亟冀言官登進之效乃不憚 斧鑕披其

懇款如此伏惟 皇上垂察臣無任悚息之至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爲再參無恥曹郎附權誤

國事臣于本年四月內見主事丁元荐疏詞狂亂維時臣卽草彈文矣臣素性無一不與人言友人洩言于外若懇止臣臣亦以投鼠忌器且姑已之詎意元荐譎張無禮恨臣昨疏譏臣觀望臣之非觀望天下誰不知元荐之兇邪天下亦誰不知今元荐自知公論不容後來之言不已于是以觀望二字箝一切之口元荐伎倆日造千般卽雖更撰字面天下之口可得而箝乎臣請仍錄原疏上呈而元荐當自知罪矣乃元荐昨疏紕繆又有不容

京察記事入卷四

七四

于不糾正者據元荐首疏云浮議紛逐臣不知是何人浮議也臺省豈浮議之官察典豈浮議之事會典許科道劾奏者豈浮議之書元荐不自反其浮議敢妄加人乎據云南臺省高節王萬祚等與臣惟城則詆元荐顛倒是非一則申秦聚奎之說爲被察諸臣翻局而未以譏切講學爲撼東林臣按元荐顛倒是非極矣臣豈畏翻局之名者豈避申秦聚奎之說者天下事非一家私事時局旣差當翻則翻何必昧心扶同臣疏比聚奎疏外備列遷斥臺省部署王紹徽等一十二人直以改正

望冢宰冢宰虛公未以臣言爲過從此勘破邪謀翻改假察害正之局則冢宰之廓然順應愈見于

天下而

朝廷察典之重後之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臣諫官也義當爭是非于

殿陛之上獨不可出改正二字以佐察典之議元荐以改正二字爲說夢豈欲盲天下于長夜不旦之域而後快耶元荐何專務顛倒一至于此據云所係不在一身在世道近歲郎中王事曾建言者如劉元珍龐時雍秦聚奎等若而人博士中書都

京察記事入卷四

七五

三六

察院照磨曾建言者如康元積吳宗郭良翰等若而人封章流傳謬表者何獨一元荐沾沾以叅座師爲名誇口不休又撼東林之說每每放在口叻夫東林何撼之有林居清閑讀書談道征書將自至誰與之爭講席誰與之徹臯比元荐輩自惹事端耳天下人憾之欲何爲也據云庚戌會試人言洶洶何不再請會試不知洪武丁丑科以全場之弊曾廷試矣倘會試果如丁丑故事誰人不可元荐疏叅韓敬然韓敬恣稿元荐撰序兩篇極其私其一則比之文懿文潔取大物



猶假之則韓敬未第時元荐固以會元期之矣其一則自喜其取大物之言俸酬則韓敬既第時元荐又方以會元信之矣夫既先後以會元許人信人及其為人出力攻其座主則又盡反前言以為借一巍科掩他醜元荐反覆機變不可方物如此況敢欲盡一榜士而波及之耶據云藩臬非選謫之官何不見王圖幕客偶一為之而王圖所惡之人便當為耶元荐何辭以解于天下也據云起廢之臣何獨苛求不知臣等累歲之所荐吏部累歲之所起費盡苦心誰為苛求者如王三善陳儒尺

元荐言事八卷四

七六

三六六

牘相駁乃憲成益友當代格言非苛求也三善自理官擢吏部天下竝不聞以鬻楚獄相罪也即至吏部日久亦不聞快權門相誹也時以前書規正顧憲成遂來東林刻骨之恨而奈何復望臣為九廟發憤此何言乎臣將為東林發憤乎藉令王三善肯依附東林以是為非則雖如元荐所誣借高皇帝子孫快權門元荐必不相傾也藉令陳儒肯依附東林以是為非則雖如元荐所誣貪賊縱至累萬而元荐亦必不忍自撤其藩籬也惟是二臣不欲巧言亂德辯言亂政形之筆札元荐日夜憂

愁恐門戶塌倒無以自庇遂欲察外捏情併處劾弓報怨可乎不可乎據云徐兆魁朱一桂高節等彼未知學彭惟城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認湯劉王喬為君子則世間何者為小人臣亦不知湯劉王喬果為何如人但王圖炙手可熱之時而能矯首自立不屑扳援臣斷謂其真君子也徐朱高諸臣臣亦不知其果知學與否但據其生平皎潔介石自持不諂不瀆知微知彰臣斷謂其真知學也據云臣惟城不明邪正而辨真偽且不獨為臣惜而為豫章諸臣惜臣亦不知何謂邪正但臣前疏

元荐言事八卷四

七六

三六六

所云松柏之孤生勁特無所因倚是即謂正所云蘿蒿之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是即謂邪此千古邪正真偽之辨必不能易臣之言也臣鄉諸臣誰有與元荐共肺肝者乎臣鄉諸臣之學講良知良能而東林近日之學講考選考察講良知良能者反已潛修而講考選考察者到處嚷鬧此可同途而論也豫章亦仕國也異時諸臣有晉用者元荐左足又將窺豫章而應矣異哉元荐乃云自甘偽學則亦何憚而不為哉昨南臺省高節等三疏及臣一疏皆循職進言義無規避而元荐宣言于外謂



將有

旨重處三臣并臣惟城不知元荐何從窺伺真蓋世之神姦矣適見右給事中張鳳彩劾元荐謂其兩疏為贊駁駁有欲次之色真令小人愧悔無地臣今不屑更與元荐費齒牙但舉生平自矢之言以告元荐也曰趨捷徑者可以為卿為相臣不為也臣寧為農夫而已矣業傍門者可以為仙為佛臣不為也臣寧為凡夫而已矣臣志決矣若夫速允蕭雲舉王圖之去以消傾軋之端處分元荐以傲無耻附權之習自有

京察記事卷四

聖明之大法 廟堂之公論在臣復何言臣不勝激

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為邪臣阿附甚明垢差難洗

乞賜顯斥以清仕路事先是臣等扼腕察事發

憤有言雖激于丁元荐之疏而起乃其大旨總在

闡明時局于元荐不過點綴數語稍折其附秦之

姦固未屑即其疏一一詳駁之也頃元荐又有

國是愈參邪謀轉熾一疏謂臣與周永春御史徐兆

魁起攻彼夫元荐豈不當攻者哉臣尚惜攻之未

甚耳請再就其言而折之元荐欲卸巧附之名謂

其疏與史記事蹊徑各別其心亦知記事之非急

欲自異矣不知記事等之倉倉皇皇正在謀逐王

京察記事卷四

七九

紹徽等而苦不厭人心今元荐獨于數人極力醜

詆汚讖之詞不一而足若曰不如是不足以扶同

處者之非枉而代主察者解嘲如此蹊徑可謂與

記事別乎記事等之兢兢逐逐正在擁戴王圖而

若不協時望今元荐疏中乃有因父而庇其子因

子而擊其父等語若曰王圖本無過特為淑林受

過以為此解或可不礙其揆路阿護保舉之意躍

然言外如此蹊徑可謂與記事別乎記事等乘京

察之舉為一網之計正在借大典以藉人口而

彼亦曰一成不可變會典具奏定奪之文果是



不愛之側乎至其前疏且謂其功甚大其心獨苦  
敢犯通 國之論而不恤不過逢太宰之意而當  
王圖之謀肺肝如見猶曰妄加附秦之名職不受  
也夫既以身在溷廁之中矣縱掬盡長江之水庸  
得洗乎而誑言何為者總之窺炎炎之世情效當  
先之死力信冥冥之誓說施下石之險謀彼已昧  
真心而反言剖真心彼已亂名實而反言核名實  
彼已傷大體而反言持大體彼已乖物情而反言  
平物情一任如簧之口難逃局外之觀不煩逐款  
細折應先姦膽自鷄矣若以端學脉一語標榜自

京察記事八卷四

十一

高謂臣等之譏東林為未知學夫憲成王盟東林  
聚徒講學臣等何常訾其非即其起光祿傲朝  
命不赴而旋推僉院臣等亦何常阻其出獨其黨護  
淮撫兩書之貽倒翻公論臣等間有駁議然亦事  
過則已誰執成心元荐乃為借顧憲成之書為發  
難臣以為發難自元荐不自他人也向來長安喧  
傳謂東林不止淮撫二書也如前歲之外計去歲  
之考選今歲之京察無事不參預無時不潤于尺  
牘紛馳居間暗入山林而制

廟堂之權此豈 清時事臣等正恨知而未及言而

今元荐一盤托出矣臣等之不能無言正元荐激  
之也且臣等亦就事論事何關道學如以道學而  
論元荐又不足齒矣顧憲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  
其雅負時名也原不以道學重即東林中之以道  
學稱者有真有偽其人亦可指而數也至依傍道  
學以益其武斷之行者則無如丁元荐為最元荐  
謂臣等為不知學臣雖不知學不為不知元荐巨  
盜之貲可匿則不難以身翌蔽之甘為窩主而不  
辭丁邦相非託命之人與臣知其結盜分贓之行  
不知其學富監之貸不應則不難因事構陷之成

京察記事八卷四

八二

其子而不恤金文樓非被害之家乎臣知其殺人  
報怨之行不知其學黃金窠可得丁應曆可鳩毒  
手陰謀施而千金之松竹築永謝故王矣臣知其  
圖產害命之行不知其學硃筆票可假丁敬載可  
恫喝乎虛契寫而五十畝之負郭田竟為已物矣  
臣知其設詐取財之行不知其學睚眦滅慈循之  
細忿則咬蔣彬告清祖墓地至累累傍塚發掘無  
遺者誰作之備乎臣知其傷教背義之行不知其  
學垂涎郎文煥之吉壤則咬賣王通贖故蔡而暴  
其棺至講學座中慟哭而起者誰為之孽乎臣知



其忍心逆理之行不知其學夫以元荐之人品如此而竄身東林不重爲東林辱乎以東林方負盛名以號召天下而令元荐廁名其間不又羞天下士乎卽此兩疏其猖狂恣睢之狀擣杙不啻何物颺颺輒以清流自許以邪黨加人哉元荐謂賔尹之門人捏構其私單單何必自今構臣于前歲外計之時遇一湖州人問之曰以陳太守之賢而人多議其刻何也其人答曰陳太守學斷豪強德意非不善但以澤慶誤收元荐而元荐因以狐假恐嚇鄉人富家巨室挾詐殆遍如所謂黃金篋之類

京察記事不卷四

八十一

不可枚舉鄉人怨之恨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陳太守去慮其爲怨家所告百計鑽謀起官以京察降調竟不赴部而躡躡禮曹抑何捷也比始入京先以密東通南道御史張養正橫詆沈孚先使去垂涎吏部于是倒身王圖借力引援而挺然以一疏爲贊矣彼但服官二十餘日狂志勃發臣謂元荐幸而到任在考察之後使其先時人長安得參入幕之謀不知其攬亂察典又當如何耳故其欲附王圖不攻湯賓尹不見爲眞附欲攻湯賓尹不舍所親愛之韓敬不見爲力攻以故同梓之情

不顧世講之誼不顧姻婭之戚不顧聞其先一日與韓敬會飲于相知之宅與韓溫欵交歡達旦比其疏上餘醞猶在人心之險一至于此彼自誇少年觸忤權貴與先叅王錫爵以攫世資是爲背師又賣韓敬以窺要路是爲負友不祥之人莫大焉臣見其在鄉不容逃而之朝今在朝不容將復返其鄉歸見江東父老若知叅韓敬之故必然共唾其面臣不知其大庭廣衆何以爲容清夜平旦何以爲心可借道學名色遮掩其面目而已哉臣亦不屑啾啾與元荐競曲直但慮其顛倒錯晉

京察記事不卷四

八十二

二十六

濁亂

朝政若不早行辟杜世道人心復何底止伏乞乾斷將元荐亟行罷斥以爲邪臣阿附之戒并爲道學雪耻則國是清而橫議亦息矣臣無任感憤激切之至

辛亥六月十九日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為流言貽禍已極邪說傳倡可憂惡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杜禍本以安 國家事臣竊惟繁孽之生也其初根芽尚微馴致蔓延惑亂而不可解迨本末漸著而禍萌未息及今不復亟為隄防之杜絕之坐令枝蔓橫生而姦人得借此混淆清議無已時使 國家終受其禍臣之所大恐也爰自議論多而紛爭起姦人巧于害正者往往以流言中人難以枚舉總之日新月盛道聽神粧巧點新奇豔咳之說令好事者踴躍播傳謬稱輿論哄

京察記事八卷四

公

五

騰之口令無心者不覺先入或顯托名流以傾正人之聽或組織員錦以携兩賢之交將欲深其禍乃陽譽其人之美以隱中之必欲螫其人乃故假其人之筆而反射之嗚人以所夙夜之大利令情迫危全者不得不信嚇人以不旋踵之大害令智昏金注者不能不從蹊徑雖多要之言非其質文不付情察理易明平心自見至若秦脉一書尤屬刺謬情辭不倫姦人挑激曉然此何難識乃王圖既非自造何不質其人以明心迹不然亦宜付之一笑胡愴惶狼狽怪金明時一疏不復引罪而

盡疑疏中所連及之人并重疑疏外絕不相蒙之人當時辯疏中突有大姦大惡等語舉 國馴聞遂致闌及察典至今人心不平誰為厲階諸所違及如劉國縉等南北具有公論臣不敢復贅即如王紹徽臣同官同門也為人清介坦直矢心報主如近日紹徽同鄉御史張惟任揭中歷歷符臣所覩一字不虛且紹徽與臣雅厚善每見其耻言人過失澹泊名利于人絕無枝憚而謂其害同鄉可乎人或訝其視同鄉疎落臣乘間問之紹徽語曰身為珥筆之臣而頻廁足于同鄉需次大臣之門

京察記事八卷四

全

不惟非所以自愛且非所以愛先達也臣深心服其言而謂其畜害圖之心可乎奈何錄金銷骨之口適投如賢修怨之衷且因紹徽而并及絕不蒙之湯賓尹盡納一阱抑何狠也夫不顧人之來不察書之踪跡一接飛矢快意彎弓是使風草動盡屬疑城隻字片言輒舉毒焰致誤計事大啓紛囂嗚呼流言之中人一至于此而好用流言之禍不已極乎即今兩京 大典告竣南北公論已明王計者至公至平之本心原不為累佐計者調停幹旋之苦心人多見原被察諸臣只須為法



安命真品豈容埋沒當事諸臣量自爲 國憐才  
寧忍錮人終身此皆可以無言第流言一節則從  
來紛囂之本根而信用流言尤今日害政之大孽  
也今假書未明而用假書之人未去臣恐窺厥傾  
正將揚其未發之波而改局鼓浪展轉自驚者將  
附其可嗟之根而易地生枝如禮部主事丁元荐  
其人者猛護邪鋒橫抗公論敢肆胸臆詆非言官  
且東林與察臣各不相蒙元荐必欲組而爲一既  
借東林以固權貴之援又借權貴以張東林之焰  
而已則中處而兩受其利爲東林權貴之功臣跡  
不察記事六卷四  
其疏中詞氣傲慢放誕不經真親視世皆孽賢一  
無所知且惕于其威勢而一無敢言者抑何狡且  
悍也獨不思天下之是非果一東林可以遙制也  
果爾則  
皇上亦何用部院之推敲臺省之檢舉直須拱手聽  
命耳此其紕繆矯誣不可以欺三只童子者大率  
姦謀非流言則其結禍不深目今流言貽禍業已  
至此而挾邪說者復力引爲重由是藉不根而夢  
嚙其語何人不可汗蟻昧本心而變幻其辭何事  
不可顛倒如此則紛囂安有寧時而 國家受禍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四

將有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禍本之從來速杜方張之邪說罷斥元荐  
至至圖與蕭雲舉更不待言仍乞  
勅諭大小諸臣今後一應流言慎勿聽信如假書等  
項當投遞之時亟執其人案問來歷依律治罪倘  
係蜚聞尤禁轉相傳布務使支蔓永消嫌怨盡釋  
相與和衷供職以報  
君父庶議論息而 國家自安也臣有慨于中已非  
一日卽此疏屬稿亦且至再第念臣爲賓尹門下  
賓尹之品中外自有定論卽不以臣一人之言爲  
重輕而險邪之人必藉口以臣爲黨于賓尹卽不  
然且以爲佐闢也故隱忍以待乃今南北議論昭  
于日星臣亦何忍引嫌負 國并自違其心若樹  
黨翻局之說此傾險者借以籍人之口夫人卽至  
愚孰肯舍已殉人甘以身試不測之淵哉此等機  
局行道已洞晰肺腑無俟臣言亦安忍顧慮自保  
而終爲默默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日

三九五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邪人得勢益張謹直陳奸謀以乞

聖斷以安

宗社事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時御史鄭繼芳參原任工科給事中王元翰貪總之二款一款言通暮夜之金贓私七八十萬一款言其盜庫藏錢寶無數被賊劫一層即得七十四錠今人賊並獲而元翰不敢認後元翰罄身出都以明其無贓此屬已往事但當時繼芳出疏原屬有意懼臣言三日拜不次及見臣三次臣以大義責之繼芳惶恐無地求

天察記事卷四

六十九

職保全其語具備前疏中夫元翰與臣無舊而繼芳則同取兵部相與數年後又同臺同道無日不聚款曾天壇監禮又同榻連夜稱契厚矣故彼時心曠其非而情實難拂後旬日間參元翰者章滿公車臣恐天下萬世之公道漸滅盡也特出一持平疏聊言元翰曾有功言路今攻奸之局未結不宜自相矛盾並未一字斥繼芳之非也且云繼芳京師人其言未必無據是職之為 朝廷與為朋友者意亦婉而心亦苦矣乃繼芳激潑欲死于臣一疏再疏若與臣不共戴天之讐者而臣不理後

胡忻與史學遷再疏救元翰而繼芳又合力攻臣臣亦不理後南臺省公疏單疏救元翰而繼芳又攻臣一味誣罔無復人理是時臣不得已乃出一平氣解紛疏謂繼芳言其貪臣言其功不必嫌怨又勸繼芳撤福見而還之大同亦未一字斥其非也臣意止欲存微翰于世間故不願芳太分析耳昨歲四月劉國籍等又為王基洪構元翰突出一奇着臣有急用人以培 國脉疏內言覆楚復楚申伍不以殊行為警避馬負荆廉藺竟以合力扶魏而今之喜同惡異者又將何居原兩設並存以

天察記事卷四

七十九

希繼芳等自悟自解不意今歲察前繼芳又搯舊事參臣其意與金明時應且謂南北參疏自臣倡之臣歎曰是何重誣南北臣而輕視天下士也識者自是揜鼻何足辨昨察後朱一桂又搯臣疏參臣其意又與金明時同且謂部院臣而甘為小人幟也識者自是燭照何足深辨方拜一疏聊言今昔情形而邸報再至又見繼芳有直發邪謀疏其大指為察典處其編師卒徒故參太宰而句句不丟乎臣臣不覺髮上指冠曰有是良心盡死如繼芳也者夫當其三叩臣門搖尾乞憐時臣心齒鄙



之而猶謂其知慚也故寬之又寬忍之又忍至于  
今乃恃邪黨日熾正人日孤而力催太宰必欲  
心于臣夫臣言既明臣去何難惟是繼芳強聒  
眼使人不知黑白之所由辨邪正之所由分則  
國釀禍其罪可容誅哉臣今日不得不抉繼芳  
之陰謀以告

君父矣夫陳治則一一為沈一貫鷹犬此

皇上所知也其黨邪害正難以枚舉亦

皇上所知也其密揭保舉李廷機尤

皇上所知也當保舉時臺省多人俱靡然相從獨元

京察記事卷四

九十一

翰胡忻注若霖等四五人力持之則治則恨元翰  
與胡忻等入骨後借考選處若霖而史學遷糾之  
則又恨學遷入骨臣被命以來力擊廷機一貫  
等諸奸又彙治則十年來奸狀列三十餘條請上  
方之劔治則又恨臣入骨此在廷諸臣所共知  
也而繼芳為治則門人原收之以備緩急之用者  
故師生秘謀已非一日臣猶記繼芳叅元翰疏末  
有曰元翰何人乃敢明目張膽其恨其明目張膽  
也可知矣故言貪且不過借口而報復者乃其本  
謀惟誓不止一元翰故又借庇貪之名攻臣攻高

所攻學遷者無遺力無已時也繼芳不記李光輝  
之言乎一日繼芳求舊臺臣光輝止眾人勿再救  
元翰光輝笑曰我安知誰救之而先止之也大端  
嘿者不能使之言言者不能使之嘿如公果無  
何畏人言又曰人說公為人報讐為人翻案初猶  
不敢信昨胡與史未嘗一字斥公公醜詆不已若  
又不端為元翰者人言得無然乎是時臣與工曹  
張嘉言同在坐問之亦殊悚然不知繼芳愧汗流  
幾許矣嗟嗟光輝亦繼芳座師也其言猶凜凜在  
耳何不信光輝而獨信治則乎故繼芳叅元翰臣

京察記事卷四

九十二

不曰為貪而曰報讐如果為貪乎則貪孰甚于治  
則哉其賊私臣曾臚列其狠狽以告

君父原疏見在

御前可檢可覽也嗟嗟元翰即貪猶有多功可准治  
則既貪更有積奸當誅如何舍奸黨一字不道今  
猶為之用事恨忠直一刻不放即無干而猶為之  
批根也試以忠與邪較叅治則者是耶非耶叅元  
翰者是耶非耶救元翰者是耶非耶叅救元翰者  
是耶非耶夫暮夜之說人人可知如劫元翰之賊  
既獲七十四錠銀寶并獲則捕賊必有衙門貯銀



必有衙門料繼芳有的據焉

皇上一令 勅勘而元翰之貪否立見繼芳之貪否亦可立見矣何用潑賴為哉嗟嗟當時論元翰者不下十餘人然或惑于流言或出于偶激或由于繼芳之哀請然中間君子自是君子小人自是小人此語臣于彼時即言之奈何眾人各付于無心各安于無事獨一繼芳啾啾不休哉更可恨者無言不借渠輩明做訪單以誑太宰後太宰得之公論而正渠輩始懼而私書明疏遠近叫應今叅孫尚書者見累累相繼而反謂職等欲叅太宰左道

正統記事 卷六十四

九十三

惑人大言欺世繼方可勝誅乎又可恨者無人不疑如新考選諸臣明時先叅徐縉芳繼芳後叅李炳恭今又添出徐良彥李邦華周啓元三人矣三人臣不知其屬何省但記咨訪時人稱其循良清正獨繼芳以為五鬼其意只恐數人日後叅論故為先發之計耳不思沛公之後再無沛公乎臣等惟恐無賢以同升渠輩惟恐有賢以異已嫉技妬能妨賢病國繼方可勝誅哉又可恨者巧借行奸許副都為察事與太宰相爭不過調停之意正慮繼芳等無賴起而鬪爭耳其言太宰嫉惡太嚴可

見嚴則嚴矣惡則惡矣此語甚有分曉豈不知繼芳者哉即後疏其詞似遜而意實相成丁元荐論其持議宜堅正是責備賢者之意前一桂援弘綱以攻丕揚臣知弘綱必不受今繼芳且借弘綱以攻丕揚弘綱能如此穢哉當且聞之而嘔矣借劔行刺援儒入墨繼方可勝誅乎夫三年以來職原不欲明指繼芳之奸而今日言之豈得已哉誠為其死盡生來良心昧盡世間公道既為不貫等鷹犬之發縱而猶敢說謊于君父之前撓亂 朝政眩惑

正統記事 卷六十四

九十三

聖聽無人臣禮至此伏祈 皇上將繼芳與臣等前後諸疏一勅發部院從公會勘則是非明而議論定繼芳將安所逃罪哉然臣于士風人情猶有慨焉臣自丙申二月入京是時聞顧天峻之名儼然亦傾心納交人有言其陰陽兩端者職不聽及歸南作出翻天覆地之事而臣始信之是天峻為一貫輩用而人不知也湯賓尹與臣為同年相與最久最深去歲自春徂夏臣為病有久不晤客至五月終賓尹偶顧寓言邇來人多不諒浮議四起托臣在臺省中



探之辨之臣唯唯後問之多人果有物議臣恃莫  
逆亦以實告誠望賓尹之省改之也不意臣行後  
賓尹日益狼狽是賓尹又爲一貫輩用而人不知  
也至蕭雲舉者臣素聞之王侍郎稱不容口故景  
慕有日去歲五月呂邦耀曾語臣曰蕭少宰非端  
人也將來定爲社稷憂聞有欲發之者臣以平日  
之意景慕告且力阻之昨喬允升有阻察典一疏臣  
初不知其所指而一桂疏云指雲舉則邦耀向者  
之言得無驗乎是雲舉又爲一貫輩用而人不知  
也臣思賓尹雲舉豈不知一貫而爲之用然或爲

京察記事八卷四

九十四

一貫之私人主盟卽所以爲一貫也言及于此臣  
惟有流涕耳更可異者秦楚相構之說郭正域家  
徒壁立日與經史對猶然寒士耳何云構秦秦人  
無不傾心正域企朝夕

賜瓊以慰蒼生之望何云構楚正域爲一貫所恨曾  
陷以妖書知秦人每抱公憤惟恐秦楚不敗終爲  
子孫憂故乃爲相構之說欲徐收漁人之利而小  
人果藉爲口實矣奸邪反間愚天下于股掌之中  
真從古所僅見也至繼芳等異派枝流實繁有徒  
而迺委窮源總歸一貫及有一敗塗地者各諱其

行徑之差又或官箴操行有議者俱委之曰秦人  
不思訪經數月單過多日秦人豈得而私之夫指  
視莫揜獨知難欺倘閉閣一思又何必尤人之過  
也今天堦壞矣賓尹其宜省圖乎雲舉或意見之  
偶差耳如速撤藩籬以偕大道猶庶幾桑榆之收  
哉再祈

皇上嚴勅大小臣工以後勿徇私交勿枉公道行分  
門戶者不嫌舍己以從人見涉異同者各宜捐忿  
以求理庶臣下不比周

主上不孤立而世道人心尚有賴乎此臣一念之朴

京察記事八卷四

九十五

忠願諸臣不以携二疑也則保身名利 國家善  
孰大焉

辛亥六月二十四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為眾口求勝不已再披  
微誠以存公道事臣抵任以來兩疏別白邪正刑  
科給事中彭惟成連章橫詆朱一桂等和之坐臣  
附秦與以鉗臣之口臣于秦何附耶臣曩在山中  
反覆邸報知湯賓尹決裂科場肆行賄賂喬應甲  
王紹徽劉國縉合謀彈射傾害正人抹殺數十年  
清議臣鬱積公憤無由一破邪說比入都見秦聚  
奎首亂黑白阻撓計典臣一疏再疏猶然山中初  
心爾祇為 國是何知有秦諸臣自謂不附秦矣  
而甲曰公清乙曰正直甲曰衡鑑乙曰純臣奏牘

京察記事 卷四

九六

紛紛頌不容口 國士之感自揣何繇臣所不解  
也既謂東林與考察原不相蒙又云顧憲成等遙  
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解也君子小人各  
有定衡殺烈女賣進士者可為君子貪至數十萬  
殺人如草菅狂呼叱咤于 至尊之前者皆可為  
真君子噫何君子多且易也蓋惟成所攻之銓部  
為毛一璫林學會則所救之銓部宜為玉三善文  
立縉所攻之詞林為方從哲陶望齡則所救之詞  
林宜為顧天竣湯賓尹如是而曰臣顛倒是非臣  
所不解也夫比肩事

均王臣爾臺省而欲庇其座師則座師欲庇其同  
門則同門曾不曰巧附輒曰狂逞舉通國之公論  
必盡歸依臺省所謂臺省者又必盡聽約束于惟  
成等數人亡論天下人不服臺省中亦未必人人  
心服也嗟乎是非天下之是非也臺省之重以人  
不以權以理不以勢以正不以眾看詳章奏矣天  
下又有議看詳者參駁章奏矣天下又有議參駁  
者乙巳之察錢夢臯張似渠亦捨郭正域以撼溫  
純楊時喬謂其借楚事處人也而倡調停之說者  
云溫純楊時喬宜並去楊應文姚文蔚陳治則康

京察記事 卷四

九七

不揚等佐之囂然自以為公論由今觀之公平私  
乎即臣以四月中書忤權被察家食十餘年諸臣  
尚以臣不赴部再遷為捷徑獨不能為其黨需忍  
旦夕待公論之定歟軍政之  
旨久候不下舉 朝遑遑王之禎求一改正不可得  
惟成豈欲為之禎作俑故倡此說與賓尹門人捏  
臣私單長安喧傳已久山人狎客聚族而謀其所  
臚列臣止此乎金王章係憲訪御史金忠士見在  
招卷可據臣父葬地買祭酒馮夢禎者也且墓亦  
拱久矣若乃為湖廣逐巨寇為蔣侍郎義贖



賜瑩撫孤翁也而云鳩叔扶弱叔也而云奪產宗族  
鄉閭之口能盡反乎臣幼學既係賢守何至為人  
悞乎嗟嗟知貢舉之號簿三法司之成案巡青之  
印冊職方之底簿功司之揭帖一一欲銷滅付之  
莫須有乃借影嚮虛詞加臣哉諸臣自顧平生豈  
能盡可人聽臣若舉以相訐類賈孽爭口語兒女  
子勃蹊臣不屑也諸臣又謂臣賣友臣未嘗借于  
王立手書以媚權勢有何負心不能歸見江東父  
老至張養正之劾沈孚先指為臣族則南臺省劾  
臣者又誰族歟臣初出山愛臣者囑臣靜默謂可

京察記事六卷四

九十八

立需華要臣傲然守其故我以十五年孤踪甘為  
射的語有之獨退反成怒臣之謂矣臣一身不足  
惜所關 國紀士風甚大臣更不憚再三之瀆仰  
干 廷議惟

陛下檢發前後諸疏凡有關計典者盡

勅在廷諸臣從公虛勘臣即長往丘壑不恨臣無任  
隕越虔懇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五日

其科給事中梅之煥為時事故壞已極人情竟就  
不休直陳省費未議以洗惡習以圖實効事竊見  
節年以來合南北諸臣職業寄之空言心力散于  
時局說者類云救時急務以省繁費為第一義臣  
以為徒曰省之決不可得而省也請畧陳其所當  
省與其所以省之之法可乎蓋聞觸邪指佞固所  
以成廓清之功而解紛息爭亦所以養和平之福  
先是諸臣僂力同心除君之惡如鷹鷂之逐鳥雀  
即間有矯枉過直而各義甚正何可省也今王錫  
爵死矣沈一貫德矣顧天坡斥矣李三才去矣即

京察記事六卷四

九十九

鄉評推重之李騰芳亦波及矣無論溺而又溺之  
死灰拾而又拾之餘唾剩襲爪牙可厭可耻令人  
欲唾欲嘔即以幾番攻伐之餘若不善息恐病去  
而元氣亦從之將殺人者不在病而反在攻病之  
藥矣故今日之事止可解毒決不可又添毒止可  
彌罅決不可又啓罅止可結前日之案決不可又  
開他日之端且世界之所以再不得寧貼者過不  
在言也而在言外之枝節每個題目一出輒趨走  
如驚或依傍而言或假托而言或非其心之所欲  
迫于時尚而言或明知事之不然借作陷筭而言



就今人言今事尚且牽纏不了其骨已朽之張居正亦復有頻頻插入者何為哉使當今之世有綜覈名實振肅紀綱擿身名以徇國如居正其人者不知今日論訛之徒敢如此全不事事一味饒舌乎獨其奪情一節為世大侈要之罪自罪功自功祇今不死之人心豈無憑而吊之者特拘于時套而不敢言耳夫心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正所謂公論也豈必逐響哉是以其言苟當不必多也苟其未當多益悖也人惟不以當不當為公而止以多不多為公此繁囂之所以日甚也嗟夫國步

京察記事八卷四

一百

多艱空言何補眼底時事是何景象豈無足煩憂慮足費拮据者何不見于爭論時局之餘偶一款款籌及之也豈朝廷設官之意與人臣衛國之忠固只在彼不在此乎同舟遇風曾莫共救而反羣噪于中流敝屋遭雨既不相掙而又私鬪于同室自相廝壞不足惜而耽閣一切則真可惜也竊意年來舌敝唇燥亦既勞苦可暫休矣臣之所謂當省者此也然揆路虛懸等夢卜于一兔在野章奏高閣付國是于東郭混吹即欲省之不得也李廷機不去則擾攘之根正伏蕭王不放則異

未數日突有同邑無賴陳光燮倡言職非鄭姓捏成遺腹抱養等語攙出病婦傳播輦轂如職乍聞不曉所從置之不問既得家書乃知職之族人與同縣陳姓以積忿相構陳恃世族橫加職族歷年強壓以職初起家遂計嫁禍職一人造出一段奇誇陳能三轉授陳光燮以飛中職而亡命混徒喜為奇貨蜂聚羣擁需索飯食橫肆誑詆傳奇者便以為莫須有矣時國縉政按中城已廉得其種種無賴職亦即具狀告明拘審之日國縉置此犯與婦兩處訊其生年鞫其來歷語語轉換不合至是

京察記事八卷四

一百一

理屈詞窮奸詐盡露但叩頭曰某實不知族人寄書來知之國縉又念愚民被咬不即重懲止杖遣逝回籍婦人以年老免究案可覆也職所為無影之謗如是已矣是時論者無弗痛快而職尚以無端負此為憾顧坐之為罪耶夫論人必核其真言事當晰其理就據陳氏所捏枝節陳氏亦難自解而元薦偏能解之耶職父舉職方二十餘齡世豈有二十齡之身遽憂之嗣至丐人之子以自育者豈有明知嗣非已出肯壯年不娶以自斬其後者職家四壁又聚族而居一動一靜誰不知之豈有



同之說亦長即欲省之不得也銓司非掌記之役  
代大臣答書者何心儀曹豈封駁之官與言路爭  
馳者何故若不申明職掌各無越畔即欲省之不  
得也無爲而言者類直截而易了有爲而言者必  
粘帶而多岐若不的確從 朝廷起念的確緣公  
正發憤即欲省之不得也吠聲者莫折衷而佐關  
益無以止煬薪之沸占風者難砥柱而任耳又適  
以生交亂之階若不虛變態靜鎮羣紛即欲省  
之不得也事勢亢極者必反加人已甚者不祥年  
來事故多端強半過情所激即如尺書一青之誤

京察記事卷四

百一

詎足掩生平大節之瑜而牽掣到今豈猶未足夫  
四岳未聞連坐于堯朝韓億不忍錮人于聖世眼  
前一步路若不稍稍放寬將何人不可株連何事  
不成罪案即欲省之不得也此其大畧也若夫  
皇上漫不省視 廟廊全無主持徒悠悠泛泛聽時  
政之多闕任人情之日非此尤繁之媒而釁之因  
也絕媒去因所不修厥職敢復喧嘩咆哮唐突于  
君父之前者以大不敬論庶幾省之之法乎惟  
聖明裁察施行

辛亥六月廿六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四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爲乞  
恩致仕以全初志事臣叨中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  
丁憂延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  
年 大計以浮躁聽降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  
按察司知事隨陞今職至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到  
任因主事秦聚奎疏撓亂察典臣懼 國定涵渚  
于四月二十一日冒昧直言南北臺省連章排詆  
臣又不揆時勢兩具疏申辨伏念臣迂癖寡合少  
無宦情慙口招尤老堅傲骨荷  
陛下不次之擢豈微臣獨往之秋拜

京察記事卷四

百二

命幾一載始入長安就列未三月輒滋煩瀆矢孤悰  
而蹇蹇觸時忌以斷斷寧期爭勝于目前但存公  
案于異日初心不爽分義自安臣之當去一也三  
公不易介士之風可師一辭而退先民之程具在  
與其違心九列不若直道三斥臣之當去二也出  
山者方爲當路側目而臣適高驅縉弋益波及于  
邁軸巖棲者方以時局戒心而臣先覆轍考繁更  
永矢于嘯歌臣之不可不去者三也昔先臣莊景  
以久廢 召用偃蹇即署數月引疾以歸臣何人  
斯妄希臬萬一然世方競進不及類逐什一之

四〇三



趨市而

陛下多慎重刑印弗予若弄小兒以陷飽苟借臣以比冥飛之鴻臣亦妄自托以免弋人之慕是

陛下所以曲成臣者 恩逾渥而臣所以自全者道更善伏乞

勅下吏部准臣致仕臣即沒齒丘園狗馬之報世世弗緩已臣無任隕越虔懇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六日

東坡志林卷四

五三

百四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一本儉臣罪狀已明議論分馳未決乞明白折衷以定人心以杜後患事臣聞小人之禍莫大於附君子尤莫大於借君子之聲勢以自助苗中之莠猶可言也木中之蠹不可言也亦在君子之自悟而已悟則不動聲色而人情貼服不悟則搶攘紛紜日引月長而國家受其敝今歲京察在例升謫藉中者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等人情借之禮部主事丁元薦獨哆口攘臂具間其肺肝已見諸臣彈疏中先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有疏摘叅與聞察事科道曹于汴湯北京各申

東坡志林卷四

百四

前疏不揚誠心體國中外所知共事者皆一時之選也試取元薦疏質之若聲嚮互答然其所以言之意豈可同日語哉黜幽大典紀法欲嚴怨府難居羣情易闕親履其事痛癢自知不得不爭之急辯之疾也然處分則不可謂不誤矣王劉喬三元臣持論每謂東林中有不肖者不可一槩稱賢元薦恐此等議論漸明不便於已飲恨於中久矣借事勃發一舉而東南西北連衡邪正黑白混淆奇貨可居有過於此者乎臣故曰附君子之禍大也今南北文章指摘甚嚴元薦猶嗷嗷不休當事者



不於此時明白叅破彼必曰某賢者與吾同志也  
 某言者皆善正者也廣布願牙焚惑眾聽其用君  
 子也若形魏之相附其眩真似也若水乳之難分  
 醞釀愈久脂毒愈深排擊愈力部黨愈繁其究能  
 使君子兩相傷而俱盡然後拔茅同類惟所欲為  
 則社稷之憂不小臣故曰借君子之聲勢以自助  
 其禍尤大也臣以為邪正低昂當于持衡之勢審  
 之邪正糾纏當于紐結之處解之部院當事諸臣  
 稱物之權而解結之鑄也不可以弗悟也是故不  
 耻微俟必請大同非真欲反汗易局大駭視聽以  
 啓僥倖之漸也亦曰平人情而已非奸黨而坐之  
 奸黨非賊汚而坐之賊汚人誰肯服士之愛各行  
 甚於愛官職一洗雪之俾隨地可以自効片言轉  
 移怨讎自息此人情之當平者一也二三年來爭  
 王元洽爭李三才局凡幾變管聖重重三臣者適  
 其關鍵一被挫折猜度橫生無救前車將貽後  
 鑒此人情之當平者二也沈一貫之黨人所耻談  
 今云救二臣者皆其餘孽又非身與之為市也播  
 弄風影而蠢蠢者陷入其中朝紳之愚亦至是乎  
 此等羅織昔日為新奇今日為芻狗元薦者猶守

為陰符秘藏以蟻汗時彥誰其甘受此人情之當  
 平者三也王圖史記事等羣情久葉展布良難  
 去之不過為燕璞留之曷足為秦璧傷類敗羣非  
 秦人之利徒資元薦等押闔之資耳真金墮穢出  
 之無損於珍奇萬羅附松芟之益表於勁挺此人  
 情之當平者四也金明時之品無聞秦聚奎因事  
 釣奇者耳惟愈抑之故人愈揚之秦黨二字所包  
 者廣可不深思罷二三人之必不可救者乃所以  
 為秦人也倘亦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時乎旁引波  
 及凡幾指名韓敬徐良彥若等多人悉與蕩滌繼  
 觀其後日立朝事業何如以光明正大之途消隱  
 伏反仄之變因敗為功所全者眾此人情之所當  
 平者五也人情可與因任難與方爭君子代小人  
 受攻擊以迹見疑於天下此士類之所以慎惜而  
 奸人鼓掌稱快者也且沈思孝昔日阿內閣張位  
 婿內監張明傾陷正人矢口無忌楊東明首劾之  
 即首被禍奸險媚嫉若當大任必壞天下元薦重  
 加獎飾至欲挈而昇以大物使士大夫之不肖者  
 以為歸乎今日勢在秦則佯附君子以結秦歡一  
 巨冢卿倦遊叩誰家之關以乞憐又何難以一矢



相加遺乎故王圖等非附丕揚也託受知於君子之名以行其私也元薦非附秦也阿附君子之小人則以爲君子假道託宿皆不我疑以振其跋扈飛揚之氣也彼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等卽露圭角耳褊心善言耳悞伎不能容物耳抗直磊落不匿瑕疵於元薦等執巧執拙執險執平此邪正之定衡也邪正之分嚴於天塹今日之勢畧相首尾一用之秦而目前之局亂再用之附秦而數年以前之局亂詩曰君子如止亂庶遘已人有爲諂媚之鬼所中者飲食視聽無苦也惟喜怒微失常然

六經記事八卷四

百二

非祓祝所能除者有人按劍而叱之則霍然解矣臣故曰在君子之自悟而已至於元薦扶挾浮說以道學氣節自負關係近日朝野一大機局臣請明之無錫家食諸臣倡道東林當此利欲薰心之時如扇喝人以冷風誠救世淑人之先務臣未能知學然聞之名教禮法者士君子持身之律令也故澡身必潔秉心素嚴視利欲如鴆毒慕道義若饑渴龍門標的者趨附之階也必慎其初月旦冰衡者毀譽之萌也必防其漸自晦自修臨深履薄而人尊敬之所居君子享其利小人化其德風移

俗易而人不知其憂世也經濟事事謀求其自重也朝政一不掛口其教人也有誘掖無推轂其樂羣也有合志無黨同諸臣中有由此者雖舉世非之臣曰君子矣其反此者雖舉世譽之臣必曰小人矣愚夫愚婦有口聲音笑貌難欺元薦自反於二者何居學豈有物焉可操之以皦皦然凌八哉昔陸九淵講喻義一章聞之者至爲泣下未嘗謂深中學者隱微沉痾之病元薦其念之否若氣節二字昔人有言忠義之變爲氣節氣節之流爲客氣蓋防之矣若丁此呂沈鈇輩真氣節乎真客氣

京察記事本卷四

百八

乎真有氣而無節乎真氣節俱喪而貪婪縱恣以自絕於名教乎及潰敗糜爛身陷刑辟止以曾疏劾某人之故能使當世賢豪爲之竭力援引以不失氣節之名天下之鳴張狼戾嗜利無耻之徒何苦而不裂名毀檢以從之哉昔鄒浩與田晝以氣節相激厲浩直諫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願君弗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元薦自謂忤權胷中着此礙胷之物似於學問未數數然也此事係世道人心甚大夫清議之失當以清議政之不得已從事白簡畧一剖白臣曷



敢謂知言所可必者無一毫傷善之心耳或亦無錫講學諸臣所不棄也總之責貴責賢使君子不爲小人所乘乃今日急務臣款款之愚伏乞聖明裁察臣無任激切俟 命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八日

京察記事卷四

百九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四

工部屯田司主事鄭祖法爲天倫關係匪細人言撫拾無端謹據實直剖仰祈

乾斷以杜訛傳以維世道事職一介草茅遭遇 明盛由萬曆三十八年二甲進士除授今職授職之後方日夜矢志捐糜圖報

聖恩于萬分一而未能也忽于是月十一日接邸報見禮部主事丁元薦疏論時事因及舊中城御史劉國籍內有受鄭姓私囑殺人生母以滅口一語職讀一過業付不解比聞有窮其跡而不得者僉謂其事指職夫職固當受此無影之謗矣丁元薦

欲甚國籍之罪無般不發耳語之訛職名暗指似無足怪者但天性何親滅倫何事垢誣何語而能安然受之無說以處于此茲敢以職生身被誣及國籍鞠審願末一一爲

皇上陳之願

聖明垂聽焉職浙江紹興府上虞人父冕母丁氏生職年甫十三兄妹相繼夭歿職母復見背時職父纔三十餘歲念職伶仃誓不再娶蓋鰥居至今歷十餘年如一日良自苦也庚戌年同職計偕中式在邸將及年餘曾無異議忽念祖母劉氏南還去



舉子不收生不乳哺能掩其親里耳目于廿年一  
旦以無干相讓為其忌口所發者陳氏又豈有所  
棄之子育之他家自諸生以至通籍曾無片語道  
及乃因忌口所發而發之者尤異者此婦寡居在  
隆慶年間職出世在萬曆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嗟  
乎誣明矣特元薦意在詆國縉而不察其實遂以  
私囑之名為得罪之案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有  
寸心難昧此何等事而以囑不囑論耶況國縉素  
錚錚者何可囑臣甫釋褐猶是一書生耳何敢囑  
都城四方襍居往往無賴之徒見縉紳初發構端

原案記毒入來四

五

造影謂生自某氏令人疑惑窮究無根乃始招伏  
歷歷可數如職更出無端又何待囑人非梟獍誰  
不自為所親職父見在也乃有自甘不孝以其骨  
肉至親徇人之口頰而不一昭雪有是理否又何  
事囑信心信理孰假孰真俱可無辨祇慮世多疑  
鬼人鼓風力欲快其私則風傳指為實事欲加之  
罪則生殺佐其談鋒此而可誣何不可誣此而可  
假何不可假傷風敗俗莫此為甚此職愚所為冒  
萬死而不敢不一鳴之

君父者也抑愚猶有說焉此等事在巡城御史問明

以為浮言一息盡息而捕風者又轉取借為論端  
則訛傳終不得白職心終不自安伏乞

勅下部院查議轉行本省撫按將陳氏始禍積棍陳  
能三等并職族與構者嚴究造謗根因如律懲治  
庶心跡斯明刁風知警而所禪于世道非淺鮮矣

辛亥六月廿九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五

汝南周念祖稟

大學士葉向高為患病乞罷事臣連年有痔瘡下血之病今歲愈劇因二三大僚相率求去隱忍而不敢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今日欲勉強出門隨行隨跌伏枕思之人身憂則病鬱則病勞則病兼此三者即金石為姿猶將銷鑠况孱弱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朝政壅塞財用空竭水旱頻仍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登見昨陝西所報尤

京察記事卷之五

為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口心已朽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通神可以回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欲留既難展布欲去又苦繫維日日煎熬人人埋怨臣之鬱極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各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為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不

堅決一去妨悞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奈何耳臣聞

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半言一語于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即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即求

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察被叅

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構陷

京察記事卷之五

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于此事甚

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望

聖明垂憐即

賜罷斥或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世

世銜結無窮矣

辛亥六月二十八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為假書雖敗而害已  
行朋謀愈恣而禍未已欺罔特甚法紀難容懇乞  
聖明亟賜嚴究以懲姦偽以消黨惡事臣以為  
君猶天也凡進言者不信諸幽獨不敢陳之

朝廷不察諸庶民不敢訟之

君父不為天下後世公論之所與不敢上之補牘柰

何黨同者毫無忌諱而必欲以百假勝一真使孤

忠者一犯其鋒卒令舍寃以去而禍機猶不已也

臣與科臣王紹徽臺臣劉國縉論科臣王元翰貪

不真則罪在論元翰者兩言而決耳而何其黨王

三

圖胡忻史記事等百計彌縫多方誣讒改 奏揭

假公本挑激主察蒙蔽

聖聰無所不至而最後一著圖與徐縉芳等捏出假

書以為報復更是異聞故 京師一時有五鬼造

捏妖書之號所以圖之辯疏呈出本來面目而肺

肝畢露其曰偶于十一月間聞浙江巡按鄭繼芳

貽京中同官一書內有欲去福清先去太宰欲去

太宰先除倉場及耀州兄弟斬斷秦脉以秦攻秦

臣一聞之患在剝膚頗切驚懼等語夫此時諸大

臣俱秉公持正何得有此病狂喪心之語不有鄧

澄之覆轍乎一言即為公論不容其絕無此念人  
人所共知也惟是欲行謀害之姦先激正人之怒  
而即以同官坐國縉以秦攻秦坐紹徽併臣一網  
而盡耳試問其聞者圖而傳者竟誰耶況且有執  
之者有見之者而竟誰掩耶臣見考察不公又所  
以欲中之三臣且去故以久病之身因而乞休疏  
已再 上矣乃閉門候

中適鹽臣張惟任巡歷湖州往來有見言及假書有

日過客中有謂聞王少宰因蕭少宰見原書故致

一書于蕭脇問之蕭不敢認討有回書執之為辯

三

誣地但 京師更相傳曰惟其脇討回書則假捏

愈真臣次日與鹽臣談及相對曰此可謂心勞而

日拙矣不數日聞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之辯揭內

云假書當日孫太宰曾與蕭少宰看蕭接筆書得

非詐乎四字于東後太宰亦曾對四司言之及語

洩于外金遂聞而具跡所云字跡類誰則不知語

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蕭少宰必繼去矣為假書

其禍亦烈矣而播弄之人猶以假書來歷未明之

故獲逃吏議豈不倖哉又見直隸巡按喬允升之

疏內云私書一事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此理可正



也王圖輕信而以此事聞之太宰丕揚過疑而以  
其事示之雲舉爲雲舉者正宜惟察惟默以解疑  
破障可也乃洩其事于金明時夫兆魁以捏造播  
弄之人爲漏網而允升以見致洩之故寬元謀意  
指雖殊而此書之假自圖等益有據矣向來豈浪  
傳者哉乃圖脇得回書在手不便遽發又使縉芳  
等先啓其端亦各隨具揭發抄卽此始終乎應相  
接則同謀捏造之真情更露彼誠神有所奪而愈  
昏故旁觀者一照盡徹誰可欺乎且縉芳等不欲  
問來歷于王圖而欲問之太宰是又欲借太宰路

丁亥言事二八卷五

五

要挾之故智而爲此駭人之謬舉乎恐太宰不肯  
再誤矣至如沈正宗者又若深知假書之故而與  
謀然者其曰同一私書也出于同已則疑于夏疎  
女奴之習則又似坐此書謂國縉等所爲矣不與  
縉芳之初謀同一機乎臣恐國縉雖愚亦必不肯  
作此意想所不到之事以自取禍况託誰之手以  
送之太宰也此不過羣姦初時解脫之計今見二  
臣去而爭辦無人故刑謀期于必逞或者因計就  
計而又造成一段未可知也此一書也萬萬非當  
事之手筆業已數致手字于當事以備對驗亦必

萬萬非國縉等所爲卽不出于圖與縉芳等必有  
假之者矣何諸臣口更不敢出一假字而必以私  
字相混賴使其不約而同益徵其心神內悚使其  
約而同焉是共欲啗其事于人耳彼其設心原以  
不測之禍暗中臣等三人今紹徽與國縉已被處  
臣終得逃羅織哉第恐其煅煉之極或不止臣一  
身而人人自危勢必貽害不小臣安得無言

皇上不記向年妖書之事乎雖日踪跡詭秘及雷霆  
一奮而颺颺魑魅一時頓消臣等雖甚卑微亦自  
有身家名節今書中所捏不知尚有何事而臣生

丁亥言事二八卷五

六

三六八

長在京師諸姦尚如此網羅何事不可捏陷臣以  
一一念孤忠爲

皇上驅一巨貪畢竟不以貪處其人反將論貪者中  
以奇禍則臣等冤矣其如 朝廷之法何勢將相  
率而盡爲黨與誰敢再爲

皇上效愚忠哉且諸臣之朋欺不止于此當元翰初  
疏之狂諄浪謔胡忻史記事等攢湊數日而後成  
所詆臣辱臣者臣曾曰皆出于史記事有因之口  
臣不暇辨此中原爲忻與記事通同盜中封典以  
結歡因臣妻父中書胡存忠拒其善寫扯牽入疏



今聞復插入訪單之內必求報復至其欺罔之最  
大者臣尚不忍輕言以傷雅道凡諸姦每于無影  
响之中造出幻形以張虎焰豈止三人成虎抑且  
聚蚊成雷致使

朝廷之上忠佞幾于不辯而孤微者每罹其禍而無  
以自伸今且妖孽自作因其敗而反欲坐人以妖  
孽尚謂之有天日乎其餘種種欺罔不干涉臣者  
臣亦不並言即干涉臣者臣尚未敢詳言聊將所  
最不法者略為點破以見朋欺詐僞之所從來非  
一日矣臣今病亟矣旦暮候

皇上俞旨休致且不能效犬馬之勞于將來矣獨是  
假書一事尚未歸結且諸姦隱隱必欲以私書一  
字坐之其禍尚不知如何如終者故略序其顛末懇  
祈我

皇上速行會勘令始而執書之人從實具吐得其來  
歷驗其筆跡而一二按法重處庶孤忠不致墮權  
姦之手而一時朋黨少有所懲不致貽 國家不  
忍言之禍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一日

浙江巡按鄭繼芳揭為假書情形難掩刑類為謀  
愈工除具疏外謹以傳聞所未盡者質之公論事  
不肖賦性慙直事到而前應做則做非他人所能  
勸阻更不喜隨人口吻况肯與人為鷹犬乎真羞  
死矣王元翰之貪彼力保者今日觀之畢竟何如  
借別題目以掩其諂媚阿比之醜終不知羞者耳  
至于假書一事其計誠拙想只為察期近而取効  
速也太宰若非公心何肯輕示同事若非公惡何  
肯形之語言而王少宰辨疏謂何人眼見正是旁  
逞殺機而嚇見之者不敢認也然事已洩于外所

以其黨暗撼之不已明攻之矣近日徐喬二公祖  
之互發益符前日之本

旨乃王少宰徐縉芳沈正宗諸人另具一肝腸而五  
月中所聞與張覺菴為時笑者也明見一班尚有  
未盡者不可盡信而或者道喪世世喪道人情不  
古不敢謂其必無也有謂王少宰既留有蕭少宰  
回書以為可以拾據矣于是並求太宰更求少宰  
固為掩護計而二老曲意從之已曾于一日聚四  
司于後堂互相質問以陽示之矣此雖不成人之  
惡其跡似厚而不知其人將別有所逞而無辜者



及令其代朋惡者受福乎公私輕重之間又所宜  
審想徐緒芳等所出之揭果有所恃而王少宰  
口應聲不爲無因況不問喧傳之私人而問旁觀  
之少宰王之爲徐諱也明矣欲問得書之太宰不  
問送書之來人徐之爲王諱也又明矣彼此之交  
相諱也誠有欲蓋而彌張者乎又竊想自古奸權  
與羣小能壞人之官必不能壞人之品即使其能  
制人之命亦必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彼同謀者  
又何苦而不畏清議若此哉又李邦華諸兄之揭  
曰傳單捏造有因當日承差偶于廣西道金雁陽  
丈壁間抄來居無何以所聞卽相約白之副院何  
他人不去白副院而獨此五兄也尚聞內有一人  
求一相知以別名易已者聞者俱笑曰分宜時聞  
賣狗者此欲賣鬼乎謂將傳而五鬼想正則有之  
故有到有不到耳非原無此傳單也又謂不肖今  
雖漏網而私書既明勢必相及矣書不曰假而必  
曰私事尚未明而曰既明想真見太宰少宰有許  
可意矣不肖且乞休恨棄去不早弟恐王少宰今  
日權雖可以使鬼理已不直于人五兄今日作人  
之不能恐異日作鬼亦不直于天當此考選之

命次未下恨不能一日爲諸兄請  
命以代諸久候者忍以此相加哉是五兄與不肖作  
難身名所係不得不應之使假書終不明也勢當  
不止此矣謹付之公論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一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為異說煩與公道盡晦仰 祈

聖明速罷臣職以謝仇口以俟公論事臣于五月十

九廿二廿五連拜三疏以折朱一桂鄭繼芳之誣

不意徐兆魁又有部臣借事發端意端黨護一疏

前詆顧憲成而后詆職且舉冷局之南師仲與開

署之胡忻掛及之嗟嗟兆魁之網稱絕漁矣總之

與金明時朱一桂鄭繼芳同一源流耳職誠可以

無辯第謂湯北京管察由職之力職免察為兆京

之報此等誣妄上有

天地神明在兆魁能盡味此心乎職姑一言以折之

十一 三百六

夫職后進也在前道長職皆不識名如見兆魁到

京而后知有兆魁也見兆魁行事而后知為兆魁

也職前之不知有兆京猶前之不知有兆魁也今

之始知為兆京猶今之始知為兆魁也職不知兆

京為何用力况兆京非借援之人也兆京不知職

為何言報况職非避察之人也如職果得罪于

朝廷乎公論不容一兆京豈能庇之職果不得罪于

朝廷乎公道自明魁豈能陷之兆魁云職有多單又

誰不知單為渠輩所捏造乎捏造之詞已見于金

明時之疏而職之參辯不為不明悉矣向喬應甲

一入長安即向職曰人云金明時為小人適來拜

我其人不足當我一指頭時有張應徵在也職駭

而止之曰譚何容易語未畢會客至而止今兆魁

等與明時投契乃爾是誰竄而入也一日應甲又

向職曰世間我所信者惟一湯北京惟他到京其

言始可憑今兆魁謂應甲與兆京不合是誰逃而

去也嗟嗟明時之為人中外誰不知之兆魁至今

猶倦倦不忘報則職又何必與兆魁辯也惟有一

去而已矣伏祈

皇上將職斥罷以謝兆魁諸人職猶記去年兆魁疏

十一 三百六

云諸臣參太倉晉江者猶不為子孫之憂乎是其

所以教職等者亦甚明切而無柰職之愚戇終不

回頭此攻職者至今不歇也職負兆魁矣雖然職

終不遑為子孫憂也若東林錮蔽多年為

國憐才姑放一籌何如至微異同之嫌還虛公之境

息戈矛之擾做師濟之風職于兆魁輩猶有厚望

焉

辛亥七月初一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爲紛紜未定再陳察事以  
祈

天斷以俟公論事 京察之典從來重鉅上關

朝廷之彰殫下繫四方之觀望兢兢矢公猶虞未確  
況政夾雜私意安免人非鬼責哉今歲內計臣等  
各稟稟從後切自幸報竣而議論轉多揣導轉深  
臣既與茲事明知難調安意承受亦何不可顧事  
體情節有未盡然者耳夫外議之起得非以金明  
時劉國縉等原與王圖有嫌隙哉是固然矣但諸  
訪會單之時明時等實有煩言其何能諱論其應

處與否耳奚暇計其與某人有嫌隙乎譬有芝蘭  
于此不賢者欲除之固不可聽即賢者誤欲除之  
亦豈可除有荆棘于此賢者欲除之固所當聽即  
不賢者亦願除之豈可不除臣等于諸臣原以虛  
舟爲印証縱謂諸臣被口語亦是木腐之生虫腸  
虎因怨季孫不聞季孫之不可動也大抵虛其心  
以評人卽伯夷柳下惠君子亦不可不由摘其長以  
求勝卽祝鮀王孫賈亦有存衛之功願論本體如  
何耳議者于太宰未嘗不許其正直未嘗不惜其  
去若果漫無主持一一憑人指使若土木偶人又

當其難均之任而勸留何爲乎或以爭之不得若  
心等句萃情遂窮若謂果其妥乎何以爭也果其  
爭乎必有說也然所云爭者往復商確推敲輕重  
之謂也往復商確不止一二人凡在事內莫不皆  
然商確者固調停之意而太宰則執法之力爲太  
宰難爲衆人不難所以往復于前者不得小寧一  
于后耳倘謂意所欲除猶有未憚則人之採聽不  
齊意見或異公論果明誰能倖漏試觀宦海悠悠  
大抵總歸于盡備員一時督過不已其亦難矣語  
芸田者曰某枝葉吾之所好必勿傷某枝葉吾之  
所惡必勿留雖有良農不能終畝若謂狼莠嘉禾  
情然莫辨亦土木偶人之說也金明時等卽無王  
圖猶恐不免惟其有圖則諸人之話柄 察典之  
不幸官察者之遭際也察疏未下之時人情搖撼  
不嚴其禁矣以定紛事體如是鈞奇者不爲阻撓  
如何而后爲阻撓若夫要挾之參原在可省議者  
曰心不差而事差然所參之人亦不差則衆論所  
同也太宰不處明時而參之夫非以其曾論王圖  
之故乎議者爲明時文章也亦非以其曾論王圖  
之故乎然則明時一疏果然用得着矣向使徑以



察處安保不有后言何怪太宰無悔辭也累年以來士風不古竿牘往來動成坑塹縱書札明顯亦是口頰之常當置勿論况曖昧詭訛如所稱鄭御史之假書者枝蔓未已只恐疑案牽連未得探觚先致戴盆將若之何據稱書中之辭欲去太宰固是挑激然議者獨不可稍斂筆鋒乎書是假書故捏芟除之語本是真本却乃擊刺不休豈所以釋嫌疑借蕩平哉其喫緊處則在嚴查會議之時其坐國籍等者果以假書與否耳至于講學之士首崇虛受人言詆訶語語良樂然孔聖不講而憂乾

身言事 卷五 十五 十八

坤非道不立亦何可以抹殺也項馬從龍一疏寬原臣等平解人情亦良深念但既云臣等親履其事情痛癢自知而又斷以處分爲誤何不令臣等備述痛癢然后評其誤否未晚也其曰坐之奸黨坐之賊汚若見其可雪焉而可坐安在未嘗過而問也不謹者不必貪浮躁者不必不謹而例轉又何待是乎其曰爭王元翰爭李三才猜忖橫生將貽後覆若見其可懼焉而當猜與否當覆與否未明言也其曰秦黨二字所包者廣可不深思亦若見可懼焉而果黨與否黨字應否加人未明言也

是皆爲臣下計利害尚未暇爲

朝廷定是非也夫是非分明 國之所由立也若不公行剖判終屬懸斷 上不操是非之權下乃執忿爭之柄至于不恤公典而畏羣情是尚可以爲國哉今日之事定當集九卿科道于 廷立吏部都察院及臣等于前俾其言處分諸臣之於先核單之公私次核事之真偽仍核其誰爲王元翰起念誰爲李三才起念誰爲秦人起念臺省中察與陞者二十人干涉三才元翰者幾人夫二人太宰之所棄也又爲之報復哉參三才者尚多人曾否無端指救三才者亦有人果否俱免于察互訂難逃面詰立見果有情樂立加顯誅此則平人情息議論之第一義也不然此亦曰衆論彼亦曰衆論何所底定哉夫愛惜綱紀原爲 朝廷容易屑越何所維世 計典亦紀綱之大者也平其氣究其實原自了了何至紛紛哉臣家難櫻心方求歸去但身與察事不能籍口以媚時卸怨偷容竊自愧報敢陳大槩如此從是亦籍口矣伏祈 聖明照察臣不勝悚慄激切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擬授御史徐良彥揭近見馬掌科一疏中有旁引  
波及已指名若韓敬與職等多人悉與蕩滌職讀  
之感掌科之相成甚盛心也然而似未深知職者  
職緣不能苟同不受人招致以故為人睚眦致茲  
牽扯前揭已明今欲與韓敬同類而稱蕩滌非其  
倫矣至隱伏反覆兩語于職蓋遠大抵浮議混淆  
之時非虛心詳核未易各當倘一察職之生平其  
知我或又有進于此者至相勗以立 朝事業職  
雖篤下敢不勉旃須至揭者

辛亥 初三日

三

河南道御史湯北京為察事尚煩指摘謹陳事理  
以所

聖斷事連日接邸報見省臣各疏攻丁元薦而意則  
為察事也總其大指則尚踵七人之說耳其推廣  
于七人之外者則顧天峻其精擇于七人之內而  
約之以三者則以徐大化張嘉言之處亦謂有當  
于言事諸臣之心而湯賓尹在邪顯者非出于其  
門迫于萬不得已者不為援手也其言非真欲易  
局啓倖者意在折衷以平人情耳夫賢否在人意  
見人心不同如面然而職等身有專司事多咨訪  
今日在庶簡寇買之義可以相責而欲脇以眾勢  
令其雷同附和則不能也若必欲翻局則六年一  
舉之 大典屢勤

詔旨各有責成採輿論于通 國集眾思于 廷臣  
國踰半載始告成事今欲翻改難憑口語煩集九卿  
科道于 廷容職等與部院各出收單各質以平  
日所訪聞先時所擬議極言評論有宜勘實者仍  
行勘實然後各人之行事心術顯而議論可定此  
于職等亦甚便也若云私單則職等先已慮之矣  
職與協理喬允升衙門收單後即往城隍廟拆封



同閱每封編一字號并喬應甲所送徐兆魁單一  
 封亦編有字號會總送副院處看過七人之單實  
 出衙門公堂所收及應甲所送原非私也去冬劉  
 國縉等所以必欲禁新咨之單而不肯廣其塗者  
 由今可想其意而今必以為私以擅惑人何也且  
 察事以來加人者附秦題目而不知此三人者政  
 皆附秦者也各誇太宰知已傳述意指用以誘勝  
 人職實得于面聞仇直不羣得非有所恃而無恐  
 乎劉國縉之當處喬應甲亦向職言之而實以田  
 元德之事其揭中所謂若言田元德事則漏網尚  
 多是也湯賓尹自知外議沸騰晝夜奔狂延攬結  
 納諸凡議論彼唱此和創建七枝庵與其徒黨刻  
 期聚會而劉國縉王紹徽尤其糾獎之獨深聲勢  
 之最倚者故職等曾向考功言留作大僚糾拾之  
 用而臨時徑處之耳此寔崑之續邪之囹流毒無  
 已者非其徒焉能為之辯乎當此不諱之  
 朝得若可言之位眾勢可憑羣唱易和諸臣何不一  
 達觀于昭曠之原乎總之則彼此之口俱難以移  
 齒人之生平而各人之肺腑亦必有久而盡見者  
 應付公評于天下行世而已伏乞

聖明俯賜裁斷職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卷之三

一九

集



太常寺署寺事少卿胡忻為邪臣執迷請張惠賢  
天聽懇

勅嚴諭以止器息弊事臣惟言官論事論人直陳所  
聞所見而以當否付之公論以處分聽之

朝廷若操必勝之心籍不同之口為橫而已矣恣反  
噬之毒報睚眦之怨為賊而已矣當戊申考選之

命下眾正方併力以攻邪御史鄭繼芳者突出而攻  
給事中王元翰元翰雅有錚錚聲或謂不當攻或

謂攻之非其時而繼芳為餘姚人胡存忠之婿又  
陳治則最厚門生或疑其有為而攻臣故出一疏

平之然亦樂言元翰之功可惜未正言繼芳之非  
也乃繼芳遂指臣為邪黨為庇貪斷絕不已且元

翰聲身出都人人共嗟其貪安在是繼芳實為已  
甚奈何無天理人心而刺怨人無休即私書臣未

之見書之真假臣亦未之知惟是王紹徽劉國縉  
之處當事者或別有所為非為私書若以私書處

繼芳實為戎首何預紹徽國縉事繼芳而果未為  
私書當事又未嘗以私書處人何不脫然坦然顧

汲汲皇皇葛纏不可了豈神明之舍亦有不自安  
者耶臣兵工二科兩次以

恩授封史記事選授御史  
命下亦以

恩詔補封臣之繼室戴氏記事之繼室亦戴氏名正  
言順光被

恩綸何謂通同盜封胡存忠臣等不知其能繕寫即  
能繕寫臣等亦不屑求彼何從而非之未亦未拒

又何憾而報復繼芳等妄生事端捏造謠言欺  
明誑

君父此竟信諸幽獨察諸庶民天下后世之公論耶  
沈正宗持平譬說耳而謂其揮單報復嗟嗟繼芳

五中無主草木皆兵亦可哀矣伏望  
皇上戒諭鄭繼芳解怨釋疑毋騁讒說毋滋舉孽仍

勅部院查核臣與史記事果否通同盜封實則臣等  
甘罪如虛則繼芳誣人罔

上宜加顯誅臣不任懇禱俟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四日



擬授御史李邦華揭為長安公論甚明毒口牽纏不休謹再悉生平以候公勘事項者臺臣鄭繼芳抄謄劉國縉所造匿名單以私書誣詆及職職以繼芳遠在浙省不覩此中情形畧具一揭暴曰繼芳豈不悟乃昨見邸報猶爾揭指職名無亦強為國縉脫匿名罪耳據稱承差抄此單於金道長壁間今金道長現在可問也謂單將傳而職等懇止故有到有不到今誰為受恨者可問也幾人傳到者可問也此單以為無國縉之罪輕有國縉之罪重矣公論在人職不具辨也若夫書之或真或假

二十二

在繼芳為中心之隱憂在職為無干之妄扯在繼芳有不得不求明之情在職有不求明而自明之券何以言之職自考選候

命杜門却客除許憲院而外上自政府中及列卿有識職面者乎詞林自座師外有識職面者乎臺省除一二同里同年及宦游職鄉者外有識職面者乎即如昨者史道長疏云知職職實不知史也何況掌院王少宰與職產殊地仕殊官職能貞處女之守於諸要津而不能遠呈身之嫌於王掌院其何以為職也且長安縉紳如林誰無知交掌院之

門豈遂羅雀即使職與之游職亦自在矧職半而未識一刺未通風馬牛既不相及而猥云合謀捏造假書以滋一網不知謀何從合乎三尺豎見其能信否職生平伸腸而行衝口而出昨歲與彭掌科同巷而居有何舉動掌科能言之繼芳寧不知之職故曰不求明而自明也繼芳止為私書二字寢食靡寧明知職等無干特欲激職代為之白故肆口誑賴執意職私亦不知也假亦不知也所知者職極極慙介與王掌院無交繼芳即百端激職不能動職況書果假也職未嘗為繼芳誣也書如

二十三

私也職又豈能為繼芳解哉職自揣稟端祗緣去歲願涇陽上書招議職嘗向人云涇陽言之得失宜俟論定乃其人未可輕詆以此攻涇陽者遂目職為眼中屑耳適有秦黨二字為近日陷阱秘策故推職納諸其中然職之頭可斷職之素不可誣繼芳之揭曰小人能壞人之官不能壞人之品即使能制人之命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此代職言矣雖然職亦曰繼芳即能以假書坐掌院必不能率與掌院無交之人即欲為國縉脫匿名之罪必不能為國縉寬傾害善長之罪倘此事纏扯不已



終須會勘職故再悉生平以俟公議一切緝號辱  
詈語職非不能念繼芳爲臺中前輩且不欲與公  
過也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五日

原任工部管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南道監察御史  
徐縉芳爲檢臣借事設陷誣構不已懇祈  
聖明亟勅以正法紀以懲欺罔事臣候

命兩載原無表見不過爲救顧憲成一書觸忤時忌  
致劉國縉輩紛紛羅織百計構陷甚至以臣之故  
株連臣之同鄉同年同官夫鄭繼芳私書一節非  
二三臣有疏臣不聞也中間源委如所云蕭少宰  
之親見王掌院之抄送非二三臣有疏臣亦不聞  
也此一事也有無真假臣總不知惟劉國縉等自  
倡自和則亦惟繼芳等當自質自問果否親見果

十五

誰手筆果誰傳送見證的確然後可以加人乃欲  
以懸空之語籠罩臣等不相干涉之人令臣等爲  
彼代辯哉且臣等質之孫太宰迫之王掌院殿送  
書者以究根因具疏具揭至再至三繼芳卽在數  
千里外亦既具知之矣合謀捏造之誣繼芳果何  
所據豈得自蕭少宰之口乎抑得自在廷諸臣之  
口乎浸尋半載何竟作夢中語也臣請就近疏一  
折之據云捏出私書爲王元翰報復夫元翰去  
國業已數年臣未嘗救元翰也顧憲成亦未嘗救  
元翰也事不相涉報于何有臣欲爲報復何不加



服程朱之教未窺理學之藩者乎臣願繼芳此在  
凡市井無賴之談廝與詭詐之語勿咳口角稍縱  
惡習若臣等惟恐將來德業之不進決不以此言  
介意臣所扼腕者惟是肆有螻蛄之聲朝有蜩蟬  
之沸當此

聖明之世染成衰周之俗天下事不知其所終耳即  
今日私書一事孫太宰問而不應蕭少宰又不直  
言臣等之有無干涉坐令小人口實陷阱無已昔  
張孚敬欲害夏言指薛侃之疏誣為夏言之筆究  
竟

易言三ノ外三

廿七 三

世宗皇帝三為 廷鞠夏言始直今蕭王二臣尚未  
去 國正可廣明此案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繼芳憑何的見證臣假書  
使繼芳言果實據臣甘當寸斬如與臣等無干而  
儉人橫誣至此 國家之法豈獨為繼芳私也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五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孤臣招禍有因言官傳聞大悞謹瀝血陳冤仰祈

聖鑒并求 速斥以快仇口事臣自被言以來一味求去是非毀譽俱付公評乃言之者彌煩而中之者彌毒臣今去矣若不明白剖析恐聞之者轉相煽惑臣伏處林莽未得安枕也今之言者六非謂考察一事臣暗操事柄以悞太宰耶又非謂金明時之處太宰以臣故而抑之耶又非謂湯賓尹等七人之處臣有憾于渠而假手察典以中之耶夫太宰嚴明公正海內共服考察何等大事乃托耳

丁亥言三ノ九三

十八

目于桑梓之後進漫不加察臣能悞大宰大宰肯自悞耶臣用印揭開送

誥勅房中書官二人太宰卽換其一謂太宰肯以臣言爲據耶且考察一事經多少衙門在事諸臣表表人望臣能一一囑之使相符合耶太宰原不欲處金明時人人共知若太宰初欲處之考功之傳單決不遍入此係天理之言非臣飾辯七人中如張嘉言岳和聲徐大化自有出單者姓名喬應甲臣所夙知劉國縉亦自有開送者的名應甲亦曾向臣醜詆國縉謂考察當首斥應甲有口可質也

王紹徽係臣同鄉與臣交游最久渠自謂絕跡先達之門此言當有鬼神察之獨賓尹係臣衙門爲臣開送今諸臣叢矢于臣獨爲賓尹一人耳其扯前六人又或三人又或一人又或游于七人之外又或約于七人之中皆借題目作文章非其本心也臣請述臣所以開送賓尹之故并及賓尹之爲人可乎去歲春試揭曉後吳道南嘖嘖有言初欲參賓尹賓尹亦盛氣應道南臣力勸道南并力勸賓尹二臣俱聽臣事得解道南可問賓尹亦可問也七月間王紹徽忽造臣極贊賓尹又稱賓尹爲

丁亥言三ノ九三

十九

三頁六

江右所構借公爲題此機當識破公負重名指日望大拜爲某等後進所共籍奈何以做座主之事爲公累又云崇仁黨甚感其意極不善某人某人皆其黨也公宜亟防之臣駭然曰僕本孤寒安有妄觀借我爲題有何可借崇仁黨三字非所願聞紹徽不憚而去崇仁者以道南崇仁人也此係紹徽與臣問答之辭紹徽見在可以相質一言涉欺臣甘斧鉞紹徽別後臣因念賓尹初第時逼死節婦徐蓮貞鄉人作紅鞋記罵之德行已虧今復以吳侍郎口語小嫌遽令其門人到處傾陷又捏爲



崇仁黨以羅織之此何心也尋又以 大計將近  
詞林係掌院開送又訪得其惡跡數十款俱有証  
據其騙蘭谿祝中書家人祝成妻一事又與逼死  
節婦事相類臣甚薄之數與同衙門諸臣亟言其  
失謂 大計決宜處之不知何人漏言于賓尹遂  
恨臣入骨思先逐臣以自脫而臣之禍始想抵于  
此不可解矣金明時與臣素無嫌怨憶去年十一  
月 金明時餉臣烏薪二十簣又與疾到臣門再三  
申款其意不薄止因為賓尹所用反面詈臣然臣  
一毫不怨明時也賓尹雅善結納朝臣年資在乙

六  
卷之三  
三六

三二

三六

未後者賓尹懷刺往投俱稱通家第一時鄙其汚  
者固多而中其毒者亦不少聞賓尹將出都同一  
清客至香山寺密語三晝夜定計逐臣其人竭力  
糾合卒令明時發難今賓尹交游徧朝署其門人  
密友半在要地臣以孑然孤踪悞捥虎鬚宜乎鋒  
鏑之叢加而戈矛之橫發也鄭繼芳私書一事太  
宰絕未嘗示人書之有無真假臣不能知臣第以  
明時無端牽誣曾以書訊太宰及蕭少宰太宰答  
書云訪單紛紛安能一一明其授受一一辯其真  
僞少宰答書云太宰絕未嘗出一札相示何從識

其手跡天日在上鬼神可欺乎二臣答書極其明  
晰都中公論俱知其誣繼芳乃謂臣留得少宰手  
札以為證據夫少宰之手札臣何力以留之彼其  
視少宰為何如人也少宰手書指天誓日此豈人  
所能留者而繼芳厚誣如此彼其視天日鬼神皆  
可以為賭賴之具而胸中不復知有天日鬼神矣  
其何以為人乎且太宰未嘗行此私書也亦未嘗  
信此私書為真也若行私書繼芳實為首禍何以  
得免太宰赤心為 國寧以言及秦脉輕易處人  
繼芳不察情理信口亂批反令人得以測其底裡

六  
卷之三  
三二

三二

三六

有此處無銀之謂矣且此書未須論其真與假也  
書果假矣今諸臣南北合攻一則曰秦黨二則曰  
秦黨此與斷絕秦脉之說合乎否乎顯行其事而  
陰諱其名有識之士孰不嘆惋諸臣奈何不加深  
釋而徒逐聲信耳橫以惡語相誣詎也總之賓尹  
立意逐臣故網羅百變諸臣為賓尹多方扶翼故  
弋繪四來臣一口豈能勝衆言獨計萬心可以歸  
一理伏願  
皇上勅下 廷議將賓尹應察與否從公勘覆如謂  
節婦可以勢奪殺節婦者可以無罪騙人妻及諸



款奸惡實跡皆可以不問卽願將臣視斥以謝  
尹去國之人極不欲有言而又不得不言輒敢究  
極根抵求

皇上鑒察臣臨疏不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羣言滿口察案謀翻直播惡  
跡竝乞立

賜罷斥事臣奉

命考察舊例取裁于各堂上官而憑其報冊以爲本  
博訪于兩臺省中而憑乎衆言以折衷然後具應  
處之人于考功司會應處之人于都察院共登一  
耳一目所獨見哉臣奉

命舉察也亦遵例採羣言定去取耳不知秦聚奎何  
故有七臣之救視此 大典玩若兒戲又有上疏  
言三人者矣有上疏言七人者矣昧心公訪槩指

秘仇不知出言之時安乎不安乎可惜老成共事  
之科臣亦同聲附和既知不公何不面折于始事  
則衆言之易惑人也如此驗七人之單所以彰七  
人之罰雖經呈

覽未有衆見不可不再發明以明臣之至公除七人  
之中喬應甲王紹徽岳和聲原是升用腰金衣紫  
貴列方面尚猶混衆耳目爲之稱屈耶其餘四人  
如湯賓尹因奸逼死節婦紅鞋 札之唾罵堪羞科  
場暗通賄賂吳宗伯之號簿有據徐大化鞫獄廣  
開騙局胡監生之逾符可憑謀升陰撼銓司朱選



郎之從吏可問劉國籍暗納田元德一十萬重賄  
挾占成祭酒三千金花園拜李成梁為義父結王  
錦衣為死交張嘉言賊私狼藉萬口共罵被察之  
後羣商倒賊者日滿其門羣僕轉賊者日滿于路  
似此穢跡盈耳通 國出救諸臣何獨不聞尚欲  
翻案以快私情甘壞二百年之典章此豈忘是非  
之心有忠正之念者乎本之皆臣既老既病不堪  
為統為均故多言亂口發謀昧心如此則臣固考  
察之亂源也伏乞

皇上將臣立

賜罷斥別選名賢以司銓務則羣言息而 國是定  
矣奉

聖旨考察係國家大典誰敢變更其外推及降處的  
能盡職業朝廷自當擢用如何遽相爭競不聽處  
分成何法紀卿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但即出任事  
不必推辭以後各官都着安心供職不得牽纏前  
事彼此猜疑喧呶不了違的重處

辛亥七月十一日

太子太保夏言尚書孫丕揚為假書無根少年聚  
訟乞

聖明照例禁止以靜 朝端事伏覩

大明律內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即毀此 國家  
之典章也前冬末臣為考察博訪人言臨近投單  
之時中混有假書一紙以為必有仇害人者遂付  
之烈焰業已滅跡而忽有問臣者臣默而不答蓋  
為察事近也不謂今日猶然聚訟以臣愚見殊與  
諸臣不同蓋借私書而害人也則造私書者可罪  
行私書而害人也則行私者可罪今皆無之到底

作何結果猶之造匿名帖者誰肯自認又將擬罪  
于誰乎獨憎滋多口耳夫言官係海內之澄清關  
民生之休戚自有

宗社大擔顧建樹何如耳若私書 講明不足為重  
未明不足為輕似當省此目前亦隱之多事也此  
近日士風大弊不忍不忠告為爭者勸伏乞

皇上普日月之明察公私之界有言為 國者為民  
者嘉納之有言相訐者相猜者抑遏之則亂說自  
息邪心自定矣

辛亥七月十二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翁正春為患病不能供職懇

乞代

題回籍以便調理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主客

司主事丁元薦呈稱職原籍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人由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丁憂至二十一年十

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年 大計以浮踪聽降

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按察司知事隨陞今職

至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分當竭圖報

涓埃柰職踟躕有懷鬱結成疾即今痰嗽喘逾兩

足紅腫寢食漸廢昕夕靡寧隨延太醫院候缺醫

頁察言三六三

三六

三四五

官李復元調理罔效同官同鄉備悉苦情若非歸

田靜攝恐陰陽之患益深即使貪位卧延而瘵曠

之耻更切懇乞代

題今得照例

予告苟獲全于猷畝當益感于生成職無任惶悚祈

求之至等情呈部送司猶恐不的隨取具同鄉本

部儀制司員外郎吳邦相并醫官李復元各結狀

前來案呈到部看得本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元

薦長才軼世浩氣凌霄以十三年起廢之臣負千

萬人必往之志正應盡展其夙抱庶幾不負乎

特恩柰病骨之莫支致歸心之遂決既經該司結勘

明實相應題

請恭候

初下吏部將本官暫令回籍調理痊可之日赴部銓

補為此具

題

辛亥七月廿四日

頁察言三六三

三六

三四五



湖廣巡按史記事揭為譖言宜察事職于七月初旬正卧病間再見朱月樵參駁丁慎所疏必以合丁慎所言王弘亭二事加職嗟嗟此譖者之口也月樵或聞之而未察耳大凡世間合人者必有舊契害人者必有夙仇職于二兄何如也職參沈繼山慎所救沈繼山其救疏中力排參者之非實以參職是否為合不然必慎所以參而知我也至王弘亭與職從來無纖介之忤雖為王聚洲意見不同而和氣如故當時有恨職救而極力攻擊者却非弘亭職奈何不言攻已者而害弘亭乎不情甚

十八

矣職每遇職同鄉後進即勸作縣以弘亭為法為其今鄒平誠清也至平時切愧更有出于形迹之外者是否加害不然必弘亭以疑而疏我也總之近來人情善于鑿空職猶憶去年五月內偶拜喬傲我傲我出迎日連日要奉拜老父母他們不着我來說你等我今日下顧不安之甚職以大義告之曰 朝廷家事非如一人一家事異同何足嫌如僕今日奉

命明日即出城矣尚能戀戀一事乎不能戀則知不能私矣既不得自私又何為怨人此挑激之言不

可信也傲我深用為悔職以為今日為職害弘亭者即昔日為職惱傲我者也甚矣譖者之巧為借而聽者之不及察也如曰慎所何為有言職安得而知之又如曰弘亭何為外轉職又安得而知之人各有見事自有主苦苦纏職殊覺無味況職與月樵皆為言官月樵非職職亦何以窮究其是以相角但流言止于智者願月樵虛而聽仍虛而察毋以譖終焉耳謹揭

辛亥八月初四日

十八

十七



工部虞衡司署司事主事沈正宗為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盛甲稽進緣由以祈

聖鑒事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因添註虞衡司署  
印郎中戴王言陞福建寧道叅政蒙堂委署司  
事即于本月二十七日奉堂送准總督京營戎政  
寧陽侯陳應詔一本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步化龍  
咨文催修明盛甲謂萬曆三十六年回廠四千頂  
副三年未蒙修理似若司廠宜急故議者夫明盛  
甲則誠急矣然非司廠敢于故緩也復于本月初  
九日准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山東道御

史錢桓手本亦催修明盛甲若詔京營不可一日  
缺者夫明盛甲則誠不可缺矣然非司廠敢于久  
缺也臣細查卷案備查 會典條例及戎政事宜  
諸書而後知當初京營各千總與巡視廠庫御史  
鄭繼芳之茂

祖制而漏漏危今後之當事者難為收拾孰悞至于  
今日臣今日不言無論日後破冒無窮若使明盛  
甲終無修理日期其悞軍國大事非渺小者敢據  
實為

皇上陳之夫四千明盛甲廠四年

題准修理亦復年餘及至臣督令兩廠商匠傾銀修  
理如赴湯火不敢前者何也則以修理四千頂副

工料錢糧始估五萬繼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兩零題後又減至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是  
後除補造除匠工實該物料止得四千二百二十  
五兩五錢三分其五萬兩則巡視廠庫御史鄭所  
估定也其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則巡視廠  
庫工科給事中馬從龍所刪減也題後減至一萬  
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再減止得物料四千二百  
二十五兩五錢三分則亦科臣馬從龍所抄參也

夫此四千盛甲修理錢糧也以多若彼以寡若此  
多亦由于廠庫少亦由于廠庫臣司前任不過受  
成事而已其何力之能為況中間錢糧相去不啻  
倍蓰彼商匠徒知廠庫估定之數為應得之物通  
減則有得不償失之嗟而不知條例開載之數實  
不刊之典遞增則來濫不知節之議今欲照條例  
商匠且垂涎于始初廣大裹足不前矣欲扶條例  
司廠且顧慮于後來議論束手不發矣臣所以痛  
恨于該管各千祀與御史鄭繼芳之如奢而過濫  
者此也夫條例每歲送修五百頂副中間分別量



修盛二百五十頂柝修盛二百五十頂速補甲一百五十副量修甲一百五十副折修甲二百副又修補臂手五百副各除會有外淨該物料及變漆銀共四百七十七兩九錢卽工食亦不過一千六百四十兩而正以一年完一年之事盛甲不敝而錢糧又省立法最善不獨條例也卽我政事宜亦載凡三大營盛甲 題准俱三年一次交廠兌換若選鋒明盛甲每年一次送修五百頂副二書見在可據查工部條例乃前任工部尚書曾同亨于萬曆十九年始集四司諸臣訂正其記修理明盛甲則起于萬曆二十一年也至于我政事宜乃前任總督京營戎政秦寧侯陳良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王世揚于萬曆三十一年會同續集者也二書皆今年 題准事例非遠年迂濶不可爲典要今皆無五年總送題造之說必積至數年便將連補之數盡不題計盛之量修者與三百頂其拆修以三千二百二十二頂計甲之量修者止四百副其柝修者以二千八百十一副計其量修拆修之外又創爲全壞補造之說盛以四百八十頂計甲以七百八十九副計而數萬金錢便將一擲

矣夫變每年爲數變修理爲補造變減省爲濫溢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一也據總協戎政會稿及科抄皆稱明盛甲止備

大駕幸 南郊

皇陵及大閱一時披戴之用非以操演習戕也數年以來未嘗一日用之乃拆修旣已數多全壞又復如許今將領自製一領所甲不知何如管措收藏卽用之數十年可不敝一屬 朝廷錢糧便無與已事應得無故朽壞乎今議者曰原不盡費工部錢糧不過兵部及太僕寺協濟耳夫兵部太僕獨

非 朝廷錢糧乎奈何便以泥沙視之科抄誠爲有見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二也據該營稱三十五年水災雨水泥鏽正亦不過量修拆修而止何至鐵鈕亦被水浸爛且水災之後卽便送修鐵卽會朽不應速朽至是每甲製有皮袋該營設有所署收貯何所典守何人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三也至于廠庫虧絀芳估修五萬則猶可異若非科臣馬從龍覈實遞減以後每項比例破冒何所底止乎 國家令甲錢糧出入設有巡視科道凡以稽查舊章綜覈冒濫若一一惟奸匠所估是徇漫



無裁奪是木偶人耳巡視官事不必設倘他有染指則罪狀益不可言矣臣不知繼芳于二者何居也除今壞盛四百八十頂甲七百八十九副案查會典原止載京營明盛甲五千頂副其二千副以倭警加當以解嚴罷科抄可據且所貴選鋒者謂一旦有急摧鋒陷陣嘗在人先督力果敢嘗與人異非盛甲與人異茲選鋒比增二千名即明甲不足補以暗甲督力俵定決無披明甲勇披暗甲即怯之理况據科抄將士臨陣原不用明甲乎今即照科臣馬從龍議竟裁不造似亦無妨第以臣計之猶有說焉此項盛甲果用之而壞戎政自行議裁題明不造可也今求其全壞之理而不可得然而又送厥收矣倘臣司一旦主議以為壞不必造則國家便少此七百八十九副明甲四百八十頂明盛日後查覈緣何七千盛甲內少此數目論者必不追該營毀擯而徑委罪司厥寢閣則司厥何辜代為受責者盛甲臣已呈堂移咨戎政衙門發還該營聽自行酌議題明全壞緣由應否再造亦惟聽戎政衙門題

請明白臣司不敢專主其他量修拆修等盛甲先年

所估物料人工應移會巡視廠庫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再行估計用腹商匠之心絕其覬覦之念刻期嚴限領銀修完還營備用以後修理明盛甲該營仍照舊每年送修五百頂副兩廠修過便于盛甲裏面填註某年修理并問明連補量修拆修等項在上仍用兩廠關防鈐記庶幾該營不得影射而匠役無容侵冒若還營另有朽壞職有攸司責亦有所歸臣已經呈堂批准移會臣與科臣得徑自舉行似不必煩瀆

聖聽惟是臣司職掌所關軍器干係為重若不先行奏知仍恐日後將領匠役未得他有推諉臣自是因清查冒濫而并及之再照今錢糧冒破不止一端外而府縣錙銖蠶絲何其艱難內而庫藏鉅萬瓦礫何其慷慨以且前時勢即人民安堵城廓依然百物具備千官環拱一日邊方告警九門晝閉無錢糧以守之空城誰護枵腹何資今日可憂孰大于此乃所在侵冒視為固然如 感恩殿工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科臣馬從龍因扣除二十餘金在庫不發亦正毫毛耳近日乃為奸商于秉忠冒領而去妾父居間誰為作俑外間喧傳皆云舊



臣王紹徽也夫紹徽者諸臣共相保舉號為清白清者如此矣科臣乃釐奸剔弊之臣而身先為弊何以服諸內端商匠衙役之心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空虛之後更復空虛奚止國非其國已也伏乞

天語叮嚀以後不論戶工二部及各衙門錢糧巡視科道務查舊章稍為節省以備 國家緩急萬一如部臣濫發自聽言官參 奏不論外倘巡視科臣徇私輕擲如繼芳等者容戶工掌印司官及各該衙門官據實糾舉庶幾錢糧互相覺察之遺意

乎不勝杞憂敢為片獻惟

明垂察焉

辛亥八月廿六日

巡視廠庫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揭職昨見虞部沈君儒疏發明盛甲稽遲緣由未及 感思殿工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等情皆職未任工科以前事職不與聞乃中有于秉忠領銀一節則職初管差時所掛號者不得不一明其故職于五月初八日接管庫差至二十八日據屯田司柴戶于秉忠投到領狀一張內開依奉實領到納過琉璃廠燒造木柴實收銀二項共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八分五釐止有該司印信鈐記係三十八年十一月內出給者職隨查據本司實收簿內一項柴戶于

秉忠上納過木柴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九百八十八兩九錢七分又一項柴戶于秉忠上納過木柴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一十兩照估每萬兩銀十五兩該銀二百八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二項共該銀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後有部堂批云以上既經查明准扣給蓋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項也職以司領堂批歷歷可據因與用印掛號訖數日後職查知領狀曾授前官馬見素查得日久數多未與掛號蓋停留不發非扣除在庫也扣除



則必註有筆跡立有案踪在役之人何憑輕弊哉  
錢糧有緩有急批發有遲有速庫藏事體如此儘  
多蓋既登寶收堂簿經監督呈請該司查核部堂  
批准用堂印卽是應給之直巡視卽心知其冒濫  
例不輕駁惟遲遲以示裁抑而已卽先斬後與亦  
是常事非該部以爲不可而巡視能自給發也所  
以朴責書辦胡養蒙者爲其不明稟前日遲發之  
故耳秉忠急于領銀其管束請囑理或有之然實  
無一人向職居間者居間則又曷爲責書辦乎奸  
商濫得羣小挾騙往往有之非職所能逆規聞有  
四八

陳揚者曾告秉忠于東廠事經該部提問所謂王  
弘庭之妾父疑卽揚乎揚與秉忠私相牽涉亦不  
可知職入京弘庭行久矣居間之事風馬牛不相  
及也君儒疏有影響而未悉就裡職謹據實述之  
如是須至揭者

辛亥九月初一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爲謹述明盛甲錢糧始末  
罷冗費以便遵守事職閱卽報見工部處衙司  
印主事沈正宗條議明盛甲大旨存節省意甚善  
也後持議頗由于職請詳言之工部條例載每年  
修理明盛甲臂手五百副分拆修量修連補三項  
除會不計外該物料工食銀二千二百一十七兩  
零又係不等年例不等云者錢糧有定而年分不  
等謂如盛甲不壞卽止非強之以年年必修也至  
萬曆三十年不知何故用至五萬一百餘兩且盡  
仰給于兵部太僕寺舊庫矣三十六年京營送回  
四九

到廠四千副彼時巡視御史鄭繼芳查閱過分量  
修拆修補造三項據軍器局冊開皆照舊卷數目  
呈送繼芳批或照舊估或間一刪減之該司郎中  
陳嗣元以錢糧數多一向未題至萬曆三十七年  
冬職巡視廠庫會同工科給事中李瑾巡視御史  
張惟任逐款再加刪減計銀三萬七千三百三十  
一兩零彼時司廠所據者近年題造過事例得減  
一分卽共相慶幸矣職視事稍久始親修例查此  
項與原估冊大不相同始覺三十年題造之濫欲  
正之而部疏已上職不得已發抄時叅云據條例



每歲修理明盔甲臂手各五百副除會有外召買并工食等項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兩零三十一年起至三十八年止適合四千副之數總計不過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兩零今次會估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零比之原數幾多銀二萬兩何貴于刪減酌定也條例所載有拆修量修連補三項今改連補為補造又每項加增不等豈非該役之上下其手乎工部錢糧既稱缺乏太僕寺錢糧屢經借貸亦豈有餘者止宜照條例行即省銀二萬兩矣再照軍器中其靡費而最無用者無如明盔

京察記事卷五 五十一

甲蓋凡臨陣將官士卒俱穿暗甲圍營操演習戰法也亦用暗甲可知矣所稱選鋒披戴七千副者止是

大駕幸 南郊

皇陵及大閱歲時一用以壯六軍之威容而已在營收貯多不如法輒爾散壞壞又復造此物稍經濕氣即生銹滋厥役亦利其速壞與軍役通同作弊是以數萬金委之溝壑也合無今次造完付該廠官役如法收貯不必送管如遇護衛

大駕該營臨時取用事竣還付該廠如未經頻用輒

稱損壞責有所歸如此則可數十年停造幸移文總督協理京營議之如果可行後來所省多矣該役一面延遲未造及職再次巡視該司掌印郎中戴王言復移文于職謂拆修量修原估價值各亦相當所差無多止因毀壞七百八十九頂副更須補造與刊書連補有異致差二萬餘金仍京太僕寺協濟職議謂全壞者更不須補造姑從寬照該廠所開拆修量修之數以條例算之止該銀四千二百二十五兩零此數較前似少并工食計之實多于前總之皆條例耳各役詞窮不能置對然竟

京察記事卷五 五十一

成停閣矣竊惟

祖制京營軍士原無明盔甲始自萬曆九年三月內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旨造五千副給與官軍披戴每年一千副限五年造完遂載在會典職姑不敢求減二十五年以後警加二千副今倭警又息矣即二千副盡化為烏有亦不須補造况盔甲共算止七百八十九件何苦靡二萬金哉條例載成造明盔甲腰刀弓箭撒袋等件每副九十八工每工銀五分七釐職記會估時問匠役成造明盔甲一副用若干工答曰應



給銀二十一兩不計工不知何據今七百八十八  
件常用銀二萬斯猶異矣職故謂決無容積  
創造之始委屬兵部協濟歲修單屬工部不可  
并以置寺帑惟是浮濫作俑全在二十五年二千  
副之加并三十年五萬一千餘兩之借今所稱舊  
卷新例皆是物也殿庫二次會估不過據司殿送  
冊裁酌而司殿又憑舊卷開造於鄭繼芳何尤哉  
一時共事者侍郎王汝訓郎中陳嗣元主事邵輔  
忠皆清正能舉其職者又可厚些乎繼芳估冊現  
在非創爲之且亦無五萬之多今司臣沈正宗所  
執條例極是足破歷年之誤而于二十五年及三  
十年之事未深考耳大抵工部諸務繁碎浩瀚弊  
如蝟毛職其詳導其窾躬親督率具事考成全在  
該部巡視間一摘發彈治以示不測耳今也叢控  
玩愒撫羣奸若驕子視公事如傳舍及謂遲誤之  
故不由該部職掌從此日隳風紀從此掃地存小  
益無所忌憚矣不然一萬七千金三年不能成一  
盈甲屢促不領是誰之過歟 感思殿靡費二十  
萬職受事時竣工已數年尚未 奏繳職屨以爲  
言竟無應者安得不啓于秉忠之覬覦巡視科臣

張鳳彩以此事重譴猾胥此其節縮之意抑豈後  
于臣哉如以爲不當與不識堂簿印領是何而來  
錢糧互相覺察何如不濫出通關之爲愈也正宗  
銳意急公職深有契于中獨論該部職掌有諉卸  
失平之意不得不一明之至于近日士風佻巧每  
每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以啓 朝廷聚訟之端職  
惟知就事論事而不敢浸及之也伏乞  
聖明鑒察施行

辛亥九月初二日



原任戶科右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  
王紹徽為孤臣憂危病苦萬難圖効懇乞

聖明俯准休致以安愚分事臣由萬曆二十六年進  
士初任山東濟南府鄒平縣知縣歷俸六年屢登  
薦剡卓異于三十三年行取禮部主事三十五年  
考選戶科給事中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蒙

俞旨到任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陞本科右給事中  
兩任在科辦事共計二年九箇月零于三十九年  
四月十六日吏部題知陞授今職伏念臣以一介  
草茅遭際盛世叨居言路階于華顯榮逾分外自

京察記事八卷三

五十四

五十九

分無以仰答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  
或可少報萬一千所天矣詎知處非所宜用過其  
量周防所以履危而臣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  
而臣拙直難移足蹈禍機身為怨府當其察典嚴  
重之時竊意得散髮林丘幅巾衡巷斯已幸矣然  
當時主計者猶薄示其罰推陞臣山東叅議幸蒙

聖明不過督責乃于後次題知本內即  
俞原擬夫以叅藩之任且當齊魯之區擁蓋垂簷其  
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臣方矢心以圖報稱  
顧寵榮溢涯災病隨生臣前于四月十七日謝

恩辭 朝赴任因憲限尚寬乘便回家省親維時正  
當炎陽方始暑酷于火氣毒于蒸臣日身試其間  
形神凋敝強推至五月十二日去里門尚有百里  
一旦目瞽耳鳴僵仆倒地手足振掉神竟飛越一  
線微息幾至不起隨昇至臣家請醫官王道興等  
診視咸云是鬱火結痰蘊積不能暢達以致上攻  
頭目昏憤煩悶扶卧床褥歷時三月醫藥罔效痊  
可無期雖身在呻吟中復念方面重寄懸缺日久  
倘以臣之耽延日久致地方有廢弛之虞臣之罪  
更滋重焉況臣餘年無幾子息未立瞻前顧後之

京察記事八卷五

五十五

五十九

慮深而遠禍全身之念重此所以不得已而哀鳴  
于

君父之前也伏祈

皇上特垂矜憫察臣言非矯飾病實顛危惻以深仁  
俾解方面之任曲

賜休致遂歸環堵之居將所註原缺即

勅銓部另簡推補為官擇人不以人妨官雖伏竄嚴  
穴鑿井耕田將詠歌太平之盛于無既也臣無任  
頃越待 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為司臣巧詆求勝持論大乖  
謹據實直折以存公道事昨工部主事沈正宗論  
盛甲事職嘉其任事為具疏申明內外鄭繼芳王  
紹徽頗涉鈞棘疏末箴警一二語效忠告也不意  
其豪宕之氣復大展演職請就其疏再一折之正  
宗謂京營原自有明盛甲引會典三大禮等項  
擺朝內有神樞營明盛甲將軍五百二員名為  
證職查京營軍器有修理自盛甲廠者有兌換自  
兵仗局者兵仗局自有明盛甲自有年例不隸巡  
視衙門自萬曆九年以前該廠實不經造此物若  
戎政事宜正近例耳又謂年例自一年至若干年  
一次者謂之不等彼執不壞即止之說不知不等  
年例有二一謂內監所題年分不等後來者以此  
為準不容有濫一謂酌量緩急年分不等如條例  
刊于十九年却預列某年方修理某項明盛甲則  
二十一年起也既可中歇數年明其得已即已二  
者其名相混緩急頓殊非如正宗所言此等無關  
大體但不當以職言為失實耳該部事體凡會估  
必由監督造冊移會該司該司移會巡視共相擬  
議上下其值雖云科道主之其實根由全在該部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五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五

如該部據條例造冊而繼芳別啓一倖實則罪不  
可追矣如有自來也吹求宜自何始寢閣不題批  
案不行何如早據條例造冊為愈也審如正宗之  
言是該部事宜從冒濫以投巡視衙門巡視衙門  
能覺察耶即從釐正而該部為無罪不能覺察耶  
獨坐于巡視而該部為無相干涉之人如此則法  
紀蕩然貪廉竊情之風何所底止尚不謂之諉卸  
何也于秉忠柴價職心知其冒破以出有實收曾  
諭之曰待奏繳時再加定奪應與即與應刪即刪  
實未嘗扣也若牽至王紹徽之身職不知所謂矣  
錢糧既經職手者因正宗之言不得不一明之職  
曷敢為二臣解二臣若有染指亦非職所能解也  
正宗之言曰近來紀綱廢弛帑藏空虛國家可  
憂可慮之事不止一端當事者猶務為寬深不測  
之量大家諉于積習所以每事斂手任德怯于任  
怨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既自負以在山虎豹何  
不取虞衡一司之事稍加整頓如在盛甲廠則預  
造修造各有定額會有會無豈無憑準錢糧歲歲  
關支盛甲年年不解稍黃題辦逾額如何動稱  
缺乏該庫領出至多如何輒云自備鉛子何人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五

四三七



加雜料有無冒破未完官工何止千百件未知扣  
 官米奚啻十萬金在寶源局則銅商領銀數十萬  
 拖欠已將四五年未完作何追比已完作何鈎繳  
 銅低錢惡豈容混攙帶鑄餘錢如何清除以銀準  
 銅以銅準錢是否頭頭不差鑄過若干解過若干  
 務要縷縷條析爐頭欠錢至數百萬頗屬玩法如  
 何不扣工食新議工料即與現錢法至簡哉是法  
 可行永久鼓鑄得不償失將來可否議裁如此一  
 一綜核不拂人情不虧公帑于 國家必大有所  
 裨似非分外事也如諉曰不能則人方以責二臣  
 者還以責正宗又何詞乎士人有生平論人先大  
 節二臣若果有玷官箴當堂堂正正數其立朝敗  
 缺與衆棄之不宜托名職掌傳致深文詰屈旁谿  
 快心掩擊蓋止知爲丁元薦續貂而不知其傷正  
 大之體也止知爲王圖營窟而不知其蹈傾險之  
 習也此其所排陷豈止二臣所申明果是職掌自  
 正宗疏出舉朝誰不了了職有何隱語乃保舉以  
 問職也今議論分曹 朝端鼎沸職竊憂之何敢  
 以左右足徇人機之一字職不忍聞亦惟正宗自  
 道耳正宗疏職惟論其有關係者若穿窬詭人等

語不一而是以辱廷臣且以侵職職不屬與之辨  
 矣伏乞 勅下部院體勘正宗所咨鄭繼芳王紹  
 徽事蹟務要明辨虛實以定黜陟勿使蔓延波及  
 善類并申明巡視該部各有職掌勿容推諉庶正  
 人心修實政之一助也

辛亥九月十五日

小篆言部 八本五

五九

九三



原任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員外郎今陞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爲聞言已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仰懇

聖恩准職致仕以全微節以蘇病骨事職由萬曆二十年進士起家知汝陽縣二十七年陞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歷精膳儀制二司員外郎先後給假在籍六年有奇三十八年五月補任添註儀制司今年三月初二日六載京察竣事次日吏部一本推廣西慶遠府知府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謹赴 闕謝

恩十七日領憑辭

朝正擬依限於十二月到任忽見邸報有南京貴州道御史張養正於北察

旨下之後一本爲世局愈變直陳喫緊六事其一爲吏部驗封司郎中沈孚先而發先引及職爲顧天峻姚文蔚之死友復謂以王紹徽劉國縉爲與主以金明時爲先鋒百計剪除謀翻定局等語職讀之不勝驚嘆當職之推慶遠也職罪實不自知然銓臣必有以罪職者職心甚安之郡守親民之職況在邊徼更堪戮力倘能爲

陛下遐方赤子休養一二庶幾補報 國恩忠不擇官又豈擇地未幾而刑部主事秦聚奎捨死報

國之疏上矣聚奎因兄釋憾之說有不平於處職者職固未識聚奎面也未幾而養正駁聚奎之疏上矣疏中所指蹊徑又與所聞銓臣所以罪職者較異夫顧天峻姚文蔚與職固同爲壬辰榜進士然文蔚之犯朝議也糾彈在三十四年爲職本生父喪給假在籍時事天峻之犯朝議也糾彈在三十六七年爲職本生母喪給假在籍時事此時職笑笑在疚豈能分身而入長安死友一語不

必深辯獨所云線索籌畫借西北之人以行東南之計如王紹徽劉國縉以及金明時剪除翻局通同謾國等語乃養正所謂最喫緊處而以職之愚茫乎不識所謂及至南北臺省諸臣後先發覆而職始稍稍得其先察事而投杼職與後察事而下石職之大都矣微臣不言諸臣已公言之職復何言唯是半生砥礪反蒙磨礪之疑素篤縉承竟來按劍之報匪徒識聞兼坐學疎以二十年致身清時未効涓滴之忠而品行未孚浮言猝至下歷朝紳之前洗上煩



聖明之燭照職罪不滋夫乎有臣如此視焉民社其  
奚以勝況職入夏以來炎暑傷脾飲食頓減醫藥  
罔効病體羸弱實難任職若不陳情乞休必致瘵  
官速謗此又微臣骸骨之私所不敢不呼天

天而告也謹將原領文憑一道申繳到部伏懇

皇上察職進退之節謹難領收憐職性命之憂言匪

飾欺

勅下吏部准職致仕令得俯延喘息仰戴

高厚堯天舜日歌咏太平卽長爲農夫身有餘榮矣  
職不勝戰栗隕越祈懇之至爲此具本謹遣義男

六十一

岳忠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具奏于二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催任慶遠府劄付

吏部爲聞言已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等事考功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部抄出新陞廣西等處

承宣布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本官中府矯起冰聽超躡入承祀大夫庸是

心管出領二千石詎非股肱爭看翺翔怎負推轂  
試移白門向魏闕纔能任鉅肩鴻如挽龍水濟汝  
南正自駕輕就熟策勲有地酬峻可期況傾葵之  
忱漸度採薪之憂頓釋星馳漢道霜凜周行除  
原奏立案外爲此合劄本官遵照來文內事理前  
去供職施行須至劄付者

辛亥九月二十日

附伍容菴彈園雜志

太宰生平所最憾者無如沈中丞而岳和聲則其  
友之弟也沈早先則其弟之子也北察既藉岳以  
爲媚竊之資南臺又藉沈以爲附炎之計總由太  
宰招之也向使太宰推轂中丞以明已無我之度  
以繼昔同升之風則此獻佞輩何緣紛紛而起哉



工部虞衡司驛司主事沈正宗爲科臣查例失實  
下語伏機臣按疏議析再祈

聖鑒事臣頃具奏以濫估修理明益甲錢糧及爲奸  
商居間領銀參原任巡視廠庫御史鄭繼芳原任  
戶科給事中王紹徽臣筮仕小臣耳而參一道臣  
一科臣臣知罪矣然臣佩服古人之言公家之利  
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前二事臣實見實聞而不上  
告 君父下虧職掌是不忠也臣竊見邇來紀綱  
廢弛帑藏空虚、國家可慮可憂之事不止一端  
當事者務務爲寬裕不測之量大家諉于積習所

天察記卷八

六四

三

以每事勇于任德怯于任怨甚至有把 朝廷錢  
糧做自己人情者風聲習氣牢不可 倘臣子盡  
作處堂之燕雀則 國家那有在山之虎豹臣感  
慨太息多所欲言茲特在工言工耳況此二事一  
參一扣皆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經手臣校爲證從  
龍所參爲是則繼芳聽局匠虛估爲非從龍所扣  
爲是則紹徽爲妄父居間爲非天下無兩是之理  
孰有從龍應參應扣而二臣復得無罪從龍崇以  
疏認復爲二臣解嘲護私情重而視 國家事體  
輕也臣讀其疏皆非實語如云

祖制京營軍士原無明益甲臣查會典凡

聖節正旦冬至三大朝會 大祝誓戒冊封遣祭傳

制 御殿侍衛俱用全直內神樞營明將軍五百

二員名又戎政事宜凡遇

聖駕詣 郊幸山明甲選鋒 千名幸學六百名則

向來但無五千七千之名耳今欲議裁七千之數

不明覈其濫而云

祖制原無何以服該營將領之心而杜其口乎如云

條例每年修理明益甲係不等年例不壞即止非

強之以每年必修臣查衡司不等年例中有一年

天察記卷八

六五

三

一次者有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十  
五年以至二十七年一次者所謂不等也其修理  
明益甲則注定二十一年之後皆每年一次修理  
五百頂則者也惟年定數定做工料亦定管廠始  
不得以意增減出入不然果如不壞即止之說則  
一年可以不壞即一年可以多壞是正向者停開  
數年另行補造之故智耳其端恐不可開也從龍  
又以繼芳濫估諉之局開舊數不知估冊則局官  
開報條例乃衙門成書今有二例一出于監局各  
役之手而費亦一出于衙門刑定之書而費有二



者宜何準焉繼芳不從儉而從奢何也倘曰不親  
 條例巡視何事若謂有部臣在臣查陞任郎中陳  
 嗣元原寢閣不題署蓋甲厥主事邵輔忠原批案  
 不行豈非謂與條例不合而直不敢矯其非歟從  
 龍謂臣前疏諉卸臣纔攝篆卽有稽遲不由于臣  
 將何所卸特緣各衙門催修明盜甲甚急臣督催  
 商匠不前始知繼芳五萬之估噴有煩言不得不  
 以實告耳至于秉忠領銀一節除司印緣由已經  
 署屯田司王事胡鶚揭明外查堂簿係臣堂上官  
 原任左侍郎今故王汝訓據司呈批案以上既經  
 查明准扣給蓋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項  
 也倘秉忠之銀應給耶從龍何所見而扣應扣耶  
 今日又何所見而發倘昔應扣于今應給則領銀  
 無罪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何以朴責書辦胡養  
 蒙而臣堂上官侍郎劉元霖何以批責于秉忠陳  
 揚各三十板枷號一個月示衆也臣謂今後錢糧  
 宜應給便給應扣便扣皆立定案勿得兩可不然  
 恐復蹈秉忠故轍從龍據法之扣適來紹微徇私  
 之請秉忠鵲蚌之持適資陳揚漁翁之利扣者反  
 若待價而沽予者疑于投桃之報耳從龍疏末又

稱近日士風佻巧每每借事發端臣不知何指如  
 指臣耶二事皆從龍發端而臣特竟其說從龍一  
 職掌臣亦一職掌何獨臣便借事而從龍便不借  
 事也今縱欲坐臣以佻巧借事臣必不能借無事  
 以爲有事亦繼芳紹微自有事且從龍又謂聲此  
 擊彼夫聲者聲其罪也疑指繼芳紹微擊者非擊  
 之使退也臣不識從龍所指彼者何也今既謂爲  
 埋復後必相爲照應今尚含糊不明後便支吾轉  
 換聚訟之端正恐自斯言始臣愚懇迂直論二臣  
 之事則直指二臣之名不效向來諸臣有等露尾  
 藏頭暗吐明吞有所言以機鋒作殼有所不言以  
 穿箭語人也記曰君前臣後所以違君也近日章  
 奏穢濁捏造于禮不敬于情無實不謂從龍老臣  
 亦伏蹈此伏乞  
 天語命從龍實說出何人併  
 勅大小臣工以後章疏遵  
 旨稱名毋得仍前稱地稱官併稱暗語暗號如係稱  
 述人言卽于疏中點明庶幾 朝廷體尊臣子禮  
 肅且不立疑案自無蔓扯斯又省議論釋猜忌之  
 一大端也臣不揣冒昧再貢



宸嚴所事職掌所據典例所關情實此外毫無漫及  
惟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戰慄候 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卷五

四四三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揭為科臣借事聚訟自  
疏自供事職前以濫估居間疏論鄭御史王給諫  
內稱引工科馬見素減扣之是以證鄭王之非未  
嘗一語侵給諫也忽覩給諫疏辨力為鄭王護短  
且善創私說變亂典例疏末有突捏借事等語加  
職職始摘其誤處駁正併詰聲此擊彼果指何人  
君前臣名從實說出毋得說謊支吾明有  
君也明有禮也給諫倘自謂有其人耶宜直指其人  
以實之無其人耶宜直應曰無此告

君之體勿欺之忱也諫官不應如是耶不謂疏中既  
不說出復多轉換明知難諱強欲飾非從來估計  
巡視為政奈何以鄭御史濫估諉之監督造冊司  
官移會不知司官有據冊移會之例否監督果造  
冊之官否查該廠會估司官不與直待巡視估定  
該廠呈堂批司司為覆實案呈具 題否乃移會  
再估今

司官以監督造冊移會巡視何其刺  
謬之甚乎  
在事日久尚未悉此例耶所  
云估冊亦不過該局官匠一樣造二冊一投巡視  
一投監督錢糧多寡皆憑巡視批定給諫所謂上  
下其值科道之是也尚可為鄭御史諉卸乎鄭



御史判冊親筆見在王給諫妾父通國天知馬給諫倘能盡銷公案預匿原犯陰圖滅口始可為鄭王脫罪計若今日祇因不肯任受鄭王之怨左右言他多方自亂理已屈辭已遁矣尚反謂職諛卸耶夫職之摘發奸弊也正其不為諛卸者也此最易明也已無所申說則又旁舉職掌難職給諫原知職司有職掌矣應整頓矣則今摘發鄭御史等奸弊非職掌耶非整頓一務耶給諫何又不許職盡職纔一啓齒便張臺省之威力以壓職正恐職即欲整頓無由耳微獨職也將後來司官以職為

六參言三三八六五

三五

戒見有如鄭御史等徇私壞法者盡裁口結舌騰騰欺蔽是臣子之利而

君父之憂也職念人臣受職任事自是本等豈以無人言報有人言作諛言加功毀言加沮職自服官之日已誓致身于

君去年督工即以各司舊案無憑條陳清查交代繕司首格不行項攝篆又少會庫物料不應一槩召買宜覈入為出照例支銷軍器硝磺不應動稱匱乏宜邇往笑來酌議題 請久已說堂見責書役按年清數業有頭緒只待職巡查五城侵占溝渠

稍隙對確報堂次第舉行給諫未之聞耶若賢源局銅低錢惡餘錢滋弊則職已有禁私錢嚴官鑄入議一疏幾萬餘言候

旨兩旬矣給諫尚未覩耶今春給諫議減火藥及營軍要挾不能措一語仍許濫發至今資為笑柄此正給諫事乃問職耶職服官二年九箇月零署司事纔兩月餘以前事職不與聞倘自職經三果有怠棄不修通同分賄如鄭王所為給諫為耳目之官耳而目職久矣何不明目張膽論職而東牽西扯籍職耶王侍郎丁儀部工部錢糧有何關涉與

六參言三三八六五

三七六

今日明盜甲于秉忠事體有何干連乃以絕不相蒙之事應絕不相對之語有根有據之罪案將盡塗抹無風無浪之波濤交欲鼎沸此等機括倘出自鄭王之口尚謂遮辨常套無足深怪不虞自馬給諫啓之給諫既曰就事論事却乃漫及至此然則所謂借事者非給諫耶聚訟者非給諫耶此正伏機在前疏發機在冷疏給諫已一一吐露情實職言如券如是而尚不謂用機耶給諫試清夜自思所積果何人之尾所營果何人之窟寧俟職言耶職故曰科臣自疏自供也至于盜甲錢糧職不



敢謂無關大體

祖宗制度可擅抹乎題 准事例可擅改乎

祖制原有今何變焉

祖制原無卽兵杖局與悉甲殿不同其有明盜甲同

也可不謂失實乎一年一次今何變焉不壞卽止

條例每年字樣明白易曉酌量緩急乃指別項非

指明盜甲也二十一年以前中歇不修者以其係

萬曆九年重造十數年內應不卽壞自二十一年

起已題歲修五百副之例今反導之中歇令該營

將藉口全壞營謀補造省少費多可不謂失實乎

天象記卷之八 朱五 三二二 三二六

假如給諫中歇數年不壞卽已之說則自三十一

年以後五年不修正當盡作不壞算除正是三十

六年回厥爲應修年分照例修理一次工料只得

二千二百七十兩零鄭御史突而冒破 朝廷五

萬金是侵欺二十倍而餘也御史罪更甚今應作

何處分乎乃若鄭御史與王給諫自營私索不惜

公帑尚云無玷官箴染指附耳說合過付猶稱無

關大節不識士人立 朝何者是節臣子服官何

語作箴而 國家考成黜陟又將何準也毀綱滅

紀傷風敗俗斯言爲甚詎可訓也給諫又謂職論

近日章奏之非爲辱廷臣且侵給諫何其自視愈

于 君也拜下爲禮拜上爲泰平交不受爾汝

天威咫尺呼彼呼此職謂是非人臣禮戒之稱名今

以指爲辱爲侵然則臣不可辱寧辱

君耶臣不可侵寧侵

若耶今給諫所稱彼者已不指實登 對復虛懸其

詞曰不止二臣冀挑同事呼朋引類與職爲難不

知職所持者職掌耳典例耳情實耳始終不出此

三言給諫卽懸河爲辨排山爲摧誓不爲奪職與

天象記卷之八 朱五 三二二 三二六

給諫疏既達

御前無逃

聖鑒難掩真情職止願如給諫請

勅下部院體勘明剖虛實公定黜陟勿使蔓延則職

愚幸甚須至揭帖者

辛亥九月廿三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為司臣傾險異常猖狂無忌乞

賜罷斥以正紀綱以維世道事先是工部虞衡司王事沈正宗有敬循職掌發明修理盜甲稽遲緣由一疏職初得報頭見下註參御史鄭繼芳給事中王紹微職雖未覩全抄已心知其代人搏噬甘為鷹犬真小人陰險之行也次日疏傳長安兵安之人無不嘲笑之唾罵之則豈非人心公惡之同然歟正宗之疏欲援馬從龍為證以節省之名諛從龍而從龍不受也第以一疏規正之其言盜甲銀

卷之六十五

二四

糧始末井井有條一見瞭然不似正宗之煩襍可厭也疏後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二語微言點撥人猶惜其于正宗陰險尚欠發揮不知從龍用意忠厚耻于盡人之情正欲正宗之自悟而自愧也奈何反佯為不知破碎文義敲推字句反以詰從龍乎其以盜甲一節與從龍反覆辯論職不知從龍之說是乎正宗之說是乎總是盜甲細事何關大政即微有差誤豈謂從龍之悞執此遂可以暴其短而正宗之是即此遂可以表其長乎蓋托名盜甲而意不在于盜甲也及從龍詰其職掌而職掌

之挂漏者尚多詰其奸弊而奸弊之隱匿者尚多則何以不知置對乎借事發端一語真中其隱情而聲此擊彼大意已窮其伎倆矣為丁元薦續貂為王國營窟從龍再一盤托出是喫緊誅心之論分明聲罪之計尚猶嗷嗷不休何哉職請補從龍之所未悉夫察典之所以滋紛者非以假書為祟乎假書之所欲陰中者非以繼芳為首乎密網一收一時錚錚之士誰能以疎自脫豈難一繼芳哉特以為王紹微等既去鄭繼芳猶發蒙振落耳彼將有待也及衆論騰沸公道昭彰太宰偶緣偏聽

卷之六十五

七五

生誤未必終持成心王圖因見機事害成豈敢更為已甚鄭繼芳正在欲處不處之間為假書畫策者與繼芳不兩立繼芳若在憂未歇也于是日夜思所以媒孽之乘八月年例百計怨德部推不得此一綻如獲拱璧以為是足以處繼芳矣至如王紹微嚼然不滓不但同官知之其同鄉御史張惟任亦有代辯之揭矣即其仇敵史記事之疏亦曰紹微做官本清矣紹微無可處處紹微者寧辭反坐故不點染紹微不已也此等肺腸誰不識之今其說曰為玷官箴為關大節豈不稟稟有詞矣



然不樂人之生平何如而第以一事之誤索癘求疵臣竊謂盡長安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論也何必繼芳與紹徽且繼芳估價稍溢未經發銀何恙營索紹徽雖代親關說亦只情牽何嘗染指必以此繼為罪案充類之盡凡工部之修理其濫估寧獨一繼芳乎凡商賈之給發其居間寧獨一紹徽乎何正宗于他一無所問也職不以正宗之覺發濫估與居間謂其立名非而以正宗之搜尋繼芳與紹徽惡其立心險耳然正宗之為鷹犬非自今日之叅繼芳紹徽始也秦聚奎拾死報 國之疏

八  
卷之三  
三十八

三  
百  
八  
十  
三

秦人惡奎為戎首凡可構害不遺餘力乃第曰沈主事之書可證而已正宗為孝廉時以囑托不遂謄書謗聚奎今正宗不自言誰其知者此其當先迎吠者一徐兆魁借事發端之疏叅丁元薦而及東林大指亦為破秦黨耳正宗借道學為題以駁兆魁名為護東林實則附王圖也此其從中嗾齧者二今借盜甲以傾繼芳而挺然與從龍為難從龍非曾疏侵王圖者乎此則韓盧之騰山而三矣猶且誑口謂王侍郎丁儀部為絕不相蒙之事試以質之通 國之論蒙乎不蒙乎正宗縱然喪心

尚亦有耳人言嘖嘖胡獨不聞焉職歷規正宗之孟浪蓋又有可言者吳仕仁以人奴濫冒錦衣圍蘇郡之公舉已經 題究正宗又書刻遍投至騰揭使及同年主事閔宗德可不謂輕挑乎晉街道清理溝渠一書辦之抗拒何難法繩乃不平于一銅臭之子揭詞滿楮駭人聽聞可不謂張皇乎一盜甲之事動煩三四疏纏纏萬言東牽西扯近復云條陳清查交代繕司首格不行又似有指蓋亦人井下石意也可不為葛藤乎職竊比正宗真如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陰險賊伎不獨蝥及 朝紳

八  
卷之三  
三十九

三  
百  
八  
十  
四

放恣賄囑抑且蔑視

君上矣清平之世可容此猖狂之輩廁于仕列否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詳議除王圖之黨若有一人焉直正宗職請服妄言之罪正宗謂從龍挑激同事呼朋引類何物魁魁目中敢輕臺省無人乎職非不知正宗撒潑不應與較但欲效孫叔敖斬蛇之意勿使遺害後人故不避狂瀆特為糾叅如此

皇上請聽臣言

斷賜罷斥紀綱幸甚世道幸甚 辛亥九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為貪險科臣庇罪欺

君作威護黨懇祈

聖斷決壅蔽以重言路事臣聞 國家之設言官使

之發奸摘弊非使之身為奸弊又護持私黨之奸

弊已不摘發且禁他人之摘發也臣頃疏參臺臣

鄧繼芳與科臣王紹徽也一以冒估錢糧五萬一

以妾父居間過付如二事虛耶罪在臣否則二臣

無所逃罪罪臣與罪二臣皆應靜聽

皇上處分以人臣無私交亦無敢作威耳不謂臣疏

甫上正在候

六卷言三三八六三

二八三五三

旨間二臣未及辯有為二臣代辯者有見代辯不勝

因代代辯者而前後轉辯之人又即為繼芳認濫

估為紹徽認居間之人也臣聞邸報復見兵科給

事中朱一桂疏若謂錢糧應得濫估即繼芳亦不

妨濫估五萬者妾父至親滿朝臣子皆不妨代親

關說者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一桂斯言四維喪盡

矣古人謂 國家財用毫釐以上皆當節省今估

濫濫至五萬金而不必問 國計歲入止有數百

萬假令每件必冒濫十數倍而後足今歲入能頓

增數千萬錢糧否借日未經發銀無憑管案臣正

恨其銀未領而賄已入 國家片甲未修繼芳重

橐已滿空虛之禍 國受之緩急無備 國受之

繼芳不過多得錢耳

大明律賊私滿貫即當重處巡視何官身先犯法即

祖宗設立巡視厥庫徒令如繼芳猶鼠同眠脂膏自

潤反重累商匠至今猶紛紛說冤苦督促不前此

何等事而云一事之說無妨耶

大明律凡自己囑托公事為親屬囑托及監臨勢要

為人囑托受賄俱有罪例一桂不讀律耶 朝廷

錢糧論法不論情一桂乃謂為親情牽應得囑托

六卷言三三八六三

七九 三六二

然則對手賊私應得過付耶紹徽為陳揚關說給

發錢糧無數豈皆無賊自說耶近者陳揚告訐非

為欲賴其說事之賄賂耶妾父情重則帑藏金輕

併賊私律亦輕而謂臣索瘵求疵欺一桂明知二

臣毀節玷箴明知臣疏辭嚴義正又動輒以假書

箝臣凡論事一事自為一事凡論人一人自為一

人耳今事事假書人人假書然則假書乃繼芳等

護身符耶由今想之為此書者母乃繼芳私人以

苦肉之計行要挾之謀私黨自為發覺今當事避

嫌掣肘耶往事已矣今猶藉為口實倘繼芳等以



後作奸作慝罪不止此人亦盡將畏假書懸坐噤  
不出聲耶一桂借王圖為陷阱傾害正人君子無  
足怪也至以王圖名目為小人藏身避罪之地可  
怪也 國家弊孔畏禍者不敢言無黨者不肯言  
兩衙門職掌幾為向來鷹犬輩壞盡故言路日輕  
今日之發覺正所以重言路而背公植黨之徒相  
結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纔一擄發而  
羣黨蔽護不遺餘力然則他官私弊科道參論科  
道私弊竟無人得參論者耶一桂防口杜舌欲何  
為耶一桂疏云長安中大者可誅臣觀一桂所為

正在可誅之列矣年來一桂私黨併力合謀搜尋  
臣短已非一日臣有何私弊耶如第以吳仕仁清  
理溝渠等語為臣罪案臣願受之至于昔年所上  
秦聚奎書臣豈預知有今日耶居鄉清正臣碌碌  
所弗為豈亦如一桂一身千瘡百孔更僕難數耶  
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况

君父之前辯論有體一桂恣睢暴戾理不勝而盛氣  
辭不勝而惡言其加臣語皆如婦反唇所不道訟  
師喋口所不談噴血唾穢張牙使勢肆侮  
殿陛之下冀以辱臣不知無其實者人與之名不受

具是子桂不知咫尺有一夫威自路無君也律身  
所稱國狗與噬韓盧騰山想從來小人不如一桂  
慣噬慣騰天下惟身存之者乃能捕寫本相通與  
一桂之謂也一桂又指為 朝廷論火者為嚙人  
然則白簡從事皆嚙人乎今一桂又替人迎吠嚙  
臣矣記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臣不效一桂如兒女子  
爭論口舌只以居官大誼往聖格言責之如此伏  
乞

陛下命先卿速勘繼芳臣罪狀虛實併  
勅一桂稍以禮義廉耻自反毋以威福喜怒自恣庶  
幾豺狼喙息即風霜氣肅言路從此重名節從此  
敦且今黨奸飾非之徒有所警惕異日再有欺弊  
不敢倚勢朋比妄意蒙蔽  
聖聽矣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為司臣計專穢潑辭  
愈支離仰祈

聖斷以別是非事職昨疏叅工部主事沈正宗傾險  
猖狂非不知正宗撒潑必然信口反噬然而不避  
者採通 國之公論撼人心之公憤言言中其情  
實毫無粧點乃正宗不捫心自愧而噬職者果至  
矣正宗之加職者不足為職辱捏職者不足為職  
污貪險二字職不屑與辯職始終但以代人擗噬  
之一語為正宗詰焉夫使正宗所叅者而非鄭繼  
芳與王紹微其言實耶職且多其覺發之功其言

天參記事卷之三

二

三五

虛耶職亦付之應辯之人而誰其喜為喋喋者惟  
正宗輩設謀合筭既快心王紹微之去復側目鄭  
繼芳之留陰擠陽擊齟齬不休職故誅心而與眾  
共證之職誅心之論既明則正宗假公之說自破  
矣正宗謂職等為鄭繼芳認濫估為王紹微認居  
間不知一則未發之銀一則應給之價其事可暴  
其心可剖職即為二臣直認可必其無營業染指  
之事正宗必欲加以莫須坐以竊鈔此如訟師添  
捏登構之詞險孰甚焉正宗之為此也自以洩憤  
且不可矧為他人報仇乎正宗惟盡製四維故至

此正宗而亦知以四維責人也請自良心一點勿  
欺始正宗又謂職以假書籍彼不知先日之為假  
書造根者誰乎今日之為假書結局者誰乎謂往  
事已矣今尚藉為口實不知挑假書之黨者又誰  
乎正宗先諱假書為私已經繼芳點破今又變為  
繼芳私人苦肉之計何其亟亟為假書卸罪也桃  
李之護藤蘿之倚此其真情已自畢露不待職言  
闢發矣又謂倘繼芳以後作奸犯惡罪不止此人  
亦盡畏假書懸坐噤不發聲夫使繼芳果犯奸惡  
豈不當論論之者必非假書個中之人而後可正

天參記事卷之三

三

三五

宗首證秦聚奎人已知其自驚于秦久矣今日明  
明代人出力可謂非假書之原謀乎正宗謂職借  
王圖為陷窳傾害正人君子職不知王圖為正人  
君子乎擁戴王圖者為正人君子乎或此外別有  
正人君子職何曾以一言傾之且凡傾害正人者  
或逢迎當路或依傍權門或奔趨捷徑皆冀所憑  
藉為盤據之地故先代為掃除職不逢當路之旨  
不依權門之焰不趨捷徑之途直言招尤既已一  
官之不惜又為誰而傾誰借誰而窳誰耶若乃為  
王圖羽翼借害正人者實自有人托王圖門戶蔽



身避罪者實自有人正宗或為若輩自道耳正宗謂衙門職掌幾為向來鷹犬輩壞盡此不知所指為誰若職衙門別無職掌以議論為職掌有秉公持正王盟國是者職等同聲和之不嫌為朋比有黨邪醜正樹幟私門者職等合詞攻之不名為排捏豈可謂常山之蛇擊首應尾如此正宗舍職掌而別工窺矚又假職掌而橫肆搏噬真乃托城之狐濡首而不顧其尾者矣正宗謂職私黨併力合謀搜尋其短職獨行涼躡誰與為黨臣何仇正宗有意搜尋彼趨炎逐羶自見其短耳謂以吳仕仁清溝渠等語為彼罪案彼任受之夫吳仕仁非不當攻但不應侵及閔宗德耳此猶其小者也溝渠一事正宗將欲以此炫風力乎夫行法自有次第去害須推什百假如告令一頒以一月再月為期令民得自為計而後懲其不遵者夫誰抗之職見其自率狡役數十人升人之屋飄磚擲瓦勢如抄扎一何蜂悍之甚也又如蓬舍之浮單者折之溝瀆之見塞者通之河矣其他久遠滄海且變為桑田何論水溝水溝非天造非地設當時亦或乘其空處順流而導遂成坑坎今擲比之居半係父

祖所傳或一屋而連簷三四重從中挖斷一處而比隣數十家槩行拆毀此覆巢破卵之慘不有人禍即有天刑矣臣聞都民之謠曰水災猶可乍溢仍乍消此番一動伐屋破垣何止千萬家其害乃甚于洪水矣夫被災之後百姓方以大賚之郵望皇上而正宗反以殘害民居萬壽之辰職等方聚百姓之歡心以祝皇上而正宗反以斂民怨夫至盜皇上之法結居民之怨遺百姓之殃標自己之名有人心者豈忍為此以此炫風力柰何不為殺人媚人

京察記事卷之五 八十一

人之事正宗謂職千瘡百孔更僕難數職居鄉有鄉評居官有官守具有公論不似正宗輩蒙穢滋垢之身反向人揚清撤白正宗之為此言職知又必有嗾之者請即誦言于朝而職一一質對焉

正宗恨職惡言相加正宗亦自反平韓盧之遇嗾呼呼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正宗今日酷似之誠惡其名盍若亟圖反正不若其實之為愈也

望

皇上勅職以禮義廉耻自反職傾險不似正宗猖狂不似正宗反躬決然無疚謂職以威福喜怒自恣



此則惟辟之柄詎可容易加入正宗言之不道如此比于責人以

君前臣名之義何如職前疏已盡今不復為杜撰姑順其語次一一剖析之職亦望正宗試觀從前覆轍不論善博善噬一濡足權門便終身不齒所關大節比於濫估居間者相去何如可自忘其穢而但以穢口噴人哉正宗亡賴職即責以大義惕以公論亦恬不知省惟

皇上一賜斧斷斥其狂妄則奸黨自息而頌言可杜矣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月初三日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揭八月十八日拆長安街上科道住房侵占墻屋職書

聖旨牌一道萬曆三十六年工部右侍郎劉 具題奉

聖旨是都城街道溝渠墊塞已極亟宜修理民居占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拆毀有勢豪阻撓的都叅來重治仍禁皇墻都城下窆三有故犯者即行拿究街道官也着躬親巡行時常查理不許怠玩餘依擬行欽此欽遵在卷今番水災皆緣侵占未清蒙堂諭遵

旨行拆已經出示另行 題知所有原奉

欽依謹錄于前躬載以往職不敢怠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薰沐叩首謹書奉行職之奉

聖旨牌以行也何故先是八月初九日職出示長安街縉紳住房侵占者限房主于十日內自拆惟過十日不拆職乃躬身巡拆是時尚未具 題未奉

新旨故祗奉三十六年

聖旨以往也本日拆至一掌科住房外墻正灰塵蔽目朱掌科從中出見職奉



聖旨牌在馬上不敢仰視亦不敢徑登輿從職馬足  
邊逸巡怒目而去此掌科所以恨職不知職豈有  
意辱掌科掌科自迴避

聖旨耳今掌科謂職率役升屋勢如抄扎正為此處  
夫

聖旨有勢豪阻撓的都叅來重治今示而不拆將聽  
之乎職奉

旨巡拆何謂抄扎蜂悍亂擲磚瓦公道世間惟磚瓦  
貴人頭上不會饒緣何朱掌科出來得保無恙乎

且

聖旨云民居占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  
拆毀今乃云滄海且變為桑田何論水溝朱掌科  
自恃掌科之勢便敢非毀

聖旨乎况彼黍離之周室所以顛覆也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十月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滄海桑田古今  
感慨廢興無定之說今 國家建都北平

成祖皇帝創業垂統為聖子神孫億萬年不拔之基  
今掌科欲京師一旦至此意欲何為揆莽之流未  
聞對 君有是語從朱掌科始故表而出之須至  
揭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十月初五  
日告示叅處阻撓事照得本廳奉

旨拆毀侵占以拯水患且又許自拆免罪又許不填  
溝不壓溝不騎溝者免拆本廳處此可謂至寬見

今各處拆毀房屋俱提出舊砌官溝可驗那有一  
處係不應拆而拆者乎緣何爾云阻撓未拆勢豪

陰附權要衙門朋比要挾抗拒

明旨推延煽惑甚至有已拆之處重復搭蓋者是何  
道理彼權要衙門但知有自己威勢不知有

聖旨本廳做 朝廷官但知有

聖旨不知有權要衙門若本廳果是怕權要欺君費  
法之人則八月中行法之始决不先從長安街上

科道侵占住房拆起矣本廳前示已悉所謂官可  
不做而

明旨必不可不遵者是也本廳雖是署印然一日未  
經交代一日欽奉盡力清查之

旨在身何敢毫有怠縱除本廳于本月初二日業已  
奏明仍照舊督率兵馬早晚踏勘應拆毀者拆毀應

叅處者叅處外仍恐爾等愚民不知 朝廷明旨不理因  
君臣道理為依靠權要便可把



而嘗詆 國法自罹三減則自今以後悉處罪犯  
必比前更多豈不權要衙門誤爾等而爾等自誤  
乎本廳今日不言臨期執法不赦是罔民也本廳  
又弗忍為此特示一應侵占溝渠阻撓未拆戶人  
知悉示後本廳踏勘查有不拆者照前行事比前  
多加號一箇月决不輕縱須至告示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下察記事二十八卷五

浙江巡按鄭繼芳部臣搜及舊差估計既闕錢糧  
不得不據疏辨明以求虛實事臣自因病乞休杜  
門醫藥無效時且抱性命之憂矣偶于九月十一  
日聞邸報見工部主事沈正宗一疏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盛甲稽遲緣由以祈

聖鑒事中間謂三十五六等年在修理明盛甲四十  
頂副至今稽遲者坐臣以當日估計之多所致夫  
臣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蒙都察院劄委  
臣以巡視厥庫之役此時尚有科臣何士晉同差  
不意以年終奏繳辭差竟堅意不出于臣一切只

下察記事二十八卷五

九一

書全類

得竭蹶從事雖其間極力條陳釐剔皆臣職分宜  
然何敢言勞然亦每慮及估計一節大約躊躇又  
以為此皆部臣經手事也原係會同估計而非創  
為重輕其專責原在部臣開載歷年多寡并加應  
減與巡視之臣再三酌而定之故臣前疏會曰部  
臣曰增臣亦曰增部臣曰減臣亦曰減業已慮其  
終而謹其始矣至于三十七年正月望後始因盛  
甲廠收軍器并有所謂明盛甲之估計當日有部  
臣所開修造緣由亦與之再三酌議而定之者其  
總計臣數臣今能一一識記為其原冊在本衙門



收貯勢不能一時稽查也今止據正宗之疏曰應  
修理之明盛甲四千頂副工價錢糧始估計五萬  
兩總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後又減至  
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最後又除補造除匠  
工實價物料四千二百二十五兩夫多寡識記相  
懸矣然未經 題則不謂估定之價可也後科臣  
既以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通減者其通  
減必有所據見即非漫然曰除補造除匠工已也  
總之應估則酌而估之應題則酌而 題之應減  
則酌而減之巡視無常期一季一換前後皆以事

下察記事卷五

卷五

三五

推誰操成心且今據正宗罪該管之手總混開者  
不曰一年而曰數年不曰量修拆修而又創為全  
壞補造之說亦即是當日混開以欺蔽臣者又况  
逐項細開明盛四千頂明甲四千副臂手皮套各  
若干則皆當日覬覦之弊竇臣猶記在庫時參奸  
商陳賢之盜鉛內偶及部臣楊楷次日查的不難  
一疏為楷照白其原疏曰臣前疏指其不即收亦  
又即發覺者誤以指為應收之官也幾乎誣矣臣  
不忍也罪當在臣夫臣監察乎人也以三月更替  
之巡視而欲以會同部臣所未 題之估價為臣

之罪案即使臣當日有受欺處如部臣所疏該管  
之朦朧詐冒臣亦不難任過果此五萬之價估而  
即 題之而即給則其間罪誠有不可解者又使  
後之具 題者竟如臣之所估而錢糧陸續領出  
則按法亦止追原犯罪部臣而臣不過失乎覺察  
已耳令其通減者至今尚未給發則修理之遲悞  
在後未受事之諸臣于臣何與而顧強借而坐之  
是今日之查叅在正宗可已乎不可已乎其錢糧  
冒濫之數果實乎不實乎夫職掌其亦未深講矣  
科道而曰巡視不過監視其受事者耳即如按臣

下察記事卷五

卷五

三五

巡歷一方其各地地方畢竟在守土之官若一經批  
允或批駁將遂終無乎反與歸乎無是理也故監  
視厥庫一年凡四更替而出入多寡修理遲速總  
屬部臣之事今既欲委過于巡視之科道而又欲  
請  
天語叮嚀查檢見在之科道則倒置矣至以三年後  
之部臣而且查叅三年以前之道臣則搜括矣亂  
法壞紀莫此為甚而反謂臣為幾  
祖制將誰欺乎即使錢糧互相覺察亦必已然之弊  
夫非未定之設也况三十六年修理而臣之會估



至于三十七年正月則前此後此者又誰稽遲耶  
噫亦大傷于所恃矣臣止就事論事其虛實不待  
深辨而自辨至于期謀構難疏見在

御前而彼之座主門生從來夤緣相成同惡相濟負  
嶠而思顧異已又為一網之計即今金詔及舊科  
臣王紹徽而本謀畢露矣公論在天下臣亦付之  
天下而已獨慨年來黨與成于下人之抱公忿而  
不敢深言臣念屈軼原以指佞豈其竟同于優柔  
豈繡本為觸邪最耻為人之鷹犬臣今亦屢犯其  
鋒矣自分不免于毒螫然而臣之職也奉職遺說

不察記事二十八卷五

有何恨焉仰惟

聖明垂鑒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十月十二日

戶科給事中徐紹吉為時事叢脞多端用舍關係  
最急懇乞

聖明速賜 允斷以圖治安事臣觀當今 國家之  
大勢壅蔽已成空虛已極法紀日就陵夷人心日  
趨文武內盡外釁醞釀不勝縷指矣迺時政之最  
急者無如用舍兩端夫兩端者一謂考選候  
旨之臺省一謂被論未去之諸臣也當用不用則仁  
賢攸伏無以開衆正之途當舍不舍則讒佞成風  
無以杜羣枉之竇以匪直關于人才之通塞實  
朝廷治亂之大機也職敢避煩聒不為

不察記事二十八卷五

皇上一申懇乎考選擬授科道八十餘員有先咨而

後選者有改授而續取者通計為七年未結之局  
矣當其徵 召被遴簡豈不稱藹藹吉士振鷺充  
庭胡使其困抑京邸漫無事事行取 速下之初  
念不幾背與今六科侍從僅十餘員五科之印既  
高兵科之門且閉無論封駁糾彈直廬巡視已不  
自給即導 駕常儀必借人以充數 大廷廣衆  
之士其何以觀也各省按差一年一代  
祖宗之法長有深意今報滿多逾三年內者無出外  
者不入故循考課苦薦剋也以後時會暴橫行幸



露章之尚早察吏安民法且委頓而封場勘功實  
興拔士種種厥情均切政體可令虛而無人乎有  
官而自扼其用有士而自任其聽百弊繁滋四聰  
塗塞耳目風紀之地豈宜屑越乃爾耶職所謂當  
用不用蓋莫急于此也被論大臣自李廷機而後  
幾若而人矣或棲遲于古廟或翹跂于國門有  
本意求去而必希 綸綍以爲名有肅心轉劇而  
且持鵠蚌以觀變第公論弗與物望已輕覲顏復  
出奈何展厝就如 蚤賜之珖猶能存難進易退  
之義而保全晚節于萬一乎卽以趙世卿之不去

京察記事卷五

九

計聖九

人誰不嗤其頑鈍及其晉滯郊垆狼狽就道又似  
謂

皇上衰薄于恩禮矣夫君臣之間相視逸然誠爲兩  
傷倘其先得

旨而去何至事後之人遂借爲口實以淆亂 國是  
也至若軍政拾遺之復疏該部屢推久未奉

旨人皆知爲王之楨交結近侍盤據爲奸益拾遺大  
僚一槩寢閣彼其極惡窮兇不過少緩顯戮乃聞  
縉紳中或亦由此行徑者墜蔽之害果至于此  
將來成何世界耶職所謂當舍不舍又莫急于此

也且夫需者事之賊也遲者疑之因也人情非危  
塞之久則其揣摩必不深世道非偏陂之極則其  
衡決必不大自用舍不斷長安擬議亦嘖嘖矣有  
云年來言路紛紛人心疑忌必故卜先定而後考  
選可冀下者有云自京察後時局已破人方驅除  
一時持論之士以懸徙木之信而寒忠讜之心又  
誰樂于臺省之 速下者總是

京察記事卷五

七

計聖六

虐之漸而工一網之謀斯策之最下者况汪汪  
聖度亦豈真有厭薄言官之心而因致人有不可解  
之惑哉乃臣更有慨于此中者往昔大臣被論愛  
惜名節之意多故一疏再疏得

旨而去其予奪咸歸于

聖心近時大臣被論彌縫報復之念重故深根固蒂  
不勝不休其掩速似裁于自己萬曆初年侃侃多  
敢諫之臣雖常立斥于仗馬而隨蒙

賜珖之召乙未以後錚錚如晨星之路却又陰銷于  
蠶食而益阻其向用之門嗟嗟大臣而志在報復



也言路而望見消磨也與譏諂面諛之人居國欲  
治可得乎臣所謂治亂之大機以此伏望

皇上即下考選之命以廣忠益即放被論之臣以過  
屬階將見用舍肅清百僚師濟廢墜悉振學聲潛  
消久安長治之慶端在此一舉矣臣愚款款誠不  
識忌諱倘蒙

聖明採納臣愚幸甚世道幸甚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十七日

京察記卷八

八

三

七

江西道監察御史吉人為大奸次第拔去遺奸觀  
聖未行狂噬矯辯大千臣紀懇乞

聖明亟斥以杜亂本事臣聞自古帝王莫不以去奸  
邪為急務良以羣奸互比則 國亂即一奸尚存  
則養亂故聖主必不怙雷霆之威致以餘孽遺隱  
憂誠慮之也邇來元惡大憝為 朝政巨蠹者無  
如李廷機之剛頑王之禎之跋扈及太僕寺少卿  
徐兆魁之邪佞兆魁無李廷機之位無王之禎之  
權其機械諂詐毒害正類實駕出二人之上又巧  
結二人之間故識者之憂兆魁不減于憂李廷機

京察記卷八

八

九

三

王之禎也幸

社稷有福天啓

聖聰于李廷機聽其去矣于王之禎允其去矣一時  
人心暢快以為世道之重朗而

皇路之漸清獨徐兆魁屢經彈射沾戀不退反噬言  
官轉行恣肆將來亂萌未已臣又安得視其狂逞  
混淆而不為請劍于

陛下之前哉蓋兆魁生平行徑穢惡多端被臺臣劾  
春王時庶省臣李成名等描寫逼真至譏邪二字  
尤酷肖其本像乃兆魁陰屈服而陽轉辯居其實



尤欲諱其名獨不思自相臣王錫爵沈一貫而下  
孰非兆魁所黨附至受奸相之意旨假條陳以害  
督餉的是實事此其歷走權門甘效鷹犬可不謂  
讒邪乎如沈一貫李廷機之奸輩忠臣義士所拊  
心疾首而排擊者也兆魁先年疏內且力爲二人  
出脫沈一貫李廷機爲奸邪否乎代爲出脫者是  
奸邪之黨否乎兆魁動以攻淮撫一事爲施施誠  
想兆魁果首發難乎果獨力乎果無所揣摩無所  
幫靠而公發憤乎清夜思之良心難泯宜媿汗浹  
背矣且論人之與律已原不相蒙攻邪之與爲邪

天監記卷八卷五

豈容相掩當操牘執簡之會彼有大貪大奸我固  
不得而恕及虧名喪節之日自爲大貪大奸人亦  
安得而恕故兆魁之糾李三才惟三才之當日其  
他不論也今日之糾兆魁亦惟兆魁之今日其他  
不論也若謂今日之糾兆魁者爲三才也則兆魁  
之糾三才者又爲誰也三才無可出之理兆魁知  
之人人皆知之兆魁無可留之理人人知之兆魁  
獨不知之豈其因奸生暗因戀成迷若此哉至其  
辨李邦華一揭東挑西激輒招號以求援左支右  
吾悉撥攔而曲蒼素所攻擊不遺餘力者且曰亟

望其出豈昔爲姤才今爲憐才歟素所抵拒不稍  
寬假者且曰倘可相容豈昔爲福衷今爲和衷歟  
不過停香臂之鬪姑爲搖尾之伶假俛首之詞聊  
作藏身之計惡獸之欲攫潛其形梟鳥之將鳴歛  
其喙兆魁之不可測類如此也中間最狂肆者公  
然以正人自寓以禍國推人不知正人者知義命  
而安焉如兆魁自供爲戀位豈一辭勇退之操可  
稱正入乎否禍國者舉善類而空之如王吉預洩  
其排賢實一網打盡之舉所云福國者誰乃求救  
于江右之同年設使鄒濬水等在事必將唾其面

天監記卷八卷五

而不收又窺入于關中之黨與明見王紹徵在  
朝爲同其惡以相濟總之兆魁趨附多年雖彌縫  
而愈露瘡痍徧體縱洗盡以難完空舌掉而如簧  
豈能轉邪而作正即足多而累百豈能扶去而成  
留增辨一番徒招指佞之莖運去一日祗叢射隼  
之孤嗷嗷于身隱之文嘈嘈于口騰之說被面甲  
而徒抵昧心靈而強談何益之有吾爲兆魁羞且  
爲兆魁惜也況李廷機王之頑今安在哉三穴而  
去三窟縱狡兔以安藏犄角而覆其兩雖殿軍而  
宜逐兆魁即欲以恐濡爲觀望詎能乎



陛下諭示部臣有被論諸臣分別去留之

旨如徐兆魁及臣前所參論黃國鼎皆窮究之極聞

國鼎初被參時亦迫于公論而欲去因兆魁力挽

其行遂遲疑中止兩人朝謀夕畫不知意欲何為

此兩人者皆有機鋒有羽翼難于輕犯乃臣忠義

所激終不敢舍豺狼而問狐狸故披瀝悉陳靡所

退避伏望

陛下將勅部臣分別之時將此首惡先行罷斥庶陰

屬盡消而復觀清明之世界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真參記事 八卷三

二十七

辛亥十一月廿一日

山東道御史李邦奉為邪臣辯窮情見謹再剖晰

以定罪案事臣惟天下世道人心所大可慮者莫

如邪之害正故欲維 國脉先培正氣欲伸正氣

先剖岐路乃有邪正久消一疏由舊相申時行以

迨太僕寺卿徐兆魁敘其相承之脉與天下共見

共聞使有心世道者望斗極而乘槎驟康莊以道

路夫豈不知兆魁四面受敵百鍊攢膚何必拾論

列之全又豈不知兆魁利口如簧毒心似蝎何輕

櫻蜂蠶之螫要以一段公論必不可不留于天地

間故不憚諄諄兆魁試心口自語不為四明入幕

真參記事 八卷五

二十七

乎不赴荒廟促膝乎緹帥之門不投謁納款乎節

節皆真臣言豈在兆魁生平誰詆道學乎誰槍山

林乎誰攻書朝紳錐鑿不動乎疏疏見證臣言豈

但影响據兆魁揭稱宇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譬

何路不可相貸即語議論之忤何嫌不可相捐倘

可相容未可以污蟻為陷穽其情如迫其詞殊哀

臣雖秉剛腸以疾邪不覺睹夫路而生憐儘欲付

之不較顧就中陽為遜詞陰伏深機有不容不一

點破者如曰東林賢者之宜出職所極望亦已違

其初心乃又曰李三才出亦有日詆臣喜事必將



原缺

非密示離若就若避半吞半吐兆魁之心良苦而計彌促矣臣非不知蕩蕩堯朝四竟未殄何物兆魁足累

聖世但邪正賢奸之關世道剝復之介人心迷悟之機舉積于此故不再為剖白嗟嗟兆魁自被人言辯疏辯揭已踰七八舌焰騰而彌毒齒鋒利而頻嚙必欲于光天霽日之下施浪翻海倒之手恐今日衆正盈廷不似曩者之狎主齊盟全受指搗挑激之術雖巧青白之眼難蔽亦既勞止訖可力休矣夫沈一貫之初被論李廷機之如裂麻顧

天堦之彈文湯賓尹之京察當時亦曷嘗不咎言

者之非處者之過至于今為邪為正意復何如臣既仇于兆魁何獨憐其碍眼乃邪脉相傳原自如此僅存此段議論以俟處分兆魁雖僅以揭帖私相角勝然臣念此一大公案上關已往下關將來故必誦言于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將臣疏并下部議以服兆魁之心以結邪類之案庶正氣培而國脉與天無極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四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為孤臣病困已極一刻  
進不得已稍移近畿地方候

音泣懇

天恩即允放歸以全 恩遇事臣自辭 闕出城已  
經八箇月矣初意移居城外或可少理藥餌不謂  
秋初大雨如注屋宇傾圮臣棲息破屋之下常虞  
覆壓入冬以來暴風時作搖撼屋柱軋軋有聲臣  
晝夜驚惶病益加重扶掖數步便欲暈倒自料病  
勢若此决難望瘳惟有別遷靜僻之處細檢方書  
遠避翳蔽庶幾有回生之望耳茲不得已稍移近

六家記事卷之三

百六

百六十八

畿地方居住恭候 恩放倘蒙

皇上憐念蟻命卽刻 允歸俾得早脫樊籠永辭簪

紱長林豐草之間或者沉疴少蘇生機漸復是

皇上放臣乃所以生臣而臣去實榮于臣留生世

世敢忘環草之報勢窮情迫冒瀆 宸嚴瞻望

天顏徒有涕零伏惟

聖明矜察臣臨疏不任懇切願禱之至

辛亥十二月初四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  
甲為親老病真萬難赴任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以便調理事臣再起入京  
六上章 請告而不蒙 票發得非以 廷臣邇  
來爭臣與科臣王紹徽外轉而不便于遠下耶又  
得非以臣同轉者有下不下而異同為嫌耶第  
臣二親在堂久圖迎養外轉原係夙心卽以年來  
爭茲論臣自乙巳京察以至辛亥六年之內同道  
視事止得九月九月之內管三差長安自有口碑  
泰兩貪縉紳自有公論臣職無愧臣心無他其外

六家記事卷之三

百一

百一

轉何嫌臣所忝者皆中外未有之貪卽善趨附如  
丁元薦輩多方搜索僅僅從性氣中暗刺數語而  
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則正人君子為臣謀者尚  
多也其外轉又何嫌孫太宰正氣人也其面語書  
詞為臣知已勿論卽近疏謂臣與王紹徽之轉朕  
金衣紫貴列方面不當為臣稱屈始終知臣原非  
難臣之末路者其外轉又何嫌况寧夏善地前輩  
可數見今崔撫院為臣舊公祖又一時奇遊臣感  
皇上之 恩國士之遇自信家計頗溫名節自勵于  
地方何所需求臣又五十無子性甘澹泊于軍士



能同辛苦何疑何慮至再至三而七懇

天恩不一而足耶但臣二親之年俱七十已上而病勢危急有萬萬不能赴任可為

皇上明言之者臣外轉根因緣吏部摘叅七人疏帶臣名奉

聖旨是知道了次日謝 恩上御路咫尺

天顏心口自語六年家食九月服官有何罪過逐臣于外不覺神竟飛越第三拜一跌傷腿及骨病不可忍迄今歲延醫問藥日事針灸滿擬傷骨百日可愈庶幾報効邊廷乃今歲夏秋多雨沿途又中

不察記事三八卷五

暑濕奄奄病勢已成廢人即臣出 都門時不能

望闕領憑近日吏部劉崇文工部侯嘉采赴京過臣鄉看臣僅于牀第間一話別棕未曾送出門庭一步可

召而問也伏願

皇上念寧夏邊道難于久曠

勅下吏部准臣致仕將所註原缺另行推補臣得弛

擔釋負長依二親膝下即當呻吟草野與田夫咏

歌太平同祝

聖壽于無窮矣

辛亥十二月初五日

大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為平空駕捏心迹易明謹

將情理最易見者畧一剖白以實公論事頃南臺

周道長疏論沈正宗疏中引職姓名復東林一句

戶部主事賀煥既藉為口實捏職授謀職業有疏

辯未幾復見沈正宗一疏其為疑也大類捕風捉

影其駕說也甚於覆雨翻雲至可駭亦至可哂大

凡能授意人者必與其人情素親而跡甚密乃可

周御史與職兩不識面人也不識面而能從三千

里授意又令其必從職有此力量乎正宗可無疑

也正宗鋒端非可易犯者其許王許鄭公論雖噴

不察記事三八卷五

噴不平與職無干也何可不相忘也本欲相忘而

狐疑猝起職何修而致也失言恐不在職也正宗

可自反也正宗謂座主不能得之門生固矣職與

周御史泛泛然塗之人也視之座主門生之線索

又異矣力又能得乎正宗何不以諒其師者諒職

也職生平無私交游亦無私德怨惟不善媚人亦

不善受人媚十年臺俸量轉一小京堂既非躡等

而陞有何靦顏而處告病亦仕途常事病則杜門

愈則就列原非避事推茲陞官乃

明主厚恩予不為私受不為濫何云藉口脫罪縉紳



中識職面而知職之心者固有人不識面而諒職之心者亦未嘗無人曾見忠肝義膽之士有誰一人見外于職又曾見汗穢儉譎之徒有誰一人得深交于職自信無黨同伐異之形迹亦自信無偏護角勝之心腸至正宗所云死黨賀煊所云死力職皆不敢受職五嶺以外人也孤子之踪莫職為甚曾有五嶺以外人而能樹一黨乎職死力無所用只有鴛力綿力耳然自委質以來此力誓為

國家用必不輕為私交用君親之外誰能復得之職賀煊乃欲妄代以訐人庸

大蔡記事六卷五

行一

三五

將得乎 國家設臺省以糾劾官邪得風聞言事遇事皆可言盡人皆當言昨周道長疏至見者無不稱服猶嫌其遲賀煊乃突以授謀設局覲息繼至之師謀則狡而計亦拙矣夫沈正宗部臣也言多不顧便謬誇為認真為國周道長臺臣也言乃其責安得謂之結黨謀人即今臺省雖曰寥寥顧正氣何常不在其隱忍未發者未可盡謂與宗同心或有待後發者又將繫疑由誰授意果若賀煊正宗之意則臺省盡不當言惟掩耳以聽狂言之淆亂乃可然于國是何補居官各有體法世亦有

方孟氏三自反四知言之說最為吾儒處已待人之善物情正宗才高意廣不暇加察夫善待人者必不忽畧于仁禮與忠之求而善處已者必不令人有蔽陷離窮之擬正宗許王許鄭業已萬語千言總不外濫估居間之話柄其辨木辨馬亦覺情窮辭遁何必復弄株連蔓引之機關且一事而費詞至此亦已足矣職本不欲多言顧不直不見姑托此以自明亦欲正宗試求之情理之易見者古

大蔡記事六卷五

行一

三五

人上殿想尋如虎下殿猶不失和氣相如之避廉頗寇恂之避賈復避者得乎見避者得乎職分宜謹避正宗毋謂前疏一駁後可便影嚮終警也須至揭帖者

辛亥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爲言路不宜傍人臣等  
無樹黨感事激衷直發就裏機關仰冀

聖明鑒察事臣竊惟是是非非自有公理當其混時  
煩言淆亂莫知其辨迨其議論停息但當平心靜  
觀以俟公論之自定乃忽於靜中生躁此非無故  
之鳴也若工部主事沈正宗者臣始終惑之臣初  
接邸報見正宗有敬循職掌一疏內參鄭繼芳王  
紹徽因駭然曰此二臣者公論之所共惜也久已  
息浮議矣正宗無故而發此大難之端果有意耶  
果無意耶況繼芳紹徽二臣皆臣所素知不應狼

天察記卷八卷五

百二十三

狽至是爾時臣卽欲具疏發明又念臣遠在南臺  
中間事體未能盡悉或者二臣之果有遺議亦未  
可知也而科臣馬從龍有疏矣朱一桂又有疏矣  
臣是以付之不言及接鄭繼芳辯疏事體了不相  
干有是哉正宗之無忌憚乎繼芳正方告病紹徽  
業已外補而忽生此一番議論彼且欲以奉承當  
事耶乃當事者之處分已過想亦厭聞若說矣彼  
且以愚天下耳目耶乃天下必自有公道又豈正  
宗所能淆亂哉殊爲無味且正宗非有言責者也  
當泰聚奎言事得罪彼則揭私書以爲證方徐兆

魁諭及東林彼則出死力以相援何爲是  
說者曰此非正宗意也蓋徐縉芳之謀也正宗爲  
縉芳門人兩臣又縉芳所素扼者縉芳之鼠技已  
窮必借正宗以發端耳又非獨縉芳意也實于玉  
立之謀也玉立想京堂而熱中故趨炎而若赴常  
假清議之名傾秦人之所惡者以媚秦人而縉芳  
正爲玉立所用凡事皆聽其指使者也嗟嗟玉立  
一林下臣耳何自負之高而人亦何慕用之殷哉  
臣記初到南臺時南中議論清楚臺省調和不踰  
時衆口俱推尊玉立不啻著蔡惟臣最庸愚名姓

天察記卷八卷五

百三十三

不敢以相通然私心猶以不得托知大方爲歎乃  
兩年之間向之尊信玉立者各各敗去是以人膽  
肝相托彼以機智相酬真可畏也哉故臣嘗因是  
而論之士人出處自有大節身既隱矣謂宜韜光  
養晦以俟時而托跡山林遙制國是暗提線索明  
弄機關果東山乎抑終南乎此可爲于玉立嘆也  
待 命之臣如待字之女養其力以有爲養其辨  
以有待乃爲貞靜而處處呈身事事率皆未效一  
鳴輒呼五鬼此可爲徐縉芳嘆也人臣服官自有  
當管之職身任水衡指



聖旨牌巡行於長安溝洫之間亦足明得意矣而借  
事發端明攻暗激聽人指示甘為代逐此可為沈  
正宗嘆也然而此輩得以陰連暗結者總之由

皇上不肯留意于天下事爾倘

皇上乘此陽德方亨君子道長之時急舉枚卜之典

金甌覆名使天下曉然知

聖意之有專屬則擁戴私人之黨散矣急下考選之

命使言路充滿正論盈庭則出位言事之舌縮矣急

下 賜環之詔使野無遺賢俊傑在位則處士不

得盜虛聲矣至如王圖負眾人之疑既已移居出

天家記卷八十五

百十四三五

城矣蕭雲舉重自疑畏則必不安其位矣何不各  
允其請令之早去而顧使濡滯長安以成此不結  
之局哉伏惟

聖明省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二十日

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揭為日接邸報見南京  
周御史為鄭王攻沈虞部而株連及職蓋以職有  
師生之誼疑職與聞也噫世誰無師生者乎門生  
建白盡出座主之謀乎夫人各有心情難相強父  
兄不能得之于弟鄉試房考能得之門生哉以水  
衡之吏言水衡金錢至與百足之臺省力爭又不  
反顧而觸其所甚諱此其人豈漫無確見而待人  
指使耶文致若此斯已奇矣又突而扯林下之于  
比部機關從何處指授殆不可解曩者攻顧光祿  
猶藉三書為題也今無故移攻于比部詎職聽其  
指使夫當光祿被詆之時一唱羣和有毀之者有  
巧譽之者職豈不知言出禍隨而顧以尺牘當洶  
湧之眾然職所以不計毀譽而冒然為之者義激  
于衷無所顧慮也豈數千里外山人能使職以  
孤子之踪排眾議而犯矢石乎自此一書而外毫  
無短長而陷職者忽捏私書以相讎忽造緝號以  
相加忽以為叛真定叛山東忽以為王掌院私人  
為王給諫報復今又變其說謂為于比部指使多  
方羅織不遺餘力人扼職乎職扼人乎職前後疏  
揭具在皆逼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辯人牽扯職乎

天家記卷八十五

百三三六

一五〇二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職牽扯人乎且比部出九死一生之餘棲息林間  
驚寬未定而繪繳踵集身之不免安能傾人周御  
史疏中云凡尊信比部者各各敗去則其力之不  
足庇所知也明甚又安能為秦傾其所惡耶嗟嗟  
當秦之盛也今日借秦以攻其黨明日借秦以攻  
其黨紛紛奏牘攘臂爭先甚至執筆札掌記之役  
恬不知怪而諸臣無求多焉今日欲驅鋤善類而  
黨庇私交動則借攻秦以自脫而陰以自結于後  
來之人更借媚秦以為名而排陷天下異己之士  
此何啻朝趨市而暮掉臂者乎世道人心至此良  
可浩歎為此具揭須至揭者

丁未言三二八卷三

頁六二五

辛亥十二月廿四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為 國是愈淆邪論日熾  
謹直發羣奸積謀以維公論事臣惟 國家求言  
之途雖廣而專其責于言官以言官所言必謹隨  
天下之公論也自言官謀是非于愛憎同異之口  
則每每畔公論而去之而又且借言路以為搏擊  
擁戴之用使公論遂詘而不勝此甚非  
社稷之福矣臣昨接邸報見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  
為言路不宜旁置一疏大意罪沈正宗之參鄭繼  
芳王紹徽而中間議論牽涉大是可駭夫自古及  
今未有人臣營職奉公剔奸釐弊反用為罪案者  
也天下為容容者易為侃侃者難視公家之事如  
秦越人之視肥瘠也易犯眾怒排私情不顧一身  
以抹當世之弊者難正宗為 朝廷核經費為衙  
門清風蠹職守所在勇于任怨而周達且謂之無  
忌憚則人臣必冒破錢糧身養奸弊者然後可謂  
之有忌憚乎鄭繼芳辯疏詞已窮矣周達預代為  
之云事體了不相涉王紹徽既為時論所惜其他  
姑不暇論即就臣部言之其巡視銀庫與管巡青  
到任之初商人欽送銀叁百兩約定盡發往年商  
價每銀千兩孝順銀伍拾兩逐月放商或二三次

丁未言三二八卷三

頁二二五



或四五次計本年發過商價銀貳拾玖萬捌千有零實得孝順銀壹萬肆千餘兩商人徐世寧不可質乎解官王侃如將京糧銀寄頓伊處已及半年召銀匠陸大傾過成色改重作輕兌時被銀庫覺出欲行參送極力求免乘其放商日期隨收隨放將銀分俵各商無不人人痛恨壩上等黃土等商不有口乎每下庫一次折飯銀拾貳兩計一月之有銀未拾餘兩下庫放商縱容家人跟隨到庫同班皂人役需索商人一日家人乘醉爭銀在庫門首厮打本科書辦勸解方止其長班書吏又屢

八卷之三

三六

向銀庫索錢無算以至主事李慶祥扼腕拊几誰不知之臣衙門中至今傳說人人鄙笑豈其白晝之攫暮夜之投盡是西山之薇也耶朱子常稱鄭息叔愛惜官錢云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今則雖有狼貪鼠竊者不惟不痛心而反篤好之擁護之又且恨人之指摘及之矣嗟嗟讀聖賢書受朝廷爵祿者應如是耶徐兆魁疏詆顧憲成意圖黨錮正宗嘆忠直之遭讒感憤填胸一封抹正不致遂成白馬清流之禍此其功在世道而周達似又偏恨其持論之公使黨錮之謀不遂而悵惘

無已者至于追遡淵源牽扯座主之徐縉芳已可晒橫發戈矛波及里居之于玉立益爲不情射隼之矢移在猿鶴入風之波猝起山林識者于此有以窺周達立言之本意而嘆時事之日壞矣夫玉立昔與郭正域共犯奸相沈一貫之鋒幾不保其首領而去者也崑浙之黨未嘗須臾忘殺玉立向以清議大明故稍稍雌復而不敢動今以器互煽昏冥昏而向之積謀乃一旦思逞故突挿入于沈正宗之內排玉立者排正域之漸排正域者與復崑浙之漸明爲一實報復而甘爲錢慶臯之

八卷之三

三六

續以終妖書之局蓋達新從蜀來其謀深矣達但知借誼無黨附之說以箝天下之口臣竊謂黨附不在正宗惟達乃工爲黨附者然達之謀蓋本于徐兆魁而兆魁等之謀又本于史繼借繼借者直揆李廷機之脉者也故廷機四年不去直俟其大拜以續一貫之傳繼借憑依桑梓遂欲橫躡俟地而身在南都提撥未便念惟徐兆魁驚悍剛狠可以得其死力遂深相結托此呼彼應暗中運籌多方播弄兆魁故素憎林下之士計惟題玉爲石指蘭爲艾以抹殺其生平人品而又恐羣情不服則



惟有以終南二字爲坑谷以遙制 國是一詔  
網羅假手周達而發端于玉立使芝焚蕙笑機動  
鷗飛正域入林之深然後繼借鼎鉉之地無阻黃  
扉之路方穩他日敘當先搏擊之功則首周達敘  
發縱指示之功則先兆魁而繼芳始終藉繼借之  
與接無恙哉分明植黨營私而反懸坐人以黨附  
誰則信之先是兩月前長安藉藉爲兆魁授意南  
都攻正宗矣及本月初旬又聞傳南疏至矣又逗  
遛旬日而疏始上參酌商量指使籌畫機竅洞然  
總由繼借燥心勃發故殺機遂動即達疏末

聖意專有所屬之語固已露出勸進之隱衷矣第繼  
借貪鄙混濁其管察南都以胡嘉棟添註吏部且  
業經年例外推而猶以察事處之臣爲諸生時已  
聞其良田捌百雙金榜之誼近其子史丑舍聚亡  
命千人每遇海船到岸便執兵器劫掠聲言欲爲  
謀大拜之用近搶蔡姓商人銀捌千兩珠寶滿船  
以至傷及同郡鄉紳之弟 都下傳聞人人咋舌  
但繼借年來猶暗地藏身而今且顯然嗾人出乎  
豈其與變之地機關已就 朝宁之間羽翼已成  
故不惜此一矢以定大事耶不然周達亦豈肯爲

無故之鳴也嗟嗟御史爲 國家持公論者反涉  
清議以助私交必欲使慷慨任事之臣化爲繞指  
而直言危行之士永斷

召還之路而後已幾何不以人國僥倖也哉昔孫叔  
敖對楚莊王曰國之有是非衆之所惡也臣非言  
官也臣而言亦旁器也然本心不可昧終不敢謂  
王紹徽鄭繼芳之侵冒爲是而沈正宗之請發爲  
非又不敢謂得罪權貴棲遲林壑之人可以辱白  
簡而收鵠蚌預布鷹犬之可以黨錮空善類也輒  
敢不避出位之誅一揀正之乞

皇上大奮乾斷剗別忠邪使言官常依公論而毋令  
希榮獵進者輕言黨錮庶 國運與士氣而俱泰  
世道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為濫估居間之罪久定  
護黨聚訟之風又作謹再剖明仰祈

乾斷事臣于八月中因署司事疏論鄭繼芳王紹徽  
也維時代辯有人不能曲諱至十月內繼芳辯疏  
至終無以自解不過委之營將之欺蔽若紹徽則  
至今不能置一喙總之濫估居間二事賊真罪當  
心口且難自語而天下其孰能挽之不謂頃突有  
南京御史周達之敢于變亂黑白也達疏內將濫  
估居間等語絕不沾及一字祇欲力為二臣出脫  
然又謂一覩臣疏即意二臣不應狼狽至是則建

天啓記卷之八

五十二

言

原明知濫估居間之極狼狽矣故必繼芳果不濫  
估納賄然後可今明查甲錢糧八年止該查萬參  
千伍百陸拾柒兩零而五年便估伍萬濫乎不濫  
乎即繼芳委卸該營甘心與干總為伍乃臣查兩  
廠商匠關領別項錢糧並不見債負逼迫獨領前  
銀私債急如星火臣為請給堂示又各給一護身  
批并移文東廠錦衣衛免理債訟不審各債何以  
應于明查甲錢糧項下扣還乎當初料估伍萬將  
商匠何以揭債如許乎出息稱貸先作估本計工  
受值祇克債債資平內官者空費輸之巡視者不

還迄今債主與商匠見在不可問乎則達謂繼芳  
果狼狽否乎又必紹徽果不為妾父居間受賄然  
後可乃向者于秉忠領銀破冒誰為關說乎陳揚  
許告秉忠于東廠所索何物乎紹徽不認陳揚為  
妾父乎達能消滅陳揚東廠狀詞乎因妾以牽妾  
父因牽情以至牽利紹徽一身其餘幾乎則達謂  
紹徽果狼狽否乎臣止知濫估應參居間應參是  
臣職掌而已達謂為無味達之意必欲 朝廷錢  
糧年年在債人人過付一遇 國家工作束手無  
措達然後快于心然後為有味乎而且謂臣無言

天啓記卷之八

五十二

言

責然則天下事當聽有言責者作奸營利壞法亂  
紀又且籍人之口不許人發其弊乎達試思之  
朝廷數萬金錢應稽核否明甲等錢糧非工部錢  
糧否臣在工言工非職掌否事干 朝廷錢糧  
國家法紀而臣奉公守法據實陳言果可牽扯座  
主門生無端混開否而必欲禁臣之言以庇其同  
黨亦可異矣乃以臣前日之駁徐兆魁接東林為  
臣恨突攻于玉立以媚兆魁夫當沈一貫構禍妖  
書之時必欲殺郭正域于玉立而後快當時虐罔  
毒機至今談之道路猶為寒慄義士無不酸痛今



賜環無期沉寃未雪而忍關弓再向豈一貫之欲猶未厭康丕揚等之謀猶未遂與達明爲兆魁死黨又將誰欺乎黨兆魁故濫估居間之徒猶將致惜平時論黨兆魁故忠肝義膽之士必欲盡羅乎一網以三十年三黜之郎署翻詆爲熱中彼覲顏驟躡之京堂相倚爲聲勢異乎已者雖片語不合而必損同乎已者雖衆汚所歸而必收噫功罪終須有定好莠何能自口告病陞遷決非藉口脫罪之地黨同伐異安得駕言無故之鳴

今甲昭然詎謂臺省作慝便不在諸人直言之例公

京察記事 八六三

卷五

案見在豈是南北嚮應便可張言官偏護之威據事發奸尚欲懸坐以授意一唱衆和寧非聚訟之陰謀肺肝立見線索誰操想

聖明鑒燭定無遁情臣何容鎖鎖塵 瀆唯是臣忝

論二臣之後言者三告其詞迭變總之皆由

皇上不斷故人思蔽罪飾非而情狀愈不可測竊念

臣言非鑿空二事非影嚮

皇上何不 勅下九卿確勘虛實如二事虛臣誠無

所逃罪不然則二臣與偏護二臣者均不得爲無

罪卽一日定諸臣之案不過兩言而決耳

皇上何難了此而久稽不報致使是非月異而歲不同且蔓延及于多人也臣願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京察記事 八六三

卷五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為部臣借事設穿波及無根  
謹據理疏陳仰祈

聖鑒以折姦謀事職惟世道之壞也自邪正混淆始  
而邪正所以混也自狂言熒惑始夫人臣無端而  
敢倡為熒惑之說即其人可知究且正人畏其誣  
譏而相戒結舌言官耻與爭較而任其橫行用舍  
緣是日非權姦羣相得志而國遂不可為矣近接  
邸報如戶部福建司王事賀煊一疏

陛下試詳察之尚可謂有良心有天理乎除語不相  
關職耻與辯至謂南道御史周達之論沈正宗其

京察記卷之六

五

五

謀本之職職謀又本之史繼借何輕據捏若此達  
蜀人職粵人達官南職官比會鳳馬牛之類相及  
且素無一札之通亦非半面之識此舉 朝縉紳  
所共知者職謀何從授周達具鬚眉為男子又肯  
受謀于職乎達自為御史達白不少省臣之參沈  
正宗疏亦不少抑豈盡出職授蓋今之謀大拜者  
多矣形跡亦彰彰較者要非于玉立所得妄干也  
史繼借之應大拜與否曾謀與否職不能知若縉  
紳中則未嘗議及獨賀煊今日創為之說耳彼其  
意欲明戴一人故不難計傾一人讀其疏已肺肝

如見顧其權在

陛下也賀煊安得妄貪天工職向者疏及于玉立蓋  
為已受玉立之害不得不言沈正宗不諒而與職  
角職自再疏後便與相忘彼其時有謂正宗為徐  
縉芳門生正宗之疏實出縉芳意職毫不信蓋縉  
芳為職按開時觀風優錄士又監臨榜中人其執  
弟子禮於職最篤即職之信縉芳而忘情於正宗  
在縉芳當無不諒而授意南都以改正宗其說不  
知從何得來夫正宗以盜甲清溝二事發難放言  
職時尚為御史論即論耳何必假手于人既置于

京察記卷之六

五

五

前而復暗圖于後此小人弄機械者所為職素耻  
不屑也至所捏開傳逗遛等語賀煊又說鬼耶押  
夢耶賀煊沈正宗于玉立皆南直人其以鄉情氣  
類互相構煽固無足怪李廷機史繼借徐縉芳則  
皆晉江人也廷機繼借其為何如人縉芳宜知之  
必悉繼借之必不日大拜結託于職職必不能繼  
借此呼彼應運籌播弄縉芳亦宜知之必悉何因  
何據賀煊忍橫以相加乎職平等人也非喜事人  
也悍鷙剛狠四字與職不類況欲謀大拜不於豪  
有力如于玉立者是倚而顧託於悍鷙剛狠之人



不已差乎何賀煨見之晚也沈正宗名位與史繼  
 借甚遠班行加一正宗無損繼借少一正宗無益  
 繼借何意欲傾之急設欲傾之就近而託周達足  
 矣又從三千里外靠職以託周達有是理乎山林  
 真品職信之不啻神明仰之不啻師保若假山林  
 之名以覬終南之捷卽海內共有貶辭何獨職職  
 因是益駭玉立之善鷹犬人也蓋南京大察前五  
 立等盛以私書把持史繼借與考功郎中董可威  
 屹不爲動故玉立等恨之入骨事後凡可寄聲處  
 各貽一札罵之其欲甘心繼借等豈一日之積哉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五  
 八六五  
 蓄謀預待無可發端今乃借周達一疏以行其毒  
 蓋亦巧矣若職尤玉立所側目者玉立號劊子手  
 善殺人一至楚中劉文藻之大獄遂起其視爰立  
 若其掌握今王元翰見在其家彼其作用已如此  
 何能一日忘情於異已者職避之無路安敢復攬  
 其鋒顧正正邪邪是是非非自有公論人各有品  
 豈一賀煨含血之口遂能污哉世之人每以身世  
 徇功名復以精神徇依附二者交戰于中縱甚不  
 當言亦言不當爲亦爲然總之終敗道也賀煨新  
 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必輕爲人用以此着

一播音名無端及職職直付之一概耳伏乞  
 陛下將周達賀煨與職三疏并下部院大臣從公勘  
 議及早處分庶海內人才不至爲玉立賀煨黨  
 盡盡壞於世道未必無補矣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五

八六五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事不相涉猜恨何為謹再  
揭明以昭公論事職無端見疑于賀王政業以疏  
辨可付無言夜來復見賀煊一揭謂職有明黨一  
人計傾一人之語為含糊欲逼使言故不容遽默  
職讀賀疏有曰郭宗伯入林之深然後史繼借罪  
鉉之地無阻此非明戴計傾之確證乎然其申猶  
有說郭宗伯與于比部品若天淵于之歸以在沈  
令譽宅搜得其鑽營吏部書之故非 朝廷曾以  
妖書處于也視郭宗伯慘受其禍致不得安其位  
大不侔矣郭在久淹時方望為救時之相于第善

天啓記事 卷之三

百三十一 三十五

附郭實未嘗有深倚之情乃媚于者每每與郭並  
稱在于得矣如郭與于之機權氣魄每行一書走  
一使能令議論蜂起縉紳無寧居人情之不滿盡  
以此若山林虛名于毫無有也于先至楚乃至片  
所由之途夫誰掩之與淮上書跋俱誤蓋弟在中  
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則至楚豈虛劉文藻之獄  
不先不後又誰不知為于構也劄于手乃于同鄉  
所共呼者聞鎮江已載在八牘刻內賀王政誅歸  
而求之必得何必妄 明復構殺機四明當國  
及妖書起

亦不粘至于之欲甘心于史則自京察後凡南  
士紳入北者無不媿媿言之舉 朝無不知之自  
其黨聞之不喜陽為掩耳李史徐皆晉江人徐知  
職更知李與史職疏中意欲引徐以明職之無他  
耳有何戈矛賀王政試察職始終與十洲相視若  
何或終當相左否儉險狡譎之加寧一字類職色  
相乎職之乞太僕乞于屢推之後非乞于未推之  
前乞一空銜非乞一實職且以臣子至情明乞于  
君父之前似與于比部暗鑽吏部亦大有間就如左  
心源係陪推職者再推後曾出一疏乞南乃先職

天啓記事 卷之三

百三十一 三十五

二年得  
旨而轉何在心源之乞則可在職則不可耶但昔之  
乞也為借路求歸之計今之轉也為領  
効行事之官進退未得自由故未言去若賀王政善  
為于比部用能假一畧平題目攻職使去令早一  
日處于避影息陰之列即貽職甚厚決不相 鷹  
犬二字職何忍人但時情喜為于鷹犬者眾矣主  
政倘真不甘為用則可辭其名若實已蹈之恐欲  
百口謝却不能也王政又謂比部三十年循資累  
勞儘可自致大位可謂極為推許矣夫人位固有



日但邈比部生平累勞果何事耶豈謂擁淮撫假  
私書遙制國是便為勞耶此又職所未解也忠  
君愛國之途甚廣其夷宜人人共率由之若發脚一  
差便應亟返主政謂前一疏便為忠

君愛國便為辨別邪正維公論于一綫之將絕竊恐  
未然人有適燕而南其轅者或告之曰謬矣蓋及  
諸其人剛愎自用及嗔告者去之愈遠愈差逾其  
期而竟莫能至乃徐思告者之言然已晚矣職一  
疏一揭頗類為主政告路主政不能用已矣願毋  
窒于怒而市于色若何須至揭者

京察記事

卷五

壬子正月初六日

百九

七

戶部福建司郎中賀煊揭昨接邸報見徐海石太  
僕辯疏中有明戴一人計傾一人語夫職但知為  
國家辨別邪正不忍奸謀遂行貽禍無已故陳其梗  
概以維公論于如綫將絕之際職豈戴人者太僕  
所謂明戴之人何不明明疏出以折服職心而于  
君父之前為此含糊影響之語乎既以縉紳中無議  
及史少宰大拜曲為之解脫復以史少宰不為私  
書所動力代其游揚夫書之有無不可知而三千  
里外太僕談之真切若此倘非平日合謀肝膽相  
照能為此語乎至謂于比部假山林之名覬終南

京察記事

卷五

百九

七

之捷夫人亦第據其見在之富貴耳即如為御史  
矣必欲乞太僕以歸及已得太僕矣而向之求歸  
之說曾一談及否若比部三十年循資累勞儘可  
自致大位則何如不終南之更捷也若劄子手善  
殺人等語此當日四明語也海內聞而恨之久矣  
太僕口吻乎竟不覺露出耶若劉文藻事猶絕不  
相蒙文藻愈起于一朝吳楚地隔幾千里比部何  
嘗入楚而憑空造飛語于長安以熒惑聽暗埋機  
鋒是又四明傳授之故智也至晉職為比部鷹犬  
職如欲為鷹犬何為令朝市要津之地而趨山林



寂寞之墟乎又謂徐十洲與李史二晉江同鄉中  
又伏藏無限戈矛而掩襲駕禍以待南中接應恐  
不惟驚悍剛狠且又陰險狡譎矣職今日且不敢  
盡發太僕生平之隱以徐侯公論之定至重惜職  
新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故輕為人用則太  
僕愛職而未知職職非為人用者天賦奇拙之性  
實無遠太之志惟是忠

若愛國一念不敢自後于人舍是即三事九列職謂  
皆非遠圖職豈不知今日衆寡強弱之勢又豈不  
知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即括囊持祿亦誰

能禁之而必欲林太僕之所謂敗道也哉不能  
仰付期望敢以不辭謝之須至揚者

壬子正月初五日

張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揭見聞直確謹摘出以質  
衆論事前徐太僕揭中謂于比部之歸以搜得鑽  
營吏部書之故夫鑽營吏部此市井乞墾之行而  
謂豪傑自好者為之乎比部何如人而創此未有  
之談以加道且當其被逐時于郭思難共之豈太  
僕在籍真不悉此中始末抑年來閩浙公謀專興  
無根之語以變亂黑白耶此原不必辨但以所親  
郭宗伯自序妖書中有二段可為左證抄出共覽  
焉妖書緣起其末段云楚事興而姚楊輩遂駕言  
煽動京師紛紛謂楚宗之來皆予連之後楚

崇撫按勘楚事中露八九姚遂嗾楊應文康玉楊  
錢壽臯李培極力攻予得

旨予歸謂調理矣同年于中甫起刑部郎中姚文蔚  
與其黨倡言于之出乃郭之意謂兩衙門無人將  
起于來論劾四明謂于平日有骯髒聲于是四明  
以為實然予亦聞其說茫然不曉所謂後來妖書  
中亦連及予而特遂于與王澹生皆本于此

于中甫遭難一段

于中甫係二甲進士初選即得刑部五年轉郎中  
會上疏言君德事語稍侵正輔幾萬言甚激烈不



報于請告去又丁父憂凡在里中十年吏部以于直言倅昆深服滿補刑部郎中蓋歷俸二十年與原官無增毫髮于至沈一貫告其黨姚文蔚等曰劊于手至矣蓋謂將不利于四明時予以楚事閉門半月于方至于為朱賡門人朱謂于曰公與郭宗伯有言有古之大臣遇楚事任之乎避之乎吾不能奪也于默然于是朱以告沈合謀傾于矣先是吳江人沈令譽與中甫之祖同年于從沈問中甫動定沈與中書語及之于有報書不過寒溫語耳會于論首發康丕揚日夜在于門探有何客出入止一沈耳後錢夢臯之疏曰門有俠客意蓋指沈妖書事發康丕揚與姚文蔚錢夢臯等遂以此羅織于與于中甫又擊中甫皂隸某某備極拷訊又以邏卒十人尾中甫去中甫不敢由水路遂由陸路兼程而歸須至揭者

壬子正月十五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六

汝南周念祖

南京吏部右侍郎史繼偕為溺職久懷歸隱意義當央退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避賢路以釋疑端事臣待罪南銓適當計吏自惟責重望輕惴惴恒慮弗任故先期而請謝竣事而請黜未蒙 俞允勉強就列屬大僚多曠併攝他曹更弗任是憂而委篆無人不致輒輕言去姑守府以候點用諸臣班列稍充以病上請臣之志也頃閱邸報有戶部主事賀煊指論南

京湖廣道御史周達之疏所涉事情蹊徑多端無

于于臣臣不能知獨謂周達之謀本于徐北魁北魁之謀又本于臣臣直接輔臣李廷機之朕臣不去俟臣以續其傳此關臣大節不得不辨夫輔臣被口語在四年前是時臣猶五品末僚循資而淮上是時臣身在李門有意為臣地乎年來南北各天從何結托憑誰呼應如一線相通必不能掩于郵人之路隸人之口邏者當伺而獲之用為左証而徒穿籠以燕弄運籌等語望空相射也周達



之于兆魁其分誼職不能知若職之于達自循例  
交拜之外未嘗私面一語即賀煇亦謂達新從蜀  
來則其交匪深其合匪素固自可見而輒敢以提  
撥未便之言貸口而遙授諸交踈之御史遂公然  
嗾之職即愚耳達不應為職所愚若是恐達亦未  
肯甘為職任此功首也輔臣雖職桑梓而四年落  
莫禪刹棲身有何氣力能躋職揆地橫躋之跡無  
據而以職欲言之煇非職何以能知職之欲如職  
非煇而妄揣煇之欲其可乎官業無足職職而搜  
及田里職先臣朝宜先叔臣朝富雙陟金榜則誠

京察記事卷六

有之先臣所遺職兄弟確田數十鍾不足餬口職  
叨第二十餘載田產有何增加其在魚鱗冊冊一  
覈可見職子年踰而立職不欲使與寒士爭進濫  
冒巾衿而謂任其聚徒掠貨職鄉非不毛之地官  
司何在而聽為化外之民耶職即自處不敢後于  
鄉人月且有真鄉人之善者宦游京師不乏煇試  
質而問之將無悔其言之過也煇之發論原不為  
此不過挿入一段以助波瀾而喫緊根苗全在察  
事乃察事之竣已久果有遺言寧待今日職切  
其得此晚矣斯又不足辨也而職區區謬有一

以修諸臣夫黨錮之論成禍 國家然而天下一  
君四海一國秦楚吳越總在通達之中何黨之分  
母為附而同亦母為判而異則不若盡捐黨字絕  
媒去囹職又見比來言人者與言于人者有一事  
必推其指授之所從來無論果否得情總屬逆億  
職即知之固不忍以相加遺而職愚實不能知也  
則又何言焉惟是職德薄力輟處非其據加以越  
俎治事用違所習焦心瘁形舊疾頓作願輔胷脇  
無所不痛楚目青併發發輒數旬終成廢瘡伏乞  
皇上特賜罷斥及回山林及時

京察記事卷六

三 史部

召用名德之臣輔理元化母使言者得借以為資而  
眾正並斥後薪無躡處之跡而魚無不收之虞庶

疑府水釋

泰運弘開職沒齒含糗羹蒸

恩無極職下情不任竦及待 命之至

壬子正月廿九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為勞勩愈肆奸計愈明

聖明約勘早聖邪說事臣前具疏參論于玉立沈正

宗徐縉芳非臣臆說南中大小臣工清議一口無

不以臣言為當者忽接邸報見沈正宗有疏矣徐

縉芳有揭矣此二臣者不過支吾搪抵之詞固無

足恠惟是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者可異耳臣言

官也風聞言事是其職掌儻言之不當自有科道

官互相駁正何為而出於戶曹新進之賀煊哉玉

立與煊為親故煊為江南富室玉立資其財行游

結納販奇貨而市美官久矣煊父賀學仁係貴部

曾累科臣段然各掛彈章者煊又曾借玉立

謀營幹科場始進不正吳下人人能言之今偶明

甲第猶恐人議其後故意為潑賴之狀以制人抑

且挺身以荅玉立之私恩者也殊不足與溪辨但

其言多誣罔臣敢就其疏而折之玉立之歸也因

與吏部官交通營謀私書藏於沈令譽家被搜出

呈

御覽奉 旨斥逐者也與郭正域事體全然不同乃

牽搭一處不幾以醜類之輩唐突西子哉今玉立

私書尚在 御前而賀煊乃以比之正域欺

皇上乎欺天下乎玉立歸家縉紳不齒不知七八年

來何以附入東林澤麋而蒙虎皮則玉立之作用

可知矣年來未有召還之 旨乃不次推遷倏而

禮部未幾而吏部又未幾而尚寶丞矣以林下一

小臣而兩年之間三更名位是舉建言被謫諸臣

所為老死山林曾不得蒙叙用者玉立若取諸寄

惟其熱中媮泰是以有此則玉立之氣力可知矣

又且大作風浪廣肆羅織或緘書或屬草或借交

反激百計求參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喬應甲等

古終記事 卷六

七

殆無虛日以歸休之人而借人害人媚人則

臣所謂託跡山林遙制 國是者是耶非耶又聞

一年之內在家無幾東奔西馳南來北往所過郡

邑大為騷動此其為人竟是投關抵壁戰國間矣

如食客之流臣以終南目之猶為溢美而賀煊為

羣情不服以此二字為坑不知代秦出力坑卒坑

儒者誰耶最可哂者東林非

勅賜之名諸人非欽選之輩每一齒及便若乘輿之

不可指斥者此何世界也據臣評論願憲成自是

賢者曩為淮撫一書自是美玉瑕玷但聞書稿出



自他人強憲成出名代上者也是舉也聞玉立亦以為失筭臣何敢為之誣又何敢以是病憲成第憲成果賢東林中亦是多賢如玉立者萬萬非其倚也若以東林而欲擡舉于玉立聞玉立家養有刺客飛盜以備用然則刺客飛盜抑將以東林故稱賢耶賀煇不過東林中厮養護法小么麼耳動輒以司馬清流之說誣制人口欲何為乎尤可駭者今者私人之黨各有擁戴枚卜之舉或屬意於詞林之中或屬意於詞林之外玉立其謀主也臣慮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故以金甌覆各之事

而歸之

聖意之有專屬惟

聖意不可窺測故臣望

陛下獨斷以杜私黨耳乃賀煇反以臣疏

聖意專屬之語為他人勸進何其藐視宸嚴而更欲

他屬哉此人臣欺玩之大罪也賀煇只知為玉立

作鷹犬不暇檢點矣至謂臣疏逗遛旬日始上臣

封事甚秘賀煇知臣拜疏何日傳聞南疏至都者

何人非用計還伺何由而知臣疏逗遛哉若乃疏

中所措史繼偕徐兆魁此二臣者在繼偕臣與公

會大眾中一見在兆魁臣未有半面之識而謂其謀始於兆魁兆魁等之謀本於繼偕臣誠不得其解第聞南中人言玉立以祭典不得行其言致恨史繼偕以參論東林與淮撫致恨徐兆魁久已有此一段殺機勃勃欲發今忽被臣疏引出兩兩臣自有辨白臣不能為之辨亦無庸辨總付之公論耳嗟嗟臣之前疏觸於公論抑鬱故

國是淆亂不得不言不意賀煇肆口罵臣臣故復詳

述如此玉立儻有良心只當怨賀煇不當怨臣也

然玉立穢狀罄竹難書臣尚不欲傷雅道儻賀煇

再能出口臣為

朝廷除此奸黨有利社稷復何所顧忌哉至於沈一

貫李廷機復出等語業已臭腐為海內厭聞久矣

臣可置之不折也伏乞

聖明速奮乾斷將臣前後疏併賀煇史繼偕徐兆魁

諸疏

勅下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如果臣為誣罔願甘受言

之誅如賀煇果屬黨邪罷示出位之戒不惟臣區

區公論得以少申而鄭繼芳王紹徽心事亦得以

自明庶陰邪小人不得肆其毒矣世道人心幸甚



瑣瀆

宸嚴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壬子二月初十日

三原記卷之六

五

浙江巡按鄭繼芳為諛諂侍黨與之多敢為一綱之計污蟻言官獻媚當路懇祈

聖明據事發劾以昭法紀以正人心以定國是事

臣蒙昧不善逢時懇懇惟知報

主一自受任以來首觸姦貪不顧反噬之禍自後假

書突出而亟伐其謀考察未公而力救其失皆犯

大有權力者之忌亦惟持有

聖明在上公論在下不欲使盛世乏敢言之臣而黨

奸者卒至箝天下之口但奸人之始謀未遂將轉

謀轉為幾使清明之朝魑魅魍魎充路而遺譏

三原記卷之六

五

無窮臣茲因事叙其始末以及誣枉可乎蓋假書

原謀陷臣與劉國縉王紹徽三人耳當其敗露之

日徐縉芳沈正宗皆與臣爭相辯駁者也有疏具

在

御前又臣既內曾有半以其賄結東林不肖者一語

當日即有向臣言者曰輕犯東林其受禍必慘臣

曰東林固多賢者茲特言其不肖者耳說者又曰

惟其犯不肖者此禍之所以慘且速也未幾果于

八月間正宗即借先年之估計強欲誣臣又捏無

影之居間併誣紹徽母論人人洞燭其邪謀即彼



以破其謬謂估未經題銀未經領賄何通乎今正  
宗辦周達之疏又謂辦臣疏至無以為解不過該  
之營將之欺蔽夫營將之欺蔽是正宗疏中罪管  
將之言臣不過引以還証之餘意耳所解豈其在  
此乃賀煥又謂臣辯疏辭已窮夫當此羣邪旁囂  
之日不思窮於詞惟患窮於理理若直一言可剖  
理未直即千萬言何益今臣再略為言之大凡通  
賄者未有不終其事以結受賄之局而行賄者未  
有不遂其謀以償所費之賄乃臣自估計遞差之

後至今再不經心各役三年以來亦未知其分文  
未領臣若有私臣即相忌各役肯相忌乎况用賄  
乃欲求增于例外而臣反于舊例減之蓋從來明  
監甲未有減于舊例而每頂付減去銀八兩有零  
自臣始後之得以遞減者臣實開之前之不難任  
怨後之不為無功歷歷有原冊可查必坐臣以受  
賄誰其信之若謂有增議之條例在當日該部何  
不以條例並開也今又謬謂各役之欠債似有因  
夫都民被商役之累久矣臣之祖父即以商破家  
者也一經僉報無有不借債以故且夕逃亡豈正

宗所謂獨監甲商匠欠債乎彼即預為誘買之計  
許其領銀寬其追債然人各有良心豈即妄自承  
認以誣風所砥礪之臣無者決不能以為有况數  
月以來豈不分外體訪果何名何姓竟誰其人耶  
此理甚明人所共曉多言何為先是朱一桂有不  
平之鳴即以例轉處一桂今周達再有不平之鳴  
而正宗等又且誣及徐兆魁併及王南察之史繼  
備夫一桂兆魁政與臣皆爭察事者而繼備又不  
受私書以至察於南者皆與北察相犯故不借此  
行媾不能一網盡收蓋從古小人希冀于進未有

不以陷行讒以讒成陷而奸雄之驅除善類以空  
人國亦未嘗不收儉巧傾危之輩以備橫噬之用  
者是向來術在言路近見言路計窮其司耳目者  
終必顧名義不若部司之途廣而踪進者易為使  
也故一無忌憚若此耳臣以久困於吳越之間始  
識時局未嘗不仰東林之多賢又未嘗不惜東林  
之濫容匪人卒壞世道併壞東林也即以于玉立  
言之有謂其才具虛僞性善雄俠其家財力足以  
收養亡命其人機智足以結納死友依傍謀學之  
逸賢大肆傾陷之浮義遠交將大用之老成車騎



紛馳道路近收小有才之新進鷹犬盡入藩籬  
 人之夙須賢名者以為名高媚秦人之大有權勢  
 者以為厚實羣克供其願使大臣墮其牢籠年來  
 無讎不報無怨不酬無遠近親疎為其所驅殺殆  
 盡天下莫不惕于斯人之威力而兩大起勢已成  
 此盛世之大辱而人世之非常也所以然者以  
 皇上從來虛明為治惟恐人竊弄其權後且察議論  
 之偏排擊太過終不欲人陰借以為用一切直以  
 寬大容之然不知以優容成廢弛以廢弛成旁落  
 致使草野之間竊持太阿之柄儼然樹造制之幟  
 而為躍治者所歸也幸而近聞諸賢慮其造禍必  
 大業已分斥玉立于東林之外此時大臣未必不  
 覺悟其假借肆毒之非將以禍身禍國有妨於  
 一已遭時之事業無奈其獻諫者榮之羣小徇強  
 附之而不已也此或周達有激于衷者耶今欲小  
 破其機局亦惟是伏祈  
 皇上赫然電斷將沈正宗賀烱論臣與紹徽估計居  
 間之說  
 勅下部院科道從公會勘一或賊跡有據即將臣等  
 重加究擬雖置之斧鉞無所逃罪如挾私羅織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事駕誣汚人名節以固黨與則自有明律在一經  
 重創將讒邪自消偏重之局可破而蕩平之治成  
 矣臣杜門乞休已久慰臣者皆曰惟緘口可以弭  
 禍臣曰人皆有避禍之時惟言官不可有避禍之  
 心避禍則趨利將何所不至於國家何利焉今  
 禍且日逼不止於臣之一身矣故略陳其事以  
 請會勘如此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四日

六八... 卷正內



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糧副使  
喬應甲為臣病轉劇新

命久稽謹再直陳不能赴任之由仰祈

聖鑒事臣以浙江道御史陞轉寧夏副使連章上

請未蒙

天聽以時情觀之未免以重內輕外為臣疑不知銜  
史七品郎官耳一旦由七品而四品由郎官而方

面有何不可且人臣苟可漏報宜無擇地本朝

固多宏碩豈由京堂臣于此察之審矣籌已熟矣

然臣今日所以必不能赴任者有萬不得已者奪

其情其說蓋有五焉臣靖為

皇上陳之臣前歲曾乞外轉為臣父母年高冀得就

近地迎養緣臣職以盡乎情上願也今寧夏去臣

家二千里外又係邊方臣父母必不能跋涉遠行

臣安能遺親獨往臣之不能去者一邊方用兵機

事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臣快口直腸遇事便

言無能噤嘴以待吏部以此推臣人地兩不相宜

徒取充位以速官謗臣之自知甚明何敢為朝

廷諱誤邊方事臣之不能去者二臣奉准撫公論

雖云久明而錢神力大鷹犬成羣獻媚假手挾孫

太宰以行一網打盡之計如丁元薦輩日煩有徒

誰實為之冰山寧復還思皎日又如周道昌為毀

為譽當烹當封之言影響含糊尤令人莫測似此

淆亂無復主持屬目多風波之途投足有羅網之

慮臣之不能去者三銓部職掌京察屬考功年例

推陞屬文選往時年例待京察後數日方舉去年

京察本與年例本同日封進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附權害正自知公論難逃又見同司同僚救正者

衆乃陽推文選司謂好了好了推剋選司處去了

夫以七品小臣該處即處何嫌何疑乃陽避而陰

持機裝而巧弄不處之處是誠何心假公借私成

甚體段故塞臺諫倡言之路徒快權奸報復之私

臣志願疑違涓埃難報臣之不能去者四臣以御

史陞副使孫太宰所謂腰金衣紫貴列方面者一

正一陪自是定規乃從摘叅七人中帶臣姓名槩

擬

聖旨知道了既非點正又非點陪從來無此舊規誰

不知為詭計播弄若此夫懷才抱德之士方思高

蹈遠引之不暇尚敢覲顏就列長為忌者所側目

此臣之不能去者五夫臣有此五不去而又病在



筋骨步履艱難卽庭除咫尺之間扶掖須人每遇

二親壽日新年惟率弟侄代致一觴猶不能以一

拜一跪成禮他可知也夫人臣遭時遇

主言行而道亦行身出而功立見上也進不能以匡

時而退猶不至于失已次也若進退兩無所據控

陳又不見原既貽邊地乏人之憂復阻賢者補除

之路則志滋戚而又未能一刻安也臣不得已再

瀝血誠仰乞

陛下憐臣病悴之軀存難效更念臣時勢之值勇

退爲宜早下吏部覆臣致仕倘一日微藥餌之

效永延救水之歡卽沒齒戴錫類之仁其敢後

卿結之報爲此令義勇喬務實將原領

勅書齎赴通政司奏繳不勝望

開陳情之至  
二月十五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煊爲人品難誣橫議彌熇乞

勅廷勘以扶正氣以釋羣疑事臣去歲疏折南道御

史周達因其爲奸黨張焰而并排擊于衡泌棲遲

之士恐

陛下因達一言而過疑放逐諸臣且并疑山公之啟

事與夫臺諫之劾書盡屬誣罔遂從此永絕求舊

之路則賢關結轡而天下事愈不可爲蓋一臣禁

錮猶不足言所惜者阻後來忠直之氣使人人重

得罪而忘國恤此其事關邪正消長世道否泰

誼有難于隱默者周達疏辨駁正自有科道臣不

宜有言當此不諱之朝乃進防口之說明悖

祖宗直言無隱之條明導人臣雷同罔上之漸豈戶

曹新進之臣獨非王臣將坐視國家公論可以

變亂于愛憎之口乎昔叔向對晉侯謂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

患之大者卽我朝廷清白之風寔盛半出于翰

林卿寺部屬諸臣豈達未之知耶于玉立與臣同

節其立朝持凜凜之節居鄉守恂恂之規海內

多知其概臣愚尤悉其詳故以聞見之真爲之表

白而并以指摘之故挾達之用謀誠不忍十年未



雪之沉寃遂憑曲筆勾除以慰杞檜之寃于家食  
 猶惜此百折不回之奇節毋為簧口煽亂可究管  
 樂之用干當廷乃周達啣臣入骨而甘心詆臣洗  
 索不得干居官捃摭併及于生產詎知臣非富室  
 玉立之後何必借資况乎白首為郎而云市得美  
 官達將以誰証乎臣父學仁僅守箕裘之遺不乏  
 鄉曲之譽錢策疏論段然帶出一語借以為証原  
 屬無影曾何累于段然而摻尋到此不亦技窮力  
 竭已乎干玉立非考試官有何機謀可借科臣名  
 目有何畏人之議其後而以夢寐所不到之語忽

加于臣臣不任受近來科場之說眾所共知者或  
 別有其人周達乃欲移而駕之于臣將借臣分謗  
 而代人解嘲乎若干玉立之生平原有定案寒暄  
 來往之牒當年借計巧排本非出

聖主之意生死患難之交今日空勞離間未必快奸  
 相之心起廢保當今急務推而不下之虛銜猶謂  
 以媚秦而得則年來起廢不少程才量品而優  
 之者亦不少豈皆以媚秦得之即非秦人而繼秦  
 者廢可毋起乎白駒食藿方將挽其遁思青蠅止  
 棘乃欲阻其連茹且枕石漱流之輩加以投關抵

壁之譏達即好語排擠獨不念振鷺之未充嗟雉  
 膏之不食哉東林非自標榜排林下者輒以東林  
 為言故東林之名益噪既以東林陷穿人而復以  
 東林為招搖人則東林果賢耶否耶達又何其無  
 特操也詆玉立則詆之已耳必不容臣再出口達  
 將以此恐赫箝制使人噤不敢發乎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第達為不根之語亦復何難即如養刺客  
 飛盜等語徒借掩口耳達雖謂與徐兆魁曾無一  
 面今觀其疏中大意若出一口兆魁曰營謀吏部  
 達亦曰與吏部官交通營謀兆魁曰大察前以私

書把持達亦曰察典不得行其言故恨交通朋陷  
 之情形不既洞然難掩乎達更詆臣為護法聞達  
 疏上之後尚有致語達者云原疏不痛不癢不如  
 不上必一棍打死為妙然則達又誰之鷹犬乎使

達少知忠邪之大分亦何致為人所悞而自襲其  
 臺省之重若此哉至于為舊輔沈一貫復仇達之  
 肺肝已露而但以為臭腐之談不知楚事妖書亦  
 可以臭腐二字抹殺否年來飛書輦金直至都下  
 文通金吾以阻阨君子向用之路其舊日汲引之  
 人至今分布中外日肆流言以証惑後進播撼正



人實欲爲待燃之寒灰以置再更之棋局卽今蒼  
蔚朝儕彙施盈路宇宙不得清明妖氛不得屏息  
職此之故若夫李廷機當鐘鳴漏盡之日無夜猿  
秋雁之思明爲一貫殿後爲繼借引手舉  
朝方蒿目而憂而周達乃惡人挾發湯爲厭聞也耶  
大抵小人君子各從其類小人之路無窮于五寸  
故從之者易君子之途如登千九折故由之者難  
所持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令奸邪無遁形耳及今不  
加別白則萑菲貝錦愈譁然交戟之下弓矢矰繳  
益騷動衝沁之間雨雪無見覲之期蛾眉召譏詠  
之口方將指痛哭流涕爲妖孽必欲以黨碑朝榜  
流毒善類禍中 國家他日雖有噬臍之悔亦何  
及哉臣前疏尚在

御前伏乞 檢發并今疏及周達等疏 勅下九卿  
科道從公勘議如果臣言不謬則周達等當伏黨  
邪害正之誅卽禱臣罪臣以謝周達以爲人臣出  
位而言之成臣無所恨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五日

廣西道御史馬孟禎林居久屈之臣不堪重加摧  
折事臣閱邸報見有原任刑部郎中于玉立江干  
一逐臣耳一時臣工言事扯入奏章此擊彼攻愈  
引愈長不遺餘力幾無行矣乃臣竊平心一評考  
玉立素履筮仕建言觸忤首輔請告里居凡十有  
年再拜原官適當楚事相構持論不阿雖座師力  
招之卒不忍背良友其行已爲甚方妖書發難懷  
恨中傷者但一寒溫語以鑽營一日逐兩郎中全  
連及一太宰身幾不免至今言其事無論知與不  
知咸爲太息其被逐爲甚寃矣未甲科歷資三十  
年先後授官不逾刑曹不及五載此外皆家食之  
日雖一二年來公論不棄曾經一再起推而前人  
線索尚存終成畫餅其遭遇爲晁厄反覆吹求藐  
焉廢臣一片剛腸靡有半生蹭蹬實無他罪縱其  
壯心未息感慨時事就中或有月旦之詞然亦事  
在語言快口招尤祇應責以韜光之義若曰是能  
指授朝紳能遙制 國是也者則士各有志語默  
動靜一事少差生平盡壞誰肯受指使于他人林  
泉自林泉國是 國是 廟堂上黜陟一人興革  
一事當事諸臣不知幾經商酌請自



聖裁而謂一介小臣力能遙制談何容易且事有關  
係不獨一人而情有揣摩不宜已甚者起廢一事  
滿朝力請但求

俞旨早下豈嫌破格超遷如身未出山而先蒙媚世  
之譏竊恐林下諸臣慮有終南之後議雖賜環  
不敢入朝古有千里問訊至今為美談者矣之楚  
之沐風昔曾同患難之故人偶一造廬犯何公論  
而無端揣以他腸舉此羅為罪案亦又何相厄之  
極耶見任臣工各言所言公論當自定耳相爭不  
下獨苦此沉寃林下之人受此集矢職目擊時事

天祭記事卷六

十一

三十一

竊深有慨于中用是據事直陳仰祈

聖鑒俯俟公評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六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  
甲為九愁

天恩蚤賜休致事臣親老病入上封章不蒙

發票臣詞已窮臣心甚苦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深恩言路不容出就外藩既便迎養又幹實事

何負于臣而再四堅辭殆非人情亦非初志但臣

父母之年俱七十以上俗稱古稀義難出遊況今

朝端之上多少為親求去之臣獨臣乃得

俞旨歸田里方幸解組而承歡未久安忍絕裾而復

事遠征此特就臣為親一念私心言之而臣病又

萬萬不能出者見今兩腿酸麻跬步不前何以

任何以跪拜此皆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者安敢欺

我

皇上也伏願

勅下部院查臣情真病真念臣往邊四千里外上疏

之艱特准致仕寧夏要地蚤為推補臣得退休

山林日與田夫共歌太平恭祝

聖壽臣願畢矣

壬子二月十七日



工部管繕司員外郎沈正宗揭項見鄭御史疏辨  
濫估謂職污巖言官以媚秦人復移師林下之于  
比部且又以濫估爲裁減語甚不倫夫事有顛末  
御史何不循其本也職之援東林也悼方正之不  
容也是國是也職之論濫估也痛虛耗之釀禍  
也是國計也御史倘辨濫估乎亦人情之恒若  
曰職固常疏救比部者必極力巧擠之而反欲入  
職發覺濫估之罪則不可解矣夫職自論濫估者  
孰問其爲鄭職自論居間者孰問其爲王言官自  
污巖耶職污巖之耶當飛矢中於東林也山棲谷  
汲詠歌先王之士蹈高天踏厚地猶將不免鎮壓  
之禍人禍東林耶東林禍人耶今語及濫估則曰  
東林禍之語及居間則曰東林禍之誰教御史一  
擲五萬誰教給諫情牽利害豈東林教之耶御史  
所藉口者曰未題本未發銀不知題即題估定之  
數發即發估定之銀未題未發豈御史不肯結局  
行文停止耶抑部司遲疑曰姑徐徐云爾耶一萬  
幾千金錢糧估及五萬猶恨其少儘御史意必何  
如足耶今何年逾久盛甲愈敝壞猶能照條例修  
理耶御史不見近日南戶部失庫銀一萬二千餘

金盜由書辦不關王者尚且叅罰四部職今指未  
發之帑金結續以賄估者却望發估數以還貸其  
與自侵帑金有異耶國家如此漏卮慮開不應  
塞耶管將非矣御史是耶御史又云欠債者不獨  
盛甲商匠職且問商匠何故多欠債此其故不可  
知耶且職正怪同一盛甲匠頭去年職曾發修理  
戊子庫盛甲錢糧三千金無扣債者而獨欲扣京  
營明甲之錢糧豈債主之索債與否亦職與東林  
厄之使之耶當初商匠之乞禁私債也苦求移咨  
刑部都察院等衙門職謂其傷體也僅移東廠錦  
衣而止即此一言亦周御史逼職乃不敢隱職豈  
好發人私耶御史謂職爲誘買職不受商匠之賄  
足矣反行賄以賂商匠耶御史且問正月十七日  
匠頭又何故幾欲擊登聞鼓其姓名詎不在人耳  
目耶職始初一疏即如修理明盛甲職督促兩月  
不前勢不得不發覺發覺則明盛甲有修理日耶  
咎將誰諉即年例之推何歲不舉夫獨無官評而  
藉口職耶即秦人大有力者太宰耳職媚之未速  
化耶容容後福緘默可以干寵者豈在位且暮不  
忘掛冠善媚人者曾不作一二年計耶職希何榮



于何進耶如今之人以例陞轉腰金衣紫謂非所好獨且尤人彼皓首林泉者實反厚耶妖書之日死即死耳將為名高而忘其身耶兩足既斬一璞未淪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據事發奸者讒耶以不平鳴者讒耶新進之職不許言事臺諫老成任叢奸弊耶一比部耳一謂其家財力又一謂借資他人何自矛盾耶邇來讒言之生務摧折正人以塞賜環之路杜骨鯁之口者夫誰非當年四明所樹至今猶得其橫噬之力者而反誣人耶夫方其播虐也荆棘繁華芝蘭萎稿即今流毒鸞鳳羽鏃鴟鴞

壬子二月十九日

原任戶科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王紹徽為積病纏綿萬難赴任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保殘軀以明分誼事臣於二十九年三月內京察吏部薄示臣罰外轉今職猥荷俞旨即於本年四月十七日謝  
恩辭朝赴任因乘便過家輒嬰痾疾鬱火結痰委頓牀褥業於本年九月齋疏陳情乞休意得弛擔息肩庶可假便調攝少延殘喘不虞孤子微誠不足動  
天未蒙 批發今旬月以來病益沉重濕痰流注鬱火上攻腰股不能屈伸天地時覺反覆方伏枕呻吟多方療治吏部復移憑臣家山東撫院司道亦各以尺一督臣上任此時一身安危不足計獨念以臣溪癘之疾而責以刻期任事其勢難以臣不能強起之身而致方面懸缺日久地方有廢弛之虞其罪重亦惟是祗切震怖痛苦呼天已耳况揆之於分誼更有難於出者何也憶昔假書之造所牽者臣與劉國縉也金明時之疏所疑者臣與臣座師湯賓尹也今湯賓尹廢劉國縉降金明時與直言之秦聚奎後先無辜俱已廢癘而臣雖例轉



猶得微橫金守藩之列臣實何顏覲然獨立且賓  
尹嘗教臣以剗削崖岸調停人情臣不能奉師之  
教而反以羅織貽之累臣實負師臣與言官共爲  
人所側目爲人所下石而處分不同臣實負友太  
宰與王圖皆臣同鄉先達也臣既不能依阿同鄉  
迎合先達今日之事轉蒙先憐幸從寬政是臣不  
受私而太宰與王圖若尚有所私於臣者臣將何  
以謝諸臣謝天下後世也併此兩端不得已再瀝  
血誠願懇於

君父之前伏祈

聖慈特垂矜憫念臣膏肓之病難以生師友之誼不  
可廢

勅下吏部准臣致仕得與湯賓尹諸臣同放別選賢  
能推補該道但蚤拜

命任事報君恩守分謹各有存焉臣卽窺伏山數行  
且與田夫野叟詠歌

聖世太平於無旣也臣無任隕越之至

壬子三月初三日

原任戶科右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司叅議王紹  
徽爲去 國孤臣游羅橫巖謹據疏直折以明臣  
節事臣入官以來斤斤自守側身局禁切幸無恙  
第以耿介寡合弓影府怨曩假書之造明是暗裏  
挑唆一網打盡之計而當時攻臣者一則曰以秦  
攻秦欲斷秦脉一則曰詞林有人鄉曲有人雖不  
遺餘力矣而猶未有議及臣操守者卽後禮部王  
事丁元薦有憲臣持議當堅一疏中有指摘于臣  
然其附黨附權之狀已經南北臺省諸臣論列臣  
亦隨被昭雪可置無辦自去秋臣上疏 請告後  
復接邸報見工部主事沈 有敬循職堂等疏  
于今歲正月二十九日見戶部主事賀煊有 國  
是愈消一疏其中于及臣者皆無端風影橫加誣  
執臣欲言之念身旣隱矣烏容躍冶爲世不祥欲  
終不言恐三至且投杼矣可久負竊缺爲世所疑  
臣謹按兩臣之疏折其欸段質諸天理人情聊陳  
烟幅之懷惟  
皇上俯垂察焉正宗前後疏言及臣者畧相彷彿大  
都謂 感恩殿工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科臣馬從  
龍因扣除二千餘金在庫不發乃爲奸商于秉忠



冒領而去謂臣居間關說又指陳揚為妾父對手  
過付云云臣初見駭然莫知其端續接工科右給  
事中張鳳彩辨揭馬從龍參既然後知此銀應發  
之故與貯庫之由昭然分晰可曉矣居間之說則  
問之二臣可知也況臣去年出京在四月二十日  
鳳彩冊封回京在于五月中日期各不相蒙後  
鳳彩由禮科轉工科接管廠庫差皆臣夢想所不  
到者彼各據堂批司領掛號于臣何預焉而謂臣  
在三千里外居間乎至以陳揚為臣妾父又不得  
其解矣臣以望五無子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卷之六

十一

日納妾揚氏乃孤女耳何有于父今陳揚業在官  
矣試嚴訊其人伊果有女而臣果納伊女為妾者  
乎此節勘明其他杜誣即可立斷賀煊疏言及臣  
者所指巡視銀庫與管巡青事除巡視銀庫該科  
未嘗 題臣亦未嘗奉

命巡視此其妄誕不具論矣至謂臣巡青到任之初  
商人欵送銀三伯兩約定盡發往年商價每銀千  
兩孝順銀五十兩逐月放商或二三次或四五次  
計本年發過商價銀二十九萬八千有零實得孝  
順銀一萬四千餘兩指商人徐世寧云云臣按本

庫領銀常規主事先據部院申領將應該給領商  
名銀數挨年順序填註一單請巡視科道輪次到  
庫酌量數目多寡按單分別給商商人各隨見貯  
收銀數支領臣亦依循成法于商何德而三伯銀  
之欵每千五十兩之孝順孰約而孰送之計中府  
等場商人其數不減五六百名衆實有口其孰能  
掩且自臣管差後接管科道已兩易矣誠令先後  
四人明訊暗訪並質諸徐世寧之口若有絲毫染  
指彼將不食吾餘豈獨明法哉至于下庫日期該  
管主事有請則去不請誰肯屑屑不憚煩者若有

卷之六

十一

意多及矣必下庫數數乎况京糧銀每年約有額  
數臣豈能於額外增減耶此皆可以案覆也又謂  
解官王侃如得京糧銀寄頓臣寓整及半年後銀  
匠陸大傾瀉成色改重作輕兌時被銀庫覺出欲  
行參送極力求免乘其放商日期隨收隨放將銀  
分領各商無不人人痛恨指壩上黃土等商人有  
口云臣思往時解官解銀到京投報之日即將原  
押解銀盡數寄收在太倉銀庫內外房候該管科  
臣下庫兌收未聞敢解入科臣家者且臣向所居  
與龍轅衛隣壁乃五都之市車馬錯趾之所又籍



辭所時過而臨焉者豈有整及半年而人不知者乎且王侃如見在真定府經歷咫尺神京陸大臣不知何許人誠提此二人到官嚴加訊拷伊所解銀色數果否低輕果曾與臣見一面接一語否且既爲該庫覺出矣當時誰爲之給庫收極力求免臣旨向誰一訊即決有何難斷臣猶記彼時只聞該庫主事李夢祥重收侃如銀四百五十兩有奇不聞其覺出之說賀煊何言之謬乎至給散銀兩亦係該管主事各照頭項動支搭配自同心計臣不過監兌其輕重耳其所領給府場商人亦多

頁八六六

一

矣何獨壩上黃土商人有口哉徧咨之而其論當益確也又謂臣每下庫一次折飯食銀十二兩計一月之間飯錢七千餘兩縱容家人班皂跟隨到庫需索商人銀庫錢無算乘醉爭錢在庫門首厮打云云臣思臣每次下庫其先後陪庫非止一二部臣管庫先李夢祥後何人義同陪先張雲翼後張應泰後蕭鳴甲等臣耳此數臣者皆在銀庫同司記籍若狼藉以餽科臣則人各有心誰敢執其咎况銀庫出納自錙銖以上必公同登記設每次折與臣銀十二兩作何支銷此時數臣亦在京可

召而問也臣復憶初次下庫見庫中依常規與臣備飯一卓臣聞知其歇家所辦即與張雲翼同心相約以後不須再備遂以爲常後臣惟于臨近處所自備飯食食畢下庫此當時同事之臣所共知者一飯不食况折銀十二兩哉若臣之家人從來未曾隨臣出門今云索錢庫商無算其所索之人必亦皆有可指名者乎若李夢祥之管庫其賊穢之跡昭彰人耳目後雖緣鑽刺倖免察典迄今尚有能言其事者惜當時臣在風波中少一白簡耳賀煊何保刺之倒置哉况業知臣爲時論所惜然

頁八六六

一

各不虛立士不虛附此豈可以倖致耶總之假書之出其蔓行株連者已擯斥而臣係正坐之人尚掛各仕籍故青蠅之人力加構會又抹殺臣生平以補前人所未逮勢固然矣臣于二臣何難焉臣聞衆言淆亂折衷于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于皇極伏祈

皇上赫然 電斷將沈正宗賀煊論臣事蹟并臣此疏

粉下部院及科道公同會勘如事非其虛罪得其實請自一貫以上計貫論罪重加臣誅戮以爲言清



行濁者之戒如或故為構造羅織污穢則律稱凡  
假職誅誅奸賊事情汚人名節者自有以也  
憲章當此非臣愚賤所敢知也臣不勝願越待以命  
之臣

壬子三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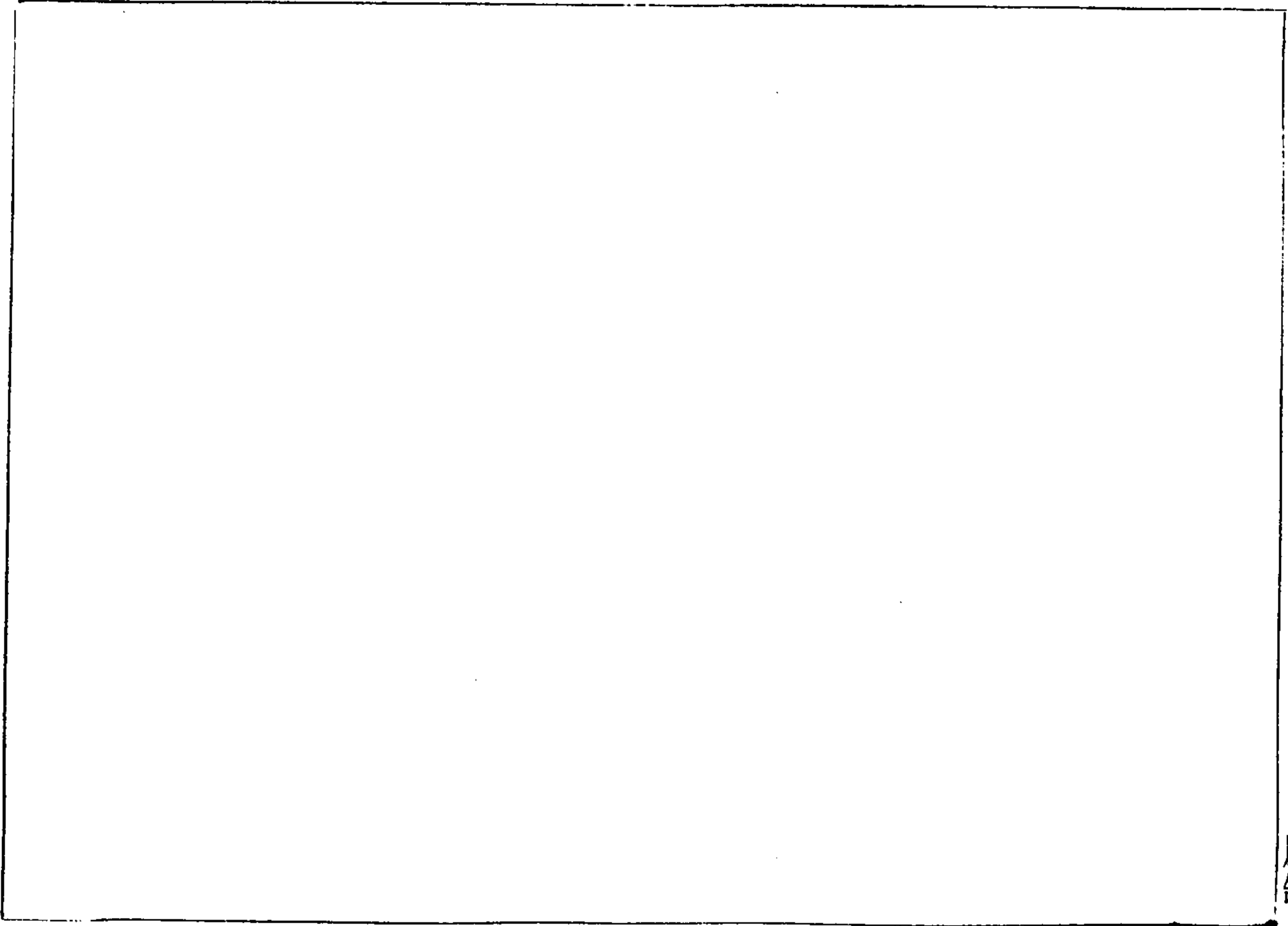
臣請歷指其事

戶部廣東司主事李朴為 朝野人望幾空上下  
否隔冒進危言以安 社稷事臣管倉小臣也為  
皇上理財者然而理財用人原非二事慮及理財而  
不得不慮及用人常聞樹國者非襲祖宗之成業  
可以長享天下而無害也必自樹人始非任拋擲  
之容盪可以恣吾遺災而不收也必自破奸黨始  
奸黨不破則忠佞混淆夷蹠莫辨其究也金骨銷  
于係類賢哲竄于堪岩而天下危而社稷危而人  
主危後雖欲悔噬臍何及此臣所以痛心病首而  
不容已于言者也何也賢者之謀入國家也常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其視爵祿常輕不肖之謀  
空善類也常尋萬有一隙之微而其布羽翼常廣  
臣請歷指其事

皇上試垂聽焉自妖書作而沈一貫為之謀主肆張  
彌天之網大設坑儒之阱乾坤埋翳宇宙陸沉當  
是時附之者進背之者逐沈鯉逐矣郭正域逐矣  
其餘無辜波及者未易更僕微獨逐也悽惶旅邸  
舉家苦楚之悲飄泊孤舟闔門懼誅之禍至于今  
談及往事猶能使人肌慄心悸而 國家之元氣  
一耗矣一貫之流毒嗣是分曹植黨競立門戶意



原缺



李三才也旋轉手段呼吸風雲而當其無淮上也  
 乘江南凋敝之秋貂璫播虐之後望風披靡而彼  
 獨力抵頽波烈官為百姓作主沿江一帶漠然山  
 高水清詎可不謂社稷臣而有以為揮霍不羈有  
 以為廉貪相半有以為貪而既比者臣不知其中  
 之所藪但見其颯颯雄風真可以搏挽乎天地下  
 亦居室真可以地跡于衛荆而阿彘墻鳩金山珠  
 海竟不知構于何處猶使一片赤衷蕭蕭而向三  
 徑盤桓也雖時論似已既言而不可不為之長太  
 息矣此以三才言之而知其任事之人望一空矣  
 六察記卷八十六

一孫丕揚也以三朝之耆舊八十歲之老人于息  
 寥寥家計空空形影相吊齒髮則已盡衰風燭自  
 憐暮木則已半拱起林壑而廟堂全為國恩矢  
 忠貞以司銓豈憑已見而議者謂非昔日之丕揚  
 盡為公報復恩怨也誓心天地之老自非營窟借  
 叢之流而亦不滿乎時議也試一平心論之果爾  
 忘家之臣耶抑全軀保妻子之輩耶此以丕揚言  
 之而知其老成之人望一空矣况以呂坤之賢聖  
 惟公也議去昌之謙論惟時也以鄒元標趙南星  
 之獨立敷陳也而望高山千丈棲泉石凡此數臣



皇者夙負時名而朝廷可藉一臂之用家食者始末  
 論而為時所爭者倏以為賢倏以為不肖介乎兩  
 可而無所適從其始也是非角立隊隊爭鳴不過  
 快若也之辨將公歎然矣陛下陛下陛下  
 皇正操不信之心盡疑天下無一定之品朝堂如  
 關之而戲譎徒資談柄罵詈貶笑旁觀規諍之語  
 真如聚訟而功劫濶置以至太僚不補考選不  
 起廢不行即有志言亦非是雖閣臣葉向高院  
 臣許弘綱連篇累牘以疾之請以去就大請而都  
 臣孫丕揚焦唇啟舌如以石投水竟不之報里  
 去父母之邦矣此其禍人國家豈小小哉臣以為  
 有天下者有大福也大福之運係于天大福之脉  
 培于人人也者可以維泰而不使之衰可以挽衰  
 而能使之盛臣敢謂 朝野豈盡乏賢但以賢為  
 不肖而人是其是人非其非至使忠讜流落而不  
 偶老成相率而求去天下事尚可為哉臣恐蒼蠅  
 之讒行于國而懷瑾握瑜者闕矣邪徑之士託于  
 勢而慷慨任事之人入山唯恐不密矣天下無事  
 則已一旦有事且見  
 皇上獨立于朝而孰有為心膂股肱者乎孰有為杆

衛外藩者乎

皇上為人守持

宗廟撫有四海至使抱空國以立于臣之上

皇上縱不為天下臣民計奈社稷何奈

祖宗在天之靈何然究其原方正之不容也邪曲之

害公也甲乙爭勝而不下其遺毒餘烈日彊日尋

而莫可解也乃知奸黨一日不散則人才一日可

憂人才一日可憂而關係

皇上泰運者一日不得散心也昔微子去而殷虛屈

原逐而楚併于晉以鷓夷白隕范增以剖斗鳴怨

至于今悲興黍離哀切湘潭浪起江濤憤鬱玉玦

而天運隨之彼何常不因小人交構其間而其君

不信以至于苦口之言不入而腹背相猜忠臣解

體更姓改物為覆轍之鑿也可不哀哉臣以為欲

使仕路之清明當決明黨之藩籬欲決明黨之藩

籬當奮太阿之乾斷或一人而是非互執者或一

事而累年莫決者或兩是而相持不下者然其平

日之好醜才品之高下海內有目者見有耳者聞

公道之在人心未必盡死試一從公核實果為世

道之妬為百姓之賊不妨顯誅其身并戮臣以為



附和之戒如果其人有益于朝廷無損于國  
脉不得以含沙之巧血口之噴矣曩白駒于空谷  
而快魑魅于清晝此在

皇上動念間耳芝蘭荆棘枝葉自是不同翻雲覆雨  
詐偽固可立見是非既判鴻漸既庭在朝者未  
必有丘澤之想在野者未必既彈冠之慶用以奠  
宗社于磐石之固而指天下于苞桑之盛恒必由之  
何為以疑貳之心塞衆正之路開羣枉之門而考  
選堅執不下大僚起廢猶豫而不行哉臣見天下  
之論事者大抵論線索論脉動輒曰抹殺公論而

秦原浙脉終日喧喧虧屈多少豪傑臣不知何脉  
亦不知何線索祇以才當釋疑竇當釋朋黨當散  
議論當公論人者不宜以脉之一字盡束于羅網  
之內亦不求勝之念橫恣肆以毀罵之口唯在  
皇上察其邪正而歸之于斷則泰運永縣而日中  
之治與天無極矣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壬子四月十四日

直隸提學御史熊廷弼為按臣疑誣異常微臣執  
法有據謹平心說明以付公論事應天按臣荆養  
喬陡然回籍臣正歲考常州去地方數日而始知  
之方念其孤身在外新開喪妻或偶有傷感而去  
不意其忽有專疏論臣而以梅氏一事為掛冠題  
目也據疏大意謂臣庇奸殺人婿人不黜犯奸生  
員梅宣詐等反惠公舉生員芮應元等為寬梅氏  
重徐氏用盡一片殺人心腹為湯劇子效首功又  
謂臣大奸主謀令心腹中人微寧道張九德應天  
府推官周子蕃誘致渠夫以為遮掩併及涇縣知

縣姜習孔蕪湖知縣魏士前發原知縣趙昌期疑  
臣拔為羽翼以與之梗讀之數過茫然不曉所謂  
臣無處致辨惟據治梅氏一事言之宣城梅振詐  
等奸拐徐氏已經撫按奏提在先及去冬臣至徐  
沈梅二家及生員蘇海望等百姓鄭尚聘等皆有  
詞臣皆批府查問今年正月府詳至擬梅振詐梅  
子祚湯必守徒罪梅宣詐梅羽詐梅俞詐梅望詐  
四人杖革臣謂事關各官風化甚大擬徒尚輕梅  
宣詐等既為徐氏同席飲酒豈無奸情若不究明  
他日必圖辯復遂駁批云梅振詐等惡少宜淫竇



奸徐氏弟兄聚廳為禽獸行傷風敗俗恨不手刃以快衆憤即律無死法而寺觀神刀奸誘走者例得遣戍一徒果足盡其惡乎徐氏之外奔也譬如一兔在野人人得而取之梅宜祚等是否止於同席飲詭豈體面所在奸事故有難於盡言者耶既破至此何益徒留四所辯實耳且梅宜祚等初首於徐佑四再告於沈有章三告於徐沈朋官府據此自是正法而馮應祥蘇海望等假稱義舉結黨來京望門投訴奔走者律如此惡習不懲何待而鄭尚聘等紛紛告變陰快私情而陽借留賢為名

六卷記事六六六

四二七二

此奸民之尤者也徽寧道一併覆確另招速報夫府擬徒臣駁戍臣不寬梅氏也府招止同席飲詭而臣追究奸情臣不還官祚等故物也按臣但知同席飲詭干碍行止為可革而不知究出奸情一革不可復辯臣意乃更重耳但見臣不即革宜祚等為欲還故物而不知法家之體未有軍未允而先允杖革者臣於此自不錯耳駁云徐氏外奔譬如一兔在野人人得而取之梅宜祚等是否止於同席飲詭語意甚明一恒人能辯之而按臣乃據此駁臣以為寬梅氏重徐氏誤矣臣請為按臣註

解之曰人人得而取之者正見梅宜祚等羣奸之也是否止於同席飲詭者正言其不止於同席飲詭而必得其奸狀也借令審時徽寧道不將駁語細細講明而徒以曲解混語答應則誰為曲解者豈該道亦不諳文移語耶至謂臣不責宜祚等一板而公殺義士芮應元以謝之為殺人婚人不知宜祚等之招該府止於詳報未經解審何從責板而公舉生員中並無芮應元名字按臣既以殺此一人為婚人公案何不一記的確以無名氏入疏且按臣信以公舉生員為義士乎臣請得而言其

六卷記事六六六

四二七三

槩寧國風俗薄惡士大夫彼此相傾財買府縣生員出頭假通學公舉以勝之而又有一種奸民以告訐保留為義舉每假公濟私乘機打搶以為利以此近年學額市棍日見縱橫動輒糾眾結黨打詹打顏而圍搶劫奪之風益猖獗不可言臣私心憂之當蘇海望等之公舉也盛稱徐氏素閑嫗訓溪園貞節大旨在為徐尚書掩其女之淫奔指為振祚等劫去以見其為徐氏之不幸而不知竊經年又走別省是劫是和掩誰耳目臣故批二淫為貞大傷風化然猶未知其有受賄情



出巡科考據該府該學開報蘇海望李茂先馮應祥芮永縉等行劣事蹟內稱海望等當日公舉得受徐家財物後蘇州南京者人各五兩往太平池州者人各三兩見本府人各三錢跪一跪三錢安家有錢僱紅有錢轎馬有錢衣食有錢且海望先與議定拚了秀才許銀四百兩代納監生逐日明倫堂搥鼓聚眾萬教官諭令不從等情臣等見而恨之發府查審招實坐以詐欺徒罪是時生員王夢等一百餘人呈辯並無出名公舉親往各院皆係蘇海望等盜寫名字以遺已累懇乞發給等情

而海望亦供稱當日見南京科道及撫按各衙門者多棍徒及徐宅家人假裝生員穿衣巾克數惟不敢進見臣院進臣院者獨有芮永縉弟芮永絲係按院訪犯及沈宦門館浙人姓趙者在內亦經該府審實在卷夫以公舉而指淫為貞以公舉而行財受賄以公舉而盜寫通學姓名以公舉而使棍徒家人訪犯及門館人等假裝生員進見官府是尚得為公舉乎若以此等公舉為義士而棍徒家人訪犯及門館人等亦可以稱士乎若以此等士不宜處治則

勅諭內載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為首問遣之例何不寬此義士而必遣之乎且此等義士義民名色為人上者亦何可以風示宇下南直隸十四府倘有此兩種人地方豈得貼然使學校不成學校衙門不成衙門地方不成地方武斷鄉曲而不必官府籍沒鄉官而不必朝廷搶擄以為常而變亂日聞羣盜有所恃而劫掠四起人人自危家家不保而忽以一清平世界變為禽獸夷狄盜賊之鄉假令在在如是人人效尤天下豈不大亂而臣亦惡得而不處之蓋救時救亂之計不得不出於此而按臣止以為欲寬梅氏何窺臣之小也至於摘臣批語施湯故智之句以為擁戴湯賓尹實錄又何誣臣之深也臣向不識賓尹是何面孔亦不知當日事娶始末但卷查先年生員施大德與賓尹族叔湯一泰爭娶徐氏因而致死徐尚書鼓倡生員馮應祥等以舉節為名建祠有年後該雲南道史御史論劾宣城縣節婦徐氏冒濫名節應毀淫祠而前學臣史學遷據此牌行徽寧道查明徐氏致死根因乃批詳云據糧里之公呈地方之正論則徐氏死非大義冒節多



冠殉也按臣即長休山林以謝臣臣不任受謝願  
獨嘆臣與按臣同谷同事本切緇衣之疑絕無芥  
蒂之嫌而忽生無影之疑遠發乘墉之矢臣方與  
之坦懷以相處按臣蚤應乘甲而見圖誠不意謹  
辱者亦復為此而世道人心益不可測耳伏候  
聖明裁察臣無任惶恐急切之至

壬子八月十七日

言 臣 奏 為

臣 奏 為

臣 奏 為

原缺



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熊廷弼揭為煩被  
察兵科宋濬韓遂使書辦史晉上疏誣職也其有  
疏辨矣至若原狂道張劉義齋所以得罪亦太韓  
之故亦為杜松事起而職實有以累之初西北  
款伏遂固晏然無恙也自韓王張杜松殺降諱  
捷致虜報警陷大勝堡一城陸續殺擄數千人全  
遼河河道長日擊蔡祥受禍固深恨韓及職  
松殺降狀一韓復庇護松失肆醜詆而道長益憤  
憤逢人輒罵一韓亦去口已而王疏庭崇科為體  
崇房素崇王三固王符蒼各道長交章參奏韓  
韓急復奴顏求解于道長暮夜扣門屢乞饒免而  
道長益鄙之指面數斥不少貸此道長與一韓相  
構之故長安中所共知者然使職不以發摘傷一  
韓之心而致其詆誣則一韓亦將不以潑潑觸道  
長之憤而招其詈罵故曰職實有以累道長者此  
也特為表而出之道長仇直獨立人也在臺糾繩  
不避以正氣聞被察而去公論冤之如以為李成  
梁私人則晉之疏由亦指舊太宰為成梁私人矣  
何不以此成梁故私道長而反手處之其說之誣罔  
類如此謹揭

福建道御史錢春為險肆寺臣營私鬻法清班久  
玷公議大乖懇乞  
聖明亟賜斥逐以端士習以肅官邪事臣職在守法  
然使匪人濫通朝籍而乘以專權固位之心慮軋  
已則邪正爭為簞鼓思覘徒崇邪競為標表于是  
不難破繩檢而以法為市至于以法為市而流之  
生禍不可言矣此以國家所貴乎不二心之臣而  
盤據之窟斷不可以不清也頃臣待  
命輦轂諦視羣生者越二年所其間奉公則拙謀  
進則工祈禱朝絃而裂玉章狎不肯以輕君承  
固無若太僕寺少卿徐兆魁者臣敢異默不言以  
辜  
皇上拔擢至意乎輒不勝欵欵之愚畧陳其概幸  
皇上垂聽焉臣謹按兆魁恃小有才恣大無忌似子  
車之駘偏噬異已類熬丘之鬼其能惑人乃其建  
豎靡得而稱垢穢擢髮難數臣第始舉其衆目共  
覩親手作供者則有如我  
皇上籲俊求賢式重新標之舉故惟釐奸剔蠹克堪  
綱紀之司庚戌科場人言嘖嘖問誰監試實惟兆  
魁夫禮卿之號簿見存難云無弊兆魁不知而不



言且無辭于失察也况忍于决裂大典僅乃巧  
 構况書是有意匿奸臣謂罪更浮干作奸者兆魁  
 抑何辭之與有唐魏徵之論臣品也如善嫉賢名  
 曰奸臣安官貪祿名曰具臣臣考兆魁建白渺無  
 一事晚攻淮撫亦可奇也其德色何疑然局至跡  
 高心蕩惡人議其後而欲啟坑儒之慘禍懸監謗  
 百之厲禁乎山中麋鹿錯認豺狼輦上斧斤徧刊  
 林木甚而貶楊時訾吳與弼譏李材詆羅汝芳孔  
 庶思挑謂朝堂欲謗言詞波謬形踪猖狂實過此  
 臣不能為兆魁解也若其臺倭虛糜九年金甲  
 例不復職顧猶戀不肯舍濡不忍割結縱筦篆不  
 間一日閉門驟馬驅中第見終朝掃徑腐鼠可嚇  
 雞肋兢珍仍守故棲希塵華胄果而罔卿得  
 旨意氣揭然墮棄三尺毀滅四維金紫榮微而廉耻  
 道喪矣清夜自思臣知兆魁亦無以自解也尤可  
 鄙者庶民子來尚知好義豈以縉紳翻不急公就  
 令有司強項不善趨承催科之政稍拙亦不應以  
 士夫反唇據形白簡居邦之禮全虧人言官司被  
 兆魁脇挾鄉里被兆魁併兼懸斯以觀當非虛語  
 是不但立朝而速官謗抑亦在野而媿鄉評矣嗟

乎兆魁何以狼狽乃爾蓋臣聞兆魁負仇暴之氣  
 而無禮義以養其心穿窬惟務飽人挾沉暗之資  
 而有勢利以牽其念鄙夫不免患失附下罔上誣  
 善鄙忠蟻集羶麾之不去獸惡網决之為快以致  
 壞法亂紀長媚嫉之風貪位慕祿靈傲狼之態無  
 足恠也臣獨恨華要溷膺遽蔭充路倘猶三槐不  
 加百足無恙以任其蚤夜合謀地罔相傾羽翼更  
 多折壓日中不正衝以失光而廟堂亦聞然失  
 色臣又竊為此懼故天下引領  
 皇上豺虎之界意非一朝而願附于鷹鷂之逐慮不  
 再計耳抑臣固非不知兆魁墻壁堅牢撼而不動  
 勢炎薰灼觸之必焦但雖約四端未罄百醜又俱  
 兆魁自犯自供而臣亦惟就事說事夫聞惡不詳  
 於更僕猶為顧惜衙門糾邪不患乎隕身直有聽  
 憑刀俎伏乞  
 皇上母哥中而亟 勅下吏部且 諭吏部毋畏徇  
 而速為覆處自此 朝無冒濫 國有紀綱卽禍  
 發于機遽遭入噬臣誠無所復恨矣  
 二十月十八日



太僕寺少卿徐毳魁為臺臣傾陷有因愚臣遜避  
無路謹畧剖辨仰乞

聖慈洞鑒更乞 早賜罷斥以無辱班行事臣廣東  
拙戇人也通籍二十餘年半多家食迺從巡視南  
城以及巡關按閩按楚所知持節砥法理枉伸寃  
祗竭夙夜在公之勞期無負 任使固未有吊詭  
炫竒之行是述縉紳間而知臣者未嘗無人嫉臣  
者未嘗有人也只緣庚戌之春疏論淮撫李三才  
貪橫不法遂觸其黨朋起交攻職辨疏中曾及東  
林遂為今日不可解之讐怨福建道試御史錢春

者東林錢一本子也吳亮賀煥兒親也吳亮藉願  
憲成書攻臣臣有駁疏賀煥捏風影語攻臣臣亦  
有駁疏難自誰起此何足為錢春狐兔深悲乃春  
等構謀待發要非一日之積矣近傳賀煥父賀學  
仁賣田八百畝賣銀六千兩入都意專有所圖勢  
必及臣臣未之信今春果有疏其言驗矣疏首以  
營私鬻法為辭臣乍傳未解及指庚戌會場號簿  
謂臣知而不言不知場中事體簾以內二主考主  
之簾以外臣與翁正春孔貞一余應鳳韓萬象共  
之所云號簿乃主考內簾分卷之簿也此簿未揭

榜前在三主考手既揭榜後在吳道南手始終非  
監試所得見錢春以此評臣為鬻法何贖贖耶當  
日提調韓萬象為賀煥鄉試座主錢春試從一閱  
當知其言之謬矣于主立教人攻臣其書四出彼  
書末段自敘甚明其洩也則天為之也何待臣構  
楊時吳與弼李林羅汝芳皆講學人瑕瑜自不相  
掩臣前疏特借之以明道學之難真非有意貶之  
也且臣所引之言皆古今成說原非臣創春以此  
為能感人噬也不知所感所噬者果何人耶淮黨  
之內臣未嘗不攻他人東林有稱賢者亦主立吳

亮外臣未嘗輕詆一人且有淮黨東林而外海內  
為善為君子者何許為臣所妬所嫉所傾者又誰  
耶臣邑署印父母官馮士豪受計伺臣螫臣至密  
至毒臣久隱忍不言及于主立授計攻臣轉急不  
得已乃稍發于其死後在恒情猶以為忠厚之過  
錢春反以此短臣乎未論淮撫之前臣建白未嘗  
無春不與臣同時宜其襲汪懷德口吻臣會役楚  
今錢春亦將有楚差異時請密設法而求春或賢  
或穢春當自見茲且勿輕疑臣也臣素寡交客投  
一刺臣纔報一次即二三大臣有經年未往一面



者自信無附炎趨熱之跡又安得有私交私狎之  
人抗暴傲狠無一像臣生平比周抑壓無一得臣  
彷彿所云墻壁必權力足以進臣庇臣者何官何  
氏臣曾絲髮藉一人之力乎此不獨臣自知其明  
想舉 朝持正諸臣共有耳目或能諒臣之素也  
至謂官司被臣脇挾鄉里被臣併兼又不知官司  
為何名脇挾為何事被併兼為何人臣邑為父母  
者見在仕途有四人未嘗一人失歡臣家素嘗事  
無訟何因而脇挾至臣一鄉雖小待臣而周摺石  
者歲所時有莫不倚臣為骨肉併兼又何從施臣

子事

君受一日職事則有一日俸薪九年始遷不獨臣一  
人逾十年而始遷者前時又多其人貪位慕祿何  
能獨謂臣也然臣所以不容于春者小京堂中拜  
命後不拘實臣添註皆得借一差歸獨太僕京營東  
西路三少卿皆領 敕行事無借差例故臣積俸  
逾期未能釋擔勉而處此既碍准撫大拜之望益  
拂東林推戴之情其視臣也猶著木之屑一瞬不  
去必不能安此疏之及臣也又奚恠哉錢春滿紙  
浮詞誇張恣睢無天無日信口昧心新御史之風

裁一班已見若春之為何如人則近日常州知府  
父子祖孫濟惡一揭亦足古其概矣伏乞  
陛下將臣疏與錢春疏并下閣部院九卿科道從公  
勘議孰虛孰實 蚤賜處分毋令排陷成風正人  
重足于世道未嘗無補若臣又處危地義無可置  
仍乞

壬子十月廿二日

聖慈蚤賜罷斥臣即伏丘壑尤榮于一歲三遷矣

錢春疏

十四

卷五



福建道御史錢春為邪臣聞言理屈大肆鳴張懇乞

聖明特賜顯斥以疏穢途以重言路以保善類事臣久居長安太僕寺少卿徐兆魁者沾戀祿位不顧身名蠹壞紀綱狡營窟穴驅南駕北敲東擊西濁浪幾翻清流欲滅伏念世受國恩義難循默不謀妻子甘碎狂鋒謹以其近時四款實封奏聞意存雅道未暇縷舉上有國法下有公論為兆魁計惟有席藁待罪以俟

聖明處分詎宜露爪張牙反噬言者至自謂所至砥節持法在公無負任使類市倡之自炫已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又指臣父為東林而原費起于南淮吳亮賀煥與臣構謀夫兆魁一生得意處臣前疏未嘗沒沒何煩更自標榜願憲成骨朽矣李三才灰冷矣職忝居

皇上耳目之司將令抱全軀保妻子之念顧臣姻婭之嫌如兆魁之半世裝龔做啞父師之訓謂何且出門一疏輒復傍人臣豈猶兆魁之把柄毫不在手而線索任人提挈者耶賈豎喧吹醉夫罵座旁觀竊笑臣俱不必分疏以賣宸聽則請以其強

京察記事卷六

三二

顏惡口若辭若就者再一折之科場習法兆魁大負任使詎贖贖必兆魁察察乃可據稱監試臣掌專主簾外號簿不見分任有人臣即問兆魁大凡閣中拆號填卷必向監試此為簾以外事否一心有主兩目生花號簿非所得見矣人言籍籍兆魁耳亦得聞否曹郎提調御史監之猥取畫諾受成事否孔貞一旋報丁艱兆魁無他變故且得與之分過否臣言不謬兆魁乃真贖贖耳若韓敬願獻人行而兆魁倭拱壁之獲于富筵漫曰天為之其以天可欺耶諸儒繕修一世而兆魁操入室之

其身後詭云引來成說其好莠不辨者耶臣論兆魁謂九年考滿親領完事以為進今甲兆魁應臣謂期月京堂不得脫身弛擔以為避勅書臣論兆魁直指疏摘馮士豪以為治民犯父母兆魁應臣曲捏臣家為典郡者所揭以為公祖同鄉兆魁果忠厚乎臣果濟惡于辭遁耶為躲閃之計情窮狼行報復之謀三考例無復職兆魁即利口猶禁利回鄉例不暫歸兆魁之貪心更露矣獨念臣父廿載沉淪公門不入臣十年干役里門未過自好有之何惡之濟臣公祖官廉愛有聲不替武

京察記事卷六

三二



廬奚逃下石想惟兆魁知之臣實不解嗟夫兆魁一邪扼路要克焰四騰逢

聖主以畢世而怒直臣以報權奸沈一貫等邪翼之德今內則與王之禎等四三僉壬曉夜聚謀外則鼓合裂名敗檢之徒犯上凌尊之輩流言飛文刑書作揭或手目竄定倩人播傳使宇內林無帖翼淵無寧鱗比周折壓所在而是猶云未嘗依牆靠壁泛攻輕詆妬嫉傾害疇其信之故談者比之妖孽無不掩口見者等之糞穢惟恐沾身就如臣一履虎尾自知必喂噉吻然何至滅門前者其黨投

京察記事六卷六

五七

賄東林一段實兆魁授意臣已知風勸天下有司其計甚巧但勞堪出撫而洪朝選死陳紳司李而劉臺成此何等事而兆魁欲挑激成之正恐天下有司不甘受污必共唾之耳自聖自雄百般煽惑臣知有買誼劉向何必同時兆魁無治安等疏膽炙人口縱有建白知其必為佐關陰謀可無疑也况兆魁狼籍不能砥礪臣未入楚已蚤見其巡方而賄賂暗通干承差枉自說清道白又聞居鄉而籍名于養濟不辭內垢含羞若億萬海田之谷聲五百御史之橫行道路側目一千

防人刺刃何在職以為脇挾未足以方其毒者兆魁或又揚揚以為忠厚之過未可知也臣原無心求勝彼縱矯誣終不忍覩縷以失崇雅之意伏思據實糾叅翻稱排陷蒼黃譁張枝梧矛盾若不點破或受蔽蒙伏乞

皇上俯從兆魁之請將先今各疏

勅下各部院九卿科道亟為勘處毋令邪人得志善類幾空若兆魁意未干休必行螫毒將臣一家父子祖孫盡從吏議實無所悔臣不勝待命之至

壬子十月廿六日

京察記事六卷六

五八



太僕寺少卿徐屯魁爲察奸觸恨誣讞不根志慙  
身危義難就列懇乞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情境 早賜罷斥以稍全去路  
事項者福建道御史錢春蓄恨排臣于本月十九  
日具疏畧爲分割數日待罪覲得

明旨處分容臣速去原非求勝乃春復有疏矣其意  
專以戀位二字驅臣臣已不能乃復昧心摺據滿  
口誣穢春疏與臣疏具在自難逃

聖明洞察若指臣爲邪臣指臣疏爲理屈不知發奸  
者邪乎傾發奸之人者邪乎人臣章奏欺則理屈  
不欺則未嘗屈臣疏何曾一字欺也公論具在豈

一錢春之口能屈伸之會場號簿乃主考自置于  
內簾所以記分卷十八房之數歷科以來非監試  
所得見者末場分卷後主考已置不復省填榜之  
日亦不携置堂中以畧刻倥偬之辰關防諸務監  
試亦自不少乃無端而問此簿得否吳道南場後  
許父乃有遺言亦簿入道南手暇豫細查乃知耳  
知而不發咎將誰執春乃欲歸責于場前往例所  
不加之覺察於理順乎逆乎以此爲鬻法則焚試  
可坐也庚戌 廷試日以試

卓擢列不如法臣曾拏校尉班皂等六七人而韓  
敬長班在焉于是頗互存形跡鮮相面謂會有一  
日筵宴之會則天當極之敬不順玉立意攻臣自  
是瞞心不過玉立書豈從敬授春不歸咎貽書之  
非而疑恨于洩漏之故黨護之情何其密也御史  
歷俸七年無他過得轉京堂及十年前臺中員乏  
乃奉

旨九年始遷其中俸及九年但以三考滿日公文報  
部不復回道以聽序轉故曹楷吳崇禮何熊祥俸  
俱十年十一年以上乃陞何爾健俸則十二年矣

有爲之前臣乃踵其後以此爲貪戀必務巧速而  
營超陞乃不貪戀乎沈一曾嘗 則時臣居憂何  
從卯翼王之禎之父王諱原任太僕寺少卿當  
報戒嚴謙奉

旨練兵于河保等郡臣察知無益乃疏  
請掣回之禎爲父怪臣與否臣不能知臣何由而與  
之結海內刊書具揭之人或激公憤或鳴已冤豈  
曰盡無然既非匿名法所不禁總之江南居多此  
何以故江南人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何能挑動何  
待臣爲之竄定播傳春等不鑒灌氏渭水之淫而



欲效商君偶語之法假此箝衆口箝則箝矣恐相  
怨一方之民吞聲而飲恨者川潰亦有時也墻壁  
二字春尚辨別不真妖孽糞穢之言豈宜出春一  
口春疏又云前者其投賄東林一段係臣授意臣  
茫然未指所指教人攻人自非盛德事以臣之孱  
弱無力而能授意毋亦視臣太重而疑影太甚乎  
為按臣而藉承差通賄必不能箝承差口必不能  
掩士大夫耳目閩楚順天為士大夫不少順天按  
差舊為臣承差者尚有人春試一一質問當知臣  
之素履臣家無億萬海田臣鄉之人又非如常州

天察記卷八卷六

三百五十五

小民之易虐何從佔奪臣頗有謙謹行久見諒于  
閭里僣僂落折之風素所深慕橫行安見測目為  
誰臣實一子曰杜門習靜自是書生之常何為防  
亦即不敢自稱象賢而斤斤自好能守臣嚴自來  
家法斷不買舉人斷不一歲買田一千畝如錢應  
霖之恣橫于武進江陰間也竄名養濟及臣鄉僅  
足糊口之家亦不屑以家人冒此豈江南或有之  
春乃借此意 臣乎吳 相係南海知縣非臣縣  
父母其初任失意則臣按閩時也再任江西又失  
意則臣居憂時也與臣何干陳臣忠係臣府刑廳

公祖已酉之冬有刻帖粘之吏部通衢謂臣不能  
救則可乃臣忠之不免也以省疏糾劾之故也臣  
又何與焉大抵春無可誣臣故從閩人搜此一二  
不得意者將以挑衅激怒為計甚狡然自來大計  
部院臺省之予奪豈盡憑一鄉官之口乎臣之忠  
厚固自若也春疏矯誣亦已極矣猥云崇雅順其  
言亦當謝矣顧不能不就事畧剖白其所無則臣  
之偏也亦臣之萬不得已也邪正之界本自分明  
整毒橫加而猶防人反口春亦不恕甚矣臣義不  
能效罵兒詭語相復惟有一去以避鋒端伏乞

天察記卷八卷六

三百五十六

下察臣憐臣及早放臣歸里感激

以無已時也

壬子十月廿八日



河南道御史潘汝禎為察事期迫關繫吏治匪輕  
懇乞

聖明早勅內外當事諸臣矢公矢慎以無負大典事  
蓋國家三年計吏予以滋叙流品除暴安民制最  
嚴法最善也然工之信度由于朝下之法守始于  
上

皇上試取考察之義還而自察則賞罰之不斷而勸  
懲之不當孰甚今日乎枚卜急務也何以不行起  
廢特典也何以不報釋繫至仁也何以復閣左右  
蔽則梁盈女橫于宮矣貂璫勝則徐謝噬于府矣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三

河臣習欺則一山口死命萬人可不報矣邊撫冒  
功則特恩之世實欲幸選矣病將懸權則取

旨如寄而公議譏彈若罔聞矣 朝廷之上若此何  
况繩邑大臣敢于欺玩若此何怪守令哉以故今  
日吏治大壞如戴以讓張傑陳翼飛等實繁有徒  
而考功法所籍為無縱無枉舍撫按之牘其何稽  
焉顧欲觀撫按所定之品須先定撫按之品其人  
誠賢自爾衡鑑不爽淑慝不差儻不然而好惡之  
狂逞賢否之倒置也不可言矣蓋宦途伎倆千態  
萬狀巧曆所不能齊然莫大于真假之榮感真廉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者嚴于治已假廉者矯飾欺人真才者精神用之  
任事假才者精神用之彌縫真愛民者救困扶傷  
有如一家一體之相顧假為慈者市恩賈惠惟望  
考成素績之虛聲種種蹊徑難以更僕撫按一人  
一心耳愛憎障之司道錮之左右移之固難以情  
事鑒徹于上矣有一種鄉貢推官明知資望不及  
務以風力勝人銜窩訪之家藏憑羣小之巧構而  
浪加雌黃粧點事款上官且以其任慈也而信之  
有一種淫橫士夫居間不售而思甘心武斷不行  
而輒目攝或為浸潤之巧計或進虐受之苦辭連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三

名累牘要挾中傷上官又以其習與守令處也而  
信之甚者武夫悍師與踐更之逋逃青矜之行革  
依狐附鼠得乘間而操府縣之短長又其甚者山  
人奕客之談鋒優人妖童之口角出入門下代人  
傾危每搖唇而捏郡邑之優劣由斯以觀即有循  
吏廉吏疆項與悃幅無華之吏何以安其位而行  
其志而一番卓異之典間為色莊之輩負之以趨  
彌縫而見信于當途矣庚戌外察未至決裂頗稱  
平明然陳所志別歷中外文學吏治卓有聲聞以  
抗直而遂掛彈章此亦在外之舛錯也鄒希賢

五〇九



心任事廉貞自矢一時吏畏民懷清望表表東坡而部議反指為廣收利權豈其咨詢之未公也蓋是時掌功司者朱世守也世守居里醇謹鄉評推重而當官望不配位媚權則插足惟恐不前避怨則躲身猶恐不後其素柔軟無骨其心似坦而蹊其作用托宿道氣而沉酣世情物議沸騰所自來矣臣因是居常慨嘆謂銓曹掌選之臣非有品有才有識之兼長也何以勝其任而愉快耶劉崇文清潔自好以品勝矣而有缺不補有人不用竟日偷食視蔭如坐木偶于堂上舉貢吏舍之紛紛陳

說欲領其一言之答應一字之剖決不可得也別能防奸革弊乎即如房考分給聘送一中材所能卒辨而錯亂更改聘儀已納而復還回避乍粘而復揭使滿京訕笑重玷制科有臣如此可謂瘵曠之尤而玩愒之甚也科場壞事宜其首懲矣迺姑以愚昧檢舉猶肆然再揆一選為京堂地今之愚也詐而已朱光祚躍冶自雄以材勝矣而心行相背始終相繆一惟滑稽播弄似梨園子弟改頭換面色色巧合求快乎已耳其假公濟私不有如道路所指摘者乎大都以已徇人則開徑役實為

權為納賄借人庇已則走徑趨寶為與援為冰山寧顧違心之事而犯清議之公哉有臣如此可謂才足以文奸智足以飾非亦宜誅而不聽矣迺姑以任真乞休出司之日一手勒大選之牘一手修終養之文公然欲討好題目以去今之狂也蕩而已今察期伊邇銓部大臣秉公虛于上功司諸臣極一時之選有品有才有識正宜于此用之勿錯過

大端勿辜負主恩勿自作好醜勿偏徇毀譽以撫按之是非辨斷之獨以平日之聞見而謀之同一洗往日之弊端特舉卓異之舊典其以風厲海內而詔示將來寧有既乎雖然任察事者功郎而省臣之吏垣臺臣之河南道均有與于斯役以佐主計者湯兆京恪守職掌不敢再管察事

皇上久俞其請屬之余懋衡矣科臣曹于沐庚戌之外察昨歲之京察環內外而握其衡行政如彼其久也

皇上縱不原其陟岷之恩而寬之獨不恤察典豈一家之物而周詢非一日之功此時尚尤不知裁汰哉况今一日之內臺臣錢桓喬允升先後俱以



勞遷秩獨何有一于汴推轉不報請假不報豈堂  
堂寺卿終不若炎炎之吏掖也遂其輕若彼而重  
若此乎此臣所未解而有察事之責者所宜亟請  
于

皇上也緣察期漸近臣不自揣猥效欸欸之愚伏乞  
採擇施行并勅內外諸察諸臣矢心共濟庶有光于  
大典而振起吏治不難矣

壬子十一月初一日

東坡全集卷六

本七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為病軀難效報 國終窮懇  
乞

聖明俯察犬馬至情 早賜罷斥以謝人言以保全  
生事臣因御史錢春兩疏論臣臣業以速去為幸  
但辨疏上未三日禮當候

旨處分隨當以一疏明去志不謂王時熙又論臣矣  
疏中誣讒總屬一機關總同一羅織將置之盡不  
辨則熙以為詞窮將盡為辨則又以為失體臣莫  
知所處矣然終有不容不辨者身可退誣詞不敢  
受也臣無心游世人也無險腸亦無柔腸無涉世

之術亦無巧于中人之術若謂樹援則舉目可為  
臣者誰乎偽學之詆古今所載列 道學之  
果真何浮言之能詆乎奸雄之相非舊人非臣里  
人即臣一座師與之同邑猶不能容臣倚之為冰  
山也臣一戶一百金家共有條銀一百五十餘兩  
非臣自有臣租船則有貨船則無三奉

敕書之旗則假冒者為之臣曾跟獲告縣懲治臣邑  
多盜行鄉約以弭盜則臣居家時事以衣冠盜則  
臣閩邑亦無不獨臣黃南金人命臣曾一字向陳  
臣忠求解則臣當與南金 禍在城沿河官地臣



尺寸亦無臣亦不知折者為誰蒙詔之子買舉一案係甲午年事臣在楚臣于年方十三未進學可買舉乎粵人仕官在京師時庶有同咨者 存德 成經手問結知其究為一題 薦自是按臣之職千金之賄恐存德不居為也蔡 淮係臣縣父母任年餘即丁憂後補南樂陞刑部 主事其陞時臣在楚郭惟賢亦在楚何因為行取 而受其多金吏兵二部臣生平無一字干求前後 職方益無一識面積馬棟譚敬承為貪污之誣 恣本兵職方亦不受也馬政弊壞民力艱難職方 力求為節寬恤之政而忍捏誣言以駕誣當無 一不可誣矣然臣自觸淮撫東林以來久知其禍 必至此矣巡撫僉院臣夢想所不及兩太宰亦何 會半語相許或喜事者偶為是言致令忌者假是 以驅臣則未可知臣不得而畧辨至此非求勝也 臣以祿位歸 朝廷以形骸歸缺缺即一言以自 明而去亦奚不得臣决不能為虎噬亦决不忍為 鷓張顧此等人則今不少矣臣尚當一日立其側 乎臣言此止矣伏乞

陛下察臣觸忌日多 早賜罷斥或念臣病寤已甚

准允回籍容臣賞

勅送正堂署印少卿代繳出城臣苟延一日之餘生

皆

聖主曲成之大惠矣

壬子十一月初一日

京察記事八卷六



湖廣道御史周起元爲僕臣利口飾辯大乖名教  
事臣惟士人立身稍有識響莫不仰止賢哲豈惟  
考槃之英不忍當吾世而失之即前修往古而  
想見其人猶津津有餘慕焉近見太僕寺少卿徐  
兆魁與言官詆辯學步玉國已屬縱恣矣猶曰自  
覆其穢迹也廼疏中有僞學之詆古今載籍所列  
一語臣猶深不滿焉夫詆僞學之見于載籍者非  
韓侂胄柄政時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建疏力申  
僞定禁而蔡元定黃直卿諸儒所緣坐敗斥者乎  
古今載籍多矣兆魁何不摘名教中一二美事言  
之而獨引此僞學一條以爲考信于載籍甘同調  
于繼祖三傑爲也最可恨者楊時羅汝芳等諸儒  
亦敢肆譏評即就臣少時所識羅汝芳一人言之  
汝芳學嚴屋漏遵度率軌一言一行為世準的臣  
頃閱粵東請謚冊內稱原任吏部侍郎楊起元執  
贊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  
又云一聞羅先生之學服膺無須更志離離一小  
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奠于所祀之居以  
爲常由茲言之是粵東之名臣且授業自汝芳以  
成性命而光地靈兆魁顧妄加譏誚其爲粵有識

身言三ノ六ノ  
二一  
三百七十三

者之共棄可知也夫人有高出一世之行者而後  
可以俯品流俗豈以賢者而呈才于不肖乎彼直  
以攻淮撫一節爲護身符矣夫淮撫一人進退何  
足論哉孫丕揚因沈思孝之故惡淮撫卒不移怒  
于端人貞士此丕揚之所以爲丕揚也兆魁倚王  
國攻淮撫因而施鉗網之術邀其徒黨謀立四款  
之單擊名流于當年甚至誅前修于身後陰嗾攻  
秦以爲利使人角玄黃而已又有術以自固此兆  
魁之所以爲兆魁也只緣以僞學二字橫據胸中  
故有種種作用凡天下慷慨直節之士爲流俗所  
忌卽推入于僞學之門戶以錮之畧辨明救正以  
依傍詆之果行兆魁之說其壞人心術禍人國家  
豈淺哉李膺范滂意氣蓋亦過于激昂其初只因  
爭成縉匿張儉一二事而釀成黨禁然千古之評  
不過曰諸君子激以招禍已耳卒何嘗屈膺滂而  
直覽節乎此以爲衡而邪正可立覆也臣于兆魁  
無怨而有獨不忍其沉迷不返姑爲點破以俟  
其悔醒不終爲名教中罪人伏乞  
皇上將臣疏發議果不合公論卽將臣罷斥以謝兆  
魁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身言三ノ六ノ  
二一  
三百七十三



福建道御史錢春為邪臣積惡已明大奸未罷謹再糾叅以定是非以昭公論事項因大僕寺少卿徐兆魁者崇邪醜正壞法營私而其真精神猶在附權門以為奸利然臣聊舉其細而不發泄之盡者以為兆魁悟而戢其兇鋒則臣雅道可存兆魁迷而張其虐焰則臣直言未晚向原無求多之意今豈有取勝之心故兆魁初辨鴟張臣出疏駁之既雖蠶尾欲螫而首鼠可憐且臣子以黃口獨取則父子祖孫之捐化為烏有矣謂買田而不名佔奪即恣橫亦無稽矣買舉事發粵東斷屬兆魁之

子兆魁祗自露其醜矣臣于兆魁先原無隙後復

奚尤哉但數日來人言嘖嘖皆云兆魁買舉一語陰庇私交接即報見兆魁連上二疏欲辭和佞辭情共戴之指排滂必多舉目誰援之呼招捏更急倘不窮其根底必將立起風波臣既見其肺肝安得顧其面目則請以其附權門以為奸利者事為皇上畧陳之臣謂兆魁有徑即掃無幕不入但知逢迎當路代為驅除不見搏擊豪強以為救正據稱備員一十六載奈何浮沉以度歲華最後攻淮撫復隨即署此乃臣向者所以稽奇也而為時則已

晚矣近謂一茅蓋頂不妨衆志皆歸將均入出後盜賊竟可以仁義自雄耶况辭原傍射意本伏戎故淮上之扁舟欲駕而林中之宿鳥頻驚使借尚方者延頸以待倭人之操刀沒濁流者攘臂以挫忠臣之直氣有如秋飈怒號木葉盡脫螟蜥四起嘉種靡留不顧遺其國以空虛之禍若非沈一貫等思鋤當戶之蘭而兆魁甘作攔門之犬則胡兆魁之所齟齬者俱為奸雄之所棄疾者乎兆魁無以自解則委之居憂而不及一貫之當國臣且以前事證宋時章蔡比周黨碑遂勒此乃在王安

墓木既拱之後今一貫去而兆魁來亦以為學發

難網羅建言講學諸臣何相肖耶孰謂兆魁即一貫之悖恐欲辭之而不克矣臣又以近事證邵景堯為一貫衣鉢門生與兆魁及王之禎實為狼御史萬崇德疏邵景堯典試而賣六舉人兆魁辨臣疏捏臣子買舉人一事良以臣子鄉書既佚罪案未聞知者以為說謊不知者駭謂南坊關節類掃風影而兆魁死友可以捲土重來曲護如是而乃謂一座師與之同邑遂不相容其誰欺乎然此乃兆魁所以效力于一貫而不但一貫兆魁已也



大抵兆魁趨日昃之市則掉臂遙回盼張風之帆  
則竭蹶請往先是權相張位當國而侍郎張養  
蒙因見忌嫉兆魁督餉一疏受其願指遂甘心欲  
置之死地而不恤其全付精神瀉以為權奸妨賢  
之用柔媚狠毒至今談者切齒若止于崇邪醜正  
不過兆魁衝風之末力兆魁固自言之矣兆魁垢  
穢多端前後經臣等指摘者俱有實事實證兆魁  
初雖橫厲後已媿屈惟是軟語乞哀聊以緩兵而  
機心閃爍難以方物故臣復採公論之所共指以  
為兆魁罪者稍為點破伏乞

皇上聖 敕下廷議將兆魁 亟賜梟斥毋令其假

出城一語徘徊觀望雌伏鶻起以煽亂是非傷殘  
善類則權奸之遺孽並而媚嫉之風微其為我  
皇上子孫黎民之利不小矣

壬子十一月初八日

東道監察御史李邦華為邪正久淆岐路醜亂  
懇乞

明亟 勅廷臣盡捐門戶以培正脉事臣惟國家  
之大治大亂外不關夷狄之盛衰內不係國計之  
盈縮惟視 朝廷之上君子小人之消長故仁賢  
素征則泰運浸熾僉壬充斥則國勢漸促自古治  
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宜鴟鴞倍產于鸞鳳  
麟驕間值于豺虎數使然哉人無定識士鮮舊聞  
業不審于邪正之辨而乃有奸人之雄為之鼓煽  
傾覆其間入其說者似落井而窺天茫乎東西南  
北之易位受其指者若擐甲以夜闖冥然父子兄  
弟之橫戈究使善類一空國事九籌當此際而復  
効賈生之痛哭庸有及乎今 國家不幸勢已至  
此

明主既不以是非之權操于上當事大臣亦不以是  
非之公布于下誰作昏衢之燭龍安望乘潮之遊  
艇臣不勝感時激衷敬輸一得則就一二十年間  
邪正大開畧陳梗槩夫自申時行以除茶柄國而  
趙志皋繼之王錫爵以剛狠執政而張位繼之當  
時撥虎鬚而攫狼怒者非所稱呂坤鄒元標顧憲



成等諸臣乎桀被斥逐曾無顧恤此其一邪一正不亦昭然明辯耶嗣是則沈一貫剛柔並用顛倒更妙于無跡荼毒極巧雷霆忽震而不測妖書禍縉紳楚獄賊 宗室京察庇鷹犬試問沈鯁何以去 國部正城何以聽勘于玉立林秉漢何以降華劉元珍龐時雍何以被黜權奸作威路人所知也而窟營未已則借王之積為護法傳鉢待人則用李廷機以善後而姜士昌宋燾果不遺餘力而芟除焉此其孰邪孰正不又昭然明辯耶亡何而有顧天坡者本一貫幕下之賓見勢敗以操戈向

李和華二 三三二 三三三

賢豪而通款迨縱橫押闔之計成而後先館閣之臣咸不免于縉緞之及當時意氣自喜之士誤為所誘致而竟罹東海之沉淪抱畢世之長恨者不知幾何人今雖甌破已久說者猶鯁鯁于困衡之極謀慮益深徒黨之衆薪膽不忘此其為邪為正不又昭然明辯耶又亡何而有湯賓尹者乘館局之空虛便欲立躋揆路騁舌辯以獎率不辭旁啟倖途故填門溢巷俱是諭訛之夫連夕通宵合盡傾危之筭自韓敬科場醜露而管壘益急自完人謂敬若逆取順守猶或倖逃造物之忌乃不務抱

窺愈呈咆噉近日章滿公車發其狡穢觀者欲嘔此之為邪為正不又昭然明辯耶然孰為賓尹之高足則王紹徽非乎紹徽生平得意向人云不附同鄉詳察其攻淮本謀得亡媾同鄉之王國以結于同鄉之孫丕揚耶題之以攻貪攻暴之名連之以太宰少宰之勢于是趨熏天之焰而逐聚蟻之羶者誼動長安爭假道以通于冢宰務乘機以剪其所忌黨有四款何人得脫其緝網撰非一手轉送實藉于紹徽再興漢網之獄重刊宋黨之碑自九廟有靈 國運不斬清流白馬之禍紹徽以一朝

三三二 三三三 三三三

趣成而在朝在野之名賢淚隨萬斛志賁九原矣計行不果因而倒戈曰吾不附鄉人被此名也以去不徒其身得託終南之徑且令其師若友復據已喪之旅蓋至是而紹徽之肝膽畢露惡能掩之然孰為紹徽之主盟則徐兆魁非乎兆魁甘載葉蟬一生門犬通籍四明辨香一貫授意于權臣殺人建議以大臣督餉向非日本敗歸張養蒙中于軍興法矣晚知不能流百世之芳遂甘道萬年之臭依阿要津則曰太宰知我詆誣前哲則曰楊時不與章句起家而力排講學何異食父母之肉金



柴晝攫而猛擊廢臣不殊戈青冥之鴻砍頭陷胸  
與正爲難搖唇鼓舌驅人于穿頂御史錢春偶一  
循職糾劾卽并其清修誣以濟惡無惑乎士  
大夫相向耳其名者色變而目側談其事者皆裂  
而髮指近又聞其心腹書辨語頗洩外不但使深  
山猿鶴頻驚風雨且欲令中朝鷄鶩爲蹙適翔集嗟  
夫百年有盡怨讐無終兆魁何乃自苦如此此之  
爲邪爲正不又昭然明辨耶而無奈無心之見聞  
多中有意之邪魔浸淫歲月不難易嫫母以西施  
溷淆滅若遂時離珠玉于瓦礫有語之以申時行

沈一貫李廷機等不曰死灰不燃則曰脉絡旣斷  
孰知廷機爲一貫之後身而賓尹卽廷機之門生  
紹徽爲賓尹之長臂而兆魁卽紹徽之死友總之  
則以王之禎爲線索一齊穿紐前者未絕後者復  
續試觀廷機去而之禎亦隨去若相呼應廷機去  
而考選守之禎去而拾遺下不與毫髮然則從前  
之簸弄豈是影嚮之揣摩往謂邪黨盤據猶云疑  
信相半今試就眼前行徑清夜捫心寧不人人遽  
然覺悟所幸新選諸臣志主扶陽指歸抑陰向來  
小人根株之患強半蕩除國祚靈長端必賴之

而臣不能無隱憂者往戊申之歲言路弘開 廟  
堂之上一朝廓清于時寧不有小人匿跡竄處亦  
借攻邪之美名以爲伏翼弭耳之計嗣後二三君  
子意見偶乖不肯相下遂致黨競互持而前竄處  
之小人遂得用其兇鋒蹈瑕竊發樊然淆亂不可  
收拾矣殷鑒未遠真足寒心今諸臣靜觀日久持  
論甚晰萬一屬有讒人交鬪鬼神助之彼申時行  
沈一貫以後徐兆魁王紹徽以前一脉相傳之小  
人實繁有徒蠢蠢思動顯肆排擊陰行擁戴旁開  
一徑巧圖提出玄黃之戰寧止流毒庶類國家之  
元氣不斲削漸滅盡耶故臣不憚歷數邪正相續  
之脉仰乞

皇上諭令朝臣共捐門戶借之大道庶已經彈射者  
得息機以終老林臯不生風波之想其未經搜拾  
者得洗心以勉赴功名不懼黨與之累顧不休哉  
然臣猶有說焉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平章天下者  
也天下邪正之分惟輔臣得而主裁之亦惟輔臣  
得而幹旋之主裁者在涇渭之不涸而一有徘徊  
顧慮之念則牽掣而不決幹旋者在議論之審持  
而苟得提綱挈領之要卽密核而不覺臣見輔臣



禁向高佐政有年矣心非不苦也力非不勤也而君子小人之消長猶僅僅焉豈提綱挈領之無術而徘徊顧慮之不免耶臣以為此不難也夫今四海之內雖稱乏才然豈無二三大賢輿望共屬正人固推為領袖邪人亦尊為斗山者哉自邪正角立以來同堂喧若聚訟曲直擬于穴鬪當思此二三大賢若得開 朝政之議受統帥之寄安肯以調停而釀潰決事事有真可否人人有真是非議論有真得失片言立剖即有背公植黨之徒亦且清議束其外患失棟其中誰復敢與正人為鬻鬪之抗者况人性各有秉彜邪徑多從詭入明珠在側覺我形穢以平旦之本念就印于先達之標準又誰不保愛其身甘墮谿壑者是則起用先年獨邪之人乃以樹今日正人之招而欲潛變今日從邪之習端不外當年秉正之人即于此覘主裁即於此覘幹旋所望輔臣積精聚白以誘聖衷將廢棄諸臣拔尤 賜環布列在位行見正人盈朝而邪氛不息 國是不定議論不省者臣不信也不然者山公啟事徒塵 玉案乙夜 睿覽未奉清裁弓旌不賁于丘園 軸浸入于崦嵫河

清● 俟長夜未旦年復一年漸次零落如今歲履憲成部正域劉日寧相繼捐館寧惟逝者冤冤私恨無窮聞輔臣亦嘗哀號累日若失左右手然何益之有哉臣為世道人心耿耿有懷輒效欵愚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若謂臣掇拾舊說無關時政臣恐舍此不言必致小人一派源源君子一脉日微日盡天下事不可為而國運隨之臣不知處所矣與念及此肝膽俱裂幸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激切屏營之至

壬子年十一月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疏辨原非得已橫控安足  
服人謹累揭明以副公論事頃見御史周起元疏  
職爲得罪名教意欲挽職沉迷歸之悔醒望職良  
厚非不感其相成乃以援引一言及借別端指爲  
大乖名教言殊過矣職幼習父師之訓長習孔孟  
之學以至於今亡論古今人無遺言行燦然于仁  
義道德之途者莫不仰之信之是訓是行惟恐弗  
及間有言是而或行非大醇而或小疵則擇其是  
者醇者用爲觀法之資而置其非者疵者少寓鑒  
戒之意此職之責也未嘗輕出一言詆其道學之

京察記事卷六

三

人也乃今不幸而得斯謗也則是吳亮發領涇陽  
書首職始也彼時就事論事何嘗謂其陽之真所  
引載籍不滿揚時而下諸公之語亦自明顯何足  
爲如者實起元乃欲繼沈正宗漫引劉三傑沈繼  
祖疏申僞學之禁爲籍職口之地何其不情宋有  
韓侂胄故三傑繼祖得阿承以肆其惡今未有人  
肯爲侂胄亦未見僞學真足惑人欲倡爲禁者誰  
歟起元縱欲報效東林不應無故而過爲無喪之  
戚也世之依王國者有矣未考選前藉其書以游  
揚于孫太宰其名固在通國耳目今見國敗又推

國以溷人將以卸平日依附之跡人可欺良心獨  
可死乎職與國素不識面安見職之論准會藉國  
一臂之力也秦人與職之誓向歲疏中曾三五其  
名自是公論不能掩攻秦不足爲職利不攻秦不  
足爲職損假此自固即愚者不爲而謂職爲之乎  
至云與其徒黨謀爲四款之單不知係准撫賊單  
抑東林赴津說事受錢之單也單發自誰顯而易  
見有無多寡與職總不相蒙于玉立不能忘情于  
職職會一疏發之然職疏自疏部推自推誰能錮  
之不出以起元等朋爲而悅其進力豈不誦指示

京察記事卷六

三

職點用有待則出處之時爲之耳起元亦將以不  
點懟  
聖旨而謂職會一言撓之乎學者舍正道而甘信異  
端則謂之背名教弟子于師而忍操戈入室則謂  
之得罪名教三者皆職所無也似海內所信也起  
元無處撻拾以發揮驅職之術乃假此爲辭何見  
之不審而言之無緒也孔欲無言而不免憂心于  
羣小孟非好辨而恒教人三自反于妄人聖賢立  
身垂訓不過如此何可不學亦何可不免職且去  
矣庶幾無過矣悔醒有期當以爲起元謝德意矣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登誣詞適味心堪憐謹畧  
揭布以明公論事頃御史錢春有第三疏攻臣滿  
紙裝認真是說鬼說夢職即置之不辨于臣無損  
第舉事端昭昭在耳目者稍一折之亦足暢快時  
情春謂職有徑即掃無幕不入不知徑為何徑幕  
為何幕抑指沈一貫耶職自行入及為御史公事  
宜見閣臣惟于朝房一面私宅一投帖而止掃徑  
入幕必有杯酒之歡暮夜之會而後可職生平有  
是乎職生平碌碌之操即一刺亦不輕投同時之  
人在都下不少春試徧問誰曾見職在一貫宅一

卷六

五

三

私謁一坐茶也一貫在今日為死灰引蔓強附無  
影無根此何足溷人祇增識者一哂耳粵中買舉  
是甲午年主考係閩人曾偉芳覺發在江西地方  
攬事者亦閩人買舉人犯則一潘一袁一蒙此案  
不知經幾番司道府縣按君之手而後定與別姓  
何干涉春乃妄指為職子事與指鹿為馬又何異  
焉職前疏未嘗指春子買舉只一歲買田二千畝  
在江陰乃真話耳今反云職捏渠子買舉不知  
語從何起豈春子買舉果真情怯而故自露乎若  
春幸卯買舉則跡大有可疑者中式後將二三

場試卷燒去託辭失火房未燒而卷燒可疑一也  
二三場盡燒無一字而頭場猶存可疑二也原名  
魁春後改名錢春以掩跡可疑三也胡掌科汝寧  
當日參疏至明乃重歸咎于收卷官而春止議罰  
人言汝寧受囑執法至今猶有遺恨矣此事春亦  
謂烏有乎往者倭蹈朝鮮勢將不支持議者有退  
兵之意職時巡關甚知其失策乃抗疏力請進兵  
而以督餉屬一大臣為持久計彼時當國為趙爾  
谿非一貫也職只言宜用大臣督餉未嘗言養蒙  
可用也且督餉視督撫擔子何若以督餉為死地

卷六

六

三

則當日之督撫亦皆忌嫉乃遣耶養蒙督餉以功  
得賞廕東事亦幸完職之疏固未嘗不效而乃以  
為談者切齒不知切齒者誰也攔門之火必為李  
三才出死力吠人乃是何能妄加人首鼠持兩端  
者乃可恨未可憐職非能持兩端者以理辯為軟  
語必反唇相加而不軟乎以求去為乞哀必凌厲  
詎諱乃不乞哀乎何錢春不少以理自裁也錢春  
出門有此三疏高見若此昧心若此生平之人品  
亦可槩見矣職孱非春敵願毋專向職以立功名  
日說謊欺君甘受妄言之罪職亦盡置不較獨無



天道乎須至揭者

壬子十一月十六

京察記事

卷六

三

二十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原缺

五二一



令 朝端不容一正人中外皆其所布置其禍不  
 貽之于 宗社必不止然使天下盡無一持正之  
 人則可使天下而尚多持正也恐令此曹禍國一  
 至此哉職請再發近時攻訐之由願邦華虛心一  
 察夫李三才未被論之前縉紳與之厚者豈少而  
 正者自正邪者自邪未嘗如汪懷等附和則誰得  
 議其黨涇陽即貽書之後縉紳同其趨者豈少而  
 靜者自靜躁者自躁未嘗與王立等谿徑又誰得  
 議其偽為然就淮黨之中不過趨炎附熱而就東  
 林之中豈無同行異情則觀人者宜察也故善治  
 國者不宜令斯世有黨有偽之徒而善立身者豈  
 宜令人目其為黨目其為偽至淮撫之不宜處也  
 舉 朝持政者所知也不獨臣也東林賢者之宜  
 出也亦舉 朝憐才者所共知也猶職所極望也  
 夫宇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讐何路不可相貸即  
 言語議論之忤何嫌不可相捐苟非同已之是而  
 異已之非必所非者直輿情所不與乃可倘尤見  
 與未可以意見生憎也苟非附已之是與而攻已之  
 讐必其是者直與我不並容乃可倘相容未可以  
 污蟻為陷穽也况為人軀人情不軌已而恐醜正

京察記事入卷六  
 三百三十一  
 恒

自異谷豈盡由人職又願居言路者而攻職者誠  
 虛心而理照當自見也且論自論耳第恐戀位二  
 字可以令人去矣何必撻拾不根之談橫肆唾罵  
 之語而後快耶止謗無辨唾面自乾古人為是語  
 者誠無乃肆謗而令人不欲辨唾面而令人不敢  
 拭若其人也亦當作何如品待也彼不宜絀口以  
 賞金陳重甘心于市袴 士欣然于拾履朱冲不  
 較于認牛古人當不諒已之前惟有此着從後來  
 白不白必不恤也職去且亟當無煩于昔人有一  
 說便俗之語職每深味其言茲為借侮禦之法矣  
 即謂職為詞窮為軟語亦姑置矣孰知正是  
 司世道者一辨職何能知須臾  
 壬子十一月十六日

京察記事入卷六  
 三百三十一  
 恒



福建道御史錢春揭寺臣心神恍惚口舌潮翻詞  
近情窮發撒可賤聊就其言一反以聽公平事項  
者職糾發大僕寺少卿徐兆魁非不知其滿身糞  
穢易以滅人但不忍見其閉門合算攔路邀朋以  
權奸通傳之幕客長據要津使長安日見怪事然  
謂疾甚必亂故事無深文言無過激期以撥動良  
心而止所以待之者不薄豈謂以職當頭一擊遂  
切齒腐心不知反已惟務噬人職之所言兆魁既  
不照管卽兆魁自言亦不復照管欲吞欲唾盡露  
戈矛條彼條此備諸反覆茲彼以揭來職亦姑以  
示察記事八卷六 乙一 三百六十一

何警而職肯閱之愚矣其論李三才也說者謂張  
祿相而齊亡弁重虞卿之困阨伍員死而越國霸  
總售種蠶之陰謀而職於此節頗無貶辭疏意自  
見况三才以職父規傲然不受則知職義不欲其  
畱而謂職反惜其去必不其然兆魁無書不構見  
有三才刻札播傳諒非若內簾號簿不得寫目也  
而故以相詆也悖矣且一得百喪定難準折全身  
潰爛僅以舌爭人實有口胡能掩也若第一白鏞  
自珍則李三才家想亦不乏遼東豕啾啾自訟胡  
爲者鄙矣兆魁初謂職公祖官揭職父子祖孫其  
挑激深情被職勘破則偏捏子買舉人其庇友密  
計被職勘破則又分移誚職而自認曰只一歲買  
田二千畝在江陰乃真話耳然則常州何處出揭  
武進何人恣橫假矣職愧職子未能點鉄無以副  
兆魁之望獨謂兆魁非市僧非牙保不問馬而第  
問江南人家誰廢著誰招產勞矣然亦做鄉不肯  
寄賊而厭田江陰爲下兆魁何不近地膏腴肥  
職子而更以遠方瘠土見苦也謬矣欲職信兆魁  
子不買舉人則無若况蒙詔子不向人稱冤欲疑  
職曾買舉人則兆魁宜自恨而不蚤知職肯觸邪



不預捏一疏授胡汝寧使僅參職以遺今患職猶  
記辛卯中式偶以書傭不戒將職領出硃卷半遺  
煨燼適偕同年夜坐共囑其事當呈多官詳核愈  
曰無疑于時提調有疏監試有疏禮科胡汝寧有  
疏槩蒙褒許並未刺譏章俱下部更聞以家世謬  
稱行卷溢美更自明白奉

旨免究何會議罰此皆見之即報抄傳職不必疑也  
兆魁能為佞乎舛矣兆魁又謂汝寧參職非穢職  
也乃曲狀兆魁之謂汝寧祇自污也蓋汝寧不知  
兆魁之狼籍而不能建白與兆魁同為王錫爵言  
天察記卷六十六

者又與兆魁同見當時彎弓向之者不少而如職  
父以參祝大身而蘭谿怒論相而吳縣怒定  
國本而  
皇考

內思借職父為贊以藉外援而求內庇遂  
兆魁之欲以一茅蓋頂晁後南北參三舉人  
未再牽入職名然亦不過曰為御史錢一本子  
兆魁近疏曰東林錢一本子云爾爾時公論大  
誣臺臣之糾汝寧吏部覆調外職等禮部復入場  
此亦金見之即報抄傳兆魁能為佞乎險矣嗟乎

關節在數武之近號簿貯內非秘密藏也監試且  
可委之不見明白在數年之遠硃墨對同且推勘  
屢矣而乃煩兆魁忽然置疑將舉人貴而進士賤  
乎鄉試宜嚴而會試宜寬乎情矣然予是而知職  
名之不祥也雙之而不免見謂于蝦蟇給事單之  
而又不免見噬于姑姑御史也因是而信兆魁之  
品不難定也人各有耦物各有類天下有號為君  
子者兆魁以其意見之異而欲洗垢索瘢天下有  
號為小人者兆魁以其臭味之同而欲推波助瀾  
也職請兆魁問汝寧以奚物得名而乃甘拾其沫  
天察記卷六十六

嗣後且無庸吠職為矣職雖參兆魁者三而猶不  
盡其百之一茲以不疏于 朝政不覩縷之要私  
其半生同抱葉之蟬而一旦同長舌之婦言之使  
人欲唾况其無往不復甚矣瀾翻而後不應前可  
徵恍惚即不較何妨但訛言惑眾不可不破糞穢  
漆衣不可不灌故復聊為具揭須至揭者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道御史劉策為寺臣逞兇肆辨邪毒愈彰懇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勵廉耻以杜反噬之風事職惟

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猶莫大乎有利口之小人蓋小人利口則以波濤之辨行其簧鼓之術能令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始焉羣小附之終焉君子畏之則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而國家之害始烈已若太僕寺少卿徐兆魁則真所謂利口之小人乎夫兆魁生平行徑職不必具論獨是攻淮以深情厚貌懼颺颺之至見恫疑虛喝望草木而皆兵

京察記事卷六

九

五

往往號呼邪黨鈎結異類為以羽翼盤據之地臣等抱杞人之憂矣頃者臺臣錢春有概于中不難揀虺蛇之頭而踐虎狼之尾彈文一出衆論稱快使兆魁而果端人正士則惟當急流勇退自為乞身之圖即不然亦當緘口結舌以俟公論之定乃磨牙張吻噍噍置辨果一本來而一本去也迨經同官王時熙糾劾而辨疏忽易為私揭猶然機鋒旁射挑難啓釁有不啻蜂蠆之毒而射工之巧者一時公忠之臣咸切齒為之不平者兆魁亦忝曾為言官矣亦曾疏論人矣被論者有反唇相加若

兆魁之刺刺不休乎亦有多方希望若兆魁之戀戀之不去乎夫兆魁所憑者波浪之舌是以翻天覆地而必不能以一人之口語沒天下之口語沒天下之公評所恃者重甲之面足以貪權固寵而必不能以一脉之邪說蔑萬世之清議東征條陳能掩其媚竈之醜乎徐崇陳愷能諱其多賊之穢乎詆道學則有封事而借口載籍不猶誣乎發四款則繼主謀而佯若不知不愈狡乎號簿委之未見則

天子無耳目之臣矣戀佞托之奉

敕則仕路鮮廉

京察記事卷六

九

五

耻之風矣至若父子祖孫濟惡一隅則又說鬼說夢茫無影響之甚者也倘果有之則臣與常州知府同鄉同年豈不投之臣所而獨拔之兆魁也豈兆魁固私揭榜牘之淵藪乎抑亦荆軻玄伯之流挾為人行擊刺報復之術也即此一節則兆魁之敢于說謊密于羅織而巧于誣毀立可想見其大都矣最可恨者明與王之楨為精而猶強辨支吾以為撫飾之計如掩耳盜鈴其誰信之不然以數十年之盤踞數百疏之譏彈居然不動而何兆魁一掛彈章之楨遂有去志耶前朝校之如山今



取

旨如寄耶說者謂廷機去而兆魁失與援兆魁論而之楨無盟主蓋實錄也乃猶兢兢于僉院之推而抵死不去得無假出城以杜言者之口而借冬巡以餽

皇上之意乎此其閃爍變幻已昭然于人之耳目矣臣謂兆魁一日不去則風波一日不息流言一日不止則善類一日不寧詩人之所謂變亂四國孔子之所謂利口覆邦寧可使之雜處堯朝而貽他日無窮之害哉雖然此一兆魁也徘徊觀望踵去

京察記事卷六

九一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相之故轍囂凌詭詐惑後人之效尤見今被論待罪之臣如袁奎李思孝靡然從風非惡語以相加則先發而制人迺流窮源則兆魁猶罪之魁而戒之首也于兩臣又何誅焉况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任本根倘區區疲羸是攻而枝葉是摘臣恐寇害無已滋蔓難治而國家腹心之禍其胚胎于兆魁者寧有既耶伏乞

聖明大奮 乾綱將徐兆魁 亟賜罷斥庶奸黨去而正人安言路重而 朝廷尊即一切傾陷不測之禍臣固甘之矣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道御史魏雲中為寺臣黨邪害正貪橫無耻懇乞

聖明亟行罷斥以剪元兇以破邪窟事臣謹按太僕寺少卿徐兆魁一本究邪小人市井亡賴年來與史繼偕輩牽引來往比周臣前疏即欲糾叅以除兩奸姑置不論俄而御史錢春等果淬青萍擊其穢狀近復奉

旨分別去留倘少畏公論正宜自怨自艾席藟聽皇上處分顧乃鳩鳴益巧鴟張滋甚貪饕清華之府咆哮

京察記事卷六

九二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聖明之朝抵死橫扯不勝不休開口便說邪說正豈真謂一生行徑無人勘破哉臣謹為我皇上陳之自申時行當 國以及朱廣二十年間權奸竊政擅作威福科場開賄鬻之漸並封包不逞之謀開採煩興貂璫煽禍妖書構難鉗網忠良而又數數逐諫臣錮衆正不知天下忠臣義士貶斥多少兆魁獨禁聲結舌偷息瓦全今亂茅蓋頭甘作鷹犬豈非其黨邪實錄乎哉已而見李廷機趙世卿公論鼎沸慮無脫身之路又探知王國與李三才勢不兩立喜有可乘之路機遂合黨羣小傾



昭善類陽藉奸貪竊王國輩之聲勢陰肆驅除快  
李廷機等之夙心顧憲成真儒也而尺牘可窮鍛  
鍊于玉立氣節也而姻親可借戈矛姜士昌以淮  
黨吳正志以逆書也而恣意可肆排擊朱絲絃斷  
見錦不停浦鷗欲潛林鵲猶奮從今天下碩彥名  
流屏息林間亦可已矣兆魁雄心未已毒手益來  
近將在 朝正人密榜私室暗算誅鋤漏于王吉  
之口最真最確寧知一淮撫耳誰人謂其當出乃  
藉以護身流毒縉紳吁嗟兆魁何其不信天下有  
忠義偏視清流如讐敵不肯相容又非其害正實

京察記事卷六 九十九

錄乎若其貪橫無耻之狀雖經論列臣尚 請就  
所聞畧言一二兆魁家居橫肆貨攤陶朱問何以  
至此非霸占則投獻也如鄧如袁如俞皆其吞食  
之人也崔德何以倖免軍政說者謂金壺金盃各  
一銀三百兩遂免察典胡承恩何以聽用軍門說  
者謂細段八疋銀二百兩遂獲賞緣引進有揚長  
班騙使用有六管家可證也至其與同鄉馮少所  
合本販珠恃勢多取噴有怨言每拜送假道狂欲  
痛飲而淫穢聲聞矣收錦衣衛指揮葉世初一千  
一百金即能令王之楨推世初爲南司得內相趙

剛銀一千兩即能令剛姪爲總旗陞至千戶而攬  
取無算矣管西路馬每馬要看馬銀合九十餘州  
縣馬戶控騾駟之騰驤忽魂悻而意絕受冤家之  
誣而廉耻掃地矣有臣如此真三禡未足盡其辜  
四裔未足正其罪者然且塗面潑潑隨時轉換不  
復知其言之自相反也臣檢兆魁疏向會詆顧憲  
成爲駁雜爲壞學術壞氣節矣今則曰無損其真  
向會護楊時毀羅汝芳斥吳與弼等矣今則曰未  
嘗輕出一言詆真道學之人向會詈曰此輩以起  
歸德江夏爲大題目以逐李廷機趙世卿爲大主

京察記事卷六 一百零一

意至懼言官以子孫之禍明黨李趙而排沈郭矣  
今則曰未嘗一日濡足相臣之門曾爲湯賓尹解  
嘲曰宿尹隱處東林何從而窺明黨賓尹爲韓敬  
輩飾醜矣今直曰監臨不見號簿向會攻姜士昌  
等項且以錢一本爲濟幾一網打盡矣今則曰東  
林宜出向會日夜聚謀造四款單明與王紹徽邪  
則俱邪矣今則曰形跡非密方曰我不附秦又曰  
我不攻秦方曰願得太僕以歸又曰例無討差方  
曰六懇  
天恩回籍又曰恐悞冬巡閃爍變幻之狀人人知兆



魁為奸為佞為陰賊為剛狠為妖孽不祥兆魁  
狡百出毫無愧怍其自視為何如哉恭照得太僕  
寺少卿徐兆魁惡類窮奇克同構朽生不惟負挑  
激行藏曲盡趨承睡耽獻媚權奸已看刺牀蔑  
足肆彈射禁錮良耿不啻入室操戈罪積若山猶  
誇詡帝得意則藏如壑更諭訛以行私逞舌底之  
機鋒翻雲覆雨縱筆端之游說布地彌天孰明丁  
謂之奸誰戢 之禍伏乞

聖明急行罷斥庶元兇剪而邪窟破小人猶知驚懼  
不至猖獗無已人心世道利賴非淺矣不勝激切

京察記事入卷六

百一

百

固親民而外之監司撫按內之侍從風憲實為端  
本澄源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時官吏計贓滿貫以上即服極刑而尤  
重風憲官犯罰之罪故能二百五十餘年治平之  
盛我

皇上御曆之初屢頒

明旨申飭比時 朝野肅清政舉民安守此不易今  
已成比屋可封之俗矣豈料一二鉅貪久據要津  
鋪地皆金彌天設計黃金結客糾連四海之才雄  
白日無光倒翻一時之清議戈矛密布觸之必傷



頌德稱功至今未絕重假氣魄不重真操守論德  
 風力不論真人品能貪者臭味相投清修者聲氣  
 相視相帥成風視為固然如陳翼飛者必奪麻科  
 甘為谿壑向非漕臣早發其貪必罄十萬金錢投  
 入大倉幕下謀卓異謀銓諫何所不為及至一登  
 樞要而宜興之政便稱為渤海中牟人又孰敢雌  
 黃之耶近以河南道分單咨訪復有賽宜興之號  
 可見貪濁之風于今為甚民窮財盡之時值此種  
 骨吸髓之賊寧不為之寒心耶已酉大計獨重清  
 吏似矣第有一二小廉大貪者混入其中豈不灰  
 天察記事 八卷六 三十一

廉吏之心而助貪夫之焰今欲盡加浣濯必須直  
 拔根源昔  
 宣宗章皇帝欲懲貪風劉觀成死遼東  
 陛下試問廷臣近年之貪誰為甚者而做  
 章皇帝之意行之則懲一已足警百徐俟吏部考察  
 之後將極貪數人依律擬遣其真正廉明名實相  
 符者 賜宴禮部激勸既明人心思奮循良之吏  
 必接踵于  
 聖明之世矣其一議起用自爭 冊立爭礦稅及奸  
 相張位等擅權空署削逐二十年來說者以 朝

廷虛山林實伏蒲補牘歲無虛日而尚苦于叩  
 閣之無從諸臣立 朝直節居鄉懿行具諸薦牘  
 者臣不敢再瀆獨臣任清江縣知縣往來吉水數  
 受教于鄒元標見其明道淑人躬行範俗純粹淵  
 泓端凝肅穆臣之淺陋固不足重望其津涯而十  
 鎔百鍊之造詣明體適用之經濟奈何令其空老  
 林泉而  
 皇上卒不得其一臂之力哉昔  
 英宗睿皇帝以閣臣李賢之薦特聘吳與弼授之  
 官諭 敕中外且獎以伊傅之任元標之理學不在  
 與弼下而故為  
 陛下侍從之臣又非特聘布衣可倫向有內外兼用  
 之說倘果破格用人則元標宜膺此選其他如趙  
 南星之未得于親承者固更僕未數切以為除上  
 言大臣德政巧營吏部之丁元薦東挑西激朝秦  
 暮楚之于玉立兩三人之外其他皆世之麟鳳  
 國之禎祥天下且以其出處卜世道之盛衰第權  
 臣巧錮于當年  
 陛下既一入其說而不可解奸人離間于此日 朝  
 野又各生其疑而不相信夫出山之奸人見斥于

京察記事 八卷六 三十四



在朝之端士本其自作之孽乃歸而卸諸山林曰朝士固具吾輩為難吾且以護法受詬而諸賢或不能無少望曰吾已無官人何按劔然在廷之臣亦或有訝前驅之憚惡恐後車之助虐者奸人復敷衍張大其說以動諸賢而幾成水火之形矣臣同官龍遇奇之疏真有味乎其言之也

陛下惟速召用諸賢而徐以其職業之舉否為殿最明斥兩臣投之四裔而不使其交構于中外則魚目既去明珠自現猜嫌既消門戶自撤囂競之風息和衷之美成矣其一慎 廷推自于玉立等假

天察記事 卷六

三五

持月旦陰竊

主權稱雄于天下幾二十年往

陛下之召孫丕揚自以夙望蒙 召而玉立號于八曰孫以附我我營謀起之羣臣之効李廷機自以棉刻致効而玉立號于人曰李以不附我我今効之語出而聞者盡駭盡疑既而有信無疑而玉立亦久假不歸居之不疑矣邇聞玉立以公平正大者不肯為之用無偏無黨者不能遂其私必欲以陰賊險刻者秉軸持衡故徧歷楚 燕吳之地號召智謀才富之人山人星相盡其細作富監巨商

皆其外府斂金十萬餘寄頓通灣密乘婦人輿潛來岳廟事出風聞臣敢輕信第都人士共以為真故敢入告

皇上目今大僚缺多 廷推在邇宜擇公清正直者以充任使毋使揣摩臆度者藉為口實庶陰謀詭秘之徒不假之以虎威而慶賀刑威之權得還之于君父矣其一議去留項自諸臣拜

命以來感 恩圖報併力觸邪被論者又難就列引退何疑行見 朝廷尊重仕路廓清矣乃

天察記事 卷六

三五

陛下猶不自裁斷仍

較吏部分別去留于屏邪之中寓憐才之意羣臣無不舉首加額仰頌

恩威顧茲役也提綱挈領責在宰臣而廣咨博詢責在司臣諸慷慨激烈舍一官以拔佞固已人人精白語語公忠但分別被論者之去留即分別論人者之當否而分別人者其人品心術亦于是乎一定而不可易矣同一論人而所以論人者通國無不知司臣亦無不知也同一被論而所以被論者通國無不知司臣亦無不知也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眼前之風波縱欲顧忌而久後之定論不與絲

一第 23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五三〇



毫十洲之鍊鑄錯不成一失足時千古爲恨臣願  
司臣之熟思之也其一補司道吏部司官依省推  
補非止以清華之秩欲令省直均平亦以羣臣賢  
否同鄉之聞見必真每省有人訪求較便此設官  
之深意也獨臣江左江左疆域人才已有兩省共  
一司而且缺至三年之久今鮑應鰲求去甚迫已  
不復推中外賢者未必盡乏從公推補此亦其時  
然臣復有說人物服官如乍入暗一無所見久之  
方漸規室中之藏故各部每司俱有主事員外郎  
中令其練習政務始累而上若天官操人倫之鑒  
定進退之衡視之別部又不啻重及欲一入衙門  
便當事任在應鰲雅足辨此但總不可爲例衆以  
應鰲爲可任而

陛下遲至兩載仰知 日月之明已無所不照第恐  
此後別部且有薄視正郎者矣猶記鄭振先自工  
部兵部禮部而執中于吏部已旣不得復害原不  
與推桐鄉賢令須之彥夫與衆逐鹿而得鹿固不  
可憾同獵之人自不得鹿而遷怒于旁觀不逐鹿  
之人振先猶不可解臣常不平此事故敢一及之  
非以一賢一奸相提而並論也夫此五事皆諸臣

所已言而臣謬以爲目前之要務莫要于此故敢  
復列以

請第中有避諱不及觸忤元兇縱其伏甲千層臣亦

仰恃

聖明真往無懼伏乞

皇上省覽

救下吏部酌行臣言未必于銓政無小補矣

壬子閏十一月初九日

下祭也

八件



是乎漸起則是奸相申時行沈一貫李廷機等暨  
貪撫李三才諸人實黨之媒而議之罔也不絕其  
媒不去其罔而疑與護者之心終不解如止沸揚  
湯而沸益甚矣先絕其媒先去其罔而疑與護者  
之口兩無所牽如惡影就陰而影自止矣何以明  
之李三才之評案已定不必覆說其沈一貫諸人  
亦何必污吾類也倘輦金有跡臣願與諸臣共荷  
挺而逐之不然必非人矣于玉立之噴有煩言徐  
俟論定其餘高賢又誰肯阻其進也見補牘未效  
臣與諸臣共挽轂而推之不然必非人矣論人者  
採生平為實錄不必曰某黨宜處也為一網打盡  
之謀論于人者據部處為進止不必曰吾某黨故  
及也為三窟藏身之計傍觀論人與論乎人者聽  
是非之自定亦不必曰此某故論之某故被論也  
為黨同伐異之舉筆下既不牽纏眼前自爾乾淨  
蔓藤忽斷亂絲頓斬恩讐之念無負愛憎之口不  
售用臻師濟之休共游黨平之域此臣所謂王道  
無偏無黨之說也如此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不然愈疑愈護愈護愈  
疑不惟釀朝紳之毒亦且重林賢之擾如甘陵南



北鄙及牛李之分洛蜀之號遂于國遇相始終  
不悲耶然其主張全在輔臣昔宋朝朋黨之論惟  
韓琦當國有以銷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跡渙然  
冰釋扶持善類竭力為多臣當其行事豈有異術  
亦惟是正已平心率情自定今輔臣之言曰當此  
分門別戶之日易起符影杯蛇之疑總總然悶坐  
受黨人之禍也則胡不取韓琦而發之也伏祈  
皇上俯納狂言嚴

京察記事卷六

百七

三十一

諭羣臣今後論事論人如前黨脉名色不許形之章  
奏以省羅織更乞  
敬下法司如諸臣之言將劉蓋臣劉世學速置于理  
如律究處以為橫議詈辱言官之戒則令 國是  
定 國法伸兩有利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壬子閏十一月廿一日

廣東道御史毛一鷺為揆地宜實揆望宜端懇乞  
聖明亟行枚卜以光 鼎鉉以肅政本事臣以一介  
孤陋備員耳目之司例得陳蕪蕘之見以效涓埃  
而近日條陳事宜摘發僚庶臣同事諸臣言之頗  
悉邇來 廟堂之上或行其言或用其意臂畫處  
分已漸有次第可觀惟是爰立一事諸臣單辭合  
辭不能得之于

皇上輔臣屢辭哀辭不能得之于

皇上豈以枚卜尚可緩也政府尚有人耶不知從來  
公孤非一人之任輔弼非一人之事臣不敢侈談

京察記事卷六

百二

三十一

虞周盛時即如房杜之善謀善斷亦必相須以有  
濟乃謂今日 綸扉之地獨不可一手一足辦耶  
然而相臣之為相臣其品望不易稱矣蓋其神情  
所向中外則而象之相臣之邪正世道之邪正也  
相臣公天下不得而私之相臣明天下不得而蔽  
之相臣虛天下不得而比之相臣斷天下不得而  
搖之故為相臣者即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蓋不得  
自神其哲自雄其斷而一種屹然不可拔之意自  
當卓立于世情之外主持于公道之中如砥柱之  
不波岱嶽之不搖乃能不负平章之托非一味模



稜兩可所勝其任而愉快也故故卜在今日必不  
可不亟則揆地宜實也故卜在今日尤不可不慎  
則揆望宜端也輔臣葉向高自爰立以來才立于  
朝已五年餘矣即使得

君行政言聽計從尚有心思未到結構未周之處不  
妨共為商確况輔臣之日告苦于

皇上與人情之日求多于輔臣又噴噴未休耶頃見  
輔臣速補閣臣一疏中有意見易窺物情難厭等

語未敢以為然夫政府天下之平也有何意見之  
可窺有何物情之足碍說者謂輔臣跡人唯諾畏

人彈射若微有制其財版而使之不得不然者臣  
愚謂輔臣必有所不屑而第其遜避觀望遇事不

敢擔當出口輒多顧忌將欲為執持而或牽于私  
情之難割沾濡而不能發將欲為傳會而或惕于

大義之難破却顧而不肯徑行輔臣之意夫亦謂  
世局曹分羣議互角姑為推脫調停聊以自完不

知台衡何地台衡主張之事何事且有意為調停  
勢必不顧事理而顧物情夫情則何厭之有年來

輔臣日用此道而適且懷疑于引影陽息于黨禍  
則調停之未效明矣故以主持為調停天下受調

停之利而輔臣不必有其名以意見為調停則輔  
臣日費調停之苦而其害反甚于不調停方今大

小臣工但畏言黨亦俱不忍言黨而獨袒分左右  
形成水火若由其中而不自覺有識者輒不勝添

室杞人之憂輔臣不以此時握定權衡力為挽回  
乃坐待堅冰之已至養癰之必潰也臣唯輔臣舉

動輔臣心事坦夷明白非往時克殘執拗者可比  
且每于正理不可奪正議不可枉之處不難屈已

以就人舍非以圖是蓋亦愛社稷畏名義足用  
為善者也惟是意見與物情到底無可奈何而每

有一種勉強不樂從與不自安之意在輔臣以為  
不見其端而實人人微窺其端夫可以微窺其端

者正其本體之不可掩沒者也故輔臣今日何必  
揭非常之原以示天下惟就此端把握得定克拓

得去即此為真主持御此為真調停一切紛囂異  
同之見立銷融于指顧轉移之間豈非世道人心

一大關鍵哉昔韓魏公不動色而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司馬溫公毅然以天下為己任

有旋乾轉坤之功彼匪異人  
而已臣聞右相必有

臣勉之



素知負臣心虛能受盡言而臣于輔臣誼有淵源故以箴規之義自附于相成正輔臣昔日所謂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責之當事非有他也今日時勢輔臣萬萬無有可卸之肩枚卜萬萬無可緩之理在輔臣宜當主持以副

皇上之獨任不宜顯畏猜嫌以俟空空洞洞之新臣在

皇上宜亟行枚卜以補輔臣之不逮不宜故緩急務以稽師師濟濟之盛典伏乞渙發

綸音速令廷推慎加採訪務得輿情允協之人與輔臣祭言六卷六

臣同政以重揆地倘臣言有當更乞

明諭輔臣勿爲世局物情橫生推避專爲國是人

心立一主張則天下仰皇上和德之賜蒙相臣虛受之庇非淺鮮矣臣草野不識忌諱不勝悚惕之至

壬子十二月十一日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爲直陳大臣小臣是非之概以備

聖明取裁事職近見閣臣葉訥爲學臣改差人言見及之疏除剖明心事而外乃所深慮於臣下者意見不同紛爭日甚請

皇上檢發章疏勅下部院定其是非可否取自聖裁及欲當事大臣秉公主持勿徒爲苟且自完之計嗟乎大臣之苟且自完多矣閣臣之慨然爲是言也職甚懼之迄今佇望彌月

皇上無檢發之期閣臣無催請之意切思閣臣發憤

復屬虛談是非不明終歸苟且臣請直剖其概可乎閣臣何如也人惟自超於門戶方能別人之門

戶惟能別人之門戶方能定人之是非閣臣之起家門戶所從來矣爲門戶人之所制亦從來矣欲

明是非而不敢違門戶欲從門戶而不敢犯清議

逢人說苦遇事稱難報國有心振拔無力初得門戶之利今受門戶之損此向高是非之樂也冢宰

何如也向來小臣之護法有主大臣之養交已成煥獨不落蹊徑亦可謂之能自監矣惟是善類日

推不爲卽伸正人之氣黨與日盛無能力破門戶



之私誰秉統均有孤與望此趙煥是非之概也總  
憲何如也能廷弼慷慨英風有觸時忌閣臣先是  
曾正行勘之非總憲初心亦無欲勘之意據總憲  
致科臣張廷登書曰請勘原迫於外議非不依之  
得已也彼外議者何人迫總憲至此致總憲留則  
為衆人之射的去則負

皇上之眷注斯其入所謂險邪之極不容堯舜之世  
者也夫總憲為紀綱重臣有何難事而輒為人所  
迫勒此孫瑋是非之概也副憲何如也自署憲以  
來三載於茲一味圓通全無表見為險為邪或過  
為智巧不差

皇上於南臺叅既謂有人唆授職以為叅之而非耶  
即無唆授亦非叅之而是耶即有唆授亦是當去  
無疑春注何益此許弘綱是非之概也周永春何  
如也當呂圖南之改學差也臺臣用事者惡熊廷  
弼則驅廷弼喜呂圖南則改圖南喜怒惟行其意  
用舍獨操其權此改圖南者之咎而非圖南之咎  
也永春即職掌攸關孤憤所激但當駁其改圖南  
者不宜並指及圖南乃曰恟默曰無風裁雖肖圖  
南之品第不足以任南畿之學臣又何顏以作浙

原野記 卷八 六六

百十一

江之按臣乎浩然長往良亦可惜此永春是非之  
概也湯兆京何如也職不悉其生平衡其以要挾  
處金明時則終不能無議明時品望素劣以察典  
處之人情之所服也王圖父子濟惡而明時叅之  
亦人情之所快也應察處則察處必不可坐以要  
挾叅王圖則叅王圖必不可以叅王圖為要挾不  
知兆京當日何見而倡為要挾之說激孫丕揚之  
重怒雪王圖之私仇精求之則獻媚之深粗按之  
亦舉事之過如謂此兆京往事追論似苛是舉關  
人臣邪正之品更係終身行已之大此段罪案終

原野記 卷八 六六

百十一

必求明永春近日不言職久欲言之即職今日不  
言後當復有言之者此兆京是非之概也今之  
省諸臣何如也亦有各持私交強奪國勢以部院  
為奴隸以政府為衙門為其用則稱功誦德而不  
羞不為其用則同室操戈而不顧此一端也有孤  
忠自効利害都捐小臣是則保護小臣大臣非則  
彈劾大臣意氣豈有不平則思鳴臭味偶投非  
先倡而後和也此亦臺省諸臣是非之概  
也孟軻曰心人皆有之又曰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以言責備 國家是非之官用是不



避忌諱謬列諸臣大端此

皇上允閣臣之請 勅下部院會議即不敢謂職之

是非足為諸臣之定案然而一念自心求以不愧

此人無愧此官勿欺

皇上者落落止此任天下以職為何品為何門戶職

不與之爭矣職無任隕越之至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吏科都給事中翁憲祥為 計典已竣銓政更新 謹循職掌條例應行事宜懇乞

聖明一併申飾以裨政體以肅人心事臣惟

皇上軫念民生留神吏治今年 大計事畢澄汰不

肖以清仕路至嚴也紀錄清廉舉一勸百至公也

留用俸深有司以備考選至便也幽明黜陟耳目

一新海內臣民誰不仰頌

聖斷願當此 大典告竣之日正人心觀望之時所

有銓政亟當振飾者臣職掌所關誼難緘默蓋臣

先年承乏該科目擊銓曹事體每多遷就廢弛曾

萬曆記事

卷六

經列款具疏妄申明

祖制之舊力障人情之流未蒙

俞允歷年以來科道諸臣陸續條議銓曹漸次更張

已非一日光景然有一二事宜未免以人情之趨

頹迷舊例倘不一圖挽回波流安有底極用敢採

集羣言再附意見補續以請

皇上垂聽焉臣惟 國家設官各有職事每省藩臬

大吏森然布列無曠缺也 小吏然分職無混淆也

也數年間各處撫按曲 而面動與方面官員

之題請加銜 之弊 以銓曹轉展又委曲徇

五三七



情任人擇缺但問其人欲轉何缺當置何官于最  
應轉藩司者多轉臬司而以藩司帶印應轉臬司  
者多轉司而以臬司帶印甚而其人當藩司矣  
所轉該 竟有藩司缺矣偏不推藩司而與以臬  
司其人 水司矣所轉該省見有臬司缺矣偏不  
推臬司 與以藩司交互無叙紛雜莫辨地方體  
統之難 各官職掌之紊亂及臨事之推測種種  
不可盡言臣等近日與聞 計典查閱方面官員  
冊籍其職印至不能辨相與撫卷而嘆竊思十年  
以前該部冊籍具存試一查考寧有如近年之屑

京察亂事八卷六

百一十一

越者銓衡之職宜辨官制何得一味苟且臣先曾  
議及見科臣李奇珍 疏內復指陳其弊今兩司  
多缺之候正當清理分別凡遇推轉方面必問何  
缺相應藩臬守巡各遵舊制如遇無缺不妨暫停  
庶乎官制犁然與情大快也此藩臬之互印當正  
也各省鹽課關係 國儲運司錢糧重大奸弊漏  
數掌印正官得人為上運使秩已三品舊例俱以  
甲科知府陞轉銓曹未嘗避而不推各官未嘗薄  
而不赴最遠勿論即近年有官至亞卿稱清望大  
臣者曾由運司起家何損其聲價之毫厘而甲科

遂視此官為不肖乎邇來甲科知府銓曹不敢推  
一運使如河東等處竟至幾年懸缺後見兩淮推  
馮盛典方謂銓曹之有擔當乃盛典本心厭薄偶  
與漕道爭禮飄然徑去自盛典而後甲科益為絕  
響今分布各運使者非庸庸皆任子即衰邁鄉科耳  
彼其前途有限且暮途窮欲望振刷鹽政不潤脂  
膏勢不可得一經 察典汰斥幾無存矣夫各官  
固不足惜若此舉措而不改豈 國家財計遂可  
無人料理乎職嘗有慨于中矣臺臣濟之祥議及  
最為詳備今各運使方缺仍當于甲科知府中推

京察記事八卷六

百一十二

補勿為避忌若運使既係三品官撫按司道相臨  
宜優體貌則禮節之間或加酌議務求可行倘各  
官既推之後有遷延不赴及托故離任者臣等以  
白簡隨之庶乎積習可挽此運使之推轉當擇也  
各州縣正官最號親民今布列天下者甲科不過  
十分之三其餘皆鄉貢耳 國家既用此輩為親  
民之官亦當不時激勸以鼓其向乃近來科貢推  
折極矣每年雙月以考語微疵即行劣轉不見天  
日中間固多不肖豈無濫元久無辜乃輿情所同扼  
腕者至于資格太限超擢甘匪難科貢有司官員如



府同知極有聲者究竟多耳以史耳知州極有聲者  
究竟多郡貳耳推官知縣極有聲者究竟多州守  
耳別駕耳即前年紀錄卓異有同知詹軫光一人  
已歷二年猶淹郡貳若兩京部屬如戶刑工三部  
之缺除甲科外俱爲任子扶轉科貢望一部曹眞  
如登天百不得一苟非大賢未免灰心安能痛自  
砥礪不汨沒塵情也職記辛丑計後銓曹將浙中  
一二科貢知縣推南北部屬皆平日稱賢而未登  
正薦者一時長安計吏便覺洒然色動職竊嘆銓  
曹鼓舞人才固亦不難今歲與周 大計訪得科  
中臣俸漫有司如知州岳具仰等推官盧一勇等  
知縣晉承命袁夢庚周鳴太等皆清操循政衆口  
推服若職所未聞又不知其幾可盡以格限人乎  
即今俸深留訪各官果鄉貢中有具正循良相應  
破格推擇此後銓曹于此途尤宜加意如雙月季  
報一節合咨撫按凡府佐貳州縣正應劣處者另  
具揭帖詳開事款勿止將字句推蔽遂爲劣處定  
案用示愛惜外其科貢有司資俸及期薦剡多次  
考語純全者不時推補南北部寺俾知向風此科  
貢之超擢當公也

朝廷爲地方設官非爲官設地方臣既已委質東西  
南北惟  
上所命不當工于擇地趨避多端臣常記十年以前  
各省方面即廣西雲貴濟濟克滿遠方知府常用  
甲科見今南京戶部右侍郎蔡應科非起家雲南  
廣西知府乎至于極遠各縣如廣西之臨桂貴縣  
桂平雲南之昆明保山皆以甲科選除後列在臺  
省者一一可數也近來方面官員視廣西雲貴爲  
陷穽即推轉奉  
旨經年不去往往托故 請告近如慶遠知府岳和  
聲慨然赴任大輿地方整頓一番即以爲仕途希  
有之事若遠方知縣二十餘年來並無甲科之迹  
矣夫三省地方雖遠總皆  
皇上赤子豈不足念何遂爲甲科厭棄乎臣嘗謂銓  
部統百官均四海既謂之統何慮天下有充而不  
率之官既謂之均何忍使海內有偏而受病之處  
謂宜痛懲陋習力爲主持乘今三省中司道各府  
多缺務須擇人以往此後遠者可移近地近者再  
補遠方遠近均勞不爲執泥則遠方各官知銓曹  
非有心抑之相與振迅精神固有進履其于地方



刊賴非淺涉也至于新甲科就選又在轉隄之間  
宜查粵西雲貴亟宜整頓縣分照依昔年事例除  
補甲科不許其掣發時推避更換總之為地方不  
得顧人情乃銓曹職掌而既已策名天府一試盤  
錯亦士子本分內事肯不謂臣之言過而無當已  
此遠方之推選當議也以上各款臣非敢為窒礙  
難行之論第就昔年事例所有欲一為振飾近年  
人情所趨欲一為挽回故乘計事方畢復竭其款  
款之愚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臣言可採一并議覆施

或亦可禪政體肅人心也  
光緒二十二月十五日

河南道御史湯北京為再陳 祭典議處之詳及  
循職糾銓之故以祈

聖斷事頃見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評量時事一 疏  
內有評臣一段歸重于察處金明時一事臣自與  
察以來為時所忌非一日矣豈待與邦今日始言  
之蓋言路紛紜察前為甚方在咨訪之時已成必  
爭之勢身既不能立于是非之外理自不當嫌怨  
是憂故臣初入 都門論時事 疏內即有士大  
夫惟毀譽一關難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之語金  
明時應處單訪相同臣實執議于時同事愛臣者  
亦慮其拖人以去臣實對云願以身陪迨爭甫起  
臣又謂有成言在先則臣此時已置毀譽功名于  
度外矣何者衙門劣品此為顯著也六年 大典  
後來觀望昔年許閣造先事參人已經另處今日  
尚有明時明時一挾而得免後來誰不效尤作備  
自今遺議無已臣為紀綱計故不復為嫌怨計也  
明時有逃察之心周永春當時亦言之謂參王圖  
不可為要挾豈果無逃察之心耶三次會單各註  
不及何嘗不以察處四會考功傳言免處故臣不  
得不爭臣之爭乃欲必處明時非欲另處明時也



舊太宰為桑梓而調停不無香火關情臣為紀綱而執爭不能雷同執法計不及顧慮誠有之且于時圖已為言路所共指矣櫻衆怒而婚火善婚者不若是夫人不忤時局則已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處明時為挾圖也固可言婚不處明時以安圖也獨不可言婚乎總是戈矛臣惟有孤行一意任人精粗求之而已與邦謂但當駁改呂圖南者之用舍獨操臣知罪矣臣為衙門職掌故不難與太宰異耳然非獨臣也即與邦不嘗以卜履吉之事糾駁銓政乎申飭吏部無偏無黨即臣相望太宰

蕩蕩平平之說也若謂昔則另有銜鑿今則不落

蹊徑是太宰因與邦一 疏已開廓心胸矣然而未已也辨臣 疏而自矜尊縱謂人輕慢即向者

辦與邦 疏而謂銓衡日媒孽 朝廷亦輕之意也與邦前謂其氣盛理塞故臣亦願其虛心平氣

也豈太宰藩籬之見既已融而崖岸之心獨未化乎豈昔非能作人而今頗能自堅乎太宰用情過

厚言官持論太嚴與邦昔日之言與臣今日之言無以異也乃今日復見太宰辭 疏謂臣言為特

謬不知室中之語袖中之書大選急選之坐缺中

貴豈能盡塗長安耳目而槩謂烏有耶臣 疏與與邦之疏具在伏乞一併 勅下部院以備是非之參考仍先罷臣以謝明時臣無任待 命之至

癸丑六月十八日

八六六



河南道御史徐良彥爲議論日多法紀日亂謹以臺臣去就虛心剖析懇乞

聖斷事蓋 國家議論之司臺臣互操之卽御史無所逐于臺長諸御史殿最之權臺長獨操之各衙門無所關其事柄蓋署名獨坐法在振揚在昔有名臺長如顧佐諸人一時綜覈臺臣黜降三十餘人曾未有所假貸亦莫有撓之者蓋風紀之官義不得負微瑕小疵以巡行郡縣體固宜爾也今按臣荆養喬徑去矣奪之俸科臣曰薄乎云爾故加之革任乃學臣熊廷弼因是杜門

六察記事八卷六

二二九 三七三

請告其心亦未白議論亦未定也一以爲宣城之黨一以爲非宣城之黨一以爲廷弼宜去一以爲廷弼宜留故都察院有回籍聽勘之說夫由養喬之所指不可不一勘也非第勘其宣城之事也勘其殺人媚人之有無也田掌院之所爲勘非必以坐廷弼也蓋勘而後知其有無有則罪廷弼無則罪養喬法自如是理亦如是也卽如近者田大年以受潘廷圭之賄勘矣及今而復其官勘亦何害于事哉年來弊習總以議論把持天下以衆寡爲強弱以口舌爲勝負致當事者首鼠兩端徒事調停



禮科給事中丁詩教為學臣勘不當勘部臣起不  
當起董虛心糾正以肅臺綱以清仕路事蓋職自  
拜

命以來數月于茲目擊一朝政浸淫盡壞不可收拾  
乃其大者尤在于是非刺謬用舍倒置而一二當  
事諸臣有往往以意為之陰陽輕重于其間失豪  
傑忠憤之心逞宵小窺伺之志傷

至 upper 平明之理職日夜憂之久矣奈之何忽有竝勘  
督學御史熊廷弼者更有特起原任郎中于玉立  
者一則奉

旨一則政在候  
旨似不必遽言以責

天聽然職區區念此兩事消長理亂關焉若不及今  
為一糾正後來且有不可知者其開釁基禍可勝  
道哉是以冒死直陳于

皇上之前夫使熊廷弼而當勘也則持三尺以繩其  
後為臺綱整頓一番職不肯且執白簡佐之矣而  
無奈廷弼之事不可勘何也第以荆養喬之疏還  
按廷弼之事知之矣駭徒加道此縱故之心保淫  
作貞可曰無事也此理之彰彰易見者也其所

重蓋在殺人媚人一節耳此四字者邇來攻訐時  
時有之未見一勘而獨勘廷弼之為汲汲乎勘也  
而必欲其有將證成之耶勘之而究竟為無將誰  
歸結之耶腹誹之法莫須有之獄忠臣義士千古  
同冤職竊為憲臣危之耳奸黨之律甚于殺人媚  
人養喬初疏不曾以坐方大鎮等請下于理乎憲  
臣亦將因而遂勘之乎勘之而人敢執此說乎執  
之而憲臣敢下此手乎舍重問輕者非也以無為  
有者尤非之非也

祖宗在上神鬼在側耳目在天下史冊在萬世直今

清夜汗流耳職更為憲臣危之此勢之斷斷難行  
者也理之易見既如彼勢之難行又如此而必欲  
一勘之快過矣捏出絕無影之事扯及不相干之  
人猶不勝愛之惜之以任勞任怨之學臣修至公  
至明之學政乃傾之逐之而必欲一竝勘之為快  
抑又過矣蓋執法不撓任事無諛盡露英雄之本  
色此廷弼之所見長也鋒芒不斂意氣未融猶存  
湖海之習氣此廷弼之所示短也短不足為廷弼  
之損長則能濟國家之事憲臣始末之思乎然  
勘廷弼不可而留廷弼亦可王勘者是為王去者



激也當時何不止其行勸聽其引決一爲

題覆便足了此豈非計之得哉顧職所尤惜者憲臣

孫瑛老成人也又新掌院也八年懸缺昇于一日

四海具瞻係在一人舉念一不虛持衡一不中途

爾沾沾獨行其意至今河南道不得與聞此等風

旨誰不窺見機緘已露承望遂生小人之舌漸長

君子之脚不穩異日者還以自累悔無及矣職故

曰學臣勘不當勘者此也夫使于玉立而當起也

則懸八座以待其來爲仕路鼓舞一番職不肖且

彈冠慶之矣而無柰玉立之人不可起何也第以

六部記卷二十八

三

諸正人之疏還按玉立之人知之矣噴有煩言徐

俟論定科臣張延登不嘗顯摘之乎變歷楚豫燕

吳之地號召智謀財富之人臺臣李徵儀不嘗直

糾之乎然微獨如斯而已南來北往東激西挑人

有戎心世無寧宇此何等行藏也投機托要拜翁

結兄朋類滋多戈矛益熾此何等作用也生殺自

由雌黃惟意袖中宰相唇畔冢卿此何等心術也

轉幻數年之內彈章尺牘累載其名招搖一世之

間智士才人咸爲所誤此何等局面也以職所聞

種種不類尚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特絲吏部久寢



立乃道學之賊也去其賊而後道學無門戶之慘也職非阻山林也而玉立乃山林之孽也斬其孽而山林無斧斤之害也故職曰部臣起不宜起者此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查並勘御史熊廷弼一節有無過甚是否公平據實回奏仍

論左都御史孫瑋以後遇事心欲其虛法欲其當勿過任已見勿曲徇物情以端諸御史表率之源以佐

聖天子蕩平之治至于吏部見推于玉立

明詔所司特為停擬如科臣議徐侯論定毋得再及重煩白簡則臺綱益肅仕路永清職即退而伏妄言之罪所甘心矣

癸丑二月十五日

南京山東道御史孫光裕為正論方明旁說復熾謹據疏糾駁以揭公道以杜流禍事竊惟國家言路之責專屬臺省臺省不言別曹始不嫌出位論列如邇年邵輔忠秦聚奎發人所不敢發言人所不能言九鼎世道寔加賴之有如傍人門戶襲人口吻伏機埋弄為比邪害正者佐而張煽焉則言之大殘也自荆養喬以奸黨發難流禍至今適接邸報見行人司行人劉宗周一疏亦以奸黨立論甚至以土木之禍聳

聖聽臣意之曰此必感情于包藏禍心之荆養喬而

發也及讀至終篇託言正學而詳會其語總之曰救熊廷弼者黨崑宣以攻東林云嗟乎安得此空國之言而稱之臣徐而嘆曰廷弼以口語開過東林無端被勘方用致疑茲乃牽而合之紐成一片似不善為東林解嘲而隱然欲借東林以為倒翻公議之地則巧于為荆養喬者也臣請就其疏駁之勘議初起識者謂借以行勘而若以行勘之意大獄將興見形察影南北由是奮然文章誰為私廷弼者廷弼自廷弼崑宣自崑宣其不可牽而合之也明甚東林與崑宣自為水火與諸擬廷弼



風馬牛不相及矣不可牽而合之也亦明甚揣宗周本心必知其不然也無亦爲東林護法姑以崑宣惡聲聳人之口俾莫吾敢櫻計固甚善獨不思東林不嘗救淮撫乎厚耀州乎詰之曰爲東林者黨李三才黨王圖者也何以應之均之既敗之人也在崑宣一綫既斷爲不燃之灰在李王百足不僵爲將續之焰善黨者又何擇焉矧當塗貴人山中盟王呼吸相通炙手可熱者不此之黨而黨及于身名俱敗衆所共詬棄之人有是理乎黨之一字乃小人傾君子之術學道者宜不忍出口而宗周牽合數語旣以挑門戶之戈復以授讒邪之口將令在朝在野左犄右角而芟夷蘊崇之見黨禍構于儒紳殺機發于林下也恐東林亦不願樹此題目也且東林柰何言攻也宗周名爲宗東林非知東林者也有本之學必不因入而重謂憲成歿而風采益微將東林遽不足重歟自高攀龍而外從事學問如臣所知皎皎名流屈指可數而推崇不及是皆無與于東林者歟不然攀龍何以稱竈賢也一則曰憲成旣沒御王夏盟等之爲祭酒一說也一則曰淮撫之援書誰人贊畫金吾之誘請

誰人轉寄京祭之構害誰人經營攀龍獨自知也又一說也此非臣之私言也據宗周爲東林分罪者曰欲盡箝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罪案此必非無據之說夫黜貪之口惟王紹徽劉國縉喬應甲朱一桂徐兆魁爲最甚數人罪案竟由東林而定歟然則數年以來爲貪撫報仇顛倒是非把持朝政藉與援以神其用弄耄宰以行其私者洵東林之罪歟雖然第不可槩爲東林罪也必有人焉內運籌而外折衝借東林以亂天下如于王立丁元薦縱橫馳騁屢經彈劾人如其爲戎首而宗周所臭味而亟稱之者首揭攀龍若與之同日而論何歟槩東林而抹殺之則好修者蒙詬東林不服槩宗周分別流品孰有罪孰無罪明白一番庶俾靜修姱節之賢猶得超然保全令名以遂其誦詩讀書之樂豈不大有裨益哉臣區區忠計竊欲爲東林一洧冤也更有進于是者願亟用東林除可疑者姑竣論定餘不過數人而講壇之席已空推戴之口已塞尚何左右袒者之紛紛乎又自東林而推廣海內濟濟高賢不下一二百輩願亟



為起用彼時隱鱗戢羽而人不及稱山斗頡頏詎肯自後獨擅一東林以盡掩海內之賢林下君子必有完爾而竊笑者鄒元標趙南星不與憲成鼎立而為三者乎彼何以齒頰若冷而此何以趨附若狂毋乃實非尊東林祇托東林為命者乎與其以空名奉東林而共効于私門之用不若以職業還自己而一票于朝廷之尊大道為公遵

皇之極雖曰不學臣必謂之學矣臣鄉王守仁當日倡明絕學躬修實踐非苟而已不治生產不內苞直不執朝權不集黨與誠足以深服天下士大夫

也桑梓後學何不聞焉誠讀其書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原未嘗單提一說憲成雖主善惡惡不過拈一則以明宗周曷嘗不範圍其內而乃敗守仁以就憲成若宗周者陳良之徒與宗周雅有時譽臣所屬望厝足不定臣甚惜之又為臣鄉惜之臣復因是而有感于公道之難明也辛亥京察會賄僕偷單之胡忻而處貞亮之王紹徽舍窮奸極穢之史記事而處剛直之劉國縉喬應甲大悖公論至今恨之熊廷弼之勘至為一劣生勘一學臣

紀綱已自倒置因而波及逐一直指去一兵憲節推邑令齟齬俱傷此可謂法紀歟此兩者明白為曉稍有知識必能辨之而尤為之稱功頌德殊不可解趙煥孤立獨行一意考察考選卒不用人言遭時按劔驅之使去以陪總憲而口實職掌者猶未衰爭職掌似也借職掌以蓋要挾之醜而實逞其驅逐之計誰能欺之近日南北正論業已甚明而宗周忽有此疏為奸人伏案將舉持正論者硬推入于黨人之中空國之禍可為隱憂總因勘局不結巨奸展轉生心咆哮恣逞榮惑物情以致實繁有徒議論淆亂若此是邪正消長之機不可不辨伏祈

皇上乾斷剖別昭示 國是并乞嚴諭南直按臣徐應登速完勘局毋避崑宣之嫌首鼠兩端因循不決以滋黨人之禍世道幸甚臣履任最後南中駁勘之疏臣不與名罔所嫌忌故直揭公道如此伏惟聖明省覽洞鑒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十二月廿八日



南京陝西道御史宋槃為無耻邪臣巧言飾辨懇乞

聖明悉為罷斥以重言路以維世道事臣聞邪正忠  
佞之品人所自造也而邪正忠佞之人亦人所自  
知也世味場中得失共念固不難深情厚貌妄為  
依附機關既破情現理拙當亦爽然自失羞澁無  
以對人固未有行既鄙鄙心復汶汶欺人自欺觀  
不知耻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其人者臣  
請公言誅之可乎先是臣衙門御史吳良輔有邪  
臣大壞憲體一疏特參弘綱臣計弘綱此時唯合

京察記事 卷六

三七七

羞縮頸解綬東歸三易其腸以圖後舉不謂  
其微詞隱語橫肆挑激而且不耻以硜硜自居也  
夫弘綱而豈硜硜者乎弘綱固不為硜硜者也使  
弘綱而硜硜世又何病焉臣姑置弘綱徼行劣跡  
無論試就弘綱向來行徑還以質于弘綱所謂硜  
硜者是耶非耶弘綱向嘗推吏科都給事中矣亦  
嘗因是而參吏部專擅矣此豈果超然名利薄視  
都諫即推轂原意毫不念耶此時說者謂弘綱此  
舉蓋有深意一以交懽于許子偉一以迎合于王  
錫爵一以博能讓一以免外推云爾獻諛納交捷

京察記事 卷六

四四二

三七七

取徑得是豈為硜硜者乎辛亥內計其被察諸臣  
今姑未論其是與非也今因察後煩言遽爾百計  
支吾今觀其疏曰苦心苦口曰千難萬難曰不聽  
臣言譎張賣弄層見叠出果為市怨乎市恩乎分  
謗乎推謗乎臣以知其非而不能異是謂滿職從  
其非而暗為躲閃是謂賣交卒令老成夙望之太  
宰鬱鬱歸田伊誰之咎與迄今論 京察者悉其  
事咸思欲唾其面也是豈為硜硜者乎江右一察  
弘綱一生名行可對人言者止此第自權奸巧陷  
以來一時廢棄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輩丰骨稜  
稜 賜環無期不知此時何愛于弘綱而惡為起  
之田間不一而足也且藩席未正而躐進副院尤  
向來未有之異事乎說者謂假道東林掃徑相府  
個中線索豈虛語哉寧誰是向嘗為蘭谿私人而  
外示睽違亦嘗為四明密友而陰標孤子為清流  
之羽翼又為傾清流之前茅為淮撫之功臣又為  
攻淮撫之劊手藏頭蓋面匿影潛踪覆雨翻雲朝  
東暮西此弘綱之所以如鬼也是豈為硜硜者乎  
若夫弘綱無求于人也而無情笑面逢人突發固  
自以側媚為貢諂也曾不思風紀之地宜有此態



度否弘綱無求于人也而閑詞冷語刺刺不休固  
自以滑稽爲易與也又不思風紀之地宜有此譴  
吐否不南不北時陰時陽看聲勢爲緩急覘人情  
爲向背固自以遷就爲巧合也曾不思風紀之地  
可堪此首鼠模稜否總之弘綱薄硜硜而不爲者  
也不爲硜硜而自附于硜硜果愚人乎抑自愚乎  
臣少而受書嘗感于孔夫子巧言令色足恭與夫  
匿怨友人之訓竊疑世之未必有其人也自今觀  
之弘綱眉目神情種種符合豈其生來醜態抑亦  
學後習成而孔夫子預爲之描寫于數百世之前  
乎孔夫子耻之左丘明耻之而弘綱不自耻也且  
駕言于硜硜不亦可異之甚哉間于弘綱疏中見  
其引以自見者兩臣一曰汲黯一曰包拯皆古昔  
所稱爲名御史大夫也假使其立朝行已與弘  
綱有萬一彷彿則其羞漢庭羞宋室亦甚矣何以  
聲施至今也而弘綱侈口譚之其亦未返以自照  
乎其亦自附於硜硜意乎夫人心不古世態漸移  
世之爲弘綱者亦多矣世之不耻弘綱者亦多矣  
臣因是而有感于人品之辨與夫國家用人之  
辨也剛正者爲君子柔媚者爲小人剛而過激者

京察記事卷六 宋案三

一百四

三六六

終不失爲君子柔而善容者乃見爲真小人臣嘗  
執古鏡今百不失一也自處者宜何居焉君子在  
朝踴躍涼涼衆正未必連茹小人當路蔓引枝牽  
死灰何難復熾臣嘗執古鏡今亦百不失一也用  
人者慎之萬無昵小人之易與若君子之難合憤  
憤於去舍從違貽異日

君父以重憂也臣尤有感於弘綱門戶徑路之說其  
釀禍最烈也蓋傾危邪臣一經彈射便轉相猜度  
思所從來而曰門路曰徑路不知觸邪指佞人有  
職掌嫉惡好善人有同心其彈射也豈盡由于門

京察記事卷六 宋案四

一百四

三六六

路徑路乎此說一倡將使大奸大惡盤據要路而  
莫敢誰何將來貽社稷生靈之害豈淺鮮哉臣  
北海鄙人也不知門路何分徑路何向而唯耻弘  
綱爲邪臣爲佞人敬循職分特爲糾叅如此至其  
穢行劣跡臣猶未忍盡言以傷雅道也伏惟  
聖明俯允臣疏急將許弘綱罷斥則言路幸甚世道  
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癸丑年五月十六日



禮科給事中周永春為臺臣醜跡盡露公論不容  
謹擬疏直糾以快輿情以重言路事臣伏讀成化  
二年奉

聖旨科道是言官中間還有這等行止不端的六科  
着各道糾舉各道着六科糾舉明白來說敢有互  
相隱蔽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臣見河南道御  
史湯兆京行止不端心欲糾之久矣第其深情厚  
貌尚知顧惜臣猶望其省改而不忍終絕也自頃  
者與臣互相辨論而媚王圖之醜態業已自供自  
認每遇臣疏指及此段輒支吾凌駕不能措一語

京師記事八卷六

五十五

兆京之生平盡矣臺班汚矣臣又敢隱蔽而不一  
直糾之乎然臣疏語竟不旁溢一字謹就通國公  
論及兆京疏中自呈者據為

皇上陳之左都御史孫瑋老成夙望憲度未壞而壞  
之紛至則兆京謀勸熊廷弼一事誤之也瑋云一  
月之內駁議五至查五至者皆參荆養喬不宜擅  
去及不宜妄扯之詞耳並無一字及廷弼該勸者  
邸報見存可查也乃云迫于議明明迫于兆京之  
議處兆京人孰得而與之即瑋發抄書中兆京亦  
初詞而摘再疏此其鄉人借以具問罪之師等

語夫書詞與發抄不同瑋老成正大必不為此伎  
倆其為兆京添人無疑瑋試思今之進退無據人  
心不與誰實致之當必深恨兆京特不可對人言  
耳其陷害堂官有如此者語云君子居是邠不非  
其大夫厚之道也廷弼即犯法應勘自有公評兆  
京不能解闕而反佐之其云揭前政之微則其恨  
前政之不微又可知也其云為廷弼善後則其謂  
前事之有破綻可知也公祖名分亦自隆重苟非  
大義滅親亦須稍存體面何兆京之不然也其誣  
害公祖有如此者縉紳士民之表也南中士風從

京師記事八卷六

三十八

來驕橫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如方大鎮以一紙  
書逐一按臣逐一道臣逐一縣官已自橫矣而又  
有如兆京者必欲坐學臣以不赦之罪被無知青  
衿見學臣囚首對簿乃羣而指之曰此昔之臨我  
而播楚我者也今何如哉使後之為學臣者執法  
則虞助處寬縱又虞溺臣有暴足不入耳臣前疏  
所謂士風之橫兆京實為嚆矢者此也其敗壞士  
風有如此者韓浚居數千里外既云不知情矣且  
又知賢矣乃一疏再疏強為羅織此必有人中之  
不然意欲驅臣同鄉一人耳即惡人之所好亦須



問翁憲祥何故逢人說惡韓而鑿定朝上多紛爲  
臣之疏與太宰之說相符臣據理立論有何艱澁  
必待數人而後脫稿如謂太宰授意于臣故朝上  
疏而夕糾之則何若太宰徑不用圖南之爲直捷  
也甚矣兆京之難悟也至戴燦家食十有三年纔  
一補官便中縉繳彼其人亦臺中舊僚也何苦因  
改職而并逐之哉其殘害無辜有如此者臣非臺  
員不識臺體然邸報中則竊有聞矣許弘綱云京  
察舊例大小九卿俱開所屬獨部院不開第面議  
耳都察院堂官且不開其屬况河南道乎又徐兆  
魁去相沿職掌河南道咨訪公評其去留輕重皆  
堂上任之三會既畢具冊面送院堂既不見冢宰  
不送功司單卽臺中應處數與堂院面商不開一  
字以全同臺之體兆京獨何不然不過恐孫太宰  
不處金明時無以洩王圖之恨者其變亂舊章有  
如此者官爵出自朝廷是非自有公論臣不與聞  
獨念楊時喬者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而謂其說  
之矛盾陳治則者時之所賤問者而謂其言之有  
當一韓者孫太宰之所察處者也事竅雖多而求  
內一節或亦公論不與乃曰與治則俱不平夫姚

文蔚不曾以外補不平乎今竟何如耶其顛倒是  
非有如此者按差原無 勅惟帶管鹽法及兼學  
校者有 勅呂圖南自疏徵批印足矣兆京何爲  
兩疏俱云徵 勅也久占河南道熟于舊章者尚  
且如此况新入臺班者哉其不諳 典制有如此  
者上疏公錯例許檢舉昨臺班陳玉輝爲  
題差未蒙  
明旨先將 勅印捧歸自行檢舉旋以病請告若是  
乎 勅命之重也至 勅所以重 朝廷也無  
勅而爲有 勅其誰欺欺天乎曾是而不可以檢  
舉乎何兆京悍然不顧也其欺  
君罔上有如此者臣所聞通國公論及兆京疏中所  
自認者列爲數款以便  
聖覽如有一字涉虛臣願甘 斧鉞之誅若他所聞  
風影事不敢信亦不敢陳之章奏也參照得河南  
道御史湯兆京鱗甲填胸垢穢遍體置身權貴之  
門以結奧援故掠舊銓之鬚以傾同儕玩堂官于  
股掌推公祖如孤雛居下訕上孔門之所甚疾罔  
上行私王法之所不宥刺刺較濃較淡滿口俗氣薰  
人營營患得患失可憐名節掃地魑魅已見型于



尚鼎工雖久難容于堯朝所當速行斥逐者也伏乞

皇上下奮軋剛將湯北京即行罷斥以明愚臣互相糾舉之職更乞

天語申諭以後吏部尚書鄉人在官做科道官者盡行迴避以免桑梓之嫌仍將愚職先賜罷斥以謝北京則公道明而人心服議論息而國體尊矣臣無任悚息微切待命之至

癸丑年六月初七日

東家記事 卷六

下

南京雲南道御史吳良輔為邪臣大壞憲體微臣據實糾察懇乞

聖明即賜罷斥以正臺綱以清仕路事臣嘗莊誦太祖高皇帝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婪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刺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嗚呼

聖謨真千古人倫之鑑乎夫人之性有剛有柔人之品有邪有正剛則陽明之氣勝其作用常勁直而不回柔則陰賊之情深其行事常依阿而易與故人臣事君與其為柔無寧為剛蓋剛而不正者固有之未有柔而不邪者也臣執此以觀當世邪臣其備極柔媚惟恐拂人意也如

高皇帝所指以乘戒者孰有踰于左副都御史許弘綱者乎弘綱向來慷慨棄官人稱其孝敦歷中外人稱其長浮湛鄉里人稱其愿

陛下特起之田間而畀之副都御史之任臣以為其必持正剛腸於面必有超倫絕類者矣到任之下適臣等待



下體當一見乃初見而臣心竊不然再見而大不然及聞即報參議朝政不然臣不敢措搢風影指摘曖昧先自欺以欺

陛下但據臣真見真聞實有壞憲體而招物議者敢為

皇上陳之先是臣等以庚戌四月考選至辛亥四月候

俞旨不下臣與南臺省諸臣議欲援南部寺諸臣沿途候

旨之例請告歸省先請教于三大臣初見相臣葉

向高高曰惟疏已上矣奈何

天聽彌高且勿去俟再催耳見宰臣孫丕揚揚曰君

臣是五倫之一朝廷待我輩不薄為人臣子不可不從厚此外無一言見院臣許弘綱綱曰諸公

之欲去是也諸公處此實難無炒戶無菜戶無住宅無可假貸處諸公之欲去是也欲一言于兩大

老處我則不能惟與朱選司商量耳臣退而與同事諸臣理三大臣之言有言者曰副院曲體人情

太宰到老終是憊臣曰不然因此可以知人大臣固自有體體也者從人身而得各者也人必合五

官四肢而後成體亦必五官四肢上下左右各安其位而後成體有如肩高于頂目上于背成體乎撫按委曲以奉監司監司委曲以奉州縣成體乎

故微獨廉遠堂高廉近堂卑體也即語上問問語下侃侃亦體也南北臺雖不相統然崇卑上下分

誼截然况新進臺臣肅衣冠調憲長願奉一言以為終身弦索曾不教之敬事後食國爾忘家而津

津後譚溫飽長懷安敗名之陋習何其徇也堂堂副院何畏乎首輔何歉于家卿不挺持九列之體

而退然自附于司官之後抑何卑也然此猶語旨

細過耳徐而按其行事則百無張主一味模稜如辛亥大計部院既相與共事義不得不與同心乃

怨則歸人恩則歸己各為分謗而實以益其謗也則有議其險者矣科場暗通關節此

祖宗二百餘年未有之事奉

旨議處自當明罰勅法詰弊窮奸乃明知關節之為真故置豺狼于不問藉言于

旨意之未下而陰伸其法之私情則有議其巧者矣按臣擅自離任朝廷原有畫一之法刑養喬之徑去與吳亮同而許弘綱之議哥與吳亮異雖



謂其才品可惜其拚捨有故乎然法終不可廢也  
 惟其徇情廢法故說者謂紀綱之壞蓋歸于磨折  
 顛倒于弘綱近日稍稍振刷曹起而爭之蓋年來  
 敝政以調停姑息為故常以守法奉公為駭異其  
 積弛有漸也則有議其弊者矣夫日縱不過一法  
 之壞一事之差干人品心術未大乖戾惟日巧日  
 險則挾數用術深情厚貌藏形于無刺無非之地  
 經營于相傾相軋之途凡可徵榮辱寵者無所不  
 盡其技而 朝廷之法紀士紳之名節皆置之  
 棄矣徒前所指止按臣一人之見聞而至于道  
 不

所傳又不止此臣請言而無諱可乎人之言曰弘  
 綱先令積漢自青衿之士以及鄉耆市鬼無人不  
 愧遺無愧不全受而目之曰貪者又有謂原是四  
 明私人忽投身于東林復竄入于西北極會趨炎  
 附熱尤能改頭換面閃爍變幻不可方物而目之  
 曰詭者又有謂始終靠一泰山凡事無不如意欲  
 副院即副院欲佐銓即佐銓舉數十年廢棄諸賢  
 所不可必得者而彼獨聲應響隨如取諸寄則又  
 目之曰善鑽者以臣之所見若彼人之所言若此  
 尚可為副院乎不可為副院又可為吏部

臣與許弘綱風馬牛之不相及方今大僚如晨星  
 臣亦何樂乎多言第見其舉動卑污無一髮肩丈  
 夫之氣恐此人大用而世俗日趨于柔靡人情亦  
 習于鑽刺誰為

皇上整飭紀綱撐持世道其弊將莫知所底止此臣  
 不得已而有言也參看得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似  
 信似忠如鬼如蜮以逢迎為得計即背肩諂笑而  
 不慙時縱舍以市恩致壞法亂紀而不顧辭壘室  
 而驟登台府豈非依附得人操佐院而企望持銓  
 會謂鑽營中窺總之持祿念重報 國心微時事  
 謾無短長奚取繩違之任人言轉見紛沓久虧端  
 肅之威六察蒙羞三褫允當臣踈遠小臣輒彈權  
 貴自知禍且不測然為 朝廷去一佞人為吾道  
 黜一鄉愿無忝  
 聖天子耳目之寄即一鳴見斥臣所甘心也臣無任  
 隕越待 命之至

癸丑六月初十日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為據臺臣之辨再明要挾之  
非事自湯兆京以要挾處金明時公論不平久矣  
臣以為 國家是非之大案尚未結局不揣狂愚  
追論往事兆京有再陳 察典議處之詳之疏臣  
敢復據 疏詞以理質之兆京謂三次會單各註  
明時不及何嘗不以察處四會考功傳言免處故  
不得不爭乃欲必處明時非欲另處明時也臣以  
為兆京爭之是而所以爭則非何者當考功傳言  
免處之時何不以大義與孫丕揚爭曰明時三次  
會單各註不及若其免察不惟得罪公論亦且有  
手 大典如不揚不從則執白簡議其後豈不烈  
哉無端以要挾之說進而明時以要挾處矣兆京  
不欲另處明時者竟不兇于另處兆京之悔何及  
焉又謂舊太宰為桑梓而調停不無香火關情臣  
為紀綱而執爭不肯雷同罷法當時臺臣史記事  
之單多于明時丕揚以香火之情庇護不處兆京  
何不以爭明時之風力並爭記事不肯罷法于明  
時者並不肯罷法于記事也以要挾為媚王圖兆  
京固不肯受不幸而處于形迹之似今而後臣亦  
不忍復言婚已獨計要挾一事試問兆京丕揚出

京察記事卷六

三

三

山之望損耶否耶幸而吏垣曹于汴猶言要挾之  
非稍稍見亮于世考功王宗賢明知要挾之誣甘  
為隱忍之私以致 察典不光為後世笑貽累同  
事誰為厲階不可不為之長嘆昔年趙煥之處卜  
履吉輕重失平臣嘗糾之 通國謂其當重而煥  
獨謂其當輕故臣 疏另有衡鑑之語非謂其昔  
有蹊徑而今無蹊徑也臣今悼是非之不明陳諸  
臣之大概所謂煥能自豎者能自豎于蹊徑之外  
至不能扶善嫉邪猶然言之非謂昔無明作而今  
有明作也臣前後 疏語自明斷文裂義調弄筆  
京察記事卷六

癸丑六月廿八日

端兆京亦何為者臣與兆京論要挾之是非因兆  
京援臣前 疏故臣畧明數語不與多辨伏乞  
勅下廷議如北京要挾之說果是臣願受重罰以為  
逞臆妄言者之戒臣不任悚仄待 命之至



太常寺少卿胡忻為微臣被論義難就列懇

天即賜嚴斥以謝人言事臣于前月二十九日接

報見河南道御史田一甲有疏論臣臣于一甲素

昧生平非有嫌怨突然論列及臣蓋為風聞所誤

耳先是臣聞長安中有修卻構毀于臣須人借力

者臣謂人心天理公道難混可無慮也近有一單

媒孽臣來自浙中金明時手傳之人為談資者臣

謂讒人罔極雪消見現可無慮也茲者一甲之論

多其唇吻中物得無誤為所中而不及察乎微臣

轉內之故改揭之由皆有疏自明已無復贅惟是

舊太宰孫丕揚老成正直鄉曲晚進即嚴事曷得

以私交納之若買僕盜單卑污侮賤狗彘不食其

餘而謂臣為之乎舊考功張養才起自家食任事

未幾旋聞母訃時甚逼迫即其臭味相投安得歡

聚傾倒然此往事將抑阻來者故追其往乎孫善

繼可改也謀之王元翰則已耳又嫉人以論之今

日一甲論臣是誰謀之誰嫉之也王元翰二十楨

之寄頓金明時昔以誣史記事一甲今以誣臣然

明時謂徐四為長班一甲謂徐四為家人將何適

焉 秦王為庶長子辨封郡爵于例不可一日蚤

臣將入科秦承奉差人投臣書中言辨封事又一

折柬開具薄禮一千兩臣叱之即入科具疏參疾

雷不及掩耳何暇計較一萬之餽三千之收真醉

夢語耳朱光祚入文選一年臣未識其面係陞四

夷館于 郊祀公會始一晤言若時會議俸單未

合太宰意此極難就極款洽事也臣不能也常澄

代庖選司以目疾辭不見臣雖同鄉累月不一見

即見亦落落借資作成薦陞憲副有議贖清曹者

為誰臣不知也郭士舉何人大竹坪何地臣去家

四千里而遙三十餘年之久里中事杳若隔世彼

即應為礦頭地方官任之歲納金二千銀五千談

何容易天日在上可以証

君父耶臣自叨轉太常休心時事墳墓松楸時紫夢

想無奈衙門正少久缺臣止一人署掌務營求差

遣苦不可得三十九年 請告兩疏

皇上俱留中不報延至今日不幸積薪將及臺臣蚤

計而辱白簡臣之不敢何說之辭伏望

皇上亟允臺臣之言即將臣斥逐回籍以清仕路俾

母得為節鉞玷仍將王元翰二十楨之寄 秦滯

三千之收



勅責該部嚴勒有無虛實如法治罪臣卽死亦瞑目矣臣不勝殞越願俟之至

癸丑七月初五日

京察諸事

夏

四川道御史魏雲中爲科臣挾私滅公橫口潑噀敬平心再駁以祈

聖斷以定紛囂事臣頃疏駁給事中吳亮嗣諂媚銓部之狀雖已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蓋念臣與亮嗣俱言官也亮嗣卽不顧大體諂媚權要以傾臣臣當爲亮嗣存體面不宜盡駁以傷和氣不意亮嗣突昧本心說愈枝蔓臣始不得不據理析質以爲言路存公道矣夫所謂人才者惟是真誠爲國赤心報主卽品格幹理不同總謂之才有一種傾險陰邪奸貪蠹國者絕不可謂之才所謂愛惜者惟

京察諸事

夏

是激濁揚清挾忠擊佞卽維持裁抑不一總謂之惜有一種庇奸類黨傾擠善類者絕不可謂之惜故臣聞各臣在臺諫有不避權貴爲時敬憚者矣未聞有逞身權門獻諂諛諛諛尚可登進忠貞而培養元氣者亮嗣謂臣受任數月將史繼借輩皆一筆盡其生平乎不知此數臣者內惟劉澤深疑定老成確有執持初陞寧國知府卽有慮行勘不便者未幾果調一疲地而增嫌未已臣前疏原請不善悅仰益重愛其品故預爲點破亮嗣不宜以澤深賢者混入羣奸之內蓋澤深尚未到地方一預



熊廷弼事何遠恨之深也若夫史繼借黃克績臣所特參者也兩人神奸蓋世克焔彌天而繼借又先有部臣參疏克績有臺臣李若星累疏不知有何大力至今通不處分識者憂之亮嗣果已為之地耶至若徐兆魁者專作權門鷹犬為一時小人盟主是以臺臣錢春首犯其鋒而王時熙周起元等同行忠憤共逐窮兇兆魁利口未已因臣有言雖暫鼠伏不忘鴟張亮嗣已早為之謀耶若夫熊廷弼飛揚陵轍為顧李死黨長安不靜皆其播弄臺臣徐良彥李邦華等發其殺媚之情最詳祇因

互爭日起公論日晦臣始不謂已為臺綱一言而廷弼辨疏語語詔認即救者亦曰熊某好漢有的俱認了夫既已認貪認暴認淫認邪無所不認亦可已矣亮嗣猶嗷嗷不休乎至于董其昌蓋向被楚逐者也豈亮嗣鄉人而可持挺搨竿毆逐學憲臣僚員風紀反不得摘其濫耶抑其昌誤遣亮嗣鄉人紛囂陵許今不憚一為昭雪耶果爾臣且加與為新矣兩者將何居焉薛士彥既掛計典當徐俟其自來獨從來銓體所當遵守抑亦士人廉耻不可躁進何未及三月便以廣東右布政補雲南

左布政安得禁人言耶若夫張濟臣有速化濫乘節鉞一語蓋用臺臣駁亮嗣辨言亂政疏內推挽攘攪速化先登固其慄悍之效語也亮嗣彼時何故噤口咋舌而今却在救急呼耶以上數臣皆亮嗣傷心負痛之人臣姑就其言即為剖析若是至周應秋固臣所糾為貪鄙者也亮嗣感周之德安得不犯公義一救第能明言應秋所以不當參之故則服人或將臣所參事情歷指出曰某暗刺為風聞其微攻為門尹則臣服而臣盟心自矢凡臣所指卑官下吏俱行賄鑽幹應秋不遵昭選次紊

亂可證凡臣所指大官大吏俱一二有章疏可證其有關係門尹詭情受賄臣俱刪削不敢上聞臣之用心固非亮嗣所能測識矣乃急急皇皇條為出脫猶謂非媚也臣請歷數其媚狀如日見幾決去不俟終日臣恐應秋被彈絕于剛介之意無當是謂阿譽不情其媚一其曰州縣遠職丞尉小吏御史立言決不在此不如此官能與民相親盡被應秋賄買何得代為解說其媚二其曰潘臬大吏遷除皆有一定之格不得恡而不與惟其破格濫予臣是以有言何故力為解救其媚三其曰行



取諸臣分明挑激為臣樹敵陰以快應秋之恨其  
媚四其曰吏科河南道皆有人倫之鑒應秋不能  
自為政夫應秋誠不能自為政也亮嗣何人代為  
暴白其媚五其曰督撫推轂不出資俸品望之中  
夫會推轂不出資俸品望也亮嗣何事急為分理  
其媚六其曰亟亟焉逐周應秋以去若似乎滿情  
其去欲挽而無從者醜態畢露其媚七其曰驅除  
銓臣夫臣原糾貪何為驅除是固將使合銓曹諸  
臣無不感德而深怒積怨于臣也其媚八矣夫銓  
曹原有三可媚而亮嗣實有八獻媚滿紙諛情肺  
肝若嗜亮嗣將誰欺乎欺天乎夫從來吏部衙門  
號稱權要諸司庶府莫之與京獨恃臺諫正色立  
朝共維紀綱耳亮嗣復連疏傾臣獻媚若是從此  
科臣借銓臣則氣焰愈張銓臣倚科臣則聲勢益  
熾科臣意有所忌銓臣為之驅逐銓臣中有所嫉  
科臣為之掃除意所欲與不難立附青雲意所欲  
奪不難力擠深谷即有一二直言敢諫之士且將  
惕息于科臣銓臣之合而風力益微謀笑得矣聲  
援成矣一身一家之計誠固矣且奈天下何哉如  
曰不媚之在事之時媚之去國之日則臣有一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三六

喻蘇惟霖固向之叅文立縉者也立縉今去  
國而餘威所及猶能將惟霖借事代逐其足媚蓋  
可想見蓋銓曹原一體忤一人則無所不忤也媚  
一人則無所不媚也尚以素昧生平為解敢自附  
于龍逢比干哉豈龍逢比干當年亦曾黨救蜚廉  
惡來等輩耶吁愧矣愧矣且朝廷設立臺諫止  
許糾彈並不許朋比保救職掌其明亮嗣第問六  
垣諸臣從來有臺臣叅一貪鄙吏部而科臣迎合  
風指及傾軋臺臣者乎即錢夢阜姚文蔚輩曾有  
此否乎請自三思毋過尤臣也又謂行取一事臣  
所好所惡海內得而知之夫臣所好必忠直者也  
臣所惡必險邪者也海內同此心必當同此知也  
第諸臣方守貞待聘不知誰人可好誰人可惡而  
亮嗣豈已預知其入欲招臣所惡剪臣所好乎亦  
太勞矣若指臣為兒戲臣前疏具在原無行取一  
字亮嗣突然插入人應諫臣至謂臣欲引核舊考  
功張養才臣實夢想未及而不知養才忽已為臣  
受累矣亮嗣獨不思引接人者能趨承吏部者也  
臣疏出而銓臣方與職構難安所接引如亮嗣言  
以此用心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六

三五



九廟祀稷有靈是糾是殛且亮嗣既怒養才養才有何貪賍實跡何不明目張膽見之封事乃陰謀秘筭不肯愆遺全秦一人果秦脉至亮嗣輩真當剗削盡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可嘆息至欲令臣回話臣言止此臣所云匪人前疏俱明第無如張濟為害尤大亮嗣不解應有人解之夫復何言總之史繼借黃克纘臣所首參亦諸臣所共參者也徐兆魁熊廷弼臣繼諸臣之後而參者也周應秋臣所特參而董其昌薛士彥張濟累見臺省彈章臣用以罪應秋者也惟有臣之參所以為臣惟有亮嗣之救所以為亮嗣臣與亮嗣立朝心事判若黑白臣參是則亮嗣之救為非亮嗣之救是則臣參為非事無兩是理無中立天下後世豈無公評且臣見數年來仁賢空矣白馬清流之禍在目前矣其弊全在議論駁雜貴競奔馳臣甚痛之無奈臣實不幸遭此不顧大體不顧是非之科臣纏綿不了而微言隱語媚人傾人者復不少也臣甚惜之懇祈

聖明速下廷議從公核覆要見銓司應否擢爵賣官市恩濫用臺臣應否循責陳言指貪斥鄙科臣應

否挾私黨護撤潑橫噬如亮嗣必欲以行取一箇罪臣臣疏具在

御前固可覆按而亮嗣既言臣所好所惡海內知之亮嗣亦必知之即令亮嗣分別開坐請自

聖裁仍令吏科河南道文選司備言當日會議臣自具單外曾否有一字關說曾否言及一人當于當

奪明白 奏陳毋得含糊如其會議行取關係甚大臣不過百二十中之一人毫無私預則亮嗣何

故造言好事突興大難之端豈但兒戲君父之前其說謊轉換支吾之禁應亮嗣受之庶幾

紛黨可息邪議可定而背公植黨之徒亦有所儆省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年七月十三日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為臺臣益昧良心辨疏惟憑血氣謹再疏糾駁以折紛囂以維人才事竊惟言官之立朝惟是識見議論而已識見定然後不奔趨于勢利之途議論正然後不惑溺于掃除之說為名利使與為意氣使者總之得罪于天下後世者也御史魏雲中前後疏草上

御前矣公卿百執事得之即報中矣臣不知于公平正大之道何如也臣疏謂其攻擊太多而雲中自辨有特恭積參摘參之不同夫特恭猶之可也若因人恭而我亦恭之可謂胸中有定見乎摘參之

其恭記正二六六

百六十一 頁五

說尤非通論此不過稍為點綴而彼已不得守其官矣御史有世道之責者忍為此輩非之謀耶御史入臺曾幾何時而搏擊已十餘人即使盡得其實已夫包荒之度若徒以門戶起見其何以服天下也史繼偕之在南都也翩然風塵之外者也御史藉門戶之威驅除甚易政不知于清議若何也臣前疏所謂上下雷同中外交構者正有慨于此也久不處分乃是臣之過臣恭董其昌者御史也臣不過憐其白首詞臣其博聞強記可嘉耳至于薛士彥臣昔在蜀淡服其長者之度御史欲逐

則逐之耳彼豈能立門戶與御史為難者哉御以欲參銓部則借劉澤深為事實今欲保劉澤深則反坐臣以攻擊此在

聖主與廷臣及劉澤深自辨之也臣前疏謂銓政當清未嘗不明言周應秋當去也但謂人才可惜不宜太摧折耳而乃橫以保救坐臣豈御史于臣前疏未嘗置覽耶抑願御史擬議之而後言也至于婚之一字是妾婦之態也是商賈之心也臣自有生平海內自有耳目御史鄉中亦未始無銓部當知臣與應秋遠近矣遼撫張濤二十年拓落科臣

其恭記正二六六

百六十八 頁三

也今日而議其速化御史想未見

祖宗朝所以拔才之舊章耳臣何言哉臣向所詰問御史者引用多少匪人流毒天下生靈之說也臣求之而不得故舉行會推以詢之御史到此何以支吾反覆不歷其明白直陳乎

皇上之前也曰多少決非寥寥一二人矣曰流毒生靈決非尋常耳目之事矣知而不言謂之隱不知而言謂之欺御史宜何居乎御史二疏理不足而氣有餘臣在

陛下之左右是豈可以氣奪者耶始終願與御史



河南道御史彭宗孟為直陳門戶之非以祈  
聖斷事竊見邇年以來器競日滋是非日混 朝無  
定論世鮮完人因循至今已至理極勢窮之會極  
則反窮則變斯亦必反必變時已

聖明在上可任其珍行驚師而不早為

裁斷乎夫議論之誕煩由門戶之日熾門戶之未撤  
由是非之不分當事者憚于主持每見議論之參  
差輒謂門戶之各立更不究其是非所在姑託之  
乎調停不知所執而俱公參互之可協一也所爭  
而俱私並解之唯息紛也乃管私言正者合謀秘

下卷之三

八六六

五

筭睚眦必讎常操無敵之勢危身奉 國者獨立  
特行波靡目砥原無對壘之師假以一彼一此並  
稱門戶是必盡廢蕩平之王路墜入反側之私門  
舉 國家之爵賞刑威殉羣小之愛憎恩怨

聖諭所云秉公奉職不足遵結黨亂政不必戒也豈  
不悖哉夫漢之南北部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彼各  
相詐相傾快心于一勝非遂竊人主之操柄而以  
私黨與 朝廷爭輕重也故同類共譏而均目之  
曰黨若今之為門戶者果如甘陵之聲譽爭標榜  
已乎如牛李之功利爭馳逐已乎如洛蜀之學術

原缺



爭得失已乎倒翻清議消亂 朝帶寸紙惜于戈  
牙片語咸于鉄劍意合則構机比肩于夷蹙不合  
則譽史擬惡于美獲遍地風波彌天計巧傳聲授  
指應捷于實卸釋會貴即權重于卿相甚而願氣  
可以司用舍換制可以徵 明給十餘年來不知  
壞國家多少人才削 國家多少元氣頃聞臣苦  
請收卜且夕儻  
會其純然未經點染足應金扉之下者有幾即有之  
恐推戴之計不行將羅織之端復起不舉 國盡  
空之不止也

皇上于大臣之欲去而謂若在

祖宗朝敢如此否臣竊謂門戶之橫恣在

祖宗朝斷不敢然茲窟穴已復壘壘已固雖忠臣烈

士或抗言而輕虎狼之持或隱痛而抱冰室之憂

語默即殊孤憤若一此皆超然門戶之外而思挽

乾綱于將弛扶

主勢于一尊然力短心長迹疎情渙安有爭衡之氣

決祗見獨逞之機餘奈何因不肯降心附和遂以

為彼亦一門戶此亦一門戶也

聖諭謂勿徇已私各立門戶又謂近日言官議論煩

多清濁不分一槩攻擊頃聞臣之請亦謂收卜既  
定門戶自消臣以為欲分之消之惟有明是非而  
已夫言官主議論大臣主持衡今諸大臣非盡為  
門戶人之所制也其練事久閱人多又非闖于是  
非之辨也終無一昌言正色為

皇上別白之者何哉蓋臣等事或偶摘特據職任之  
顯失不為隱構之詞言或見容雖荷受善之虛懷  
耻作阿逢之態收之無益于飾美拂之不玷其生  
平若門戶之說則不然所愛則先意祗承甘效護  
法之勞掃除之役所憎則鑿空誣讒務加難堪之

醜不白之冤逆之俱敗其身名順之亦藉其推挽  
以故相率如閭臣所云苟且自完而不敢一乘至

公毅然主持也夫小臣輩兢兢賴大臣之折衷大臣  
苟完賴

皇上之宸斷頃累奉

俞旨批荅未見明折是非以

皇上神聖英明諸臣之才品趨向宜無不洞鑿者豈

皇上亦憚門戶紛紜挑構而借模稜為主術耶不則

于邪正間未盡灼然第為戒迪之語聽諸臣默自

領會耶抑不知 密勿大臣曾于票擬外就是執



非敷陳愷切密動 九重之睿照邪又不然近日  
諸疏票擬是非本自較然或

皇上間有裁改反成晦冥世界耶天道晦冥則魑魅  
跳梁而人跡斂人事晦冥則陰邪構扇而 國是  
危試觀中外臣工言及門戶無不搖手重足不啻  
腹誹棄灰之禁所幸

皇上四十年培養之人心未盡淪胥尚有中立不倚  
者捐一身之功名毀譽而維如綫之清議當事者  
顧等之為門戶并欲消靡此公正發憤之臣所以  
拊心而長慟者也伏願

皇上亟檢諸臣章奏

初下部院大臣公定當否當者採納實見施行否者  
優容潛令媿屈庶是非既公置就自息將覆載之  
大何不包荒議論保其常清門戶聽其仍守邦家  
無杞楹之患人才無准折之虞大小諸臣亦得精  
白一心期稱

皇上秉公奉職之

旨其遵蕩平正直之風矣臣濱海孤踪素耻依傍因  
見比日疏辭動稱門戶謹陳其概恭候

聖裁蓋爭是非不爭勝負者臣愚之朴誠欲精別亦

欲並生者

聖明之弘度但求真是一定不妨反側自安臣非不  
知一木難支時局難犯但懷當必吐義勿敢欺即  
門戶之人側目甘心之臣無所悔臣不勝惓惓矣

癸丑七月十三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七

汝南周念祖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為時局紛紜無已人情惶惑  
轉深仰祈

聖明申飭各捐成心共偕大道以適蕩平之理事臣

觀近日言者多以撩虎幾至批鱗

明旨切責言官屢矣顧監謗雖嚴防川未易不聞三

緘以閉允乃反百喙之交鳴且一日門戶再曰門

戶普天率土南北東西誰非臣子直介介然分別

如是臣切憂之願臣以為論俗流雖江湖日下而

莫返論主柄則聖明轉撥而有餘與其切責徒施

于言者曷若併被言者而明示以和衷也與其既

有言而嚴督之曷若未有言而隨事先機嘿解而

潛移之也臣即日前如文選司河南道兩事而知

皇上申飭有不可不早者周應秋因人言 請告去

在旦夕矣說者謂欲起一人焉掌銓以其人門戶

人也而議論紛焉臣不知為何人為何門戶獨計

銓有銓序來者想自應來但其來也貴善自處耳

誠大公以持衡鑑之空平而無我以酌流品之涇

渭凡一切進人退人毫不以異同起見則善于銓

者此不可不蚤申飭者一湯北京因辨駁乞骸

亦去在旦夕矣說者謂移劄一人焉掌道以其人

門戶人也而議論紛焉臣不知為何人為何門戶

獨計臺有臺資出者諒自應出但其出也在善自

處耳誠聯眾御史以無黨無偏而佐都御史以至

公至正凡一切議勘議差毫不以異同起見則善

于言者也此不可不蚤申飭者二不然下固擾擾

上固悠悠 勅諭不干其先而督責徒于其後雖

戶說以眇論何益矣臣歷觀已事時情之造意雖

秘而稅關之吐露常先一人也而料其究遭媒孽

尋果媒孽矣一事也而料其究至蔓延尋果蔓延

矣一疏也而料某人唱之某人必和某人和之某

人結局後果然矣一言也而料發縱自南定照應

在北發縱自北定照應在南後果然矣即如熊學

臣之被勘不在干勘之日而去年譙士數語已蚤

知之也許副院之被論不在干論之日而行取題

留一事已蚤知之也雖諸臣各自有本末言官各

自有意見而說者以為累禍所由皆從不入門戶

致之假令當日有告于

皇上者



皇上祭德音預為剖判其是非而消鎔其水火亦何  
至今日之嗷嗷哉嗟乎嗟乎鹽梅合而成味祝敬  
合而成音和故也人臣比肩事主共期濟國何必  
分門項見冢宰總憲互相執爭夫冢宰則有吏部  
職掌總憲則有風憲事宜各守各官何嫌何忌而  
亦嗷嗷乃爾選司冢卿之屬也河南道總憲之統  
也柄銓者以和倡而選司以下皆和矣柄憲者以  
和率而河南道以下皆和矣總之是非終有定衡  
世路原多平坦或以虛公賈怨不得因前車之覆  
而另設藩籬或以執拗招尤不得仍故轍之尋而

六察記卷八 法二 官憲 震三

三

三四一

永堅城府此又柄銓柄憲者所當兢兢而為後來  
小臣作模作範者也伏乞

皇上登之以離明決之以

乾斷明綸一煥于部院大小見在未來諸臣預化其  
異同之界共躋于皇路之平為輔臣者亦秉公心  
而立于四虛無倚之途何慮舉朝臣子不釋忿悁  
而遊玄同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不和政  
龐臣願諸臣共守之矣惟

聖明裁登臣愚為任拳拳

癸丑七月十六日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為朝議紛糾日甚人材推折  
太多謹酌虛平之論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息紛糾以培世運事竊惟人材之  
盛衰實係世運之否泰而議論之靜躁又關人才  
之盛衰試觀今日之議論從來有如此之紛糾否  
今日之人材從來有如此之推折否邇流窮源則  
皆以門戶兩字深入于心髓而不能一時洗滌耳  
皇上若不及今亟為分別將來之禍恐有不可言者  
宋臣歐陽脩有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在人主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今日門戶之說即昔年朋黨之

六察記卷八 法二 官憲 震三

四

四

三四一

說此非君子小人之定評乃君子小人之混名也  
槩收之則熙寧元豐之覆轍可鑒盡弃之則白馬  
清流之貽禍甚慘從中寬為收採而嚴為區別則  
漢文之治所以侔德成康而宋仁之治所以享國  
長久也

皇上亦知門戶之所自來乎自倜儻非常之士遭時  
不偶久擯不用擇其中之氣節較著學行純備者  
以為盟主而其立為教法又多祖歸斯受之不拒  
追之大指此門戶之所自來也自臺臣吳亮發願  
憲成救淮撫之一書因而具疏有云臣東林人也



知有東林而已等語于是攻之者與救之者紛起此門戶之議論所由盛也延及于今而滋蔓極矣願就其入于門戶之中者自有異同有激于高山仰止之念而願爲執鞭者有生平受其知己之恩而奮身酬報者有胸中原無特操隨波逐流一入而不能出者有念切熱中借以覆蓋令人莫敢誰何者此則就門戶之中而其品區以別矣卽就其出于門戶之外者亦自有異同有念本空洞不欲借人以爲重者有中多忿激必欲擊之以快心者有依違觀望四面占風而故無所着者有外託之

天啓記事卷八

七

于六通四闕而其中實不可方物者則就門戶之外而其品亦區以別矣據臣耳目所記觀如宜興知縣陳翼飛躍出于門戶之外者而以不檢論罷清浦知縣徐培植竄入于門戶之中者也而亦以不檢議黜原任兩浙學臣陳大綬人知其爲門戶中人也而秉公執法當爲一時所僅見原任常州知府杜承式人知其非門戶中人也而清貞方執雅爲地方所思慕諸如此類蓋難枚舉矣若主人者奴出者曰必入之爲君子而出之卽爲小主人者奴入者曰必出之爲君子而入之卽爲小

又何以服兩家之心而息紛紜之議也今諸臣之章疏具在

御前

皇上若一一檢發則議論之孰平孰偏心術之孰公孰私不啻較若黑白而辨若涇渭也惟槩以留中爲優容以故甲可乙否朝夷暮跡心心有主喙噪爭鳴以意見之異致議論之相角似有不共戴天之讎以議論之激致人材之剝落幾有舉國一空之勢此在諸臣固無所逃罪而

皇上亦何辭于當斷不斷也哉大都今日之人材卽

天啓記事卷八

七

未必有大聖大賢如伊傳周召之類亦未必有大奸巨惡如莽懿溫操之儔節收偏取則可備干城股肱之選者材固不乏洗垢索瘢則可供斧斤牛羊之具者人亦不少若必欲同己者進異己者逐則笑談便爲射的修士定無完膚卽可以快一時之忿而國之元氣所傷者多矣目今副憲狼狽去國總憲相繼出都而冢臣亦決志求去不可爲明鑒乎故臣願以虛之一字破諸臣門戶之偏見尤願

皇上以斷之一字剖諸臣門戶之宿根而臣更有說



焉門戶之偏見原起于在 朝與在野合而為一  
在朝者欲借在野之聲望以為重而在野者又欲  
借在朝之權勢以為援總因廢棄之臣日積月累  
而永絕

賜環之望故門戶之見此倡彼應而終無息浪之期  
耳若將廢棄諸臣

勅下吏部分別起用則在野之覬覦已息而在朝之  
議論漸消是正所以破糾紛之見也故卜 大典  
盛世則獨操之于天下季世則分操之于權臣亂  
世則互操之于宦官外戚年來則操之于散處山

天象記事 卷七

一 禮部 三 五

林而參與 朝政之人既必有所推戴于此則必  
有所驅除于彼在野者無有所獨擁則在 朝者  
必有所協應數年之間資望相應之人多所驅逐  
而議論迄無歸一者大率坐此門戶亟舉故卜之  
典者是亦所以破紛糾之見也頃者

皇上提出門戶兩字而攻擊頗熾等語屢見于  
聖諭中臣莊誦再三知

皇上之睿識明鑒超出尋常萬萬也明知之而引  
斷之是在

皇上一轉念間耳矧茲疆場多微天災示變夏秋之

交淫雨為崇都城內外平地幾成江河人民湮沒  
不可勝數東南財賦之地亦多類此大小臣工正  
宜一德同心講求禦侮之方拯救之策豈宜自相

矛盾多所推折幾成机捏之氣象也總因  
皇上之一槩 留中漫無區別醞釀至此耳

皇上倘一念及亦何忍以  
祖宗清和成理之天下養成不陰不陽之天下以數  
十年作養培植之人材視為可有可無之人材哉  
是日當及今挽回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七月十六日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為臺臣發難有因借事造言  
可駭謹平心糾折仰候

聖裁以存公論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邸報見御史  
周起元一本為銓臣蔑

旨擅權等事蓋言冢宰近所推年例也而中間忽插  
有科臣為之畫策何攻不克等語至末又云雖有  
善畫三策者無能為效煥一籌則皆指臣矣夫年  
例之舉何歲無之舉之而當耶其人可以自安舉  
之而不當耶其人亦可以自信故未舉而惴惴懼  
及已舉而嗷嗷相爭皆義之所不敢出也今日之

天啓記事卷之二

九

三

推欲駁則駁請停則停是在起元耳何與臣事而  
突以一矢相加遺耶臣再三循省不曉其故時有  
語臣者曰是必此中二三私昵造為此說密授起  
元共面傾陷者臣曰是誠有之然起元所以卸臣  
恨臣若有所深怒積怨于臣而不能旦夕忘者却  
不在此第就起元之疏以窺起元之心乃專為都  
御史孫瑋及原任祠祭司郎中鮑應鰲耳蓋臣嘗  
以三策諷瑋使之自裁而應鰲之名點吏部復  
不自揣一再言之卒狼狽以去此舉 朝所共知  
者也起元為應鰲卵而翼之以有今日

之即去欲得其所甘心者而假手焉以此發難言  
有由矣然其中事理實有大謬不然者臣請從言  
之以與起元釋忿而息事可乎起元之誦應鰲也  
曰清貞曰端謹矣果如所云豈不稱表表賢豪間  
哉然而非也臣不言其曖昧者與其反覆者姑摘  
其出處大節焉以祠郎而潛營銓部之推懸懸獨  
懸三載終夜作京堂之夢以被論而敢違分別之  
旨明明另創一題連篇移禮部之咨此等心術此等  
舉動清貞乎至無耻乎端謹乎大不敬乎起元應  
自知之矣即如近日御史湯北京瀕寫

天啓記事卷之二

一

三

勅印增減  
明旨與媚王圖之事並發曾不聞片語引罪于  
至尊之前而臨行一疏且公然曰自罷威福予奪若  
不復在 朝廷也者吁可畏哉起元之所謂清貞  
端謹者大都如是而已至于孫瑋之擢總憲也不  
難舉數年首推之呂坤一旦易之曾不旬日得  
旨斯已奇矣而為瑋諱者雖擁憲臺尚窺銓席乃未  
幾謬有並勘學臣之事相構相激馴至于敗謀冢  
宰不得且併總憲而失之蓋亦天道焉勢之所至  
事已無成起元遂不勝憤憤為此一網打盡之計



逞已之志空人之國而忍貽

主上以孤立之禍嗟嗟尚何言哉然熊廷弼之勸自  
輔臣以下及南北臺省諸臣言之不可者才之九  
不獨臣也且臣所畫三策亦何負于瑋哉既不納  
臣之上策又不採臣之中策而謬以臣之下策事  
試取臣疏出固不能去尤不善二語觀之臣不幸  
言而中矣瑋應自尤臣則何罪嗟嗟起元奈之何  
不深長思耶夫起元誣臣畫策不過曰臣為冢宰  
鄉人耳今輔臣非起元之鄉人哉臣嘗謂如輔臣  
者猶足為善而當國以來七年之久用人行政缺

京察記事 八卷二

二

三六六

漏殊多則為之畫策者誤也長安嘖嘖每云邇來  
顛倒黑白焚惑上下自涂一榛而外實繁有徒起  
元得非其一與蓋自門戶之名立遍布羅網橫生  
戈矛強梁者不論理而爭氣陰險者不據實而據  
虛正人君子慮無不時時自危辛亥假書一紙傾  
害忠良幾無唯類流毒至今而起元更為畫策兩  
字尤而效之其故智也禍機所伏名節所係臣不  
可不辨但臣曰無起元必曰有空以口舌相爭何  
益伏乞

皇上立勅起元明言所以或冢宰招臣畫策成臣請

策進之冢宰或從自己偵見或係某人傳聞的在  
何時得于何處有一于此臣甘重譴死有餘辱如  
臣畫策無狀起元捏造不根徒以修總憲之怨而  
報祠郎之德則所恃 朝有公論 國有刑章幽  
有鬼責臣為起元凜聽之至

癸丑九月十七日

京察記事 八卷三

三

一



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為邪臣恃勢咆哮橫惡已  
極謹據實直陳仰祈

聖明卽行誅竄以除第一禍本事臣見戶部雲南司

郎中賀煨甫登仕版輒橫言官肆無忌憚心甚  
憤之因訪知其交結權貴深根固蒂恃勢為惡諸

不法狀卽欲請 尚方劍以誅此孽會臣有狗馬

之病幾死彈文遂不卽上今臣既不死當為

皇上除一巨奸以報

皇上作養之恩以明臣愚觸奸之職分卽犯奸鋒誼

無所避本月十六日因御史周起元爭年例三臣

京察記事卷之二

一三

波及于臣臣出疏應之末畧點賀煨姓名使煨知

久犯公惡善自為計是臣雖指煨猶愛煨也乃煨

不自悔罪澆口橫噬蓋自知其嘔血將死神人共

憤故謂臣授方略于同類以挾制言官欲罵坐一

場大家共散耳臣敢避其兇鋒不一直糾之乎按

煨祖賀邦泰督學晉中御史孫居相曾為領察以

此與煨父賀學仁結為兄弟最稱暱厚丙午南場

人言嘖嘖居相有過流言一疏痛眼准揚巡按黃

吉士吉士辛亥入察藉居相中之也又沈正宗之

叔沈令譽聯姻學仁令譽子卽學仁長婿也當于

王立通書王士驥干進悞墮沈一貫阱中苦則甚

矣品于何有自投入東林聲勢赫奕正宗與煨捨

身為奴而又託起元輩紹介于王圖為秦人護法

故得罪秦人如劉國縉王紹徽者起元捏造假書

中之及兩人被處與論譁然正宗乃以借題叅紹

徽矣朱一桂以言察事得罪秦人正宗又借題叅

一桂煨又捏紹徽姪私累累矣之人也所稱為秦

人畫策者是耶非耶羣奸交結比周為惡而煨父

子又慣習取宰相之術如郭正域物望攸歸大拜

將及又思取之會天不憖遺事迄無成蓋天以完

京察記事卷之二

一四

名付正域也 國家二百餘年澆惡部臣一見于

鄭材再見于賀煨然材借王錫爵之勢叅一堂官

今煨借羣奸之勢抨及衆正逐南北卿貳有如拉

朽罵南北言官有如僕隸煨之澆惡蓋十倍于鄭

材矣若其居鄉居官種種惡狀如貪刑一科之妻

而致荆本厚縊死謀賀本立之房而立死本立于

羣兇之手指送春元而索商人銀三百兩指留徐

州衙指揮餘米八百石令其哭歸如此之類罄竹

難書臣猶不欲盡形之白簡也乃曰局外之人風

馬牛不相及也第令其以局外之人而不問局內



之事藏頭匿影亦何至得罪于公論且區區公處  
又惡足煩請劍之牘耶其曰欲致辨者甚多或從  
夜氣清明時吐出此語雖悔無及伏乞  
皇上大振朝綱將煥先行革併所犯人命事情  
勅令彼處撫按從公究問將奸黨周起元孫居相等  
盡行拆逐以為結黨亂政者之戒庶禍本除而  
宗社寧謐臣報  
主之心或可少盡千萬一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癸丑九月廿五日

京察記事 卷六 未七

一五三

四川道御史田生金為部郎放肆已極 朝廷法  
紀蕩然懇乞

聖明嚴斥匪人以儆官邪以清仕路事謹按戶部郎  
中賀煥本一浮薄浪蕩之子家累鉅萬富壓江南  
憑仗豪俠為腹心昵比奸棍為牙爪無門不掃有  
徑必趨由銅臭而博科名藉冰山以張氣焰橫行  
威里凌虐縉紳長安久有頌言士類僉為切齒煥  
知輿論共棄計畫無之密結強援明藉廢鹿仍復  
潛伺意指播弄雌黃張吻噬人恬不為怪曩者無  
端攻御史周達併波及史繼偕王紹徽等通 國

京察記事 卷六 未七

十六

三五三

之口且笑且憎以為煥何人斯突出于此而煥揚  
揚得意自謂奇功識者誰不洞其肺肝哉頃見冢  
卿趙煥言將去煥不勝其技癢乘給事中周永春  
一言之及咆哮萬狀語無倫次而其最無忌處則  
在時局已翻四方之黨已合鈞黨之勢已成等語  
夫黨之一字從來小人禍人 國家未有不以此  
投間抵隙者煥攻言路而發此難端則將四方之  
英雄豪傑盡納之陷阱乎設心何其險也若夫時  
局二字臣尤不解夫人臣事

君千古此道安有所謂時局也者不營于職業之內



而營于時局之中豈復有人臣體哉想煥之耽耽  
逐逐另有一局懼其變易不勝沮喪故為時局已  
翻之說以號召同志乎其言之鄙也且所謂時  
局者從何起結是否公私應否仍舊果否翻改何  
不直言于

君父之前而設覆以待天下士哉臣謂既各時局便  
自應翻煥何戚戚焉為是不必然之慮也煥又謂  
半 朝傾附永春以鉗言者之口夫永春七品言

官十九 請告微獨臣不識其面即詢之同咨諸  
臣鮮有識者半 朝附之何為士君子立身行已

天啓記事二八卷二

二二 四三三 三五

自有廉耻大小臣工自有紀綱 朝廷自有體統  
煥以部郎而欲操大臣之去將以閑曹而欲持言  
官之長短攪亂世界顛倒乾坤欲何為者且今之  
天下人情如此其疏也議論如此其多也大條如  
此其凋謝也正士如此其剝落也臣嘗有培養人  
才之議形之奏牘而煥濫厠簪裾如虎傅翼掉三  
寸之毒舌恣一網之驅除蓋其慣弄機關東挑西  
激南中士紳大半罹其辛螫而又庸其故知濁亂  
常可謂世濟其惡者矣郎署清曹安得容此匪  
人竊據其間哉周永春周起元皆

陛下侍從臣也言官水火近日變體是非曲直

皇上諒有處分獨如煥者以閑佐闕機械愈深以爭

益爭戈矛更慘且和黨之說一行空 國之禍指

日此清時之妖孽毒類之蠹賊也說者謂煥見司

錢殺穢暴多端其家居惡跡種種駭人聽聞臣姑

不敢臆列以傷雅道謹撮其大概糾邪外正如此

再照此番之爭為臣衙門年例職掌致有今日憲

綱所係

明旨自存然非賀煥得越俎也伏乞

勅下吏部將煥罷斥以為人臣險邪狂逞者之戒世

天啓記事二八卷二

一八 四三三 三五

道幸甚

癸丑九月廿五日



貴州道御史黃彥士為時事一變世事可虞懇乞  
聖明亟剖是非以固人心以振

國法事臣聞物反其常為變變者人君所警懼而防  
制之者也試取

祖宗二百餘年事體揆之今日其人心 國法可謂  
得其常職謹為

皇上陳之大臣者

皇上託重而持力者也數月之間而副院許弘綱去  
矣總憲孫瑋去矣今冢卿趙煥又去矣弘綱點污  
者去之也瑋依傍者去之也煥驅除者去之也所

以去不同其去一也今日列在庶位者幾人起之

田間者幾人拔之積滯者幾人能堪此離散耶以

九列之長庶務之煩而徒令會推之牘盈紙署篆  
之 請屢陳成何光景則官守變矣 國家之設

言官何為也我

主德有曠闕則爭之政事有得失則爭之人才有邪

正則爭之故昌言日聞而 國受其利也今舍道  
德而爭利祿訕是非而伸門戶置 國是而護私

人東挑西激此倡彼和甚至宜爭者爭不宜爭者  
亦爭局內者爭局外者亦爭但係門戶之人即難

雖黃之口以都俞吁咈之地成風波詭智之場

國家負官官負 國家耶則言路變矣去留之際  
令共之大節也應留者予留固以布

君之德應去者予去亦以尊

君之權故法有必行而人滋玩也乃今去未決而留  
之

旨頻頒去已先而去之

旨徐下意行而令從之臣制而

君聽之豈上無王度之

主下無通達 國體之佐而任其頽廢蕩盡邪則正

紀法變矣此三者非小故也所以致此者特以是

非混淆而  
皇上一槩停閣不即剖斷其間雖稍有處分而根底

未破壁壘愈固在大臣則行之而得者無解嘲之  
地行之而失者亦無謝過之門在言官則爭之而

是者無以服其心爭之而非者又無以折其口以  
臣度之今日事勢斷非調停之術所可解救也然

皇上靜攝以來離羣臣久近日人情趨向誠有不盡  
知者則為

皇上任其責者非輔臣誰屬也輔臣于門戶之故



之熱矣資授之 奏憂之深矣而未聞焉

皇上一別黑白者大都避權避怨二端也避此二者以自善則可耳豈所以任天下之重哉且人臣所乘者孰非

皇上之權也惟陰竊而陽避則市德而鼓怨若其兼聽並觀開誠布公不以同異生愛憎不以南北成水火則寄

天子之權而非以侵

天子之權併小人之怨而正以釋君子之怨豈非光明駿偉之業哉况夫酌張弛寬猛之宜布正直蕩

平之軌自是輔臣職分非徒弘濟時艱宜爾也伏

乞

皇上立論輔臣或同九卿科道詳審酌議已去諸臣孰宜去孰不宜去孰宜起用孰宜休致明白剖分自後諸臣去留一取

上裁有擅行者作何懲治 嚴勅言官凡有建白俱須軍國公務隨事糾正其有挾詐懷憤罔上行私者從重處治而又申飭畫一之法期在必行庶幾觀一新頌聲漸息羣小可渙大道可偕矣臣曷勝願望之至

癸丑九月廿九日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為臺臣機械有餘器識不足據理糾駁以狃邪謀以重臣品事太宰趙煥推孫振基等三臣年例都察院不得與聞孫居相力爭衙門職掌有銓臣擅議之疏糾彈趙御史風裁自當及至中篇忽見楚借齊勢之語臣歎曰有是哉居相亦復蹈之科臣吳亮嗣官應震實係楚人出疏自明此不過拭其唾面義不受居相之辱居相不勝玩弄謂其草疏之時稍欠斟酌信筆揮出實出無心嗟乎是何

皇太試問居相言官不能自樹借人之勢是何言官借太宰之勢驅逐總憲是何人品全楚人才

皇上培養之甚難諸臣砥礪之不易止一無心之言頓令楚之官箴人品無不掃地居相何不自反猶恠楚人之詞而以盛氣相加遺耶况乎一語之譏深于陷穿庸言之慘勝于戈矛下筆之際當天地臨之鬼神鑒之子孫生機係之天下萬世公論所共評之是宜何如斟酌可作尋常戲墨為也至于人之智量不甚相遠而愚夫愚婦亦自難欺此等



機械盡出無心周永春之疏列孫鼎相之善鑽鑽  
調乎居相之陞京堂為破壞成例乎以亮嗣不謂  
居相兄弟驟躡清夏不無他端乎官應震不指居  
相為噉名之輩附勢之徒結成一路首尾相應順  
之有福逆之有禍乎臣科諸臣必非無心之言經  
幾番斟酌而後對之

君父者如諸臣章疏亦概託之無心則居相兄弟信  
耶不信耶居相本欲傾陷楚人以報總憲則無端  
牽合太宰以陷楚人小人之肺肝豈能逃君子之  
見尚復愚視天下而巧弄筆端一至此哉居相臺

京察記事卷之七 趙興邦二

十三

三七〇

臣也臣謂事關臺綱則居相當爭若夫年例之推  
則居相不必爭何也在內在外人臣不得擇官義  
也三臣年例誠無當于居相居相既抵死爭矣伏  
譏暗刺株連蔓衍種種機鋒至使人不敢近矣臣  
見昔年臣垣朱一桂剛腸勁氣秉正嫉邪羣小力  
排異已謀推年例當時人情之惜一桂不減居相  
之惜三臣獨以言責官守皆 朝廷之官大體當  
存故至今無為一桂爭者居相乃欲

皇上立三臣仍入班行恐三臣之重臣品甚于居  
相之重班行何居相之俗視三臣也居相查有周

用宿朱鴻謨由南補北陞京堂故事因指曰京堂  
趨于年例之外者假使今在年例之中人有為居  
相爭如居相之爭三臣者想居相沾沾自喜耶由  
此以推居相之心則有廉耻可捐身名可喪班行  
必不可以不久其識見人品從此可樂觀矣當邪  
正相爭羣議鼎沸臣欲無言以期和衷之雅但不  
忍見居相機械愈熟流品愈下敢就居相之疏即  
為駁正居相有味臣言臣為居相益友不然即恨  
臣晉臣臣所不辭仰聆

聖聽不任悚慄待 命之至

京察記事卷之七 趙興邦三

古

初一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敬陳三大臣去位之弊以

所  
聖鑒以質公評事竊惟人臣之進退

皇位之操柄也自上操 朝廷始尊今如副院總憲

冢宰為國大臣為庶寮冠冕而許弘綱孫瑋趙

煥相次徑行其于紀綱體統所虧損豈渺小哉迺

臣之去下國同而原其所以去則並有根因各

難掩借臣請揆實而畧陳其槩焉副院許弘綱之

去被言在子今日而機動于辛亥察事矣辛亥內

察吏部尚書孫丕揚以必斷必行之心惑行在左

在右之聽凡言官之論東林論淮撫者盡皆推折

弘綱單唇乾肺匡救甚殷至于告天自盟用意良

苦說者謂當此時爭之不得明白抗疏以行足白

此志于天下而弘綱不為也窺其意謂天下事尚

可為且盡力維持以需轉動之機待清明之候而

不知相左相形終留罪案有安其位之理乎聞言

引退堅決知機謝闕一疏誠懼可鑒故弘綱雖去

而有諒其當時委曲求濟之心者總憲孫瑋之去

因勘能延弼一事耳荆養喬潦草掛冠陸續上疏

自同官以至監司邑令鄉紳皆在粘連之內不過

借此以寬擢去之計耳孫瑋初出憲臺即行議勘  
固云意在振刷然以舉動輕率至來羣議復固從  
風者果蛇足積添論者為瑋于此時一疏引咎自  
剖初心用最紛紜并謝言者庶幾大臣之度而瑋  
不能也倘忿之心觸之愈勵如犯楚鋒被惡聲等  
語入告

至尊者意以凶終未昭雅量而獨于酬時小牘中自

認公錯并云迫于外議則輕開議論之端以至不

可收拾有翼而成之者矣故瑋雖去而有惜其初

時慷慨任事之心者家卿趙煥之去在今日似為

職掌為年例而實不止此也天下有一種縱橫亂

世之人創立門戶從中得力而從中微利者歸之

如市且謂天下大勢在焉即當事大臣亦相俛聽

朝馳尺牘夕動要津傳致片言奉如功令諸凡黜

陞之率由指揮而行此亂天下之尤者也趙煥承

孫丕揚之後能獨秉貞心盡更故轍如今年外計

今春考選公聽四方之論以定九流之衡凡把持

引薦者心所厭薄耳所厭聞幾稱屹然不動者矣

砥柱固能障狂瀾狂瀾豈能容砥柱乎風波衝激

隨時而起即無職掌一事亦斷斷乎不能安于均



統之地故趙煥雖去而人多以無蹊徑無門戶許之者此三臣之槩也總三臣觀之而今日之為大臣者豈易哉

聖明稱任使若舉足一分輕重而動翻亦觸四隅隨局而趨可矣然不禁清議之機彈不能安也信理而行可矣然無如時鋒之督促不能安也握粟而卜何去何從臣謂世間無不了功名總之一去耳

論品格不論升沉論千古是非不論一時消息則為大臣者何難決去而審處耶年來爭擾牽纏至此應完劫數副院既先總憲行矣冢宰卿又次總

憲去矣例轉視為尋常何碍諸臣豎立復爾爭持亂生枝節何為者耶即如臣衙門掌印陞轉一事集眾多之見析事理之衷定往昔之案六垣既有議單吏垣長復有公疏最慎最確方塵

聖覽而臺臣孫居相操論之過謂係臣同官周永春遍乞出單夫永春應內請外其試力凝定非以官爵求人者若六垣之官不少矣會議 國家公事盡思策正持衡敢阿徇朋情上欺

君父今臺臣之推轉京堂有議其應外而內破壞成例者假令逼求同臺而臺臣遂眾口一詞命云

轉即以議者為妄言其何辭焉哉今階門哀乞而人之公心自見矣嗟嗟士人立身行已各有一操持各有一氣節依人藉勢附會雷同之事一有齟

突雖假借美名終難洗脫如臺臣湯兆京今日之爭論職掌亦似持之有名然北京翱翔往來于河

南道非一時矣當辛亥內察時果以御史金明時為應處何不開送堂官以憑議處而必逢迎銓宰

徑自送單西臺御史遇內計不許過堂此二百年臺規所絕不經見之事兆京力贊成之不問片言

爭執是以職掌奉銓部而大槩臺綱者兆京為戎首邇以臣之同官周永春趙興邦盡揚宿垢復發

前隱自念河南道不能久戀南都公論甚明必難廁足即棘寺榮階可待豈易裁身踟躕于念計無

復之因借爭職掌之名以去計筭雖工肺肝如見路人知之矣是真有依藉者後來洗脫之難如此

持議者奈何輕相誣詆以攻擊一人而滅眾人之公以攻擊一大臣而為眾小人之阱哉臣嘗嘆人

材培養甚難摧折甚易下筆時只點綴成文便造下許多孽禍如昨以議改南直學院波及于江西

按臣韓浚疑冢卿有意翫用之耳

按臣韓浚疑冢卿有意翫用之耳

按臣韓浚疑冢卿有意翫用之耳

下卷卷之八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何爲乎女子閉閣幾至白首謂其出而誨淫此必  
非情理也論說實統術文又爲梯榮者墜棄之地  
乎此羅織者之過而不足爲煢損也臣見往者處  
命須多株連不已如驚風落葉滿地飄零後且用  
臣省以爲併于天下思甚傷之故智猶存似存雖  
而爲空國之謀者故因論次三大臣而并及于此  
惟

皇上留神垂察獨振

乾綱家卿趙煥臣次前途登宜

先去仍論在位大臣完虛秉公以端表率

勅言路諸臣平心省議以惜人材此 國家之福也

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二日

戶科給事中商周祚爲紛爭無已言路日輕乞

勅諸臣各捐私忿共持大體以維世道事通年 朝

端多事言路水火偶因一時意見之左若成終身

不解之憾分門別戶之意多而同寅協恭之念寡

臣竊痛之乃頃來則更甚矣夫荆養喬以一去拖

人其去也不足惜也人欲善養喬之後而風波作

焉彼中之鄉紳屬吏在朝之大臣爲之一空

至上有孤立之勢矣呂圖南以被駁徑去其去也

誠足惜也人遂借圖南之去而議論滋焉始猶言

官與言官爭馴至大臣與大臣爭牽纏不了朝堂

戶科給事中

廿

幾無安靜之時矣頃因例推一事又起爭端株連

蔓引更費收拾臣竊以是非原有定衡目前之忿

爭可逞而日久之定論難掩榮辱不在世味雖

朝廷官爵之權獨重而士大夫之清議尤嚴他衙

門不具論第言臣衙門遠者不具論第言近事自

朱一桂例推而人反以年例爲榮王紹徽計轉而

人不以計典爲辱則以公論之華褒有甚于一時

之榮進也今紹徽勇退于急流詭與唾手乎奉常

一桂展采于外藩何異從容于 禁闕則以一時

之擯棄尤關于公論之芥鉞也惟是院科擬議協



贊之

旨業任申飭于三十六年矣不知三十六年以後該部曾否遵行說者謂孫丕揚推胡嘉棟始極秘密則作備固似有人然嘉棟之推頗快人意即不令該科與聞臣且為丕揚頌銓政矣乃若朱一桂等之外轉則臣實不服且匪獨一桂等而已喻安性疏擊權閣何以三千金買參而立逐胡應台單開貪令何以先期一月而倏推正人短氣士論扼擊如其與聞而擬議如斯似亦無貴于與聞如其未嘗與聞而積漸由來何惟濫觴于今日科臣欲再

京察記事八卷七

廿一

三十九

申飭而以與聞之權責成本衙門也懲前愆後政在此時毋使他日又滋口實也至于都科正閏一節業經六垣會議言雖人人殊而意旨畧同攻周永春則攻永春耳又何必堅持正閏之說抹煞六科公議乎嗟嗟事之是非不患不明官之內外可以不問者夫言路重輕關係國體而屑越之久遂成凌替有不宜隱忍不言者則願諸臣且鞫同室之戈而共持言路之體可乎夫臺省不過七品官耳 國家于二三大臣及各衙門事體若寄其權若掣其肘而獨以是非之柄付之言官使上得爭

天子之是非下得規宰相之過失雖

天威咫尺不難批項下之鱗即豺狼當道直可請尚

方之劍豈其獨重此七品小臣亦曰

天子耳目之官重言路所以尊 朝廷耳故從來大

臣掛議則杜門而乞身小臣被參則席藁而待罪

朝廷之體與人臣之義自當如此惟議論曾分門

戶角立小人欲思倚傍輒乘我言路之岐以恣其

簧鼓之舌而或者不顧大體欲借資于局外之人

反深利于旁豎之口于是論人者啟口招尤未辱

人而先自辱論于人者拚此破甑人參我我亦參

京察記事八卷七

廿二

三十六

人臣等職切言責何難任怨之身第以觸邪白簡

不宜為招罵之物浸淫至今而濟惡之曹郎輩垢

之外吏亦皆含穢噴人哆口嫚罵或造為昆崙黨

脈之說以布網羅或牽合其同鄉師弟之迹以行

報復隄防已潰兼耻盡捐世道江湖莫知底止蓋

一見于余一棧 乙午陳鳴華并賀焮而三矣今

焮雖奉

旨處分未當其罪伏讀 制詞曰出位狂肆妄言嫉

害大臣此政焮所借以為名者也不知其賄買科

一名則武進令之入簾可換流言豈盡無因巧易號



簿則任丘令之湯六可更南疏豈其無據始進不  
端因而旁出指摘既加情窮及噬弟面目可塗肺  
肝如見終不得借攻擊大臣之名以作終南之捷  
徑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嚴加申飭諸臣亦務同心濟國毋  
自開嫌隙為小人所乘國是幸甚世道幸甚

癸丑十月初二日

京察記耳 八卷二

十三

十三

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為臺臣支詞強辨情計甚  
窘謹再一折正以所

聖裁事本月二十一日疏糾御史孫居相破例鑽陛  
京堂及其弟歸相管調四部鼎相昨出一揭謬自  
誇詡長安人人掩口臣不必再折獨居相自以京  
堂既破而又苦其弟之照朋相尤也情窮計窘轉  
以惡語相加據云平心剖明狂噬吠犬是何語也  
言官有體居相如此舉動不知于體何居臣既就  
南臺補北者言之與南臺陞南京堂者何與而牽  
引為証遁詞知其所窮非此之謂與南臺固不乏

京察記耳 八卷二

廿

十三

各臣而由南補北者偶無遍陞京堂之例居相豈  
欲自隗始耶自視與朱鴻謨救直臣被廷杖者品  
望功業何如而謬自攀附亦不知耻之極矣臣所  
據者閩臺法鑑非敢說謊也說謊之律臣知之矣  
如居相以見差按臣未掌道而曰掌道乃為說謊  
耳管察四臣無陪之故臣查掖垣人鑑猶存頗為  
詳確居相俱不能辨獨辨三十年推陞之例則又  
差矣張問達俸在項應祥之前先于三十年八月  
二十三日推太常少卿與應祥同于三十二年七  
月十三日拜 命彼時掌印科臣除姚文蔚楊應



剖肺腑于天下乎 朝有公評野有清議大好大  
邪豈必俟後日而後見哉臣賦性直慙遇事不  
顧呂圖南久嬰吐血之病適遭封事之及浩然長  
往臣甚憐之即云職掌攸關亦當罷官以謝若鄧  
漢家事實出其鄉人之口吳達可揭中已明言之  
是臣錮之否臣于韓浚夢想不及而湯北京誤聽  
御浚者之言強行羅織昨北京瀕行疏中猶暗刺  
浚若有宿恨者是臣累之否北京之逃一為要挾  
事敗一為改

旨罪重一為科臣陞轉正閫之規吏私私疏其朋且  
京師紀事 卷七 廿五

愧且懼不得已抱首而竄誰其驅之乃托各職掌  
以蓋其醜不思金忠士外轉時孫太宰曾向北京  
商議北京乃謝不敢與聞乃瞞過都察院將金明  
時暗送吏部是都察院職掌北京實與吏部久矣  
今若苦爭之不亦晚乎年例三臣居相前疏謂為  
韓敬熊廷弼周應秋報讎矣今推之于臣不及覆  
小人之態乎史弼與居相爭同一體安得遺之于  
玉立丁元薦沈正宗輩主使奸黨紊亂 朝政令  
朝端之上不得安靜一日大小臣工靡不欲借劔  
誅之臣既畧一點綴庸何傷乎居相先以臣為持

文推過外任外見有四人問達俸第一應祥俸第  
二侯慶遠第三田大益第四俸序甚明也既知問  
達俸在應祥之前而又以應祥為第一俸何其謬  
也應祥之無陪正所謂次俸管計作閩陞耳况彼  
時止有慶遠一人堪陪將陪一俸乎陪二俸乎藝  
必不能一人而兩陪也六科升轉一體在湯北京  
除吏科不第矣居相又除禮科張問達不第何兩  
人之相為矛盾也亦可異矣去冬十月周曰庠來  
視臣病語臣曰我該陞通參也好臣應之曰何必  
論內外只無病就好言猶在耳曰庠豈忘之乎曰

京師紀事 卷七 廿六

庠忠厚老成臣雅敬之而王時熙以親故猥以小  
人之腹度曰庠之心致曰庠惴惴畏避形跡居相  
何苦又為挑構使臣衙門雅道為之少傷也臣咨  
世甚薄功名甚淡謂臣視京堂為性命果若所言  
臣當習首鼠模稜之術以適于世學差一疏忤觸  
時情斷斷不為矣居相何以已心度臣也年例一  
事二百年來不廢各臣巨卿相望後先而居相道  
必欲廢之未舉而先掣吏部之肘既舉而立遂吏  
部以行展轉株連總為一官及蒙  
聖恩薄爵又復央人救免此其視功名為性命不盡



勢臣始終與居相論理自直理自明何曲何道  
居相不敢再出穢惡之言以汚齒臣今原以舊  
之言一滌居相之腹也臣言亦止矣伏乞

皇上將臣疏與居相覽

勅下九卿科道評議孰是孰非以便

聖明處分若居相應否陞京堂亦乞

天語令十三道各出議單會議歸一以便遵行臣無  
任悚息待 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二日

十一

吏科給事中張廷登為謹因年例之爭謬陳一得  
之見乞並存以脩采擇以存舊章以省浮議事臣  
不才承乏營差日事行伍又值臺臣偶缺展布四  
體猶懼不給而煩吏議敢言他事惟是臣闕郵報  
見目前煩言莫過爭年例一事家宰去矣三臣亦  
奉

旨局可結矣迺微臣區區管見有欲明法守省議論  
者二端非樂為辨駁也敢不避忌諱直陳之三日  
年例停推仍入班行之說太輕何也

祖宗建六部諸司分理庶政而又設臺省諸臣糾察  
諸司諸司而有紀政臺省得而彈射之臺省而有

廿八

溺職考功得而處治之又有年例一節酌量材品  
內外互用陰寓激勵之意未阻登進之階 國朝  
先後名公巨卿由侍從出為二十石藩臬復由二  
千石藩臬入秉銓樞者指未可縷屈諸臣朝而聞  
報夕而襍被皆未有復入班行不知

先朝曾有此令甲乎三臣即入班行而年例可終廢  
乎年例不可廢可更取三臣以易三臣有此政體  
乎辛亥之後年例王紹徽及察處胡東漸劉國縉  
等與焉一時士論嘩然不平南臺臣至欲援大禮



大獄以故識者壯其氣而謂激無非二百餘年舊典不可因一二人紛更深謀遠慮欲共 朝廷守此三尺耳例推似與三臣絲毫無損停推且與三臣萬分不便不記乙巳之覆轍乎即事體不同亦足明不可復入班行之一驗矣夫人臣補過拾遺雖不可無汲黯願處禁闥之思達人避炎就涼亦何必蹈荀勗奪我鳳池之誚臣謂復入班行之說太輕欲以存舊章也一日年例要單發出會勘之端難開何也年例原是推權畢竟與察典不同考功法主黜幽故當有單堂堂二司出而臨長百城

其案記耳八卷二

三九

奈何可以卑陞乎已酉年秉銓者因給事中胡嘉棟之辨于是乎有八百金買科之卑後爭察又封七人單徑進

御覽臣時以天卿職掌人物洗汰流品但求秉公何必責上舊宰此舉終屬誤聽今新推三臣有秉與否臣不能知倘遭煥不忍忿忿果列欵件臣恐愛三臣者必辨其為誣而惡三臣者將証其為有萬一再有浮薄附和之徒如沈正宗輩者復從旁捏造飛章以佐之添出話柄交戟之下臣不知如何饒舌也彼三臣者能默然舍耻赴新任哉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亦不思耳趙煥力疏于三臣始終無短詞弟云才力氣魄宜于藩臬臣故惜之老成凝定奉身而退得大臣之體矣不然此風一倡以後給臣欵例處一人必先造單以脩會議則山公啟事徒開羅織之門趙普補牘成聚訟之府臣謂出單會勘之端難開欵以省浮議也總之此一爭也為職掌可為年例未可為年例而牽合多人尤未可人臣策名清時共事

聖王若株連蔓引誰無桑梓誰無堂屬誰能超然免于評論乎臣嘗謂天下之事氣忌作偏向者荆養

其案記耳八卷七

四一

三五

喬熊廷弼兩御史之事總憲錯主勘議以致輿論不服南北交章連累多臣接踵棄官 朝廷不得片時安靜其禍實胚胎于此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柰何不以此為鑒猶欲必不可行之說取一時壞舊章而滋浮議也區區一時實懷隱憂伏祈陛下省覽臣章 勅下諛司與諸臣之言并存以脩

皇... 然乾斷漸剖是非之路明操進退之權... 日有掛冠之舉諫臣受驅逐之名則... 各得其所法守可明諫論可息矣臣疏



草甫完又見正事煩煩揭辨田彭二御史謂太宰  
南轅且北免窟自在夫太宰浩然長往義無反顧  
鴻冥不慕晚宿安用彼方南轅是圖何自北轉青  
天自身之詐造此妖言又謂二御史需慕太宰更  
是昧心語安足以藉人口也么麼本不足掛職白  
簡之末第彼儼然  
欽降官自命黃鼓時事感世誣民此又邪正所關故  
不吝一糾正如此并惟  
聖明採擇施行

癸丑十月初四日  
四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為直發黨人之禍併陳空  
國之由懇乞  
聖明察微燭隱鑒往防來以破邪謀以維恭運事本  
年五月間臣伏讀

聖諭內云已往結黨亂政顛倒是非始且不究而未  
復申戒之日傳示科道各官務要秉公奉職勿徇  
已私各立門戶忿爭仍前資亂 朝政誣害良善  
天威有赫日月照臨既知前此之黨已成又慮後來  
之黨難解叮嚀訓告不啻再三蓋我

皇上之意深矣凡為臣子皆當祇承臣是以恭上直  
破疑團一跪請 勅大小臣工同心省改以絕黨  
禍區區愚昧誠憂之也乃不數月而副院許弘綱  
總憲孫瑋家宰趙煥相繼徑行又層見叠出于孫  
丕揚既去之後國既空矣夫統均之任所以進退  
百官風憲之司所以紀綱四海于衙門為要地于  
朝廷為重臣而一旦決裂遂至于此嚮委而不能  
取組解而不可收孤立在一  
人瓦解在天下此之為禍豈小小哉臣讀詩至十  
月之章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周衰羣臣離散  
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有曰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居諸侯莫肯朝夕蓋  
季世光景大率如是今日不幸實類之矣頃見輔  
臣連章入告嘆紀綱之日壞嗟人情之難挽得無  
亦有慨于其中耶臣請為

皇上週流窮源從頭徹底窮極嗣本明白一直言之  
蓋今日之爭起于門戶門戶之禍始于東林東林  
之名倡于顧憲成而其後于玉立附焉自玉立附  
憲成以賣重而羣小又附玉立以行私天下噴噴  
始疑東林而不信之矣然顧憲成自賢即憲成之  
外亦自多賢者固不得以玉立故累之玉立自奸

不記事八卷二

四三

即玉立之外亦自有奸人尤不得以憲成故原之  
賢奸各還其人各實不爽其辨以此持論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臣嘗為之說曰方東林之初起  
也賢如顧憲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龍焉即  
有陽藉之以立脚者猶僅為藏垢納污之藪及東  
林之漸褻也奸如于玉立者結黨使天下趨之如  
赴壑焉遂有硬傍之以出頭者則多是貪名黨利  
之徒夫以貪名黨利之徒投于藏垢納污之藪東  
林之名是東林之實非矣于是大開奔競之門廣  
布招搖之令橫行籠罩之術無識者誤墮其阱中

不肖者願歸其幕下凡才智自雄之士與跋扈無  
賴之人及任子貲郎罷官廢吏富商大賈之類如  
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數而又能依附名流  
交納要津黃綠權貴布散黨與羽翼置之言雖爪  
牙列在諸曹機關通于

大內互相引重遞作聲援其高自標榜也不日二三  
正人則曰二三君子其巧為傾陷也不日某某嗾  
使則曰某某報復至于每論一人每爭一事非自  
小以及大則由顯以及微非前伏而後攻則此倡  
而彼和運籌決策者有人爭功效力者有人若隱

不記事八卷二

四四

若見且起且復聲響相應者有人大勢既成無乃  
不至內閣任其指揮冢宰聽其愚弄總憲由其提  
攝舉 朝廷三大權而一握于東林之手兩三年  
來京察則處王紹徽矣年例則處朱一桂矣行勘  
則處熊廷弼矣廷弼蓋嘗口詆東林而紹徽一桂  
則皆與東林為難者也然三人雖處而輿論大譁  
人心共憤暗刺明爭不一而足而處三臣者遂亦  
不得安其位行其志而終于一去理數固然其誰  
逐之蓋孫丕揚以八旬砥礪之元老為  
朝俯毗之耆碩進賢退不肖素所自許



老且重聽何也小羣乃逆取而陰用之至孫璋則順取而陽用之矣若許弘綱雖不爲之用而又委蛇于用不用之間卒以不免故副院之禍種于調停總憲之過成于剛復舊家宰之鬱鬱不快悻悻以行亦由媿屈于公論而問誰流禍則皆東林之也以同已者留既不能異已者逐而後已玉石之焚儘烈玄黃之戰爾爾相構相攻至今滋甚竟等出而妖氛熾嚴霜零而殺氣飛棟梁折而大厦傾增徽張而冥鴻遠今日第以空國還之

皇上

皇上僅以隻身子在宮中白晝無光太阿可倒其究將使在朝在野但知有東林而不知有

皇上但知爲東林之黨人而不知爲

皇上之臣子諱然羣小惟其意之所之而無所不快使願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吁可痛也已臣聞輔臣常詢一人曰王紹徽劉國縉外議何如其人答曰公論所惜輔臣曰此二人者我亦知他無甚不是但今日說東林明日說東林了又聞近畢竟處日輔臣復語一吏部司官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令天下大勢已歸東林雖欲不從不可得矣此兩

言者度之以理定爲羣小賣弄之詞耳假令輔臣誠有之是懸東林以招天下又驅天下以入東林也必不其然況乾坤之正氣常存人心之直道難昧舉世之大豈無一魯仲連其人蹈東海而死者耶卽如今昔年例未舉行時長安之口紛紛藉藉皆云有痛哭乞憐者遂有移書求解者有移書求解者遂有乘機發難者往復流傳之狀又備見于臺臣近日揭中幾復成王紹徽朱一桂故事似此情景展轉牽纏亦太苦矣蓋羣小之于輔臣也若微制其精神命脉而有一種不能不相爲之情則

輔臣苦輔臣之于羣小也每潛形于顏色聲音而有一段不得不相從之勢則羣小苦羣小之苦輔臣如舟行灘上進固不能退亦不得然緩急可持以無恐者猶是輔臣也輔臣之苦羣小也如骨在喉中納固不能吐亦不得然利害終覺其相關者猶是羣小也羣小之苦苦在恨和謀之未就到底不無怨望之私怨望轉深而和謀遂轉急則羣小克終之時也輔臣之苦苦在畏公議之難違從來只有調停之術調停漸久而公議亦漸明則輔臣剝復之候也說者又謂輔臣當固久時有成心



而羣小復從中搆煽或危言以動之或隱語以疑之或多方雜出以誤之括其大槩不過曰是將不利于相公而已輔臣不察遂往往為其所中嗟嗟此何時也國家當蠹壞之餘中外值全驚之日忠臣義士憂憤感激義形于色情見乎詞誠重念秉樞當輔國人才之消長係 宗社之安危是在輔臣輒不難進一二藥石之言稍加責備亟望轉移以拯濟時艱以弼成

聖治而已無他腸也如近日釋繫杖卜次第舉行而禍王之國一重大事所 請皆報其誰非輔臣之

不答記事 卷七 四七

為者方朝夕引領庶幾卒業為相道光又何不利之有總之羣小為此一局迨于輔臣未入相之前成于輔臣既入相之後而極重不返之勢在今日則與輔臣相始終在後日則與 國運相始終誠有如漢唐宋之季所可竊嘆者目今冢卿總憲並缺不知其意更將何屬苟非其人朝登 朝宁夕列彈章矣豈不危哉此所謂黨人之禍空國之由也伏乞

皇上仍申

旨

嚴諭臣工勿庇門戶而破壞 國家勿怙私交而傷殘善類勿昧本心而敢欺當時後世勿犯清議而

不畏 天地鬼神邪正是非之銜聽之公論勿為一口所持進退予奪之柄還之 朝廷勿為小人所竊但使皇上享平明之治而令 社稷免朋黨之殃臣心盡矣臣言已矣誅極寃逐所不敢辭臣無任悚惕待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五日

不答記事 卷七 四八



直隸巡按孫居相爲無恥科臣造言反噬謹據實  
叅駁以聽

聖明裁斷事臣惟廉恥者士人之美節正直者立朝  
之芳規若既無廉恥又不正直則鄙夫妾婦之流  
不恥于人世者也乃兵科給事中吳亮嗣兩者皆  
譏臣謹先折其昧心造言之非而後及其寡廉鮮  
恥之行可乎亮嗣謂臣在南臺藉王元翰爲內援  
結蔣貴爲死黨以李三才爲聖人夫臣壬寅春授  
南臺王元翰乙巳始改掖垣彼時臣已服官四載  
亦已站定腳根況進用不同時居處不同方南北

丁未年八月

四九

不同事臣何所藉于新進元翰而願以之爲援耶  
蔣貴戊申八月考選南臺不知何月到任臣時憂  
歸已一年矣及臣壬子巡漕蔣貴被辛亥察處去  
任亦一年矣臣與蔣貴原非同時何從結爲死黨  
李三才爲淮撫時臣處鳳陽倉雖則同事然臣叅  
泰州知州李存信不謀于三才徐兆魁叅三才既  
曾引臣以爲証今謂李三才爲聖人果向誰言之  
耶此其昧心造言者一又謂臣居艱在里畏史繼  
偕之執法則縱于玉立爲外援懼朱一桂之正直  
則藉孫丕揚爲內重夫繼偕一桂皆臣同年交遊

不薄彼能執法正直臣方席寵分榮况臣既居艱  
在里何畏何懼又何求而必藉數千里不識面之  
人爲外援爲內重耶其昧心造言者二又謂臣投  
身總憲東南一役何常有幾語及于窮理盡性之  
事但孜孜以徂詐爲仁義以邪謀爲濟世以交通  
爲力量欲斥熊廷弼則廷弼革任欲斥許弘綱則  
弘綱遠避欲逐趙煥則趙煥欲仰藥以死夫總憲  
爲諸御史綱領臣旅進旅退誠不能自外東南一  
役臣手口拮据猶恐不給誠無暇談窮理盡性之  
事至勘熊廷弼事則總憲自主職任則然雖同時

丁未年八月

四九

掌道有余懋銜湯兆京史弼皆俸在臣前皆不與  
聞臣何能欲勘則勘耶副院許弘綱知臣起臣臣  
不勝知己之感方愧無能爲報乃謂臣欲斥之此  
病狂喪心語從何處來耶趙煥背

旨侵職極權自恣臣露章糾彈煥聞言引退在臣爲  
言官常職在煥爲大臣定體人雖甚愛官何至以  
身命殉之其云仰藥以死乃奸宰激怒

皇上之詞非實事也亮嗣引之欲何爲乎其昧心造  
言者三夫人臣面說說法所必誅今亮嗣昧心  
造言甘犯而說說誑之條而不顧者則畏史之



其隱耳嘗聞人惟無是事則雖有是言而若罔聞  
 知惟其實有是事而人因有是言則聞而愧愧而  
 怒聲凌詭辭不勝不休臣今不幸實觸其怒矣蓋  
 亮嗣首攻總憲結歡冢宰正畏人知而臣一語發  
 之此所以一疏再疏必甘心于臣而後已也况冢  
 宰去則失所憑依于是移其乞憐取寵之態以逢  
 迎將來當路之人近聞糾合朋儕欲擁一人為少  
 宰臣尚不信今果情見乎詞矣且其攻臣也猶曰  
 有藉齊一語至其所以攻臣弟之故臣兩言而兩  
 不答豈其以祖田三百不足贖母而情事隱微有  
 不欲與人知者耶不意六垣清華之地有此千層  
 甲顏之人真是辱諫垣而羞 朝廷也至于與亮  
 嗣同科給事中趙興邦者亦侈口談官品夫官品  
 自有真非趙興邦一言所能抹殺臣不必辨第就  
 興邦歷來章疏評之其生平行徑已可樂見方太  
 宰趙煥輕處卜履吉也出疏糾正豈不甚壯既而  
 心折于太宰則托周永春以交歡焉及見湯兆京  
 與太宰爭執掌則又力擊兆京與太宰洩於 前  
 倨而後恭也至其謾太宰無踐徑且謂倘于 前  
 之間進退之際事事如此臣且服其明作今列

不答豈其以祖田三百不足贖母而情事隱微有

不欲與人知者耶不意六垣清華之地有此千層

甲顏之人真是辱諫垣而羞 朝廷也至于與亮  
 嗣同科給事中趙興邦者亦侈口談官品夫官品  
 自有真非趙興邦一言所能抹殺臣不必辨第就  
 興邦歷來章疏評之其生平行徑已可樂見方太  
 宰趙煥輕處卜履吉也出疏糾正豈不甚壯既而  
 心折于太宰則托周永春以交歡焉及見湯兆京  
 與太宰爭執掌則又力擊兆京與太宰洩於 前  
 倨而後恭也至其謾太宰無踐徑且謂倘于 前  
 之間進退之際事事如此臣且服其明作今列

二臣可謂事事如此矣與邦宜服其明作矣既無  
 當于臣必有當于興邦與邦應自喜願人各有見  
 臣即出一言爭之蓋為職掌也非為三臣也立  
 賜三臣仍入班行

皇上試查臣累疏何常有是言與邦乃效亮嗣捏造  
 以誣臣耶于此知捐廉恥喪聲名正與邦自道臣  
 非其人也夫 朝廷設立臺諫將以議論 國家  
 大政臣為衙門爭職掌此是公事偶觸克煥四面  
 皆兵豈欲禁臣使勿言乎抑以

內旨罰俸猶為未愜必借外庭在驟逐之而後快于  
 心乎抑類甚眾直道難容臣不去大勢不合必又  
 有起而攻臣者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為人臣不量力爭職掌之戒至于  
 吳亮嗣趙興邦造言誣臣結黨亂政併乞 聖  
 賜裁處以寢邪謀臣不勝惶恐流汗屏息待 命之  
 至

癸丑年十一月

三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為臺臣器悍妄言無人臣禮  
謹平心駁正以請

聖裁事昨者御史孫居相妄言藉勢之譚壞入生平  
臣具疏駁之居相于臣疏中語無能以理置辨而  
但如醉夫罵坐至于吠犬之惡聲相加夫臣雖不  
肖承乏侍從于廟廊有齒馬之誼于言路有  
同列之誼何其無禮至此詩人有相鼠之刺居相  
未之聞耶至臣後駭叅駁居相一語不承臣今  
居相質之

皇上夫王元翰將貴李三才于玉立等非居相心腹  
之死黨耶臣尚有不忍言者在也至史繼偕許弘

綱朱桂等不知居相愛之也抑讎之耶苟可相  
屠肯惜反兵之鬪耶居相為國言臣何忍面欺  
皇上也居相前有免推年例之說臣不忍辨年例之  
有無而但述微臣不樂仕官之心以明士人廉恥  
之節何宜不可為耳以見管京堂爭外轉者無復  
言官之體耳居相憾臣臣摘其弟鼎相劣狀乃有  
情事隱微不欲人知之疑夫為國之言官自有  
不可與天知者乎有不可與人知者乎則其人品  
可知矣居相前既有有求弗得深有限于臣弟等

語夫臣職司糾駁鼎相職司銓序鼎相與臣素寒  
交遊臣何求于鼎相耶若有隱微之情事不可使  
人知之既徑與夫暮夜之語言居間之竿牘則鼎  
相何愛于臣而不明白一語耶臣與鼎相皆在有  
此則可與九卿百僚共質之何為作此含糊影嚮  
市井穿窬之語也居相又有擁一小宰之說具人  
何人見居相何官與臣交遊遠近若何臣在何衙  
門為之推轂何不明白直陳于

皇上可用不可用與天下共之豈不正大光明傑然  
一御史哉奈何設此無底之阱以待天下之士也  
居相語語設機言言布網極其所至必有定國  
之禍臣雖劣下豈敢忘觸邪之義奪埋輪之志不  
入告于

皇上乎伏乞  
皇上將臣前後疏章立賜發勘則  
聖朝有日月之明邪臣無欺蔽之路矣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癸丑十月初五日



吏科給事中張廷登為

內降之旨宜停遞流窮源以補部臣之疏以佐平明之治事臣聞

人主有權莫重于

詔旨人臣有大罪莫大於交結假交結以竊

詔旨此斯高之奸不可一日不容于堯舜之世者

也臣聞即報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定國一本大

權當慎正氣當伸乞

聖明停

內降之旨杜彥落之漸以辨賢奸以防危亂事內稱

內降切責言官湯兆京等而爵謫之絕無忽有之事

聖度益宏乃頃者

內降切責言官湯兆京等而爵謫之絕無忽有之事

實趙煥交納中涓取

旨如寄解衣危論臣甚壯之然

內旨之降實非由今日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

臣請為遞流窮源之論不必十年即以前曆三

十九年京察近事言之御史金明時之疏論

王圖也要挾犯諱旬日之內五被

嚴旨時說者皆不由稟擬于是主事秦聚奎有拾死

報國之疏臣猶記其內一段云凡疏論重大事

情取

旨甚難乃恭諭金明時及明時之自疏一切朝上而

夕下此其緣線索不啻深入驪龍之領矣上書犯

諱明時允矣不恭然

聖度天空海濶諒必以偏辭見宥者獨記分宜禍陷

忠良之故智胡再見于今日也此端庸可開乎疏

詞大畧如此于是聚奎再被嚴譴時說者謂亦

不由稟擬以致人情沸騰章滿公車臣不暇悉述

今在朝臣工想人多能道之唯是孫丕揚

三朝元老當時人猶不忍輕詆但謂王圖及其幕客

為之榮惑舊宰耳今主政則直謂趙煥自結中涓

更無牽纏信斯言也不知

陛下之業神已久假而燭照已久場矣由此不禁將

由可成鳥鹿可為馬壅蔽之害洵非細故也臣愚

謂自

下靜攝以來

九阿萬里官府金幣要非章疏十無一報今人反

以中為當以得

旨為怪譏隙交作惡倭不分實由于此伏願



陛下赫然雷奮勅諭輔臣查前後

明旨果何人所擬如中密款弄

陛下不知即指出的名應出外廷肆請市朝以為左

右亂政者之戒勅下部院窮治其事如有交通

實跡其王國孫丕揚趙煥皆得追還分別輕重議

處以為大臣交納之戒倘原擬自內閣斷自

聖裁別無情弊亦望明白聲說以解疑端勿使人揣

摩于不可知之地轉相圖構庶脫見雪消雖有魑

魅魍魎安所遁形哉誠不識忌諱實補部臣既之

不及如謂言出禍隨鼎鑊且甘臣願與部臣共嘗

之

大略京師

八卷七

五七

癸丑十月初

東閣大學士葉向高為科部爭論

內旨據實剖明事項兵部主事劉定國疏論吏部尚

書之留出于

內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言

內旨之降起于孫丕揚之叅金明時欲

勅諭輔臣查復

明旨係何人所擬臣見近來議論頗與紛紜不欲置

辨今廷登之言及此臣若不據實有陳事終不白

且今日之爭搆不休大率由于辛亥之京察而辛

亥之京察其最著人口者在于金明時之一叅與

犯諱之重處臣請得畧陳其槩金明時之考察議

處有定說矣臨期考功欲寬之蓋以其爭論王國

之故湯兆京授一單言明時意在要挾必不當免

蓋即指論王國之疏而言也孫丕揚見之遂謂明

時別有要挾撓亂察事意欲叅處當時凡與察事

者皆以為不可許弘綱蕭雲舉曹于沐皆極力勸

阻又皆移書托臣初謂丕揚誤解要挾之言失兆

京之本意臣三書勸丕揚勿叅而丕揚終不聽也

跪上而明時奏辨兩疏之中直犯

御諱中官將此本進至臣寓云



皇上震怒必欲重處臣謂上既犯諱自有正律此一  
時失檢之過不必深罪即欲罪之當下部院擬何  
不敢徑票其所為明時救解者不遺餘力許弘綱  
又再三託臣謂必擬以閑住始可免罪故臣如其  
言擬上此當日明時被處之類未實是如此未嘗  
從中出也而聚奎乃引分宜摘陷之事以疑臣歸  
過乎至于大臣被留問用

中旨前此已有不獨趙煥即煥之疏有經臣擬有出  
聖裁者臣以為此皆

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事

宮府無論大小當盡發臣等擬議不當則

閣政體徑由六部九卿而後行者則無問

皇上裁示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此

則光明正大人無可疑換之政體似當如此又不

可以留大臣而例論也總之年來人情因

皇上深居日久上下不接遂以為

皇上毫無成心百凡舉動皆有人能高下其手用一

人則曰此何為而用行一事則曰此何為而行即

臣等在外與

穆清遠隔尚且見疑而况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所

以每有

內降輒稱摩多端而不知

皇上大聖至神萬幾雖預無一事不出日

聖心如臣等票擬亦多

皇上改正何人敢于竊弄延登所云中璫播弄

皇上不知者臣萬萬保其必無此諸臣過計而臣不

得不為剖明者也後望

聖明將臣此疏 發下部院仍

賜明示以釋羣疑亦臣前解分之一端耳

癸丑十月初九日

臣等在外與

穆清遠隔尚且見疑而况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所



河南道御史田一甲為議論已明煩言宜息懇乞  
聖明勅諭和衷以全 國體事臣惟邇來之議論煩  
多紛爭聒聽亦已極矣始之爭為行勘學臣熊廷  
弼而爭也繼之爭為改差學臣呂國南而爭也此  
事有三條機惟一朕驅逐株連于是許弘綱去矣  
孫煒去矣趙煥去矣年例之三臣今亦去矣賀煥  
之徒今亦去矣邪正雖歸于其掃議論亦幸而漸  
清于斯時也養剝中之復會異中之同去私忿以  
急公忠息煩言而清國是豈非歸正之善策比肩  
之盛事哉不此之務而猶嘵嘵不已則以門戶之

說剖分未清以故沉溺者仍錮蔽不及而高明者  
亦猶豫未決究竟必至空善類而誤 國家流禍  
有不忍言者臣竊為此懼今何敢避忌不一歷數  
之也夫門戶之說何起哉自昔吳縣太倉四明山  
陰晉江諸奸輔鉢傳燈續怙寵弄權妬賢嫉能欺  
君誤 國彼時一二孤憤之士出而批鱗被逐于是  
聚徒講學以明性命而演道脉此誰不仰之而誰  
復咎之無奈有奸雄自命之徒初亦盜建言之名  
繼即窺道學之黨彼真道學者亦墮入其術中而  
不之覺于是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士凡生長其

地者官遊其地者故舊之往來相知者或實意  
高或葛藤相絆即以爲真周程張朱之復生而靡  
然從之甚有爲其所迫而不得不入者于是門戶  
之名立矣假道學之手段到此益展矣且其名利  
薰心氣焰灼人遂復通制 朝紳迫挾臺輔夷跡  
惟其所造雲泥惟其所置 朝中復有一二奸雄  
彼此借資氣脉相通呼吸相應以指天下之口而  
操仕進之權于是門戶之威熾矣以故李三才至  
元翰等一入其黨而貪可爲廉黃克績史繼偕等  
不入其黨而賢可爲不肖其在南之宸廟者則于

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之宸廟者則王圖胡  
忻史記事也金明時之叅王圖也原不宜以人廢  
言而要挾之禍立至矣即王紹徽劉國縉之持正  
也亦併惟其害而京察之處莫救矣湯賓尹一輕  
薄狂生無行無義且業已察處斷根無權無勇只  
以其爲王紹徽之座主而今動則曰宣黨且以比  
之崑黨而風力持正之熊廷弼謂其爲媚賈尹而  
行勘以錮其終身夫以臺長而勘一御史于理于  
法亦何所得獨計勘之者其跡則爲責死生員也  
而其意則不爲一生員也故于殺人婦人四字三



致意焉其所重可知矣臺長老成持重而念在執  
法奸人遂乘此中之而漸成騎虎蓋延溺嫉惡過  
嚴動斥假道學甚至訓諸生以無學沈疴則行勘  
之所由來也故臣謂孫璋之去亦門戶之禍貽之  
也呂圖南端凝簡重于督學豈其不堪第其改推  
之意則欲借簡靜者以形風力者實非謂圖南之  
真可為學臣耳周永春一疏之駁臣亦私謂其過  
直率而少包涵然圖南自是圖南永春自是永春  
在圖南之去益以見孤高在永春之言總之循職  
掌而一言忿爭互起為難不知于圖南何益耶甚

家記事 八六一

六三 四三 三五

且累及于家食多年始一銓補之戴景也吁亦可  
憐矣至于年例二臣之推執職掌以爭臣以為言  
言皆是也况

明旨院科協贊煌煌乎誰敢背違第年例之轉例在  
八月則臺長已封印出城矣延至九月無容再遲  
則臺長又浩然長往矣業無總憲商畫于誰不然  
使都察院中儼然有臺長而吏部竟不一通知即  
徑然行年例也臣亦臺員臣亦職掌肯畏首畏尾  
不一奮臂而爭乎蓋趙太宰之心亦苦而勢亦迫  
也臣之所量也即近日同官黃士彥職掌宜明一

既蓋亦未嘗不以職掌為言而特知趙太宰之無  
他耳堅爭固非出位過求傍出分割亦是公忠為  
國何必自持一是互為反唇耶總之年例原不  
足以定人品而年例之公私願看秉銓秉憲者之  
何如其人而賢也公也則年例之出于銓可出于  
憲亦可其人而不肖也私也則獨出于銓為不當  
同出于憲亦不當何必區區計及于臺長之與聞  
否耶然為職掌計則

明旨自宜永遠遵惟所以後臺有人科有人銓部不得  
執此例而獨意創行以悖協贊之

家記事 八六一

不中 四三 三五

嚴旨則體統明而爭競杜耳今之爭職掌者或偶株  
連乎同類而守門戶者遂借題目以搖唇然反因  
此而乘正卑鳴發揮無遁非天之欲平治天下耶  
且趙太宰拂衣而去不俟終日昔猶二宿以待

明繪今已長往而抵廬舍矣猶謂銓宰有反北之嫌  
而言官有阿嬌之念耶門戶之從來既如彼大公  
之議論又如此且時一二興波作祟之徒既已縮  
頭而羣奔即門戶中所得服惡心之人亦已掛冠  
而歸老矣已洩而不留時亦極而思返與盡無餘  
回頭是路臣願諸臣之悉捐往念而共歸大同也



此有一言彼卽有一言之相復此添一事彼亦增一事之牽纏疏復一疏人復一人言罵推殘其何時已耶以臺省而聚訟以朝士而市喧載之史書播之萬世亦誰任其咎也伏乞皇上嚴飭大小臣工從今各恭爾位協于和衷有以私忿相軋相傾者必罰無赦庶國是以明而紛爭頓息矣

癸丑十月十八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五九七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乞明勘私書以清議論事臣于二月中既參吏部考功司主事涂一榛以其官評人品久騰物議耳一榛辨說支吾謂考察閑任之湯賓尹遺書長安不言書致何人書言何事橫以黨附相汙且云書在御史孫居相所職喫連年書禍之多至明起戈矛暗布羅網正欲借此明白一番以清妖孽具疏請出書公勘時居相在列臣終不言有無臣謂此一榛辨說耳故久置之頃臣同官周永春吳亮嗣疏論居相及丙午南場弊居相既辨去冬參鄒之麟科場關節之弊亦以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關節誣臣親筆批于湯賓尹私書長安播傳臣數擬抄錄原書原批封進御覽但因書語戲謔懼褻至尊而止臣見居相之疏始知賓尹之書果在居相所矣而居相往者不言豈賓尹書詞止言南場之事而于臣所參一榛諸事本不相涉耶豈書及南場事居相欲留爲今日之證而不及爲一榛地耶計辛亥內計之前有欲構害正人且自爲解脫之計者訛傳御史鄭斷芳一書絕無形影巧弄機關幾成空國之禍乃其捏造秘密無從蹤跡迄今有

五九七



餘恨焉今私書業有收藏豈可令其半隱半露復蹈前轍此書一日不發則今日言一事曰書為之崇明日論一人曰書為之崇嗟此尺一之紙誰云紙上之風波翻作眼前之保障矣藏之什襲之中易駕空虛之論用造謗之說以自衛猶可言也如一榛用黨附之召以噬人其流禍不可言也臣欲結前者一段公案急求明發此書居相云書語戲謔懼喪

主尊此意殊為敬慎第不當瀆 勅下居相出

此書六卷七

六二

亦之麟親批湯賓尹書再取長安所播傳別

對同集九卿科道據其所致何人所言何

倘是非從公勘議回奏聽

嚴加處分以為馳書干政之戒庶心迹可明議

論可清夫居相之辨論四出惟力是視而真為世

道人心之慮也亦必計出于此矣惟

皇上垂察施行臣無任屏息之至

癸丑十月廿一

行人司行人劉宗周為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事臣山臣義不得論列天下事願世道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杞憂竊恤每用耿耿因以默觀今天下治亂之勢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又何道焉臣駿奔之暇讀諸

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太平識者以為注筮徒修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幸以逮于土木君子建之撥厥所由則靖難之後一藉奸黨而賢人君子誅夷略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

真察記事八本七

六八

三五

英駕北行竟未有皎然夙節如所為南朝李侍郎者

一人則人材之係國家元氣有如此者今天下逮

中葉矣自置陵黨伐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

險公車之章輒攻東林云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

道處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

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也憲成之學不

苟自恕扶危闡微屏玄黜煩純如也亦喜別白君

子小人而歸于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干波

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名東林最著惟其

清議大明流洒之士苦于東濕遂乘淮撫之救謗



議紛起卒惟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東林  
風樂益微倡議者因指東林爲門戶合朝野而錮  
之以爲黨人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矣夫  
東林果何罪哉自憲成清議格物繼其說者摘及  
崑宣之黨指顧天堦湯賓尹也二氏則坐黨者深  
怨東林屬御史熊廷弼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  
者張皇四起遂總憲持私人總結局于林下諸臣  
而得志焉噫崑宣之報復固其所也而以東林坐  
天下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殫臺省之權不得爭  
可否不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

東林記事卷之二

九

三

今之攻東林者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也如意  
見而已則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諸臣固已望而  
知其不同量倘一日 賜璫而人爭按劍矣獨于  
玉立丁元薦不免于畧迹而原心二人者亦皆較  
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焉何相迫也然則東林  
無罪與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矣而復坐累于  
淮撫欲盡捐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罪案其  
誰其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成分裂陵夷  
至于今日報復不已使 廟堂氣象一片慘澹誰  
職其咎嗟乎此東林之罪也然則攻者非與攻流

品可也角意見不可也議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  
也且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于和及其亂也小  
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尚同之  
念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  
小人以異同異而立而好惡分觸境生情無非爭  
鬪勢必至盡網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爲紛紛  
也然則和衷之道其不可講乎噫難言之矣臣請  
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曰世  
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  
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爲假借乎

東林記事卷之二

九

三

其爲播弄乎如簧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  
爵或以朋遊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乎無有假  
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  
至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  
人其憲成自及之學乎憲成上書救淮撫也言者  
不已而憲成終不辨至論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  
焉有發抄之理可爲能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盍  
反崑宣之戈而卒業于此以無遺憲成蓋可乎善  
乎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爲方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



各心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以盡已之性君子當守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切為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審如是也庶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矣何以東林為哉又何以攻東林為哉抑臣于是而尤感于學術之難言也昔孔子沒門弟子各以其道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為輕世似物蓋學術易弊如餘姚先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方顧憲成之學朱子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為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言得憲成為救申韓之習自今始矣夫學猶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書曰中洪範曰極此之謂也起弊維新明道淑世士大夫之責也建中和之極執大象以為天下先其

聖天子乎臣不肖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日復一日必有空國之禍姑稍稍折衷是非以平兩家之情且倦倦于學術為救世張本于以解紛息爭讓國家無疆之福臣愚不勝至願惟

聖明少垂鑒焉

癸丑十月廿九日

東家詩集卷七 劉宗周五

七三

三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為

聖治方隆羣輩轉熾敬陳救時八要以息煩言以維  
泰運事臣觀數月內累臣拜解網之仁揆席叶旁  
求之麥卜虜受封于北建首質于東朝野歡騰  
華夷慶洽於都哉千載一時也從此 開講青宮  
剪桐朱邸 瑞王燕喜 諸王鳳占應且次第舉  
行已惟是邇來大僚先後引去皆由言路相激而  
然乃言者之氣彌盛而反唇未已尚口幾窮則臣  
嘗妄求其故而不得也說者紛紛謂自東林雖失  
主盟而假道學之遺風未殄淮撫雖稱落籍而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七三

勢利之餘酸猶然勢利藉道學為名高道學藉勢  
利為氣魄內有于玉立者從中招攬到處逢迎家  
食而把持朝紳林居而遙制 國是本吳下也而  
養交四方之黨本刑曹也而恣取京卿之推借舟  
借馬借夫遊迹遍于天下考選考察考館居間  
牘洞于長安以致慕羶者流羣而入窳其內標題  
徒假名理未聞肆逞機鋒通行毒噬既五合而六  
聚復東擊以西挑用一人焉非其類不快而  
外別有品題議一事焉非其意不快而  
出意見含沙任口下石憑心欺弄風濤



聚曉散為邪近日正人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即如托東林者皆借耳惟一辨別焉而借者不得借矣夫東林豈盡邪哉願憲成之賢特其身死不為世用若修如錢一本安希范高攀龍輩皆應及早

賜環以光仕版 朝廷既賴其一臂之用而鄉曲中附離之者亦不得藉口失賢凌駕州邑至于玉立以及丁元薦沈正宗之流搖唇鼓舌翻浪騰波縱寬兩觀之誅難道四夷之進其餘徒黨亦希

明下詔旨咸與維新令洗滌肺腸其借大道若其稔惡不悛濁亂未已則有三號之典在庶天下曉然

知道學自有真而竊附名流傷人地族者俱無所可用如是則邪不冒正廣不淆真而奸人之魄自奪矣此一說也一議辨言夫言有是非說理為是上氣為非由衷為是據唾為非有的據為是捏空駕虛為非符輿論為是執拘自用為非乃近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國家大議有舉朝合論在此而突出數人焉必以為在彼若謂不如是不足示負嶠之威而明得意于天下雖人之意見不妨互異乃互異山偶然則可耳今不獨一事然而

事事皆然此其故可知也數年來如王元翰李三才韓敬熊廷弼之爭皆後有兩說即宜條弄九真之能解臣請自今以後凡有爭議不決 召集諸臣于庭各書議單類總封進乞 皇上賜乙夜之觀斷以理裁以法從其多者施行其子陳洪範而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此臣從多之說也至于風影全無羅織任意捏罪名動云可臬可斬言賊仗輒及數萬數千甚有對君之詞謬托無心之解諸如此類仰祈

皇上嚴加勘處以別昌言庶 國是定于上而器爭息于下矣此二說也一議爵祿自言路之人多而京堂之缺少于是設為例轉以濟其窮而疏其帶乃畏例轉者如牽牛入肆欲寬地步于已遂肆擠排于人市虎成而曾杼至所從來矣先年例轉者監司稱職往往仍得內推如中秘官劣處非久亦需次京卿惟是近日言官在藩臬者即與藩臬在資較俸望內轉如登天此人情所由畏外耳今請著為令言官外轉以後察其才品政蹟可內者仍遷而通融互換界限不致截然庶同事中疑忌之



林先斬而中傷之際可消也顧此直為畏外者言耳以臣府見政謂空言無補何如實用有裨方面為百姓興除無邊造福實心實政實功實效臣雖不肖竊有志焉而獨奈何人情內外之視解重解輕也

皇上不可不早一由飾以杜弊端此三說也一議名譽夫仕者無非為名而已顧名有敢言之名有去國之名惟名在敢言于是賢者或爭于所不得不爭而不肖者亦爭于所不必爭彼不肖人爭之而得已收勝局固名也爭之不得而亦詭為賢者之

覺然以去亦名也今之去者亦大可駭矣思妻成病欲歸不能牽累多人而去則有如荆養喬者獻詣王圖被人指破借爭職掌而去則有如湯兆京者叢議部郎久已買舟欲逃乃乘人言糾發而橫口反噬擠一降罷以去則有如賀煨者竊計此輩歸而其鄉之人稱之其有可莊憐之優以上資榮以棹樸以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名再閱歲時而後之晚進銓曹不察來歷但以爲曾經建言曾經去國不次優起則又以小人之行而食君子之報臣請卽今發賜分別以極離職役重劄于今日而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七

又嚴賜勅諭永懲于後日如是則輕夫者不得去輕言者亦不敢言而紛紜之議自少矣此四說也一議閣臣凡小人舉動每窺探閣臣以行其計謂閣臣票擬之地也假令閣臣而有幕賓有狎客即為奸囚矣唯是以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八字時時體貼利弊之條陳可行即請行以舒言官之志衷情之陳乞可下即請下以恤言官之私奸究之糾彈可處即請處以壯言官之正氣奏章之訛謬可究即請究以折言官之偏心但問道理如何不問強儒但問法紀如何不問踈親至 國家大事

故大疑難明目張膽謀之九卿謀之科道如事關某地方則約其地方人共議務析利弊與釐而不以地方之一人為據也事關某衙門則約其衙門人共議務諧典故職掌而不以衙門之一人為據也成福聽之 朝廷是非付之天下以衆耳目為以衆心思為心思曾不私媚一人私聽一語致以訛傳生荆棘以泄漏起戈矛而命于有否矣此五說也一議部院大臣大凡小人藉銓地則憲地謂一司進退一司風紀也一掌憲皆不可不真者孫丕揚清介絕俗而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六〇三



其不厭人意在落于假書圖套之中趙與平等  
奇而其差強人意在脫于時局藩離之外此年來  
鈐臣之大較也許弘綱和樂易與而佐辛亥之察  
焚香告天實存公道孫孽生平可議而認公錯之  
罪道書省閣猶見良心此年來憲臣之大較也夫  
銓憲所奉先後

明旨自應恪共即近所爭者其中有應爭有不必爭  
難掩輿論願所以爭之心謂何耳如一年例也在  
今日則爭而在不揚陞朱一桂胡憲台等之日則  
不爭一職掌也在今日則爭而在弘綱救王紹徽

其然記事 卷七 二九

鄧國縉喬應甲等之日則不爭吁難言也臣揣諸  
臣之意順之則附逆之則驅無非為所欲為耳往  
事已矣獨計後來掌銓憲者將順之乎不順乎夫  
從前四臣或順或不順而皆以一去結局可見受  
羣奸嗾使者未能一網先已兩傷而存世道公心  
者留固支撐一時去亦榮名異日後來銓憲宜知  
所處矣毋倚母着而置此心于六虛四闕之途不  
偏不徇而還天下于鑑空衡平之宇我不示人以  
順逆誰誰視我以異同斯亦所以養和平息  
也此六說也一議靖獻夫人止此精神既

臣所宜畢萃于

主上也既比肩而共為臣所宜合而畢萃于  
主上也乃今則異是析人圭僖人爵而未聞壹意堂  
精事人之事也草疏者獻一芹一曝于

至尊憂憂乎難而至構穴中之聞則三鼓而有餘勇  
矣閱報者見時政缺夫地方利弊等疏厭以為條  
陳套子覽不及竟而睹室內之戈則反覆披讀而  
有餘味矣忌君父而私營捨職業而傍驚人心世

道大率可知今願諸臣忠肝義膽非公正不發憤  
一切章奏以無所逃之義出之從 朝廷起見不

其然記事 卷七 八十一

從人我起見于在我者効捐廉而不予在人者爭  
意氣即有爭也爭是非不爭勝負爭可否不爭強  
弱爭曲直不爭盛衰况善爭者皆聰明才力萬倍  
恒人奈何不為 朝廷用乎但一反而正即正耳  
此七說也一議和衷五倫中獨于朋友曰交政謂  
千里庭除千載日暮况在同朝事主猶屬奇遭奈  
何而反胡越一舟參商敵面故不必盡無小郤也  
即有之而成心可化客氣自捐譬如千年暗室一  
置燈光則千年之暗畢除近日因一人定波及他  
人因一事定扯牽眾事受一彈文必多出一彈文



以相壓去一大老必再去一大老以相陪有勘可  
以行胸臆則督學而挺持三尺者僅以伴去任之  
逃臣有不勘可以行胸臆則科場而賄至萬金者  
僅以附罷閑之察典座主有嫌疑即併其門生而  
敗也一鄉有要路即併其鄉人而危也展轉相報  
寧有已時易地而思諸臣亦少溪長之慮乎今後  
願諸臣于人用一恕字奏草下筆時用一忍字事  
如過去用一忘字氣為理破念以情銘一切語言  
如所云局黨等字杜口勿及一家一統何分西北  
東南王土王臣不問晉秦齊楚嗟乎嗟乎天海自  
京察記事 卷七

寬鳶魚乃狹諸臣但從寬處托身簡廉寇賈無直  
遜美前人也此入說也前四說惟  
皇上念之臣讀周書見王道蕩平原無偏黨臣于  
皇上望焉後四說惟大小臣工念之臣讀虞書見帝  
臣師濟允協寅恭臣于大小臣工望焉臣疏具而  
望空呼額曰皇天后土其騰  
皇上以併膳大小臣工共會歸于皇極而已伏惟  
皇上鑒臣將臣疏 下閩部院酌議臣母任職疏  
越之至

癸丑十月三十日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七

山西道御史陳一元為用人之人開世道否泰仰  
祈

聖明極簡者舊以襄太平事竊惟 國勢之強弱由  
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廟堂之用舍故列瑣  
尾于要津如其才足以效助勤志不過戀爵祿害  
未大也惟指賢為不肖目君子為小人禁錮加于  
善類進斥及乎名流此其禍天下最烈矣令正氣  
銷歇清議斷絕而國運隨之矣用人之人可不慎  
與哉 國家以用舍之權專屬吏部曰統日均以  
一人而衡鑑天下方見肩其任者當如衡之平不

容少有低昂如鑑之空不容少有障翳剪棘撤藩  
豈不恢恢乎大同之世道哉頃者尚書趙煥起自  
田間游登銓席初政拳拳振幽拔滯臣心甚重之  
自科臣趙興邦見嘲後疑出異已者所捏抗日橫  
二科四道于胸中以與言官為仇已失衡平鑑空  
一體讀叅曾六德一疏荆棘填胸機械盈腹  
千來優容之度遂為煥所激動名位相軋陰  
之憲臣職掌互持恐茂再申之  
丁言路去思鑄于中涓嗟嗟煥乎臣竊  
出矣乃駭救之縱橫致枝葉之滋蔓

六〇五



稍稍牽及舊尚書孫丕揚以臣之管蠡一疏測之  
丕揚垂白應 召抱丹叩闈其歸也以老以病不  
能以人事

陛下辛亥祭典大有功于世道獨其誤解要挾轉生  
紛紜臣心亦不以爲然聰明天實限之故當年之  
論丕揚者不必諱其失處而極其起念無非報

國家報

君父卽今日之論煥者亦不必沒其得處而極其  
念無非爲身名爲祿位蓋丕揚不識時者也煥  
于時者也兩臣人品臣願且虛懸之以俟異日之

只發包年八卷一

八二

董狐顧今煥去矣惜煥者與非煥者兩持不相下  
之議論各已發揮無餘今亦幸風恬浪息矣繼煥  
之人

皇上可不廣詢博訪而精擇之乎查得 大明會典  
六部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南京減其一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亦各有正有貳豈故爲是冗員  
哉家首一堂共事旣集思而廣益翺翔列署代置  
亦躡級以遞遷故正卿缺則就亞卿中拔其尤亞  
卿缺則就司寺拔其尤于脩官之中寓儲用之意  
我

上環賜無期印劄弗予屈指南北大僚僅十數輩  
其間挺然獨立者固多靡然從風者亦不少此其  
難難在可用之人况當此是非不明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私情交起之時萬一以從違分好醜以愛  
憎生予奪將令九列大僚人人裹足此其難難在  
于未用臣默察天下人心若設爲此名以行其忿  
懣必有空國之憂宋臣劉光祖曰相激相勝展轉  
反覆爲禍無窮今日之謂乎計惟有徵岩穴之老  
成以壯國家之元氣布耆碩于 朝宁俾士類知  
有斗山潛移默奪化異爲同使士大夫各營其職

京察事年八卷一

八三

業以事

聖明以相安于無事如耗損之後復用剋剝之劑何  
以回已消之陽續如綫之脈此其難難在於已用  
臣愚不勝總總過計竊以爲必有天下之大襟量  
其人焉塞義爲吏部尚書薦伯安堪使交趾夏原  
吉楊士奇曰遣伯安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  
安塞亦不以爲異已夏原吉爲吏部尚書呂震常  
短原吉者原吉則亟稱震有守城功陳瑄於靖難  
初欲殺原吉比原吉司六柄切力薦瑄才竟有功  
漕運此淵乎大臣之襟量也必有天下之大力量



人莫有知之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思  
欲歸已然使誰當真相天下之龜鑑哉今閣臣葉  
向高七年秉軸未見其引林賢一人爲朝士弟見  
其納朝士于山林近諄諄以起廢爲  
皇上請豈其私衷之慚乎新閣臣方從哲固從告籍  
中拔出者也輿情久附謀猷方始在  
皇上有一番之簡任必有一番之眷注在從哲曆非  
常之知遇必番非常之報答恩怨俱捐珍域渾忘  
懃懃懇懇以感悟

八卷一

八五

皇上菁莪樸棫之化垂四十年于茲豈當吾世四海  
之大九州之廣合在朝在野遂無其人堪統均之  
任者乎是在當事者毋徇先入毋拘一隅以天下  
之望服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公心用天下之人才  
于以磨已昏之鑑扶已倒之衡百揆時叙九流無  
曠 國勢轉弱爲強人才有盛無衰此一時也抑  
臣嘗受書至秦誓之一介臣休容與媚嫉分途而  
掩卷三嘆曰以人事

君上臣之軌乎自雅道陵遲宰相往往引薦不薦士  
亦顧其公私何如耳王曾輔政十年其所選退士

人莫有知之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思  
欲歸已然使誰當真相天下之龜鑑哉今閣臣葉  
向高七年秉軸未見其引林賢一人爲朝士弟見  
其納朝士于山林近諄諄以起廢爲  
皇上請豈其私衷之慚乎新閣臣方從哲固從告籍  
中拔出者也輿情久附謀猷方始在  
皇上有一番之簡任必有一番之眷注在從哲曆非  
常之知遇必番非常之報答恩怨俱捐珍域渾忘  
懃懃懇懇以感悟

京察記事 八卷一

八六

連茹之慶 朝釀師濟協和之風臣愚且引領俟  
之矣臣閣筆年餘重慚尸素茲以江右之役  
陛辭而南大馬戀主微忱不能自已不揣庸劣其  
誓如此惟  
陛下畱神省覽 勅下施行世道幸甚

癸丑十一月十三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為人臣無可去之義 朝廷有當重之權懇乞

聖明申飭已往慎簡方來以一法守以勵臣工事臣聞君臣之分等于天地故爵祿自君詔之用舍自君操之人臣無敢擅也乃今一年之內巡按荆養喬去矣因而使御史熊廷弼去矣左都御史孫瑋去矣因而致吏部尚書趙煥去矣中間如湯兆京亦去矣臣試平心論之養喬奉

陛下璽書巡方 事俱完止上江二縣未考察耳稍那五日之間便了一年之局需之時日可以京察記事八卷七

得代豈不善始善終哉方過聽他人之危言遂為自全之拙計委

君命于草莽 簡書之畏謂何此去之甚無當者也熊廷弼以嚴課士令三吳士風一日丕變人謂其有回瀾之功乃憇直不阿嗣實中于此矣先是科場前人言噴噴謂有人惡廷弼而謀去之者不虞數月之後發端自養喬而議勘之覆取

旨如寄此若持券而待彼若執符而合令實心任事之臣半途而廢南中清議至今惜之此不可去而迫之去者也孫瑋以總憲而勘一臺臣于法何礙

而宋人曹起而爭者何蓋以去廷弼者已有成謀而卒于去者則聽勘二字動之也眾為不平之鳴豈過于孫瑋哉不過重惜其生平而規正其末路耳瑋果出于無心耶不如作速行勘如果廷弼有罪明白與天下共見之廷弼無罪明白與天下共雪之豈不堂堂正正持總之體乎乃計不出此卒致與眾爭強悻悻以去說者曰此却欲以大臣之去錮小臣之出爾若然則廷弼可以不勘而竟結終身之局矣臣謂大臣之心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國家功過自明尊卑豈得相軋此不必去而去者

京察記事八卷七

八

也自孫瑋去而趙煥自不可獨留矣何者職掌之爭適值此時縱大臣不失和氣小臣遂借為題目矣人各有心誰不自愛彼既為東山之蹈此豈俟北山之移故為趙煥者攻固去不攻亦宜去道固應爾豈煩再計此去之不得不去者如湯兆京者忽盛氣以加人忽潛身而引退彼固曰吾爭職掌不得其職則去耳不思京察欲以處人既購許弘綱而竇職掌于孫丕揚年例惡其過已又封孫瑋而駕驅逐于趙煥托跡雖高設心甚詭此去之不足為有無者也嗟嗟使廷弼之去者誰許之屬



卒使孫璋諸臣相繼而去者誰作之何所以有識者至今憐養喬之愚而致恨于探術者之巧也世道真可畏已又近有如兵科給事中麻僖之去者可異也彼以常文選而改侍從之誑

君恩原自不薄有病則告病已耳乃稱仙稱佛稱孔子萃三教之名于一身曰夫曰妾曰女子歸棄婦之怨于

明主果真病耶而建言不用之語何為狂肆于簡端果遺策耶而

聖度洪洋之言何為乞憐于砥尾此大無人臣禮去

天啓記事

卷七

之不可為訓者也所幸

聖明在上獨照羣情于孫璋則始准其去于趙煥則諭之馳驛回籍此日月之照天地之無私也第小臣之去者未蒙處分

聖德雖寬國體終褻倘人心尤而效之其又何誅焉所當各為爵治以儆將來者也噫去者無容議矣第冢宰為銓叙流品之官總憲為振飭綱紀之地自朝廷視之不啻艱難重大自人情寬之抵覺安富尊榮此中得無象鵠蚌之持以希漁人之利者乎又得無工左右之袒以行擁戴之私者乎

治亂安危之機在此一舉

陛下奈何屑越視之而不汲汲擇人以克斯任乎臣聞明主事與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名不擢才于異代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矧以我

祖宗之所培養

陛下之所夙儲豈乏此二人哉願

陛下速勅九卿科道公舉斯選以稱茲任其人須立于四虛之途管于一職之內倘稍啓門戶之中復成水火之勢世道無由太平煩囂無由止息欲修

天啓記事

卷七

衆庶之和以迓無疆之福不可得也

陛下何不自為社稷計哉臣竊謂人品不同具才有限如此重臣先宜論品不獨以才勝也計司此任者必平生清白乃能正已率屬持廉秉公自非然者身家在念簞簋不飭弗克堪也必素性耿介乃能實見得是中立不倚自非然者一味輒熟四面占風弗克堪也即清矣又必集思廣益虛中觀理兼聽並蓄舍已從人乃能不執已見不拂輿情自非然者剛愎自用或以徇任而成閹先入為主或以偏聽而生奸其言尤不可言者



陛下誠得此清介通達之人以克斯職無言不從無  
奏不報人臣受此清嚴樞要之秩以勤此官無念  
不公無事不平採天下之公畏天下之清議杜小  
人之私議絕處士之橫議當 國家無事人臣和  
于 朝如鑑如衡不作風波于世上以開奸黨窺  
伺之端值 國家多事衆言淆于下如社如怒足  
挺砥柱于中流以張直士敢言之氣疾法守可一  
而臣工以勵其所裨于

社稷生靈非渺小矣在

陛下—加之意耳臣言自覺煩瑣不過欲以去留之

京察記事 八卷二

九二 三

權歸之

上上以慎簡之道望之目前惟

下等意加察 速賜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

癸丑十一月十一

臣京福廷道御史王萬祚為時事不堪再壞

聖衷嘉見未徵懇祈

主體交修大布剛明新政以息囂混以維國運事臣

竊惟氣運循環一陽來復我

皇上錫慈幃之慶允藩封之期新輔晉登忠囚釋繫

濫讞清理不亦寒消凍解藹然見天地之心乎泰

運宜自茲起矣願臣目擊時艱 廊廟空虛法紀

凌替邪禍烈而根深必非舊局彌縫所能消融者

非亟反柔為剛破暗歸明何以化積陰而觀清平

世界乎

京察記事 八卷七

九二

聖政無過法天天以生物為心以行健為德能助

聖明代天生物法天行健者必賢人君子小人操性

慤刻生機先自絕而無種動輒敗類憐氣日亂營

而罔功不肖容賢止能僨事作無益以害有益爭

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今者副院總憲冢宰相

繼去而撐持約束之重地俱虛矣試觀趙煥之剛

正不屈許弘綱之平恕苦心孫瑋雖一端誤謬有

愧大臣而前有雅望後有悔心今在事諸臣之賢

有不遜此三臣者乎 朝廷不得上臣而用之勢

不能不倚辨于具臣感時憂事之士見憊憊而將



暨筐爪幾摘于抱蔓則有瞬息一咽氣已耳古稱不信仁賢其過在君

皇上眷留追挽非相信之深而胡禮意殷篤至此也相度委蛇又非有猜迫之形也三臣二觸邪人之鋒一中邪人之毒皆非孽由心造也觸其鋒者邪人力驅之去以速進已所欲推之人中其毒者邪人計促之去以歸罪已所欲擯之人順之逆之總歸于淪胥以亡吁可畏哉藉口職掌實不為職掌何也主持者難聽人避留協贊者非從茲斷絕據理有何可爭若別有肺腸之職掌則又不宜爭也

京察記事八卷二

藉口內旨亦不實為內旨何也優老者為國恩孤介者無內援據理有何可爭前此王圖輩幾希濫及

溫旨則又胡不爭也種種假公濟私不過盡除異已遍置私人成就年來已布棋局保日後終身富貴而已比如內點二三大僚非其意雖千萬口稱賢彼且別生端以撓之外轉一二藩臬非其意雖二百年成例彼思特破格以留之封事一槩留中既以一槩留中為非是稍有分別又以稍有分別為非是自揣公耶私耶幾于抗

皇上使舉措不得行奸良不敢別殫心任事之臣僅以陪醉夢狂癡之臣既外壞畿甸之教化政事老成耆蔡之臣僅以陪澆諱忮成之臣又內壞在朝之銓政風紀

君貺草莽功令弁髦於

皇上恩威將無損乎邇厥禍根言路為梗猶不畏懼而魚然之氣相沿若曰英雄惟獨吾儕舉世更無男子尊賢使能之典必謂之為昆弟姻婭之私威命靈爽之權祇視為麀蒙狐假之具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將攬之繩焚狗竇之中想操莽溫懿當時

京察記事八卷二

九四

之肝膽亦胡以加茲設立諫諍以驅邪豈以長邪以扶正豈以害正以匡國豈以亂國亂國者在言路之外天下誰不倚言路為重亂國者在言路之內天下誰不謂言路反輕良心之灰久矣鬼神寧不殛之此真廟堂羞以為臣寮羞與為友者也譬之人身中之三尸二豎食人膏血以自肥竊人魂魄以自靈匪獨喪人性命而門戶中傳淙往往滅性然後已虞廷誅靜言聖謨說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傳稱逆誅四夷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然



則今日妨賢病國之臣即嚴譴猶遲臺臣孫居相  
謂宜辨其是非邪正加以黜陟焉者正宜加之于  
是假君子真小人也後來君子小人不  
易知也相  
並而觀則亦不難知也聽其言不易知也觀行事  
之實則不難知也

皇上試觀今日之世以愛惜人才脩左右使令者為  
君子乎戈矛相向掃蕩英賢者為君子乎身任綱  
常整齊四方者為君子乎毀冠裂裳傷敗 國體  
者為君子乎博大恬淡逼而後應者為君子乎濡  
首徒跌傀儡神巫自况比者為君子乎東西南北

其終記事八卷二

九五

惟命是從者為君子乎重內輕外擇官而仕者為  
君子乎道義相規成人之美者為君子乎朋比作  
奸甘為戎首者為君子乎臣因是而重騷湯兆京  
之漏網也

陛下起丕揚于田間而害丕揚者非兆京乎移孫瑋  
于憲院而害孫瑋者非兆京乎趙煥以考選大察  
相忤則害趙煥許弘綱以救劉國縉輩相忤則害  
許弘綱熊廷弼不許青衿保定不徇權要請為則  
害熊廷弼呂圖南新按兩浙何為驟遷則害呂圖  
南韓浚遠在江右何為波及則又害韓浚

若無入巧匿善藏希博美遷于後  
明旨云以私亂政誠哉其為亂政也且久矣其為亂  
政也

旨嚴而罰寬誰不駭為微倖非望舊時段然等比科  
臣叅疏稍障頽波北京視彼數人何如至今不見  
摘叅

皇上亦不重處何也重處之者非處諫臣也處邪臣

其終記事八卷二

九六

也非處言官也處逃官也且年來姑息之害亦大  
彰明較著矣吏部都察院一時俱空亦吏部都察  
院自貽此屢空耳舉直錯枉則枉者直不勸不懲  
雖堯舜不能為治戊申丁酉以來宜年例者不年  
例宜京察者不京察穢迹彰聞減單造 儼然京  
堂儼然巡方跋扈跳梁欺

君際友朋俸已錯降俸何為酒史徹而儼然京  
疎而狂夫踐齧殉穴以臨惴惴之良人  
院跋跋之狡鬼即如今一大奸既不  
事之先又不能處之察事之後狂肆不



不...朝臣子畏奸臣甚于畏朝廷寧不大可怪  
昔...也居相不察仍爲左袒四面狂擊罔念未休  
豈非以毒魔夙入其心腑故牢不可拔哉又有旁  
置出位願爲賀煥之續保及于玉立丁元薦者則  
若謂邪臣活套處處可以抄騰又有呼孔孟仙佛  
出國門去者雖苦衷不同亦使人謂逃臣覆轍往  
往可以承襲長此不已 國祚不隨邪禍以去者  
幾三代而下惟患不好名顧臣責脩賢者猶謂大  
臣不有其身乃可以濟其君附邪戀位者固于時  
有損高蹈全名者亦于時無益蓋身則得矣如

京察記事二十八卷七

卷七

國事何嗟乎使前數年而有煥則內外去留之間  
必有所主持裁酌不至流今日之禍使煥能強忍  
再留數月如新掌院新副院皆推得其人奉有  
俞旨...山林有用之良才忠義之弼士亦奉有  
旨然後飄然...亦必有所救濟第惟是頑鈍之  
名難甘士義無辱謝彼婦之口惟有出走周詩之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老臣心正自苦耳  
人主可不深思其故哉爲今之計則當亟求正人以  
實重地醜女畏明鏡貪夫畏平衡山峨屹則人自  
不敢撼淵清廣則人自不敢入若然者可以率銓



要則在輔弼之臣雨雪非見現不消魑魅非雷霆不攝斬妖降魔外道不廢况帝王聖賢治世自有正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今輔臣葉向高豎立門戶禍慘憂心內切勢急無柰矣讀其疏則猶似乏全識鮮剛氣者如曰藩籬未破攻擊頗仍不知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有擾害國政者則必有除擾害以安邦國者君十能忘情于小人小人不

京察記事 卷七

九

輔臣又曰黨人之禍與國始終各不可立端不可開故常欲彌縫消弭犯調停之譏勿恤獨不念此時何時哉猶可恃調停為長策哉何代無小人聖祖神宗朝可據云此輩不生惟是明良在上彼以其才智用之于規矩準繩以取功名故消化不覺藉令此混纏誣罔輩當

肅皇帝時亦能如此之無忌憚否輔臣又引牛僧孺李德裕為戒不知僧孺小康貢諛大計坐失有何忠義之骨德裕憎白居易忠諒好敏忠附已休宏安在兩人無羣渙朋亡之本且身入分門角勢

之中是正今日所當痛改者禍已見而曰端不可開實久彰而曰名不可立不幾于掩耳而盜鈴乎臣願

陛下特諭新舊輔臣自省厥心平日起然在門戶外者無如修善治真跡無如除監稅懲貪吏之類固云氣講評謨遠猷如足兵食修戰具之類壯我神氣實地精神用之反經經正則庶民興以樹士之標準拔茅連茹廣羅豪傑使羣賢充實濟濟同心絕僉壬之窺伺日與羣卿百執事議政于

京察記事 卷七

十

鵲林下無私交收小在大來之實驗蓋同人于野門自然有功升其高陵伏戎自然不發書之史冊為名宰執其在斯乎儻側陋未揚門戶先染苦千里投交之難却嘆一時詭計之偶售舉事墮術中大德尚可蓋其小德改念即君子小羣何難渙作大羣從茲而往大公至正之途會見回天捧日若更流入暗谷重崖之境便成積雪深冰盍亦思社稷隆替所係則漢臣不拘小嫌而戀友晉相能舉大義以滅親况剝膚利害非遙則慷慨殺蛟者為勇夫毅然斷虎者為名士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道



沮是今日之急務也中出之

旨近時往往有之顧所出為敬大臣體羣臣則清而

尊所出為私害公利破義則混而褻祗緣

宮禁杏隔遂令言者兢猜今宜間一

召見宰輔永絕貂璫請乞庶消內外之疑邇來無耻

邪輩有以縉紳與刀鋸刑餘叙里戚姻契諧宴餽

之歡好陰市債以結交盟指指天非位極人臣此

宿負終無還理香餌一吞則內外安得不相庇援

又有稱內侍之子弟乳保之骨力能徵賞市恩遂

令逐臣罷使銅臭衣冠樂與商賈共行輦載苞苴

欲取故與兩者乃濁內政使人莫辨之源不可不

嚴搜捕之令科道官杜絕于外絕嘖笑之假

皇上又時防之于內是今日之急務也凡此者皆所

謂剛明之實政也不然謂通言之爭為不必聽謂

私鬪之隙為不足虞寸陰可惜大業無成必有如

熙豐潛伏畢仲游常安民洞若觀火天若祚宋之

語能起司馬光而再詰之乎可憂者一今天下倖

而太平正大夫三事莫肯朝夕夙夜于王有如鋒

鏑在前四郊多警大臣託疾小臣避災不假託混

爭之名全軀保妻子不已也

人主孤立于上左顧右盼誰與相倚彼時憐之晚矣

可憂者二小人與內官其氣每相感召常相糾結

漢唐宋之末皆然肯以國柄讓者必自小人始故

人主操柄不可頃刻離今羣臣鬪爭宰相推諉倘

皇心轉厭則萬幾倦時宵小竊之如王振劉瑾時不

難矣雖萬無是事寧容有是機乎可憂者三治天

下者在識時當陰柔壞政國空之後豈得仍以陰

濟陰當陽光破暝人悅之時何難使盛而益盛

日省臺多冒言如八議等疏

皇上宜命輔臣採擇以切中時病者置之座右臣誠

暗淺不敢以噴為諱復陳愚悃見南北共籌匡時

之策不踰于此伏惟

聖明留意省覽見之施行大小臣工亦務反求同歸

于真聖學勿再混混有負此生臣無任悚慄行

命之至

癸丑十二月

京察記事 卷七



戶部河南司郎中李朴為奸邪科道結黨要錢驅逐正人紊亂 朝政

皇上當斷不斷反釀禍胎懇乞 密行查訪嚴究一二并允斬臣以明赤心事竊惟 朝廷設立科道

借以言路授之權勢原為潔已奉公糾彈不法非令其挾制各衙門說事要錢亦非令其結黨徇私

排擠端人正士蒙蔽 朝廷耳目令

皇上孑然獨立也今乃交結戚畹近侍挾制內閣部院大臣京中各衙門無日不說事無日不要錢褻衣小轎全無體統今日上城隍廟明日遊燈市今

京察記事 卷七

百五

日在某商人家坐一夜明日到某相公家坐三更宿娼唱戲無所不為如鬼如蜮如盜如賊自己要錢却叅別人要錢自己說事却叅別人說事自己結黨却叅別人結黨自己捏造流言却叅別人捏造流言明欺

皇上不行查訪明欺

皇上不行查訪明欺

皇上不行查奏明欺閣臣柔懦之甚明欺部院罷軟之極大家混做一團不恤 國家之危難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璋爭執掌則羣攻之湯兆京爭執掌則羣攻之孫居相周起元李邦華等爭執掌則

羣攻之今去者去罰者罰矣獨一孫居相猶謂之黨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黨彼浙江人則姚宗文劉廷元等湖廣人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等山東人則元詩教等四川人則田一甲等四省合為一夥百人結為一心其他如趙興邦等猶不過托勢附炎之人耳

皇上試思孫居相一人對姚宗文等百人居相反是有黨乎姚宗文百人對居相一人宗文等反是無黨乎今日叅東林亂政明日叅東林亂政東林有何權勢見作何官見作何衙門管事今見任風憲

京察記事 卷七

百五

挾上嚇下反是無權勢林下閉居者反是有權勢乎見在衙門通賄庇奸者反不是亂政林下閉門讀書者反為亂政乎三尺童子亦不能欺而乃以之欺

皇上明明說謊明明戲侮真可斬也至如賊私數萬之黃克績已叅者反為留用清風百代之顧憲成已死者猶為糾彈失機問明之陳用賓猶為打點出脫插標鬻爵之趙煥猶為稱劾頌德執法不阿之孫璋反為誣捏驅除殺人媚人之熊廷弼反為抵死求解賄買科場之韓敬已經公議猶為稱寬



拉殺 楚宗之沈一貫已奉

明旨猶阻不勘至若王日乾所奏之事何等重大何等關係科臣吳元嗣說事要錢一一招出今反為把持含糊稽滯其故難言之矣何怪乎一坐談間向孫鼎相囑託數人也此正望

皇上剖斷邪正立賜處分然 內旨降罰正人短氣更望

皇上速行察訪不可專委一人如回奏不實即且重處只查科道是否褻衣小轎遊街喫酒是否挾制各衙門說事要錢是否夜聚曉散攢謀詭計如果

得實自有

祖宗結黨亂政之條自有

祖宗風憲官受賂之條一一嚴究如律正罪庶羣黨少知做省天下猶知有

皇上之尊不專有科道之尊猶知有 朝廷法紀之大不專有科道勢利之大科道即殺臣之身不能殺臣之心即殺臣一人之身不能殺盡天下之忠臣義士也今京中上自大臣下至百姓無不知科道之貪之橫無不罵科道之奸之欺即科道中如翁憲祥李成名劉策張鍵潘之祥

等亦深惡其敗羣唯有頓足長歎不為

皇上明言若閣部大臣拱手聽命自救不服誰敢當其鋒哉

皇上只一密訪便知真偽豈有

明明天子使奸邪小人狹弄至此耶臣草此疏無一字之欺無一言之妄無一毫之私無一毫之偏一味質俚全無文飾仍乞先斬臣頭懸之都下以明臣一點赤心唯知報

主不知顧身唯知盡忠不知怕權勢不愧

皇上不愧 九廟而已令彼附勢結黨徇私滅公者

俱不能立臣死何恨諸好事敗亦少不得一死即

不死然心死久矣天下豈有終不明白混陷世界到底乎臣忠憤所激恨不即死蓋先年臣自觸

事曾有疏聞倘蒙

聖明洞鑒宵壬咋舌乃今廉隅盡掃鴟梟橫張鹿可

為馬白可為黑長此不已 國家之敗豈不痛哉

為此揆命拚官瀝血奏 聞臣不勝激切待 命

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陝西等道御史劉廷元田一甲等為公道不明妖言肆起懇乞

効勘究實證嚴明罰以遏邪氛以保善類事臣等觀頃者言路紛囂乞援旁實使好事僉壬橫口無忌當事者每從中調劑而寬縱之似有招之使來者心知殺人報讐之後必有繼之以行劫者矣乃令戶部河南司郎中李朴一疏實如臣等所料夫李朴固地迫剝膚而愚可從井者也 朝廷言責明以寄之臺省諸臣非必謂部寺不得有言也顧必有大奸惡大權勢國法所不得伸言官所未及發

皇朝通志

百七

者部寺諸臣不顧死亡而誅之以筆舌乃足重耳近年部臣疏中如邵輔忠摘李三才之奸秦聚奎舉孫丕揚之失何可多得其他假建言以行者大都有二端其一以

皇上章疏槩不檢發得者不行失亦不究舍其職業聽人嗾使叫號狂呼以希名高其一以性本躁競行復紕繆進無善謀退無完策計以破既巧附強壘東激西托以圖脫網如李朴者持身而四維盡裂服官而百醜全彰自知必敗則其狂吠之意于二者必有所居矣方今門戶分岐議論龐襍幾成

空 國之禍尚幸言路諸臣正氣不撓讜言時進令古今之公道 國家之人才存十一于千百而儉毒若朴乃欲以奸邪二字一舉而空人之國邪不知

皇上何負于朴不憚留一正人以成偏聽獨任之奸也且 朝政一切紀綱奸弊有公卿可以勘議有臺省可以糾駁果係不公不法諸臣亦可直言無隱而密訪何為是西廠之法 先朝所謂大蠹而亟亟更張者也言及于此而朴之本謀全露焉邇來 聞邪輩理屈計窮以封章之數奏恐真偽難

皇朝通志

百八

掩于衆目而 朝廷之執諍亦枉直立分于片語思欲于暗中流傳密地捏造以圖中傷今果然矣彼但知為李三才翻局而不知祇添一重公案也彼但知為趙剛樹幟而不知自罹萬劫罪苦也切恐通灣數十萬之金錢可以翻覆雲雨厥衙千百端之鈕結可以顛倒乾坤而

聖明有洞鑒 九廟有神靈萬姓有口碑奸耶誠耶邪正耶貪橫耶清謹耶必有能辨之者以朝士而鬻權鬪豎以清時而倡言告家若郎中李朴者聖世豈宜以為臣冠紳豈屑與為伍哉參照得李朴



蠢同木石毒若虺蛇從蒞任以來率多穢狀自營身而外盡是殺機特因規避情濃遂肆萋非之口實復與援勢熱欲開羅網之門無鹿便能指馬見影即以射人盡塗公道謀雖工于一網誰生厲階爨將釀于百年說言若不卽殄善類必至盡空真不祥之人宜坐妖言之律者也除朴事關倉儲者臣甲另具疏叅外謹合詞以懇伏乞

皇上亟勅閣部諸臣從公勘議如果朴言有據乞卽斬臣等以爲科道奸貪之戒如言無影響自宜坐以應得之律以爲妄言附黨之戒若使閣部大

京察記事八卷一

百九

臣坐視不理令羣小肆無忌憚嘗如朴所言柔懦罷軟之極者何以任天下之重哉臣等不勝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直隸巡按田一申爲部臣附邪醜正避議通誅密布網羅陰啓謗訐懇乞

廷斷勘明以杜禍萌事切自門戶各立以來其爲言路之禍久矣彼初欲網臺省而盡入其門既勢有不能而仇心漸灼又有不負朝廷不負所學之士時有孤憤不無攻圍而彼驅除異己之念遂四起焉凡觸其鋒無不殄滅甚至黑白不分是非互異而君子以小人爲結黨小人亦以君子爲結黨矣君子以小人爲貪邪小人亦以君子爲貪邪矣毋怪乎戶部郎中李朴以奸邪歸之科道以結黨

京察記事八卷一

百十

要錢歸之科道以驅逐正人紊亂朝政歸之科道也嗟嗟科道而果如此奸邪也且如此奸邪之多也豈惟辱青瑣而污蘭臺卽衾影抱慚而妻子莫對

皇上試問之公卿百執事若姚宗文等錚錚者乎抑逐逐者乎朴言及四川而舉臣名以入臣而爲朴所攻也臣之幸也臣幸同姚宗文等而爲朴所攻也臣所以免于耻也臣亦徑徑自好者朴混加以結黨過錢于臣等然京師所稱可說事過錢者最甚則吏兵其次則戶禮刑工及五城巡視等衙



門耳

皇上試問六部五城臣受命一年以來曾有片紙干囑一事乎即可以欺

皇上必不可以欺各衙門之諸臣而臣敢妄為此言否也然以是言而出之李朴之口則為幻妄理不必辨以臺省衆臣而為一黨邪之部臣所指則為瑣屑義更不當辨臣何敢置置焉獨臣自忖萬里孤踪僻在西鄙非若楚浙衆正彬彬見忌于門戶而朴猶指及者何也蓋臣不常參胡忻乎不常併參及趙剛乎不常剖分門戶之從不乎此皆朴膏

天察記事卷八

頁一

育之病也蓋朴固秦人而官于晉中者也被其目中所見無非門戶而姚宗文等與臣皆其碍眼之人宜其反噬矣然臣又有以窺朴之私衷焉朴管通倉新陞而始離任者也臣則受命巡倉者也朴在倉頗有物議而又竄身門戶欲以固位而行私竊恐臣之議其後也則嫉賢攻異併及臣焉圖以杜臣之口不知臣有年誼有同事之誼臣向僅一條陳畧點其所行之跡而不直斥其名以聽朴之自省悟耳即使朴不噬臣臣猶存忠厚而隱忍以俟而今迫于大義矣請稍言其大凡可乎伴當

張良勳則朴之腹心也書辦蔡虛白門子趙良玉則朴之左右手也五門歇家一百二十五名則朴之日常飲食交際供給也放軍月糧每石九斗則朴之常規也轉米出賣每次千石則陳大陳謙等之經手也囤米之人則郭奇盧道等衆也寄囤之戶則李監生王寡婦等宅也娶妾陳氏故革歇家三十餘名每名以五兩送妾父而復入則朴之財禮也娶妾王氏姊妹因爭寵而毆斃其姊復以銀買囑其父使之無言則朴之閭範也此臣所耳目最真今敢以告之

天察記事卷八

頁二

君父者也乃其瑣細奸貪之狀猶可縷指職且不敢悉陳以傷雅道焉若此之過錢有憑乎無憑乎而奈何反以結黨過錢橫加之科道哉孫居相臣衙門中前答也雖各意見不同而同臺之誼原無反唇誰為羣攻之而朴為此挑激耶翁憲祥等均為言官均立于四虛六闕之途朴欲拉而入之門戶中在憲祥等必不受也祇露其將伯之苦耳至東林中原有高賢顧憲成原是真品諸臣之闢闢其依草附木者耳而朴之抵死護法奈何惟以憲成為口實乎雖然職之媿媿陳言猶非朴之詆臣也



切見其肆言無忌無人臣禮而機鋒隱隱欲以啓  
聖明偏聽之漸而開縉紳慘禍之門何言乎從來

明天子在御叅糾則寄之言官勘議則寄之卿相此  
外間人警御則供掃除無預外事焉惟自昔汪直  
用事創為西廠訪察隱微在朝士紳重足而立幾  
成坑儒之慘而李朴今欲

皇上速行密訪又云不可專委一人夫密訪則非大  
廷廣衆之公論矣又巧言以無專諉則皆左右前  
後之貂璫矣想朴之所擁戴非趙剛則盧受也不  
然豈不知 官府久隔而訪可云各委可云專委

耶幸

皇上天縱聰明不為所惑不然汪直劉瑾之禍朴為  
作俑矣伏惟

皇上勅下部院諸大臣詳勘科道諸臣果有好邪結  
黨亂政之徒即宜送之四夷以禦魍魎如朴所指  
姚宗文等悉係公忠乞將邇來出位妄言附和邪  
黨掃茂言官暗侵 國柄如朴輩者悉付之法俾  
無逃兩觀焉若夫朴監督倉儲奸貪諸實跡併乞  
勅諭該部堂上官嚴究議處如例又自司農職掌也  
如此庶 朝廷耳目不致輕微 國法 王章益

為尊重而可免于黨禍之成不流于漢唐宋之季  
矣職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行人司添註行人劉宗周謹揭為妄言被糾據疏  
質明以彭公道事臣於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以拜  
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 國家元氣事臣竊  
見近日世道交喪黨論方興其病乃在學術未明  
因發明東林顧憲成之學以見攻之者與應之者  
俱不能無過臣區區朴忠自信從世道起念雖觸  
時忌而不顧臣且席藁靜聽出位之誅久之而南  
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糾疏至矣臣以言獲罪臣  
復何言顧御史猶不忘忠告尚欲臣發明未盡之  
旨臣敢無說而處于此御史摘四以黨之一字乃

原察記事八卷二劉宗周

五

三六

小人借以傾君子之術學道者不忍出口臣甚  
服之第不知今日之黨彙將中于門戶內乎抑中  
于門戶外乎自荆養喬熊廷弼二御史之行勘也  
救廷弼者誰不冤東林以主使至欲立奸黨之碑  
榜之 朝堂未知所坐輒直發黨人之禍以攻于  
玉立繼之者又及丁元薦矣牽連 朝野日引月  
長臣不恤以螳臂當之就中問解要歸自反而顧  
以構黨之罪反坐愚臣乎夫三尺法乃 朝廷所  
以肅紀綱也安所借亦安所撓今日之勘出此入  
彼非坐廷弼則反坐養喬名義在前鬼神在上雖

諸臣無如廷弼何且如養喬何安論區區事外一  
小臣而曰巧為養喬也乃若崑宣之黨與不黨臣  
實未嘗懸坐天下復以今日紛紛之構實自崑宣  
之獄始不見辛亥之察為王紹徽爭年例劉國縉  
爭浮躁湯賓尹爭不謹乎不見自來染指宣城者  
輒成罪乎又不聞顧李之敗多為邪正域訟知交  
平南察之至今膾炙人口者則處一攻崑之劉時  
俊段然也不然時俊亦攻淮之表表者也曾不得  
與紹徽諸臣同類而共究之乎然則天下之抱不  
平於二氏者非一日矣故曰崑宣之積怨也冤崑

原察記事八卷七劉宗周

六

宜者未有不嫉東林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廷  
弼者也御史詰臣為東林黨李三才黨王圖乎則  
臣不坐臣固謂今天下宜崑宜自崑宣廷弼自廷  
弼救者自救攻者自攻東林自東林王李自王李  
兩不為黨而兩相入訛為門戶以內門戶以外則  
天下太平此臣所以分東林之罪也夫自李三才  
之援晉發而酷信憲成救三才者無虛日致與天  
下為難紹徽諸臣不免染指而罷出試向東林問  
之曰諸臣之罪成于卿手亦復何辭雖然准可攻  
也宣城可比于假道而憲成為朝陽之門乎則亦



盈庭功過之隣也高攀龍與憲成上下議論不絕  
淵源天下信之憲成從而戈矛無向勢必踪跡  
龍何意御史發此一段公案窮治到底直令東林  
無一片乾淨地孰分有罪孰分無罪哉辛亥之役  
擢州宣城實相水火王劉庇宣以圖太平卒為秦  
人所持于東林何涉懸坐攀龍臣實不服金吾謗  
崑山崑山時已敗矣何必又傳謗書以益之况殉  
以沈思孝乎此其情狀詭秘出於險邪之播弄而  
攀龍不覺墮其術中偶爾吐洩容或有之何足深  
咎御史刺刺不休抑猶有崑之憾丁至若于玉立  
京察記事八卷 劉宗周

嘗與邵正域之難矣天下訛不望而義之一日姻  
姪之書入而罪案成則指斥宣城之以也元薦忤  
時宰被察先後淪落幾二十年部郎一召席未煖  
而罪案成則察後一疏指斥崑宣之以也然則東  
林之罪極口道盡不過養交好事嫉惡太嚴即二  
人瑕瑜不掩要不失為君子是故以莫須有之罪  
坐攀龍則攀龍不服以標榜雌黃熒亂天下之罪  
坐二人則二人不服就中分割流品高者進於功  
名顧高是也卑者進于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  
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自

皇上卑世怒忠而江河意氣不免成此一種褊激學  
問識者但當哀其風會之流擴以包荒引之大道  
何至相噴相忌輒以口舌之罪坐亂政之科傷天  
下賢人君子之心激成黨人之禍豈不深可惜哉  
奈何更言推轂天下士也雖然御史亦苦心即攻  
東林三字亦且勘破其曰大道為公遵皇之極一  
言蔽之矣臣自媿不學狃非知東林者區區匡救  
之意過於皈依既悔准撫之救復反崑宣之戈不  
意反成挑激理或有之無所逃罪惟是勘議關係  
國是謂以臣一言倒翻公議臣不敢承謹一面席  
京察記事八卷 劉宗周

甲寅正月

黨待罪姑從御史所問明白者再一申言質之  
朝野非敢好辨也謹揭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八

汝南周念祖彙志

江西道御史駱駿曾為 國是紛紜已息人情慍

治方深謹直陳言路孤危之狀仰祈

聖明洞燭以銷隱憂以安善類事臣初入臺班祇承

嚴諭以妄言溷擾議處匪類之部臣而以科道之排

陷善類為虞責成部院申飾大哉王言直欲挽諸

臣論訛之習而共游之清靜寧謐之途其足為法

程甚明也臣等仰承德意業罹然靜俟者久之今

歲序方新和氣充洽居恒憂國 矢者固皆勇于

公戰怯于私鬪即一二挾持異

傲然壇坫者亦

皆歛同室之戈而修下殿之和太平景象庶幾復

見今日矣第道路之口不勝嚙嚙過計大都以天

下大勢宮中府中或出或處譬之常山之蛇首尾

皆應而力所不能致者惟是二三新進小臣捧土

塞川怒臂當輪多見其不知量也頃進清議乍明

紛囂已息第部院之覆疏何以久從束閣恐

聖意遲疑羣小伺隙一旦禍發必劇蓋諸臣不暇自

危而人皆為諸臣危之請列其狀夫自言官之互

相蹂躪也此以彼為邪彼亦以此為邪

皇上與大臣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自言

官之多拂忤也 密勿重臣間有所調護以樹德

而德之所被必其呈身獻諫百至私人之門者也

間有所挑激以市威而威之所加必其怒目裂眦

愛相臣之過而不愛其醜者也夫相臣方自愛其

醜而盡言者翹人過以益之怒相臣之私人政采

欲愛人以德而驅邪者務窮之所往以堅其食是

大臣與小臣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

內廷掃除之役其于鬚眉丈夫不相及也何物財

虜如趙剛輩者輸金錢以結好幸 杯酒以乘歡而

中外之線索一人業潛操之近 益以罪惡盈貫

之邢洪綱雖漏于吞舟怨已深于破柱流言密布

遂欲置言官于鼎俎中而附會進合之徒世又不

乏冠裳而禽獸者一則曰密訪以啓告訐之門再

則曰御審以開羅織之漸是內臣與外臣合而惟

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英雄之辣手今雖解肉

復生而其眈眈虎視者未有已也 賈頃

雖萬弩齊發而其皇皇其 不捨土不休也通

近習以為與援倚當途 止燃既冷之

灰令炎炎者如故行且 此輩盡付



濁流耳是在野之臣與在國者合而惟言官之是憎也危可知也嗟乎人臣業已賁躬事主第得昂首伸眉披肝瀝膽上不愧

九廟之靈而下毋爲天下後世所僂幸矣卽今以言賈禍身復斧鑕臣等且怡然受之深計者亦毋爲設不必然之慮爲言官長太息也乃臣之所太息者則誠有之蓋嘗妄意數年以來言者未嘗不陰行其意而

皇上顧不蒙納諫之美名

皇上之于言者未嘗不陰用其言而國家顧不蒙

從諫之實利此則臣之所爲長太息也何以明其然也自

皇上深居高拱一切務爲涵容而譽諂成風公車章滿此一時也大臣之不法小民之不廉有一人焉晏然免于抨彈者乎有一人焉抨彈既及而猶享有名位者乎雖反唇以相詆而一矢加遺已成瘡痍究以杜門却掃丐其身以歸而

皇上不以時許之則羈縻愈堅困頓轉甚終歸于得請而後已耳由斯以談言者雖不能得之于上而未始不盡得之于下此臣之所謂陰行其意者也

而欲以受諫之名奉而歸之于上不可得也何者盈一廷之訟驚然沸然各自以爲是而爭之而迄未有定也見爲塞則連篇累牘窮形盡相若不勝其通見爲通則無命無怒無然無不然非者既不

自知其非而是者無由自見其是又不勝塞矣是雖欲以納諫之美名歸之于上而

皇上不任受也臣之所太息者此也皇上之于言者雖未嘗亟伸其說而未始不徐用其人此臣之所謂陰用其言者也而欲以從諫之利舉而効之于國不可得也

皇上之于聽言夫旣艱如轉石矣一聞之市人謂其惟吾言而莫予懲也于是賢者言不肖者亦言不肖者以言去賢者亦以言去去者祗爲玉石之焚而言者祗爲螭螭之沸國是竟奚賴焉是雖欲以從諫之美利致之於國而皇上不任受也臣之所太息者此也浸淫以至今日非特

上不蒙納諫之譽而排擠愈巧究且貽之以屠修諫官之名非特國不收從諫之益而構煽愈神究且貽之以空國不可支之禍與言及此寧不大



可寒心也哉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肅然玄覽譽言至而勿謂善也此必  
善事吾左右以求進者也亟察之毀言至而勿謂  
不善也此必左右近習之人明肆整于內而陰得  
金于外者也亟察之于是獎用獨立敢言忠規讜  
論之士疎外掃門入幕迷陽卻曲之流亟采憂國  
奉公深心苦口之嘉謨而痛屏黨邪害正瞑目反  
唇之談論別黑白而定一懸取舍以示趨則小往  
大來陰消陽長一指顧間而已成清寧之世界  
國家之治安與天無極可也臣敢冒昧具陳無任

命之

甲寅年正月十二日

河南道御史潘汝禎為邊餉之乏已議內治之缺  
宜修微臣感時激衷謹陳其槩伏乞

皇上捐成心禁勦說亟議用人聽言之實以杜空虛  
以止狂譟事職從邸報見密永等鎮其營壘各軍  
因月餉不給相繼鼓譟至於飛矢軟血叩城要求  
幾同唐末藩鎮跋扈之狀人情共以為駭而職以  
為此不可駭也蓋 畿輔東西為 神京肘腋之  
地其民間困苦往者朝呼而夕應其軍旅常餉視  
各鎮亦每每承恩獨先迺今災傷接踵軍民俱困  
望獨聖賑 朝廷既漠漠若不相爾然日夕羸場  
仰命於餉不給多者五七月少者亦三四月彼實  
饑寒迫身與災傷之民共此一塊土又稱貸無路  
求濟無門急而走險情勢必然斬木揭竿之變職  
等固已慮之所謂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特

天聽日高

皇上未知之耳昨蒙 慨允閣臣之請 特發帑金  
伍萬且令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竊意開源節  
流於以講明生財大道有陋計然鬼劉于下風者  
迺據議單所開大都搜尋那移惟為備之一法耳  
借及事例借及鹽課等項猶可言也若太僕寺馬

京察記事 八卷八

三十一



原缺

或有正無佐或有佐無正或左右之不具備則又  
空官誰之官事誰之事而吝借若是有其人非而  
言亦非者有其人是而其言實非者計幸逃監察  
之霜討則躁計躍台於羶悅之途則躁乘南北司  
水火而謀操其勝緣邪與正互構而務揚其氛則  
又謀有何關係有伺卓見而簧鼓若是則二百年  
來內治之缺孰有如此時者乎蓋國事之必需  
人才亦猶營軍之不可無糧餉也議論之當循經  
常亦猶管軍之當遵紀法也今日之人才莫苦於  
中格今日之議論莫患於傍器今日之人才既以

京察記事八卷八

門戶二字為陷穿今日之議論又以黨之一字為  
網羅今日之用人者不務以名實質之於同而  
徒以離合揣之於已今日之省議論者不重誅啓  
鑿開端之原由而反指駁覆持正為互訐時局如  
此又何所不至哉就人論大僚可虛懸也起復之  
科道可轉禁也廢逐之名賢可百十催而終不庸  
也厭葦桂之性則誰培當戶之蘭喜呈身之人則  
甘遺疆項之士於彼朽蠹於此優冒使者碩不能  
效其岡陵之猷少年不能展其壯行之畧此國  
運何等時哉尚可不亟求仁賢坐視空虛之毒漬



決於軍餉者轉而移之於人才也此內治之一缺也  
 也就言論密訪可通同也御番之威福可假手也  
 標榜雖黃鸞亂世界之人可曲庇也開小人不取  
 問之口言君子所唾餘之言饒舌而蒙食暴以豪  
 傑之色強口而益奸險以君子之名彼方梟惡此  
 復雄風使耳目遂疑於腹心臺諫竟尼於掃蕪此  
 國是何等時哉尚可不亟懲此輩坐視狂謀之魔  
 哭中於軍卒者轉而移之於 朝議也此內治之  
 一缺也內治缺而亟議修之議修之方非  
 皇上捐去成心嚴禁勸說其道無繇矣夫上何以有

萬然記事入卷八

九 三十一

成心下何以有勸說也自奸相先後擅權驅逐異  
 已每誣之為黨以為人臣之罪無如結黨亂政為  
 甚藉此以動

人主之聽無有不畢世而怒直臣者且以黨為名則  
 羅織株連其易含沙下石可無所不中傷矣相沿  
 已久年來背公之夫猶動以此箝制人不日四明  
 則曰顧李不日崑宣則曰湯韓不日輦金則曰報  
 復不日閉門合算則曰夜聚曉散不日排陷正人  
 則曰中傷善類不日某為東林則曰某攻道學如  
 此套語種種難悉有識者傍啜竊嘆已久而險惡

之小人借徑之修士甘心效尤夫亦知

主心之所易以聽榮惑者在此故多口傍吹如丐子

拾醉飽者之唾餘自矜為奇珍傲然爽口快意而

不知其為有人心者之所共鄙穢也此成心之所

宜化而勸說之所當禁也成心化則

宸衷原無嫌疑左右何能食其意方且一 點用而

振鷺克途一 賜環而真品連茹依門傍戶之徒

即欲合縱連衡夫推與之彼即詭而跳之於言而

其為人生平自一一可覆則用人之途清矣勸說

禁則質言庸於當途邪佞何能開口方且一澄敘

而忠邪立判一剖決而是非允協依草附木之妖

即欲佐闖挑擊夫誰容之彼即詭而跳之於人而

其發言肺肝自一一畢露則聽言之途清矣誠如

是空虛狂躁之害斷可永絕內治聿修即登三威

五道不外此詎惟旋收富強之效已乎故職敢因

邊餉之議而併及之也伏惟

聖明採擇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甲寅正月十七日



陝西巡按張銓爲奸人肆言亂政焚惑

宸聰釀禍不小懇乞

聖明亟加寬宥以警羣邪以杜萌亂事臣惟自古國  
家之亂必由于小人而小人之亂人國家惟無忌  
憚者最甚蓋其憤盈之氣敢于發大難之端其縱  
橫之口敢于造反常之說其陰狠之性敢仇賢妒  
善而明鼓殺機其欺罔之奸敢背公死黨而陰竊  
國柄若其計得遂其言得行將使是非倒置忠佞  
雜揉日月黯淡宇宙晦朦黨錮之禍立興羅織之  
獄朋起正人君子迄無噍類而禍移之國家矣故

天象記卷八

一 三六

書嚴震師之防禮著覆邦之戒交亂有刺比于青  
蠅譖人之譏投畀豺虎皆爲杜護邪之繫而彌禍  
亂之原者不意

聖明之世乃有肆無忌憚若戶部郎中李朴者此正  
奸人之尤亂國戎首宜急進諸四夷以禦魑魅矣  
臣接邸報見朴疏參科道諸臣平空駕捏信口污  
駁俚言穢語刺刺盈篇似有物以憑之如吹如吠  
若夢若想其熱炎薰心狂奔氣盡五官已稿七竅  
不靈故狂猖迷憤若此鴟梟之鳴無好音豺狼之  
噬不擇類此小人天性固然亦無足怪然其所言

關治亂安危之大機臣有不容默然已者其之疏

曰科道官結黨要錢驅逐正人紊亂

朝政皆可斬也夫科道諸臣亦有何罪若朴者乃真  
可斬耳臣請熟數其罪而

皇上試聽焉夫

祖宗朝設立科道付以糾劾之權益恐堂上有鹿馬  
之奸左右有煬寵之敝太臣專擅小官營私故以  
耳目寄之科道許其聞風言事以通上下之情而  
撤壅蔽之害向來擊奸劬侯決癰去毒何嘗不借  
科道之力朴梟目之爲結黨徇私蒙蔽于

天象記卷八

一 三六

皇上若此則科道可以不設矣是欲去

朝廷之耳目也紊亂

祖制罪之當斬者一數年前

皇上猶震怒言官時加 嚴譴邇來

聖度如天未嘗杖謫一人卽觸犯忌諱者亦且薄罰

朴一則曰當斬一則曰此輩皆可斬是啓

皇上殺戮之端而引之于非道也虧損

聖德罪之當斬者二自

皇上深居大內章奏百入而不報皆起于不信臣下  
之心抱杞憂者欲撤疑關方嘆回天無術朴乃謂



科道之務要錢參說事參結黨而捏流言者皆不足信將使

皇上愈疑言官即異日者官邪盛而龍路彰黨與成而主勢孤妖言起而民心惑有以白簡從事者皇上必曰此不足信也此皆已貪而糾人貪已邪而糾人邪者也否隔之形從此約結不開矣阻塞言路罪之當斬者三人臣等若勿欺為本有疑于心不敢入若朴無風生浪無形造影所謂科道官交結戚晚近待何人指交結者何人謂挾制內閣部院何人指挾制者何事謂各衙門無日不說事無

言參說事

卷一百一十三

日不要錢何人指說何項事要何人錢且既日各衙門戶曹亦在其中矣朴司錢穀又為請託之藪科道官誰會向朴關說何不明指其人至于宿娼何事而亦可誣人盜賊何語而亦可出口

皇上之前敢面慢無禮若此不敬其大于是說謊欺君罪之當斬者四此四罪者朴已不容于死矣乃其大罪尤在密訪一語夫

聖王明目達聰洞洞朗朗揭日月而行之猶恐在旁之輩窺伺意旨竊弄太阿可寄以耳目使之伺察外廷乎朴云託人密訪將託何人武周竊命恐

人心不附始開告密之門其後周興來俊臣等繼繼朝臣屢與大獄無辜而死者不可縷舉

先朝汪直劉瑾用事廣布羣小偵刺縉紳忠臣直士橫罹荼毒或杖責或繫逮或削籍累累相望濁亂朝廷幾危

社稷朴乃欲效之耳王日乾何等人所奏何等事而朴引之意欲何為此必大力神奸合謀羣小密結中涓將下毒手芟除正人朴為戎首即出死力耳朴陰賊殘忍即為周興來俊臣作奸人鷹犬為劉瑾汪直以屠虐善類固能饒為亦所樂為乃

言參說事

卷一百一十三

皇上何如 主朴何人斯而敢以此事嘗試耶臣言至此即寸斬朴尚不足贖其罪朴言自大臣至百姓無不知科道之貪橫無不罵科道之奸欺又言翁憲祥等數人惡其敗羣頓足長歎不敢明言

皇上試召問大小臣工及翁憲祥等使從實具奏科道官果皆貪橫耶皆欺奸耶皆當一一斬之且朴之所言者非人之所不敢言與所不能言也不過當行勘年例而發而歸重在東林耳夫行勘年例二事其人各有本末其事互有是非諸臣聞發無餘不須使朴饒舌也若東林聚徒講學豈非美事



然使其隱居樂道閉戶讀書而不預 國家之案  
誰得而議之顧慮成誠賢者也乃三書之失與竟  
爲千古難洗之愆其他若高攀龍劉元珍等直節  
清風超超塵表臣等方望其旦晚 賜環豈反相  
厄惟于玉立以押闔之奸邪竊道學之名目翻雲  
覆雨而暮楚朝燕攪亂世界不得一日清寧此士  
類之梟獍東林之姦賊諸臣交章致辯何嘗于玉  
立夫亦爲世道計耳如曰玉立方以道學爲名不  
必深求則孔子不當辯小人儒孟子不當愛處士  
橫議矣玉立久居何路自負智囊常爲人入幕畫

京察記卷八

十五

策朴前一疏人已疑所從來此疏出而肺肝畢露  
矣攻一玉立便謂難爲講學以臣所聞篤志潛修  
端心性命者東南則有鄒元標西北則有馮從吾  
時方仰之如泰山北斗誰能指摘之耶又謂難爲  
林下夫林下諸賢不止東吳一隅屈指海內以臺  
諫郎署廢棄者蓋不下百餘人誰非忠清正直之  
品若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龐時雍等數  
十人尤爲世所推重中外望其進用方若景星慶  
雲又誰忍齟齬之耶朴爲此言不過借以益其奸  
計耶從來小人巧于行險者未有不假途于正者

也一第益頂呵佛罵祖惟其所欲一見于沈正宗  
再見于賀煊至朴而愈出愈奇矣臣聞躍台者謂  
之不祥之金自鳴者謂之不祥之器出位而妄言  
以發難者謂之不祥之人人而不祥乃 國家之  
妖孽也尚可一旦容之哉

皇上卽不加誅竄當速麗其職斥歸田里庶可奪羣  
邪之魄不敢効尤而

國家享清明之福矣然臣于此而不能不責備于臺  
省諸臣也語云木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垣必先  
潰也而後盜乘之使諸臣大道爲公同心體國無

京察記卷八

十六

熾無疑相和相濟小人卽欲覘窺枯之枝分左右  
之袒自無隙可入乃論譎訛相怨一方不爭大  
政而爭邇言而爭名節而爭爵位不爭義理而爭  
意氣以鈎距揣摩爲精神以擠陷博噬爲風力以  
怒罵叫號爲敢言以執拗偏戾爲公是人不論賢  
否所愛則升之九天所惡則墜之層淵事不論可  
否同已者非亦爲是異已者是亦爲非事本微也  
而故張之張之不已而事外之枝葉繁生矣意本  
私也而公假之假之不歸而意中之營壘日固矣  
今日言黨明日言脉不見黨與脉在何處盡東西



南北皆稱禁連而蔓引猶未斷也此曰翻局彼曰翻案不知局與案為何物舉大小臣工多遭焚灼而虐焰更轉烈也閱墻之鬪方酣反借一臂守陌路同室之情已慘更延羣盜以分羨彼小人者浮動而喜事幸災而樂禍平居嘗有攘臂技癢之心況示以瑕弊有不利鵲蚌而收功者哉諸臣何不

自反也臣又不能不責備于輔臣也輔臣佐皇上平章天下其大者不過辨人才之邪正議論之是非然謂之平者如權衡然低之昂之而後平非無低無昂而自平也今輔臣主調停之說游移兩

可曾無把持不知今日之人情決非謂停可安今日之 國事決非調停可了輔臣獨膺 眷顧受

恩不可謂不深柄政七年當國不可謂不久周旋于人情世故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謂不明且

悉何不舉目前所爭諸事而一一為皇上陳之其事是某事非某事是非相半某事是不

昧非非不昧是孰為賢孰為不肖孰為大賢大不肖孰為瑕瑜不相掩使

皇上曉然知天下之情而行其黜陟賞罰以成平明之治豈不休哉然臣知輔臣必不能辨此蓋輔臣

避權而遠怨者也臣謂權而私竊之則不可權而公用之不必避也怨出于君子不可有怨出于小人不必遠也輔臣若以天下心辨天下才處天下事是非付之宇宙威福聽之 朝廷忠誠質之天地亦何遠何避之有計不出此而終日言苦言病乞休乞放去既不得留亦虛拘竟何益乎從來無百年之人無二三宰相及今圖之亦已晚矣次輔嚮用方新竭忠陳力正在此時若俛仰隨人容容在位與未枚卜之前亦復何異試屈指 本朝相業快人意者能有幾人楊士奇豈不稱賢相而奎

京察記事八卷八 一八

今有遺議者以其始終用將順一法況不及士奇者哉古人云畏首畏尾一身餘幾模稜伴食董狐之筆亦可畏也輔臣又柰何不思然其本則在

皇上矣 皇上數年來厭薄臣下一切封章束之高閣忠言無

折檻之旌讒言無抑逐之斥則邪佞之輩何所懼而不為誠笑忠誅讒彼小人者敢以要領試

皇上之斧鉞悲且也名賢久錮之林莽蒲輪不賁于丘園 廟廊空虛可得乘間而逞若盡舉廢棄諸賢布在要列衆正盈廷則陽氣盛而陰氣消魑魅



題題不敢盡行有一二敗類者亦改步回面之不暇矣止狂

皇上一轉念間而竟不省悟不知所亂者誰之國是所棄者誰之人才耶臣奉使在外儘可藏拙然見朝廷之上紀綱不成爲紀綱議論不成爲議論每接邸報輒爲歎息感事觸衷塌其狂瞽是非毀譽臣所不知矣

甲寅二月初七日

萬曆紀事八卷八

十九

江西巡按韓浚爲刑僻司臣逞臆惑聽懷學術構黨禍惡祈卽 賜斥逐以正人心以銷危亂事臣

惟自古國家之亂未有不自小人始亦未有不自小人而竊君子之名始此其人自謂智術籠羈一世三窟可營百足可託如贊之舌可鼓翺翔朝士大夫之上富貴功名如取諸寄而不知夫夫也良心已死行道羞稱直足以構煽傾危釀成覆邦家之禍危可恨耳若行人司添註行人劉宗周者臣竊駭之臣遠投西江素不識宗周爲何如人也據其刺刺連篇不過拾東林崑宣之餘唾展轉爲藤

萬曆紀事八卷八

二十一

何足辱臣白簡惟是學術世道此何等事亦浪出宗周齒頰間實人心是非 國家治亂所關臣始不得不斷斷然請 尚方爲利口之誅矣夫宗周不撓撓自以爲世道慮耶又不自以爲有學術耶大道爲公何分畛域

皇極之世誰敢異同彼門戶者不知從何而起又從何而有門戶之中門戶之外既設界限則有主奴既有主奴便生排擊黃髮之摧殘略盡赤涓之戈矛更腥宗周至今而尚不知其繫之所終也何其外耶能廷弼之行勘天下皆知其非卽孫率且有



悔心而宗周一則曰救廷弼者誰不寬東林以主使再則曰嫉東林者未有不救廷弼是明謂廷弼爲東林之類所燎而又惡人之撲滅之也夫殺人媚人談何容易不知宗周欲坐廷弼何罪又欲反坐荆養喬何罪耶顧天峻之被論湯賓尹之被察兩人兩事旁觀者以爲各自有主矣宗周一則曰崑宣之積怨再則曰寬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是又明謂天峻賓尹爲東林之戈所伐而又虞人之伺其後也羅織鍛鍊爲穿于國中宗周果學道者乎何見而爲此鈎棘之謀也王紹徽劉國縉之察

其終記事八卷八

十一

處禍挑于排秦危福清之假書而宗周一則曰李三才之接書紹徽諸臣不免染指再則曰爲秦人所持是明謂秦人爲借刃而東林爲發縱也竊恐秦人從來墮其術中而若不自覺者宗周又爲點紅爐之雪矣金吾謗牘借山中之影嚮激當塗之盛怒克謀狡計有道者羞之乃儉邪詭密播弄係何人品係何情狀而可墮其術中耶既被之以惡名復自附于解嘲竊恐賢者有所不受矣尤可異者東林之號不過爲四方賢士希德問業之所顧憲成倘爲東道主耳卽近年投趾之交稍泛人猶

惜之不忍斥言向宗周一則曰養交好事再則曰標榜雌黃不知所養何交所好何事標榜雌黃何人洙泗濂洛果有是學術否旣明揭以亂天下之實直不許坐亂天下之罪恐憲成有靈九原之下亦必有所不能安也嗟嗟自有門戶好事之交以來陰霾蔽日濁浪翻天今日曰四明之黨明日曰崑宣之黨以莫須有之談爲人不可解之罪稍稍熱爛又易之以崑宣矣不知五品詞林已經察處便成死灰何術之操以號召天下而宗周一一串合于廷弼又一一逼及于不直行勘廷弼之諸臣

其終記事八卷八

十三

株連欲盡此猶是越水假書金吾謗牘之故智卽遺族之禍寧烈于此哉不見夫近日李朴之疏乎掃除之計益惡益酷舉朝忠憤之士機已危于累卵而執政者方且陰爲怨愆思伺便以剪其所忌議論任其各沸璇璣暗裡自操太阿惟吾倒持線索由人調弄故或納之于門戶之中則擇人可食也或揮之于門戶之外則重足難立也人人佇鳴鏑之指在在驚貫鴈之射舉 廟堂之上無一敢揚眉吐氣之人日惟斤斤焉寄視聽于一二宵小之鼻息景象如此 國是尚可言哉古今亂世奸







大學士葉向高為憲臣輕謀蒙疑冒昧一言略明  
衷曲事昨見御史過廷訓有臣欲借四明以禍浙  
人語四明者原任大學士沈一貫也一貫臣師門  
墻之誼不薄先歲以 楚藩妖書事與禮部侍郎  
郭正域相失臣處師友之間兩懷憂念其後一貫  
歸正域沒兩下之結解矣使臣有禍一貫之心為  
險薄無行況又借之以禍其鄉人哉又況于其議  
論意見之偶同者哉此真李吉甫盧杞之所不為  
也戊申已酉之間言者多云浙人臣曰浙大藩也  
碩德名流項背相望奈何以此二字輕置于口乎

庚戌外計孫丕揚

卷八 十五

庚戌外計孫丕揚出一單示臣浙人之及者較他  
省稍多臣問何故丕揚曰其人數原多耳曰得毋  
以舊輔之故而波及乎故移書丕揚力言其不可  
丕揚報書言承教公平正大敢不仰體臣于浙人  
果何怨也御史歷數浙中之名臣如于忠肅輩謂  
臣不如此其待臣殊厚固不必遠引前哲即目前  
浙中諸臣內而朝列外而藩方督撫以清節宏猷  
著稱勝臣十百者夫豈無人固皆與臣歡然莫逆  
者也臣縱不能推轂亦何至排之禍之臣在事七  
八年浙中何人為臣所排為臣所禍御史若明以

皆臣敢不任罪以七八年在事之日如此今  
門而構此小樂何愚如之至于韓敬為臣門下  
臣甚怜其才科場議起人方罪臣為之救解御史  
之不盡題臣至今不知乃疑臣以敬之故而遷怒  
得毋過乎總之臣快口直腸語言不慎道聽塗說  
不避嫌疑往往無其心而有其舌無其事而有其  
形一生大病全在于此御史之言臣實有以敬之  
真臣之藥石也臣心悅誠服非為套語本欲付之  
忘言而以事關浙人所包者廣如聽者不察謂臣  
實有禍浙之心是臣開罪一省之人即幸而見原

京察記事

卷八 十六

臣獨不愧于衷幸故敢畧陳其愚伏望  
聖明裁察臣求去迫切併望

聖慈速賜臣歸臣一去之後一切猜疑冰消霧釋豈  
但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冒昧之至

甲寅五月廿五日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爲國事日非剖分宜早懇乞  
聖明速秉 乾斷以肅紀綱以安人心事竊惟天下  
之大權必有所歸不在朝廷則在宰臣不在宰臣  
則在閣臣此古今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若以今  
日之大權論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太阿之柄寧有纖毫之私假借  
者然或以獨任之故反生偏聽宰臣聽事權不侵  
而稟擬之中寧有一事之必得開說者然或以推  
調之故養成大尾于是閣官盡得以乘彙巧竊而  
橫行恣肆且日甚一日矣近日諸臣所彈劾如邢

洪盧受之虎據于內高宗杜茂之鴉張于外尤其  
最較著者也

皇上聰明睿照出人意表而威福之權嘗示人以不  
可測今日之事反非有所疑而未信也或有所恃  
而徐發乎乃臣竊以爲最不可緩者則高宗之處  
分而最不可開者則藩地之自行營業也夫宗之  
橫極矣其結怨地方之狀諸不具論若其貽書以  
罵辱粵撫露刃以劫制閩撫明火而殺傷無辜違  
禁而私造海船目中寧知三尺乎按法之罪則當  
坐以反叛之律或姑予之以不死亦當速令撤回

如昔年陳奉故事倘再隱忍不決將來之禍更有  
不可言者匪所以安地方亦豈所以安宗哉是今  
日所不可緩之處分也至東南財賦之地不以給  
藩封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近日 福王之奏討藩地或偶  
惑于人言而不暇查夫

祖制耳

皇上若以大義爲愛不以姑息爲愛當明示之以  
祖法不然或以征解之權仍歸之州縣亦所以全  
福王之令名也若既與之以地而令其自行取討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八

卽 福王之仁慈有素而奉行匪人又恐開東南  
以騷擾之端矣無乃非善爲 福王計乎是今日  
所必不開之囊寶也臣因是而有感于閣臣之擔  
當宜力矣夫今之閣臣卽昔之公孤也公孤佐

天子以論道經邦發理陰陽今閣官竊

皇上之權而肆行無忌則陰陽不調莫此爲甚得君  
之專行政之久如葉向高者正宜開誠布公集思  
廣益以擔當 國是爲已任乃動以江夏歸德爲  
護身之符以四明崑宣爲陷人之穿甚且借江夏  
以結好楚人而楚人不受又欲借四明以甘心浙



人是曩者蘇張遊說之術而大失休休斷斷之度矣臣少時讀薛文清傳有三楊欲一識其面而不可得等語臣心重之為諸生時館于先年孫簡肅家簡肅曾向臣言曰凡權要門小人固不可呈身即君子亦不可親暱昔年在比部時與徐文貞雅有師生之誼者而公見之外從無私謁臣心服其言併服其人至今奉為韋弦臣非不知世情之當趨不敢失吾儒之家法耳故客冬會議庚戌科場關節之時偶見當事者欲以不謹處韓敬臣雖與敬同鄉非生平相與之素止見不謹之處無當于

原案記詳卷八

光

關節之罪故力主勘之一說而不與盡題之數有一臺臣向臣言曰此鄉曲情重之故也臣直折之曰臣知有國法不知有鄉情若以鄉情之故何不推戴朱國禎而乃庇護韓敬乎臣有意輕韓敬之罪亦非有意阻國禎之來真見夫國法之不可私意牽合而直道其生平自矢之本指耳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不謂人言藉藉指以此為臣罪案而閣臣或亦未之諒也夫閣臣倘惑于人言而以此為臣罪即竄之逐之亦無不可何必宿怨藏怒時形之口吻不曰此浙人之為四明則曰此浙

人之為韓敬意使憚和小人窺其意指而動與浙人為難乎夫四明之罪無逃于公論者臣亦何能為之諱若概論浙人如劉文成之運籌于忠肅之決策王文成之戡亂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世廟時鎮守內臣之撤回亦浙人當國之事閣臣視之有愧多矣從來權奸之罪正及其身或波及其子孫未聞牽連其從未識面之同鄉猶牽連于去位十餘年之後并東西南北之人意見議論稍稍相左而動以四明等字加遺也錄癸而禹與以管

原案記詳卷八

十

叔為兄而有周公父子兄弟間已自不相掩矣况風馬牛不相及之人乎昔年分宜敗事之後曾有此慘毒否曾有此傾陷否閣臣誠一查之夫浙人年來當陽九之厄在位者僅言路數人耳九列大臣能有幾人乃謂浙人能空人之國天下其誰信之語云藥石能生我浙人中臣不能盡知但有能特立獨行而不隨波逐流正閣臣之藥石也樂美疾之獻而忌藥石之規公忠體國之誼其謂之何然其本尤在于

皇上也喜同惡異閣臣之訑訑誠無辭于天下乃



紀之凌夷已至如此之極而猶當斷不斷當剖不剖幾于以天下為戲矣伏乞

皇上速令閣臣擔當任事毋仍襲稱病稱苦之故態而目前緊要事如高宗等之橫肆者即與處分則光

聖母于九原至孝也起赤子于顛危至仁也魍魎不敢橫行而冠履不至倒置又至斷也將玉燭常調而金甌永固矣臣不勝待命之至

甲寅五月二十五日

京察記事

卷八

廿一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直陳空國之禍以儲君謀以祈

聖斷事自邪臣李朴狂吠被叅以來其支吾轉辦者蓋幾變矣昨者不知從何處乞得舊本濫套敷衍一番而以王盟空國加之浙人也夫斯言出于朴口浙人便可幸無罪矣第聞縱橫者曾見于入楚之竿牘柄事者曾用為對客之深談而朴遂承望披倡則浙人之為時情刀俎也危矣哉見忌浙人者以舊輔沈一貫為戎首一貫以首揆而柄政有所行事犯天下之公非一貫自禍且流為浙人之

廿二

禍浙為幾空矣能禍天下哉國之空也請言其概則朴所云淮撫招權其根因也淮撫李三才之被論也借東林以為衛于時攻淮撫者半救淮撫者半攻東林者半救東林者亦半玄黃之血雖殷芟夷之禍未見辛亥內計太宰孫丕揚以衰年用事既無聰德兼有偏心其鄉之親暱左右者因緣為奸藉元老之聲勢張小人之羅網密語偏詞窮謀合算以售其欺夫太宰入耳之言寡矣偏有所聽悍然行之于是攻淮撫者攻東林者屏重殆盡斥者落職輕者外遷一時端人善類成蕭條景象



比後之憤憤不平訟言察事者亦相踵飄零以去若抱蔓之瓜傾筐之墜也秦坑實深渭波殊惡坐國之禍職由于此追論往事者方裂背豎髮不勝憤惋而朴乃掇拾餘唾趨承風旨以駕禍于浙直以黨橫二字籠罩科道諸臣是臣前疏所云以四明為穿于臣省以臣省為穿于天下即李朴欲盡殺科道百餘人之初心也嗟嗟李朴一么麼耳外倚內後便欲以密訪陰謀蠱惑

聖聽使清流白馬之禍見于盛世也豈非踵前人空國之餘燭耶茲且遁詞強辨謂密訪不同告密夫

八卷記事

二十二

不有訪者其何以告密為訪即密為告之門也朴密訪之後復有御番之說此其心不盡中朝之端亮而死于劉瑾汪直之流其心不厭也尚謂之保君子耶朴疏引誅少正邪烹阿大夫以為証夫言偽行僻正邪之罪也朴之奸十倍正邪恨目前秉成者無能明正其罪耳有之則朴之首惕于兩觀久矣齊威王一中主耳左右之譽言不入毀言不入故能烹阿封即墨今即墨受烹而阿大夫居上賞矣密訪之害何人哉朴既得罪于公論得罪于天下萬世乃不耻續貂據板廢藉如以鮑肆

芳蘭使諸臣不能無糾  
皇上不能無疑而慈恩

帝澤不早布于普天率土者皆朴為之玷也且誣言者以巧阻是瘼穢在門嘉客不至而以叱去者為罪也真可為不自知矣諸臣待罪言路國家大政大要所不能竭力靖獻者多日為狂邪之口煩費叅駁如童子以瓦礫相擲也殊傷體統心甚羞之第以是非所關不容隱默故就疏再駁以責聖聽至朴加臣以汝州之賄夫汝州官耶地耶人耶茫然不解乞

八卷記事

三十四

皇上勅朴使訟言之臣請實按其事即此以定其說  
謊之罪耳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無任待 命之至

甲寅五月廿六日



廣東道御史毛一鷺為邪臣情窮撒賴巧張機殺  
在廷屬皆謹平心據理再一剖析以祈

聖鑒事臣前疏為起廢事酌效增美末段祇以李朴  
帶言懼為盛典之辱原無深求復因朴疏於狂  
吠中捏臣擅改勘議復再疏駁且剖之語平而理  
晰朴理窮說窮再無抵飾已丟去一段妄扯情詞  
逃而言及事外之事人外之人忽無端而有權奸  
遺害一疏計惟沈一貫可以涵拖浙人可以通下  
毒于浙人蓋臣于姚宗文皆浙之人所先後發其  
濫竿者故拈一貫為阱于國中羅全浙而陷害之

京察記事卷八

三五

不知此等題目皆十餘年拳誣飛裁之濫套言者  
無味聽者可笑且朴此番不根之說既不照應從  
前發難之語又不照應近日濫與之事不第裝嫁  
不來亦且粘合不上臣姑置而不言數日來銓部  
因起廢濫廁朴名公論不容自知錯悞屢乞另議  
朴自揣再無濫邀之理悲憤交叢酖毒並發而臣  
及董廷策又彼所欲先諸臣而推刃者故復撻齊  
語為新題改逢迎為挑激苦捏擅改欲以奇禍中  
臣計快其飲恨之私耳然不知臣勘處二字原謂  
朴奉

旨而經部院勘處有也故曰奉

旨勘處未嘗云奉勘處之旨也以文會義詞意了  
然況臣所謂前疏內未引全

旨之語未引何從擅改何用曲解即朴心口自語亦  
豈不知彼不過逞其殺人之機鋒輒以

皇上太阿鼓調唇舌間而前日請訪請拿請斬之  
智耳臣兩疏見在情理易見朴雖濞賴其何能  
賴也惟是浙人為時側目年來雜僥路者不啻疾  
風之掃秋葉近日見竿牘之蜚語又聞客座之私  
談每每不能忘情于浙人朴固有所窺伺以耽耽

京察記事卷八

三六

向浙當事者果欲刀俎浙人請自臣始實所甘心  
獨奈何以誅夷之權寄于朴口吻間哉至朴所云  
密訪今復添出許多密字以遮蓋告密發難之本  
心不知朴前疏所引王振劉瑾諸人實明明指若  
輩而言且明明指若輩非大奸巨惡皆可寄耳目  
而言是朴且欲以朝士之命盡挈而懸諸闕寺  
之手又何怪朴之欲蓋粉臣耶臣耻為忿言之語  
與朴開口特以舉朝之公誣上祈  
聖明之鑒察臣不勝懇切之至

甲寅五月廿六日



雲南道御史過廷訓為臣疏有據臣心甚平再一剖析以祈

聖斷事臣猥以謏劣荷蒙

皇上簡拔置之言路碌碌班行謾無建樹溺職之罪

其亦何逃惟是瑣屑不以資聽違心不以出口風

影不以加人則臣自矢之本指前後諸疏一一具

在

御前

皇上可覆查也日者高宗之肆橫與蘆洲之自行管

業關係地方甚大而四明浙人等語習聞于長安

京察記事八卷八

三七

者甚熟故臣力以處分擔當為請而且于入告

皇上之中微寓規諷輔臣之意耳頃得輔臣葉向高

一疏具言不忘舊輔門墻之雅并述向來厚望浙

人至意而庚戌科之事從中多所幹旋此一段議

論實臣從來所未聞亦長安所未聞也第與臣借

四明以甘心浙人等語則矛盾殊甚而亦大非臣

生平風影不以加人之本指矣敢惜一剖悉先是

于玉立以勘熊廷弼事貽書楚人中有浙與齊俱

有深機正欲鬪秦楚而于中借機柰何楚中人亦

惟憑氣以發乎此書傳播長安時臣心已竊疑其

專與浙為警矣無何而輔臣之言傳播于外者似與玉立之書合又無何而起廢一節原係各省言路之糾駁而李朴之專攻浙人者又與輔臣之言合臣是以且疑且信且恐天下陰逞空國之毒而反駕罪于浙人浙人橫被羅織之慘而獨歸罪于輔臣又恐借四明以箝制浙人而復于四明之外轉生題目借浙人以驅逐異已而復于浙人之外更多苛求敢以傳聞之語直告

皇上亦冀輔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意也至庚戌科場之事輔臣誠欲為韓敬赦解乎若臣實無意

京察記事八卷八

三八

庇護也正見國法不當如是故不敢與畫題之

數于會議之次日即投揭于輔臣臣之姓名一見于

禮部之覆疏再見于翁正春臨去之疏輔臣尚未

屬目即若輔臣所云浙人為四明為韓敬等語臣

實確有所聞非風影之訛傳也且輔臣于臣雖一

面未識憶昔庚戌入計時輔臣曾于臣督治部民

田大年前道及各省邑令治行于臣獨多所獎借

大年以此服輔臣之留心于人材而臣則愧不敢

當也然亦謬托知己故敢以人言之籍籍者自附

他山之石而臣更有進焉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



則交游當慎而出好與戎惟口是係古人所以重  
三緘之箴也矧端揆之地尤萬耳萬目之所注乎  
輔臣年來于紛紜 國是亦費調停之苦而多不  
滿于人意者或于交游語言之間未一詳慎耳承  
望風指之人率多無脛而走無翼而飛矧業有其  
言誰肯信其無心業有其形誰肯信其無事更望  
輔臣之熟思也故臣初入衙門時曾以融我見杜  
株連等語入告

皇上今日朝紳之中借四明崑宣等語以株連無干  
者不可勝紀則臣蓋不幸而中也臣不獨爲浙人

京察記事卷八

三九

憂且爲異日閩人憂矣而要之株連之未杜總緣  
我見之未融耳小臣之各持我見總緣大臣之未  
融我見耳則盡融我見以擔當 國事臣于輔臣  
有厚望焉無借一去以塞責也更望

皇上嚴

初羣臣母再仍有我之見以橫肆株連之巧而章疏  
中有以四明等字概行污蟻者必罪無赦則人才  
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待 命之至

甲寅五月廿七日

附于玉立與郭宗伯塔書

今岳葬地未定不肖本懷欲於友人中情形家言  
者相携同至沙羨一兩月間或遂可辦此事豈意  
風波橫作浙中神奸姚文蔚岳和聲主謀四播流  
言煽惑朝貴陰謀險計靡所不至卽湯賓尹及韓  
求仲無端相仇皆此二人多方離間挑激以致湯  
韓竟入迷魂陣中更不得醒向來劉廷元過庭訓  
皆平湖人與和聲同郡其論不肖之疏皆和聲手  
筆而立謀則文蔚也不肖人楚取道于浙仍吊其  
乃翁渠知不肖遠行遂令人流播入長安云不肖

京察記事卷八

四一

走燕代人謀大拜其借言在淮撫而其本謀則恐  
故卜中萬一召起歸德故以此埋根伏案使歸德  
公自疑自愛而不敢出山後知不肖旣到楚中恒  
恐楚中言路有証舉不肖之在楚而爲之辨証者  
乃多方設謀云令岳久與不肖絕交而言不肖之  
負友楚人皆相仇以疑誤貴鄉耳食之人而無何  
忽變端云熊芝老之勘不肖亦與其謀夫以照荆之  
忽構正不肖窮冬在道路之日豈有分身之術耶  
此不滿有耳有目者一笑而近見貴鄉官以極諫之  
疏致死攻不肖則浙計已行矣



乃不肖有生以來所罕見江南士風翕然一變不肖逢人極贊且以令岳身後家事憑持此老恨不能遂登卿寺以庇諸孤此中士夫子弟見革者恨之入骨謗四起而不肖與姜養冲二人功折其衝周春臺史啓愚皆以其子之在劣等者頗有惡聲而不肖因言人家子弟正使之有所警發自奮乃為禍滋大若但仇上官使之傲然自是則其弊不可言矣况使熊公祖聞之亦如房學院故事將劣生儒文字盡行刻布并上長安則其辱何可支史丈老成尚不為怪周春臺竟以為不肖將教熊芝

頁終記事六卷八

聖

老刻文以辱之遂恨之刺骨而今更以不肖薄於熊芝老為此言當下拔舌地獄也况敵同年類東魯為狂童所辱芝老處此痛快人心而湯藿林從中傾東魯詆芝老以收人心此不肖所確知者而今以附宣城良為可笑近來紛紛自是國家氣數夙稱君子者皆以宣城等障眼牽及芝老因而激怒楚中臺省使浙之奸人得乘其間以售其譏然齊浙之攻總憲不過欲以誑楚借楚以逐總憲而其心實非愛楚楚中諸君子若有識鑒但當因齊浙之攻總憲反出疏平之云一勘足以伸

朝廷之法定眾論之紛紜且可以白熊某之心迹箇中盛氣而爭不過芝老批案中牽及湯施一語此亦易辨明若當時楚中臺省計出于此則總憲當必愧感速勘速明不日芝老之出何等光明俊偉今却墮浙人之計勘

旨既不可反總憲又以此事急不可結局是誰之過歟而今更附和浙人以攻不肖將指妖書始末亦非郭宗伯之手筆乎弟視富貴功名不啻幻夢至于禍福休咎決有定命一任此曹之安排傾陷決不為之皺眉但與令岳一段千古交情耻為小

頁終記事六卷八

聖

人所抹今且聞偽造一絕交書將欲飛布如此則令岳一段鐵石肝腸不將為小人糞土故特詳以告兄兄當精心密計投機構會第一在點醒熊芝老因而徐徐點悟貴鄉人此亦令岳身後一端要事而復有關於世道人心然萬萬勿言得之于不肖切祝切祝不然又增一番口舌而齊浙之人知叅破其玄機必割刃于我腹矣密之密之念之念之



河南道御史彭宗孟爲宦禍日烈黨孽日深懇乞  
聖明速奮乾斷以圖治安事臣竊惟自古國家之患  
莫酷于閹寺之竊權善類之黨錮有一于此足以  
亂危兼而有之能無杞慮頃起廢之舉諸臣糾正  
之大都慮邪正之溷淆是非之莫辨而臣以爲不  
必慮也蓋稗莠必害于嘉禾魑魅自憎夫神鼎今  
據部臣李朴所羣置而概殺者若而人所愛護而  
投款者若而人類既曹分品因各別則邪正何嘗  
不明也公惡儻非僉合衆口豈能盡調朴之言曰  
叅臣者凡四十人敢鳴公道者無一人豈天下人

京察記事卷八

四三三九

心盡灰耶可見公道不容人心未死卽愛朴者不  
能爲一辭之解則是非何嘗不定也臣故曰不必  
慮也臣之私憂過慮惟是宦禍之日烈而黨孽之  
日深我

皇上神機獨運奎柄自持雖馮保張鯨之盤踞一旦  
去若承蠅故二十餘年 高拱穆清而內無旁落  
外絕矯誣海內晏如也近來邢洪潘朝用盧受樊  
用杜茂相繼橫肆至高家美兵焚劫明作異圖罪  
惡貫盈交章填案適見巡撫袁一驥之疏則同知  
陳豸案與勢必不能兩全閩省且夕流血乃

天討尚稽何耶竊聞道路奸邪抱舊新圖報之謀爲  
掩土重來之計交通近侍誣陷忠良或厥校之報  
單或箕仙之托筆與已則曰大奸惡同已則曰社  
稷臣織貝聚斂非朝伊夕猶欲假借縉紳之舌實  
其銷骨之讒于是倡言今無王振劉瑾之人昔有  
密訪御番之例此中之邪謀一售高家之密奏遂  
來萬國同心有如呼應致

皇上視彈章無一可憑之事言官無一可信之人詎  
抵督臣不問挾辱撫道諸臣不問稱兵妄殺不問  
而惟案之所欲爲過此以往獨有通夷反叛已耳

京察記事卷八

四四三八

皇上柰何真以案之密告爲可據其以王振劉瑾爲  
必無而不亟行正法乎尤而效之更有不可言者  
所謂患禍之日烈者此也年來爭淮撫爭考察爭  
東林玄黃之戰已酣涇渭之將來未判雪消現見  
無路藏身計惟有舊輔沈一貫夙犯公論可借以  
籠單言官可借以掩遮垢穢于是問其人之曾  
否識面官之爭否同時一觸奸邪之鋒卽推四明  
之黨甚至如諸臣駁正起廢一事有何相涉亦牽  
附于四明之流毒浙人之主盟則凡官府朝野之  
間禮樂刑政之類少持正論便納黨中使言官無



一事得聞其說而後謂之非黨歟途日自竟四明  
爛奎言之嘔人更創話端暗排新弊不知浙中言  
路數人獨立行意各抱孤忠

皇天后土實惟臨鑒若浙人而肯擁戴何不趨時情  
所共附而反屬舉世所久忌者哉嗟乎昔之黨錮  
在標榜之相借今之黨錮在萍水之未逢昔之黨  
錮在同方合志之謀今之黨錮在特立寡儔之士  
世道愈變正人愈危臣等浙人誠不忍見清平之  
時聞白馬之禍儻蒙擯斥實所欣然第不知 國  
事所終耳所謂黨黨之日深者也臣再惟空國之

天啓記事卷八

四一五

禍于浙人亦有可言者庚戌以前臣愚不及知辛  
亥以後外臣小臣始置不論大臣中輔臣李廷機  
大司徒趙世卿太宰孫丕揚少宰蕭雲舉南少宰  
史繼備南兵黃克讚掌院事孫璋太宰趙煥先後  
各以事去老成去 國班列爲虛此其禍起于浙  
人乎起于他人乎獨副院許弘綱之去自丁元薦  
首攻之此其人又朴所稱浙之正人而非其概欲  
殺之浙人也若少宰王圖翁正春以公論不容而  
出浙人亦不能違公論耳至浙人之見怒于奸邪  
別自有故謹明白告

皇上而與天下共質之先是枚卜未上于玉立遺腹  
心鄔于玄來寓能仁寺中徧處招搖擁戴某某臣  
等各相鄙笑以爲詞林業在需次雖欲避之不能  
况下由 廷推上由

聖簡販夫豎子何能少與不過襲前日之故智効奔  
走之微勞作棍徒撞太歲之行逕異時居爲已力  
便其私圖語聞于人目側于浙矣于玉立又遣人  
說臣等有所擁戴無一應者誠不敢趨附以失其  
生平非有意阻撓以防其進取不意遂以排陷告  
浙人也後諸臣中復有勸臣擁戴至于動色臣答

天啓記事卷八

四一六

以鄉曲之誼嫌于阿承糾繩之司不宜保舉直自  
道其本分宜爾熱中之途輒爲浙人不容容之罪  
案怒愈不解顧念非當塗不足以鼓衆非托四明  
不足以驅除又恐止撓浙人不肖擁戴之一端無  
以動當塗之傾聽乃彼此構言轉相浸潤幕中畫  
策之際紙上告密之詞今日進一言曰浙人造單  
欲爲四明結黨報仇也明日進一言曰浙人造單  
欲以姓私裝陷輔臣也以剝膚之灾默動輔臣而  
且自結其微誠以驅除之術顯寄四明而因別洩  
其私忿在輔臣豈遂嗾羣小之傾陷而依人飛鳥



道聽途說而豈知設械之隱至此哉臣一念愚忠  
至死不悔設俎以待甘之如飴第求事理一明則  
盡逐浙人以成羣小先驅之功無所不可何必以  
四明累浙人以浙人累天下而蔓延不已也敢因  
黨幕之說而并及之伏惟

皇上下奮乾斷立置高宗干法仍 勅大小臣工各  
捐軀域共濟時艱庶法紀不致凌夷 朝端不致  
枳棘易亂為治反危為安臣不勝翹首企望之至

甲寅六月初二日

天啓記事二八六八

日二二五八

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起補未任王宗賢為愚  
臣萬懇退 爾臺臣忽有論列敬據疏剖析仰祈  
聖明亟行 廷勘以全名節仍加視斥以清銓政事  
臣 請告在籍蒙

恩起補緣微疾未愈不能赴任具呈本部候代

題間于七月十五日接邸報見貴州道御史吳之皞  
疏陳起廢而詆及臣謂為漏網大率為辛亥察事  
發也夫辛亥之役迄今逾三載矣當時臺省中風  
采稜稜如之皞者固不乏人未有言及臣者豈有  
私于臣耶母亦其親聽時事聞見甚真知臣諒臣  
未忍劾劾于臣耳然以負時望者二三人察處臣

堂官被人指摘不能為之分過心甚愧之方引譬  
待罪弗以人言之未及而遂晏然自安也乃臺臣  
舉當日始末之故一切坐罪于臣則不容無一言  
以自明者文立縉臣同官次當主察部推已上而  
臺中論沮之乃謂臣嗾人論去臺中論人皆人嗾  
之耶則臺臣今日之論誰嗾之也想當時門戶角  
立議論蜂起識者有隱憂焉懼以其身置于是非  
之介臣獨何心能不悚惕乃謂其扼吭而奪之抑  
何利而為之耶不情甚矣金明時 司 友也向



有瘡恙步履稍艱渠衙門以為當處然以臨期論  
王圖之疏臣堂官欲姑恕之迺云疾首感額歸過  
于太宰反謂太宰欲處之耶又云傳語送單下石  
于心交然則吏科河南道之單臣當送而不送耶  
何謂効媚也太宰當代偉人老成正直固非人所  
能媚臣之慙不識時拙難用世亦非能媚人者而  
謂臣封固太宰之耳使不聽副院許弘綱一言弘  
綱正與臣意見相同者凡臣所不能得于太宰者  
弘綱一言之多所聽納察事之未盡失者實加賴  
之臺臣其未之知耳況太宰之耳目原自平正其

為假書所移臣千言萬語不能回轉嘗以此自愧  
自恨未敢語人迺謂其糾合密謀私所欲處之人  
外有成議入告太宰言聽計行夫其所鳩合者何  
人密謀者何地私所欲處者何人豈可以空言懸  
坐耶憶當時人心謀偷單捏書反問原自有人人所  
共知而強以坐臣其未之思耳惟喬應甲素係同  
鄉頗為臨時衆論不與開單臚列臣堂官欲重處  
曾以手書臣戒其勿救臣反復辨論以為新恭  
淮撫頗負時望臨期始得外升此臣正無私處而  
應甲啣臣恨臣一揭再揭驚凌詭譎臣亦欲出一

揭應之商之堂官謂狂躁之人失意之後不足與  
較坐是中止豈陰行其事而陽避其名耶乃臺臣  
之所喫緊者在結黨行私此前日李朴所加于臺  
省而臺省不受者乃借以陷臣蓋謂之結黨必朝  
夕與同其利者也必聚族謀傾人者也而臣之黨  
為誰謂之行私必兩衙門無單者也必吏科河南  
道公議未同者也而臣之私處者為誰以臣之塊  
焉孤立獨行無與恂恂公謹而謂之結黨行私臣  
雖死不服矣至于踪跡平生硬加醜詆官倉也而  
謂其賣米則請問之倉役土官也而謂其納賄則  
請問之土司考官也而謂其索謝則請質之中州  
士大夫稍涉常法甘當重典若所謂飲食必要銀  
錫則又矢口添捏代人頂帽益不知其解矣惟是  
謂當日之共察事者太宰去矣副院去矣吏科河  
南道去矣而臣以秉筆打印之人尚係名仕籍其  
何辭以謝諸臣誠為確論臣又何敢愛一官不以  
愜言者之心快忌者之意耶嗟嗟世態江河愈趨  
愈下狂瀾一倒善類駢戮臣一人之是非一時之  
毀譽甚微而終身之名節甚重邪正消長之關否  
泰倚伏之勢



國家興替之由未必不係于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勘議當時察事臣果結黨行私

臣甘萬死如之嗚無端污鱗亦乞昭雪以刷名節

仍卽禱臣以謝之嗚以清銓政臣不勝待命之

至

甲寅八月初一日

天察記正八六八

三二

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為察典成案已定收斂公論宜彰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以維紀法以快人心以圖萬世治

安事切觀年來議論所由紛紜不已者則以辛亥

北察之紕繆為之祟也頃者御史吳之皞將叱馭

巡方復抗疏論往事參及原任考功司郎中王宗

賢蓋撫今追昔不勝世道人心之慮焉宗賢具疏

自明大意謂往者計事會費調停不甘受黨媚之

名而于 計典之失不能為之諱夫辛亥計事雖

儀泰復生安能為之諱哉得蒙宰孫丕揚無兼聽

並觀之哲有塞聰閉明之累志潛移于讒詔權勞

落于左右吏科河南道臭味相投謀斷相資更有

為鬼為蜮者行竊符救趙之術假書修發捏書反

間而偏主意堅矣合算偷單而臺省公評非其發

語矣要挾一疏宰臣銛鋒激矢用御史金明時以

棄灰之法而赫然示以眾怒難犯矣由今觀之金

明時蓋棺論定矣米要挾乎非要挾乎王宗賢疏

中明說捏書偷單一原自有人人所共知矣則當日

眾喙之交鳴得已不得已乎嗟乎以直亮執法

如科臣王紹徽臺上劉國縉喬應甲金忠士如部

天察記正八六八

三二



臣岳和聲徐大化此數人者或風節皎皎宜加旌異者而妄被羅織有趨向錚錚可免吹索者而卒膺重例公論沸然寃之而一犯時忌終掛察典比時狂駭真同燦金銷骨矣夫宗賢王察者也非佐察者也執筆打印者也非局外持議者也明知其是非顛倒大犯清評何不明目張膽直告宰臣曰國家六年內察所關重矣要令賢者梯榮不肖者知辱今邪正易位舉錯乖方非所以報

明主非所以示天下萬世宗賢不敏叨澄敘之役不敢承誤如以為不足稱任使者放斥之典請自賢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五三

始或註籍堅卧或抗疏陳情豈不慨然奇男子哉其在當日不聞斯舉徒四布委曲之微言毫無匡救之實事鯁介孤立者坐填矣奸邪倚傍者漏網矣親搏羅羅之雉手脫髮髮之鬼而曰此心可諒也其誰能之稔悉邪謀而甘墮冥行主持于中而矯飾于外試令宗賢心口自質亦何辭以解矣其辨結黨行私也取証于兩衙門之單而引吏部河南道為據夫兩衙門之真單不用科臣姚宗文等業屢言之彼時河南道何如人也而宗賢憑為公議則聲氣之合信矣能免黨媚之譏哉又云已與

院許弘綱意見相同夫弘綱固爭察事者也雖有幾人之多口共諒一腔之熱血宗賢司察事者也昔以文言見寃今乃以論定見議可見通國之耳目最真烏能掩焉今諸臣之橫羅網罟者固多沉冥白晝領畧青山即爭論察事如刑部王事素聚奎之遽登危俎兵科給事中朱一桂之竟陷亮鋒清議雖明未還舊物時情方用扼腕而宗賢忽拜勅諭誠無顏以謝天下為宗賢計宜需諸臣賜環之後再聽公論為進止可耳往事追思良心不泯就宗賢一疏亦察事不刊公案也會記彼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五十四

時紛然有上手考功守制傳單之說今文選司郎中張養才入都聞其有言自白則于察事必有不憚于衷者耶夫未結之局難為一成之案心如歎焉宜乘此事權一昭公道擢王紹徽等于清華起素聚奎等于廢籍使海內之人稱之曰往年察事得若人竟主之必不決裂至此則事業炳如心迹昭然矣即其初政無不開指摘之端者然察典非比陞除止一人一事之當否而已以一人而卜刑正消長之關一事而決陰陽剝復之界一時失着千古遺譏所關國是朝章恭重恭遠既經



傳單便須講求養才而果有單傳耶以改圖爲不  
遠之復可也如無單傳耶以救正爲他山之石可  
也權借八月之銓選用了三年之局面庶登朝受  
真尤可暴白于天下不然徒來衆口之抨彈未睹  
一番之豎立亦何取于此出耶語云日朗而霧開  
水落而石出天下之人品斷無竟埋沒之理倘乘  
此議論昭明之日而在者一朝獲伸則憤者胥化  
而和斯亦宣暢人心挽回世道一大機括也敢因  
論事而效其忠告若此伏祈  
聖明裁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頁數前事八矣之八

甲寅八月初六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爲選郎關係非輕功郎  
招認甚確懇祈

聖斷以警將來以維世道事臣竊慨邇來之選郎抑  
何紛紛多訾詬也銓衡之司瞻望攸係惟公惟正  
足以服人值此清議分明之日舉事稍不當人得  
執簡隨其後而竟未覩有改弦易轍超然借之大  
道者總因風尚日欽人心胥溺壇坫之令嚴于朝  
旨吟域之限判若鴻溝知有私窟不知有 朝廷知  
有時局不知有名義考選 盛典也稟令于私門  
年例公議也獻媚于秦餒起廢特恩也續貂于浙

六卷前事八矣之八

五六

三六七

郎逢迎肺肝後先一轍屢經抨破堪作前車張養  
才踵彼覆轍宜何如刮腸濯胃盡翻窠臼以謝人  
言而逞臆行私不遵成法又見告矣彼固不忘授  
單之本謀圖修京察之敗局先爲之兆以嘗人心  
而旁觀其清指摘叢起進退無據爲鄉里笑業經  
彈射無俟再贅臣非爲養才加苛責切爲後之繼  
養才者申炯鑒也 國家黜陟之權太宰總其成  
而選郎實司其事太宰鄭繼之蒙我

皇上特簡拔置冢卿位甚極矣遇甚隆矣感

恩圖報宜不忍負此一出老成謀 國空空洞洞俯



仰今昔炯乎隱憂必且開誠布公以散門戶之私且扶正抑邪以破調停之習必且愛惜人才以清黨脉之禍必且正已率下以絕朋比之風必且萃離合渙以臻蕩平之盛銓政伊始海內爭拭目以觀孰與左右而贊襄之者非異人任選郎也選郎非其人則回通倚伏堂官受其損選郎得其人則光明正大堂官蒙其益臣故曰關係非輕也然臣竊觀數年以來銓政混淆貪壬斂弄凡黨同伐異之謀往往供選郎以行其私而其所不及盡得志于選郎者借辛亥京察一網收之巨奸漏網善類

小察記事 八卷人

五七

三六

蒙辜此一重未了大公案也莫公于南察而汚穢之橫加莫謬于北察而回護之未已總一題目枝節橫生尋端構難日尋干戈公論恨焉雖幸衆正力爭邪氛暫伏有識者曰毋為已甚姑與維新是或一道而窮奇構祝如假書倫單二事名教所必攻人類所共絕者亦可概從寬假之例哉舊功即王宗賢辨疏業已招認有人如殺人已得克手劫盜已有竊家此而不究謂三尺何在六年京察是邪正消長所關氣運剝伏所係此何等大事而羣小得陰陽其間上下其手弄太宰于木偶貌 國

法于弁髦不識視

皇上為何如主宗賢躬秉察事既知合謀倫單有人則明知巨奸漏網有人明知而故縱之者何故既知假書反間有人則明知善類蒙辜有人明知而故害之者何故受制同事則懦狗指堂官則阿含疾本心則欺無一可者幸良心發露口吻昭然直諒之儔誠以名節為重此正其剖明心跡之日也伏望

明旨首令宗賢回話所合者何人之謀所偷者何人之年假書造自誰手支吾害及誰人既云原自有

小察記事 八卷人

五八

三一

人必一一知其主名既云人人皆知必一一自知其確證明白直對毋得含糊至于湯兆京之坐全明時以要挾堂堂身史青衣小帽部堂書招同臺羞耻千古怪事宗賢當日何以代為傳單不一致詰是否要挾是否假公濟私為王圖報仇從實回奏俱乞

勅下廷議根究正法并著為 令以為敗壞察典者之戒不然轉盼丁巳之役臨時易置私人安排毒手效尤作奸安所底止臣竊謂繼往者猶及追而將來實大可懼也說者曰得無于察典有碍 廟



堂恐不肯檢當臣以爲此正于察典有裨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考察有誣枉者天順八年令部院  
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并在外布按  
三司官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今宗賢與  
察之人招認合謀偷單假書反間整鑿有據正合  
誣枉不公有實可指之例伏唯

聖明毅然乾斷施行世道幸甚雖然臣猶有說焉臣  
因分別宰臣之疏微致忠告公是公非頗無刺謬  
而臺臣劉策代人致辦遂加以奸黨之鋒臣何足  
與辯乃其所稱清正之飽應齋有可得而互觀者

三  
卷八

五九

三

應齋當日實奉准撫盟約欲盡除異已冀得考功  
以爲所欲爲先與文吏部綱繆交歡徐締同門之  
好已而朝房保舉立籍不從遽嗾擊之使去而以  
考功之權奪而付之宗賢京察之壞多由其力其  
待人之反覆如此謂之清正否乎准撫之奸雄近  
世無兩呼吸可通 禁閹財力能通鬼神扶箕有  
聖人之稱擁戴有彌天之助日夜耽耽合筭計圖  
捲土重來臣謂一祭京足以亡宋方切杞憂而應  
齋忽與黃正賓刻德政之頌詩從通州之遠駕蹀  
跡詭祕意欲何爲其密謀之叵測如此謂之清正

否乎于玉立之後以應齋爲後身汪崇孝之後以  
吳鯤爲後身是何作用是何氣類而無端互爲標  
榜其所譽在彼則其所毀在此必有能辨之者迺  
反以奸黨加人哉竊爲割晰以附辨奸之論臣義  
在觸邪固顧忌諱衆矢交攢亦何暇計仰恃  
聖明洞察而已

甲寅九月廿二日

三  
卷八

六一

十一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為直陳天下危亂之形亟望  
聖明改圖之速起積廢以安人心倅艾修以回泰運  
事臣聞自古國家莫不諱言亂乃亂之機甚微緒  
焚而不理謂之亂政麗而不一謂之亂紀綱日弛  
焉而不知謂之亂人心日貫焉而凌兢謂之亂非  
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臣自竊伏長安三載于茲  
孑然旅食豈以身未用也而忘杞憂每見四方灾  
異迭出旱澇頻仍星經于天龍鬪于野日色無輝  
月光如血凡在聽聞無不駭異至于

登較近地時見脫巾烽燧屢驚備禦無備任勇于  
其終言事八十八

抗上而抗敵則怯將帥工于謀位而謀敵則愚外  
方驚伏而思逞內復鳴張以為招肘腋之虞旦夕  
莫不以今天下之勢譬則漏舟泛江海濡衣袂解  
襟被叫呼狂顧塞此潰彼假令風濤波恬猶幸無  
事萬一冲颺怒濤卒然震擊雖有童昏之人且知  
其難也大小臣工咸披瀝連章人懷劉向之忠衆  
效賈生之哭揆時度勢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之  
時也不于此時返極重之勢更既弛之弦若復苟  
且目前悠悠泄泄日遷月延前有懿美後有覆轍  
其何及也臣請備舉而盡言之一曰

主德倦勤之極夫君猶天然非弟與天同其無上將  
乾健不息上與天通耳萬物尊天而貴風雨為其  
莫不受命也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歷  
選前王罔不殷憂啓聖勤勵興邦未有漠然置天  
下于度外者

皇上御曆日久一切以厭棄之心視之如

御朝視政

郊天廟享

召對謀畫俱頻年廢閣改垂衣為委裘諸凡緊切章  
奏未嘗留心批覽今日併尋常升補動經歲年若

其終言事八十八

視天下無一人可信任天下無一事足焦勞萬几  
叢脞莫甚于斯昔亡秦奏司馬門三日不報而鉅  
鹿連兵咸陽不守千古炯戒奈何不察察也一日  
儲教廢弛之極天下者器也震主器者也他日承乾  
則用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之笥則手與器不相  
習而腐敗隨之師儒講習正磨礪陶冶以玉其成  
乃今  
陛下靜攝深宮托言恭嘿併 青宮豫教日復一日  
年又一年賢士大夫莫視其面宦官官妾日抵其  
前古今理道孰與諸政事得失孰與剖晰聞問



窮困疾苦瘡痍孰與入告懷鳩毒之安志就繁  
慮雖 睿質天縱迥軼凡流然少成若性習慣自  
然

陛下既不能以憂勤作之于前又不能以晏安訓之  
于後舉

神器之重界之素所不習之

祖宗數百年相承之天下奈何層疊若此臣之  
懼也一曰大僚空虛之極天下至大也轉而屬者  
非一人也故人主任大臣任百司庶職以脩  
舉其政事乃今三事九列不翅晨星或一部而間

其無人或一人而兼攝數署熙明之世何至之才

六三

三

每一 朝會景象蕭條有識其歎且謂

皇上之黜用也事難于拔山而大臣之引遁也身輕  
于掃箒即三載之間而去 國者接踵如趙煥孤  
忠自許挺勁不撓前有官保之榮後有延世之祿  
毅然勇退壁立千尋許弘綱幹旋 計典委曲調  
劑保全善類備極苦心史繼階主持南察獨忤時  
情扶正抑邪見大臣之幸節黃克績拮据東土歲  
計有餘實心實政見日久之論定總之數臣者正  
可為 國家用而 國家不得其用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憂世道者可無動念乎一曰人  
才困阨之極臣嘗讀漢史見文帝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蓋聞明主側席而求之未聞有  
舉世而怒之沒齒而錮之者乃今在藉諸賢如前  
奉

遺詔所錄用之人鄒元標趙南星等或以慷慨建白  
而蒙譴或以秉正忤邪而見斥總之皆所謂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奈何啓事徒煩 賜環無日  
頃擬街上請復槩置不行有人而不用與欲用而  
無人兩相須而竟相悖空谷白駒河清難俟諸賢

何負于 國而令困頓之以至于此也一曰封章

六四

三

壅塞之極夫言路者猶人身之氣脉也疏通其鬱  
滯而節宜其盤戾不可一日廢也

陛下端拱禁中大臣不得望色小臣不得聞聲塵塵  
有此一線之通乃日進

御前稟從寢閣

君門萬里一入杳然致令披肝瀝膽之忠言憂 國  
揀時之至計付之規璣之嗟徒增投石之歎間有  
事當速下而竟若淵沉義不當俞而捷于嚮應陰  
晴卜度更不可問 官中府中既為二體大臣小



臣遂分兩途于是

主上之獨斷也而安見其非左右之私意

一人之默操也而誰諒其非煬帝之羣家府疑叢議

治禍釀豈莫大于此矣一曰邪議紛囂之極夫

官守言責隨事效能循職奉公素位殉志乃今則

異是矣躁進者覬覦捷徑善趨者窺伺寶穴羶附

蟻聚漸以成俗不安于無事而兢于有事相授相

訐似分曹偶或一議反覆而數月不定或一語糾

纏而累牘不止舌燥耳煩生怠取厭甚至理屈意

窮無詞可遁動輒曰四明崑宜舉絕無影響之事

絕不相干之人牽連為一網打盡之計明知其悖

理而急于求勝不難昧心橫口而出之昔日奸人

捏造之浮詞今日大貪大惡實為護身之符錄承

訛襲醜蔓引株連于是乎 廟堂之上無寧息之

期矣一曰積聚充盈之極財者泉也流而不滯之

物鹿臺鉅橋祇供牧野之大資大盈現林竟為寇

盜之藉資故王主積于民制于積于國而庸主則

積于宮中矣邇年以來開闢之繁典權稅之橫歛

以至于貂璫之貢獻梯山航海之入于 內廷甚

且惟正之供如金花等項 中帑珍

奇錯落槩從吸髓維肌金碧輝煌盡是塗膏券

才盡民散事理之常況民散而財未有終聚者也

奈何不兢兢也一曰府庫空乏之極管子曰利出

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四鄰畏出三孔者約出

四孔者危至于今不啻千百孔而已浮冗之弊散

不復收仍襲之誤重不復及在 宮庭者人不復

出在疆場者出不復入上下俱竭而中肥公私兩

盡而敵飽盛者撲滿火者漏卮昨見九卿會議計

無復之儻為苟且那借以稍緩目前已見其捉襟

露肘司計者廩廩組織如小夫有朝不夕有今無

後恐非百年無事之完筭矣一曰武備廢弛之極

天下未嘗無不測之變也有備則變且因備而消

無備則變將乘虛而起矧茲 都城逼近虜穴庚

戌之亂前車不遠未雨徹桑謂宜何如誌飾者乃

京營兵制歲弛而月不同矣天順間尚書于謙選

勝兵得十五萬人後二十年選勝兵僅得八萬矣

迨正德中選勝兵僅得二三萬矣至于今所謂選

鋒者屢屢盈萬人已耳歲支口糧不下數十萬費

不為不多乃徒有養兵之費而無堪用之兵所謂

兵與食而俱耗于強幹弱枝之說謂何今科臣純



宗文臺臣劉光復拮据從事不憚怨勞頗稱綜核  
乃春秋二操屢

請不得軍 國大計付之不聞萬一有警何以操臂  
指相使之勢運呼吸相應之機不可已而已之職  
殆不知其解也 一曰閣豎竊弄之極自昔常侍盛  
而炎燼灰北司橫而唐祚削禍人家國恒必由斯  
明主不任刑餘祇以供掃除之役未嘗委之以事  
權也乃今開採雄稅之使紛紛四出剝民釀亂如  
滇如秦如楚如閩有一能善其終者乎所最可慮  
者

中旨傳宣不由問擬太阿之柄倒持授人  
一人靈爽漸為旁落斜封墨勅長此安窮若不嚴為  
禁絕亂之基也其何日之與有凡此數者有一干  
斯皆足以致亂召禍矧事事與亂同趨種種與禍  
同門而欲僥倖于苟且此必不得之數也

陛下輪臺之悔惟此其時願翻然改圖惕然深省  
召在事諸大臣面求脩弭補救之術 亟簡官僚  
旋開講幃發 內帑以濟軍 國之需罷權稅以  
救子遺之命大小內外諸臣與閣部大臣議而後  
行將一渙號申異聞而太平景象耳目聿新如此

而海內不太平治運不中興者臣不信也亟望

陛下之自為 社稷計也至于 國家多事之時正  
臣子同心共濟之日舟行遇風胡越相拯如左右  
手安得自生紛紜以亂益亂臣所為大小諸臣望  
者有二焉今在事大老落落晨星所幸虛公無私  
毫無悞忌共致太平已有其機其將來者或釋苦  
次而踐 綸扉或從節越而登 樞筦量能剖破  
藩籬據赤報 國但侍進喜事趨炎走捷者不無  
其人或當先而微擁戴之功或無端而生挑激之  
論萬一不察墮其術中始以憐才愛士之念終成

背公植黨之私嘿嘿推而納之門戶中所不自覺  
暨且追悔而莫可及矣試觀李三才之籠絡王圖  
之招揀望風而集如水赴壑豈不嚇嚇米山轟轟  
烈烈然彈射交加冰消焰滅紛紛鷹犬又何益也  
長安悠悠之口謂病狂喪心之李朴猶有喜談而  
樂道之者雖風聞之言未足深信第恐一語之差  
為羣邪窺伺理亂消長之關此其端倪不得不先  
事而為不必然之忠告也考選臺省諸臣皆一時  
方正循良之選自應精白一心致身為 國乃年  
來惡習波流乘人 國變幻日新月盛以交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八



結依附為秘訣以攻訐罵詈為風裁入主出奴自  
黑變亂玉石俱碎天地為昏一誤再誤若更引而  
伸之其流禍定將與 國運為始終矣所願諸臣  
自立于四虛之途扶君子而抑小人換小羣而備  
大道化諭訛之風杜蠶凌之習毋使他日傳之史  
冊曰亂天下者言官也此臣所為未事而故不必  
然之苦詞也臣至愚極陋惟一念朴忠願與諸臣  
共相勸勉以釋羣猜以襄治運信心信口不顧忌  
諱其知其罪亦聽之而已矣職無任激切待 命  
之至

乙卯十月十三日

不元

乙卯十月十三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直剖紛紜之論以祈  
聖覽以質公評事竊惟年來邪正相混議論相角非  
一日矣昨者舊郎王宗賢一疏辨証而辛亥之計  
事已明御史徐應登勘疏詳確而熊廷弼荆養喬  
之事情已白定此兩大公案庶幾清明之會矣不  
謂考選一事持論議者有遺議于五臣王銓衡者  
因致慎于兩請而借事發端者置凌之亂又起也  
臣謂言官論事有二為  
國為上為人次之考選之得  
旨遲速乃國家言路通塞之關使

乙卯十月十三日

七十

聖衷欣然嚮用畧無猜疑則諸臣羣然彙征可幾旦  
暮即欲急于自鳴者何不少為顧忌而捨攘何為  
乎諸臣如初宇之女丰顏尚藏聲音未露誰為梗  
直誰為回邪誰為黨同誰為立異敢作雌黃之口  
輕啓猜疑之端使

聖意稍熒

俞允不速非所以為 國也張光房等五人之中三  
為臣之年友既選之後臣曾叩之見其異色冲容  
可為和而理矣正當善成之即不以議論風裁見  
而得以政事器識見愛借人材當道宜何如乃慮



不出此借爲兵端所爭者不足爲五臣重而反爲五臣損昨宰臣疏引報部考語迫之使然矣老成持重者再不必暴之以明心而增過于諸臣何利耶譬之一器焉有謂其宜于飲食者酌而用之總成其器而持而爭之實無其所用乎何日且有失脫之慮焉通于此喻則爭亦非所以爲人也既非爲國亦非爲人僅以進退無據之時爲牽合無憑之論不知事有根株者久而成案原無影響者久而成塵今日者試執塗之人而語之曰四明湯韓必輾然而笑曰此套語也此足以陷阱天下則何不邇之數十年已前曰嚴張之黨乎又何不邇之千百年已前曰盧秦之黨乎乃勦習陳腐舉諸人諸事一槩援入其中甚且翁正春貪鄙無節同市人之行孫慎行輕佻無度非大臣之體俱宜屏放輿論所同而不忘擁戴者急于然灰巧于推轂亦借以爲名目則臣請因而解之曰沈一貫畧緩其誅韓敬宜遲其成且待翁孫兩侍郎印借騰綸扉之後可乎早除之恐擁戴無名也夫一貫罪果當誅韓敬果當戍則上有國法下有公論臣之鄉人烏能真力彼機智權力能當一世者了此

易何不竟爲之使正人君子明目張膽論天下事者不汗耳于粧砌之虛言而交構讒邪不得用爲護身之符券亦快事也願努力焉嗟嗟人各有品桑梓不相蒙也人自有品點染不能玷也御史唐世濟數載家居三年候命生平本無媚骨項陛辭三疏識力挺然忌者目之曰媚銓部世濟不受也使其媚銓部必其用銓部者世濟今日且乘馳于淮徐之間矣假令亦以留心地方爲名聞上行私招權納賄以梓里之塵情亂公朝之成憲西臺之函墨等北關之除書則撓鷓銓政有風憲犯賊之律在法當無赦臣雖與鄉誼不薄請以白簡從其後焉如其不然斯人未可輕議也臣以非薄俟蒙任使從臺臣劉光復之後勉效奔走日不暇給見紛糾不已所慮寧一無期直行其耿耿願皇上洞燭時艱獨操治柄勿淆異說勿滯疑猜將考選二疏立賜批發則結局早而浮議清言路之氣昌而國是定矣

甲寅十一月初八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葉茂才揭為辯姦蒙疑直剖本  
 心以昭公道事職見唐道長條陳內有姦人捏造  
 浮詞等語與 朝野公論大相悖謬不勝駭異恐  
 彼說得行將來元惡大愆皆得漏網脫罪故誠心  
 忠告冀以挽回公道職一念懇款非但人不得而  
 主使即有一毫顧惜官爵憂讒畏譏之心決不輕  
 出此言職草疏時雖家人不使與聞密友不與商  
 議蓋盟自赤心而字字可對天日可質神明者也  
 切詳道長之意雖以四明崑宣並言然四明寒灰  
 既冷萬難再然崑山杜門息影非所著急其意所  
 獨注者惟宣州其欲出脫宣州者惟欲救援韓敬  
 耳一片苦心被職冷眼窺破故不避 斧鉞直扶  
 其隱齋戒沐浴特疏上 聞一以報 朝廷四十  
 五年養育之  
 深思一以昭千萬世是非之公論此職辯姦本心期  
 與海內正人君子默相印正者也若局外之當言  
 不當言或言之有益于 國或無補于世在  
 聖明自有主裁在天下自有清議職不必與辯 朝  
 野諸公其有隻眼斷不使懷忠抱赤之士蒙不白  
 之疑亦不使聽憑主使之人冒敢言之舉惟留此

案以俟論定而已職素性緘默不欲再疏實陳取  
 憎多口謹此具揭

乙卯二月十四日

三六六

三六六

九



河南道御史劉光復為科臣心術奸險醜邪醜正欺

君賣國乞 賜斥逐以消妖孽保全善類事臣聞言官以 國事為重而懷私者必誅以扶正為職而黨邪者無赦故凡大臣要路有公正自持盡忠竭節付功名于度外誓九死以不移即有微誤不必責也設好回不逞批根引繩空善類于一網冀顯報于將來即有小才所必斥也若吏科都給事中李瑾誠足異焉方其入垣之時素絲未染本心不昧行已委無差跌言論多有可採及涉世稍深慕羶漸濃狂風驟擊心膽俱寒遂密地以翰降善蒙面而不露此士紳疑信相參未敢盡保無他職獨意老成持重何遽黑心塗臉孰知其有大謬不然者耶首垣既得自謂太阿在握可以前茅同黨報效私主捐名節而不懼敢爭悍以噬人逮眾正理直氣壯彼黨抱頭鼠竄又復巧作淫婦媾置圖掩一時耳目終是私情久膠奢望太張乘覺觸腸機關畢露遂至違公論犯眾惡而不覺矣請就其論銓臣者畧加剖質肺肝何遜于眾見其曰扶同是一篇大主意而又不言所以扶同者何事何人欲

吐不敢藏頭露尾豈是光明之都諫果可列于可君子之林否耶推其心必隨伊高下可否悉聽三才之私人悉推三才之勁敵而後為不扶同意固如斯矣母乃太忍乎曰規曰例李瑾每多任情去取輕重失倫曩者被人看破已自支掩不來猶拾鉅釘恣其咀嚼獨不思金忠士喬應甲非年深御史乎金明時不過堂考察而以要挾問罪豈明例所載乎李三才

請公正內官從來有此例否乎瑾何敢無一言且交臂而賀戰勝又拱手而觀孰敗也吏科掌印必內轉陳治則胡不太常耶陪內者必盡內宋一韓今何在耶穩戀自己營窟又欲戒恩同鄉吏科都之職業僅僅如斯而已總之爭內爭外祇衙門一已私情不關

國運消長議擬協贊乃近日調停巧筆原非畫一王言瑾輒借以斬艾忠良是乞陞反為殺機而票擬者亦安知流禍至此矣例推諸臣自有本末才品各可遠到但胡來朝之為此舉謂非捐軀報國丹心貫日則不可也職方自媿莫及當於古人中求之恨以小人相加不與指真德秀為真小人者



較然一轍乎君子之腹恐聞者掩口 都城皆為  
絕倒瑾試微行衢巷自信臣言非謬若嗔來朝不  
為說明寧知若人實難開口瑾又試觀同省諸臣  
樂與接談者屈指幾人而何怪乎來朝也理當公  
言即同省力請而抵死不取事可忘言即相知婉  
勸而欲罷不能是何勇怯之不中程良由惟命倚  
靠他日環顧左右誰是吾黨到此地位無可奈何  
瑾縱不為衙門惜不為

會典惜不能不為狐免惜也瑾亦不為溺職慮不為  
旨慮實深為一脉之斷續慮也上恃大僚猶多契  
密遠思孫瑋猶有焰光努力一角倘得鄭繼之杜  
門胡來朝引退即便呼朋招類俾私人冢宰私人  
秉憲私人掌選四散欽跡之臺省復彘聚而蜂屯  
磨爪張牙逢人便作任睡耻以快報復奉李三才  
為宰衡稱元功受上賞于計似矣寧知王舜為莽  
獻璽之後天奪其魄驚悸而死今 國運方隆

九廟神靈寧爾宥耶張國儒安恬自得人方服其識  
量瑾胡忍益之疾耶臣與瑾時時過從言言肝膽  
亦異善道異人和衷為 國而何其愈趨愈下略  
不回頭耶昔交情本濃今 國事更重馬援飛責

隗其滅洪歷數衰紹交非不終義難兩全已矣今  
李瑾知吾心耳瑾之抵詞必將曰叅伊者為媚太  
宰趨選郎可以潑口箝制天下具有耳目一手誰  
能遮掩成敗禍害臣不以介意又何畏乎巧王即  
以加職職弗顧矣國儒例推絕不聞嚮間有弟議  
同鄉同門必苦口力爭雅意從厚可矢天日今瑾  
欲誤 國安敢避嫌不言知臣罪臣無違恤矣惟  
十載推赤置腹一旦舉戈相向友道頓乖初心大  
違黯然欲淚職固莫如之何也叅照得吏科都給  
事中李瑾機械慣熟鱗甲深藏見勢在人賣降恐

後羈的隱而未顯猶作狐媚勉踏兩家之船權勢  
得以自由便逞鴟張亂飛百步之箭指忠貞為宵  
小含血噴天加孤高以雷同裂檢喪地良心已死  
白日無光惡計得行善不留種宜正三覆之法以  
慰四海之心毋容首垣貽羞瑣聞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李瑾 立加斥逐庶妖孽變祥泉  
正得安而  
國家綿有道之長矣  
乙卯二月廿二日



山東道御史金汝諧爲修人事以弭天變勤交儆以飾實政事臣伏觀本年三月朔日蝕告變百官救護恐後竊意

皇上當此得無穆然竦惕于衷乎蓋天心仁愛人主則出災祲以譴告之故能謹則災化爲祥不謹則祥化爲災如影響之不爽

皇上邇年災之形于章奏者屢矣如川蜀之雷鼓震天異日墜地中州冰雹大如雞卵雷火光火如斗且地震于畿南又震于山右茲上谷衡陽等處同時震動者又見告焉況日者君象也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太史公日月食常也日食不減也春秋書日食星隕無冰大水縷縷難枚數而不言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彼一政而鼎雉消異一言而災惑退舍豈非人定可以勝天哉故曰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言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當遇災而思省焉

皇上如天運于上所稱造化生身搏捩陰陽者也故言法天者豈非如天之雨露風霆相濟以施耶今人情或宜厚而反薄如 瑞王之加禮 惠王桂王之選婚久稽叶吉或過厚而難繼如 福王

之請蘆田廢田鹽店鹽井諸事取旨如寄何厚薄失倫歟善法天者豈非如天之離照建極向明出治耶今事或宜急而反緩如 三殿無鼎建之期

皇極門箭樓業已庀材鳩工而不聞

俞旨或宜緩而反急如靈應宮重簷殿胡良巨馬二橋則頗傳宣催督何緩急失敘歟善法天者豈非如天之春溫秋肅號令不爽耶今或宜予而反奪如王德完鍾羽正雒于仁孟養浩諸賢及滿朝薦王邦才未覩賜環或宜奪而反予如張燁之代攝

晉稅潘相之代攝閩稅何予奪失平歟且亢陽而不下濟屯膏而不下流如候補科臣顧士琦等立還舊物考選科道李若桂孫之益等立補新銜俱爲

明時楨幹屢經銓部補牘如訴之于天各省撫按描寫民情流離疾苦如謁之于鬼神世道釀成鬱結痞悶之象天之示異職此之由可不洗心滌慮以應天之仁愛者哉至于輔臣宗子之家相有變理陰陽之責臣嘗考萬曆初年以後相業凡更三局江陵以卓犖恢張之才其術近于申韓竟收部院



之權而握之于手此其失在于攬權攬權不已轉而怙寵怙寵不已轉而驕威卒之身名大敗此固一局也吳門四明以來繁債轅而力矯之其術近于黃老陽爲避權陰爲攬權票擬不引爲已咎而直歸諉于

聖德難測實有時上通線索以售其計機務不引爲已任而直卸擔于部院知道亦有時下籠部院以行其私于時臺諫不顯棄其身而陰棄其言卒之缺官廢政此又一局也葉向高始而牽制致弄既而憂謗畏譏欲合異同爲調停而終不能破異爲

同欲合彼此爲周旋而終不能挽歎爲平故廟堂山林合而爲一而有倒持之虞臺省議論分而爲兩而有玄黃之戰皆牽制之一念失之也卒之國是日紛此又一局也蓋輔臣之意嚮實人才消長宇內治亂之關意嚮所露使天下之正人君子皆望風彈冠而世道蕩平是爲治之徵意嚮所形使天下之僉夫壬人皆先意攘臂而世道紛競是爲亂之徵歷觀往事可觀矣至于今日乘廢弛之後利用振刷乘紛競之後利用公虛若避權而因以避事還謗而因以遠嫌非策之善也若先入而著

成心匪開誠而布公道亦非策之善也一在實心以任天下之重震撼盤錯畢力仔肩勿談于心力俱盡使天下睹精明之理一在虛心以持天下之衡東西南北四虛無我勿難于同舟共濟使天下收寧靜之福是在兩臣協恭濟美以共襄泰運耳臣竊有厚望焉自端揆大臣而下至于百僚羣工如星隨斗斗隨杓皆有丕亮天工之寄者也臣以爲天下有三重言路不可不重憲度不可不重仕路不可不重何以明之自言路之權漸輕于是開曹令吏公然佐閹局內局外互爲應着邇如南京

太僕寺少卿葉茂才者僅東林委瑣之徒耳乃無故突出言官建議護奸一疏不疾而呻已經科臣連章糾正之而一疏不已繼以一揭動播四明崑宣湯韓爲題目掇拾他人口中之唾嚙嚙求勝長安喧傳謂茂才代奸黨出死力故爲此先發制人乃云不聽憑主使誰其信之雖清議已明若不足辱白簡不意賀煊李朴之後又有若人之涸涸國是者何以儆官邪耶臣因是有感于浮言之日競也躍冶而營窟穴者坐踞鴟張或爲多穀關提之謀是孟門之險也占風而效首功者惟伏鷲



或爲首尾率然之策是鬼域之奸也。或有所護法于彼而先肆其排擊于此。或有所挑激于此而陰寄其倚角于彼。願

皇上立爲詢事考言之法。局內者因言而定人品。局外者因言而責事功。則浮言自省矣。故曰言路宜重。賈子曰禮義廉耻是爲四維。故崇名節者耻辱身。持風紀者耻辱國。臣專闢于外者。平時訓練則尚節制。變起呼吸則尚機權。昔郭汾陽單騎降虜。張忠定下馬高呼而清蜀軍之變。古大臣當事變而神閑氣定。若此。今福建巡撫袁一驥雖閩人德

八三

之。但經高宗兵劫之而去。又挾其子以偕行。如入無人之境。以堂堂擁彘重臣而駢肩于隸卒之中。跟跟于兵刃之下。何以令衆庶見也。此其膽智韜鈴亦可槩見。已曾有受辱于刑餘之手而猶晏然立。萬官萬姓之上乎所宜聽其自裁。以培士氣耳。故曰憲度宜重。自仕路重內輕外。于是甲簿書而希京秩薄藩臬。而羶清華卽如例推一節。累年見爭果爭人品乎。抑爭官爵乎。不知從虛境界而觀。則華臚秩總爲過眼之蕉鹿。從實境界而觀。則封疆展采總爲王胡之幹濟。觀人者原不以一

節而限他日之事功。則爭執者安可以煩言而致進退之維谷。又何事嘵嘵爲乎。且仕路濫觴至今極矣。自開納例行。而以名器爲市。甚至改選正選者。有積薪之歎。而改納空年者。有徑竇之捷。始以利而得官。必以官而牟利。又甚至有不納不空而得官者。如疇昔所稱飛過海黑虎跳等弊。朝廷曾不得寸鏹之輸。而羣小已飽其狼貪之欲。尤屬可駭。臣承乏諸差。兼巡視太倉銀庫。欲痛懲其弊。竇願自今。著爲令。凡開納事例。戶開則工止。工開則戶止。庶頭緒清而稽核自易也。便一宜令戶部

八四

山西司與太倉監督凡事例各置月報。循環參互稽核。每季終移文吏禮二部。查其實納果若干名。庶挈其綱領而虛冒自杜。便二故曰仕路宜重。有此三重則國勢日尊。國事有濟。所以挽回天意。端有賴焉。自古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又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讓。誠能

君臣交相省則上作下應。大法小康。秕政轉爲馨香。泮戾轉爲太和。所謂事天以實。不以文。庶人事盡而天不爲之災。將玉燭永調。金甌鞏固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曷勝激切懇祈之至。

乙卯三月初七



湖廣道監察御史牟志夔為滬陳愚悃仰祈

聖明鑒納以保久安長治事臣惟畢慮而竭忠者人

臣之大義也虛懷而受諫者上聖之芳規也惟然

故不致有偏頗拂戾之施而永杜夫壅闕隳弛之

漸唐虞三代盛時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綿延歷

服而永享休嘉者恒必由之耳

皇上聰明神聖

大孝迥出千古足為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二十餘

年以來

深宮靜攝 郊廟不親

深宮靜攝 郊廟不親

朝講稀御紀綱凌夷官職耗廢侈瓊林大盈之積授

城狐社鼠以柄物妖星變水旱盜賊夷狄往代所

兢兢修政修教以挽回消彌之者且疊來狎至而

皇上恬不為怪也抱杞憂者既不得造膝以陳而托

之章奏亦復不省閱閱遑遑計無所出即今合疏

祈

請如

皇太子之講學也 皇長孫之出閣授書也是

宗廟

社稷之大計而萬不可再為停輟者也

瑞王之畢姻也 惠王 桂王之選婚也是男女

室家之至情而萬不可再為遷延者也

皇上慈愛天性豈其不賜于是亦猶是下固急之

上固緩之慣用其機權以駕馭一世耳其在父子骨

肉且然安論外庭安論編戶此而不急舉行臣恐

天下之解體也至 福王之剪桐固無幾時也

祖宗之家法不守駱壑之願欲難填淮之鹽店請矣

蜀之鹽井請矣 留京之蘆洲請矣馬店茶稅請

矣丈量騷擾剝虐幾徧天下聽宵小之撥置遺

君父以焦勞異時 天潢之派衍日繁執此之例安

所取給此而不急禁輯臣又恐天下之解體也夫

微獨解體而已也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今

日之民固竭力以應惟正之輸供亦忍死以恣稅

瑞之攫取者也方且所在嗷嗷怨謗載道而又見

夫倒行逆施之若此莫有固志且生易心一夫持

挺四方響應萬一震驚 闕庭悔其何及

皇上何可無深念也往者楊榮陳奉高淮梁永之播

惡也中外臣工為民請命至干

嚴譴迫决裂之後天下幾有動搖大傷 國體夫往

事已矣後車宜戒高宗之在湖也窮天罄地屠戮



百姓劫制重臣反形已具卽速陳諸市猶足以少  
洩閩人之憤恨而大彰 朝廷之威稜迺敢逗遛  
不前希 寬宥各之誅臣觀其罪惡貫盈

皇上卽欲宥之安得而宥之也此而不決致令 藩  
封翼虎相率效尤河南則張佃梁進山東則曹登  
劉顯假以丈量所至擾害甚之閩時之杖殺無辜  
佃戶龔應春之抗奪直指罪犯近來進忠之擅謁  
孝陵又見告矣此尤大逆不道之甚者也

皇上何可無深念也今靜俟逾時

聖意應有轉動而 天聽稱高臣卽欲有所開陳安

能舍爾時之喫緊諸臣之迫切以附于務蕪之獻

哉抑臣更有進焉 朝政之多所闕失其茲敷宜

更而官邪之未有處分其屏除宜力乃爲振頹靡

之習而昭平明之治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

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

則去之閩臣方從哲列 綸罪而受平章之寄凡

主德之淑慝也 國計之安危也民生之休戚也吏

治之隆汙也風俗之澆朴也錢穀之登耗也

典禮之舉廢也刑獄之出入也舉而萃之而其責之

顯者在票擬夫固酌衆情而効之

原缺



是九死一生之餘息主爵推擢未荷

明綸渙發安冀一歲九遷之

殊恩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等諸臣所宜亟為

賜環以資勸勸之畧而作忠良之勸者也即上下之

泰交不成而法守之凌替日甚任大責重自當稱

塞而圖報積誠盡力豈容顧忌而遲回官無論崇

卑內外隨事儘可効忠念若在溫飽榮名所監安

能及違其心苟無他即形跡嫌疑宜置之不問既

實見得是即非譽贊毀俱付之儻來若乃悠悠徒

取文位將來素餐之譏靡靡一味趣時自覺夏畦

之苦檢押之不固而才諳徒工職業之不修而窺

矚則熟廉隅罔飾行之濁而言之清哆談無當穢

惡日積我善藏而人善意欲蓋彌彰幾諫直諫以

事君父且然而狎暱友朋必欲曲覆其短身敗名

敗收之桑榆已晚而怙終末路不肯少變其初傾

排之毒橫張不難同儕而下石睚眦之忿必報罔

顧殃及於池魚雖夙夜匪懈繫豈無人而師濟比

肩方之蔑矣良由

皇上一切玩忽故妍媸邪正混淆莫辨如波斯類以

至於此夫紀績玉屏者彰求治之美稱覆名金甌

者為卜相之盛舉以此鼓舞將感奮必倍精神流  
通朋黨潛消恣睢默化是在

皇上加之意耳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非能神運鬼輸

贏于此而不縮于彼者也

皇上既厚歛以局之

大內一入而不肯出九邊復急需以索之司計一出

而不復入其 帑藏之存積工作之給發一錙一

銖盡民膏血矣宜屑越供尾間之漏而中官鋪墊

之橫索奸商支領之無經應找補者未甘裁抑應

追取者動輒延推迺在事諸臣或疎縱失於隄防

或點染自為脂潤財之耗也百孔而未有盡大段

各衙門錢糧盡是書辦為政司官猶鼠之同眠中

貴內外之交通商人線索之暗度而非此輩之果

有神術也巡視科道太倉銀庫廠庫十庫季差居

多絲紛之頭緒甫清瓜期之程限已迫奉公者慨

晷刻之無多偷安者快弛卸之有幸交代之際稍

胥因之邪移多寡收補完欠甚之緊關冊籍付之

祖龍之焰陽侯之波如是則錢糧安得而清夫巡

方按臣一年為率即光祿京營關倉鹽屯亦惟此

制良有深意惟五城事關恭送有法司以分其責



故季差可耳今積弊之後宜如光祿等差科道俱以一年為率差滿一併考核則所為稽查之者當必智盡能索不遺餘力以從事矣夫京運民運之不足猶煩敲朴苦楚而稽出稽入之必慎祇需歲月從容甦民因而裕 國儲計莫便於此矣我朝自定鼎以來雖天造 神京實地逼虜穴且也諸邊延袤萬里而遙彼并力直突無所不攻而我分形策應無所不備安得長恃金繒偷此食息說者曰平原易地彌望無際胡馬之蹂躪易逞則邊境宜修也鳴鏑控弦短兵相接漢虜之長技不敵則火器宜講也漢武帝之御將也失律喪師罪矣間得立功自贖而對簿不實者必誅死不赦則邊功之虛冒宜核也塞垣戍卒烏形鷓面燔蠹不能充果然之腹有覩狼烟聽金鉦而却走耳七月無糧可為寒心墮膽臣又恐并羸弱之卒而無之矣則邊庾之匱乏宜裕也夫虜運方衰幸無桀黠矧冒頓又無中行詭軍佐之而貪 中國財物如啖蔗舍而弗忍唾之耳不然如近日宣大之欲苟且結局豈惟封貢無成亦且疆場失守備禦之策未可粗為緩圖也凡此數款皆目前事臣之有慨于

中者也憶臣行取候命時羣克煽亂虐焰彌天部臣沈正宗無端闖入構陷王紹徽鄭繼芳等粧捏賍私橫肆誣峨一工部司官清理街衢自其尋常職掌適于御道警蹕之所高懸榜文無人臣禮尤大不敬舉止猖狂語言媒孽頗有科臣朱一桂倡言糾駁投身鋒刃之中義不返顧而狡猾之選郎朱光祚起而乘之狐媚秘變幻之踪狼心逞排擊之手恰當例轉之時占風不動迨選事已完清卿握定在手而一桂遂不免矣掩耳盜鈴愈巧愈拙此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事也居家種種惡狀噴有煩言計其鼠伏移時儼然以太常補矣南大僕寺少卿葉茂才昏庸無耻陰賊可畏當狂瀾甫定之時為背城借一之計御史唐世濟一疏意在息黨彼猶包藏禍心嗷嗷以逞既經駁駁尚發抄一揭轉換支吾山鬼之伎倆已窮含沙之毒螫未已 留京重地豈宜廁此僉壬以玷華貫若正宗光祚茂才三臣者亟宜禡斥以警官邪者也吏科都給事中李瑾初令衝邑儘有執持繼任工垣多所裁省雅負時譽臣夙重之游至今官輿望頓損臣閱其條陳部



不早列彈文至年例一事始知其不勝任也臣每  
慨浮薄者流動以稱頌大臣功德繩人而不顧  
國家之大體言官主糾參不主保舉其誰不知而  
甘捐生平以徇科臣與其無視臣淺也如瑾者識  
見尚須陶鍊虛憍尚須馴服必欲驟躡清卿臣恐  
其足已自封至于敗轍自悞而因以悞天下也年  
來章奏槩多 留中言官自糾參主爵自推轉已  
經糾參者如資俸已到自合請自

聖裁而山公啓事自有聞也此亦銓政之當酌者也  
臣被命長蘆鹽差俱經年空署之後案牘山積昨

秋鹽引停掣商民延頸以待深慮有悞國課戴星  
次第批行迺敢齋心具疏上干

聖聽倘得蒙採納將解體之人心可收而 朝政以  
舉官邪以清久安長治之慶即在于是凡此皆在

廷諸臣所已言所欲言而臣藉手以仰答  
高厚隆恩少盡其就列之職分也

乙卯三月初八日

司差滿巡方回道考核是矣凡百有位豈其遂無  
責成御史舉核輕重宜酌是矣同一復

命何以偏有指駁初猶凌人以威氣今始畢露其克  
鋒借事發端為驅除計尚書鄭繼之如果不堪統

均曷不早列彈文至年例一事始知其不勝任也  
臣每慨浮薄者流動以稱頌大臣功德繩人而不

顧 國家之大體言官主糾參不主保舉其誰不  
知而甘捐生平以徇科臣其無視臣淺也如瑾者

識見尚須陶鍊虛憍尚須馴服必欲驟躡清卿臣  
恐其足已自封至於敗轍自悞而因以悞天下也

年來章疏槩多 留中言官自糾參主爵自推轉  
已經糾參者如資俸已到自合請自

聖裁而山公啓事自有聞也此亦銓政之當酌者也  
臣被

命長蘆鹽差值經年空署之後案牘山積昨秋鹽引  
停掣商民延頸以待深慮有悞

國課戴星次第批行迺敢齋心具疏上干  
聖聽倘得蒙

採納將解體之人心可收而  
朝政以舉官邪以清久安長治之慶即在于是凡



皆在

廷諸臣所已言所欲言而臣藉手以仰答  
高厚隆恩少盡其就列之職分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乙卯二月二十六日

南京大僕寺少卿葉茂才為因病乞休聞言增惕  
懇乞

聖明早賜職斥以釋羣疑事頃臣以夙疾屢發具疏  
乞休聞御史牟志慶金汝諧相繼論臣又接同官  
陳所蘊傳到御史唐世濟揭帖大都疑臣疏若有  
所主使然者除臣藉黨待罪外伏念臣病骨支離  
強半在告孤踪孑立素無依門傍戶之交前疏就  
事論事明白易曉毫無分曹角勝之意乃至橫被  
口舌謂背城借一而先發制人謂借其生力為奇  
兵者臣竊感之臣與世濟皆欲共偕大道者也但  
世濟欲大小臣工不生異論而要挾號召意主于  
同臣欲大小臣工可否相濟而合異為同意主于  
和世濟以發摘奸回者為捏造浮詞為奸為小人  
臣以發摘奸回者為忠于

皇上為君子此毫厘千里別也合者不約而同同者  
強合不和和者從理而不從人是非歸于至當同  
者從人而不從理是非亂于多岐世濟疑臣旁贊  
佐擊 國是愈淆不知同者消國是乎抑和者消  
國是乎以臣愚見必由同而反之和然後謂之渙  
小羣謂之偕大道謂之定 國是審如是則臣與

京察記事卷八

九三



世濟雖相爭如虎相說以解可也是為大師克相  
遇何奇兵取勝之有世濟同里賢者之評謬計  
臣清修恬靜而惜其議論之無奇顧清修恬靜臣  
何敢當第臣素奉教于君子惟是行庸德謹庸言  
于君子小人和同之辨巧言亂德利口覆邦之戒  
恒凜凜素為著龜依乎中庸道世不悔如斯而已  
何奇之有臣復虛心以釋世濟之疏其欲與臣相  
證者不過為一二被論之臣欲牽扯四明崑宣以  
圖報復者耳是誠三尺孺子一言可了何待申明  
竊計當日論四明崑宣者豈盡盜木占廠豈盡賣

京察記事卷八

九

九

官鬻爵豈盡借此為裁身禦眾之策乎蓋有奮不  
顧身若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之指摘計  
典者有違眾獨立至死不變若沈裕之別白妖書  
者有質直見信清議稱屈若劉策張篤敬等之搜  
剔科場者謂非忠于

皇上之臣不可也今世濟以奸人捏造浮詞一語槩  
之于汝安乎就令一人之身分為兩截誠盜木賣  
官則當罪誠摘發奸回則當取君子不以人廢言  
可因其盜木賣官而併斥其摘發者為奸乎自沈  
一貫湯賓尹敗露後以四明崑宣汚穢君子而被

其陷穽以致淪落不偶者誰乎大貪大惡實為護  
身符錄而得免吏議者又誰乎可見四明崑宣原  
不足以累人人自累于四明崑宣耳摘發四明崑  
宣亦不足以掩人人須自致耳昔日論四明崑宣  
者寧保無奸人窺入其中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  
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借一節以蓋生平畢竟  
惜者少而真者多世濟而不欲抑小人則已欲抑  
小人請自四明湯韓始世濟而不欲扶君子則已  
欲扶君子請自摘發四明湯韓始如何也天下所共  
指為小人者不止于四明湯韓而以四明湯韓為

京察記事卷八

九五

九

嚆矢所共為君子者不專于發奸摘伏而往往出  
于發奸摘伏之中不可盡非也臣與世濟雖接壤  
咫尺素未識其面目誠不知世濟為何如人獨感  
世濟過信同里之賢不以臣為不肖而欲以公心  
相質證臣非木石敢以狡詞相報亦惟是君子小  
人之際願世濟慎擇其人毋以同己者為賢以異  
己者為不肖毋浮慕君子而媚嫉以惡之母怨小  
人而褻裳以從之誠如是臣雖不肖願佐下風不  
然縱巧言如簧有識者視之如見肺肝耳不見同  
鄉陳與郊平當與郊盛時常趨附王篆王錫爵諸



權要矣常疏及薛敷教等越職言事矣常陰結吏部謝廷案等竇權弄法矣又與苗朝陽林祖述等結為死友中傷善類矣而同時士紳畏其螫毒者唯唯不敢與爭是非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臣以德報德所忠告于世濟者止此終不能于庸德庸言之外而別為奇也世濟又謂臣轉換支吾必無定主亦吹毛者過矣蓋臣具疏于君父之前以一貫賔尹並陳是就其詞而駁之也具揭以告朝野之臣謂沈顧若在所緩湯韓尤其所急是窺其意而表之也臣志素定可與天日共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八

授何必求勝內省不疚何憂眾攻難肋一官何難勇退兼以衰朽多疾志在首丘即今耦俱無猜尚思掛冠以保餘生況諸臣懷芒刺在背之疑而臣為杯中之蛇影眼中之砂礫萬無可並立之理伏乞皇上早賜處分即將臣罷斥以安諸臣之心以息疑忌之口臣雖跼伏草野然有臣疏在人耳目後有大奸巨惡若一貫賔尹韓敬者出一二忠赤之臣猶得執而攻之不至避忌奸人捏造等語退縮不前臣與有榮矣倘或留中不決則臣進退維谷義難苟容不得不戴罪東裝僑寓別館以俟聖斷況臣臥病之始印務已屬新任少卿陳所蓋署掌臣在任一日則素餐一日尤非臣心所得安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卷八

乙卯年四月十七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為 父子至情無解

君臣大義難逃敬效傾葵以希采菲事臣自惟行能

謏劣無所比數濫竽披垣頃聞

冊封之役次第及臣臣將 陛辭南矣一切當言之

事臣應條具以 聞而謹摘 家政

國政至緊至要有諸臣所當言不厭為撫諸臣所未

言不嫌為勑者臣請不避斧鉞披瀝以 聞以展

臣一念之區區惟

陛下垂覽而採擇焉夫父子天性無間卑崇況在聖

人建中立極以

陛下為子止孝何難為父止慈乃自 東宮歷十餘

禩文華書局海幢塵封婦寺日親師儒日遠

陛下愛之耶抑忘之耶 東宮母王貴妃襄事數歲

而瞻地蕭然 東宮妃郭氏賓天逾歲而藏土蕭

然即 東宮子為

皇上孫負岐疑狗齊之質而開講蕭然 瑞王燕喜

未諧祇增標梅之歎 諸王夙占未定逾遲合卷

之期而最急更無如 瑞王婚

陛下試問禮臣何宗彥何為勑重歸之想也夫以

陛下家事

陛下父子間萬不可已之事而今廷臣以去就爭傳  
之史冊謂

陛下何如主何如父也若 福王寵盛而驕聽其宗

之人無然郡國震驚

陵寢壞亂鹽法長史張王後亦思引退

陛下何不沛發

德音首為 瑞王擇吉而其餘吉凶諸禮漸次舉行

至 福王則收管業之成命禁徵鹽之驛騷毋致

政以賄成驕而速禍庶幾哉父父子子各止其所

陛下之一家安而天下安矣若君臣大義則關

陛下國政恢自堂簾情隔魚水交疎而召對不行疏

揭罔效輔臣方從哲以進不得關其忠退不得行

其志而亦思以一去謝天下乃

陛下虛銜套數一則曰檢發再則曰檢發而檢發每

托之空言也

恩禮衰薄大義斬然即于輔臣且爾爾矣六部自尚

書侍郎迄今倉場戎政額設共二十餘員今尚書

纔一人而 請告者屢侍郎纔五人而杜門者三

都察院三堂並缺署院張問達凡二十上不報

至賦歸來



一得無怡然動念耶其他或已備而未赴或請補而未  
愉若孟一脉雖已推副以平乃其在前後也縱于橫行至中軍吳用宣以死道臣劉之所  
以寬黜一脉亦揣知公論難容鬱而成疾則一脉之

主恩隆重臣病沾危一疏具在也荆州俊雖已補刑部侍郎乎乃其在甘肅也任老病同知原乘雲為心腹而查勘受其欺任狡獪游擊王國均為爪牙而咨補聽其關說蓋自掩敗為功至以奇捷可疑曾封白簡而州俊前路念灰兩月俱替以佐邦

京察記事 卷八

三三五八

禁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則州俊之驚聞寵命度力難勝一疏具在也之二臣者相應賜環以恤大臣之私仍

勅另推以補部院之缺此外若尚書之推李汝華李銜等侍郎之推史繼偕丘度等都察院之推呂坤復除考選索米長安印如六垣典試冊封銜命而出非久且虛無人而御史至一人兼數差不堪委頓

陛下能終印利弗予乎各省司道則雖列取

旨嘗艱黜苗殺傷人動以百計而隕傷職官如孤雛腐鼠無兵無餉僅視鼻息于一安克甚而以郡伯之勞至充守城之役彼中司道晨星且未必盡禪成敗之數者也會須特簡材望逐名填補仍准異時做邊通例酌以超遷不者西南半壁恐非陛下有此最今日方隅第一務也而

陛下知之否耶則陛下之不可不加意于應補諸臣也自慈寧仙逝而恩詔普頒謫籍名賢蒙

旨環召啓事疏名上請不啻數矣計源名在

京察記事 卷八

三三五

御前終當檢發以全純孝乃若疏名未及實煩有人姑不必旁引如卽李三才大好大貪今古罕儂往宵小黨護交口清流而當先摘貪狀者為邵輔忠徐兆魁錢策已而王三善為挺身請往行勘假令皇上不待今日之勘而早勘于當時將海內賢奸一筆判斷于今五六年內三才或有悛心恐不致駭彌張而醜彌著一至于此今三才敗露極矣諸臣首倡發憤尚不足為異情者風耶尚可令泌水樓遲自適其適而已耶東林理學強半虛名砥節矯修纒一二人止耳方其盛時縉紳為主而諸生旁



助之今稍替則諸生為主而緝紳陰使之方其成時意得志滿其氣浮故其惡亦浮如狻猊虎豹張牙踞齒可畏而或可避近稍替則奸謀譎計其意深故其惡亦深如魑魅魍魎潛蹤匿跡可畏而更不可測今日謀人財明日謀人屋今日毀僧舍明日佔尼庵人人自危在在震恐聞有一鄉紳杜門著書不入其黨獻春鄉飲之請此紳全無赴意而諸生夜聚蜂擁其門以阻其出短衫短視壺榼酣飲謹叟若雷黃昏而來天曙乃解似此景象幾成羅刹鬼國矣而獨惜籍紳族使大端以惡 廟堂之見棄而洩忿于鄉邑者又似慮傷數年之體面而故為肆虐以逞者何不廉察渠魁痛加懲創以為植黨恣睢者戒而就中一二修士仍與登庸以消其憤懣不平之心而殺其披猖亡忌之勢斯亦維風 括也則 加意于應起諸臣也至于 國是未明 或在差而欲甘心于銓部則南北之交章互詆恐不得以一人偏見而發大難之端或在籍而思擁戴乎新揆則大臣之謀斷自得恐不

春書覆有聲乃乞憐播壟而作客輒沒談平時事鄭一麟夜行不止乃依附草木而上書敢刺及于端人良由 皇上平日任此紛紜莫為區別以滋蔓至此若使其愛惜人才則區別宵人正以保全善類而何至泛泛悠悠漫無可否厭薄之心勝而愛惜之意微君臣之際槩可知也夫 皇上二十餘年來雖廢 臨御而猶不廢批荅三五年間即不盡批荅而批荅尚多乃今則一切章奏有關家政國政者往往批荅什一留中什九以致茅靡蕪廢光景凄其試觀沴氣蘊崇土妖垂異天鳴地震星殞風霾白日無光沴戾已甚夫天心仁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而 陛下若有所不見不聞迄今未嘗于家政國政間修 禳修教豈其真棄天下于度外而漠不關心其母亦必有所奪不覺重若彼輕若此耳夫自權稅繁興 朝多闕事天下僉謂 聖心奪于利而臣愚竊窺 聖心匪直以利奪也更奪于釋奪于仙都城內外梵宇闐市比丘剃度所在而然近者工修靈應園



金錢寺創普陀甘開外蒙以及胡良巨馬二橋而假托善緣冀徵福果益

陛下之留意無生法忍也久矣頃復志溺長生而聽焚妖說不思漢武往事妄想空勞晚年乃始悽然曰天下豈有仙人

陛下何不取而考鏡之也臣嘗謂帝王之壽與眾庶異眾庶以長生久視為壽帝王以太和元氣布護彌漫下世卜年能過其曆為壽

陛下誠篤情父子篤義君臣 家庭以內 官作何隆重 朱邸作何防閑 福王作何 朝

廷以外官僚作何處補士習作何整頓浮議作何消弭自此家和國和而天下和協人壽悉壽民壽國而

陛下亦享國長久與天無極其為壽也不既多乎臣愚不識忌諱但知曝背而獻

至尊其茹納惟命其以臣狂瞽而斧鉞臣亦惟命臣曷任跼踖惶恐待命之至

乙卯年四月十七日

河南道御史過廷訓為朝議漸清旁贊不止再陳虛平之論以備

聖明採擇事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議論之淆亂而國運隨之故扶國運者要以清議論為主方今時事之最重者無如

皇太子之講學與 皇長孫之出閣讀書最急者無如 瑞王之成婚與 惠王 桂王之選配最苦

者無如兩河之病困二東之災傷不能當 福王之莊田再行清丈以茲騷擾而近又有長蘆改支之事此皆諸臣之所焦心而慮極力以請者乃臣

竊以為其一則關 王器其一則關 家法其一則福王偶惑于羣小以致此紛紛之多事耳 皇王豈其玩視王器輕視家法而不善為 福王計

久長者不日自當 渙發綸音大慰輿情惟是賢奸消長係 國家否泰之運而議論清濁實賢奸消長之關今日 朝堂

之上條靜而倏置章疏之中旋清而旋濁則其端槩有六臣請盡言而無誅可乎一則名根當淡夫 道德功名富貴古人為三途而士品之高下從此 辨焉乃今之所謂道德則功名而已今之所謂功



定衡年來門戶曹分偏執更勝其人同已輒見以爲君子而躋之于臯夔伊傅之儔其人異已輒見以爲小人而等之于莽懿温操之輩左右之袒一分既不復合水火之勢交爭又難再解夫宇宙大矣何必同已者之是而異已者之非人情又至變也豈是中之盡無非而非中之盡無是故同已異已未定憑以論人曹好曹惡又難執以衡士在官則有官評在鄉則有鄉評採訪既有確據或議論行事各有相蒙或初行晚節各不相掩酌裁又有微權倚起廢推陞持此爲券則瑕瑜長短自可互

京察記事 卷八 百七 三二

收不惟人才無剝落之患而人情亦可杜鬻爭之端語云成心忘然後可以進道臣謂今日惟成心忘然後可以息爭此成心之當融也成心融則議論清矣一則猜疑當釋語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諂問之口則疑之爲害從古然也若今之弊則不在狐疑而在猜疑夫各具秉彜共事

明主臭味意見即不能盡同而蕩平正直總歸于無我故就事論事就人論人則根柢立見而事外生事人外生人則枝節繁多乃今論一事也不就其事之源委以歸結而妄端之曰此其爲某事發端

爲某事善後者論一人也不查其人之本末以定案而妄揣之曰此必隨某之意指代某人以報復者始則徒木可賞棄灰可罰既操必信之法以恐嚇繼則不風起波無形生影又借猜疑之術以傾陷同室敵國 朝堂幾成聚訟皆受此猜疑之害也先論百代殊絕人物而首揭其心事如青天白日則不妄開人以可疑之實不輕陷人于疑似之中必君子路上人也不然非小人之畏其及也而妄相揣度即小人之有意害人而設此網羅耳則胡不勉爲青天白日之君子而故甘爲魑魅魍魎

京察記事 卷八 百八 三二

之小人乎此猜疑之當釋也猜疑釋則議論清矣一則勝念當屏夫鹹苦酸辛各成其味官商角徵各成其音故謀斷可以相成寬嚴可以互濟務美瞽工皆可以並振牛溲馬渤亦可以備用舍已從人乃聖哲之虛懷而集思廣益正忠盡之弘度也邇來朝乏師濟之風士染角勝之習偏執已見箝制人言者比比而是甚則意見相左不難立逞夫戈矛兩雄相持不難假力于他手相殘相競幾無寧宇則一念勝心實階之爲禍矣夫天下事原非一家之私議則謀天下事者又可持一人之獨見



哉故相爭而卒以相忘不失為韓范之賢相爭而必欲相勝竟以成牛李之黨兩者宜何從焉無以有已乃事君之義也若是已以非人強人使徒已相尋不已不勝不休究人已兩傷而國亦受上害金陵禍宋之事可為明鑒此勝念之當屏也勝念屏則議論清矣一則驕氣當制天

君恩罔極報稱實難故周公止曰臣子之分所當韓魏公之勳烈不在兩朝定策而在口不言功鄒浩以極諫得罪而友人猶以為所當為未盡止此相戒勸王文成湯平寧藩之難章文懿猶記書

勸其以不居功為主若近世之風尚則大有可異者疆場之臣非無一二斬獲之勳寧足比文成之秋毫諫諍之臣非無一二摘發之功亦難附鄒浩之驥尾乃侈然自居為不世奇績而世輒目為非常偉人除疆場之臣率多以誇張虛冒妄徵虛賞計者計無能逃

聖明之洞鑒外就言路之中每以發奸摘弊之功高建旗鼓重銜藩籬至屢形之章疏以資君之聽而一二閉局之人思以固黨與而驅善民又羽翼而表揚之審爾則一言偶當便可不給

生平而享用終身蓋蔽同黨天下事惟其所欲為天下人惟其所挾制矣試觀李三才王元翰輩虛名足以鼓舞氣力足以號召致令稱功誦德幾徧寮案固亦一世之雄也則今竟何如哉此驕氣之當制也驕氣制則議論清矣一則套語當除夫新奇秘性之說固不可以衰

宸聰而卑瑣陳腐之詞豈應屢以貢王聽皇上數年以來章疏之中如衣鉢線索等語猶混言之也至蘇脉浙脉四明崑宣等語則指其地而明

言之近日之湯韓則又指其姓而明言之相習成套牽入心髓矣三四年間王申兩輔臣相繼物故近沈一貫聞亦棄世則蘇脉浙脉四明等語計必漸爾銷融臣可以無贅獨湯韓兩字牽連尚無已時臣請一言以相正夫湯賓尹業已不謹察處已無續入長安之理韓敬以科場議劾亦難再與清華之路若欲燃灰而為伊奔走効力則人心不若是之愚明知灰不可復燃而為伊抱恨不平則人心不若是之厚非愚非厚而舉東西南北相率為伊報復恐湯韓地位未到之罪祇見其胸中



嘗有湯韓欲借以護已而陷人耳若果釐金有據  
居家不法當以白簡直糾何必以飛矢橫加此套  
語之當除也套語除則議論清矣臣巡方竣事偶  
爾抱病且暮間引領以望新差之下或可釋擔還  
里惟是玄黃交戰之局面素有概于曩時而葛藤  
不斷之議論重有慨于今日故直陳其大畧乃爾  
諸臣倘懷赤心報主之忠蓋固當早為洗滌而  
皇上一釋親賢圖治之道詔不當嚴為區別乎臣不  
勝激切待命之至

京察記事八卷八

乙卯四月廿三日  
百七

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事主事今請告回籍胡來朝  
為身病雖歸

君恩未報謹抒愚衷仰冀採擇事臣偃臥私寓忽捧  
明綸賜臣回籍調理即扶掖謝

恩聖主惟益之恩非臣犬馬所能仰報業計旦夕就  
道漸遠

聖顏入山空回無補 清朝之萬一臣實自媿竊思  
古人愛君尚有身後之誅臣雖不肖猶為草莽之

臣除大典急務見閣部陳請臺省文章不敢續說  
各衙門刑名禮樂之事錢穀兵馬之司各有職掌

不敢傍及謹就臣部用人所關  
批荅誠偽所繫備陳數款

皇上試一番聽可乎一日  
綸音之當實也

皇上不視朝常宮府間隔又無魚水相維之盛矣猶  
恃誠意流通可效幹濟乃近日有未恢人望者輔

臣方從哲杜門請事如 允所請則立 賜施行  
如其不 允則直言不 允之故使天下曉然乃

皇上支吾其詞則曰卿出視事旋即舉行輔臣將順  
其說則曰先求舉行然後視事上下之間虛套相



沿等于諛戲不知此可信臣民光史册否也至于  
果言礦稅托之三殿告成自有停止之日

皇上試思開礦抽稅果為三殿乎由此言之

皇上之玩弄天下亦屢矣以玩弄之心又兼之以好  
利嘗聞外間人語臣者則于君者也當今有不愛  
錢之官則為我

皇上不肖之臣矣此無非滑稽之談亦悲激無耻之  
詞也伏望

皇上念臣主一體章疏之間實賜批荅從違

聖斷毋曰正心誠意人主厭聽也二曰清議之當重

也國之有清議是非邪正之辨凜如秋霜摧陷廓  
清之功比于武事故雖有跋扈不軌之臣每畏忌  
而不敢肆譬山澤之有虎豹蛟龍也邇年賢奸倒  
置是非溷淆一時清議之臣如邵輔忠徐兆魁王  
紹徽喬應甲朱一桂劉國縉錢策等極力攻邪抑  
之愈奮夫當此黨明結之日海內誦德之時能獨  
見獨行義不返顧人孰不願富貴乎如數臣者亦  
已奇矣乃擯棄流落以至于今則天下之清議不  
久濁乎臣堂官雅請進用第臣在司日淺不及舉  
行真亦不瞑目矣忠諫難得人壽幾何即今及楮

臣年力亟為還擢用以不次猶病其晚况尚在不  
可知之數乎臣非為數臣乞一官為天下之清議  
不可緘也此外公論久屬者素聚全發憤上疏開  
舉 朝不敢開之口徐大化渾身是膽制諸人不  
敢制之奸桀使之削籍禁錮行道傷嗟非所以收  
人心培國脉也

皇上可斬非常之舉乎三曰吏行之當一也吏道雜  
而難詰至今日極矣臣疲精勞神亦維于此輩為  
甚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此亦不可不更  
張之事也吏自都通而下名色竄雜弊端亦夥計

官秩之崇卑則二名可為一名分守候之遲速則  
典吏可改司吏上糧不甚相懸頃有正八正九之  
異巧人希為速化故立考中加考之名頭緒歷祿  
簿書山積吏手一為上下官品遂為轉移故曰祿  
而難詰者此也臣請以舉貢之法行之可乎府州  
縣貢同謂之貢故 廷試擢選千有餘人不聞有  
作奸徼倖者法一而可守也合無以後納吏不拘  
大小衙門同定銀若干兩不許立令史司典條記  
名色兩考赴京一槩大撥不得分搭撥揀缺差等  
至于事竣回籍挨次取選照身言書判定為高下



高者授以州判縣丞經歷王簿下者授以驛遞關  
壩倉巡益名色既一則徑實難行等級不分則踞  
冷無用或亦簡行可久之法也但相沿既久似難  
議更然周公不分井田乎何以化爲阡陌三代不  
封建乎何以變爲郡縣隨時化裁要之救弊而已  
矣四曰考語之當更也臣部員品階庶官止憑考  
語故雙月另轉皆推敲于字句之間已條款上  
請矣迄今

俞旨杳然豈以考語字字傳神乎臣昔爲理官備閱  
考語之事矣上官與屬員地方相隔分位相應亦

京察記事卷八

三十一

有見其人而註以老少未與之語而評其心術神  
情偶玉琢白不覺光芒意其少疲落筆未免黯淡  
設有隱語未明對偶強湊註者未必有心觀者據  
爲索賈嘗見撫按叅劾有賍跡千百止得降調而  
考語報部以一字疵類遂斷終身能無一家之哭  
乎臣之愚見除各官給由撫按伏

命仍用考語外至于季報進表止將才守兩端分爲  
上下中三等上者優叙中者平轉下者劣處金玉  
瓦礫開冊昭然益註者以一字關黜陟自難草率  
閱者據三等爲定案可不恨人不然近年閱考多

以悃愾字面爲無用神奇字面爲機巧乃測而不  
中者多矣豈愛惜人才之道乎五曰加納之當停  
也自事例久開名器濫冒家貧守拙之人苦于積  
薪狹貲關巧之徒捷于登壘相沿不已壅積當作  
何狀矣縣丞經歷主簿等官所以待貢途正行及  
吏貢異等也乃半爲無賴小人得之乎乎不平乎  
宜可異者掣籤定官矣一不如意則改納蒞任推  
陞矣垂涎美秩則又納好官隨其擇取朝廷不得  
主持此不可之大者也寧惟是劣轉王官矣復開  
納官之門則寒灰真可復燃本無見缺矣浪定納

京察記事卷八

三十一

缺之價則見在置于何地此何不通之甚者摘其  
太甚酌議停止或亦月攘之意乎夫 朝廷設此  
爲利耳取之若輩者一錢償之民間者萬倍亦何  
利而爲之恐相靈之世未必如此目今戶工窘急  
之時卽臣部力爭未必見聽

內帑外帑各有定額當事之臣不能執持于  
皇上之濫取而欲求補于開納之毫釐是委澳于尾  
閭而借問于支流也豈不悖哉以上數款妄欲感  
悟 主聽必整飭銓政譬如塵露何裨高深倘蒙  
聖慈採擇臣死不朽矣 乙卯五月初一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為言路空乏已甚懇乞

聖明亟下考選之命以光治理事竊惟國家設臺省諸臣為朝廷備耳目之用凡

主德之瑕瑜朝政之得失大小臣工之不廉不法世道人心之有邪有正匡正繩糾責在言官濟濟如連茹則治徵也落落如晨星則陵夷之象也

皇上于言官遴簡不易登進更難如考選擬授科臣李若珪臺臣孫之益等候命日久

俞允無期見在班行者除臺省應差之外不五六人耳交戰之間不宜蕭條若此

皇上滂不加意若置為可有可無之數用之太重而視之太輕其故不可解也竊歎年來議論紛然邪

正相角前波未逝後浪復生三事大臣銳意剪刻使威鳳落翮祥麟摧趾則因厲階邇者陰翳漸揭

水清石見盜木占厥為臺臣劉光復所糾發者貪橫之公案昭然偷單換單係功郎王宗賢所訟言

者欺罔之情形可按兩事案証已明諫臣淪棄宜錄昨見徐兆魁王紹徽等已經推川惟聽

疏被處之奏聚案則有廷言起廢諸臣之

疏被處之奏聚案則有廷言起廢諸臣之

處起用之例在不妨 賜環之詔佇作彈冠之喜

庶幾天音日白之令而要之天下非遂晏然無事

也 宮府日隔 典禮多曠妖異頻聞災傷叠見

國計之艱難無策圍事之決裂可憂以世道人心

論之則燎然之勢雖衰沃弩之機正毒受損金之

間者作風波于陳言腐句之間為空國之謀者藏

陷阱于詭異新奇之說使正氣少衰則邪謀將熾

譬之衛山無虎豹恐斤斧樵蕪者狂叫而戲其顛

也乞

皇上將候補科道張孔教新選科道李若珪等立賜

批發令其到任管事以諸臣識力堅定才猷練習必

能清一時序弘濟時艱至吏部兩請張光房等五

人俱以展采借奇之才置之進退無據之地衡因

日久裁決杳然吏部宜擬定清曹疏各上請以候

聖裁慎重于始所以尊主裁通變于今所以佐

宸斷第求國收其用人盡其材大臣謀國政不必拘

拘于先後異同之間也空五臣之局正以終考選

之局故臣敢于催疏併及之惟

皇上省覽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 至

乙卯五月初四日